

目 次

前記	1
貧窮的人們	1
乘風而來的可洛波茨克爾	82
午市	111
一朵花	123
一九三二年的春天	167
時時刻刻	200
小祝的一家	259
乳房	281
面貌	322
廣場	335

貧窮的人們

代 序

◎ 老师：

您記得在“小小的泉水”那本書里老师回答弟子的話么？当时弟子問道：

“师呀，我們在完全倒下去之前，得几次站起来才对呢？是七次么？”

“不！”老师说，“即使倒下了七乘七十次，你也还得站起来！”

弟子听了老师这句话，就立刻站起来了。最近我深深体会到这个弟子是多么的可敬。

能够倒下去的人是有勇气的。

冲破种种困难勇敢地往前走，一直走到倒下去为止，这种勇气是非常偉大的，是可敬的。

这回倒下去，說不定不能再活着站起来了；可是，仍然不得不往前走，否則就不能得到滿足，这颗心是多么偉大呀！

真正地迈着大步往前走。

真正地迈开大步，确是用“自己的脚”往前走，确是用“自己的身体”倒下去，然后自己站起来。这样的人是多么偉大，多么值得我們無限的畏敬呀！

还没有經過鍛煉的胆小的我，常常害怕自己会倒下去，因而

明明迈一步可以走一尺的时候也縮小到八寸或七寸，战战兢兢地、沒出息地摸索，慢騰騰地走。我是多么担心自己会这样呀。

如今，我已經往前迈出兩步了。但這兩步并沒給准备迈出第三步的我帶來踊躍和愉快的心情。不消說，這兩步也是并不能令人滿意的。

可是，在我的內心里却有一样东西在推动着我，使我無論如何非往前走不可。

不管別人怎样嘲笑，怎样譏諷，我除了一心不乱地、拚着生命沿着自己的道路往前走以外，再沒有其他办法。

为自己的渺小和軟弱經常感到痛苦的我，到底要倒下去多少次呀？

这一点我自己也不知道。

可是，我無論如何都想做一个能够倒下去的人。做一个發出巨响倒下去的人。要是有那么一天，即使倒下去受了多大的伤，我也能抓住什么东西重新站立起来，望着广漠的天空，發出衷心的微笑！那么，到了这一天，就請老师也跟我一道表示許可。

一九一七年三月十七日

作者

在橫貫村庄南北的一條道路旁，有座農舍。農舍裏面又髒又臭，與其說是人的住處，不如說它是鳥窩倒更為合適。加上窗戶少，屋裏非常陰暗。

在六公尺見方的土間上亂扔着東西；從那屋梁上的悶熱的雞窩裏，傳來正在孵蛋的母雞的咯咯聲。

挨牆立着一架細樹枝做的雞用的梯子，一只瘦公雞立在滿是雞屎和黃白雞毛的梯子的橫樑上，保護着那只屋梁上的母雞。

在這一切都顯得腌臢、發臭、窮困的農舍裏，三個男孩子正圍着地爐，眼巴巴地盼着白薯快點煮熟；他們已經等得疲倦了。

有一個男孩子伸出壓在頭下的一只胳膊，拿着燒了一半的木柴撥弄着就要熄滅的火，嘆了一口氣；另一個男孩子不耐煩地用消瘦的兩腳吧蹬吧蹬地踢着地板，他時而偷偷地看着還沒有冒蒸氣的鍋裏，時而又向兄弟們的臉上掃視一眼。

他們都不作聲，都以無比的热心閃亮着粗野的眼睛，一心想着正在煮的白薯。

他們以丰富的想像力幻想不久就要到口的食物的顏色、形狀和味道，口腔里熟睡了的唾腺突然被喚醒過來，舌根里涌出了口水，下腮怪痛的，幾乎要哭出來。他們似乎覺得頭有些疼痛，不住啊咕、啊咕地咽着口水。

這些孩子一年到頭餓着肚子，從來也不知道什麼叫飽，無論

是白天还是夜晚，他們腦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我想吃、我想吃”。所以專心吃食，他們就失去了理智，显出飢腸轆轆的样子来。

現在，这三个孩子都在想着同样的事：“要是我一个人能吃到这些白薯，那該多好啊！”就在这样的時候，他們深深地感到平日难舍难分的兄弟，如今也成了十分多余的、十分討厭的东西了。因为这样，他們一点也沒注意到有一群鷄不知什么时候爭先恐后地把嘴插进草袋的破洞里去啄米；这些米正是他們父亲平常不离嘴地告誡不可浪費一粒否則就要瞎眼睛的米。

这些鷄和孩子們，全神都貫注在吃食上。

正在这时候，一只从剛才起就站在門口目不轉睛地望着里面的野狗，不知怎的，突然一縱身扑进鷄群里来。

那群沉迷在美餐之中有点得意忘形的鷄，受到了敌人意外的襲击都吓得魂不附体。“喔咯咯咯咯！喔咯咯咯咯！”叫出刺耳的声音；它們“吧达、吧达”地拍着翅膀，騷声震动了屋里的空气，揚起的塵土，在屋子里弥漫着。

这场騷动太大了，闖禍的狗反而吓得不知所措，它用湿鼻子擦着地面来回嗅着。

从它嘴里搭拉出舌头，一層薄皮下面的肋骨都不住顫动着，它嘴里吁吁喘着气。

这件意外事使孩子們都站了起来。最年長的孩子从爐里拿起一根燒得正旺的木柴，冲着野狗用力扔了过去。扔过去的木柴燃着熊熊的火燄，發出巨响，迸出火星，滾到狗的后脚跟。狗發出一声低叫，伸長了身子縱身跳出門外逃跑了。

木柴的火熄灭了，呼呼地冒着烟。

孩子們等待白薯煮熟的时光，就这样夾着小小的騷动，緩慢地爬过去。

不过，当鍋里好容易响起令人兴奋的咕滋咕滋的声音时，孩子们的脸上一下子明朗了，他们不时地揭开鍋盖，用微笑着的眼睛往里瞧。

过了一会兒，老大端来了到处都还粘着早餐痕迹的飯碗，放在爐边。那些發出令人消魂的香味的白薯，就要分到他們每个人的碗里了。

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老大一个一个地分着白薯。突然间，他被强烈的欲望誘惑了，他向弟弟們的脸上瞥了一眼，趁着給他們分配的当兒，敏捷地往自己碗里多放了一个。

之后，他又装作若無其事的样子，繼續分配下去。

“哥，我也要！”

正輪到接白薯的弟弟倔强地这样叫了一声。另一个弟弟也学着他，把碗伸到哥哥面前。

老大因自己干的把戏被人瞧見，有些生气，一臉懊惱，無可奈何地把一小塊白薯扔进伸在面前的飯碗里。

可是，已經識破哥哥的花招的老二，在仔細比較了自己和老大碗里的白薯之后，喊叫起来：“我不干！你的比我的大！”說着便伸出筷子，要去戳老大碗里的那塊大白薯。

老大不容分說，就在他臉上接連打了三四記耳光，这一个就嚎啕大哭起来，齧着牙，握紧拳头，冲着那个“打算多吃一个白薯的家伙”扑了过去。

暫時之間，兄弟三个扭成一团，又哭又嚷，拳打脚踢，开始了一场剧烈的战斗。打到后来，誰都忘記了因为什么打架，打了又怎样，三人只是拚命猛斗。后来，他們漸漸感到疲乏，不願再打下去了。他們沮丧地站在各自的位置上，臉上露出难为情的样

子。但是，他們仍然氣勢汹汹的，做出誰也不認輸的樣子，目光不約而同地落在那些不知何時滾到地上去的白薯上；那些寶貴的白薯，有的已經壓壞，有的已經沾滿了爐灰。

他們渴望着馬上能吃到白薯，很想伸手去拾起來；可是，他們都不好意思伸出手去。這時，這場打架的禍首老二，放低了聲音，說：“我可要吃啦。”就去拾那些被壓壞了的白薯。

趁這機會，其他的孩子也趕緊行動起來。

他們重新數了數碗里的白薯。而今，孩子們都已經心平氣和了，他們盡量慢騰騰地玩味着這一碗無價之寶的白薯。

這件事發生在甚助家里。甚助是鎮上一家地主的佃戶。

二

剛巧在這時候，我來到甚助家后面的莊稼地里。我慢步走到這裡，出其不意地看見了這些孩子，于是我躲到旁邊的樹干背後，懷着很大的興趣觀察他們。因此，那場由白薯引起的打架，我從頭到尾統統看在眼里。起初，我覺得他們討厭、下賤，後來漸漸感到害怕，最後又衷心地憐憫起他們來了。白薯對他們說來具有多么大的威力啊！我想：要是可能，我真想讓他們大吃一頓，一直吃到他們不願意再看見白薯為止。接着，我就想無論如何要跟這些孩子接近一下。這種強烈的好奇心把我完全征服了。

我想立刻毫不躊躇地獨自跨進他們家的門檻，但又覺得有點不好意思。

儘管對方是孩子，我不知為什麼，總覺得很難為情。要是誰把我帶進去就好了，我這樣想着，依然呆呆地站在原處。現在，

从后門可以清清楚楚地瞧見孩子們把白薯放在舌头上滾来滾去，眼睛望着別人碗里的白薯。

正好，这时候甚助的亲戚，一个老婆婆和平常一样上身披了一件布坎肩兒，朝这边走来。她住在附近，每天都要来一趟，照料照料只有孩子在家的甚助家。

我赶紧恳求老婆婆帮忙，这才头一次走进了甚助家。屋里比原来想像的髒得多，充滿着一种难以忍受的臭气。

我站在門口，向屋內看。老婆婆說話挺有精神，對孩子們叮囑了一番。孩子們都以詭異的神情，目不轉睛地打量着我。

“爹今天又下地去了吧？乖乖地看家吧，給你們买糖球吃。”

沒有人回答。老婆婆費了半天口舌，想讓这些怎么也不答話的孩子們开口，然而他們是那样固执，毫不害臊地拚命望着我，依然默不做声。他們的目光里含有那么強烈的敌意，我漸漸怀疑我冒然而来，是不是得罪了他們。

老婆婆过意不去了，尽量敷衍着这僵持的場面，孩子們却压根兒不介意，依然繼續着老婆婆說的所謂“怕羞”的沉默。

孩子們为什么这么执拗地沉默呢，我簡直莫名其妙。我火热的心冷却了，但我还是勉强地微笑着对老大說：

“爸爸和媽媽呢？你們冷靜吧？”

就在这当兒，不知什么时候繞到我身后的老二，“哇！”地怪叫了一声，几乎把我的耳膜都震坏。

我吓了一跳，同时产生了厭惡之感，似乎感到惡心；可是，我又重复了一句：“一定冷靜吧，家里沒有一个大人。”

尽管我很生气，但是还有一颗憐憫他們的心。

这些孩子整年过着貧穷的生活、在慘不忍睹的環境里長大，我很想對他們說些亲热的話，哪怕是一句也好。可是，得到的回

答却是一声怒罵：“用不着你操心！”这意料不到的怒罵声尖銳地刺进我的心灵，几乎使我战栗起来。

我的眼前是一片漆黑。

刹那间，我觉得到此为止發生的一切，都不可能是眞事。

我不知所措地呆立着。过了一会兒，我好容易平靜下来，但同时从心里不由自主地涌出莫名其妙的憤怒和羞耻，弄得我坐立不安。这些矛盾的情感扰乱了我的心緒，宛如身体上也有痛楚，我深深感到难于忍受。

我必須容忍。現在支持我的勇气的，只有我的虛榮心；我拚命使自己保持住比他們高一等的人应有的鎮靜。

可是，我那成了空壳似的头腦已經失去了判断力，牙齿咯咯地作响。

这意外事使老婆婆陷于窘境。她一面用力拉着孩子的手，叫他坐下来，一面以道歉的目光望着我站起来說：“回去吧，小姐。这些野孩子根本不懂得什么禮貌，眞要命！”

我也覺得現在只有回去了。

我站在老婆婆前面，背向着孩子們。当我想到此刻投在自己背上的那些充滿仇恨的目光，想到自己是怎样胆小、怎样軟弱和怎样丑惡地从这些野兽一般的孩子們面前逃走，羞愧之情便油然而起，我恨不得立刻消失得無踪無影，火辣的眼泪夺眶而出。

我沿着杉树林蔭道悄然走去。不願有人看我的臉，不願有人和我說話，我拖着沉重的脚步往前走，突然背后傳來嘎的一声，一塊小石子兒滾到我脚边来，一直滾进道旁的草叢里。

当那“嘎”的响声震我耳膜的时候，我本能地把身子一扭往后一瞧。孩子們正站在离我不远的甚助家門口，互相挤着在望

我。

老大見我回過頭來，就舉起握著石頭的手，做出吓唬我的樣子。

我一面窺伺孩子們的舉動，一面緩緩地躲到一棵杉樹背後，以防二次襲擊。

我用手扶著粗糙的杉樹干，莫名其妙地扑簌扑簌落下了大顆的眼淚。

三

“多麼可恥呀！”

一想起那件事，我的臉就要紅上來。為什麼我要受那麼大的侮辱？難道我說錯了話么？我確信，我沒有說過任何惡意的話。我同情他們，我只是覺得他們太冷清了。當時，我的情感是真摯的，我始終以赤心對待他們。

我無論如何也理解不了他們的心。因此，我對於他們的侮辱，只是越來越感到氣憤。

你們不要以為我是好惹的人！

人家好心對待你們，你們竟拿石頭來回敬，難道事情就這樣完結了嗎？

我真恨死了那些孩子。一想到這件事又要跟平常一樣馬上傳遍全村，弱小而可笑的我成為那些渾身泥臭的農民的嘲笑對象，我恨不得把那件事和那些孩子緊緊捏在手心裡，一下子捏得稀爛才稱心。我心裡悶悶不樂，連飯都吃不下。

可是，到了黃昏時候，來了一個叫作仁太的佃戶，跟我談了將近兩小時，這次談話給我一個重新思索的機會。

仁太是种我家一块地的贫穷的佃户，这块地在离此十里远的邻村里。他日子过得那样艰难，他每次来一次，总要请求救济。

当我看到他那衰弱的身体，听到他把一切都认为是命中注定的谈话时，我不由得想起了甚助。

甚助也是跟仁太一样的佃户。

啊啊，那些孩子原是这么可怜的佃户家的子弟！这个发现使我对他们的愤恨和恼怒逐渐消失。

现在留在我心里并牢牢扎下了根的，倒是那沉痛的悲哀，我不得不深思起来。

那些孩子早就看见自己的双亲在为谁流汗了吧？

在收割的时候，毫无怜悯和同情之心，从他们手里抢走一草袋、一草袋的粮食的，究竟是怎样的人呢？

在那些稍稍见惯过世事、开始懂得大人生活的孩子们的心灵里，一定充满了对双亲的莫大的同情，和对富人的猜疑吧！富人始终是富裕的，吃穿远远超过他们，有着异样的打扮，连说话的声调都和他們截然不同的人。

让他们最宝贵的双亲流下辛酸之泪的，岂不是那些用劲听的嗓音说话、穿着光滑的衣裳、总受大家恭维奉承的人们吗？

他们不知不觉地——多半是本能地——明白了花言巧语是不可轻信的，也不断地受到大人们警告：“别上镇上人的当啊。”因为这样，我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纵然说了些和蔼可亲的话，他们也不可能相信我了。

首先，在他们脑子里闪过的是猜疑。

“又灌米汤来啦！”

因此，为了赶紧撵走这个讨厌的硬闯进来的人，他们才大喝

一声：“用不着你操心！”

他們已經明白了所謂“和藹可親”并不是那么簡單。

他們知道貧窮是怎样地辛酸，从而对双亲产生了純眞的爱情，發生了为团結一致抵抗敌人的反抗心所加強了的深切的同情。

他們虽有些模糊，但却要努力接触生活的本質，我和他們比起来，我这顆心是多么簡單啊！我是多么懼怯、多么犹疑不定啊！

我錯了。我曾經錯誤地对待过一切貧窮的人們。

我对他們是亲热的，但同时又有几分自負，因此對他們又有点蔑視。而且我不得不承認：我越想到自己和他們之間有距离，就越覺得心安理得和自傲，虽然这种心情只是一点点，几乎不引人注意。

至少，我不能否認我有过一种优越感，覺得自己要比他們高貴得多。

不消說，我不認為自己已愚蠢到有意識地表現高傲的程度。不过，自己日久天長成了習慣，一直滿不在乎地接受着沒有理由的奉承和諂媚，这是很可怕的。

我們都是为了生存才被創造出来的。在这一点上，难道我和他們有什么差别么？

尤其想到我們所以能够过物質上沒有痛苦的生活，原是因为他們在劳动，而他們自身却陷于痛苦、貧困和卑賤之中，我們怎么还可以輕視他們呢！

我們怎么可以对他們那种疲憊的目光，报以高傲的一瞥呢！

我們應該是他們正直而真誠的同情者！

社会是不平等的。一个天才的出现，必定增加更多的愚夫。的确，为了一小撮人的富裕，更多的人不得不在饥饿线上挣扎而面临着生死关头。

正因为社会是不平等的，——正因为富人和贫人是两条永远不能相交的平行线——所以我们应该是他们的同情者。

出现财主的同时，又出现了那些可怜的穷人，这是宇宙的力量。尽管富人是怎样地富，但他们并不享有对穷人骄傲的任何权利。

于是，我对自己发誓。

我觉醒了。

我一定要赶紧填起我和他们之间的那道该诅咒的鸿沟，在那里修起一座美丽的花园！

四

我感到迫切需要改变我的生活。我心里充满着种种情感，不由得回顾了以往的境遇。

我的祖先是这个K村的开辟人。这个远离首都五百多里，坐落在群山环绕的小村，是福岛县下的许多小村里最贫穷的一个。

明治初年，来自全国各地的移民，在我的祖父用了半辈子心血开辟了的土地上建设了一座村庄。

南方人和北方人都为“新开垦的土地”这个好听的名词所引诱，梦想着幸福的生活，离开故乡聚到这块土地上来。但他们在这里却同样不幸，不但不能获得预料的成功，反而过得比从前更苦了；不过，这时候的他们已经年迈老衰，失去了再移往他乡的

勇气，不得不留在这里给镇上人当一辈子的佃户。正因为这样，他们从古到今始终离不了穷。

不但如此，自从离五里多远的K镇成了岩越铁路的分歧点以后，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个村庄也受了不少影响。而这个变化又逐渐影响农民们的心境。都市式的尖锐的利害观念和他們从小就具备的种种癖性混合成一体，日子过得更紧张，更拖拉了。

村上的情况决不能说是好的。从长期不变的状态转到新的状态，过渡时期所常有的不调和的气氛使整个村庄更加贫困，呈现了更大的不安定。

可是，祖父已经在十八年前死了，他只看到移民们开始在村上安顿下来、生活逐渐好转的时代。

他大体上感到满意，在村里一块高地上盖了一所房子，老两口住在那里，一面照料土地，一面吟诗作歌，打发了他的余生。

那留下来的祖母守着先人的遗嘱，依然住在这所房子里看守土地，远离俗世，过着日子。

整年住在东京的我，一到夏天就习惯地来到K村的祖母家，渡过两个月光景的、住在东京时连想都没有想过的生活。

全村的人都认识我。我不得不对那些嚷着东京的小姐来了、带着蔬菜水果什么的来看我的农民一一分送土产。我也不得不一早就倾听佃户的诉苦，考虑该不该减少地租。要是我懒得去理这些事，赶紧劝祖母答应他们的要求，他们就口口声声夸奖我们，奉承我们，好像我们是难得的非常仁慈的人似的。我受着大家的阿谀奉承，早晚两次巡视田地，有时挖池里的慈姑，有时到咱家的山上去玩一个整天，过着十足的地主家傻孙女的生活。我

沒有受到任何干涉，自由自在地為所欲為。

儘管如此，如今我一想到曾經心安理得地受着大家的尊敬，便感到十分羞慚，甚至對自己發生厭惡。

我無論如何要想出方法，非把我變成一個對農民有益的人不可！

我擬了各種計劃，從而也發生了種種疑問。比如拿經營土地這一類的事情來說，要是這塊土地適合於人的生活，並有發展前途的希望，不消說這是一種福利事業；但難道在冬季過長、地質不良的土地上任憑一群貧窮的人繁殖起來，這難道同樣是有益的事業嗎？

開辟者本人是在某種程度上滿足了自己的願望，受大家的歡迎，被贊揚為村上的歷史人物；但是蜂蟻般的移民滿足了他的事業中最重要條件之後他們這些窮人究竟得到了怎樣一種報酬呢？

縱然他們是開辟者所不能缺少的人，但現在已經過去了二十年，他們卻和從前一樣窮困。他們一年到頭只是跟窮困打交道，被大家所遺忘，最後悄然死去。

我對這些從祖父的時代起就貧困的許多農民，非想出一個妥善的辦法不可了。在這以前，也存在很多應該着手幹的事，但膽小的我却一直裝作看不見的樣子。我覺得很對不起那些農民，而這種內疚的心情使我以非常謙遜的心情對待他們。

在甚助的孩子對我耍了惡作劇的第二天，我比平常醒得早，跑到地里去巡視了一番。那朦朧朧籠罩着天地的玫瑰色的朝霧，被野草葉上的露珠弄濕我裸腳的那種新鮮的感觸，庄稼和樹木飄散着的黎明特有的那種香氣，這一切給了我多大的安慰呀！

我怀着非常愉快的心情，受着女佣人的嘲笑，一会儿生着大灶的火，一会儿从地里拔来并不需要的蔬菜。这时有个女人走进东边的土间里来。那是甚助的老婆。

听说她要见我。我出去一看，身穿下地衣、蓬散着干巴巴的头发的甚助老婆赤脚站在土间里。

甚助的老婆一看见我就说：“早安！昨天，噢，听说我们家的孩子做了非常对不起您的事。我向您道歉来了。——喂！走到这儿来道歉！”她边嚷边把一只手绕到背后，出其不意地拉出一个男孩子来。

男孩子一声不响地垂着头。他既不红脸也不害怕，没有一点想得到母亲保护的样子，直挺挺地站着。

甚助的老婆把意味深长的目光投给孩子，一面不住地重复着像“饶他这一遭吧”等等道歉的话。甚至说：“我们的孩子和畜生没有两样，所以为了惩罚他们，请尽量打吧。”

可是，我不喜欢人家过于骄纵我。要是遇见有人在我面前没完没了地陪不是，我反而感到羞惭。觉得自己很像一个暴君，而这么一想，我就变成母亲常形容我的“没有胆量的姑娘”了。

现在，我又犯了这个毛病。本来我就打算尽量忘记孩子们玩过的恶作剧，也不再仇视他们，而且实际上，我也已经不再那么生气了，所以这种道歉的话，更不愿意听下去。

我一再劝她别再骂孩子，几乎连嘴唇都说破了，对方却误会我是在讥讽她，骂得越来越起劲了。

“你们这些混帐东西，光会吃饭，做出来的可净是些坏事儿！喂！道歉吧！说‘请原谅’什么的吧！”

她边嚷边抓住孩子的胳膊，猛然一推；孩子却依然执拗地沉

默着。

我完全明白甚助老婆的心理，因此不忍心叫她繼續表演下去。

甚助的老婆根本不理我的勸說，只顧喝罵着孩子，這時突然嚷道：“喂，怎麼啦！唔？不打算道歉嗎？”她氣勢汹汹，用那大手掌冷不防把孩子的脖子往下一按，幾乎要把他的頸骨都弄斷。她一面沖我喊：“請原諒！”一面沖孩子嚷：“給我滾！”隨着把他猛推出去。

我吓得幾乎停止了呼吸。孩子的母親却很滿足，她含笑沖我哈腰說：

“打擾您了！”說罷便朝着庄稼地走去。

女傭人目送着她的後影，帶着嘲笑說：

“甚助家嫂子多聰明，她把以後的利害關係算得清清楚楚哩。”

五

在村里的十字路口上聚集了很多人。

孩子、扛着鋤頭的男女、連牽着馬的鄰村人也夾在裡面，大家圍了個圓圈兒，面上浮着卑鄙的笑，七嘴八舌地叫罵着。一個男子叉開兩隻羅圈腿站在人牆當中，他每隻手里提着一塊魚片，憨憨地痴笑着。

他穿的是女人的衣服，肩上一大塊裂口，腰上系着一根細帶子，使衣服長長地拖在地上；衣襟縫里微露出細瘦的腿。

像亂麻似的許久沒理過的頭髮上，挂着樹葉和干稻草屑；眼皮下搭拉着兩個半圓形的鼓包，眼珠很大，但沒有光澤，並且

往外努着像要滚出来。門牙黃黃的，上面有條斑，从往上翹着的紫色嘴唇毗在外面。鼻子兩旁又紅又腫，長滿着紅疙瘩。

每次他把身子一動，就飄散出一股魚腥味兒和其他各種臭味兒混成的令人嘔吐的難聞的臭氣。他是瘋子，人家管他叫“善呆子”。他五六年前得了瘋病，从此不再回家，在村上到處流浪。他每走一人家，總是討一塊破席，睡在露天過日子。

要是他看上了某個地方，就一直在那裡住到給人趕走為止，有時呆呆地坐在樹陰下替狗捉跳蚤，有時又把長在周圍地上的、手邊的野草統統拔光。

他天生愛狗，並且從來不撒野，所以村里的人一瞧見他就把他捉住，向他耍種種的惡作劇取笑。

此刻，善呆子又跑到不知什麼地方去呆了四天回來，出現在大家面前。看來他很疲倦，恨不得就地躺下來似的。但這時被他的好朋友——一只狗發見了，狗馬上伸出舌頭，把他的臉舐了一通。當善呆子笑憨憨地望着狗的時候，五六個孩子嚷着向他奔過來。

“善呆子！你回來了！”

不容分說，善呆子被那些愛惡作劇的一群人團團圍住了。

他們七嘴八舌地時而喊罵，時而开玩笑，一面戳戳他手裡的魚，一面又逗引狗去咬他。

“唔，多髒呀！魚片都給狗舐遍啦。善呆子還要吃那塊魚片呢。呸！呸！要是害了瘋狗病可怎麼辦！”

“別瞧不起人！那種瘋狗病他早就得過啦！要是再得一次的話，得有兩條命才够呢。”

“哈哈！對呀，說得多妙！”

“啊哈哈！”

大家异口同声地笑了出来。

“嘿嘿嘿嘿！”

夹在这些卑鄙的笑声中还传来善呆子女人般的讨人厭的低笑声。

“瞧他在做什么，多下流！”

“你滚开吧！誰叫你呆在这兒瞧这个呀，嘻嘻嘻！”

“呀，馬哈魚要掉啦，傻瓜！”

“哈哈哈哈哈！”

圍着善呆子的人們动了卑鄙的好奇心，互相拥挤，互相推打，嘴里嘍嘍喊喊，把他們的圓圈兒时而縮小时而松开來。

到末了，人們逐漸走开了，如今善呆子把臉綑得更难看，險些丟掉手里的馬哈魚，踉踉蹌蹌地來到路旁一棵老樺樹下，像個小孩兒似地把身一倒，仰面躺在地上。接着，他張着大嘴，鼾聲大作，睡着了。

那只狗不慌不忙地伸着脖子，在旁邊吃起他手里的魚來。孩子們一面學他剛才那種下流的動作，一面拚命喊醒他。

一個孩子用“狐尾草”插進他的鼻孔里。

善呆子却任憑孩子們隨意踢罵，却絲毫沒有反應。孩子們就一時兴起，七手八腳剝他身上的衣服。他們一面吆喝，一面動手，但當快達到目的的時候，一個不知什麼時候就站在旁邊觀看的小伙子，突然用嚴肅的口吻制止他們：

“別動手，老天爺要懲罰你們的！”

孩子們吓了一大跳，都停住手凝視小伙子的臉。但其中一個看來是孩子頭的十四五歲模樣的男孩子，一看清這小伙子的臉，就呶着嘴巴跟他講理：

“你一清早就挨過你老娘的罵，還想來干涉我們么？”

“你認識这个人么，唔？”一个孩子悄悄向那个孩子头打听。这么一来，孩子头脸上顿时露出得意的神气，用更加藐视的口吻说：“嗯，当然知道罗！”

“你不是叫磨房阿新么？你不是因为吃不上饭，从北海道跑回你老娘家来的么。前些天我还听你老娘叨咕来着。你老娘骂你是没有出息的小子！”

孩子们齐声笑了起来。

那个叫阿新的小伙子却毫不生气，一面离开孩子们，一面说：“你们想过以后再干吧。”

孩子们尽情把这个奇怪的小伙子臭骂一顿，直到不高兴再骂为止；但是，遇到意外的阻碍，他们却不乐意继续耍弄善呆子了，他们望着半裸的善呆子，七嘴八舌地喊着：“不是我干的！”然后轮流踢他一脚，纷纷四下逃散了。

六

自称今年六十八岁的善呆子娘，带着孙子借住在一家农民破陋不堪的堆房里。

住这个破屋虽然不要付房租，但和住猪圈没有两样，跳蚤和臭虫整年打扰她。

不过，让这个猩猩老婆婆住这座破屋，似乎还嫌太好了些。（善呆子娘满脸皱纹，披着白霜似的头发，驼背弯腰，干起活来很像猩猩，因此大家替她起个外号叫“猩猩老婆婆”。）因为善呆子一家人没有一个像人的。

以往，当善呆子还没有发疯还能顶一个庄稼人干活的时候，他的独生子却已经是个真正的白痴了。

自从他媳妇兒不願意再跟他过日子，离家失踪以后，倒霉的倒是那个老婆婆，她不得不把养活傻子和孙子的重担承当下来。

她的孙子已經十一岁了，却連一句話都不会說，他的身体也沒有發育好，看来不过是五六岁的样子。弱小的身子却頂着一顆有普通人兩倍大的大腦袋，細弱的脖子經不住重压，那顆头一年到头老是搖擺不停。他平常只吃豆腐，即使看見怎样好吃的东西却連头也不回。

一提起他的智力，除了知道把自己唯一的吃食称作“塔腐”（豆腐）以外什么都不懂，村里的人都相信有什么怨鬼在这个孩子身上作祟。

听说很久以前城里来了一个非常灵驗的女巫。当时猩猩婆婆也帶着自己的白痴孙子去請她看相。女巫說他家几十代以前的祖先曾經搞过生剝馬皮的勾当，因此馬的冤魂在作祟，要是老婆婆肯出十圓錢，她可以替他祈禱，驅散冤魂。老婆婆哪来的錢？不但不能为孙子赶走冤魂，从此还再也不請医生瞧病了，她只是尽量使自己忘掉这件事。

因为这样，猩猩婆婆，願意也罷，不願意也罷，却不得不設法解决一家人的吃喝問題。她每天东跑西顛，帮人家打杂洗衣，自己的每頓飯也都在外边解决，回家不过是为了过夜。她一直受着全村人的蔑視，动不动就被引来作坏人的例子。

有些人还說她为了得到憐憫，硬把自己的岁数多說兩三岁。

我衷心同情这个不得不依靠和她同样貧困的乡亲们来苟延殘喘的老婆婆。这是环境逼迫她采取这种方式来謀生的，我們誰也沒有权利罵她，輕蔑她。一想到她已經是衰弱不堪，过了大

半輩子的人，却從早到晚挨家串門子，奴顏婢膝地吃人家的飯，我就覺得她格外可憐。

我盡量找事情叫老婆婆干，也留她吃飯，經常送給她舊衣。看來她對我懷着好感，不過她太窮了，她那不知羞耻的心和不顧臉面的貪心樣兒經常引起我的不快。

例如說吃食吧，她不但把放在桌上的菜飯一掃而光，還毫不羞愧地要求說：“有剩菜啥的都給我得啦，免得爛掉。”她也不管人家答應不答應，就全都帶走。要是不答應，她就馬上板起面孔，連打招呼也勉勉強強，氣哼哼地走掉了。有時看我穿着新衣服，她也馬上過來摸這摸那地摸個不停。

這些事情引起我很大的厭煩，可是我不斷地反省，耐着性子好容易使自己習慣這一切。我本是痛下決心要深入到窮人中間去的，不應該擺架子。

善呆子的娘比以前更頻繁地到我家串門了，我也漸漸獲得和村里最底一層的人們接觸的機會。

這些人家，有一家是做箍桶生意的：老头兒是酒鬼，后妻是酒店女招待出身，有一個三年前得了肺病，已經沒有希望救治的閨女。

還有一家是这样的兩口子：男的患風濕病兩腳不能站立，老伴是個聾子。

我對這些不斷訴苦的、背着陰慘的命運的人們，開始貫輸渺小的同情。

不用說，我所能做到的不過是一星點小事罷了。我也明白，縱然我盡最大的努力去為他們謀幸福，但比起社會上其他事業來，却是渺小到連一點效果也都看不見的。

不過，我却非常愉快。

只要想到我正在為他們謀幸福，我的心情就能相當愉快。

我每天都埋頭于新發現的工作，心滿意足地生活着。

儘管這樣，依然有一件事使我非常難過。那就是看見了善呆子的兒子的臉。每當我看到他沒有一個游伴、悄然倚在路旁的樹干站着的時候，我的心中便湧出一絲自責的情緒。

我本想對他說些什麼話，本想設法救濟他；我衷心原是这样想的。

可是，一看見他那瘦小的身子和那副浮着神秘而陰暗神情的丑惡的嘴臉，還沒來得及做什麼，就有一種形容不出的奇怪的情緒襲上心頭。

他的眼神使我害怕。我連放心大胆走過他身旁，都不太敢。

好像就要被他撲上來扼住脖子似的，我盡量避開他的目光，偷偷走過他身旁。我心中却起了劇烈的鬥爭：一面是自己認為應該為他謀幸福一面對他很害怕，而這兩種心理宛如刮着暴風，互相沖突着。

本來也許有什麼方法，可以從這個公認為白痴的孩子身上找出一縷希望的，可是旁人卻把他放棄了，讓他終生過着黑暗的生活——如果真是這樣，那才是真正可怕的呢。

從他一直沒有死這一點看來，他是在身上什麼地方藏着這種力量的。

能維持到十一年的生命力是偉大的；尤其在這種非常不適合於人的成長的地方。

這可能出於我的空想，不過我相信我的心和他的心總有一個相連的地方，而對這一點，他是敏感的。

他的父親在人間被視作瘋子，可是，狗和他卻是多麼心心相

印啊。

白痴的心对我是一个谜。我越是不了解它，就越觉得它里面藏着什么，好像有了办法似的。

七

多么了不起啊！

是早晨！

無边的天空呈現着蔚藍色，銀青色的群山溫柔地起伏着。

朝霧在庄稼地的地平綫邊緣呈現着眞珠色的光輝。

所有树林的叶子都在笑，都在歌唱，討人爱的露珠把它們打扮得漂漂亮亮。瞧！你喜欢的太陽又是那么燦爛地照耀着。

啊啊，多么偉大的景色啊！

今天，当我看見太陽和昨天一样圓，和昨天一样光輝燦爛地运行着的时候，我就不禁欣喜欲狂了。

“早安，太陽！

看来您总是兴高彩烈的。

多謝，多謝，

托您的福，我能健康活潑地跟您見面。

希望您今天再为我祝福，

我的偉大的太陽！”

風吹掉了树叶上的露水，帶着噎人的清香从那边天空吹来。

小鳥在森林里歌唱，从每座农舍院里傳來家禽早晨之歌。

蛇莓在路旁草叢里露出紅透了的小臉，小野玫瑰花倚在附近一叢灌木上；小虫兒被露水打湿了身子慢慢地爬着。

桑树嫩叶的沙沙声。

勇敢飞翔的一群野鸟。

一切生命都苏醒过来活动着。

这是多么美妙的早晨啊！

喜气鼓着胸膛，我往前走。走过庄稼地，穿过草原里的小径，不久便来到全村唯一的小学校旁边。

学校已经上课了，从外面可以窥见有一群群黑皮肤，个儿矮小的孩子坐在狭窄粗陋的教室里。

我在瞧不见一个人影的校园草地上坐了下来，不由得回忆起自己的小学时代。种种的回忆使我的脑子里鲜明地浮现出许多朋友和老师的面貌。我想起四年级的时候，我曾经到这儿来弹学校的风琴。

可能是那边那个教室吧？我边想边抬头望一个教室，那里正站着—个学生，呆呆地瞧着黑板思索问题。

我的回忆苏醒了，我清楚地想起了最初弹风琴的情景。

那时我用一条透明的白绸发带扎着头发，穿着一件浅绿色的衣服。

我腋下夹着父亲从国外寄给我的乐谱来到学校。我向一个唯一留在学校里的年青教员要求借弹风琴。

此刻我还能想起那个圆脸小眼睛，只有二十三四岁的教员的风度。看来脾气不错的教员从头到脚打量着我，然后用坚决的口吻拒绝我的要求。

他说如果借给一个人弹了，那就再不能拒绝其他的人，这么一来，风琴不到一小时就会破烂不堪。他举出种种理由拒绝我，可是我却一步也不退让。

我默默地站着。

教員也默默地站着。

过了一会兒，他用愠怒的口吻問我：

“你是哪家的孩子？”

“我？我是岸田家的……”

那时才十岁的我心里究竟想些什么！

“我是岸田家的……”

我是多么鎮靜、多么自信地說出這句話呀！我心里明白，对方一旦知道我的姓名，他是非借不可的。这个自負使我面上还浮着微笑呢！

“啊！是么。那么沒有关系，請进来。”

当他把我帶到里面，我是怀着怎样一种滿足的 感觉把手按在鍵盤上呀！

如今我非常同情那个老实的青年教員，同时不免衷心羞慚自己当时的态度和心境，觉得非常对不起他。

那位教員竟在那么幼小、連道理也不懂的小女孩面前撤回自己有理的意見了，可見他虽然年輕却已被迫習慣于抑制自己的感情。想到这里，我难过得几乎不能忍耐。

假使現在的我是那个教員呢？

我一定坚决拒絕對方的要求。况且讓我瞧見了那种目中無人的高傲样兒，我不知道会生多大的气哩。我一定会把她罵得狗血噴头，怒冲冲地把她赶走……

我几乎落下眼泪。

我縱然有許多缺点，但这个可耻的回忆引起的內疚还是使我無法忍受。

我怀着沉重的心情望着对面窗口。我發現那里有一張面孔越过孩子們的头望着这边。

那是一張顎骨突出的紅腫的方臉。

他那綫条粗糙的鼻子給人一種天真的感覺，活像拔光了睫毛似的眼皮微微發抖，上眼皮和兩腮都是鼓鼓囊囊的，把眼睛不自在地擠在中間。

我定睛望着這個老實的、可說是有點愚蠢的臉孔，越看越覺得這個人很像那個曾經因為我的任性，撤回自己主張的青年教員。

我站了起來，臉上泛着微笑沖他鞠了一躬。

我滿足了。可是，那個青年教員卻狼狽了。他臉上露出詭異的神情，趕緊離開窗口消失了。

他一定以為我在開他的玩笑吧。

不過我想，借着剛才的機會對那個如今還和我活在同一個天空下、浴着同一陽光的當年的青年教員盡了一直沒有盡到的心意，總是難得的好事。

我的心稍微舒展了。我沿着原來的路走回去，來到一條小河旁。在那平時總是有人釣魚的河邊，瞧見了甚助家的孩子們。

孩子們儘管很熱心，但可能受到水流的影响，撈到魚網里的，每次却都是些垃圾罷了。

我默默地瞧了他們一會兒，接着情不自禁地跟他們搭了話：

“連一條也沒撈上來呀。”

孩子們這時候才發現我，個個都嘻嘻地笑着互相遞眼色，其中一個人發出帶土音的滑稽的腔調學我的口吻說：“連一條也沒撈上來呀。”

他們的調皮使我心花怒放。

我想孩子們開我的玩笑一定是跟我熟了，我高高兴兴，不絕口地誇獎他們。

孩子們嘻皮笑臉地望我含笑的面孔，突然間拿起帶來的鍋和魚網，像約好了似地齊聲叫着：

“荷意他！荷意他！荷意他荷！”

接着，他們發出一陣爆笑聲，有的一隻腳滑進河岸粘土上留下的馬蹄腳印里，頭也不回地跑掉了。

我雖然莫名其妙，但一面呆呆望着河面，一面在心里反復地學唱孩子們那活潑、好聽的合唱：

“荷意他！荷意他！荷意他荷！”

我小声唱着，回到家里來。

我一坐在自己那間沒有旁人的書齋里，就學那些孩子，把嘴張得大大的，興高采烈地唱着：

“荷意他！荷意他！荷意他荷！”

這時祖母臉上挂着平日少有的不高興的神色走了進來。

“你在嚷什麼？這麼大的人了，別太傻啦！”

我完全不知道。原來“荷意他”這句話是“叫花子”的本地方言。

八

這個村的農民對第二代的教育等問題是從來不加考慮的。孩子們一養下來就由他自流，自個兒長成小伙子或閨女。

不消說，他們也愛着自己的孩子。可是，生來只被單純的感情支配着的他們，在養育孩子的問題上也不例外，要是一旦愛起孩子來，那就愛到幾乎像貓似的舐死孩子的程度。

但要是孩子們作出不称心或是討厭的事，他們就又一變變得“打就是愛”了。他們不但罵孩子，還連打帶踢，甚至于孩子受傷都滿不在乎。

像這樣的時候，他們完全忘記對方是自己的孩子，只覺得對方可恨，單純地冒起火來。

因為這樣，孩子們要不是先天非常健康，大抵不到十歲就死掉了。

只有那些不管樹葉、草根都盡量吃進肚里，天多麼熱也裸着身子、冬天也洗涼水澡，一個噴嚏都不打的孩子才能成長下去。

要是孩子們生病了，比請醫生瞧病還要緊的倒是驅邪；他們強迫孩子們喝符水，吃莫名其妙的丸藥，因而因為父母迷信，屈死的孩子也不在少數。

其他的孩子好不容易長大了，但因為父母連每天三頓飯都成問題，所以很少有人被送進耗日費時的學堂里去讀書。

女孩子從小就代替母親管理家務，男孩子看護小兄弟，或者干地里的活兒。

做佃農的父母因為本身沒有力量讓兒女解脫佃農生活，因此佃農的孩子還是以佃農終生，這似乎已經成了一種定律。

這麼說來，這些一群群的孩子們好像都是為了豐富地主們的餐桌，作為逐漸衰弱下來的父母的替代品而養育着的。

正因為這樣，那些稍微與眾不同的孩子，很快就看透自己的命運，稍微長大，就跑到他鄉去了。

那些低能兒和自虐癩空及被遺棄了，徒然成為全村野孩子

善呆子那个連名字都沒有的白痴孩子，除了每天吃豆腐，有时被野孩子們喂了馬糞，有时又被人在乱蓬蓬的長髮上給結上稻草，無可奈何地过着日子。

日子渐渐过去了，看来我那小小的願望也逐渐能实现了。现在，我格外关心那个白痴孩子了。

我想尽法子，試着接近他。不过，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那莫名其妙的胆怯的心情却始終不讓我在他身旁停留下来。我試了四五次，都中途退却了，到末了，終于在一个黄昏，在他身旁停住了脚步。

好像就要做出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似的，我的心在別別地跳。我望着那个尽管有人走近旁却連头也不回的孩子的臉，一面搜尽枯腸，寻找适当的話題。

我不知道怎样一个話題能引起孩子的兴趣，經過一番思索之后，好不容易才問了一句：

“你在干什么？”

但還沒等說完這句話，我已經發現自己的失敗。無論什么人，要是在他的眼和心什么也都沒注意到的时候，突然有人問他“你在干什么？”，这个人一定穷于回答。

我为自己的失敗气惱着，一面观察对方的反应。不一會兒，孩子慢騰騰地把臉轉向我这边，于是他那眼珠异常突出、眼帘不易开闔的眼睛就正对着我的臉了。

我也正在望着他。我非常热心地观察着他。

我觉得，他的面孔逐渐凶惡起来了，最后“他的感觉”似乎慢慢移到我臉上来。

我不能忍耐了。我拔腿就拚命往家跑，一回到家里就馬上拚命洗臉，照鏡子，然后才放下心。

最初的嘗試失敗了，這都怪我太愛幻想。以後，我又試了兩三回，這樣逐漸習慣跟他在一起了。

不過，我也只是默默地跟他站在一起，或者說一些話來試試他的注意力罷了，再也不能更往前發展一步。

好像我永遠繞着他的身子打轉轉似的。

雖然我對善呆子的孩子是一籌莫展，其他的事情卻逐漸向好的方向進展着。

腳底上長了瘡的農夫給鎮上的醫生瞧好了。

那個箍桶匠的閨女，我經常派人給她送去牛奶和鮮魚。

不消說，這是很無聊的，但每當看見治好腳的農夫在下地干活兒、或是甚助的孩子們穿上我送給他們的衣服的時候，我就衷心感到快樂。我好比剛學會走路的孩子，因為太興奮了，晚上連覺都不肯睡，還要走路，救濟的對象越是增加，我就越興高采烈。

實際上，這兒的物資竟是這麼缺乏，縱然我用盡力量補助他們，看來也好像永遠救濟不過來。

我痛下決心盡自己所有的力量干下去。

可是，即使一分錢或一粒米，我也不能說是“自己的”東西。隨便給什麼人什麼東西，我都不得不一一地央求祖母。

我的計劃越是進展，我央求祖母的次數也就越多，而這件事逐漸對我帶來痛苦。

不過，有什麼法子呢。我是多么渴望着自己有無限的財富呀。我很想把這個村莊改變成一個非常完善的、至少不為衣食發愁的人們的集團，然後在那些不把窮人放在眼裡的人們面前夸耀一番。

九

在种种新的經驗使我兴奋和惊奇的那段时间里，那永远不知道停滯的时刻不断地准备了夏天的一切。

陽光显得增加热度，积在路上的白色的塵土也越来越厚，每逢刮風就刮起陣陣灰色的渦旋。

燒麥稈的烟子升往清丽的藍天，地里到处瞧見被擲进熊熊火焰里的麥稈捆子和許多張被火焰照紅了的臉孔。

孩子們絡繹不絕地来到我家前面的池塘里洗澡，在晒滿強烈的陽光的水面出沒他們晒黑了的四肢；叭嘎、叭嘎潑水的响声和尖銳的叫声一直傳到很远的地方。

森林加深了綠色，群山鮮明，农民喜愛的閃电从变化多端的云間穿在群山之間。（农民們傳說閃电多是丰年的征象。）于是，我家四周的庄稼地迎接美丽的成熟期。

所有的庄稼几乎全都成熟了。

在从我的書齋瞧得見的地里，豆子、玉米、胡麻、瓜和其他一切庄稼都熟了，游云在銀色眩眼的蕎麥花上时而淡时而濃地投射着影子流过去。

在果树园里，杏子、無花果等水果也都熟了，旁边的斜坡地是一塊南瓜地，紅而大的美丽的南瓜从大叶之下露出它們的臉，馬鈴薯也已經到了收获期。

一清早，两个佃戶帶着草袋、三叉鋤和挑筐来到地里。

他們拔掉叶子已經萎枯了的莖蔓，用三叉鋤鋤起土来。

一个矮个兒独眼的男子把手里的鋤头深深插进土去，慢慢往上翻着土。于是，面上包了一層潮湿新土的大小馬鈴薯就像跳

舞一般滾到地面來。

隨着馬鈴薯，連那些小小的螞蟻也出其不意地給挖到地上來了，它們狼狽了，很滑稽地爬到農夫們的緊身褲上；有的倒着身子跳進軟土里。

我也打着赤腳，撩起衣服，一心挖着馬鈴薯。

那一天小風吹得令人舒服，我興高采烈地在地里干活兒。

我把一個個的土塊放在手心里揉揉，把揉出來的馬鈴薯一個個地丟進挑筐里去；不一會兒，不知是為什麼我把一個非常可怕的東西揉在手心里。

我忍不住驚叫起來。在我用力一揉的當兒，沒想到土塊就毫無耐力地給壓碎了，從里面擠出來軟綿綿的、粘巴巴的東西，一個腐爛的馬鈴薯粘了我一手。

綠黃色的粘液發出使人惡心的臭氣，我忍不住趕緊把手插進松土里去，想把那個討厭的東西擦掉。

可是，因為手上原有的泥土被腐爛的粘液牢牢粘在手掌上，儘管拚命地擦却壓根兒沒擦下來。我神情沮喪，險些沒有哭出來。這時有個農夫邊笑邊跑來，用一塊木片像刮掉粘在碗邊兒上的葛粉似地幫我刮掉手上的東西。

“不要緊，小姐。不至於傷你的命的。”

一看，原來我家的傭人和在旁邊地里干活的佃戶們都來了，正聚在一塊兒笑我呢。

緊接着，其他一些庄稼也到了收穫期，我們每天過着名符其實的農民生活。

我們忙着把收割的庄稼分給佃戶們，有的把它們醃起來，有的把它們晒干，或是裝在草袋里。

不過，在這些時光里還發生了令人非常不愉快的事。

有些小偷兒趁人不备鑽进地里来偷庄稼。

不消說，这是每年都發生的事，并不稀奇，不过这还是伤了大家的情緒。

虽然被偷的庄稼为数不多，但把自己曾經付出血汗、傾注愛情撫育了的东西白白被人拿走了，这对那些撫育的人來說是非常惱火的一件事。

我們整整花了一天功夫在小偷兒最感兴趣的南瓜上一一記下很大的記号。

那些肥壯的南瓜，紅臉上用粗毛笔记上了“八”啦、“十一”啦等記号，橫躺在地里，样子是相当好玩的。可是，这些嘗試都归于失敗，一到第二天早上，我們就發現其中最大的瓜被偷走了。

对这件事，怒气最大的是女佣人，她們一看有人在地里走动，哪怕是不一会兒的工夫，都要大声吆喝，撿起小石头扔过去。

老实的她們在坐着干活兒的时候都面朝地里守望着小偷兒。

因为这样，連我有时晚間出去散心一不小心站在地里，也會挨过她們的大声叱責：“誰呀？揍你！”

有一天，那是白霧茫茫的一个早晨。

大概是四點鐘左右吧。照例睡得很香的我，突然被祖母低微的、却是着急的声音叫醒了：“快起来！喂！快起来！”

我吃惊地爬了起来，睡眼朦朧、身子顛顛倒倒地打听祖母：“什么事？！啊，出了什么事？”

祖母不声不响地一手把我拉到遮雨板上的小玻璃窗跟前。

起初，我什么也沒看見。但眼睛逐漸清楚了之后，透着被露水打湿了的玻璃，我看見有个人影在南瓜地里走动。

“呀！”

我把前額緊貼在玻璃上。那個人好像正在挑選偷盜的對象，身子時而伸直時而彎屈。

“快天明啦。瞧，多大胆！”

過了一會兒，那個人影一伸直不再彎屈，走到小徑那邊去了；手里抱着一個大而圓的東西。

竊瓜小偷兒往前走，當他快從地裡走出的時候，另一個人影邁着大步奔他走來。一目了然，那是祖母。

我怔住了。祖母到底想幹什麼呢？我趕緊脫下睡衣。跑出去一看，啊，那是怎麼一回事兒呀！我當時的心情是不能用舌筆形容的；我不禁收住了腳步。

垂頭站在紅地白條紋西洋南瓜跟前的，原來是甚助！

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也不願意相信；可是，多麼悲哀呀，沒有疑問，那是甚助。

我怯生生地望着他的臉。他卻是那麼平心靜氣，這使我大吃一驚。

真的，他是那麼滿不在乎地站着。他只是把頭往下垂着罷了。

他一聲不響，翻着上眼皮，用輕蔑的目光望着祖母生氣的臉。

我感到恐懼。他是那樣地站着，而我們究竟想對他怎麼辦呢？

祖母和我都要對他說話，這一點是明白的。

可是，我馬上發現我和祖母都自以為有莫大的權力，並且正在施用這種權力。

毫無疑問，我們是會說話的。像那些發現別人做了壞事的人要作的那樣，帶着安慰的口吻慢條斯理地責問着，有時還做出

吓唬的样子。

然而，他已被我們撞見他不願意被人看見的行為，這已經够他受的了。我們還要對他說什麼呢？儘管羅里羅蘇地重復了從古以來人人都說慣了的千篇一律的話，自己因而激動，但在彼此的心坎里究竟留下些什麼呢？只不過是重演一出大家習慣了的戲，沒有留下什麼印象吧。

我所採取的辦法只有一個。我把正不知從哪說起才好，站着的祖母拉到自己身旁，拚命對她央求說：

“請您什麼都不要說，馬上放他回去吧。這麼作更好些。”

“可是……你！”

“不！這樣更好。我知道這樣更好，所以趕緊放他吧。快！”

看來祖母不太願意，但終於聽從了我的話。

“把它拿走吧。不過，決不要再干這樣的事了。”祖母只是對他這樣說了。

甚助好像早知道會有這種結局似的，毫無感動地哈了一個腰，宛如自己花錢買來似地大模大樣抱着他的南瓜，朝着還沒有人影的馬路揚長而去。

我陷入悲哀和惱怒交織成的難以形容的心情里。

可是，我却一方面懷着幾分心安理得的心情，不住在心里反復着說：

“我可不能為一個南瓜把人叫作小偷兒啊。”

十

在此以前，我對甚助的家屬作過的事，只不過是送些舊衣、少許的吃食和一些錢罷了。

那实在是很渺小的，是不值得一提的。

从第三者看来我作着的一切事情都很平凡，那是稍微有头脑的人应该想到和做到的，并不稀奇也不尊贵。

我也丝毫没有想到为自己一点点小惠得到额外的报答或感激。

不过，甚助的行为使我感到轻微的失望。我有点委屈。

但尽管如此，有一件事却使我感到安慰，也给了我力量，就是我第一次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去控制自己。

我是爱生气的人。动不动就要冒火。正因为这样，近来我衷心希望能够不生气，始终不失去容忍豁达的心情。在家里的时候，要是弟弟作了损伤我感情的事，因为彼此不需要客气，所以很容易冒火。但这一次，我却能控制自己没有冒火，这是非常高兴的。

我马上从好的方面来看这个问题。我想从此根绝地里的小偷儿并不完全是空想。

可是，一天两天过去了。我无法不明白那还是“不能实现的想法”，所谓“小姐的梦想”。地里发生更多的偷窃案，被窃的数量也越来越多了。不但如此，他们盗得更大胆了，新鲜的玉米被践踏在地上，一直平安无事的毛豆也被连根拔掉，慈姑从离家较远的池塘里消失得无踪无影了。

这个现象完全把我迷惑了。我暗暗祈求这件事能很快地解决，不要伤害任何人的感情。

我完全不知道应该采用怎样的办法。好像在黑暗中摸索不知放在哪里的火柴和蜡烛似的，不谙世故的我的心完全被恐惧摄住了，我变得非常胆怯。

而且，每当被偷去一种庄稼时，我又不得不倾听祖母非常难

过的样子喃喃自語的諷刺話：

“过去是沒有的呀。啊啊，真的沒有的呀。”

我可以斷言自己沒有作錯。但一方面却不得不相信他們這種被勾引起來來偷東西的慾望決不是沒有理由的。

那麼，究竟是誰不對呢？我是依從自己的良心作事的。他們也處在非偷不可的苦境里。彼此都是因為“不得不這樣作”，所以才這樣作的呀？他們是不得不採取他們那種辦法，我也不得不採取我那種辦法。有時我也這樣想：給他們機會的是我，所以錯誤還是在我這一邊。但仍然不敢馬上下判斷。我也不敢馬上以“他們本來就是這樣的啊”等等話來肯定錯誤在他們一邊；就是說我仍然不明白誰是誰非。

這件事讓我思索很多問題。我開始害怕了，想到有些人本着他們的所謂“明快的判斷力”多麼輕易地處理掉許許多多事件呀。我一方面又高興自己眼前發生這麼多問題，因為這樣一來，我便逼得必須思索很多事了。我想自己應該老老實實地考慮所發生的一切問題。

這一個晚上，我又獨自坐在自己的書齋里沉思。外面月光明淨，我照例熄了燈，從黑暗中眺望着仿佛另一個世界那麼美麗的莊稼地和群山。

過不一會兒，我聽見從草地那邊傳來的輕微的響聲。響聲是帶着節奏的，可能是什麼腳步聲；声响宛如草葉的沙沙聲又輕又低，它越來越近了。

我終於猜到那是有人摸黑鑽進來。

不過，我完全放了心。我發見鑽進來的原來是一個小小的孩子。這個孩子手持一根長竿像在光亮里浮游似地躡手躡腳侵入我的視界來。

在他要到达的方向立着一棵杏树，树枝上结满着院里最香的杏子。

问题是很清楚的。我把身子往后挪了一挪，细心观察孩子的动作，偷进树干跟前来的孩子小心翼翼地窥伺四周的动静。他还窥看了一下用篱笆隔着的上房那一边。

不过，人到底和猫不同，他可能做梦也没想到我在黑暗中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

不一会，他用力举着手里的竹竿。他把头完全扬起，对准熟了的杏子摆动竹竿；两三个杏子马上滚到地上来。

他重复了几次同样的动作。而当他看见每次尝试都带来良好的结果的时候，他的胆子就更大了，他和所有的孩子一样马上热中于自己的行为，第四次摇撼树枝的时候他不觉使出比刚才大几倍的力气。

树枝摇动了，许许多多的杏子噼啦啦地降落到他的头上和肩上。

孩子面对意想不到的收获几乎得意忘形，“呀！”他情不自禁地从心底里发出惊喜交叠的感叹声。

可是，叫声还没有消逝，孩子却已经发现自己的粗心。他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害怕。

他觉得马上有人过来，着急东望西张，接着陡地扭转身子，拖着很大的脚步声，冲着庄稼地那边逃跑了。

我不禁微笑了。我怎么能对这个受自己的声音的威胁把好不容易打下来的果子完全留下来逃跑的孩子生气呢。我不知道这个孩子是哪家的，但当他喘吁吁地回到家里的时候，留在他心上的可能只有浴着果子雨时的喜悦和随着而来的说不出的恐惧了吧。

可爱的冒险家！平安安息吧。料想明天也是一个好天气。

然而，当我想到连这个孩子也是使我难过的偷庄稼的小偷儿中的一个时，便感到说不出的厌烦。

十一

有一天，箍桶老头儿突然来问我借钱。他因为很穷。经常受我祖母各方面的照顾，但祖母怕他闺女有病，不让他经常到我家串门。

这个老头儿已经得了酒精中毒症，两手不住地发抖，长着一副好像满脸的肌肉都凑到下颚上来似的嘴脸。

他一喝醉酒就马上变得很大方，像成了老爷似地胡闹一阵；但在没有酒意的时候又一变得软弱无力，不声不响地听从比自己年轻二十岁的后妻的支使，成了全村人的笑柄。

就是这个老头儿，趁祖母上坟不在家的时候来串门了。

这么大的男子汉只为了五块钱竟那么频频打躬作揖，乞怜摇尾呀！

他用叫人听得心里作恶的逢迎的腔调乱哄哄地说“赌着命求你”啦、“一辈子忘不了恩情”啦什么的，又反复地说：

“为了小姐咱不怕火燒水淹，是啊，咱说的都是心里的话呀。”

这是我有生以来头一次看见直接向我借钱的人这样极端自卑地说话和行动。当时那种奇怪的羞耻感和滑稽的处境很使我难堪。

我是毫无办法，不能为力。只好摆出一副假面孔倾听着对方献给我的荒唐的赞辞和夸奖；我是又渺小又没有一个子儿，要

是有人知道我的底細而在望着這些情景的話，這個人一定會覺出我是多么難堪和無聊吧。在此以前，我也聽見女傭人說過，我們曾送給這個老头兒家吃食什么的，其中十之八九都被他和他老婆吃掉了，真正需要救濟的病人倒很少得到吃，所以我想儘管送他多少錢，歸根到底還是被他喝掉。

他雖然向我要求借五塊錢，但並沒有說出正當的用途，這一點更加深我對他的懷疑。我拒絕他說，我是一個子兒沒有的寄生蟲，不能馬上滿足他的要求。

他錯以為自己的奉承還沒有發生效力，於是連對非常無聊的小事情也夸大其辭地大表謝意，甚至擺出不勝驚嘆的樣子滔滔不絕地稱贊我，因此我再不能認真聽下去了，禁不住失聲笑了起來。

我笑呀笑呀，簡直笑得喘不過氣來，看來老头兒也終於明白了自己的胡說八道，臉上浮着不得要領的傻笑，沒有得到任何結局就回去了。

這件事從頭到尾都是很無聊的，但當我明白他是怀着“要是碰巧”的僥幸的心里來“勒索”並不迫切需要的錢的時候，我覺得這不是一件付之一笑就完結的問題。

要是這回答應了他的要求，可能其他許多的人也都會變成變相的騙子。

自己的行為都帶來不怎么愉快的結果，這越來越使我感到難過。

總之，在我行動起來以後，在我身邊越來越多地聚集了“非得到救濟不可”的人們。

他們很知道不在小姑娘狹窄的世界里露臉是一種損失，所以總設法找借口到我家串門。

家里是一片毫無女人气息的媳婦兒們喧嘩諂媚的笑声和語聲。

整天打赤脚在外面跑的孩子們用他們一身泥土的身子在我們家里到处打滾。

像這些毫無秩序和無管束的亂雜的現象不但使我每天要過紛亂的、不得安靜的生活，更使整個家里變成和生意興隆的鄉村祈禱所一樣的地方了。

祖母和家里其他人們的不滿都集中在我身上，她們說那些野孩子打翻了盆往地爐里潑水以及不得不從早到晚聽無聊的牢騷，都是由于我的緣故。

但是，我雖然處在“四面楚歌”的環境中，我却仍然努力對這些村里人保持好感。

不過，在忙碌的日子里也必須放下活兒去和他們混在一起，耐心傾聽那些我比他們還知道得詳細的傳說和牢騷，也是一件相當頭痛的事。

當我看見他們露骨地表示“反正這是招待客人啊”的神情拚命半飲茶水、吞咽點心的時候，我衷心感到自己對他們是束手無策。

我懷着絕望和希望交織的心情，在初秋的清風里，洗染着祖母決定送人的衣料，暗暗對自己的行為發生了懷疑。

十二

在我處在這種環境的時候，鎮上的一些太太們籌劃商擬了一個計劃。

在鎮上的東北角上有一所基督教會。這個教會雖然創立的

年数不多，但單从生意兴隆这方面來說倒是获得了成功的。

当第一任牧师——一个外国人——主持这个教会的时候，只不过是少数敬虔的信徒串它的門罢了，根本不引起大家的注意；但第二任牧师是一个非常爽快的人，他公开对人这样說：“太太，我們也是人啊。”

他这些言行博得了鎮上所謂“太太們”的同情，她們互相議論說：“这位牧师多有趣呀。”于是乎，教会就熱鬧起来了。

現在的牧师是第三任了，这个好脾气、过于老实的牧师在主管着几乎完全托太太們的福才好容易維持住的教会。

那位为种种理由受大家敬重的前任牧师在去年夏天患了腦溢血病归天了；他臨終的模样使信徒們相信他一定进了天堂。

鎮上一些較年輕的、經常苦心把自己打扮成东京样式的太太們把教会視作一种交际机关来利用它。對她們來說，互相觀察衣飾要比傾听說教重要的多，她們一面受着上帝的祝禱一面思索衣服的花样。教会里經常举行着“具备女人一切特点”的集会。

八月二十四日是前任牧师的头一个忌辰，对那些喜欢熱鬧的太太們說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她們听说外埠有“花之日会”等鬧气的集会，已經羡慕得不得了，一直忍受到今天，所以馬上贊同为了紀念亡者必須有所举动的計劃。

她們热心討論，最后决定对那些埋葬着亡者遺体的K村的貧民施舍一些东西。

她們以为已故的牧师生前是非常关心貧民的救济的，但因为太忙，也沒有充分的基金，所以始終不能如意达到目的就死去了，現在大家来繼承他的遺志是理所当然的事。

太太們都兴高采烈，立刻印刷了募捐信，对鎮上至少被称作

“太太”的妇女們一个不剩地送出去，劝誘她們施舍。

接到这个稀有的募捐信的妇女們各有各的心事了。她們有的高兴，有的虽然觉得自己力量办不到，但又不願意掉队，因而很感煩惱。

全鎮都为这条新聞沸騰了，可能这是这个鎮开辟以来沒有过的事。說起来，鎮上平常很少有妇女出头办事的例子，所以这回的事件像太陽从地底里露臉似地引起了大騷动。

不过，紧跟着有种种人物送来种种的意見，使主办人大伤腦筋。

一开头兒就有人提意見說：“連这种人也大模大样挂着委員的牌子，可是怎么里面沒有我？”繼而大家認為与其这样一視同仁地并列姓名倒不如选出會長、副會長，以至于哪怕只是跑跑腿的人来了，总要在每人头上冠个头銜才像个样兒。尤其那些自信在候补人員中有她一名的太太們更加热心主張这个必要。

社会总是責备我們女人办事沒有方法，沒有責任感。鑒于时局也必須把事情办得十全十美。这种主張越来越占上風，最后便决定采用选举的方法选出了所有干事。这件事又在鎮上惹起更大的騷动。那些沒有希望当會長和副會長的人只好尽量想占比別人高一等的职位。張三也这么想，李四也这么想，因而互相之間發生冲突。尽管如此，她們是被表面上裝得很平穩的所謂“妇女的謙虛”所遮盖着的，她們只好在背地里时而面孔發青时而面孔發紅，有的人还說什么自己的丈夫比別人的丈夫地位高等等，打算把除了在狹小的鎮公所樓上不起作用的权力也搬出来利用一下。如此，在經過一陣紛扰后大家的职务好容易分配好了，事情也告了一段落。不消說，小的意見並沒有完全得到解决。被选为會長的是山田院長夫人，她是鎮上最大的医院的院長夫人。

这位夫人并没有什么特殊力量，但大家选她的最大原因是：如果不满足她的野心，怕将来受报复。

山田夫人是四十多岁的矮胖子。因为化妆用镜子只能照到她的胸部，所以她把自己打扮得腰带以上和腰带以下儼然分成两个人。她梳了很大的髮髻的西式头，耳后和脖子上的宫粉也没擦匀，但这是经过一番苦心打扮了的她之所谓“根本没擦什么”的化妆式样。要是她系上宽腰带端坐着，她的威风是十足的；可是一旦她站了起来，她那肥大而沉重的上半截身子活像失去了中心，乍一看好像不能由脚尖朝里走路的兩脚来承当重量。她还有摇摆兩肩走路的毛病，在公开的地方走动时她还有点顾虑；不过越是她得意的时候这个毛病就越是突出。要是有人看见她把脑袋摇晃得几乎令人窒息、把身子摇摆得快要摇断似地那样走路，纵然这个人对她抱有多大仇恨，也会不由自主地浮出微笑来的。这位夫人自从被决定选为天下第一号的会长阁下以来完全恢复了镇静，她只是倾听人家谈论自己的无比的声誉，心满意足地点着头。

她一方面暗想镇长夫人在二年前死去，是多么值得感谢的事，于是背着人偷偷到她坟上去凭吊了一番。“要是镇长夫人没有死，今天哪能轮到我来担任会长呢！真是的，我的运气多好呀！”她暗自这样想。

如此，事情比起初的估计越来越大了，已经扩大到不能由太太们来管理的程度。

牧师一天到晚忙着管钱，整理事务，连祈祷的功夫都没有。太太们嘴上说“这也是为教会做事呀”，一面把稍微棘手的事情像把垃圾丢进河里似地统统交给牧师去办了。

下巴上飘着三根白鬚的牧师，因为每当说话时总用右手板

弄左手上的瘰子。所以瘰子最近显得更加大了。他身穿皺巴巴的白布道袍，用束袖帶子束着兩袖，忙得把一天當作一小時來過着日子。

太太們每當碰頭時都操着她們專用的暗語談論說：“‘那件事’沒有辦完以前，我們彼此實在太忙咯。”接着，她們心滿意足地笑了。

如此，在她們宛如就要去遊覽旅行一樣，喜氣洋洋、坐立不安、沒來由地忙碌着的時期里，倒是發生了一件真正傷腦筋的事情。

她們無論如何趕不上二十四號了。

真是太傷腦筋，事情已經很明顯，無論哭也好，笑也好，她們總是趕不上了。到最後她們主張：如果能得到最好的效果，亡人是不在乎延長三四天的。於是，她們宣布說：亡人善良的靈魂允許她們延長一星期。

太太們不絕口地稱贊亡人的美德，忙着宣傳他確實住在天堂里。

日期越來越迫近了。她們在募捐截止的那一天，在教會禮堂牆壁上貼出了捐款單，開列了每個人捐獻的數目，大家聚在下面發出感嘆聲：

“呀！瞧瞧吧，那位捐了那麼多。還是有錢的人究竟與眾不同啊。”

而那位名列第一張紙條“獻壹百圓整、會長閣下”的山田夫人，像瘋子似地拚命搖擺兩肩，忙着在人群中串來串去。她每逢對人打招呼，必定用眼瞟一下那“獻壹百圓整”的紙條，一面用謙遜的口吻說：“哪里，哪里，太難為情了。”

一切的事情都帶着十足的貴婦人辦事的特点進行着。

十三

鎮上的太太們進行着這種計劃的流言馬上傳到我們的耳里來，接着流傳到全村。

日子一多，這個消息越來越確實了，擾亂了村里干燥的空氣，到處有人談論着這件事。

這些貧窮的人們連把孟蘭會的祭禮都延期了，錢還沒有得到手，却已忙于盤算買那買這的。他們羨慕孩子多的人家比自己能多得施物，却忘掉了自己平常討厭孩子。他們恨不得一下子養出五個、十個來。本來是懶惰的他們一想到快要憑空得到比流汗干一天活所得到的代價還多幾倍的東西，他們就更鬆了勁兒，村里逐漸蔓延着懶洋洋的氣氛。

不過，我的家里却仍然從早到晚不斷地進出懷着“去一趟總比不去強”的心情來串門的人們。

他們把向人訴苦乞憐當作是副業，從來沒有想過被人施恩究竟意味着什麼；他們也沒有想這些問題的頭腦。每當我看見這些人的時候，便不得不思索種種問題。

“這次舉办的慈善事業會得良好的結果么？”

這是閃在我腦里的頭一個疑問，也是經常苦惱着我的一個疑問。

他們是只要得到東西就感到滿足的，對於被施捨的東西，他們是沒有任何意見的。

可是，如果得到一件新衣，他們是毫無躊躇地把原有的衣服穿壞而丟掉的。要是得到多餘的錢他們就拚命揮霍，購買種種無聊的東西——沒有機會穿的綢料衣裳啦、皮鞋啦、帽子等等奢

侈品，借以發洩平常被壓抑着的欲望，尝尝花錢买东西的快樂。

因為這樣，即使得到五圓或是十圓，結果是和沒有得到一樣，而且用這個錢買來的東西，過一些時候又不得不拿到鎮上去變賣了。

無論金錢也罷，物資也罷，不過是在流轉的過程中暫時停留在他們手里罷了。

他們是一年到頭都在鬧勞的，只是在腦子里模模糊糊留着曾經買過那些衣裳、曾經有過多少錢等等回憶罷了。

最近我深切感到解決這個問題的困難了。我越寬大，他們越放肆，我越嚴厲，他們越胆怯，問他們話，他們也一句話都不肯回答，這就是他們的通病。

要是太太們的慈善事業成功的話？要是能夠真正對他們的生活起作用的話？那的確是太好了。

可是，這對於我來說決不是僅僅說了“太好了”就能過去的。

我把自己看作跟這個村子有密切關係，打算盡量為這個村子服務的人。但是，我所已經具體實踐了的各种嘗試眼看着要遭受失敗。

要是正在這樣的時候，那些住在較遠的地方的、在這些問題上既不感到痛苦也不知道感激的人們舉办的慈善事業在農民身上發生了效果，我這個人又是多么渺小而無價值啊。

我懷着和農民們兩樣的心情等待他們所謂“福神登門”的日子。

而恰恰在這時候，村里發生意外事件，驚動了全村的人。

磨房阿新偷出兩草袋大豆變賣了。不消說，這些大豆是人家托他磨粉的。

說起来，村里的农民沒有一个人不曾偷过一兩次父母的錢和家里的东西，所以一般說来像这样的事是还没有提到大家的爐边茶話之前就已經給忘掉了。不过，阿新是出名的老实人，他的老娘又是出名的貪心鬼，村里流傳着各种关于她的謠言，所以这件案子引起大家的好奇心。他們都說这里面一定有什么鬼把戏，連到我家串門的人也沒有一个不談这件事的。

这个叫作阿新的小伙子，我只跟他說过兩次話，所以虽然不太了解他的为人，但認為他是一个态度靦腆、客气、爱小声說話的人。我相信那样的男子不会，也不敢做出偷盜的行为来。可是，他的老娘每当到我家串門，却真正着惱的样子紅臉赤耳地怒罵他：“我們那个死鬼真沒有办法。您也听見了吧，他干出那么大胆的事兒来啦……”她大声罵他，說他用那些变卖豆子的錢已經在鎮上的窰子里玩了五六天了。我想亲娘不至于撒兒子的慌吧，但又觉得阿新不是那样的人。我只是半信半疑地觀望着，看看这件事会得怎样一个收場。

說起来，那家磨房自从兩年前老头兒死了后一直流傳着各种难听的謠言。

本来，老头兒死了后阿新的娘并没有把出門在北海道掙錢的兒子叫回来，一切都由她自己来安排，而她所以敢这么作，都是因为背后有个出主意的人。听說这个幕后人叫傅吉，在鄰村同样开着磨房，他把阿新家仅有的桃树林也归为己有，正在設法赶走阿新。这件事鎮上沒有人不知道。

还听說，阿新是在十六岁那年被送往北海道去掙錢的。他把掙到够娶老婆的錢以后再回家来孝养老娘和照顧家業看作唯一的快乐。七年来他一直老老实实干活，今年五月才回来。

他在那里不幸患了腎臟病，听从医生的劝說才回来的，当时

隨身帶回八十圓儲蓄。

那時連我祖母也稱讚他是個“有出息的小伙子”，特意送他禮物，全村的人也都尊敬他。

可是，他老娘是個曾經有一次為了借債幾乎得了精神病的人。從此以後，事關金錢，哪怕五厘錢、半厘錢也都使她完全神智不清。她一聽兒子帶病回來，就好像家裡來了個討飯的。

阿新怕受老娘白眼，決定給鎮上的醫生瞧病的費用和零用，都由自己擔負，此外還送給老娘四十圓。

不過，連我們耳朵里也常刮到這樣的新聞，就是每當阿新不小心把錢包丟在家裡的時候，便會少一些錢；老娘動不動就捉住那麼大的小伙子打罵。

因為這樣，村里的人都同情阿新，傳播對他老娘不利的謠言，阿新不得不處身於兩頭為難的窘境。

結果，有一天他便被扣上偷賣豆子的罪名，受到老娘嚴峻的叱責。

老實的阿新完全沒有了主意。在他糊里糊塗、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而還想不出為自己辯護的時候，他老娘已經在村里到處宣傳這件事了。

阿新無論如何摸不到底細。他儘量思索，是否過去真的有过這樣的事，但左思右想還是想不起，他覺得好像在煙霧里走路，過着不安的、不好意思見人的黑暗日子。

村里的人怀着很大的興趣，打算搞清楚這件事的真相。

我不太清楚阿新家的事，所以沒有法子猜測事情的真相，但我們村里也並不缺乏那種愛管閑事的人，他們像干自己的本行似地到處打聽調查起來。

結果是村里傳播起新的謠言，相信這個謠言的人也越來越

多，鬧得滿城風雨了。聽說根本就沒有什麼阿新偷豆子的事，這是他老娘想從兒子手里當作賠禮搶走所有的錢，所以捏造出來的。

阿新吓了一大跳，拚命為娘辯護，到處辟謠。

阿新越來越沮喪了。他悲痛自己的身世，懷疑他不是這個老娘養的。

我懷着滿腔同情，望着消瘦蒼白、大伏天連帽子也不戴、悄然走在村里公路上的阿新。

阿新已經是二十三歲的男子了，却甘心受着不講道理的老娘任意擺弄，不但不表示任何抗議，還到處為她辯護，這使我在心里發生奇異的感覺。

我覺得他好像是與眾不同的，所以儘管很同情他，却不能像對別人那樣送給他一點吃食什么的。

在路上遇見的時候，我誠心誠意向他打個招呼，問候他的病。

在這樣的時候，縱然氣色非常不好，他却每次都只是這樣回答我：

“托您的福身體越來越好了。”

十四

在大家為阿新的事件奪去耳目的功夫里，三十一號就來到了。那天剛巧是“二百十日”^①的前一天，天氣一清早就悶熱得

^① 指白立存數到第二百十日的一天，陽曆九月一日左右。每年在這天前後，日本各地都受暴風雨的侵襲。

很，緩慢的南風时而懶洋洋地吹动树叶。

我比平日早起身，照例在村里散步。

一看，家家戶戶已經都吃过早飯了。在前面的廣場上和十字路口聚集着許多大人和孩子，乱哄哄地吵鬧着。

不过，使我吃惊的还在后边。原来这些人穿在身上的衣服和其他的东西都比平常骯髒好几倍，个个都換了另外一个人似的。媳妇兒們一律蓬乱着头髮，她們平常爱穿的坎肩兒也看不出是哪年曾經洗过。裸身赤脚的孩子們活像迎接祭禮的日子似地喜气洋洋，那些在平常日子里根本連影子都不能瞧見、躲在屋里深处、行动不便的老人和病人，今天也都被搬到能从公路上瞧見的地方来了。

我不了解那个箍桶老头兒为什么今天特別把平常極不重視、恨不得她快死掉的閨女也搬到店头来睡，不怕难为情地在大家面前展覽襤褸不堪的被子。

整个村里已經骯髒到不能再骯髒的程度，但那种喜气洋溢的气氛却是我头一次看見。

漸漸的，我明白了这些人的用意。人心竟墮落到这个地步？我害怕又难过。

宛如遇見了自己渺小的力量不能制止的事件似的，我悶悶不乐地回到了家里。

家里，是永远不变地和平而清潔，先代留下来的家俱端正、整齐地摆着。

我不时地站在廊子上注視飞揚在对面公路上的砂土。从这里可以观察每个从鎮上来到村里的人。

我一直等到快晌午了，公路上却連一个鎮上人都沒有出現。

到了十一点来鐘，公路上終于出現了一群洋車的行列，冒着炎暑駛過去，車上斑駁燦爛，五顏六色；鎮上太太們的工作就要開始了。

太太們在村子入口下了車，圍着會長夫人七嘴八舌地討論行動提綱。在她們四周立刻筑成了一堵人牆——裸着上體，背上縛着嬰兒的黃毛丫頭、媳婦兒，密層層地圍包了她們；人牆越來越厚了。

這些勞女人吃驚地觀察鎮上的“太太”們。

她們瞧太太們插着發亮的梳子的頭，綉花的衣領和閃爍在手指上的紅、綠、白各色的戒指；沒有一個太太不戴戒指。每個人的手里都提着一只好看的小提包。多么漂亮的腰帶！什麼牌子的宮粉才能擦得那麼勻呢？呃，竟有那個樣子的洋傘！

媳婦兒們羨慕得幾乎感到頭痛。同樣生為女人，却有像自己渾身泥汗過一輩子的人和整日打扮得漂漂亮亮、任意散財的人。瞧，她們是多麼堂皇！

可是……。

難怪媳婦兒們納悶，今天鎮上的太太們雖然把自己打扮得從頭到腳珠光寶氣，衣裳却是穿洋紗的。

因為會里有一條規則：“以樸實為主，不得穿比洋紗更高貴的衣服”，賢明的太太們所以十分忠實和十分適當地遵守了這一條。

太太們開始行動了。

色彩華麗的洋傘的行列在鄉村公路上形成一條驚人的長蛇陣。

她們在箍桶老頭兒家的店頭住了腳。

跟在她們身後來的一大群看熱鬧的人，爭先恐後地站滿門

口；屋里又暗又闷，裸着上身只穿一条紧身裤的老头儿和披着破坎肩儿的媳妇儿把那个像幽魂似的闺女夹在当中，朝着太太们磕了头。

会长夫人夹着难懂的汉语用鼻音说明了她们的来意。

老头儿和媳妇儿听了莫名其妙，但不住地朝她磕头。接着，会长夫人向太太们比划了一下手指头。

有一位太太从红漆的托盆里拿起一包用粗的红白喜带子捆紮的纸包，在老乡们一片羡慕感嘆声中放在箍桶匠的一家人面前。

箍桶的兩口子高兴得真想马上抢过纸包来。但是他们强作镇静，不住说些感谢的话和恭维的话，接连不断地磕头。

磕着磕着，他们逐渐冒起火来了，几乎忍不住怒喝：“别再捉弄我们吧！赶紧给我滚！”

到这时候太太们方才不再让他们表演把头不住点上点下的把戏，她们终于离开那里。箍桶的一家人不禁深深舒了一口气。

他们兩口子不管门口还站着一两个太太，抢着拿起纸包，急得心慌意乱地打开了。

从里出现一张五圆钞票。

两人一瞧见钞票，顿时像触了电似地对望着脸，浮着会意的微笑。

“能过几天好日子咯。”

“真的呢，能买那天瞧见的腰带咯。”

媳妇儿说罢立刻便想起旁边的闺女。一看，闺女已经累坏了，只是呆呆地凝视着弄皱了的红白喜带和上面用正楷写的“病人慰问金”的纸包。

媳妇儿咽了咽嘴，对老头儿耳语着什么话。老头儿望了一

下紙包，又望望閨女的臉，說：

“不要緊，她懂得什麼！”

不久閨女拖着發臭的被子踉蹌回到又暗又潮的屋子里，不見了。

太太們挨家站在旁人的門口，反復背誦同樣的慰問詞，大模大樣點點頭，在不影響身分的範圍內適當地表示了同情。

尤其是那位會長夫人，要是平常她一定邊說“啊啊，是啊，是啊，是的呀”邊把頭點到胸前；今天卻不同，她大大方方地點着頭；她是在心里自語着：“啊啊，好！好！”

這一群人每到一個地方總受對方的感謝和尊敬，引起對方的驚喜。

太太們對自己的工作感到滿意。

“對人施舍是多麼有趣的事呀！”

不過，她們漸漸疲倦了。她們也厭煩同樣的行禮和同樣的謝辭，不高興再對每一個人表示親切的同情，懶得一一說明來意了。到末了，會長夫人只是停住腳步點點頭，太太們也隨即扔下紙包，打算趕緊來個完事大吉。

連那些跟在她們後邊的人群也逐漸不客氣了，他們大聲罵她們，評論她們的容貌，使得太太們更加洩了氣。

她們又渴又熱，又擔心臉上的宮粉脫掉。當大家懷着不安和急躁交織的心情來到一家老百姓門口時，有個人突然坐在火熱的地上，阻擋她們的去路。

太太們都為這個突然發生的事情吓了一跳，想趕緊往後退幾步。這時那個人一伸手捉住離自己最近的一個太太的衣襟，哭咧咧地嚷着：

“咱不是可怕的人哪，請听听咱的哀求吧！”原來她是善呆子

娘。

在她背后呆然站着善呆子和白痴孙子。太太們猖獗了，跟来看熱鬧的人都笑哈哈地停住了脚步。

猩猩老婆婆拉开嗓子發出鋼鐵一般的声音嚷道：

“好心的太太們！請瞧瞧这个瘋兒子和連話也不会說的傻孙子吧！求太太們哪！應該救救像咱这样可憐老婆婆呀！哪有什么比咱更可憐的呢！求求您，做好事兒吧！”

那个被捉住衣襟的太太也快要哭出声来了，她边往回拉衣襟边嚷嚷：

“你干嗎！快放手！我不会走开，快放手！”

“不，咱不放手！咱死活不放手！請听听吧，哪有像咱……”

老婆婆把太太的衣襟捉得更紧了，匍匐在地上。其他的太太們异口同声地吓唬老婆婆，又花言巧語地哄她，老婆婆却总也不放手。

太太們那种不知所措地来回拉衣襟的样子太滑稽了，四周的人情不自禁地高声喝起采来。

这时一个男孩子像狗一般挤开人群跳了出来，边喊边指手划脚：

“哟伊！哟伊！多沒羞！”

那是甚助的兒子。

这么一来，那些一直耐着性子等待这个机会的野孩子們立刻起哄了：

“一点兒力气都沒有哇！这种臭女人会做啥事兒呀！”

“老婆婆，咱帮你的忙！”

四周飞揚黄土，在一片吵鬧声中时而傳出老婆婆唱歌般的哀求声：

“好心的太太們！請听听吧，咱家的瘋子和白痴……，他們怎么能活下去呀！”

太太們失去了常态。她們很想立刻溜之大吉，但又不甘心在这些野兽般的人們面前表示投降。她們完全兴奋了，个个都变得神經質，看那样子，稍微用指头碰一下，她們都会尖声大叫起来。甚助的兒子对着呆呆站着的善呆子的耳边小声說了些什麼話，接着比了奇妙的样兒推他一下。

被推到太太們当中来的善呆子“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地傻笑着，比出不堪正視的下流动作来。

“太失禮啦！”

“太过分了，干什么呀！”

太太們因为害羞和憤怒漲紅了臉，用袖子蒙着臉，边叫边想退出去。

这么一来，穷人們完全暴露出他們的兽性来了，連大人也冲着她們說难听的話开玩笑。

會長夫人几乎發瘋了。她噙着眼泪，从同伴手里夺取一个紙包，狠狠丢在猩猩老婆婆的臉上嚷着說：

“快，快走开！太，太过分啦！快，快，快！太……”

老婆婆好不容易才站了起来，一手推开善呆子，平心靜气地道了謝：

“謝謝您哪。咱家三口子有救啦。咱忘不了太太們的恩情。”

三个人挤在一塊兒心滿意得地回去了。人們的騷动也停止了。

太太們失魂落魄地站在那里，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过不一會兒，还是會長夫人头一个勉强恢复了原有的威严，

用可怕的眼光立眉豎眼地在群众臉上橫掃了一通，然後默然站在同伴前面邁起步來。

她們的歸途是多麼寒愴哪！甚助的兒子遠遠衝着她們擲去牲口的舊草鞋，唆使狗去咬她們。

十五

鎮上的太太們來過了。她們散了財，又回去了。

就是這麼一回事兒。可是，為了“這麼一回事兒”我們小小的村子就整個兒給攪亂了。

孩子們穿上節日的衣裳，聚在村里唯一的粗點心鋪子門口，噉噉喳喳地吵鬧着。

大人們為了爭論得到的錢的用途，夫妻和父子之間都起了口角，隔壁鄰舍也互相嫉妒，鬧不和睦了。

不過，我的家却依然是“生意興隆，車馬盈門”。

今天，他們和前天一樣都來我家串門。

他們十之八九都穿上乾淨衣服，腳下的木屐也是半新半舊的。他們把鎮上的太太們訪問的經過從頭到尾、源源本本說給我們聽，談着那件連我們家都聽見了吵鬧聲的大騷動，嘲笑太太們的膽小和軟弱。

只捉住太太的衣襟就得到錢的猩猩老婆婆、挑唆善呆子的甚助家的兒子，這些人的行為像是勇敢、有趣的事跡似地使他們大為開心。

“那個老婆婆的樣子真了不起。真想讓您也瞧瞧她們出洋相的丑樣子哩。”

他們也爭先恐後地把自己得到的錢數告訴我們。

“咱得了五塊錢！”

“你太狡猾啦，咱只得了三塊錢。”

接着，他們就罵她們非先把鑼鼓打得那麼熱鬧，結果是只給了這麼一點錢，還硬逼着人家表示感謝，簡直太不講理；有的還罵她們把錢分得不公平。總之，他們比過去更加深了對鎮上人的反感。

我抓住每個來串門的人問：“這回有了一點意外收入，日子過得比較容易了吧？”可是沒有一個人承認。

“像我這樣窮光蛋，得管得了三圓、五圓，這有什麼用呢。女的要買那個，男的要買這個，在兩口子打架的功夫里那麼一點錢早就飛走了。過了三天又恢復原狀，不得不一身泥汗過日子哩。”

他們的話並不假。還沒有過一星期，那些從鎮上流到村里來的錢又被收回鎮上去了，村里人的手里再也沒有够上三圓那麼大數目的錢了。

他們要是有了點多餘的收入，立刻便拿去購買東西。他們不加思索地拼命購買，結果是添上利錢還給鎮上。

他們沒有儲蓄的習慣，所以根本不想積錢。他們把銀行和郵局當作是只拿一本折子換走他們錢的地方，所以沒有一個人利用這些機構。

因為這樣，儘管我們口口聲聲勸他們儲蓄，這等於是白費嘴舌。如今，他們雖然得了錢，却仍然吃我們，喝我們，滿不在乎地伸手要東西，央求我們想辦法。

我不由想起這樣的事來：說不定正因為我幫助他們的力量很小——例如給錢的時候從來沒有一次給過一塊錢整數，給的衣服也都是舊的——所以不至於在他們身上發生很壞的影響。

要是我給每个人一百圓，他們在用完这个錢以前，一定是不务正業，优游自在过着日子；等把錢用完了，他們就又要求我們想办法，完全依靠我們。他們需要的帮助是永远沒有限止的。哪怕我們为了帮助他們变穷了，他們也依然要求我們想办法，怀着“总会得到什么东西”的希望每天每天到我家串門的。

不出我所料，鎮上的太太們的計劃是失敗了，同时在我心上留下一个可怕的疑問：“現在我該怎么办？”这个疑問在發生甚助事件时也曾經一次苦惱过我。可是，那时候我还对自己的行为怀着信心，并不像現在这么灰心丧气。如今，我却开始怀疑自己那些行为不一定是对的。

当一个人对弱者表示憐憫或是施舍东西的时候，誰敢断言这个人不带一点虛榮心呢？

不消說，我們不談那些徹底看透人生、大覺大悟的人，至少像我这种程度的人是几乎不可能虛心下气地救助別人，为他們謀幸福吧！

从鎮上太太們的那些行为看来，活像賑貧行善这一类行为，在某个場合不外乎是施舍者本身享受散財的自由和施展势力的一种手段。

至少在“施舍者”和“受施者”之間不可避免地發生力量的差异，因而从彼此不同的立場上發生种种的感情。

正因为这样，虽然我尽量用誠懇的态度对待他們，却不可避免地流露出“施舍者”自得的神气。

我無論如何不能和他們成为一体。我不过是为了想救起漂流在河里的他們，从河岸伸出竹竿而已，絕不是亲自投进河流中去救他們。

縱然表面上是跑到地里去帮助他們收获，同情他們或是發

生共鳴，但我是絕不能變成他們之間的一個。

那麼，要是我也漂流在同一河流里，那該怎樣呢？我一定為了防備自己被河流沖下去，沒有功夫管人家吧。

我已經不滿足只從河岸伸竹竿，但使自己和他們一同浴着濁水，痛苦不堪地掙扎着，最後失去手脚的自由，這對於只能有一次不能有第二次的我的生命來說，似乎太悲慘了。

那麼，應該怎樣才能使自己真正謙虛和誠懇，同時又能消滅現在的不滿和恐懼呢？我感到惶惑。

好像在什麼地方有人對我嘲笑着似的：“你那花園怎樣了？應該是開始萌芽的時候呀！”

可是，我是一個不太容易死心的人。我不能馬上“放棄”原有的欲望，不肯平心靜氣地把它忘掉。

我不能嚷着“社會本來就是這麼一回事兒”泰然處理自己的感情。我平常總被不滿、悲哀、痛苦等等情緒折磨着心，受那些“聰明的人們”莫名其妙的同情。

如今，我也不能嚷嚷“沒什麼關係，這不過是我太渺小罷了”等話來安慰自己的心。

即使我是一個發出蚊子般的小聲、老是唧唧咕咕的人，但卻感到自己所期待着的東西就在離此不很遠的地方，正在等待着尋找它的人；我相信自己不過是還沒有找到而已。我憑着這個感覺，為了尋求牆壁那邊的某種東西，盡量睜着大眼，伸手摸索，聳着耳朵靜听着。

像這樣，在我被重新涌出來的希望折磨着心的時候，村里現出了貧窮以前的好景況。

在村子的盡頭有一家酒店。這個平常生意不怎麼興隆的酒店，最近卻突然熱鬧起來了。一到黃昏時候，店里聚集了從地里

回来的农民和被大家起了个外号叫“一升酒”的箍桶老头儿，甚助父子等等人。

他们把长板凳端到店头来，烧着蚊香又唱又跳。那些出来乘凉的附近的媳妇儿和孩子们也围绕着他看热闹。

善呆子每次都成了助酒兴的好材料。

这个晚上，酒店里照样乱哄哄。酒客们躺在长板凳上吧达吧达用团扇赶着闻见酒气成群飞来的蚊子。在这一批人当中今天还看见阿新的脸。

那些酒鬼有时用筷子夹着咸菜，有时互相交换酒杯，时而乱七八糟地骂镇上的太太们，时而开个无聊的玩笑。阿新坐在他们一群里默然握着酒杯，定睛凝视着溺在杯里的蚊子的尸体。

“呀，真的阿新在这里呢。你干吗不声不响，我简直把你忘掉啦。来，干一杯！一喝醉酒，咱们的天地就变大了。”

阿新却不肯喝酒。

大家觉得一直把他忘在一边太对不起他了，口口声声慰问他。

有的安慰他，别为那种妖怪豆子操心，随意到外面去取乐散心，或是再出趟远门；有的大骂阿新的老娘，说像那种不把阿新当作亲生儿子的鬼老婆子应该让她跌死在地上才对。

甚助也掄着拳头嚷嚷说：

“要是你答应，我马上让她尝尝厉害！”

“一升酒”老头儿一面用舌头一点一点舐着酒，一面倾听着大家的话，这时他趁着大家中断饒舌的当儿插进嘴来，用郑重其事的口吻说：

“咱说呢，阿新，你把那样的老娘当作神佛看待，这就是你头一个错了。不管是你的老娘也罢，什么人的老娘也罢，她们都是

娘兒們呀。她們也會干坏事兒的。要是討厭你，她也沒法赶走你呀。”

“你說的也有道理。不过，为了那么一点事，母子吵起架来，我可对不起老爹。要是我一个人不吱声，事情就会过去的。我不願意跟娘吵架。”

“所以說你是佛心人哩。像这样的人可太少了。他說話跟他死去的老爹一样呢。”

“跟他一比，你可是个挺坏的浪子呀，‘一升酒’对吧？”甚助从旁边插嘴說。

“真的，像这种浪子，老天爷早就給安排好下場啦。”

“你們現在才明白这个么？太晚啦。瞧，我早就給‘地獄’^①纏住身，哪里也不能跑啦。”“一升酒”指着坐在身旁正把咸菜送往嘴里的女招待出身的老婆說。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自唱自拉竟說起痴情話来了，听的人可受不了呀！”

“对呀，自唱自拉，能活着就好。对吧，阿新，誰管他媽的死了以后怎样呢！以后的事情他媽的誰管……它！呀，唏齐药依撒！怎样，滿好听吧？”

大家乱哄哄地喝了采。

“多好玩！我真想跳跳舞，爹！”

甚助的兒子歪歪跌跌站了起来。这时恰巧来了同是帶点醉意的善呆子。

于是，酒店更熱鬧了。

善呆子被他們灌了兩三杯酒。

① 在日本，把下等女招待叫“地獄”。

“我和你是好朋友啊，善！跳个舞吧？挺有意思呀。”

甚助的兒子拉着善呆子的耳朵繞了長板凳走着說。

“多好玩！來跳一個，又給你酒喝。”

“跳吧，有個好對手呀，哈哈哈哈哈！”

“跳吧，跳吧！”

甚助的兒子原來就頭腦簡單，如今喝酒喝迷糊了，像瘋子似地吵鬧着。

他把上身脫得精光，把草屨穿在兩手上，對着善呆子的身子亂打亂撞，嘴里嚷着莫名其妙的話，跳起舞來了。

“呀，跳得真棒！”

“來跳吧，跳吧！好么？唱一個呀！喂，在咱的地里……喂，齊齊藥依撒！”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多好看！”

“喂，加油，加油！”

善呆子被甚助的兒子用草屨吧達吧達打着身子，兩手撩起衣服底襟，嗒、嗒、嗒地開始跳起舞來了。

十六

太太們訪問了村子以後，很快地過了一星期。村子又回到原有的陰鬱而貧困的樣子。此外，地里的活兒也開始忙了，自然沒有人再留戀酒店的長板凳，無聊的紛擾也逐漸減少了。

不過，好像要永遠紀念鎮上太太們的善行似的，善呆子完全變成了酒鬼。可能他在那些助大家酒興的日子里到處讓人給灌了酒，養成了喝酒的習慣吧。

我們看見善呆子从早到晚酩酊大醉，渾身泥汗，跌跌倒倒在村里到处流浪。

他一来到人家門口，不管誰家就跑进去要求說：

“給点酒喝！”

沿着公路的老百姓家里，沒有一家，他不进去要过酒喝。这些人十之八九都給他滲了一兩滴酒的水喝，善呆子却高高兴兴喝醉了。

有一天下午，我們坐在飯厅廊子上磨着核桃。这时一个男子从庄稼地那边繞个大圈兒，穿过籬笆門大模大样走进院里来，把我吓了一跳。仔細一看，原来是善呆子。

我有点害怕，往后挪了挪身子。这时祖母和其他的人也从屋里走了出来，一半兒害怕一半兒好奇地瞧着，一声不响站在院里的善呆子。不一会兒，呆子放低声音，却是清楚地說了一句：

“給点酒喝！”

女佣人馬上进屋里去，端来里面盛着微帶酒气的水的破飯碗，远远放在廊子的一端說：

“瞧，放在这里啦。”

善呆子等不得女佣人放手，像搶似地馬上拿起了飯碗，呼呼喘着气，喉嚨咕咕响着，一滴不剩地把酒喝光，还用舌头舐了舐碗。

善呆子拿着空碗一动不动站在那里。女佣人說：“不太衛生，馬上把他攆走吧。”祖母却說：“要是亏待瘋子，以后必定受到报复，所以还是不理的好。”

我許久以来不曾仔細端詳过善呆子的臉。不知为什么，今天他比平常乾淨得多，臭气也不大，衣服也不髒。可是，这么一

来，那精神病者特有的奇妙地失去统一的四肢的动作和目光的移动显得更惹人注意了，我反而感到害怕。他比从前瘦了很多，下腮完全没有了肉，额上的皱纹也增加了，看来减少了不少体力。可能不断的喝酒使他始终处在兴奋状态里，影响了身体。

多可憐！要是發起酒瘋來可怎麼辦。

我呆呆地想着从前母亲告诉我的北海道的瘋子的故事。这时善呆子突然嘻嘻傻笑，自言自語地說：

“我真想吃頓飯哪！”

他那說話的口吻像小孩兒似的，我們不禁失声笑了起来。我和女佣人在大碗里盛了滿滿一碗飯，上面还高高堆放着中午煮好的飯菜和鹽菜，又把它放在廊子的一端。

他馬上拿起碗，一屁股坐在地上，把碗夾在兩脚之間，开始吃起来。他只望着碗里，像餓瘋了的野狗似地大口大口吞咽着飯菜。

看着看着，我漸漸覺得他真太下賤了。

他那樣子比畜生還難看。要是養出這麼一個人，不如養出一隻貓還幸福得多。這樣，可能對於他，對於他身邊的人都有好處。我認真這樣想着。我不忍心再把他看下去，所以背着他又磨起核桃來。我從劈拍劈拍裂開來的殼子裡剝出淡黃色的肉來，用磨子把它磨成粉。

過不一會兒，善呆子好像已把一碗飯菜吃得精光，從地上站了起來。我手裡握著磨子的柄，懷著形容不出的心情目送兩手提著空了的破碗和大碗又回地裡去的善呆子的後影。秋天下午平穩的陽光恬靜地照著善呆子亂蓬蓬的頭髮。

一到氣候變換的時候，阿新那沒有養好的病，由於受暑氣

和伤心劳神，突然恶化了。

他全身浮腫，連站着也吃力；但要是呆在家里，便不得不听老娘的諷刺，所以拖着拐脚漫無目的地到处流浪，有时躲在树林里呆呆地想着心事。村里的人看見阿新这种遭遇都对他表示同情，互相談論着希望他能够早日治好病。不过，這兩三天来他連走路的勁兒都沒有了，大半時間都躺在家里沒有陽光的又長又狹的四疊房間①里。

从这間房里望出去，前面是一片桑园和菜园，在尽头兒的地方是一座被树林圍繞着的坟地。

阿新的脚底像有無數的針扎似的，感到又痛又痒那么麻木着。他用胳膊枕着腦袋靜靜望着展开在眼前的一片景色。在活潑的陽光下跳着舞的树叶柔和的簌簌声，流在房屋旁边的小溪的潺潺声，这些声响一一地滲透阿新的心灵。他怀着莫名其妙的心情，难过得几乎落下泪来。

“爹在树林那边呢。”

阿新一想到这个，腦里便像夢境一般浮起他父亲还活着的时候的种种回忆。

那是阿新还只七八岁的时候，那个連做夢也沒有想到会那么快去世的健康而仁慈的父亲，把阿新馱在肩膀上，来回在桃树林里走着，叫兒子尽量采吃树上的桃子。那时候，一家人过着多么幸福的日子，大家多么高高兴兴感謝太陽呀。一想到这些事，阿新恨不得馬上飞到他爹那里去。

而今，虽然在这个广大的天地里，只留下母子兩人，他們却

① “叠”是日本房間的面积單位。四叠房間可以放四塊草墊，一塊草墊寬三尺、長六尺。

为了莫名其妙的事情發生冲突，并且自己的病也再沒有恢复的希望。这么一想，阿新覺得再活下去也沒什么意思。

要是自己的存在不利于母亲，他可以馬上离开村子；但自己是快要死的人，希望母亲能像在七年前叫的那样叫一声“新娃！”，哪怕只有一次也好。

阿新很鮮明地想起了寄住在北海道的时職家里时一个十九岁的伙伴得了急病，只在三天功夫死去的情景。

这个伙伴一直到临死那一天还不离嘴地喊着“娘！娘怎么不来瞧我？咱等着娘呀！”，一面对大家談着他那仁慈的母亲，自从把他养下来一直到离开，她一次都沒有大声罵过他。在临終的时候，他把已經閉上的眼睛突地睜开来，用力伸出兩手，清楚地喊了一声“娘！”，接着就断了气。阿新無論如何也忘不了这个伙伴的尖叫声和消瘦的胳膊。

即使死在不知名的山里和草原里，但在临終时能叫声“娘”而死去的人是多么幸福呀。阿新認真思索起自己的“死”来。

那是特別炎熱的一天，阿新一早就很不舒服，連移动四肢的力气都沒有。

他一面赶走討厭的蒼蠅，一面用湿润的眼睛凝視着無窮無尽地展开在眼前的高而大的蒼空。这时候，一种敏感活像从什么地方突然飞进来，阿新清楚地感到自己的死。

阿新浮着奇怪的微笑，慢条斯理地动着身子，用手撫撫臉，柔和地喊了一声：“娘！”

“什么事？”

后門的水声停止了，阿新的娘兩手湿漉漉，板着面孔走进来。

“我知道娘很忙，可是稍微坐坐談談話吧？我有話要跟娘

談。”

“什么事？有話快說！”

“先坐下吧；真的，我有很多話要跟娘說呢。”

阿新用溫柔的，充滿熱愛的目光凝視着老娘的臉。接着，他微微一笑，搖搖頭。

“我說呢，娘！我有一件事情想跟你商量……”

“……………”

“突然談起這樣的事，娘可能會不高興。可是，我覺得已經活不長了，所以希望你趕快決定繼承這個家業的人。不管什麼人都行，只要娘把那個人看中了，我是沒有意見的。”

老娘面上起初浮着奇怪的表情，接着她大聲怒喝起來：

“干嗎譏諷起娘來了！別多管閑事，乖乖躺着得啦，混帳！難道娘就不明白你的心事？”

“別生這麼大的氣，娘！我根本沒有譏諷你的意思，只不過向你說出心裏的話。……我，一想起沒有去北海道以前的日子，現在的日子太不好過。我誠心誠意想幫娘的忙。不管什麼事，把你的心事統統告訴我！啊，娘，我是快死的人，這是我唯一的請求，想想過去的日子吧！”

“別拿話吓唬人！不成，我可不會上你的當。洗把臉再來哄娘吧！”

“不對，娘！你也該明白，像我這麼個身體的人是什麼事也干不動了。我只想等一切都弄清楚以後再死去。希望恢復了過去的母子情分以後再離開你，啊，娘？前些日子鬧的大豆的事，我是無論如何想不通呢。”

“想不通又怎樣呢？我不明白你講的是什麼。混帳！我的命真不好，弄出一個想給親娘扣上壞人的帽子的兒子來！多倒

霉！隨便你胡說八道吧，讓娘一人充當壞人，你就高興了吧，喂，你高興了吧！”老娘說着，說着，神經質地落下眼淚。

阿新一臉悲哀，默默凝視着母親的臉，接着從被褥下面拿出錢包，放在老娘的膝前。

“娘！這里有一點錢，請你保管。我死了，你就拿這個錢埋我吧。我拿這些錢沒有什麼用。”

老娘閃亮着眼睛，但隨即臉上泛出有點難為情的表情說“是么”。她把錢包握在手里心滿意足地走開了。阿新高高興興地面浮微笑，闔上了眼睛。

“娘！娘不是壞人。可是，我多難過呀。想起那過去的日子，我多難過呀，啊，娘！那時候我們是過得多么和睦呀。”

淚水從阿新的兩眼像泉水一般涌了出來，他咬緊牙關悶聲哭泣；痛苦、淒慘的哭声响徹在整個房間。

十七

暑往寒來，和去年一樣，和一百年前一樣秋天又來了，在遠離都市不知名的小村里發生了一些事。

在群山和樹葉上已顯出鮮明痕迹的秋天和還滯留在不知什麼地方的夏天經常發生沖突，這兩三天來天氣非常險惡。

烏雲布滿在低空，暖洋洋的南風在低垂的烏雲下醞釀着令人不快的濕漉漉的空氣。常受阻擋的陽光使成層的灰色雲塊鑲上金色的邊兒，使群山變成深紫色，使干燥的地上清楚地顯出樹木和房屋不規則的影子。

從山上斜刮來的風揚起陣陣砂土，結了穗子的莊稼沉重地垂著頭，刮呀、刮呀、刮呀、發出陰鬱的响声，波浪一般起伏着。

在时而从云间露出的深蓝色的天空里闪着闪电，从远处传出隆隆雷声。森严的万象都在呈着凄惨的景色。

这一天天气更险恶了，到了黄昏刮起大暴风来，给老百姓带来很大的不安。那些将要熟透的庄稼就要遇暴风大雨，这是值得忧虑的一件大事。

他们忙着巡视庄稼，我家的地里也出动了三个佃户，用东西遮围庄稼，支起架子。

坐在很早就关上门的房间里，倾听逐渐大起来的户外风声是不怎么舒服的。我们害怕起来，不敢单独呆在自己的房间里。

全家人都聚集在饭厅里。

摇撼着遮雨板刮过去的风的吼叫声，不知从哪传来的铜铁般压轧声，时而听得见的野狗阴惨可怕的哀叫声，都让人感到不安和恐惧。

风势越来越大。流在茫茫天空里的云块加快了速度，从东南方刮来的暴风也非把地上所有的树木和房屋吹倒不可似地狂刮起来。

砂土卷着短短的涡旋飞扬着，在没有人影的公路上到处飞驰。所有的树木狂疯地摇晃着头，细小的树枝无情地被撕开来露着白色的肌肉，树干发出痛苦的呻吟，一面尖声哀叫一面扭动着身子。风在房屋的犄角发出狂叫声，树叶翻出淡色的反面，扭来扭去，发出各种声音闷泣啜咽。

在这个宛如天气被巨人的手掌揉搓似的狂风逞强的夜晚，一个细长的人影静悄悄地出现在公路的一端。

黑影不慌不忙地顶着这么狂乱的大风往前移动。

他昂着头，有节奏地动着手脚，步伐不乱地往前走去。他那活像放在车上的泥偶摆动一般迈着步的样子和周遭那些畏缩了

的万象对照，前者是显得多么威严呀！对于沉溺在残酷的快乐里的暴风说来，他是一个可惊的叛逆者。

他那好久没有理过的头髮是乱蓬蓬的，每刮过一阵狂风就垂散到脸上来，衣服底襟嘩啦啦地擦动，纏在他的小腿上。但是看来这些事并不妨碍他走路，人影非常鎮靜地、从容不迫地迈着步。

哪怕烈風卷起来的土砂像針一般刺痛他的臉，他的头却永远昂着，他的臉却永远朝着前面。塵屑弄痛他那露出的細腿，衣服被刮进風的渦旋里去拚命掙扎，时而鼓起来时而萎下来。

可是，他却一股勁兒往前走。好像在他前面根本不存在什么障碍物似的，不，縱然有障碍物他也毫不費力地战胜它們。他只是一股勁兒地往前走。当他来到笔直往前延伸着的公路的拐弯角时，在这奇怪的黑影前面又出現一个新的黑影。

縮成一团的小小的影子在塵土飞揚的黑霧中是多么軟弱無力地踉蹌走着呀！真的，新的人影是跌跌歪歪行走着。

当一阵狂风發出很大的吼声刮过地上的时候，那个人影就像遭戏弄的枯叶，忽左忽右，前仆后仰，就要跌下来似地顛蹌着，暫時間停住脚步，好像犯失魂病的人似地顛顛倒倒搖晃着身子。

这个兩手紧紧蒙着臉，給風刮得从公路的那一端撞到这一端、凌亂着脚步走来的人影，为这突如其来的人的脚步声吓住了，从手掌之間露出臉，透过黑暗和塵土的帷幕，想努力看清对方。

突然出現的头一个人影，从那不断地踉蹌着很吃力地走来的第二个人影看来，是多么可怕而偉大呀！

第二个人影又歪歪斜斜走进路旁树叢里躲起来。

他想讓那个人影过去。

可是，不知为什么，那个一直望着前面走的第一个人影，来到树丛旁边时却突然住了脚。他转过身去目不转睛望着来的方向。在那里，虽然许多树木枝梢挡住他的视线，但却仍然清楚地望见冲破夜幕闪烁着的村公所明亮的灯光。

第一个人影集中所有的精神凝视着那一孤独的光亮。突然间，从他嘴里“哇”地一声漏出惊喜交加的尖叫声，他把身一跳，高举两手，一纵身像皮球一般往前奔去。

他弯曲了身子，张着嘴，呲着门牙，伸出头，眼睛一眨不眨地注视前面奔走着。在他四周，飕飕烈风迎面刮来，又飕飕地刮过去。

第二个人影慢条斯理地移动着身子。

他那两手蒙着脸的小小的影子，一路被狂风戏耍着逐渐走远，消失了。

十八

夜半的狂风一到破晓时又刮来好几阵骤雨，断断续续下着的雨冲走了公路上的土砂，好几条细水流在公路的两旁，水顺着留在路当中的两条车辙沟潺潺流下去。

农民们都躲在家里打草鞋和草绳来消耗时间，但孩子们却不能在家里静坐，他们跑到村子尽头的一座杂树林去玩耍了。

在那里，一到秋天就有许多不知名的“蘑菇”露出头，有时那稀有的“滑菇”也露出黄色脑袋，使那些小小的采集人躊躇满志了。今天，孩子们故意挑选这么险恶的天气，开始了“采蘑菇”的游戏。

他们在树林里拚命寻找蘑菇，使裸着的脚底碰在割过的草

草楂子上，怪痒痒的，却是不停脚地往树林深处走去。

他們指甲之間塞滿了泥土，拚命挖开积在地上的、活像堆积着的湿漉漉的薄紙似的落叶，有时把無意中捉住的蚯蚓互相扔来扔去，有时用松叶搔搔同伴的身子，爭先恐后往前走。这时一个走进連着树林的坟地里来的孩子像發見什么东西似地突然停住脚步，怯生生地窺伺前面。

一看他这样子，其他的孩子都吓了一跳，一齐跑来透过摇晃着的树枝梢瞧着被他指着的一点。

在那里——在一簇树叶像濺着水沫的浪头一般騷然起伏着的地方——一块黑地白花布像一面旗子似地被風吹动着。

“是什么？是什么东西嘩啦啦吹动着呢？”

“真的，那是什么呀？去瞧瞧吧？”

“嗯，說得对。快去吧！我在这里等着，好吧，阿源？”

“对，你去瞧吧。我在这里等着你。”

“什么，是我一个人去么？不，我可不去。你們也一起去吧！”

“我不想去。是你头一个說要去的呀，对吧？”

“嗯，对。”

“对对，是你开口的呀，就去吧！”

“你去吧，我在这里等着你。”

那头一个說出要去看的孩子完全給难住了。他提議大家擗拳，擗輸的人去看，可是伙伴們無論如何不同意。到末了决定由他帶头兒头一个走去，大家跟在他背后。

他那小小的心为好奇和恐惧緊張万分，活像心在耳朵里別別跳着。他害怕得真想从这里逃跑，但又死心塌地地想：到了这地步非在这些“胆小鬼”面前显显自己的勇敢不可了。于是，他怒聳兩肩迈大步往前走。

可是，这个可敬佩的勇士，当他發見从松树赤色树干高处搖搖摆摆吊挂着兩只蒼白的人脚的那一刹那；他的决心馬上从他心中消失得一干二淨！他臉上刷地失去了血色，跳起来冲着伙伴尖叫一声：

“吊死鬼！”

接着，他像被什么东西踢出来似地一个箭步穿过墓碑之間，冲着公路逃跑了。

这意外的叫声使其他的孩子个个都吓得目瞪口呆！

他們情不自禁發出各种惊叫声，互相拥挤在狹小的徑上，爭先恐后逃出这块可怕的地方。

四周突然寂靜了，只有树叶在簌簌地响着。在那前后搖摆着的兩只脚下，孩子們丢在地上的竹叶，上面串了少許蘑菇，被風微微吹动着。

几乎全村的男子都被孩子們領着聚集到坟地来了。他們互相挤成一团，暗暗祈求最好是孩子們撒了謊，鼓足勇气往前走。

这是怎么一回事兒！

真地有人吊死在那里。

有个用手巾包住臉、無力地垂下头的男子挂在一根繩子上，像弄坏了的玩偶似的、毫無用意地前后搖晃着！

被雨湿透了的衣服紧紧貼在他身上，清楚地呈出僵硬了的筋肉可怕的輪廓。

落叶和塵屑貼在他那每七八根粘在一塊兒的，像刷子毛一样竖起来的头髮上。

看的人不胜凄凉。

“到底是誰？”

大家拚命地回忆，但沒有一个人記得起死人身上的衣服花样和身子的輪廓。

自从七年前有个农家女子在这坟地吊死了以后，村里一直沒有發生过这么可怕的事。所以农民們完全不知所措了。

这些身穿蓑衣、头戴笠帽的农民沒有一个开口說話的，他們只是呆呆地凝視着像玩具一样被風戏弄着的死尸。

在被雨水冲走土砂、留下好几条溝的黃土上躺着一棵被踢翻后濺滿泥漿的木樁子，和泡爛了的一只草屐；从离地有三尺高的死人衣襟淌下的水滴在地上滴出無數小窟窿。

“應該馬上解下来。”

大家都在心里这样想，互相等待，等別人先开口。每当烈風發出怒濤般的响声穿过树林刮去的时候，大家都害怕那根細細耐不住重量，死尸轟地墮到地上来。

那些自封有功劳的孩子們看見平常打罵自己的可怕的“爹”和“哥哥”們今天不知为什么总也不动手，只是呆呆站着，不由吃了一惊，迷惑了。

他們聚集在坟地的一个角落里互相打着耳語，輪流望着大人們和死尸：

“像爹那样的大人也害怕呢……”

“真的，他們也同样害怕呢……”

死尸被解下来，还是等过了一些时候村里来了一个警察和看墓人以后的事。

僵硬了的死尸被橫放在門板上，当有人費了很多时光解开那湿得不易解开的手巾的时候，旁边一个男子突然往后跳开几步，像瘋子似地狂叫起来：

“这不是阿新么？唔？不是阿新是誰！”

人群馬上动起来了，許多腦袋都从他肩上伸过来，仔細望着死人的臉。

“呀！是阿新！是阿新哪！这可不得了！”

“什么？讓我瞧瞧。呀，真的呢！这是怎么一回事兒呀！”

“都是那个鬼老婆子呀，把那么个孝子逼成这样子啦！媽的，赶紧死吧，貪心鬼！”

这些心地單純的农民本来就害怕“死”。如今亲眼看見心眼兒那么好的孝子阿新、昨天还跟自己談过話的阿新在这短短的时光里竟变成这么个悲慘的死尸，他們个个都心灰意懶，只是打心底里仇恨阿新的老娘。他們口口声声称赞还年輕力壯的阿新尽管挨老娘的折磨却始終尽孝道的事迹。

“要是告發她，会得什么罪名呢？不会是毆打致死罪吧？……”

在人群里一个口齿伶俐的男子得意地發表議論这样說。可是，那个看来沒有經驗的年輕警察并不理睬他的話，只是狠狠地發出沙声，催促大家赶快叫来死人的親屬。

有个男子立即穿过庄稼地，一面簌簌弄响身上的大襖衣，一面冲着磨房跑去。

磨房就在对面，远远呈現着那小小的輪廓。可是，那个去捎信的男子却很久沒有回来。大家談論着性情跟阿新一样的、不能憎恨別人的阿新的爹的故事，一面不住把手举到額前去張望走在田塍上的人影。

去捎信的人回得竟这么晚，他們打算叫第二个人去了。这时有个老婆婆从公路那边像瘋子一般冲着这边奔过来。

“呀，是誰？跑得那么快！”

“真的，那么个老婆婆跑得倒挺快。”

把大家的視線引在她一人身上跑過來的，原來是善呆子娘。她成了什麼樣子了啊！她白髮蓬亂，一只袖子不知去向，邊跑邊呼呼喘着氣。

“呀，你不是阿善的娘嗎？怎麼回事？干嗎這麼慌張？”

“誰？唔！吊死的是誰？”

老婆婆臉上沒有了血色，一手推開大家，想一手揭開死屍上的草席。

“干什麼，是阿新呀！可憐的磨房阿新變成這樣子啦！”

“沉住氣慢慢再講也不遲啊。”

大家安慰着老婆婆說。

“什麼？阿新？是磨房的阿新么？”

老婆婆像放了心似地舒了一口氣。她暫時沉默着，但突然又哭喪着臉說：

“我家的阿善也不見啦。今天早上有個不認識的漢子對我說：你家那個呆子站在鄰村的沼澤邊沿上，比着奇怪的样子。所以我……”老婆婆說完便扑打扑打落下淚。

大家安慰她說呆子絕不會死。老婆婆却說這回她有了不吉利的預感，所以一定發生意外的事，哪怕死屍也好，希望大家幫她找找。老婆婆跪在大家面前哀求着說：

“要是平常好生照顧了他，我也不會這麼焦心。可是，咱連飯也沒給他吃飽，我真怕得要命。要是他死了，他一定恨我呀，求，求求你們，我這樣地求你們！聽我的請求吧！”

大家心里暗想這兩三天來的天氣原來是村里發生不吉利的事件的預兆。

“一夜功夫死了兩個人，這是怎麼一回事兒呀。”

“這是解也解不開的前世的孽緣哩，多可怕呀。”

“真的，多害怕呀。拿我的力量是沒有法子挽回的呀。南無阿彌陀佛……”

“要是沒有法子讓他活，祈禱他能進天堂吧。”

聚集在那里的一半人帶着老婆婆陰慘慘地走開了。每逢烈風一刮，草席的一端就被翻開來，露出濕漉漉的衣服和死尸的腳尖。留在坎地里的另一半人以真正虔誠的心情思索起那廂里和尚愛談的前世的宿緣啦、極樂西方和地獄啦等等的問題來了。乍一看，生前默默忍耐一切的那個阿新，好像在這麼死去以後會把自己曾經看見過和體驗過的事情統統去告訴某一個人，而這個人的呢，隨便結果一兩個人的性命是滿不當回事的。

他們也想到阿新對曾經關照過他的人給予善報，對曾經折磨過他的人給予可怕的惡報；好像阿新具有這種力量似的。

阿新生前愛說“老天爺要罰你呀。”現在想起來，他這句話不是隨便說的。

大家一想到自己並不會怎麼熱心關照這麼偉大的阿新，覺得非常難過和害怕。

“阿新，你要記清楚呀。我過去一直暗暗同情你。可是，我是一個窮人，沒有法子幫助你呀。”

對着那再不動彈的草席下的人，他們每個人都在心裡戰戰兢兢這樣囁嚅着。

十九

村子里完全紛亂了。

多麼不吉利的吊死鬼！

死得那麼慘的，竟是生前連一點缺點都沒有的阿新……。

不但如此，好像善呆子也死了。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么看来，那几天的天气还是發生凶事的預兆呀……。

村里的人都說同样的話。死神是在意想不到的时候降临到意想不到的人的头上的，他們觉得那个說不定还看中了自己的可怕的死神，如今就徜徉在身旁，所以連出門都不大情願了。

当我知道这些死訊时，起初無論如何不敢相信。

在我認識的人們中，已死的沒有几个。那些亲眼看見我呱呱落地的人如今还把我当作嬰兒愛着我。而且他們都是那么健康、那么活潑地劳作着啊？

可是，阿善和阿新，我認識他們才两个月，就已經死去了。而且死得竟这么突然，竟这么可怕……。

前天，我还看見善呆子在走路。

前些日子，我还对阿新打过招呼說：“早安，今天身体怎么样？”可是，这个阿新現在却已經死去了，冷僵了，就要給埋葬在地里了。……

我想起自己最近的生活。尽管那是十分难过和討厭，却从没叫人有过像“死”这一类的念头。

在这广大的天地里一天要死去多少人呢？可能会死十个人、一百个人，甚至一千个人。可是，我却活着。而且活得这么健康，怀有許多願望，一身受着大家的愛。

我从来不消極。

虽然遇見多大的困难——当然，出沒在我那狹小的天地里的可能都是既渺小又無聊的事——我却总要想尽方法克服它。

我在想到死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却是如何去冲破这一关的問題。我痛下决心無論如何要活下去，除非腦汁干涸变成迟鈍

的人、沒有意思再活下去了。我不能像古代婦女那樣動不動就
舍棄自己的性命。

在我能過有意義的生活的期限內，我是不死的。

可是，在我身旁却死了兩個人。而且他們死得又那麼不平常！

要是我那天晚上走過森林救了阿新的生命的話？

我一定拚命勸說阿新。勸他設法治好病再從事工作。不過，難道這樣作算是真正救他么？我不過是讓阿新從樹枝上爬到地上來罷了。

我不能照顧阿新一輩子。也不能一年到頭不住地給阿新打氣。那麼，對阿新說來，病雖然稍稍有點治好，也有人施舍給自己一點錢，可是依然給拋到貧窮、辛酸和寂寞的世界裡，這又有什么值得庆幸的呢。

“我被救了。可是，叫我作什麼呢？我可不願意讓自己尝尝比以前還辛酸、痛苦的滋味呀。你以為救活一個人而感到滿足，永遠欣賞着這個回憶。可是，我却永遠後悔地想：那時為什麼不死呢？”他一定會這麼想吧。

即使我當時真地救了阿新的生命，但如果不能保證讓他一輩子不受欺壓、能挺起胸脯生活的話，我的行為又有什么意義呢？

人會不會受“應該拯救想死的人”等等普通的一般感情的支配，在考慮對方今后的命運之前，先讓自己感到滿足呢？

當我想到這一點時，覺得自己過去所作的一切都嘩啦啦地崩潰下來似的。

我過去的那些行為大都是為了滿足自己渴望救別人的心而作的吧？我施舍他們衣服、金錢、食物，又同情他們，但這對他們

的一生有哪些意义呢？

要是我以真挚而伟大的爱情去拥抱他们，以深刻的同情救他们，阿新不一定会死吧！

也不至于让善呆子变酒鬼吧！

可是，这两个人在我束手无策的功夫里死去，没见着给埋葬了。真的，在我还是束手无策的功夫里，应该如此的事已按着它的意思进展，得到一定的结局。

我并没有想到应当为阿新打气，让他认识到生命的宝贵。

无论怎么想，我过去没有真正爱过他们。我不能真正爱他们！这可怎么办？

我终于失败了！可是，应该为他们想办法的念头却仍然活在我的心中，使我感到痛苦和悲哀！

对于你们来说，我不过是像一粒罂粟那么渺小的人而已。我可能对你们作过许多不合意和无聊的事。我为你们着想，把那些一向受重视的所谓慈善啦、无用的和谎啦等等行为统统加以否定和反对了。

可是，代替这些而送给你们的东西又在哪儿？

我的两手是空无一物。我什么也没有！这个渺小而难看的我，完全不知所措，除了自言自语地喃喃“可怎么办”以外，没有其他办法。

不过，请你们别憎恨我。我必须捉住那个东西。我要找出我们大家能够共享快乐的东西，哪怕它是怎样微小。希望你们等着我。

祝你们保重身体，努力劳动！

我的悲哀的朋友们！

即使边哭边学也罢，我要努力学习，我要拼命学习。

要是將來——在臨死前也好——我和你們能夠真正打成一片、心心相印地互相微笑，那該有多好啊！太陽一定樂壞了吧。

我所喜歡的、把我撫養長大的太陽，一定笑咪咪地望着我說：

“真好，真好！”

我那好心腸的太陽呀……。

善呆子的死尸到了晚上才找到。他懷里抱着一只狗淹死在鄰村盡頭兒的一座沼澤里。

聽說許多小蝦米在善呆子好久沒有理過的長頭髮里成群游來游去。

乘風而來的可洛波茨克爾

他的名字叫作依連卡通^①。

“依連卡通”意味着“公平的裁判”，在部落里起这种名字的，从古到今都是拥有相当威信的名門子弟。

因为这样，依連卡通在得这个名字的时候，同时繼承了相当多的世襲財產。

現在，他的責任是把這個經自己一番努力比原来稍微增加了的財產平平安安地全盤交給下一代。

依連卡通是純粹的倭奴人。他对世代傳下来的本族的風俗習慣沒有感到一点矛盾。

他只知道要順馴地完成自己的任务。

可是，很不幸，他膝下却沒有兒子。

他的妻子始終担心这件事而辭世了。他过了相当長的鳏夫生活，如今老迈了也开始憂慮起这件事来了。要是到了他的一代，失散了世襲的財產，他哪有臉孔見祖宗呢。

自己臨死竟沒有一个繼承世襲財產的兒子，这件事一年比

① 依連卡通是倭奴族的人名。倭奴族即蝦夷族，住在日本北海道等地。古时被日本大和族征服，經長期剝削和歧視逐漸趨向灭亡。

一年沉重地压着他的心上。

他绞尽脑汁想解决的办法。

到后来，他和所有的人一样托人从内地要来一个男孩子。

听说这个孩子是名门武士的后代，到他祖父的一代才没落了。孩子虽然长着一头湿瘡，身体却很结实，尤其那双眼睛长得特别灵活，依连卡通很喜欢他。

当时这个孩子刚交六岁，在那好像把砂锅翻过来盖着似的脑袋下闪亮着好看的眼睛，连一滴眼泪都没流跟着老迈的新爸爸来到部落。

在此以前，依连卡通没有一个可以聊天的陪伴，只有一头黑狗陪伴着，整天整夜孤孤单单地呆在大火炉旁。他觉得新来的这个孩子好像给他带来一条光明。

他认为这个孩子是应当终生陪伴着他的，是为了他而生存的。这个孩子如今确实实成“我的儿子”了，依连卡通心中涌起了很大的希望。

依连卡通把小锅放在火上煎黄岗树皮，敷在儿子丰娃的湿瘡上，有时跟他讲古代故事，有时唱古老的民歌给他听。

粗大的树根闪闪伸出火舌，他俩半边脸照得通红，时而哄笑时而高唱，背后粗壁上映出巨大的怪物般的大小两个黑影。

黑狗“阿黑”一看见这个影子便汪汪狂叫。

丰娃一面冲他嚷嚷，一面拿起正旺旺烧着的树枝伸在阿黑的鼻前。

“汪！”阿黑惊叫一声，跳着逃跑了。丰娃说它受惊的样子太可笑，因此笑得在地上直打滚。

“这有什么好笑，傻瓜！”

连依连卡通也边骂边情不自禁地哈哈笑了。

从此，無論白天或黑夜，在老头兒身旁总有小小的丰娃轉来轉去。

就是在廣闊的田野里，在离老头兒不远的地方必定瞧見一个小孩和一头黑狗。

太陽出来了又下山，下山了又出来，丰娃漸漸長大了。

丰娃長大后濕瘡治好了，头上長着黑油油的头髮，眼睛也更大更美丽了，更有了一身健康的銅色皮膚。依連卡通打心底里寵愛他。

天生喜欢孩子的依連卡通因为曾經过着寂寞的生活，所以愛丰娃愛得几乎超过天下所有的母亲。他一切都依从自己的兒子。

丰娃性子倔強，他就觉得比軟弱強，連兒子善于口才和态度粗暴，他也認為是出众的人应有的本色。

丰娃本能地摸透了老头兒这个心情，到末了一点也不怕他了。

丰娃的情感一年比一年丰富，他有时無意識地有时是故意地玩弄非常大胆的惡作剧。因为他很清楚，这么一鬧，父亲会把他愛得更深。

丰娃天生帶着胆大和几分狡猾，当这些癖性通过活潑的表情和宏亮的声音显露出来时，依連卡通不由得动了心，完全被他的魅力迷住了。

在不知不觉之中播下的种子，随着肉体的發育以同一速度在丰娃身上萌了芽。

要是依連卡通叫他幫助耕田，兒子就十分瞧不起地把渾身泥土的老父亲横扫一眼說：

“阿爸，咱可不当种地人；是，咱要当个更了不起的人！”

依連卡通面上浮着莫名其妙的微笑，問他：

“那麼，你打算當什麼呢？”

丰娃像大人似地嘻嘻笑了。

“還沒當怎麼先知道！阿爸真傻呀，你個老糊塗！”

丰娃罵了父親一頓，用腳踢壞父親辛辛苦苦犁好了的壟溝，不知跑到什麼地方去了。

依連卡通用他得意的眼睛目送手里掄着酸摸草像蝗蟲般越來越小的丰娃的身子，一直到他消失在遠方丘陵地帶雜樹林裏的時候。

之後，他懷着失望和希望交織的心情，毫不氣餒地又犁起田來。

二

丰娃整天在草原和山上跑來跑去趕馬、趕鳥，如今變成了草原的小妖精似的慍悍的少年了。

他始終不離嘴地嘯咕着“要成一個了不起的人”；可是，實際上他却花費了四五年功夫才能修完小學三年課程。丰娃生氣了，從第二年春天起不再上學讀書了。

在十三歲那一年，他替自己選擇了趕馬車的職業。據他說當個趕馬車的是發達的捷徑。

依連卡通只單純地高興兒子竟這麼快有了獨立工作的能力，對兒子的職業積極表示了同意。

他用獨特的謙遜口吻逢人便誇說：丰娃已經成了很好的青年，當馬車夫了。他快樂得合不攏嘴，看見本族的鄉老們就暗地裏得意地想：“雖說我的兒子性情固執、頑皮，你們的兒子可沒有

一个十三岁就能赶馬車的吧。”

依連卡通太高兴了，竟打破一切成規送給兒子三塊大洋零用錢，讓他住到离部落有十五里远的西边鎮上的馬車行里去了。

从此丰娃就寄住在馬車行里。所說他今后每天一次把載客人的馬車从鎮上經過依連卡通的部落赶到另一个鎮上，然后又轉回到鎮上。

依連卡通每天早晨一觉醒来便連飯也来不及吃完，匆匆站到外面去兴高彩烈地等着丰娃英勇地出現在公路上。有一个早晨，他終于看見一个新馬車夫駛着馬車从山麓那边出現了。

依連卡通把兩臂交叉在几年以来头一次別別跳动的心理上，定睛望着那輛馬車。沒錯！赶馬車的确确实实是他的丰娃。

丰娃俏皮地右手高掄着軟皮鞭子，一面和坐在旁边的客人交談着。兒子穿着洋服的可爱的姿态使老依連卡通受了多么大的感动呀！

他一笑，兩片嘴唇里便露出閃亮的潔白的牙齿，小圓帽下便显出灵巧轉动的美丽無比的眼睛。

望着，望着，馬車越来越近了。

現在，离依連卡通站着的地方只剩一百多公尺的距离了。

一剎那間，一直瞧着那边的丰娃很快把臉轉过来，陡地半直着腰吼叫一声：

“喳！”

他用力鞭打馬的背。

馬受惊了，蹄下塵土飞舞，跳了起来，不顧命地往前奔跑。

車轍在滿是卵石的公路上咕轆咕轆滾动，馬車上的金屬零件互相碰撞，發出急躁的响声。

像要迸出火星的蹄声，飞舞起来的塵土的渦旋，丰娃就在这

些噪音的交响乐里得意洋洋奔驶过来。来了！来了！来了！！一瞬间，丰娃赶车驶过依连卡通的眼前。

依连卡通不禁叉开大腿，握紧拳头，冲着在呛嗓子的尘埃烟雾中继续飞驶过去的丰娃小小的帽子喊叫着：

“乌拉！”

接着，他快乐得眯着眼睛，慢条斯理地抚着长髯。

就这样，在以后的几个月里依连卡通是名符其实的幸福老人了。

过了不久，丰娃的服装眼见得漂亮起来，他对付马的手段也越来越熟练了。

他的个子很快地长高了，四肢像成年人似地成熟了。跟他分居过孤独日子的依连卡通把这个儿子看作唯一的偶像。

实际上，这个大胆无知的野生少年在他的容貌和态度里带有一种迷人的魅力。确实，他是一个漂亮的小伙子。

用宏亮的声音骂人时微微往右撇的鲜红的尖嘴；满怀轻蔑地漂看人的一对大眼睛，这和乡下色彩浓厚的时髦装束配衬得很好，当他坐在车上赶马时便显得格外漂亮了。

丰娃越来越熟练地赶马，随着便学会了吸烟和喝酒。

不知什么时候，他已经满不在乎地从乘客的车钱里揩油了，他的生活也在依连卡通带着阿黑慢腾腾地播种又慢腾腾地收割的时光里，已经奢侈到老头儿连做梦都没想到到的程度。

原来在昨天还是小孩的丰娃面前一下子展开了形形色色的世界。丰娃是冲着这个未知世界和曾经掬着酸摸草奔过去时一样奔过去的。

他勇敢、快乐地冲进所有他能冲进去的地方。从来没有一样东西阻碍过他的前进。

他从来没有什么叫作“道德”的观念来判断自己行为的好坏，也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胆怯”，所以对他说来，像国王似地依在受奉承的宝座上被众人抬来抬去是一件最快乐的事情了。

十七岁的丰娃处在旨在谋利的一片阿諛奉承声中，对自己的容貌和技术怀着强烈的信心，而且背后还拥有替他还债的人，所以随心所欲地放荡狂乐起来。

丰娃经常到掌櫃那里去要求借二三十块钱。掌櫃因为他有依連卡通毫無作难地答应了。

等把钱拿到手里，丰娃就马上买来有黄金雕刻的戒指，宣布說誰搶到手誰得戒指，便把它擲在許多女人中間。女人們發出嬌声又抓又扑，拚命搶戒指。丰娃照例斜眼横扫这场騷动，一面愉快地哄笑着。

“这成什么体統！一群傻瓜！难道这么想要戒指嘛，哈哈！”

这就是現在的丰娃了。他已經不再是把黄栌树皮煮汁敷腦袋的昔日的丰娃了。他如今成了又大方又放蕩的稻田馬車行丰大哥了。

尽管那个鎮离部落有十五里的距离，这些風說終于有一天傳进了依連卡通的耳里。

对丰娃的所有責难都集中在依連卡通身上。

依連卡通却从来沒有罵过丰娃是坏人，他也从来沒有这么想过。他只是暗暗感到头痛，希望丰娃很快地覺醒过来。

实际上，依連卡通对丰娃很乐观，本族的老乡們都为此大吃一惊。

丰娃是高傲的孩子，他并不傻，不久他会倦厭这种惡作剧，到那时候再替他娶个他喜欢的媳妇兒，他一定会安靜干活，那么

点債他是能很快地还清的。依連卡通这样想。

他深深相信自己的看法。

可是，到了那年年底，为了替丰娃还債不得不把七匹土产馬出手的时候，这个依連卡通也觉得心痛了。即使这样，老头兒却只不过对兒子說了这样的话罢了：

“玩够了吧，別再胡搞了，啊，丰娃。你爸太为难啦。”

三

老乡們都說老人抱来了一个多么討厭的后生。有的罵丰娃是沒救的青年，好像泥惡魔附在他身上。

依連卡通如今也知道丰娃并不是一个值得夸奖的后生了。他也覺得自己对他毫無办法，甚至感到头痛。可是，他却不能更进一步地仇恨兒子。

尽管大家怎样罵丰娃，依連卡通却仍然热爱着他。依連卡通自己也不知道究竟爱上兒子的什么地方，但即使十个人十張嘴异口同声唾罵丰娃，依連卡通却覺得兒子更可愛。

旁人很詫异老头兒为什么这么热爱沒有一絲血緣关系的蕩子。而这一点对依連卡通說来也是一个神秘的謎。

他有时不得不思索在他和丰娃之間的不可思議的因緣。

尽管得到的报答只有愛心和損失，他却始終不能熄灭他的奇怪的爱情，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干嗎这么愛丰娃呀？”

他开始思索起来。

可是，他的思考是根本沒有理論根据的，当然是不科学的。从祖先遺傳下来的富有幻想的想像力把他和丰娃放在中心，以

惊人的力量在他头脑里活动起来了。

每当想起丰娃这个名字时，在他心中必定浮现出另一个名字。那是年轻死去了的妻子“匹克烈姆茨托”（是“光辉焕发的女人”的意思）。一直到死悲叹着夫妻二人没有儿子的匹克烈姆茨托……依连卡通觉得好像她和丰娃之间有着一种他所不可预知的神秘关系。

说不定丰娃原注定是匹克烈姆茨托养的，只因为她死得太早，儿子就借别的女人的肚子投胎了，如今找他爸爸来了。

他越是往下想就越相信丰娃应了匹克烈姆茨托临终的愿望而来到他家的。依连卡通也相信活着的他和成了鬼的匹克烈姆茨托的爱情凝结在一块儿化成丰娃，因此丰娃长得那么美丽。这个孩子可能是上帝为了赐他结实的子孙而投胎到人间来的。一定是这样。

不过，若是这样，上帝为什么使丰娃变成一个那么放荡的浪子呢？

每想到这里，依连卡通的思路就混乱了。可是，谁也不敢否认那个每次跟上帝作对的恶魔又在那里耍弄他吧。

恶魔是连在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也想吞没太阳来和她作对的家伙嘛，谁也不敢否认它嫉妒送到我手里来的孩子长得太漂亮太完整了？

到头了，依连卡通每次都得到这样一个结论：无论怎么想，越想越可爱的是丰娃。

如此看来，依连卡通对丰娃的爱情已经和对亡妻、对瞧不见的上帝和对藏在丰娃身后还没有见过面的子孙们的爱情混成一体了。

他把自己的命运中不幸的部分都认作是受恶魔的作弄，来

借此消灭煩惱，虽然他自己并没有觉到这一点。总之，他把一切现象看作是上帝和惡魔的意思。

怀着这种思想的依連卡通認真苦惱和憂慮丰娃的命运。他有时候也忍不住用歌唱的方法把他的痛苦和愛情發泄出来。

当他孤單單地在广闊的地里鋤土时……。

四周鴉雀無声，只有当他动彈四肢时从他身边微微响起翻土的扎克、扎克声，崩潰少許泥土的沙沙声和隨着鋤土声有节奏地他吐出的呼吸声。

“多么安靜呀！”依連卡通打心底里这样想。

于是乎，在依連卡通的心中油然而涌出依戀之情，他不由抬头回顧四周，揩揩額上的汗珠。

他一面揩汗一面抬头眺望高高的蒼空。在蒼空里，恰恰在中間悠悠滾轉着像修飾品一般美丽的太陽，蒼空清丽得像琉璃色的玻璃。依連卡通眯着眼睛眨了一眨，更加熱心地望着天空。在肉眼很吃力瞧見的地方盤旋舞翔着三只老鷲。

老鷲画着圈圈不住盤旋，活像天上最高的地方住着上帝的兒子們，用綫拉着紙鷲使它盤旋着。

三只老鷲有时互相擦身而过，有时互相追赶，画着大圓圈在盤旋。

时而飞上九重云霄……时而急降……时而往右……时而往左……。

“多么好玩哪！”依連卡通想。隨着，鑽进眼簾的韵律就逐漸撼醒他那許久积压在心中的种种愁思了。

不覺之間，囁嚅声变成喃喃声，喃喃声变成歌声，他的心灵燃燒了，絢爛怒放灵之花朵，从他兩片嘴唇里往外吐蕊。

依連卡通不覺感从中来，闔上眼睛，拍着巴掌，忘我地在大

气之間高歌起来。在这样的時候，噯，依連卡通，你的臉上煥發出多么燦爛的光輝呀！

高歌頌太陽，讚美蒼空。

容貌美如蒼空，纖手白如雪花，

巧于綉花的匹克烈媽茨托！

宛如剛離巢會飛翔的鵝鷹，

未來的百鳥王，我那英俊的兒子！

我站在我的父親和我的祖父曾經耕種過的大地上，呼喚着你們的名字！

我妻呀，我兒呀！

請傾听衰老的依連卡通的訴述吧，

啊啊，請听吧！

母音多的單字拼成簡短的句子，隨着古老的旋律變成歌曲，嘹亮地响遍在大气之中。依連卡通的身心整個融化在這些華麗的古語中了。

在草原，在山上，一旦感从中來了，依連卡通就這樣地放聲高歌。

悲哀的時候，高興的時候，想起昔日的回忆難挨的時候，他都只知道用歌唱來發泄情感。

在這時候，春天過去了，夏天也過去了。

四

到了秋天，幾個月來一直沒回家的丰娃飄然回來了。他說要帶一筆錢到東京去作生意。

“什麼？到哪？什麼地方？”

依連卡通反復地開了几次，当知道兒子說的“东京”這句話的的確不是听錯的時候，他完全不知所措了。

他不觉心乱如麻，想想兒子如果跑到那么遙远，那么可怕的地方去，那是絕不会再活着回来的，他吓得連呼吸都屏住了。

“丰娃，你知道东京是怎么个地方嗎？”依連卡通边問边窺伺兒子的臉。

“你說是怎么个地方，阿爸？东京也是人住的地方呀。”

“別开玩笑！”

依連卡通說，接着完全沉默了。他好像整个上身都軟癱在盤腿坐着的兩条細腿之間，显出完全無力的沮喪样子，不时拿起树枝撥弄爇烟的地爐之火。过了很久，他陡地抬起头來說：

“不要去了，啊，丰娃！”

依連卡通的声調是那么悲哀，把头枕在胳膊上橫躺着大口大口吸烟的丰娃不禁閉上吐出一半烟霧的嘴，凝視着父亲的臉。老头兒好像在半哭。連丰娃也有几分感动了，用憐憫的目光望着父亲。不过，这是一瞬間的現象；等把身子一動彈，这种同情馬上从他心上消失得一干二淨；他發出比剛才还快活的聲音說：

“咱不能改变，咱是去定了！”

“上东京去作什么？”

“作生意唄。”

“作生意也有好几种呀，你打算作什么？”

“咱不知道。挑个能作的試試吧！不管怎么样，我是去定了。”

“.....”

“.....”

“咱沒有錢。”

“沒有的事。阿爸，種一點點大豆就不如把這些地統統賣掉。你怎麼會沒有錢！”

丰娃說，一面無聊地沖地爐里吐了口唾沫。

“要你親自經手變賣產業，你就嚷嚷、對不起父親什麼的，無論如何不想出賣了。所以咱替你賣。要是這樣，祖宗也不至於責備你。對吧，就這麼決定了吧！”

依連卡通聽了兒子這麼大膽的宣言，嚇得心魂顛倒，不知道說什麼好。丰娃趁這功夫已經跑出外面去了。

原來，丰娃不僅在嘴上這麼說，實際上也已經痛下決心打算變賣父親耕種的、散在他們房屋四周的兩百公頃左右庄稼地。

他在三月前就策謀了一個計劃：變賣了那些田地至少能得八九百圓現款，他預備帶這些現款跟一個女人跑到T港去過日子。

他並不想去東京。只不過為了從父親手里把那些緊握著不肯放手的田地奪出來，把距離說得遠一點加強理由罷了。

丰娃也並不想到了T港之後，在那裡長久住下去，受苦耐勞，規規矩矩地過日子。

他不過已經厭煩，老住在狹小的鎮上，老和那些人來往，老玩那些花樣罷了。

要是換一個地方，一定會嘗到新的快樂。這就是他所想去T港的最大的動機。不過，他這個人是只單純地實行這件事還不能得到滿足的。

他需要把這種快樂建築在別人的痛苦和犧牲上。

他渴望一身都浸沉在膽小的伙伴們的羨慕和嫉妒之中，一手趕走依依不捨哭著追來的父親，一手牽著女人，肚兜里响著變

賣土地的錢，悠然往目的地出發。這樣，他才覺得活着有意思。

總而言之，他來找依連卡通不是為了商量而是來宣布決議。他每天，漂亮的臉上浮着快樂的表情，鼻孔里哼着小調尋找肯買他父親田地的人。

不消說，從依連卡通全部地產看來，兩百公畝的土地是并不大的。

依連卡通已經衰老了，親自耕地對他說來已經是痛苦的，所以要是把這些土地租給別人他也不會不同意的。

他却不能忍受永遠喪失這些土地。活像在大地里扎了根似的依連卡通對土地是比什么都珍視的。可是，沒有法子呀。為了“可愛的丰娃”他是會忍受一切的。然而！他却絕對不能忍受讓丰娃上東京！這是絕對不能容忍的！

自己已經老邁到這個程度了。不知道多嚙就辭世而去。要是臨終時兒子不在身旁，使那份他應該承繼的財產統統被那些賤骨頭——希河姆（大和族）騙去的話，他哪能安心閉眼呢。東京是不能去的！

依連卡通完全沒想過丰娃在他活着的時候已經變賣土地這件事，他只恐怖臨終不能把財產交給兒子。

當他想到臨終不能把財產交給兒子時，他就怕得要命，沒有心再考慮丰娃的性格了。

他压根兒沒有想像過丰娃臉上浮着多么快樂的表情，滿不在乎地賣掉所有土地的情景。他也不懂得土地在丰娃看來是一文不值的；土地是永遠保持沉默的、不下力氣連一個洋芋都長不出的討厭的黑家伙，那些煥發金光和銀光、鏗鏘作響的、又快樂又熱鬧、擁有強大權力的硬幣比它可愛得多。這就是丰娃的想法。

依連卡通覺得要是把兒子送往像小偷兒和殺人凶手的巢穴似的東京，不如早日闔上雙眼幸福得多。

他几夜都不能安眠，對守護家庭的神和天地諸神作禱告，立了新的神灵牌位，祈禱如果惡魔附在兒子身上希望趕快把它攆走。

五

尽管如此，兒子終於使父親屈服，也許是那個愛作弄人的惡魔戰勝了對神的禱告，丰娃完全獲得勝利。

丰娃的理想實現了，他變賣土地，把所有得來的現款揣進怀里，一面弄得叮當响一面出發了。

聽說兒子臨走時還大言不慚地說他要一直走到他所能走到的地方才罷休。依連卡通一接到這個通知就老淚橫流地去訪問山本家。山本是他的老朋友，每當他去商量家畜啦、土地啦什麼的問題時，每次都熱心地幫助他。

他對山本說他願意搬往S山居住，要求他給替辦手續。S山位置在離海不遠的地方，那里也有他的土地。

山本的兒子和寄住在他家的學校的老師們都勸這個老头說：原來够寂寞的了，不應該孤單單住到山里去躲起來。依連卡通却執拗地請他們幫忙。

到末了，決定把原住的房子租出去，在S山上蓋座新屋。

新屋是完全照倭奴族固有的民族式樣蓋的，北面和東面都是叢木林立的山，向東看，離新屋一百二三十公尺遠就是Y形山嘴伸進美麗的海洋里。西面住家的地方，過了那里便是丘陵地帶和其他的山麓群山。

在南面，除了供給他飲料的清澄的溪水涓涓而流以外什麼

都沒有。座落在這個寂寞鄉里的、四圍都用茅草蓋的新屋，像個可愛的窩巢似地迎接依連卡通和第二代“阿黑”。

依連卡通每當想起兒子的時候就站在小屋門口眺望用腳踏平了的小徑。有時他還登在丘陵上遠遠眺望躺在山麓下的公路。

有時在公路上走過許多大車。

有時自行車活潑地閃亮着車輪小燕一般飛駛過去。

有時看見一個少年手里高掄着皮鞭趕着馬車駛過去；宛如五年前的丰娃的樣子。

看見行人，看見車輛，有時看見狗在奔跑。……然而，他所等待着的人卻沒有出現。

依連卡通不分晝夜地等待着兒子，盼望年輕、美麗的头能突然伸出來似地出現在西南丘陵下的小徑上。

可是，難道想叫兒子“飛回來”，兒子就必定會回來么？

依連卡通卻等待着。他深深相信出門的人一定會回來。多嘴回來？這不知道。正因為不知道，他就不住地等待和期望着的呀。

不久之後，積雪埋沒依連卡通的小屋的季節來到了，依連卡通所打聽到的唯一消息不過是這樣：有人在T港看見丰娃。

要爬到這座山上來連平日都不大容易，如今又被大雪埋沒了路，依連卡通也束手無策了。

他完全和人世隔離開來，只有每隔二十天或一個月下一次出購買醬和酒的時候，才能聽見人聲。

對他而言，這其多麼寂寞的一個冬天呀。

因為他陷入了真正孤獨的境界里，沒有什麼事情可分散他的心，他的思考於是始終停在同一個問題上。

他越是想得越多，心情就越是憂郁不堪，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作才好。他不得已借酒澆愁，喝了几杯酒躺在爐边眯糊打盹已經成了他的老習慣。可是，这么一来，一到人們进入睡乡的夜晚，他反而清醒了，不得不通宵睜着眼睛。

冬天的小屋陰郁郁的，只有反射外面积雪的蒼白色微光从窗隙射进来。依連卡通呆坐在这种死一般可怕的靜寂里，逐漸痛苦不堪了，活像痛苦在紧紧压迫他和强迫他，使他不能安身似的；于是，他的头腦漸漸陷入莫名其妙的兴奋状态中。

依連卡通觉得在这座小屋里連每个犄角兒都充滿着什么东西，而这些东西在跟他作对，向他抵抗；他不能安安靜靜坐在一个地方。

他不知不覺地喃喃獨語着，在小屋里踱来踱去。

他不住地来回踱着，整夜不睡，也漸漸觉得这种状态是不正常的。

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呢？

他撥弄爐火，使屋里明亮，像赶走什么似地吧达吧达打着耳朵。但这么一来，他的心却越来越慌得要命了。这多奇怪呀。于是，那个对“夜”的傳統的恐怖在他心中复活了。

依連卡通从小把对“夜”的觀念給銘在腦子里。夜是怪鳥寻找人魂的时刻，是死人苏醒过来活动的时刻，又是死灵在跳梁的时刻。

他从小听见黑夜出外的人会遇見妖怪，連逃跑的功夫都沒有便被弄死，因此現在他对隔着一道牆外的黑暗怀着很大的恐怖，觉得夜是神秘不可知的。

如今在他心中涌起了像这种遺傳性的恐怖感，他怕得連坐立也不安了，拚命对諸神作禱告。

他不停嘴地歌唱着，和阿黑戏耍着，一直到破晓的时候，方才力尽筋疲睡觉。

就像这样，依连卡通在S山上打发走一个过分寂寞的冬天，他的脑子完全坏了。他自己却不认为这回的迁居是失败了。虽然他从来没向别人透露过，他却有他自己的心思：万一自己病了，要是住在部落里的话，那些街坊们就立刻知道这个消息说不定企图偷走种种东西；可是，住在这个山上，他可以瞒着别人耳目把一切都移交給山本办理，所以放心得多。

那么，孤独的他病倒时谁去通知山本呢？拿依连卡通的脑力是不能想到这一点的。

积雪逐渐融化，已到了树叶萌芽的季节。依连卡通在小屋的东面开辟了一块小小的土地，种了土豆和豌豆。

接着开始有人访问他的小屋，也逐渐遇见使他解闷的事情。依连卡通像所有的草木一样渐渐有了生气。

六

这一个春天，从平时就多雾的海岸每天袭来往年稀见的浓雾。

这股从遥远的海洋袭来的浓雾一到海岸便分成两股支流，其中一股登陆到Y山旁上，另一股远远迂迴到Y山嘴对面的L土角去，从土角的末端蠢动起来。

然后，两股浓雾就恰好在S山上会师，从那里再一直流到深山里去。

这是像在这种山脉环抱着平地一直伸到海岸的地势里必定发生的自然现象，但这个潮流经过的地方可就倒霉透顶了。

在山麓的部落里没什么雾的时候，在山上，好像凝結成灰色固体似的濃霧却几乎發出响声快速地流过群山之間。

正因为这样，好容易盼到了春天的依連卡通的小屋，如今却每天受到濃霧的侵襲，几乎太陽都瞧不見了。

今天也是霧，明天也是霧。

含着潮气的湿漉漉的霧充滿着特殊的臭气，冲着茅屋沉重地襲来，弄得連房柱都潮湿了。

身子本来就衰弱的依連卡通不得不每天接触着这种像黄梅天似的令人不快和对健康不利的天气。他整天感到头痛。無論睡着的时候或是醒着的时候，他的耳朵里活像虫子搭巢似的，不斷傳出吱吱声和嗡嗡声。

依連卡通覺得好像失去了全部精力，四肢完全軟癱了，他的神經也越来越过敏了，連看見自己飼养的狗都覺得害怕。

有时他無緣無故地發一頓脾气，把他那么寵爱的阿黑狠狠踢开。山本家的人常談到老人最近瘦了的話，但他們并沒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不消說，依連卡通是絕不会注意自己的神經的。日子这样过去了。

有个黄昏，那是許久以来头一次瞧見清澄的天空的，一个晴朗的黄昏。

在地里除草的依連卡通因为感到头昏，回到家里来坐在爐边吸旱烟。

这时，他听見从門外傳來人声。好像喃喃商量着什么，声音很低。

有个年輕女人的声音喃喃說了一兩句話，接着傳來年輕男子的回答声。好像他在故意放低活潑的声音似的。从声調听来这一对男女在操着倭奴語。

他們究竟談着什麼事？

依連卡通滿懷期望等待這一對年輕男女揭開門帘走進來。等着，等着，依連卡通已經等累了。他們卻沒進來。

依連卡通不得已站起來，到門口去迎接他們。他想這些年輕人一定害羞。

他走出去一看，真不出所料，小屋旁邊站着一個年輕女人，離她不遠站着一個小伙子。女的低垂着頭，男的双臂交叉在胸前。

“雖然不知道你們是什麼人，總之進來坐坐吧。”

依連卡通照本族的風習向他們打個招呼。自己先走進屋裏來等待着。可是，他們却不進來。他們依然在外面滔滔不絕地說着話。他們說呀，說得沒個完；雖然聲調不變，却越來越快地說下去。男的說，女的說，到末了兩人亂哄哄地說成一片。

他們竟這麼旁若無人，依連卡通有點生氣了。

“叫你們進來，你們為什麼不進來？”

他操着倭奴語，再次走到門外。……這是怎麼一回事？他們剛才明明在這兒說話的呀，躲到什麼地方去了，連影子都沒有哩。

這個？這是怎麼回事？

依連卡通不禁說聲了。

他仔細回憶剛才聽見的情景。不錯，他的的確確看見一對年輕男女。女的系着紫色的腰帶，在彎着的手指上還戴着一枚戒指……。

這一天，他只認爲遇見了奇怪的事，並沒把這件事放在心上。

可是，事情並不這樣就結束了。第二天，第三天，他都聽見

人的說話聲。有時聽見四五個人說話，有時十多個人一起說話。

他們有時操着倭奴語，有時操着日本語。話聲逐漸清楚了，連話的內容也听明白了。

尽管这样，他們却不是規規矩矩說話的。他們好像从 Y 山嘴的尖端一帶地方一面饒着舌一面乘風而來的。他們有時在小屋四周东跑西奔，有時在小屋里跳來跳去，口口声声罵他，諷刺他和他开玩笑，弄得依連卡通簡直連“五臟都燃燒”起來了。

他在燒魚，他們就要求吃魚；他在做飯，他們就要求吃飯。

起初，他們只有黃昏時候來，後來逐漸一早就纏住他，連晚上睡覺時他們也玩弄非常大胆的惡作劇不讓他安眠。他們扼住依連卡通的喉嚨，封住他的嘴，使他連呼吸都感到困難，要是叱責他們，他們就稍微規矩些，但馬上又鬧起來。

尽管如此，依連卡通只不过对着他們的聲音和氣息有時生氣，有時大聲怒喝罷了。

有時候依連卡通也打算用道理去驅走他們，可是他們却个个都能說會道，總也不怕他。

這麼一來，依連卡通也不得不認真想辦法了。他拚命追溯兒時的一切回憶，從那些曾經聽說過的許許多多故事里尋找只聽見聲音的妖怪的故事。

他想了又想，終於想起了兒時從父親嘴里聽見的叫作可洛波茨克尔的矮子的故事。

七

依連卡通把自己的遭遇和父親曾經告訴他的故事對照起來細想，完全相信附在他身上的就是叫作可洛波茨克尔的小矮子。

为什么呢，因为他曾經听說过的那个矮子也会施各种魔法，把身子隱起来光是化成声音訪問倭奴人。这和依連卡通遇見的絲毫不差。不但如此，那些矮子还知道他父亲的朋友和当时的官吏，每次都提起他們的名字。从这一点看来，这些矮子早就住在这个地方了。

还有一个証据：如果不是矮子，怎么能乘風而来呢。

依連卡通本来就知道在 Y 山嘴附近如今还留下可洛波茨克尔曾經住过的洞穴遺迹，所以他有这种想法不是無緣無故的。

一定是可洛波茨克尔！从此以后，依連卡通就注意了。从此以后，那些声音也开始公开自称是小矮子可洛波茨克尔！

依連卡通不再怀疑了，把这件事告訴了山本。

他逢人便說有許多男女声音一面胡鬧一面喋喋不休地說話，实在討厭極了，又打听說：“难道在我父亲的時代可洛波茨克尔也这么难对付么？”不过，沒人相信他的話。

人們看見依連卡通老是对着那些声音大声爭論，慢慢地終於相信了他的話；同时他們也不得不相信依連卡通的头腦不太正常。在部落里沒人再把他叫作依連卡通了，大家管他叫“可洛波茨克尔老爸爸”。

不消說，依連卡通的腦子的确是有了毛病。

依連卡通却認為可洛波茨克尔的出現——听見莫名其妙的声音和說話——是个不平常的現象。他很想离开他們。

他去找医生，吃了药。說实話他并不在乎死去或是得瘋病，他只希望趁他还健康时遇見丰娃把該交的东西全都交給他。

他每当遇見曾經和丰娃有过来往的人时，不管是什么人，他都向他打听丰娃的消息和住处。

他也每天必須一面叱責附在他头上不断說話的可洛波茨克

尔，一面登在丘陵上远远眺望脚下的公路。

公路上每天望见同一个风景：马车在奔驰，狗在狂叫，自行车闪亮着车轮在飞驰。

可是，依连卡通除了看见这些以外从来没有发见特殊的情况。

有一天早晨，当他坐在地炉边煮麦饭的时候，照例听见从远方传来的那些熟悉的声响，同时听见歌声，许多可洛波茨克尔成群乘风而来了。

“休，休哇，休，休哇！”

可洛波茨克尔，可洛波茨克尔！

可洛波茨克尔，阿那克涅，土妈妈，

塔茨克涅茨普涅！

（听说这个歌词的意思是：叫作可洛波茨克尔的矮子腰很短。）

接着，那些男女的声音就和平常一样饶舌起来了。这回，他们除了骂人和学说别人的话以外还说什么义经^①率领许多船只正偷袭Y山嘴，叫他赶快出阵击退他们。

义经攻来了？

“别胡说！”依连卡通驳斥他们说。

“不信，到海边去瞧瞧吧，‘空谈不如实证’呀！”可洛波茨克尔说。

依连卡通觉得这话不差，于是把藏在家里的弓箭藏在腋下，拚命跑到Y山嘴去了。

^① 源义经是日本中世纪源氏的名将。协助兄长源赖朝统一天下建立鎌仓幕府后，受赖朝的精忌流浪各地，后死在东北地方。关于他的下落日本有很多传说，有人说他渡海跑到北海道征服当地蝦夷族定居下来。1158——1189。

他顧不得挑選平地，在樹林和灌木之中喘吁吁地前進；在他頭上可洛波茨克爾不停嘴地饒着舌。

來到Y山嘴一看，真的，可洛波茨克爾說的並不假呀。

在披着輕霧的海邊附近並排列着五六只船，許多人在亂哄哄地騷動着。依連卡通並不懷疑自己的眼睛。

他飛鳥一般奔到山嘴最尖端，再走一步就會落海的地方，手裏弓弦撥得作嘯，大聲念起詛咒來。

“你們曾經從我們祖先寶庫掠奪大量書籍和文件，難道如今又卷土重來了么？我這個上帝的戰士一手握着六張弓，一手握着六個箭，絕不讓你們逃跑哇！”

依連卡通嘴里大喊着如此這般的話，高高掄着一只手，一跳一跳朝海挑戰。

又經的軍隊却压根兒沒理他，自顧自地朝着海當中駛去了。

敵人不理他挑戰，這件事使依連卡通感到莫大恥辱，他勃然大怒了。

他亂散銀髮，捶胸蹬腳大叫大鬧。這時，他聽見一個聲音在他發燒的耳旁呼喚：

“丰娃！丰娃！”

這是他所永遠難忘的可愛的名字！他一下子清醒過來。回顧身旁，原來有兩個熟人叉開大腿，緊緊提住他的腰帶往後拖他。

依連卡通大吃一驚，問他們這是怎麼一回事。據說在依連卡通險些掉海溺死的當兒路過的人發見了他，好容易才能拖住正在大鬧大喊着的他。

依連卡通聽見這些話方才明白又被可洛波茨克爾欺騙了，他氣得几呼落下淚來。

依連卡通曾經是個強壯的漢子，從來沒有一隻野獸逃過他的手掌，這個強者如今竟受矮子的耍弄，給人瞧見這麼難看的情景。依連卡通的心感到劇烈的痛苦。

依連卡通被兩個熟人護送回家之後，立刻在祭壇上供着神聖的牌位前，作了很長的禱告。

自從發生這件事之後，在這附近沒人不曉得依連卡通的可洛波茨克爾了。

有些人親切地送來驅魔的護符和草根樹皮等藥，也有人主張某鳥的骸骨有靈效，特意為他找來。

依連卡通高興大家在關心他，特意表示要好；不過，他卻始終不敢放心。

這些人說不定暗自高興在丰娃不在家時出了這樣的事，懷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接近他呢。

實際上，他這種憂慮並不是無中生有，因為那些人不一定全都是純粹關心他而來的。

尤其住在鄰近的（大和族人），依連卡通對他們很不放心，覺得需要特別警惕。

據說他們一天來幾次看他，說些慰問的話，背地里卻跑到山本那里要求租神託的土地。依連卡通覺得這些人心地太下賤。

他討厭自己，也討厭別人，一切都成了負擔。

可是……。即使發生多大的事件，他卻有責任把那些代代傳下來的世襲財產一直守護到丰娃回來那一天。只有這個責任感在支持他，至今還不讓他倒下來。

那些寶貝——花漆什物、大刀鞘、漆桌等等——是他的父親、祖父、曾祖父等生活在古代的人們用賭着生命獵取的熊皮等東西換來的，一件兩件地積存下來的，它們都具有和土地家畜同

样的价值。依連卡通和其他名門倭奴的后代一样，打心底里尊敬这些宝贝，一心只怕失去它們和污穢它們。

如今，依連卡通只要能够活到丰娃回来的那一天，把这些财产統統交給他，就覺得滿足了。

可是，当那些可洛波茨克尔开始要求这些宝贝的时候，依連卡通是多么惊恐和感到苦惱呀。

可洛波茨克尔有时要求紅桌，有时要求有雕刻的刀鞘。要是厉声拒絕，他們就口口声声辱罵他。

他們罵他：“人家都說你太吝嗇。”又說：“因为你一个人藏着那么多的宝贝，全部落的人都在仇恨你。”

天保佑我到丰娃回来的那一天！

保佑我到把财产安全交給丰娃的那一天！

他为了不把宝贝被人夺去和为了不受别人的欺騙，無論如何不願意在执拗地纏住他的可洛波茨克尔面前認輸。

請求上帝，把我保佑到丰娃回来的那一天！

这是他現在唯一的願望了。他只为了实现这个願望，跑到山本家去哭求教給他赶走可洛波茨克尔的好办法。

山本大伤腦筋，因为他也沒有什么錦囊妙計。况且他是素来对依連卡通怀着好感的人，如今被他視作唯一可信賴的人，这叫他很为难。不过，他更不忍心置之不理。山本不得不認真思索起来。

山本清楚了解依連卡通的为人，覺得这个老头是像祖宗輩輩傳下来的故事里的化身似的人物。对他講些高深的道理他是不能理解的。山本和各种人商量，自己也大絞腦汁，終于想起了有个和尚曾經实验过而获得成功的方法。

山本叫来依連卡通，用严肃的态度把一包豆子放在他膝前，

告訴他說：

“这个紙包里有豆子。知道么，里面藏着豆子呀。等你回家后若是可洛波茨克尔又来了，你就拿出这个紙包大声質問他們：‘知道不知道这是什么？’可洛波茨克尔一定回答說：‘那是豆子！’你隨即問他們：‘那么知道有几粒么？’明白么，別忘了。你大声追問說：‘到底有几粒？’这么一問，瞧，豆子像这样用紙包着嘛，可洛波茨克尔不能猜到有几粒。他們一定成啞吧啦。趁这个机会你就厉声喝退他們說：‘猜不到数目就滾蛋吧！’一听这句话可洛波茨克尔不得不投降。你別忘記問他們豆子的数目。你自己也千万別打开紙包数豆子。明白么。这是重要的符咒，你用足气力，厉声厉色地質問他們。这下子那些可洛波茨克尔也不得不投降了。明白么！”

依連卡通傾听山本一席話，覺得心中充滿勇气。對方的态度是那么自信，他呢，从来沒有被傳授过也沒有听見過这么了不起的符咒。这下子一定能打胜可洛波茨克尔了！

依連卡通覺得已經打了胜仗。

要是打胜可洛波茨克尔，再有什么玩艺兒来欺騙他，他都不再上当了。

依連卡通打心底里表示了謝意，朝天举双手深施倭奴礼。

可是，当撫長鬚的手剛离开鬚尖时，在他心中已經涌起了新的恐惧。可洛波茨克尔是出名敏捷的家伙哩，他們說不定已經知道符咒的豆子，要从不知什么地方扑到他身上来呢。

說不定这些豆子在一眨眼的功夫里被他們偷去呀。

依連卡通赶忙把包着豆子的紙包揣在怀里，兩手紧紧在上面按着，催促阿黑急忙往家走去。

他为了离开可洛波茨克尔，故意踏进沒有路的灌木叢里，

“叭里、叭里”踏碎枝丫往前奔走着。在他身后，阿黑垂低着头，几乎使鼻尖触在主人的脚后跟，尾随不舍地跟踪着。

午 市^①

在阿勢坐着的房間里，左边牆上對馬路开着一個三尺左右的高窗。從這個窗戶不時吹來河風一般含着潮氣的涼風。

“啊，好風！”

阿勢回頭望望似乎挨着屋檐搖曳着綠陰陰的枝梢的窗外古老垂楊，接着改變坐式吧達、吧達搖動着團扇。

在狹小的六疊房間里閃耀着眩眼的燈光，顯得很悶熱。在沒有火的長火盆旁邊放着一張飯桌，上面狼藉地放着大小盤子和酒杯，其中一個大盤子里盛着吃剩了的魚醋飯^②。在倚着房柱坐着的阿勢膝前也像在房主人和她丈夫的膝前那樣放着一只九谷地方出產^③的小酒杯。倒了不滿一杯的酒在黑色酒杯里微映着燈光。可能是許久沒有動它吧，在這個發出微光的液體表面似乎浮動着看不見的浮塵。

開始酒宴以來快有三個鐘頭了，阿勢把里面的酒始終不增也不減的杯子放在膝前，時而吃着魚醋飯，時而搖搖團扇，悄悄打發走無聊透頂的時間。

一陣涼風掠過阿勢漸漸遲鈍了的眼皮上，她覺得好像蘇醒了似的。

① 在“中午日”經營的夜市。

② 在江米飯里加點醋，捏成小飯團，上面放生魚片的飯。

③ 日本石川縣九谷地方出產的陶器。

“風真好，这附近有河么？”

她对着坐在斜对面、搖着团扇把風送給阿勢的丈夫健介和自己的丈夫小关的女主人阿冬說。

“不，河离这里很远。不过，風很好吧。虽然房子不怎么样，單單有这个風便值得夸耀了。”

“什么？風？”

小关把酒杯放在桌上，把喝热了的臉孔朝着她們說。

“是阿，我說吹来这么好的風。”

“哈哈！你爱上了这里的風，这太有趣啦。总之，你們好不容易看我們来了，没什么稀奇的东西招待你們，只有請你們尽量乘凉了。——再来一杯吧，健介君！”

房主人拿起酒壺轉向健介。

“对你有什么关系。沒有太太乘凉，你也跟着乘凉的理吧，来吧，再来一杯！”

健介兩手护着里面还剩着酒的酒杯，为难地笑了。

“我实在不行。不是講客气，所以請你自己喝吧。”

小关做出滑稽的样子，好像不敢相信似地来回窺伺健介和阿勢的臉。

“沒有騙你。”阿勢笑着从旁边插了嘴。“他真地不会喝。”

“这个客人多無聊啊！”

看来房主人認真扫兴了，他嘆了一口气。

“你呀，喝一兩杯酒跟吃葯一样，对身体只有好处沒有坏处哩。”

“这話可能不錯的，所以你就这么健康嘍。”

剛才不太高兴的房主人一听健介这句话，立刻又高兴了。

“对呀，完全正确！要是有酒我就别的什么都不要了。前年

有那么多的人患了流行感冒死了，我却连咳嗽都没有咳。嗯嗯，这是我唯一的乐趣了。山际家的安君，他也能来几杯吧？”

于是，他们重新聊起家乡的酒客们来了。健介是阿冬的远房亲戚。自从阿冬的父母都死去后，小关一家就和山陆地方的娘家亲戚们疏远了，阿冬的故乡，他们很久没有回去过。这回健介为了经营佛事回故乡的时候，在那里滞留一星期左右回来。他今天带阿势访问小关家并不是来看小关，主要是想把家乡的情况告诉阿冬。

可是，来了以后，健介每跟阿冬攀谈，那个爱喝酒的小关就把话头抢去，有关家乡的话题直到现在才挂在大家嘴边来。连一直不怎么参加聊天的阿冬现在也感觉兴趣了。她握着团扇的手也不再动了。她把娘家的情况什么的不嫌其烦地一一向健介打听。这么一来，小关只好闭上嘴倾听他们的话。

阿势轻轻站了起来，从三尺高窗俯望外面。眼下是一条狭小的胡同，透过黑黝黝的垂杨叶子看见闪闪晃晃着的灯光。从小胡同右对面“嘎克、嘎克、嘎克”地传来机械明快的开动声。可能是织造棉绒成品的小工厂吧。阿势把身子挨着窗的一端拼命窥伺对面。在只这么看着都觉得闷热的黑色齿轮之间隐约看见用手巾包头、拖着草屐的年轻女工。工厂是把住家的连檐房临时当作厂房的。在这家从马路上一直看到最里面的工厂门口站着一两个男子，不时传来他们对故意装听不见的女工开玩笑的话声。阿势望着从对面低矮的屋顶一直展开到很远的地方的夜空和从破洋铁皮屋顶什么地方微射过来的月光，突然想到外面去。

要是走出这个狭小的房间，穿过胡同走到宽大的马路去被风吹着徜徉慢步，那该有多舒服啊。她现在望一下酒杯里的酒

都觉得煩，对聊天也不感觉兴趣。不过，她也不好意思說：“別再聊啦，多無聊！”而正因为她不能这样，所以更加觉得無聊了。在月光这般亮，風又这般涼的良夜把自己关在狹小的房間里被酒气熏着，这实在太可惜了。

阿勢把臉朝着窗口無事可做地低着头，整整腰帶和衣襟什么的。

現在該有几点鐘了？阿勢真想趁早离开这里散步到下一个电車站后再乘車回去。

她悄悄地回过头来看他們。这时健介好像暗中猜到阿勢的愿望似的，从兵兒帶^①里拿出怀表。

因为这样，阿勢就能坐下来很自然地打听時間了。

“現在几点鐘了？不該太打扰主人……”

“没什么，还早呢，还不到九点鐘吧？电車到十二点鐘才收車。再坐一会吧！”小关伸头瞧瞧健介的手边說。

“差不多九点鐘了。”健介往前挺出胸部慢条斯理地把表揣进兵兒帶里，回头瞧阿勢。“我們該回去吧？”

阿勢还没来得及回答，小关兩口子就已經热心地挽留他們。

“有什么关系呢，健介君也别着急，即使路最远，也不需要兩小时啊。”

看样子健介也不願意再坐了，他借口明天上班早，想站起来。这时突然听见很大的响声，有人跑上楼梯来。

“誰？”

“我！”

① 腰帶的一种。

原来是小关的儿子武雄回来了。他可能刚才上街去买文具什么回来的吧，喘吁吁地站着向大家报告说：

“今天晚上是午市啊，街上可热闹哩。”

“是么，我可压根儿都不知道。”

阿冬原来行了一半礼，这时半抬着屁股望着儿子。她听完儿子的报告好像突然想起来似地回头冲着阿势说：

“这多巧啊，你们也去看看吧？”

“啊啊，这太好了，‘午市’就是……”连小关也撤回行礼了，对着健介解说起来。“午市，是吉原花街^①里的夜市，主要是卖花草什么的，热闹极了。而且，是这样吧？”他来回望着健介夫妻的脸嘻嘻笑了。“你们两位从来没有进去过那种地方吧，应该趁这个机会进去转一圈吧。”

“是啊？”

健介和阿势对着脸笑了。

“怎么样？”

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襲上阿势的心头。她想去看一看，却有点害怕。她没有理由地感到难为情。

“我是怎么都成。”

“应该去看一回呀。可以增加话题啦。”

“我给你们领路。最近不是有许多的人喧喧囂囂議論这个花街，也有不少人把这个花街做题材写了文章了么。可是你读了那些文章却不知道里面写的是花街里什么地方，也不知道那是怎么个样子的玩意儿，你连花街的外貌都不知道，这不是太没有意思么。再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我陪你们去得啦。”

^① “吉原”是过去设在东京的有名的公娼街，大小妓院多集于此。

猶豫不決的阿勢的心被小关夫妻的巧辯說動了，逐漸有了好奇心。阿勢從小就在山手地區^①生長，長大後和做了健介的妻子後，她也從來沒和那種地方發生過關係，所以她也不敢說今後還能遇到這樣的机会。

“你去麼？”

她窺伺丈夫的臉色說。她想如果健介表示不願意，就馬上謝絕他們。

“你也多好奇啊。那麼麻煩主人吧。”

看來小关非常高兴自己的邀請被接受了。

“去吧，去吧，總之這是東京有名的行業之一啊。”

一直半站着的小关趕緊站起來穿上挂套。

“這種參觀，他最喜歡陪着去。平常他也最愛出門，也不知道在哪閒逛着，總是到十一點多鐘才回來。”

阿冬站到丈夫背後去整整挂套領子什么的，一面回顧阿勢，縮着肩膀笑了。

小关一路上好像夸耀自己的財產似地夸獎吉原的繁榮，阿勢听着很好笑，也覺得他太自負。

花街中心离小关家沒有十町^②遠。所以每到日暮時候小关就关了木屐材料店的門，臉上帶着吃晚飯時呷了幾盅兒的酒氣，宛如阿冬所說憑着高兴毫無目的地在花街里徜徉慢步。難怪他這麼熟悉花街的榮枯盛衰。小关是一個很好的領路人，不過阿勢親眼看見像這種仿佛是他一個人的力量操縱着花街的榮枯盛衰似地對這個不夜城怀着親密感的人，就不由想起了把花街的

① 東京分“山手區”和“下町區”，山手區是住家區，有公館和文教機關。

② “町”是日本距離單位，“一町”約有一〇九公尺。

問題視作是風俗問題和國民問題、因而認真思索对策的人們。

阿勢不得不感嘆人的心在彼此之間有这么大的距離。

“那兩三年前的好光景，可惜今后怕有相當長的期間內不再瞧見了。一提起前些年的熱鬧勁兒，不知道的人還以為我在撒謊哩。”

他們穿過馬路，不一會來到一塊給人以空洞的奇怪的奇怪的地方。在微暗的空地上，朦朦朧朧窺見像個門似的建築，左邊立着木造大洋房。燈火暗暗的，腳下的地面干涸了，每當有行人時便飛起塵土來。這些情景使阿勢不由想到鄉村的郡公所。

小關始終走在健介夫妻的左邊前面。

“腳下很暗啊。這裡就是所謂公園了。”

小關說。一看，這裡有山茶花的小叢，有串過小叢的羊腸小道，也有好幾塊空地，許許多多穿了單衣的男女毫無目的地慢步在裡面。有些人在只有隱約看見白色和服的后身的樹叢里倏地擦着洋火。在小小的燈光下有五六個年輕小伙子排成圓圈蹲坐着。有時也瞧見一對男女浴着月光坐在木料的堆山上，好像出了什麼了不起的大事情似的，不願人眼喃喃低語着。這些情景阿勢覺得很稀奇，同時感到不可名狀的拘束。連那些走過她身旁的婦女，都沒有一个像她穿的臃腫的，她們都做穿涼爽的大花單衣，讓風吹着肌膚。

穿過晦暗的地方又來到一條街上。阿勢方才舒了一口氣。

這條街浴着從兩旁的店鋪射出來的燈光，帶着夏天夜晚的風趣不住閃爍着。馬路的中心有夜市。人的洪流自然分成兩股，一對帶孩子的夫妻啦、乘涼的行人啦、都時而和盆花攤商講講價錢，時而又在金魚攤子跟前停下腳步，像潮水一般向前流去。

“怎麼樣？買一盆吧，有相當不錯的玩藝啊。”

小关每当看见引人注意的盆花什么的，就陡地踏着脚跟，巧妙地从别人肩上伸过头去欣赏一番。

阿势却没有心注意小关和摊商交换的调皮话，她为了避免在人群中离开丈夫，不断地回顾身旁，同时努力想把头一次瞧见的夜市的情景统统收进头脑里去。

逛夜市的人实在太多了，阿势到底不能靠近摊子。不过，在看见大格子花样的虫籠和形形色色的大小灯籠、提灯等等，像回照灯火和月光似地不住摇晃着的情景时，不由发生了兴趣。

在热闹的紅球提灯里夹着点缀七色小玻璃珠子的宫灯。这个六角型的每个角底垂着瓔珞、在凹进去的地方嵌着不透明玻璃的宫灯带着明治初期的情趣映进阿势的眼帘。

她想起了七八岁的时候，心中充满温暖的情感。那时候她的姥姥住在浅草附近。她每到姥姥家去住的时候因为呆着无聊，总是一再翻阅叫作“东京名所圖画”的、飘散着云母气味的大画帖。就在这个画帖上阿势头一次看见像这种垂着小玻璃珠子瓔珞的宫灯。

阿势也想起了另一个画景。那可能是花街里一家飯館凉台上的情景吧。在能俯望河流的凉快的广廊上坐着一个腰間松松系着棕色寬腰帶的女人，她那薄料的衣袖連胳膊都透着看见了。她抬起手来护着头上的簪子，不规矩地坐着。在她旁边的欄干上吊着两三个像那种菱形宫灯。

这些把夜空做背景垂吊着的宫灯長長的瓔珞和圖册幼稚的绚烂色彩可能在孩子的心上留下非常美丽的印象吧。十几年以后偶然遇见这些宫灯的阿势依然对它們怀着亲切的感觉。

在她被灯籠夺取了心，糊里糊涂迈着步的功夫里，大街上的人群不知在什么时候逐渐稀疏了，来到不再看见摊商的地方。

在馬路的兩旁密層層地聳立着高大的房子，在這些建築的一樓面着馬路的部分都嵌着格子牆，好像里面有什么東西供人看似的，格子牆里面可以自由通行。這裡，只有偶然瞧見一兩個人影，明亮的馬路和建築的四周都靜悄悄地沒有什麼声响，剛剛從喧嘩的雜沓中過來的阿勢似乎不能相信這裡的寂靜。

阿勢突然想起來回顧四周，想小声打听丈夫：

“這裡就是麼？”

這時一直默默邁着步的小關說話了：

“總之，從這一帶地方逐漸走向中心地帶了。真的，多蕭條啊！”

他好像衷心遺憾不能給健介他們看見最榮華的時候的情景，喃喃地說。

“不過，你們瞧怎麼樣？建築可相當堂皇吧？雖然最近完全改變了樣子。怎麼樣，我們走到里面看看吧。”

阿勢從小關身後不知不覺睜着大眼睛走進一家格子牆里。

乍一看，格子牆里面好像开着花道^①的展覽會似的。那里設着欄干，從兩旁絞起帷幔，正面并列挂着好几張女人的照片，在每張照片下面立着堂皇的木牌，上面用毛筆烏黑地写着價錢。

阿勢默然回顧四周，心里涌出不可思議的感覺。

那些照片好像塗上炭筆或是鉛筆畫了似的，照在上面的女人的臉个个都沒有絲光澤，五官也長得彼此沒有多少差異，在眩眼的燈光下活像幽靈似地映進阿勢的眼帘。

除了在一角落上冷落地坐着一個男子以外瞧不見人影，在

① 日本婦女學的插花的方式。

这个万物俱寂的空間里有許多女人的臉，好像不是活人的臉似地呈着灰色和奇怪的白色，毫無光彩、毫無表情地定睛望着阿勢他們。

阿勢逐漸感到恐怖。她怀疑在这座建筑中还有生物。要是窺伺这些陈列照片的牆壁背后，說不定那边展开着無际的空間，空洞洞地吹刮着風。然而，在明亮的灯光下立着的那些木牌却清清楚楚地表示每張照片里的女人的身价！阿勢額上剧痛，本能地感到痛苦。她从来沒有想像过傳說中的吉原花街原来是这样一个地方。她原以为所謂花街可能被更华丽、更色情的一种游蕩的气氛包围住，連过路的人都失胆銷魂的。尽管如此，有一些人看見这种照片还能被勾引起情欲，这实在是令人納悶的一件奇事。

阿勢怀着奇怪的、不敢相信的心情走在前头，默默走到外面来了。馬路的兩旁有許許多多小胡同，在这些小胡同的兩旁也密層層地聳立着同样灯光繽紛的、却是沒有人影的建筑。

阿勢他們走了很長一段路，那些建筑也依然聳立在馬路兩旁。建筑的外表都是一样，都是那么灯光繽紛，都是那么寂寞呆板，似乎令人厭煩。小关看見阿勢完全沉默了，他也像失去搭話的机会似地不做声了，只是站在前头在每家格子牆里进进出出地当着向导。

在一家格子牆里，一个剛滿二十岁模样的学生像故意藏着臉似地弯着背，和坐在台子后面的男子臉对臉地小声打着耳語。

又有一家格子牆里，台子后面的男子發見了單獨走进来的小关，突然低声快口喊住他：

“啊，先生，来吧，来吧，有好事兒哩！”

男的把握着扇子的手朝他一伸，半站着腰。有的男子發見

一道来的阿势，陡地吞进已经挂到嘴边来的话，装作没有事的樣子来。

看着，看着，阿势的心中逐渐燃起一窝火。

那些男子怀着怎样的心情干着那种勾当呢？他们坐在齐胸的台子后面，“拍吉、拍吉”地弄响手里的扇子，有的把尖秃秃的脑袋给灯火照亮着，不住转动眼珠在寻找着什么。他们恐怕都有家庭，都有妻子和小孩吧。他们都是人家的丈夫和父亲吧。当阿势想到这里的时候，心中便莫名其妙地感到辛酸。

有些妇女把这个特殊世界的的生活视为伦理上的“问题”和性的“问题”诉诸公论，要是她们亲眼看见格子牆、玉照和奇妙的静寂等等，她们发生怎样一种感觉呢？

阿势觉得过了两三个小时或是过了一天之后，才能从那些情景得到较有系统的、明确的观念。

要是有一个从来没见过有关这个花街的介绍、头脑里没有一点已成观念的妇女，以一颗天真的心看见这些情景，她一定怀疑地想：难道这里的一切现象都和跟她一样长着肉心和肉体的女人——她们是属于人的——有着重要的关系了么？她一定无论如何不能理解这个问题；可是，纵然她不能理解，在她心中却在沉默里涌出阴惨的、近于悲愤的情感，浑身激动起来了。

阿势并不想讲理或是争论，她只想伸出巨人一般强力的手，把这个灯光缤纷的虚伪的不夜城一手捏碎。

如果掀开拆毁了的屋頂，挖开了弯曲着倒下来的铁柱，一定从廢墟里走出和所有其他的人一样能流眼泪的伙伴了吧。

要是在这些建筑中的不仅仅是令人百想不解真假的髒的照片，而是在格子牆里藏着和所有的人一样呼吸着的、具有跳动着的心情的伙伴，她们一定从瓦礫中走出来，互相撫摩，互相欢笑，

互相流眼泪了吧。

阿势觉得光是这样瞻仰照片，好像和始终不能看透真相的欺瞞相对着似的，心里非常不快了。

小关把阿势两口子留在马路上，把还没有完全消散酒气的脸孔被灯光照着，红光满脸，使薄料挂套的下摆摇来摆去，不嫌其烦地走进又一家格子牆里去了。

一 桑花

門口傳達室沒有人。

朝子把木屐放在木屐架上，沿着走廊一直走去。這是在這個機關里唯一的走廊，從它的末端能瞧見外面風景。堤壩上長滿綠草，立着兩棵櫻樹。從樹干與樹干之間瞧見護城河、古老的石牆和長在石牆上的古松等。順着走廊走來的朝子越來越清楚地看到這幅風景。九月下旬的陽光照着綠草和石牆，令人感到濃厚的秋意。連掠過走廊的風也是涼颼颼的，宛如陽光中含有秋意似的。朝子走進走廊右邊的一個房間里。這個房間窗口還挂着竹帘。

里面，鋪着和走廊一樣旧陋的地板，放着一張大辦公桌。桌上堆放着紙卷兒，它們只寫了一半，但旁邊却沒有人影。在這個空房間里，辦公的只有矢崎一個人。圓臉、矮個兒的矢崎看見朝子進來連頭都不點地打个招呼說：

“日安，今天來得這麼早。”

“嗯。”

朝子把小包袱放在亂放着紅墨水瓶、膠水瓶、墨水等等東西的桌上，站着問矢崎：

“校樣還沒有送來么？”

“这个……。不知道。说不定伊田君收到了。”

朝子在这里担任机关刊物的編輯。

朝子把大方的粗条花样和服的袖子尖端挟在腰帶上的細織帶里，剪起填补空白用的紙花来。

这时从走廊那边傳來皮鞋声。伊田回来了。他看見朝子便在那張青年特有的臉上微泛着紅暈，打个招呼：

“日安！”

“校样还没送来么？”

“沒有。”

“信也沒捎来么？”

“沒有。”

朝子站到房間的一角落去打电话給印刷厂催促校样。

然后，她回到桌子旁边来，繼續剪着紙花；伊田也对着高高堆着的紙卷兒坐下来，一張一張写着收件人的姓名和地址。

伊田是N大学社会系学生，每天在这里工作到下午四点钟。

伊田胳膊上戴着黑色假緞子套袖，像記筆記似地歪头移动着鋼笔。不一会，他喊了一声“哦？”，抬起头来打听矢崎：

“那天接到通知的不再續訂的訂戶已經从这里挑出来沒有？”

矢崎把那胖乎乎的手按在算盤上，用下巴压着鼓起来的工作服前襟，正热心地計算着什么。他可能沒有听见伊田的話，一声不响地干着自己的活。伊田等了片刻，接着聳了聳肩膀又繼續写下去。

用洋剪刀剪着报纸的朝子不出声地苦笑。伊田看見朝子在笑他，抬手搔搔后腦勺子。原来，前两天在神宫外苑体育场里举行过各大学壘球比賽。那天伊田一到下午就放弃工作看比賽

去了。沒有这种爱好也缺乏活力的矢崎，却每天除了从早上九点鐘到下午四点鐘呆在这个办公室以外找不到消磨時間的方法。不过，看人家这种行为，他是非常不高兴的，有时一連几天不跟那个人說話。

“不續訂的訂戶多么？”朝子打听伊田。

“这回不太多。只有五十戶左右。”

“从去年起已經減少一千戶左右了。連农村妇女最近也訂杂志的人越来越多了，她們当然不看我們的杂志了。要是一比較，誰都觉得别的杂志又便宜又有趣吧。”

接着，兩人談到一圓書^①，这回矢崎也参加了。

“拗不过女孩子的要求我也訂了一份小学生全集，那样的書究竟能得多少利潤呢？”

“我們社里也能不能訂一份全集？若是这样我們可得不少好处啦。”

“矢崎先生怎么样？这个能不能办到？”

“是啊？”

“沒有錢，对吧。”伊田自言自語地說。

“对对，矢崎先生，搬家的事怎么样了？”朝子突然問。“还是决定搬到澀谷去么？”

“嗯。太討厭了，打算过这个月以后搬家。大概在下个月吧。”

“須田先生最近有什么消息么？”

矢田露着不快的神色，低声回答說：

“最近我沒去看他。”

① 日本大正、昭和时代流行的定价一圓的选集、全集、叢書等。

“已經決定离开这里么？”

“可能决定了吧。”

朝子不作声，心中涌起了同情和憤怒。

須田真吉在編輯部担任广告方面的工作。他是怪人。是头腦的構造太松弛呢，还是过于細致，总之他經常做出离經叛道的行为来，有时沉溺于照像，有时热中于留声机，最近又被收音机夺去了心。事关收音机他就不知道愛惜錢財了。他搜集許多零件，时而在扩音机上盖着低級趣味的薄綢罩，时而又換了点綴玻璃珠的罩，要是遇見了朝子就兴高采烈地說：

“請一定来听一次吧。和那些吱吱夾着杂音的完全不同哩。过了兩三天我就能收到平壤了。朝鮮語蛮好听啊。”

可是，实际上，須田裝配收音机却从来沒有得到成功。如果失敗了，他把責任推在零件上，如果零件是國产的，就換了进口貨；要是进口貨，就改买國产。他逐漸地私自用掉由他代表保管的街道会基金。他用掉近一千元的公款，另外又貪污了杂志的广告費。須田抱着自杀的決心从家逃跑，但安全地被找回来了。矢崎是須田的亲戚，他担任刊物部的會計还是經須田介紹。矢崎怕自己受牽累，在事情還沒有被公开的时候，跑到諸戶庶务部長那里去报告情节。原来，他不是为了替須田講情，而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才去見部長的。須田的問題本来用私下調停的方式可以在內部处理，但这么一来反而弄得叫須田受到免职处分。同事們都知道須田是好人，他們都責怪矢崎的态度。可能亲戚們也責难矢崎，他最近就說“那些亲戚太討厭”，他突然在他妻子的娘家附近找到房子，听說就要迁居。这个消息朝子也不久以前听見了。

朝子用紅鋼笔修改印在報紙剪片上的“干布摩擦”“机能昂进”“升录”等等难讀的拼字。因为报知新聞最近限制了汉字，有

些汉字改用片假名。

“几点鐘了？”朝子問。

“一点半了。”

“磯田作什么呀？”

朝子站到電話跟前去叫印刷厂的小掌櫃。

“請叫嘉造掌櫃接電話。”

她的声音富有力量 and 生气，好胜的声音响徹在透过竹簾吹来秋風的杀風景的办公室里。

“喂，喂，約定在十一点半鐘送来的呀，怎么連一盤也沒来？怎么回事？什么……啊，是么。可是已經二十三号啦。过了半小时我就上你那里去。請准备好，拜托你。”

二

朝子在鶴卷街下了电車，从一家鮮魚鋪旁边拐了弯。从这里再走不到一百公尺的距离，就到达磯田印刷厂。鮮魚鋪的招牌上画着一条很大的大头魚，旁边点綴着竹叶。大头魚的颜色已經褪掉了，連竹叶也很难看。磯田印刷厂坐落在像这种贫穷的小戶密集的街上，那扇大玻璃門就特別显眼了。这家印刷厂大地震^①以后才从神田搬到这里来的。

“刚才太对不起了，已經印好兩盤，請吧。”

背着金庫坐在正面大办公桌前的嘉造，冲着进来的朝子打了招呼。他和朝子同岁，可是在營業方面他很老練，不像是个才

^① 指1923年关东大地震，西年九月一日在日本东京、橫濱一带地方發生大地震和大火災，燒毀大部分地区，無数的人死伤。

二十七岁的后生。

“喂，你到工厂去一趟。”

“那么，我可以到二楼去么？”

嘉造默然点头代替回答。这个方额上长着浓密的关鬓的嘉造自信手腕很高明，铁面无情地酷使工人。他擅于打算盘，他那凡事不肯吃亏的天性赛过创办这所印刷厂的父亲。朝子每当看见嘉造时心中同时涌出反感和好奇。一个十二三岁的眼睛团团的小听差替朝子摆好草屐。朝子换穿草屐后沿着右边牆壁爬上楼梯。

楼梯在简单的洋式楼房中常见的那样，又狭又陡。朝子的长腿碰着上一层级板很难上去。她右手里抱着小包袱，把左手支在牆壁上一步一步小心往上爬着。当爬完三分之二楼梯时，面前出现社长室的葦子门。外面阳光透着葦子门射过来，脚下亮得多了。

朝子以年轻妇女特有的活泼，吧达吧达带着脚步声跑上剩余的兩三級楼梯。

刹那间，葦子门陡地开了，一个十七岁左右的女听差从社长室夺门而出，紧擦过朝子的身旁，噤、噤地弄响楼梯跑到楼下去了。

朝子不禁回头望望已经不见人影的昏暗的楼梯。这时红脸的社长从葦子门旁边装出无事似地出现了，悠然走到室中间来。刚才社长出来的地方，是和葦子门平行的六尺左右牆壁往里凹进去兩尺深的地方，那个地方，可能是要嵌进书架的吧。

朝子感到一阵不快。

嘉造知道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在二楼上干出使年轻女听差奔出房间的勾当呢？朝子怀着更加不快的心情踏着社长室铺上油

漆布的地板。

这所房子受構造的限制要到校样室非經過社長室不可。朝子冲磯田輕輕点头，默默走过他身边。磯田站在桌子这边，正点着紙烟。他把下眼皮上有一大塊污痣的、有眼囊的眼睛不住細眯着，把拿着洋火的手凑到紙烟尖端去“咻，咻”地点着火。他看見朝子只神秘地喊了一声：“啊！”。

朝子来到校样室。校样用的毛笔太秃了，不能使用。

她按了电鈴要来一管新的，开始校閱剛从工厂送来墨水未干的校样。

当她校閱拙笨的应募俳句^①的时候，磯田飄然走了进来。

“这两天爽快多了，許久沒見你来呀。是到海边去避暑了么？”

“我一直留在东京。你呢，最近身体好些么？”

“呀，謝謝你！”

磯田从白背心下挺出便便大肚，把夾着紙烟的手放在还稀疏地剩留头髮的后脑勺子上。

“岁数很有关系哩。可說是一进一退吧。不过，和黄梅天的时候比較像換了一个人啦。湿气是我最大的敌人。”

磯田近年患了很厉害的神經痛，一直在駿河台的腦神經專家那里受烤电治疗。他对朝子說是慢性神經痛。其实，他的病并不怎么簡單，凡是知道他复杂的家庭生活的人都猜到这一点。

朝子不禁想到剛才的小姑娘的事，問他：

“你已經不去淺野先生家么？”

淺野就是駿河台的大夫。磯田正用老人特有的目光呆呆地

① 日本的詩的一种，由五、七、五音作成。

望着窗外風景，這時精神十足地回答說：

“不，還去呢。”他把目光移到朝子臉上來。“老實說，今天我也馬上出門。你認識淺野么？聽說遠藤伯爵很信用他。”接着，他自言自語地說：“聽說死去的津村二郎曾經拉過這個關係叫他出過資哩。”

在朝子看校樣的桌上換墨水瓶放着一只假冒瑪茲麗卡磁器^①的廉價烟灰碟。磯田邊說話邊把烟灰抖在里面。

“最近從上海回來的淺野慎就是他的兄弟呀。看來很棘手哩。”

說話間斷了，磯田把目光落在朝子的手邊望了一會兒，接着改變姿勢說：

“那麼，打擾你了。”

“要走么？再見。”

磯田走兩三步又回來了。

“晒得太厲害啦！”

他說，放下窗簾擋住恰巧射到朝子頭上來的西晒陽光。

從工廠送來下一盤校樣總還要三四十分鐘功夫。單獨留在二樓的朝子在房間里來回踱着，從每個窗口眺望外面。

和一個窗口搖盪相對的地方望見工廠的小窗。厂房是拿像在那種僻巷小街中常見的普通住家樓房來代替的。在骯髒的三角牆高處開着一個長三尺寬六尺的窗戶，既沒有嵌着木條也沒有嵌着玻璃，可以直接望見內部，與其說是窗戶不如說是陰郁的傷口更合適。窗口里可以望見背倚背地立着的鉛字架，小徒工和年輕女王來回把鉛字放回架上。

^① Majolica。在意大利十五世紀發展的特殊陶器。

这个厂房，外貌已經破陋不堪，好像沉重的鉛字和人們的勞動使它往外鼓漲了似的；看來內部更陰慘。每當女工走過朝這邊開着的窗口跟前時，朝子便看見她身上的淺藍色襯領什么的。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有一次朝子要求嘉造說：

“讓我參觀一次工廠吧。”

“參觀工廠一向是謝絕的。因為……里面太髒了，參觀那種地方沒什麼意思啊。”

那時嘉造這樣說，首先把兩手按在放着報紙的桌上，接着把一隻手繞到后腦勺子上搔一搔。

從隔着一道板門的鄰室傳來兩個工人聊天的聲音。

“說垂楊吧，別看它陰森森的，它還是陽性呀。”

“是么？”

“聽說曾經有個出名的畫家，受人委托畫了一幅幽鬼圖。他把幽鬼畫成睜眼睛子，想盡各種方法增加恐怖的气氛，可是畫來畫去總覺得不夠味。到末了，他方才覺悟了，原來森羅万象陰陽平抵才能圓滿。幽鬼本是陰性，所以他就配個陽性的東西試了一下。他在幽鬼身旁畫一棵垂楊，結果獲得很大的成功。”

“嗯。”

“死了以後可不同。比如說男人和女人，活着的時候男是陽性，女是陰性，可是瞧那些淹死鬼。男的必定伏着身子，女的一定仰着身子。聽說這是陰陽起了變化。”

“那麼，我們鞠躬的時候變成陰性，這是怎麼一回事？”

這是像工廠這種地方才能聽見的話題。朝子滿懷興趣等着那個人的回答。可是，那個工人可能找不到妥當的理由說明這個問題，過了片刻才傳出平靜的回答聲：

“這個嘛，我也不明白。”

三

朝子过了五点多鐘才离开印刷厂。

天短了，如今清楚地感到这一点。走出印刷厂时外面还很亮，但在傅通院站等电車的时候四周完全黑下来了。在路角一家画片店的店头群集着跟她一样等車的人。光是从他們背后照过来，所以他們像黑色的影子似的。看来他們也冷稀稀的。

朝子为黄昏的气氛感染，虽然没什么要紧的事，却着急地爬着講道館旁边的坡。兩輛汽車迎面駛来。朝子避到路旁电綫杆下来讓汽車过去。这时有人輕輕拍着她的肩旁。

朝子掉过头去看。当她發見身旁站着一个人时，她用潔白的門牙咬着下唇，在那敏捷轉过来的臉上浮着一片活潑的微笑。

“你的脚真快。下了电車我就觉得后影很像你，打算拚命赶过你，可是一直沒追上。”

“差一輛电車嘛，当然追不上我啦。”

朝子說，一面和大平并肩地，比剛才稍微放慢速度，順着坡路爬去。

“今天上哪去了？是河田街么？”

河田街有朝子的娘家，現在她哥哥当了家。

“不，印刷厂。”

“不差，二十三号啦。已經干完了么？”

“还剩一点。印刷厂总是不慌不忙，真够噲。不过，可說差不多了。”

“像你这样的行業等于比别人先走一个月哩。”①

① 日本雜誌提前一个月出版，即一月里出二月号。

两个人来到从馬路往右拐进一条小胡同的地方时，不約而同地停了脚步。

“你回家么？”

大平和一个老女佣人住在这条小胡同俾里面的墳地后面。

“幸子女士呢，她在家么？”

“一定在家啊。”

“那么，去表示一下敬意吧。”

对面是桃园，路灯恬靜地照着竹子籬笆和下面那堆土。路的一旁并排立着两个同样的小門，用同样的籬笆圍繞着。朝子打开右边的門。鈴声高响，同时在不透明的玻璃門里电灯倏地亮了。

“好像回来啦。”

傳來幸子对着女佣人說話的声音。

来到台阶上的幸子看見大平就說：

“啊，同路来的么？”

大平把手輕輕举到帽边上。

“你还是勁头十足啊。”

“我也沒有法子唉声嘆气喟。”

“哈哈！”大平笑了。他虽然長着一副神經質的臉，笑起来倒很豁达。“多受逞能呀！”他說。

朝子很想赶紧洗掉手上的紅墨水，先进屋去了。

“不进来么？”

“打算拜謁尊容就回去。”

“进来吧，反正还没有吃晚饭吧。”

两个人的說話声一直傳到朝子洗手的鋪着小格子鋪板的地方。大平脫了皮鞋，走进来了。

朝子站在走廊上，一面用手巾揩手，一面笑着說：

“請你進來費多少口舌呀。”

“真个的，他是天生这样的人，可能一輩子改不了。”

大平隔着長火盆和幸子面對面地坐下來。

“總之，我們是彼此認命，是有了野性難改的表兄表妹吧。”

大平說，“話是這麼說，一想到路遠迢迢地回家去，望着老太婆的臉吃飯，我也猶豫不決了。”

“所以呀，我就叫你趕緊找來表嫂嘛。”

幸子故意用粗暴的口氣，態度卻溫暖地責備他。

大平沒有回答她，聊起女子大學來。幸子在這個大學里教心理學。大平今年三十六歲，他的妻子兩年前離開他。聽說現在頭一個愛人跟她同居。

吃過飯後三個人下跳棋玩。起初，大平不知道這個遊戲，以詫異的口氣念着印在能折成兩半的棋盤上的字。

“什麼，條棋？”

“跳棋呀。”朝子說。

幸子簡單說明了規則。

“原來是金剛鑽比賽嘛！”大平說。“要是那個我也玩過。可以跳到對方境界綫上。”

“這個和它不一樣。只能跳到境界綫跟前。”

“對方的棋子還沒從障地跳出來以前不能跳進里面去。是這樣吧？那麼，沒有問題能跳進去啊。”

“你這個人真固執。”幸子不耐煩地加重語氣宣言說：“這個和那個不一樣！”

在爭勝敗的時候，朝子愛怎麼跳他們倆都沒說什麼，可是如果大平跳過幸子的棋，或是幸子打亂大平的計劃，他倆就馬上吵鬧起來。

“这个家伙！”

“你太逞能，瞧，这下子怎么样？”

“好，朝子，跳得挺好！”

他們爭來吵去好像很認真，但又像开玩笑似的。

“你們兩個人都太好強啦。”

“啊啊，這就是說女人愛報怨嘛！”大平的棋走不動了，他用棋子敲着棋板說。“當我對手並不差……不過，棋子走不動啦。朝子君，有沒有活路？”

“這是忘掉互相團結的結果嘛。就這麼傻里傻氣地，等着好機會吧。”

這所桃園旁的房子，原是大平替他們找的。在此以前，幸子住在小日向街。朝子在一年半之前死了丈夫，寄住在河田街的娘家。當決定和幸子同居時，大平說：

“好啦。我替你們找房子吧。反正是學校附近吧？那麼我自·有辦法了。”

“別說隔壁有空屋什麼的，住得太近我們是絕不會搬去的。我最怕熱鬧。”

大平聽見幸子這句話，在神經質的臉上浮着微笑，用左右大小不同的、有光澤的眼睛回顧只見過四五次的朝子的臉。

“叮嚀這一點倒叫人太高興了。比‘蠢’字差一個嘛^①，你願意，我還不願意哩。”

結果到了二月，有一天下午幸子打來電話。朝子跟她同去看這所房子。剛下過雪的路上朝南的地方一片泥漿，在磚牆牆

① 日本的“蠢”字含有“隨”的意思。因此大平就說要是他們三個人住一塊兒了，即有兩個女和一個男，比“蠢”字差一個，熱鬧得叫人受不了。

脚的明溝里还堆着雪。她們脚上拖着高木屐走去。当来到路角瓦管鋪旁边时，望見大平披着黑色厚大衣，头上戴頂深綠色絲絨帽，站在卵石堆山上等着她們。

“恰恰雪化了，这条胡同很难走；不过，相当不錯吧？这边是果园，这一点太好了。”

还没有融化的殘雪輕盖着果园，在陽光照射下燦燦閃亮着。天空清丽，在积雪融化的一天必然吹来的暖風一陣一陣掠过杉叶籬笆，吹开朝子的圍脖。

离那时候已經过了一年多的日子。

四

連續兩天降了秋雨。

夜晚，听見雨中鳴叫着的虫声。連睡着的朝子也能体味到浸沾草根的雨水的冷。

等天晴后秋意更深了。有一天，朝子訪問一位在荻窪的藤堂。她想求他为刊物写一篇杂文。

在寬大的院里長着綠芝，沿着籬笆种着紫苑、鷄冠花、百日花、胡枝子、茅草等等許多花草。尤其百日花和鷄冠花到处都是，好像在朝子面前展开色彩濃厚的地毯。

藤堂看来有四十四五岁，气色不太好。他告訴太太“要濃茶”，叫她重新沏一壺茶，一面对朝子說：

“交秋以来身体依然不見好，真够受。”

“我这几年来一直患失眠症。像这样睡在和家屬隔离的地方还是失眠。有时我一生气到天亮的时候服兩粒‘地阿尔’。結果，到了早上葯性未散，要是有事出門可坏了。前兩天我坐高架

電車，儘管拚命念着下一站就是目白，到末了还是糊里糊塗走过站。吃了一惊坐回来，这回却又过了站。就这样把同样的地方来回坐了好几次。”

太太从旁边說：

“真是，他这个人太胡鬧。”接着，她望着藤堂的眼睛說：“总有一天会出乱子的，等着瞧吧。”

藤堂暫時間不吱声，过了一会兒以爭执的口吻說：

“她嘛，也患了歇斯底里病。”

臨走时，藤堂太太問朝子：

“我說白杉先生，你在养狗么？”

“不，虽然很想养。”

“你呀，这多巧！”她不等藤堂回答，接着說：“我們家有兩头小狗，找不到人家送。那么，你养一头好吧。这太好了，今天帶去吧。”

太太半站起来。藤堂制止她說：

“这么着急，別叫客人为难！”

“不成么？”

太太在高椅上扭着上身，不高兴地望着朝子。

听说一到春天他們院子里始終开滿洋水仙、馨水仙等花草。当想像这一对夫妇埋沒在这些花草里过着越来越变成畸形的夫妻生活时，朝子好像看見一幅頹廢的繪画。夫妻生活的慣性在他們那里也同样强烈地支配着。那是無底的泥沼，朝子从和死去的丈夫过的短短的夫妻生活中很好体驗那究竟是怎么个滋味。

朝子呆呆沉溺在心思里，穿过机关的門。

她看見伊田坐在听差室里。传达員的茂都子站在坐在矮椅

上的伊田身旁，用力压着他的后颈。伊田看见朝子，依然缩着脖子光是翻着上眼皮冲她打了招呼。

“受这么残酷的虐待么？”

“是啊，是啊。”茂都子代替他回答说，微微染红着有小皱纹的丰满的上眼皮。“真是的，这个孩子完全变男人了，以前，他是那么天真的呀。”

茂都子说，继续压着他。

“傻瓜，住手！”

伊田认真推开她的手，站了起来。

过了两小时以后，朝子在上厕所的时候站在走廊上眺望那幅看见护城河的像赛札纳^①的画似的风景。这时伊田来了。刚才被朝子看见那样的场面，他好像有点难为情，可是并不做任何解释，只问朝子：

“今天忙么？”

“不，有事么？”

“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晚上去你那里可以么？”

“来吧。”

“说不定川岛君也一道去。”

“好的。”

“川岛那家伙……挨了一顿。”

伊田满好玩地说，浮着善良的微笑。看来他并不重视这件事。

“那么，回见！”

他不给朝子打听的功夫，自己打断话头。

^① Paul Cezanne. 法国后期印象派画家。(1839—1906)。

五

在日俄战争的时候，有一个篤志的妇女号召全国有志者組織了一个妇女团体。这个团体在战争时期相当活躍，获得不少成績。后来领导团体的妇女死了，其他的妇女却仍然不解散組織，請来一个明治时代活躍在政治后台上、并因而馳名的妇女，把她推荐为会长，在她领导下逐渐从事社会福利事業。

可是，这个团体的精神却和那位领导人一道死了。团体的理事和其他干事都挂了上流社会貴妇人的名字，实际权力被掌握在主任和庶务部長諸戶吉彦的手里。其他的会员，也是妇女施展妇女的手段，男子利用男子的方法，把团体的内部当作满足野心的巢穴。

在杂志部工作的朝子由于工作性質和她的氣質的关系，从来沒有参加过这个团体的外交和政治，但是有很多事情引起了她的注意。

作为这个团体社会事業之一，讓貧困的妇女从事縫紉的副業，可是，支給她們的工資却比市价賤得多。要是有一点毛病，馬上把活退給她們，直到完全滿意为止。

“那么，換句話說，等于为那些付多少錢都不在乎的貴婦人們成立工資低廉的縫衣房了。这不是縫紉学校，是搞副業，應該为那些貧困的妇女多着想才对。”

起初，朝子說了这样的話。在这里工作多年的国子一听这个意見，像女子学校的校長似地浮着通曉世故的笑。

“像你这么說，弄来弄去一事不成啦。总之比沒有强吧。”

她这样說，压根兒沒重視这件事。看来整个社会福利事業

都按着“比没有强”的标准进行着活动。

川島挨了罵，这也和这个“縫紉会”有关系。

川島是在庶务課工作的W大学的学生。他值班的时候在听差室里和“縫紉会”的叫作小谷的妇女聊着天。这时凑巧諸戶从外面回来了。第二天諸戶叫去川島很严厉地責問他。

川島胆小地在眉头上縐着皺紋，苦笑着說：

“真把我吓了一大跳。他气势汹汹，听那口气就要开除我似的。”

“这件事究竟在什么时候發生的？”

“八点鐘左右吧。”

伊田問朝子說：

“叫小谷的妇女，你不認識么？”

“不，要是河合我也認識。”

“哈，哈，哈！”

伊田和川島同声笑起来。

“是个皮膚白淨的人……到底多大岁数呢？看来不怎么年輕呀。”

“三十岁左右吧。”川島有点胆怯地說。“諸戶先生知道我和那个女的本来是没什么关系的，無論平日或是那天晚上。他疑心我們在談論他，所以不太高兴。”

“最近管得太严了。前几天連矢崎也挨了一頓。”

“不过，这是諸戶先生的毛病吧。”朝子說。

諸戶把妻子和孩子留在家乡，他一个人住在东京。他虽然过着光棍生活，却把家里处理得有条不紊，同事們都在夸獎他。他和現在由这个团体經办、由他当主任的某女子学校校長有着特殊的关系，这件事已經是半公开的秘密了。連那个女子学校听

說將來可能歸他所有。諸戶最近和縫紉會的叫作河合的婦女發生關係。在縫紉會里，還有一個婦女也跟他有關係。他現在的狀況就是這樣的。

諸戶是不拘細節的人，有時和河合并肩回去。可是，有時候他那藏在內心的怯懦像遼擊般突然發作出來，表示很難看的態度，宛如川島那天遭遇的那樣。

“他是軟心腸的人，你也不必光聽他罵，堂堂皇皇說明你的立場就好啦。”朝子對川島說。“要是對方的態度堅強，他是馬上會讓步的。”

“可是，他發脾氣真可怕啊。”川島發揮學生面目，把一對眼睛睜得大大地說。“他直着嗓子大吼一聲：‘川島君！’我就吓得七魂跑了三魄了。那里還記得跟他講理。”

“所以呀，你就把嗓子拉得更大，回敬他一句：‘什麼事！’這樣就好了。”

聽說，可能是相原說情的吧，川島免于開除了。相原是諸戶的同鄉，在諸戶家里當食客，後來負責東京府下的慈善社會福利事業，如今成了這方面的頭子之一。

“別小看相原先生，他總比諸戶強。”伊田和川島異口同聲地說。“相原是好漢，這一點比他強。”

“這回，諸戶也在走廊上遇見我的時候喊聲‘呀’什麼的，主動給我打招呼。這個人太喜怒無常，弄得叫人莫名其妙。”

“相原先生說諸戶有精神上的缺陷。”

“算了！算了！別說了。”朝子漸漸感到不快了。“頭一宗，在相原先生說來，諸戶先生是恩人，他不應該在你們面前說這樣的話。他和霞街的藝妓有了糾紛，聽說那時諸戶先生替他還了債。而且，他得現在這個地位，也是諸戶先生一手提拔他的呀。”

“是这样的么？”

“听他前几天说话的口气，好像将来一切都归他支配哩。”

“要是相原先生策謀排斥諸戶的运动，我認为他是最卑鄙不过的人物哩。”朝子臉上浮着兴奋的神情說。“諸戶先生也有卑鄙和小器的地方，可是他却爱講义气，一旦把人拾来了不忍把他再舍弃。正因为这样，他每次都尝养犬噬手的苦。”

諸戶是胆小人，但有豁达大方的地方。相原虽然表面裝豪放，其实他的性質和老鼠的牙齿一样又小又險，是个典型的个人主义者。他在諸戶家里当了快十年的食客，好像相原气質的不同和共同的利害关系微妙地作用諸戶的心理，始終离不了他。至少在表面上，相原对諸戶具有不可思議的感化力。

两个青年玩扑克牌，又欣賞朝子最近購買的法国画集等，玩到十一点来鐘回去了。临走时朝子把他們送到門口，用开玩笑的口气說：

“总之，最好尽量避免干涉內訌。这不是在我們的时代里干的事呀。”

六

朝子打算上街买东西，站在門口。今天是礼拜天。这时剛巧太平来了。

“上街么？”

他說，撐着手杖抬头望望穿了帶淺綠色的黄色斜紋呢和服的朝子。

“只有一瓶？还有一瓶呢？”

原来，朝子給自己和幸子起个外号叫“一对神酒瓶”。

“那一瓶正和書本說話呢。不过，我馬上回来，請进吧。看来河幸是为了消遣在看書，所以只管进去吧。”

朝子穿了草屐，下到洋灰地上。

“請！”

她想和大平換个位置。

“你去多久？”

“就回来。上文具店。”

“天气真好，我也跟你去吧。”

“是么？”

恰好女佣人在那里。朝子从她头上大声喊幸子：

“我說……大平先生来啦。出来一下！”

“嚷什么呀？”幸子出来了。“怪不得声音很像。”

“大平先生要去散步。你也来吧？我們跑到較远的地方去吧。”

“来吧，来吧，書可以晚上看。”

“真的，天气多好啊。”

幸子細眯着眼睛望着斑駁地降在快謝萎的胡枝子花上的陽光。

“还是你們兩個人去吧。”她說。“外面好是好，今天这个天气坐在紙拉門里讀書也不坏呀。”

朝子和大平一塊兒走过杂乱的街上，不久来到杂司个谷公墓旁边。公墓一帶地方一到秋天更是天高气爽，远远瞧見枝梢染了黃色的櫟树林立在高空下。在他們漫步徘徊着的小徑上也微微飄来香火的烟味兒和菊花的清香，傳來石匠的鑿石声。

他們在电車道旁边一家文具店里購買需要的东西，又在点心鋪耽誤了以后又漫步往回走着。

“十月才是真正的秋天。……阿幸来就好了。”

“别看小石川区在沒搬来的时候，嫌它太杂乱，这一帶地方倒是有不少散步的好地方哩。”

“有古老的树林这太好了。”

不一會兒，大平說：

“这么回去豈不太可惜？”他在馬路上停了下來。“怎么样，我們一直到鬼子母神神社去散步？”

“是啊，又吃那一家的面条怎么样？”

去年秋天，他們和幸子一道散步到鬼子母神神社去，在附近一家面館子里吃了辣得不能伸直舌头的面。

“哈哈，还記得么，可見你那次尝了不少苦。真的，我們去吧，要不你就一直到我家去，麻煩你一下准备一些菜飯后再請幸子。”

这个計劃誘引了朝子的心。

“这个比上鬼子母神神社强。可是，阿幸会担心的。”

“没关系！讓她看書吧。叫她担一下心也有意思啊。”

“要是她在这里，問題就簡單了。”

“在这里？那我就甩开她！”

大平怪認真地說。

朝子繼續朝回家的方向迈起步來。大平好像也被剛才那不觉加重了的口气所压倒了，暫時悶默地迈著步。

从桃园旁边一拐弯，就远远瞧見来回在自家門口踱步的幸子的身姿。朝子在隔着一程距离看見这个情景时，衷心高兴她和大平一直回到家來了。

“对不起，对不起！”

“真是的！要是这样剛才跟我們一道去就好啦。”大平浮著苦

笑說。“朝子君說怕你担心，竟然拒絕我的引誘哩。”

“噢！”幸子站在前头跨着門檻，好心地、却有点难为情地縮了縮脖子。“一想到这时候你們正走哪里呀，我就想散步啦。”

朝子一面飲茶一面把大平在路上提議的籌画告訴幸子。

“你这位表哥太不可靠啦。他說要是你在那里就把你甩开呢。”

“对呀，叫作素介的人正是这样的男子唄。阿茨陪尔巴哈老早明确指出这一点了。”

幸子来回望着朝子和素介的臉說。幸子为人爽直，具有适合这种氣質的學問，現在她那鎮定的目光很好說明这种風格。

“根据阿茨陪尔巴哈新的性格分类法分析，多可憐哪，由于表兄妹的关系，你和我都属于淫虐性一类，所以有一个属于受动淫虐性的、有高度的德性的阿朝介在我們中間，正好保持安全。我虽然属于淫虐性，因为具有高度的德性，所以不至于太那个，可是这个素介嘛……”

“讓你懂得这些还了得！头一宗叫阿茨陪尔什么的家伙，是德国人吧？德国人聪明不聪明是值得研究的。德国人把法国人的一句警句变成三百頁的書。要不这么做，連他們自己也不懂得那个警句的意思。”

“这不是聪明不聪明的問題，是趣好的問題哩。”

阿茨陪尔巴哈的學說，是除了把人分为受动淫虐性和淫虐性之兩個極端以外，又分为男性的、女性的、道德性、智能性和其他感情性等等，用它来作性能調查的根基。朝子說：

“那些政治家，其实說不定沒有淫虐性就不能当的吧。”

七

快日暮的时候，叫作末松的姑娘带一个朋友来访问幸子。末松是幸子过去的学生，她们要求找工作。

“要不找工作经济有困难么？”

“不，并不是这样……”

“觉得在家闲着没有意思么？那么，愿意做哪方面的工作？对哪些工作有信心？”

和朋友并排坐在椅子上的末松，跟她朋友脸对脸地望了一下，难为情地说：

“说是信心，我们没有一样有信心的。若是可能的话，想在出版社或是在报社工作。”

“要是这方面的工作可以托这位朝子姨，说不定能找到一些工作。不过，你们打算将来当记者么？”

看来姑娘们还没有想过这一点，她们动弹一下身子不吱声了。幸子连自己也难为情地浮着微笑，暂时间等着对方的回答，接着说：

“要是还没有想得这么远，我想你们不如继续学习。”她的口气也变成学生调了。“世面这么不景气，绝不会找到理想的工作，即使有了，被那些比你们更迫切需要工作的、为了活命挣扎着的男子抢去了。”

两个姑娘不得要领地回去了。大平原来把椅子搬到窗边在翻阅杂志。一面倾听她们的话，这时把椅子和身子一起转了过来。

“多么轻飘飘呀。”他像大出意料似的，却是怀着好意说。“在

我們公司里工作的，也都是像她們这样的人么？”

“公司的女職員擅于記賬和算盤，這一點比她們強些。”

“不過，這是多大的變化呀！”大平在淺棕色的長臉上浮着認真回憶的神情說。“總之，現在有相當學問的人都不再把吃老家飯視作是體面的事了。我們的青年時代却光憑熱情，根本沒什麼經濟觀點。剛才那兩位小姐倒是清楚地認識到獨立就是意味着經濟上的獨立，實在不能小看她們哩。”

“說現存的，這里也有一位。”大平接口說，用那對能影響人的、左右大小不同的眼睛望着朝子的臉笑了。“即使同樣輪流在上面蓋戳兒、換次傳過去的賬本，要是其中有一個標致的圖章——例如刻着‘朝子’什么的——，這倒不壞呀。”

“那麼，我把你介紹到女子中學去工作得啦。”朝子有點難為情了，回敬他說。“這樣一來，你的四周都是Bonne femme（美人）^①啊。”

大平裝聽錯了似的、用諷刺的口吻反問說：

“什麼，Bone farm（骨骼粗魯的人）^②？”

朝子並沒有笑，她望一下大平的臉，接着對幸子說：

“我說阿幸，聽我說吧？我最近成了懷疑論者。是關於工作婦女的事。我不能像女權擴張家那樣想得那麼不着邊際哩。”

“嗯。”

“比如說我的職業吧。這個職業究竟和社會的什麼部分用怎樣的形式的聯繫着呢？我們應該更進一步探究這些問題才對啊。我們不應該只領薪水就感到滿足，或是一不高兴就來個辭職。若是這樣，得到的結局是光在世故方面和男子漢一樣老練了，工作

① 是法文，②是英文，兩者發音相似。

本身却没有男子熟练，弄来弄去只有半个人的资格。”

“所谓‘妇女的修养’就是叫妇女满足于半个人吧。”大平插嘴说。

“可是，”幸子不慌不忙地对着大平说。“‘妇女的修养’不一定束缚妇女呆在家里哩。连你也认识的那个人，东北大学的日野，他的太太快成为一个女律师了。”

“可能我这种表现不太妥当，”朝子微笑着说。“我是超妇女修养主义者哩。”

“那个太太一定是亲眼看见男律师对利益少的官司冷淡，或是为了使委托他打官司的人获得胜利，满不在乎地干违法的事，不觉感到正义的愤慨，从而开始了学习的吧。她也可能认为只有妇女最理解妇女犯罪的心理。不过，要是她的动机只限于这个范围，这可说是‘妇女的修养’了吧？我却要更进一步追究能当作保护自己的挡牌的、同时又可以利用作武器的法律，它究竟是什么？是怎样的社会产生了这种法律？社会是什么？等等问题。虽然我这个人好像太爱理论，不过我最近不知不觉一直追究到根源，这已经成了习惯了，对我的职业也是这样。”朝子说。

“就是说，我们应该怎样生活，是这个问题的吧？”

朝子不安地、热心地冲着大平点了点头。

“所以呀，自己每月领九十圆薪水，在人家的指示下唯唯诺诺地编辑刊物，这样并不等于我在生活。也不能说我在工作。我为什么要编辑刊物呢，是要编辑怎样的刊物呢，我应该清楚地认识这一切，这样才算是人的工作吧。我是这样想。”

大平从他那一对有特征的眼睛射出两道尖锐的光辉，一半像在开着朝子的玩笑，一半像嘲笑自己似地说：

“根据朝子君的理论，像我们公司里的职员，归根结蒂不过

是磨出薪水来的推磨人哭了。”

朝子老老实实接受大平微带讽刺的话锋，非常单纯地回答说：

“说不定是这样哩。”

接着，她恢复了原来那活潑的表情说：

“我嘛，自以为我是用自己的劳动吃饭的，心里未免有点得意。最近却开始动摇了。如果今后我真地创办自己的刊物，大平先生，到那时候你就当我的读者吧。”

这句话不是敷衍，实际上这个愿望已经在朝子的心里萌着芽。

幸子这时对着桌子准备明天的讲义。只有大平和朝子坐在这边低声说着话。朝子手里织着毛线。

“谁的？”

“外甥的，这个颜色不坏吧？”

“是那回在路上遇见的那个孩子么？”

“对对，你见过他啦。”

幸子听见了，脸朝桌子大声问：

“见了什么人了？”

“健娃。”

暂时间，只有幸子的写字声和竹针相碰的声音占着夜晚的房間。好像这种温暖的静寂渗进大平的心，他望着朝子的髮际自言自语地说：

“一定也有过这样的情景啊。”

大平这句话是含有这样的意思的：在朝子和死去的丈夫一道生活过来的以往的日子里，也曾经有过像今天晚上这样的家庭风景呀。她感到一丝悲哀，默然了。同时，谁也不敢说此刻没

在大平的心里涌出曾經和妻子生活过来的日子的回忆呀。朝子这样想。在此以前，朝子由于她那不爱細問的性質和对他的客气，从来沒向他打听过有关他妻子的任何問題。現在，朝子也默然織完小毛衣的一圈。她伸出一只手从落在鋪席上的毛綫球拉出綫，想改变一下坐姿繼續織下去，在椅子上微微挺出胸部。

“你这个人有点怪。”这时大平像捉住这个机会似地說了。

“你翼地还没有意思再結婚么？”

“你呢？”

“嗯！”大平呻吟了一下，但立即以肯定的口气說：“沒有！”

“不过，从某方面說来这是最自然的現象吧。”大平过了很長的沉默后，改变了把胳膊擱在椅子扶手上支着下巴的姿勢，在胸前交着兩臂說。他以这个姿勢沉吟了半晌，之后突然把臉轉向朝子。“不会是發了菩提心吧？”

“哪里的話，只不过……”

“什么？”

“只不过我在这样想，我的結婚生活好像已經完全結束了，我并不想重演同样的事。”

这两个人本是为了避免妨碍幸子的工作一直小声說着話的。这时朝子感到从她和大平低而間断的談話声中閃出一种异样的閃光，她心里悶脹得难受了，好像四肢被什么东西捆縛了似的。大平的声音也更低了，他凝視着正面，發出好不容易才能听见的小声說：

“說不定怪人和怪人結合在一起，能过自由、有趣的生活……”

朝子只管动着手里的竹針一声不响。大平也沉默了。

“多安靜啊！”

突然間，幸子從她的位置上說。

“你們干什么呢？”

“嗯。”

“快啦，再下一把力氣就搞完啦。”

幸子給自己打打氣，重新伏到桌子上去了。朝子望着她的后背不禁發了呆。剛才，她完全忘記了坐在那里的幸子，而忘記的瞬間竟這麼長，忘得竟這麼干淨，甚至幸子喊了一聲後朝子方才想起了她。朝子的心好像剛才游到和幸子壓根兒沒有關係的什麼地方去了，拿現在這種心情，她連把幸子放在心中平常的位置上都覺得困難似的。

這個覺醒深深打動了朝子的心，使她愕然了，如果幸子現在回過頭來看她的臉，她是受不了的。她臉上發癢，呆然走出房間。

“呀，原來她沒在這裡！”

幸子意外的喊聲傳到站在鄰室梳妝台跟前的朝子的耳朵里。

八

第二天，朝子上班了。

在辦公的時候，昨天那個使她忘記自己的異樣的感覺一再湧到她的心中来。每當這樣的時候，她就感到一陣難受。這種難受的滋味不是像高興時心頭別別發跳似的那種難受，而是好像不知從哪兒伸出一隻沉重的黑手把站着的朝子用力拉着似的，那是一種被牽引的難受。

三點鐘左右，庶務室的一個職員走進來說：

“諸戶先生上龜戶了么？”

“我不知道。”

“白杉先生，你今天早上見過他沒有？”

“聽說要上文部省呢。”

“文部省？出了什么事？”矢崎用冷淡的、却像執拗地打听事情的始末根由似的口气說。“怎么回事？”

“报社来了。”

“不是××么？”

××是經常来社里的、像諸戶的手下人似的报社記者，庶务室的人告訴矢崎的不是这个人的名字。

“嘿？”

許久沒有刮过臉，鼻下已經長出短髯的矢崎噙着嘴唇想了一会，接着又打听说：

“是报社請来的么？”

“不是，是来勒索錢的。他說已經查出有把这里的經費挪用到学校去的一类事实。”

“誰見他？”

“鈴木先生。他热心地辯护說根本沒有这样的事。”

矢崎不再說話了，繼續办起公来。朝子从他的态度里感到，他并不完全不知道这件事。連和这些問題完全沒有关系的朝子，心中也涌出一团疑云，难于立刻否定諸戶絕不会干这样的事。团体内部的空气已經污濁到这种程度了。

不一会，朝子走出办公室。她在走廊上迎面將見諸戶迈开大步匆匆走来。朝子点了一下头。要是平常，諸戶一定跟她寒暄几句，此刻却好像压根兒沒瞧見朝子似地急急得過海去了。

一个听差帶着草屐声追来了。

“請問，汽車馬上叫來么？”

諸戶正以猛烈的速度拐彎，連燕尾服的底襟都翹了起來。他把左手往后擺擺，像叫似地命令說：

“快！就要！”

走廊外面立着一棵石榴樹。這棵在公共建築的空地上長着的石榴樹，歷來每年只開花不結果。今年却很稀奇，在低枝上結了一個果。果子一直沒有掉下來，如今微微染了色。朝子覺得這條沒有瞧見一個人影的空洞的長廊，和可能跟相原商量收買記者的方法的諸戶狼狽的后影，都像被風吹動着的院里的野草一樣帶着秋天淒涼的氣息。在一片凋零景色中，那個石榴卻是唯一圓滿而莊重的東西，朝子情不自禁地對石榴發生了好感。

朝子站在走廊上，望着在秋風颼颼的午後安安靜靜閃亮着的石榴。

現在正是稿子截止日期，她每天坐在編輯室里辦公。

她籌劃今後改變歷來的方針，為了對內容呆滯的刊物給以幾分活氣，決定增加經濟方面的記事和時事評論。她忙起來了。她是一旦開始工作就不肯馬虎的人，現在她也認真干起來了。

她原以為昨天晚上跟大平在一起時發生的感覺，不過是一瞬間迸出來的火花而已，可能是神經太疲累了。可是，沒有想到這個感覺卻許久在她心上留下影響。在編輯室里，她趁閑着的功夫從窗口眺望護城河的風景。在微微動蕩着的水上映着石牆和石牆上草地的倒影。映在水面更加柔潤的綠色安慰了朝子的心，使她整天看着鉛字的眼睛得到休息。當她輕輕舒了一口氣的時候，那個感覺就襲上心頭。那個感覺依然沉重、強烈、陰郁地拖着她。不過，儘管拖着她的東西是那麼陰郁，卻不像精神上的不幸那樣從心里滲出外面來，連把眼前的風景都變暗淡。

在她眼前，綠色仍然呈着明朗的綠色，她也平心靜氣地接受發生在周遭的一切現象；前天和昨天，昨天和今天，絲毫沒有不同的地方。可是，同時在她心中蠢動着和那些情感對立的陰暗的感覺，她感到她的心始終被這個感覺強烈地拖到什麼地方去了。她的心，有如從中間被劃分夜和晝的一幅風景圖。要是用言語來表現這個心情，那就是：“雖然難受，這種滋味卻相當不壞！”朝子懷着這種心情思索着好像心被染成兩種顏色似的奇怪的心境。

朝子失去丈夫是在她二十四歲的時候。最近，她對男女的生活有了進一步的理解，很多事情是她過去所不了解的。在她心中怒放了一朵一直只開了一半的女性之花。

要是她的結婚生活繼續到現在，她不一定像守望着發了芽的嫩葉的成長似地能細細玩味心和官能的生長了吧。朝子經常這樣想，並沒把世俗一般看來是倒霉的、連對她說來也是很大的不幸的遭遇認為是倒運的事。一個女人的成長，是不管這個女人有沒有丈夫同樣繼續着，到了一個時季總要開花的。自然是多麼純潔啊。

朝子並不愛大平。大平迄今沒有結婚，理由和不想再結婚的朝子自然不同。他只覺得結婚太麻煩，保持消極的自由罷了。大平可能偶然發見相認一年多氣味相投的朝子是單身的、和自由的，因而油然而對她涌出思慕的情感罷了。

對朝子說來，素來模糊地只認作是幸子的表哥的大平，如今却成爲一個男子清楚地映在眼簾了，單拿這一點來說，是和大平對朝子的場合一樣的。不過，如果細想起來，誘引着朝子的心的不是大平本身，是那天晚上被大平勾起了的感覺在誘引她。

這個感覺，當她在桃園對面的小屋里跟幸子安靜說話的時候，或是每人拿着自己的活計聚在同一燈光下的時候尤其顯著

地扰乱她的心。

朝子爱着幸子。她很知道幸子的各种毛病，也熟悉她的缺点和善良的性格。当她回想幸子发火的时候——幸子经常发火——世上再没有比她的脸更难看的一副嘴脸时，她的心被滑稽和幸福的感觉填满了，情不自禁地噗哧笑了出来。

可是，对大平她却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情感！

朝子一面惊愕这种心境，一面沉溺在思索中。要是检查现在的心境，她是衷心满足和幸子的互相帮助、互相用心运行着的共同生活的，哪里也找不到不满意的地方和否定的理由。

尽管如此，那股热的力量却异样地诱引着她。像真空似地吸引着她。朝子的全身在要求着，要笔直地冲着它墜落下去。好像有一朵大花在她肉体里打着涡旋怒放了，发出失声的叫，拨动着她的心弦，她感到说不出的难受。

有一个下午，朝子把藤椅端到幸子坐在睡椅上阅读杂志的走廊上来，呆呆望着院子。邻舍的篱笆旁边种着金木樨。金木樨已经过了开花时期，金黄色的小花到处都是，连朝子她们的院里也铺满一地，飘泛着清涼的香气，好像告诉人们秋天的大地已经有了凉意似的。

朝子刚从印刷厂回来。在印刷厂的时候，她听见一个老女工在邻室说话。

“我说老源，听说有工会呀。要是参加工会每月得交两角钱会费。”

“是么？”

“听说这么一回事：要是哪家工厂的工人罢工了，大家捐钱支援他们。”

“嘿！”

“要是叫人無限制地捐錢，这可太为难呀。”

被叫作老源的工人毫不感觉兴趣地回答一声：

“是的呀。”

朝子剛剛还兴高采烈地把这件事告诉了幸子。此刻朝子沉默了。幸子以为她疲倦了。朝子定睛凝視着脚一直伸到睡椅的一端讀着書的幸子舒服的坐姿，突然間像“不、不”似地搖了搖頭，用軟弱無力的小声訴着苦：

“我說呢，我要裂开兩半啦。”

“你說什么？”

幸子“叭”地一声把書伏在膝上想大声笑起来；可是一看朝子蒼白的臉，一下子把兩脚放到地板上来来了。

“怎么啦？”

“我要裂开兩半了，要裂开了！”

朝子往前伏着身子，拚命捉住幸子的兩手，和她的兩手一塊兒压在胸口上。

“怎么啦，啊？这里痛么？”

幸子吃惊地拍拍她的后背。

“說話吧！說話吧！”

朝子流着眼泪，間間断断地自語着：

“黑暗的瞬間！”

九

过了不久，朝子的心里只剩下要求变化的本能和希望閉着双眼一口气墜落下去的狂热的欲望了。当这些欲望活动着的时候，大平的存在就像媒介物似地不离开朝子的头腦。朝子不能

信賴自己了，每天过着不安的日子。这种生活，宛如站在只凝結了一層薄薄的表皮的、热騰騰的熔岩上似的，是一触即發的危險的生活。

恰恰在这时候嫁到山口县的幸子的姐姐打来电报。这个姐姐自从今年春天患了“葡萄狀鬼胎”，开刀以来一直躺在床上，最近还听说病情严重了。电报是幸子不在家的时候送来的，等她回家来看到电报，已经是下午四点多鐘了。

“非跑一趟不可哩。”

“当然啦。”

“我們有火車时刻表吧？”

朝子却害怕現在单独留在这里。

她有了一种預感，好像在幸子这趟旅行回来以前她要失去原来的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似的。

“我也去怎么样？”朝子說。

“想跟我一塊兒去？”

“嗯。”

“当然可以啊。”幸子从火車时刻表上抬起眼睛来苦笑着說。

“这个孩子真不听话，你的刊物不是还没有出来吧？”

“对啦，不成！不該放弃工作。”

她还没有校完所有的稿子。不过，这是可以請人代替的。

“还是去吧。”朝子考虑了好半天后从椅上站了起来。“現在单独留下来一定会弄出什么不好的事来的。我可不愿意这样哩。”

有时很馬虎的幸子虽然知道朝子最近心情动摇，却不能完全理解是怎么一回事。

“留在这里吧，留着吧！”她像年長的人那样訓朝子。“这么

胆小还成嗎！”

幸子只能赶上九点一刻的火車了。她匆忙把需要的东西塞进小皮包里。

“头一宗，連我的旅費都不多啊。”她說。

在兩個人跑到銀座去購買禮物什么的功夫里，朝子逐漸从剛才的不安解脫了，恢复了心情的自由。

幸子不在家，这也是好的。朝子望着走过她前后左右的許許多多人群，暗暗这样想。即使痛苦，却成为这些群众之間的一个生活下去吧。縱然怎样地痛苦，即使会走錯路，倒是活在公众之間才有意义啊。

夜晚的商店陈列窗玻璃有时映出朝子的走路姿式。她对那些和怀着痛苦走着她同一瞬間、被同一灯光映在玻璃上的形形色色的臉孔、五顏六色的領帶等等不由發生亲热的感觉。

在車站上，可能有什么名士出游外国吧，从軟席車廂那边頻繁傳來燒鎂灯的声音。在幸子的車廂跟前除了朝子还有四五个男女站在站台上。幸子从車窗伸出上半截身子問朝子：

“不要紧么？”

朝子含笑点了头。

“真的么？”

“真的。要紧是要紧，不过我硬說服自己不要紧了。”

“怎么？啊，你說什么？”

“別担心，放心吧！”

“一到那里我馬上打电报来，要是有了什么……”

幸子漫不經心地說到这里，突然像想起了什么似地住了口，微紅着臉从掩着嘴的手掌里伸出舌头。

“傻瓜！”

朝子微笑着說。接着，她也漸漸覺得好笑了，和幸子一樣出聲笑起來。原來，幸子是習慣地想接着說：“要找大平幫忙吧。”

火車開動了。從站台兩個地方傳出喊“萬歲”的聲音。

朝子一直目送火車拐彎完全瞧不見幸子搖著的手之後方才往出口走去。這時，從混雜的人群中傳來聲音：

“好久不見！”

只見一個婦女把穿了粗軟呢帶子草履的腳端端正正停在站台上，沖她打個招呼。

“啊呀！”

那是過去非常要好的同學富貴子。

“你也來送人么？是這一趟車？”

個子特別高的富貴子像把脖子縮進兩肩之間似地說：

“我是奉命代理母親來的。”

兩人並肩走出車站。

“你馬上回家么？”

富貴子一手拿著瀟灑的錢袋，翻著奶油色手套望一下手表說。

“就这么分手有點舍不得哩。我們繞銀座回去怎麼樣？”

“我是沒有關係啊。可是，你那個小的不要緊么？”

“不要緊！”

富貴子拉着朝子的手邁起步來。

“我是代理母親來的。她應該當個好奶奶帶著外孫才對呀。像我這樣的人多可憐，要不是趁這種機會揩點油，就不能隨便上街了。”

富貴子的丈夫上外國了，她現在帶兩個孩子住在娘家。

朝子剛才和幸子是從新橋方面走來的，這回跟富貴子是從

相反的方向走这条路了。

“啊，等一等！”

富貴子說，她要在半路上为孩子们購買礼物。有时她也好像認作鋪石馬路的延長似地、滿不在乎地走进綢緞鋪里去繞走陈列台之間。朝子看富貴子的这种态度，不禁对这个成了母亲还没有失去女学生时代的心的同学怀着好感。在“絲号”毛綫鋪的陈列窗里陈列着穿了毛衣的鉄絲洋娃娃。朝子停在它的前面。

“喂，你不要么？”

“什么？別开玩笑！”

兩个人在吃茶店里喝了咖啡。她們聊起同学来。

“說來說去最好的是你呀，朝子！”富貴子像下了評語似地說。“像我这样临时被委托給娘家的人实在够噲。可能娘家有被委托的責任吧，始終暗里監視我的行动。”

“而且已經忍耐十个月了啊！”富貴子接着說，像翻上眼皮似地望着朝子的臉点了点头，但突然臉上發着光輝地說：“險些忘了，从那以后你怎么样？”

“什么事？”

“別裝不懂！还是一样？”

“还是一样啊。”

“胡說！”

“为什么？我和你不一样，生来为人很老实。”

“可是……啊啊，那么真地一样么，还是你这个人了不起啊。”

富貴子这些話是指什么而說的，朝子能想像大概的意思，她不禁浮着苦笑。但这么一来說出這句話的本人倒誤会了，臉上

浮出意外的表情把胸部挨到桌子上来小声打听她：

“是么？大道無門么？”

朝子只有笑着罢了，她一面吃奶油餅一面說：

“赶时髦也有几种啊……虽然这和刚才的話的内容有点不同。”

有一些人大張旗鼓地或是愁眉苦臉地只專心于个人的自我消耗就感到滿足了；但个人的自我消耗一个傳染另一个、在某种程度已經成为一般性的消耗的时候，有一些人就不能忍耐像这种現代的消耗，掙扎着寻找可靠的、新的出路。朝子像对自己的痛苦一样能体察他們寻找出路的痛苦。属于后者的人們正因为和强烈的消耗的同时还有新生的可能，所以能救出自己。但有意志的人同时忘不掉群众。即使这个人对他們毫不能为力，却依然忘不掉他們。

朝子一面深思一面飲着咖啡。她突然想到連喝一杯咖啡，事实上也是和許多人的血汗一塊兒喝进去的，一股冷气掠过背脊。

不一会，朝子突然打听富貴子：

“哪一次，是跟你一塊兒讀的吧，叫作‘無底的深淵’的詩？”

“是啊，是我么？”

富貴子的心被走进来的一群华丽色彩的年輕人所夺去了，她心不在焉地回答朝子，接着喊了一声：

“呀，已經这么晚了？”

她輪流望望手腕上的手表和挂在花牆上的表。

“不得了，不得了！”

她拍着用油彩画了薔薇花的腰帶，站了起来。

朝子也坐出租汽車十一点多鐘回到家。

十

柏尔哈蘭有一本叫作“明朗的时刻”的小詩集。在这个詩集里有“無底的深淵”等等朝子喜欢的小歌曲。

朝子回家以后讀起詩集来，睡覺时已經是兩点多鐘了。她想关灯，但想起来又去拿火車時刻表。幸子搭着的火車这时候已經駛在靜岡和濱松之間了。

第二天是晴朗的一天，朝子浴着秋天透明的陽光，能以暢快的心情享受独自吃飯的恬靜的寂寞。

下午，朝子赴龜戶。她有事去訪問市營夜店。回来时順路去看貧民救濟所。那里新設了兒童圖書館，鄰近的孩子們有的背着嬰兒，按大小班次分开来圍着桌子看圖冊和雜誌。在托兒所工作的叫久保的女職員很早以前就認識朝子，領她參觀里面。她患了神經痛，現在在二樓的宿舍里休養。久保把頭髮馬馬虎虎束成髻子，在呢料單衣上披着夾挂套。

“把我担任的部分也參觀一下吧。我可下了不少力气呀。”消瘦的久保回过头來說，踏着走廊的踏板。“保育員都太年輕，以为只叫孩子們安靜玩到四點鐘就完事大吉。上司也喜欢这样的人。可是，即使發生口角，我也非請他們按照我的意思办不可。他們可能討厭我，不过事关管教孩子那就没有我不成了，經常發生只有我能解決的問題。”

听久保的口气好像由她一个人的力量經營着托兒所似的。她告訴朝子托兒所里有一个怪孩子，誰的話都不听，有时抓住頭髮撒起野来。她花費一番心血最近好容易使这个孩子馴順了。

托兒所在另一棟房子里。里面有寬敞的游戏室、医务室、嬰

兒室等，在鋪地板的遊戲室里有滑梯、室內秋千等設備，系着圍腰的幼兒正在那里玩。保育員同樣系着圍腰，坐在房間一角落，對着五六個孩子在說話。明朗的陽光照遍整個房間，清潔的地板在陽光照射下清楚地映着系圍腰和紅黃兩色的兵兒帶的孩子們。孩子們可能因為進來生人的原故吧，都怪安靜地玩耍着。朝子覺得他們是這麼懂得禮貌，似乎感到不自然。她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久保。

“現在是‘安靜遊戲’的時間哩。”

久保說，她瀏覽一下窗邊。“啊，在啦。”她冲着窗邊的孩子們招招手。“今村，你來一下！”

年輕的保育員抬頭望望孩子和久保的臉，馬上扭過頭去了。

“可以叫他么，不要緊么？”

“沒什麼關係。”

有一個穿藍地小白花和服的、大腦袋的男孩子，在裸腳上拖着草屨來到久保跟前。

“喂，對這位先生行個禮！”

久保把手按在孩子的肩上拉到身旁來。孩子馴順地聽從她，可是這個翻着白眼的男孩子並不愛久保也不衷心悅服她，這是從他臉上的表情清楚地看出來的。好像久保在強迫他表演似的，朝子情不自禁地制止她：

“別強迫他！”

久保却依舊按着渴望趕緊離開她的孩子的肩膀，還說什麼“今村，老師的話你什麼都能听懂，對吧？”

“你應該讓孩子自由一些！”朝子回到久保的房間時說。“培養出會敷衍人的孩子，這太無聊啦！”

久保好像把沒有家庭、不健康、沒有安慰等等痛苦統統歸責

于別人身上，以她天生執拗的癖性壓迫孩子和同事們。久保把用各種手段搜集來的藤村^①的手迹等等拿出來給朝子看了。

在北屋的三層樓上有相原的房間。朝子在那里跟他談了一小時左右的話。

相原外表堂皇，備有所謂“董事型紳士”的儀容。只是等他一笑，上唇的兩端就很奇妙地往上翹起，“嘻！”地一聲完全露出一排整齊的小門牙和牙槽。這個小嘴好像表明他的為人似的，朝子對它有非常壞的印象。

相原談起最近退職了的某個職員的事來了。

“他為什麼辭職不干了？我正想過兩天求諸戶先生設法留他啊。”

他說。朝子所說的事實却和他說的完全相反。

“不是你警告諸戶先生逼他辭職的么？”

“噯！外面這樣傳說嘛！”

相原滿不在乎地說。只看見相原的態度和聽見他的口氣，好像是朝子聽見的事實是錯誤似的。

他又批評諸戶對付這件事的態度什么的，最後說：

“總之，白杉先生請努力干吧。不久團體也可能為刊物出點錢了。”

朝子默然笑着。相原實際上是一個膽小鬼，懷着小小的野心，因此他和個別同事見面時，在他頭腦里可能閃出叫對方起反感對自己不利等等念頭的吧。相原的確是這樣的人。

在回來的路上，朝子深刻地思索起關於“生活的尖端”這一

^① 島崎，藤村，日本有名的詩人和作家，有“破戒”，“春”，“黎明前”等等作品和詩集“苔蘚集”等。1872——1943。

个问题来了。人生常有这样一种时候，在那一瞬间里道德、常识和教养等东西在一个人身上完全失去原有的作用，有时候虽然情况没有这么严重，但包围着人们的常识和道德等东西却会失去原有的权威。在这样的时候究竟什么东西能成为人们的心灵的支柱呢？是什么东西摸索出作为一个人应该走的正确的方向呢？要是草木的话，那便是萌芽了。因为萌芽能使草木成长和繁荣。要是人的话，那是藏在人的心灵里的“生活的尖端”了。

为了使自己清静。我们互相结合吧！

宛如寺院黄金彫成的两个窗户，
在那窗边开满了美丽的蔷薇花，
它们互相交映不同的光，
一面融进对方的光里。

朝子在昨天晚上读到这首诗的时候，也不自觉思索起这个问题来了。能捉住这么高贵、优美的深刻的感觉的诗人究竟怀着怎样一颗心呢？他不是想到的，而是感到的。是啊，他是感到的。“生活的尖端”这一个符号般的字彙，是朝子用它来形容成为这个“敏感”的根源的“灵魂的触觉”的。

虽然怀着放肆的欲望，却不知是为什么始终没有被它俘虏，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失去理智却有“生活的尖端”在拒绝这个欲望。

幸子在昨天晚上出发的时候问朝子：

“不要紧么？”

当时朝子自然而然地说了不可捉摸的回答：

“要紧是要紧，不过我硬说服自己不要紧了。”

她觉得自己那时候回答得很正确。对，是不要紧啊！这个生活的尖端在感觉、选择、主张什么的期间内她是不要紧的。那么，

如果燃燒起連這個“生活的尖端”都包括在里面的大火燄，那該怎麼辦？

要是這樣，這樣也不壞呀。朝子繼續思索着。她和她的“生活的尖端”被擁抱在火燄當中歌唱生命之歌吧。

朝子想過剛才會見的久保，想過相原的生活，也想过藏在她心靈里的、像新磨出的指南針一樣發出活生生的光亮、銳敏轉動着的東西，長時間呆在顛顛簸簸駛去的電車里。

下午六點鐘前后的電車非常擁擠，朝子的四周擠滿着干完一天的勞動回家的工人和職員。到了十字路口的時候，因為前面停着一輛車，朝子他們乘着的電車也許久停着不動了。朝子從車窗望着外面。街上有一家販賣糖炒栗子的鋪子，鋪子的燈光映出市營公共汽車站的標識。標識下面站着一個四十歲左右的男子，他可能是監視員，穿着黑立領制服，鼻下蓄着短髯。他正專心望着什麼好像是一面鏡子似的東西。朝子仔細一瞧，原來他在手里拿着婦女化妝用的帶鏡粉盒。可能是拾的吧，他压根兒沒有想到在偶然停下來了的客滿的電車里有人觀察他的行動，以非常好奇的樣子把粉盒這麼看那麼瞧，到末了，打開蓋子用里面的小鏡子照了一下臉。但他馬上不照了，这回把裝粉的盒子移到鼻前來聞聞宮粉的芳香。他好像完全忘記了川流不息地駛過卡車和自行車的周遭雜沓的情景似的。

他是那麼許久嗅着粉盒。

一九三二年的春天

一

三月二十九日早晨，我在鹽尻站前一家古色古香的旅館里醒过来。外面飄着雪花。這一帶的旅館因为整夜不关遮雨板，所以拉开紙拉門就能瞧見紛紛飄着大雪花的內院。房間里有暖籠的設備。我一面欣賞积在古松树枝上的雪，一面吃早飯。然后一手提着唯一的行李——一只小提箱——把大衣的領子翻得高高的，冒雪赶往車站。旅館离車站是很近的。掌櫃帶把傘从我背后赶来，火車开动时，他高高掄着右手拿的那把一直沒来得及打开的傘說：

“那么再見吧，欢迎你再来！”

这个掌櫃虽然經營着旅館，却和鹽尻街的全农^①有着联系，也閱讀着从作家同盟出版的“文学新聞”。我是因为前天在鹽尻街有講演会，所以赶来的。从开往下諏訪的火車硬席車廂窗口就仿佛近在眼前似地能够眺望白皚皚的群山。这些被白雪盖着，只有树林呈着斑駁黑点的信州群山，令人忆想到哈巴罗夫斯基附近的铁路沿綫風景。

那是我从莫斯科回来的时候了。我坐在西伯利亞铁路正經

^① 即全国农民組合。

过沿海州群山山腰的火车车厢里打字。那时候，我就像这样地瞧见了由于接连降雪，只有黑色的树林像猪的背毛似地斑驳散乱着的风景。如果能够多费一些功夫和宫本一起①乘西伯利亚铁路经过哈巴罗夫斯基降雪的山腰之间，那该有多好呀！我衷心这样想。

下访队有文学小组，组员的大部分是当地的缫丝女工。三月初旬，由江口涣②和其他三四个人组织的講演团访问了上諏訪。那时他们能在非常愉快的气氛里召开了講演会。听说，文学小组组员的缫丝女工们全都被动员参加，有个女工还在会上朗读了登在“文学新闻”上的叫作“沙丽普林”的短篇小说。因为她朗读得富有情感，得到大家的喝采。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那时我不能和他们一道去，因此打算借这回到鹽尻来的机会和小组的组员见见面再回去。一下火车，便看见小组负责人到车站来迎接我，把我带到××君经营的牛肉铺去了。这里离下諏訪警察局很近，××君就告诉我们说：“不是这里，我没有说过从大街往右拐么？”这回，我打着伞跟在领路人后面，冒雪来到諏訪神社附近的一家大饭馆。沿着弯弯曲曲的走廊拐来拐去，最后到了一间小房里。那是洋式房间，四周是牆壁，只有一面开着窗户，有大暖炉设备。我刚坐下来，××君就来了。“这个饭馆是我的支持人开的，很方便呢。”他笑着说。

小组的女工有七八个人，听说由于工作时间的关系到晚上七点钟才能到齐。因为住在宿舍的人必须在九点钟以前回去，

① 作者的丈夫宫本显治。日本共产党员。无产阶级作家和评论家。新日本文学会会员。1908年生。

② 日本无产阶级作家。日本共产党员。有“我的文学笔记”等作品。新日本文学会会员。1887年生。

她們都在惋惜時間太短促。說起來，下諏訪的繅絲工廠大的不多，女工大部分是本縣出身，從家上班的人也不少，所以能有條件組織像文學小組這一類的會。可是，使這個文學小組大力發展到企業內部和工廠宿舍里，是相當困難的。這些在“文學新聞”和“勞動婦女”等刊物的指導下呼吸着進步的生活氣息的女工們，都有喜歡在工廠外邊開會和企業外面組織小組的傾向。不過，屬於下諏訪小組的××絲廠和其他大小絲廠的女工們却非常活潑。听××君說在上次召開作家同盟講演會之後，主持這個會的青年團和街公所之間發生過一場糾紛。當時作家同盟的什麼人在講演時談到反對帝國主義侵略戰爭，遭遇到“停止講演”的命令，講演的人被抓到警察局去關了幾小時。街道會的一些反動分子把這件事作為借口向這個青年們自發組織的青年團提出抗議，說什麼“今後絕對禁止召開那種講演會，幹事們應該引責辭職，要不從此不再發給一年兩百圓的補助費”。結果男青年團員投降，同意辭職，把領導權讓給了反動分子；當時和男青年團聯合召開講演會的女青年團幹事却作出決議說：“不認為那是壞的講演會”，不同意辭職，如今仍保持着她們的崗位。女青年團幹部十之八九是絲廠女工，她們又都是小組組員。這是很有趣的新聞了。

提起這個××君，他是從評議會時代就作為一個階級戰士參加鬥爭的同志，在此以前當過絲廠的監工。他用圖表說明絲廠的組織。聽說在長野縣下就有九萬名女工。不消說，她們主要是纖維工。等我明白了絲廠組織以後，痛切感到資方為了盡量剝削女工是多麼無恥地用盡心機。有了這樣一個組織：女工們即使在企業內部發生了多大事件，也不能加以干涉了。一到春天，募工員從山溝里二十人一批、三十人一批地募來許多貧農

姑娘。她們一到工厂就被关在宿舍里，强迫工作九小时，一直被剝削到資方認為不需要的时候，然后又在募工員的强迫催促下，成批回到家乡去。第二年，資方又重新訂合同雇用她們。由于她們的劳动性質是季节劳动，而且她們又被束縛在十足的产业奴隶状态，因此这些繅絲女工的条件便被迫停留在最低的水准。

“那些家伙想得多巧妙。絕不会每月給女工發給現金工資。他們对每个人發給一本小冊子，只在上面記工資的数字。零用錢是每次都用預支的形式給五角錢或一塊錢。女工們劳动几个月，工資一直等到募工員把她們帶回村里时才照冊子上的結存数字付給父母。因为这样，資方很容易耍賴，到時不發工資。女工們只有等到那時候才知道資方給不給工資。而且即使到那時候才明白原來自干了几個月，因而动了怒，但已經离开工厂，伙伴們也都分散回家去，想罢工提抗議都沒有法子了。只好自認晦气，希望明年再工作时能一塊兒領到工資，于是無可奈何地重新訂合同。今年情况更坏了。听说徒工的工資还不到一角五分錢哩。”

日本的無产階級文学已把紡織产业女工作为題材写了小說，窪川稻子^①有几篇作品。可是，無产階級文学还没有用大規模的構圖充分描写过繅絲女工最恶劣的劳动条件和困难的斗争，尽管现实是这样。把这个问题作題材的，只不过安濶利八郎有篇短篇罢了。

^① 即佐多稻子，曾經是窪川鶴次郎的妻子。無产階級作家。日本共产党员。新日本文学会会长。有“从糖果工厂”、“我的东京地圖”等作品。1904年生。

“这方面可能存在落后于现实的问题吧。”

我笑着这样说。××君坐在暖笼那边，一面撮起喝茶用的咸菜，一面说：

“写篇‘生丝’吧。我大力支持你。”

“能不能在小组里有组织地创作这个题材？”

“还不到那个程度。不过，说老实话，我到最近才明白无产阶级文学的价值，小组这个组织实在太好了，能利用到各方面。我实际干起以后大吃一惊。作家同盟就大众化的问题过去试验过各种形式，直到发展小组活动后才真正大众化了。”

作家同盟在召开一九三一年的大会之后，开始在企业和农村里组织文学小组的工作。音乐家同盟、演剧同盟、美术家同盟也开始了同样的活动。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紧紧掌握了解放运动战线上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斗争互相之间有机性的统一点和不同点，这样的工作已付诸实践了。这件事说明了日本阶级斗争的划期性的进展，同时又显著提高了无产阶级作家的阶级觉悟。（属于作家同盟的小组会员在全国范围内有四千五百名。东京地区有一千四百三十八名，其中有一百四十五个妇女会员。）

到下午了，雪花仍在飘飘不停。为了再次动员小组会员，I君骑自行车出去了。I君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岩波书店闹罢工时被开除，回到下諏访之后和××君一道积极推进小组工作。

××君突然问我：

“你，认识平田良卫君么？”

“认识。什么事？”

“被捕了啊。”

“真的么？多嚒？”

“你不知道么。登在昨天的报纸上哩。小川君、叫作野村君的人，连窪川鶴次郎①也被捕了。”

“有报纸么，请让我看一看？”

我是三月二十八日黎明离开东京来到鹽尻的，恰巧沒有讀过那天的报纸。我打开女佣人带来的东京朝日新聞。报纸花了三段大的篇幅大登無产階級科学研究所山田胜次郎、平田良衛、野村二郎、寺島一夫、河野重弘等同志被檢举的消息，和同时在日本無产階級文化联盟書記長小川信一家里逮捕了書記窪川鶴次郎、出版所所長壺井繁治②等同志的消息。

报纸利用“文化联盟的内幕被揭露”等标题，用煽动人心的笔調把文化联盟和日本共产党联系起来，說什么“他們都已經承認是正式党员”。山田胜次郎的哥哥——一个社会法西斯徒——在报纸上表示遺憾之意，慚愧自己有了从事这种活动的兄弟(1)。自从一九三一年秋天，日本無产階級文化联盟成立以来，反动統治階級就很显明地对这个組織怀着恐怖。尽管这是大家把合法的大众文化团体——作家同盟、音乐家同盟、演剧同盟、美术家同盟等十三个团体——組織成一个綜合性的活动集团，成立了日本無产階級文化联盟③，官方却不承認这个联盟的成立。他們拿“解散中央協議会”为借口威胁大家。

① 無产階級作家和評論家，日本共产党员。新日本文学会會員。有“現代文学論”等作品。1903年生。

② 無产階級詩人。日本共产党员。新日本文学会會員。有“壺井繁治詩集”等作品。1905年生。

③ 1931年藏原惟人根据国际赤色工会第五屆大会的決議，提倡文化团体的再組織和文化运动的發展，組織了文化团体的統一組織，“日本無产階級文化联盟”。但受反动政府鎮压，三年后被迫解散。

大众性的啓蒙刊物“大众之女”和“劳动妇女”等等每月都被禁止出版。禁止的理由，只不过因为这些刊物是文化联盟出版的。封建的極权主义日本帝国主义在和日本無产階級文化联盟成立的前后，發动了侵略中国蒙古地区和东北地区、再度瓜分中国的战争。很明显，这个侵略战争的性質不能仅仅停留在著手建設“滿州国”的阶段，而将会發展到对苏联的侵略和第二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导火綫。尽管如此，各大国資产階級所計劃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他們却有不利条件。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日益强大了，五年計劃成功了；印度、非洲、拉丁美洲各殖民地人民如今不再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那样馴順地被利用作帝国主义战争龐大的后备軍，付出他們的生命了；人民的革命組織已經取得了国际性質了；欧洲的劳动人民都有自己的革命經驗了。所謂这些“內憂”和各資本主义国家之間的利害的对立有着微妙的联系。

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是世界階級战争。封建的資本主义国家日本在这场战争中扮演着重大的角色。日本無产階級文化联盟通过文化活动經常公开对日本劳动大众作了啓蒙教育，告訴他們現在大家亲身尝着的是政治上深刻的階級意义，叫他們明白如何行动才能使無产階級从專制和恐慌、帝国主义战争的重压下解脫出来。迫害决不会加在無力的階級組織上的。

我在暖籠上打开报纸讀着，一点也猜不到这次迫害会扩大到多大的范围或者只是这样就結束了。××君是單純地只認為当局又和往常一样来个惡作剧。

“干出来啦！”

他說，从暖籠那边瞧着同一張报纸。可是，报纸上的报导在

我心上打下更沉重的烙印。我想起了怀孕的窪川稻子提着小包袱走在上落合作家同盟事务所附近一口水井旁的情景。七点鐘，在那些穿了印着半大不小花样的布的和服的年輕的小組會員女工到会之前，我一再拿起那份报纸重讀着。

兩名、五名、七名……男會員也漸漸到了，不久在这个有暖籠设备的半洋式房間里坐滿了人。女工比男工健談，她們活潑地談起上回講演会結束时的情形来。她們兴奋得漲紅臉頰；可是，每个人都規規矩矩把兩手插进暖籠的盖被里。

“不会的，那是胡說！”

“他們絕不会出这种錢。是誰說的？”

“听說是坂田來說的。”

“哼！”

听說，妇女青年团因为女工們担任干事，所以組織很坚固，街道会就利用下諏訪街一家私人办的小报纸的主笔，提出条件說如果改变組織每年給補助費一百五十圓。

“一看我們当选了干事，妇女青年团長就哭着不干了。”

“她为什么哭呢？”

“不懂。她是說：她受不了和这些女工同样的看待。”

女工們都閃亮着眼睛，挺起胸部坐着。伙伴中有一个人說話了，她們就注意倾听，要是这个人能很好表达了大家的心意，她們就高兴地表示贊同，愉快地、毫無拘束地哄笑着。她們自信的态度給了我很大的感动。在我滯留苏联的时候，我曾經常和工厂的女工們混成一片交談过。我从这些下諏訪文学小組的女工們身上感到和苏联年輕女工曾經表示过的同等性質的注意力、对知識的欲望和实践階級斗争的吸取力。她們明朗的本質是值得重視的。

“劳动妇女”杂志在这个小组里也博得好评，连“方便手册”也实际上很有效地被利用着。例如说，她们所利用的不但“用髮結帶鑲袖口可以防止袖口的磨損”等等范围，而且一个女工在鑲袖口时，另一个女工偶然走过身旁问她“干什么？”，那个女工就说“在这本杂志上照着呢。”随即把“劳动妇女”介绍给她，她们是这样利用着的。女工们在这个座谈会的席上决定了今后小组要印刊“消息”，从女工里选出两名“劳动妇女”的通讯员等等事项。

今天恰巧有些兵士的骨灰被送回家乡来了。他们是从下諏訪被征入伍拉往中国东北地区战场牺牲的，青年团的伙伴们强制动员到站前去迎接了。

“到这里之前，他们说盟员是亡者的原籍，已经在那里举行过一次迎接典礼。接着分一点骨灰带回来，又在这里来个典礼。下雪天连伞都禁止使用，新缝的挂套全都湿了。”

农民×君谈什么无聊的事似地說。

“怎么样？妇女团员也去了么？”

“誰去！也沒人叫我到去呀！”

大家一面吃甜豆，一面歌唱小组会员创作的“車間之歌”。他们也唱了“土罗莫”之歌。起初，大家齐声高唱了一首歌，而乍一唱，尽管外面还飘着大雪，夜也深了，却都觉得心里暖融融的，于是一个接一个地唱下去了。到末了，甚至觉得热了，×子站起来打开了窗戶。

这一个夜晚，我乘了十一点多钟开往东京的火车离开下諏訪。火车到达新宿站时还是高架电车头班車刚出厂不久的清晨了。隔着站台的还残留寒气的沉重的屋檐，远远望见了晨曦。破晓不久的东京市内，只驶着破旧的出租气車。我乘着汽车往家驶去，逐渐担心起家来了。当汽车初进胡同口派出所旁边的

时候起我就手里握着五角錢硬幣，等車一停馬上下了車，沿着小胡同快步走去。我到了家門口想開門；可是，門在鎖着。不一會門開了，我一看還穿着睡衣的家里人的臉，便馬上問她：

“宮本先生呢？”

“在家。”

我不覺舒了一口氣。當我慢條斯理地洗着臉的時候，宮本從二樓下來了。

“怎麼樣？”

“真的，應該去……”

他暫時不說話，過了一會才說：

“虧你安全回來了。”

日本無產階級作家同盟決定在三月十五、十六、十七日召開歷時三天的第五屆大會。婦女委員會作為常任中央委員會提出的報告的一部分，要寫一份報告和議案，決定由我和窪川稻子來執筆。婦女委員會不但要幫助作家同盟提高屬於同盟的婦女作家們的世界觀和創作能力，使她們成為優秀的無產階級作家，還以獨特的積極性參加作家同盟從一九三一年以來在飛躍發展文學活動的方針下擴大的小組活動，擔任在企業和農村中鼓勵和領導勞動婦女文學的自發性，使她們在無產階級文學的影響下組織起來。自從一九二九年發生世界性經濟危機以來，日本農村和都市的勞動婦女由於勞動條件的惡化和日常生活的窮困化，很快地有了階級覺悟。這些勞動婦女正在為了獲得解放而進行着階級鬥爭。日本無產階級文學應該具體指導她們描寫這些實現生活的每個細節；同時，這些勞動婦女在工廠車間、宿舍的一隅、或者是鄉村農舍的堆房里砥着鉛筆，花費很長時間仔細寫了的通訊和小說，儘管個個看來是不成熟的，却是被視作無

产阶级文学未来的苗圃，应该把它们大胆吸收过来。这些文章虽然拙笨，首先却是她们劳动妇女通过各自的生活表现了自己的阶级主张的，是个划期性行动的开始，它们才是真正作为阶级武器的、无产阶级文学的萌芽。而且它们不一定每一篇都是拙笨的。它们的主题自然是站在自己的阶级立场说话的。因此，有些场合是非常优秀的。今天，能够真正产生富有创作力的女作家，不是正在走向崩溃的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而是在走向新社会的建设道路上抬头的无产阶级工人和农民阶层。

下諏訪女工文学小组的活动状况很好说明这个事实。

三月三十日，我离别了下諏訪文学小组回到东京来，可能是第二天去过下十条。窪川稻子几年来住在下十条。听说因为和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有联系，三月二十五日左右被捕的窪川鶴次郎还没有回来；快临盆的稻子招了凉不能动弹。

到二楼去一看，已经来了作家同盟的几个女作家。稻子把被褥铺在壁龕旁边，披着带袖棉被半坐在褥上。她一看我的脸就说：

“啊啊，你来得真好！”

“怎么样？”

“感冒差不多快好了。都是上回淋雨赶路变成落汤鸡，发了高烧……”

“窪川先生呢？他能出来？”

“大概没问题。我想他一定浑身虱子回来，已经准备好了衣服。上回，我给他送去了鸡肉蛋饭。”

怀了孕的窪川稻子本是很憔悴，现在招了凉容貌更凄惨了。可是，她却依然没有失去生来镇静的态度，她依然用幽默的口吻说话。她沏壶好茶给我喝了。

“戶台先生昨天晚上沒有回家，不知道發生了什么事。”

戶台同志在日本無产階級文化聯盟工作。說來，官方对“可普”^①的迫害并不是从書記長和窪川同志被捕时才开始的。他們从今年年初就接連不斷地对書記局采取攻势，輪流抓去一兩個人來个短期拘留。同志們一面和这种迫害斗争，一面干到現在；不过，戶台昨天晚上沒有回来，这件事叫大家微微感到不安。看来二十八日資产階級報紙發表了的对“可普”的迫害，不止停留在利用作反宣傳的範圍內，而是在沉默之中陰險地使它蔓延到參加聯盟的各个团体內部去了。

我們吃着豆沙面包，商量了妇女委員會的报告和議案的內容。决定妇女委員會要报告一般任务、組織活动和創作活动，又作为議案，准备提出对待日本帝国主义自从發動对中国蒙古地区和东北地区以来更加猖獗了的法西斯主义、社会法西斯主义文化和文学的妇女独自の抗爭問題、积极号召和因結殖民地被压迫民族妇女問題等等。

我在筆記本上一項一項記下来。緊閉着嘴唇望我手边的窪川稻子突然說：

“我說，实在受不了啦。看来老爸爸的神經錯乱了。”

她的父亲住在大森，听说在一家电灯公司工作。我立刻領会了她的心情。被敌人套去丈夫，自己就要临盆的稻子現又处在不得不对她父亲負責的立場。

“是中風么？”

“可能是早發性痴呆症什么的吧。我招涼也是为了这个原故。我把他帶到帝大医院，他下了电車就一直地往前走去不肯

^① 日本無产階級文化聯盟的略称。

停步。替他打开雨伞，他就不懂得把它收起来。我費了很大的勁。”

“公司方面，能請假到什么时候？”

“現在算是缺勤，不过反正沒有希望了。”

“他过去荒蕩到这个程度么？”

她的父亲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結束、日本尝过空前的景气时代失去了妻子。当时他也身逢这个景气时代，得到一些好处，溺在小市民的玩乐逍遙中。他玩得很起勁；但当一九二九年襲来經濟危机时他的玩乐也告終了；如今却出現了不幸的后果。

“是吧，所以說馬克思主义并不假！在这一部分也确鑿地显示了日本资本主义發展和崩潰的过程。”

我加重語气不做作地說。稻子一听不禁笑了出来。

“說得很对！”

她說，在龐大的肚子上系紧帶子。

“俗語說禍不單行；不过什么現象都备有一定的客观条件和历史原因啊。”

“对呀！窪川鶴次郎被抓走了，稻子不得不孤單地生孩子，大森的老爸爸神經錯乱了，这些問題彼此都有联系，根源只有一个。所以我們要斗争到底，对吧。”

看来有些和从事工会工作的同志結了婚的妇女，由于丈夫的工作性質往往不能过一般的夫妻生活。在从事無产階級文化运动的同志的家庭，也随着运动的高漲，引起了理所应当的变化，夫妻俩不一定在同一屋簷下生活的机会越来越多了。

“所以能共同生活的时候應該积极生活，別在分居后，后悔这个那个的。”

“这么一来，說不定作家同盟的女作家們准备一連串創作有

关爱情問題的杰作，叫人受不了吧。”

窪川說。大家一听不觉爆發出笑声来。窪川本人也坐在床上“哈、哈”地大笑着。大家尽情笑着；可是，这个問題却深深烙在每个人的心灵。

二

大会召开日期迫近了。“劳动妇女”的收稿截止日期到来了。得为“妇女之友”杂志写小說。我每天过着忙碌的日子。我和宮本尽管住在同一屋檐下，却只有偶然在走廊上碰見的时候彼此“怎么样？”“你呢？”什么的交換几句话罢了。老橡树下的二層樓房充滿着活气。

四月三日夜晚，小林多喜二^①来了。他說中野重治^②被拉到戶塚警察局去了。这是他从作家同盟事务所听来的消息。

“原泉子知道了吧？”

我問他。原泉子是中野重治的妻子，在左翼劇場里当女演員。

“是啊，这个我也不知道。她可能还没得到消息吧。”小林显出他独特的目光和腔調說：“打电话給她就好了。”

我利用駒込医院前，商店灯光照着背后的公用电话，叫了筑

① 日本优秀的無产階級作家。日本共产党员。1933年被捕，当天被反动当局虐杀。有“党生活者”、“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蟹工船”等优秀作品。1903—1933。

② 日本無产階級作家。日本共产党员。有“阿鉄的詩”、“五臟六腑”、“中野重治詩集”等作品。新日本文学会會員。1902年生。

地小劇場。原泉子馬上接了電話。用明快的口吻說：

“已經知道了。××先生的太太通消息給我了。”接着又說：“今天晚上，我過了十一點鐘才能回家。”

看來，連原泉子也不明白中野重治被捕的原因和被拘留多長時間。我放下耳機，在回動坂的路上買了裝紙口袋的糖果和蝙蝠牌紙烟回到家里來。小林多喜二活潑健談，過了十點多鐘才回去。他臨走時站在格子門外，冲着在門里送他的我和宮本說：

“這個樣子怎麼樣？”

他比着微微向外張着胳膊的樣子給我們看了。他戴頂軟呢帽，在矮小的身上穿件和服，提着包袱。宮本說：

“很好看，真像村公所書記哩。”

“總之，這是意味着我這個人還是適合於小樽的鄉下^①。那麼，再見！”

小林冲着洋溢到外面夜氣中來的笑聲关了格子門，在鋪石上弄响木屐回去了。

第二天，村山知義^②被傳到警察局去了。

四月七日下午六點多鐘。路燈已經點亮，街上還沒有完全黑下來。我沿着黃昏的馬路提着皮包獨自走去，站在自己家的門口。格子門和平日一樣安靜地關着。我按了電鈴，有人馬上出來從里開了鎖。這時，有個男子的頭影在不透明的玻璃上晃

① 小林曾經在北海道小樽市半工半讀，後在一家銀行里工作。他那優秀作品“蟹工船”是根據他在北海道時的見聞寫成的。

② 無產階級劇作家和演出家。日本共產黨員。有許多優秀劇本和小說。1901年生。

了一下。“呀，誰來了？”当我怀疑的时候門从里給拉开了。我發見警察总局的山口叉开大腿面朝这边站着。山口的臉晒得黝黑。

“我是警察总局的。”

他用威胁的口气說。我默然脫了鞋，走进穿堂。

“多嚟来的？”我問他。

“从今天早上七点鐘一直等你回来。我在执行任务。”

我感到一陣不快，沿着走廊大步朝飯厅走去。山口从背后問我：

“你一个人么？”

“一个人。”

“上哪去了？”

“回娘家。”

“是×街方面么？”他像意料之外似地反問我。

“不，乡下也有房子。”

我边說边走进厨房旁边四叠大的飯厅。在飯厅里，小保姆小安和她姐姐挤成一团坐在靠門的地方，屏声斂气地抬头望着一手提着皮包走进来的我。一看她們恐怖的样子，突然打心底里涌出对侵略者的憤怒，我尽量用平靜的口吻說：

“給我沏壺茶！”

之后，我脫下帽子，挨着飯桌坐了下来。我一面吮着热茶，一面在心里拼命策謀把家里發生的这种变化告訴宮本的方法。

原来，我和他帶着工作上海边的娘家去，我一个人先回来的。我在車站和宮本分手，以后沒有碰过头。他分手后到底到哪办事去了？东京这么大，我是無法知道的。可是，應該找出跟他通消息的办法。一定設法告訴他！我这样想。这是我的家——可是，如今却被敌人占領了。應該赶快警告他不要以为还是自

己的家而回来。

我花費很長時間喝茶。有个密探爬到鄰室走廊上来，和山口密談着什么事。我感到他們一面談話一面却靈巧地監視着隔一道紙門的这边房里的動靜。可能要被帶走的，我这样想，喝了兩個生鷄蛋。不一会，山口走了，可能去打電話。我对家里人打个耳語叫她上二楼，使窗口和台灯的样子改动了。我想这些改变說不定会引起宮本的注意。山口馬上回来了。另一个密探同时悄悄爬到二楼去了。他可能把窗口和台灯恢复了原狀。他不久蹑手蹑腳下来了。接着，山口就說：

“那么，請你以自願到案的形式跟我到駒込警察局。可能今天晚上回来。”

我慢条斯理地換上暖和的衣服，大衣也換了較長的。当我告訴家里人應該怎样留守的問題时，山口从旁警告說：

“話別太多了。”

“家里人嘛，話多是應該的。”

“正因为是家里人，禁止多說話哩。”

我准备帶去兩塊手絹，山口就注意我說：

“帶一塊手巾較方便些。”

“那么我去了，你們小心看家吧。不需要为我担心。”

当我跟家里人告別时，外面已經全黑了，开始降着毛毛雨。我为了防寒腋下夾着包了毛衣的包袱，打着傘，和另一个密探沿着雨夜斷絕行人的胡同上駒込警察局去了。

二楼狭小的高等密探室里沒有人影，一个沒有罩的灯照着盛着形形色色的印章的盒子，此外还攤着叫作“自警”的杂志封面什么的。室內灰塵很多，給人一种骯髒的感觉。我坐在椅上正瀏覽四周，*中川瘦削的神經質的臉上浮着某种笑意，走进来

冲我喊了一声：

“怎么样？”

这个家伙名叫成夫，在警察总局里担任艺术运动部门，是从事无产阶级文化活动的人所难忘的、一贯施行迫害的警佐。他歪着嘴唇，冲我瞪眼说：

“是你一个人先回家窥伺动静吧？”

“照你们说来，就是这么一回事么？”

“对呀。”

他说，接着说这回要我彻底交代和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之间的关系、文化团体的资金关系和跟上边的关系。

“而且，还有这个东西。”

中川从皮包里拿出“大众之友”杂志增刊号和选举专刊号。

“还有有关‘劳动妇女’杂志的问题。”

我默不作声。

“反正没什么了不起，只蹲两三年就成。很抱歉，你也从此不得不过不安的生活了。”

中川目光定在我脸上说，接连吐出纸烟烟雾。

我领会了我是为了和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的关系被捕的，官方为了破坏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和为了阻止合法的阶级文化工作者的活动，开始对我耍起卑劣的花招来了，正和对其他文化团体的同志耍的一样。

中川讯问宫本的去向。我哪里知道。中川检查了我身边的东西以后说：

“好吧，咱们上拘留所去吧。”

他走在前头走出高等密探室。这回，他不走从警察局穿厅上去的楼梯，带我从一个又狭又活动的内楼梯下去，来到便衣警

察室眼前，“噹、噹”地敲响右边尽里面装铁格子的不透明玻璃门。

在玻璃门的高处有块只有那个部分成了透明的小圆型“监视孔”。一对眼睛从里朝外瞧了一下，接着门门被搬开了。中川站在门外面，只有我一个人跨进门里的走廊上。一看，正面排列着两个有铁格子的监房，许多男子正互相拥挤、伸直身子冲我这边望；里面充满了形形色色的面孔、喃喃的耳语声、人的体臭、肮脏的臭气和闷气，混浊了夜晚的空气。这里，比二楼的高等密探室还晦暗。人们虽然不能动弹身子，却从坚固的铁格子隙间投出形容不出的好奇的目光望着这边。这些情景和站在填满了人的监房外面正上门门的、腰间挂剑、戴制服帽的警察成了奇异的对照，在我心上深深烙下所谓“拘留所”的最初印象。看守从挂在墙上的许多牌子里拿下一块，一面用牌上的绳子捆我包袱一面说：

“你的号码是二号。”

接着，我的身子被搜了，之后是脱下皮鞋，穿双粗草屐。当我为了赴厕所走过左端的监房前时，从监房里层层叠叠挤在一块儿东张西望的许多脸孔里发见一张熟悉的脸，我吃了一惊瞪大了眼睛。那是文化联盟出版所忠实的同志今野大力^①。我拐过弯时小声问他：

“是今天？”

今野在晦暗的监房里深深点了头，伸出舌头，缩紧脖子给我看了。

关妇女的第一监房有三叠大，在地板上铺着三块积了垢腻

^① 无产阶级诗人。日本共产党员。

發光的薄草席。有个看样子是吃茶店侍女的年輕妇女，前髮上电灯的鈍光照着，兩袖交叉在胸前悄然坐着。我也被关进这个監房里来，跟她面对面地坐了。監房的三面是板牆。我抬头瞧瞧上面，上面是塗了淡藍色油漆的天花板。那些板牆上，坐着的人的头部和后背靠着的部分，被几百个人的汗水和脂垢弄髒，一律变成了黑色。那个像侍女的人偷偷窺伺我的样子，不一会冲我說：

“真冷！我肚子痛……”

她在又硬又油的草席上弯屈着身子。

到了八点鐘拘留所开始作就寢准备了。每个人能領到一搬动便更加猛烈地漂散拘留所独特的臭气的褥子和被子各一塊。枕头是沒有的。我在瞧着人們从走廊旁的拉櫃給各監房搬被子，看样子女監房好歹每人还能領到一套，男監房每間只得到四套被褥；得有十来个人睡在这些被褥里。

“老哥，今天晚上請多發一套吧。請求您。要是太凉了，半夜里尿漲得叫人受不了呢。”

有个眼睛很大的男子这样說，冲着看守哈了哈腰，并不等他許可便利索地搬出被褥。这个人可能是流氓，身上穿件条子綢夾衣，底襟磨破了，拖着毛边。这种动作始終表現着这个男子卑下和机灵的性恪。我挨監房門站着，隔着細鉄絲網瞧瞧沒有二尺远的走廊的情景。过了九点鐘、十点鐘、十一点鐘，我每听見拘留所的門被打开了，便从臭气熏人的被里坐了起来，窺伺走廊到底有誰进来了。宮本說过：如果今天晚上能回家大概在九点多鐘回来。每听見开门声，我就怀疑是他，不知不觉猛然抬了头。

后来我熟睡了，当第二天早晨五点多鐘醒来时，从鄰監和其他監房都傳來起床的响动。天还没有全亮，四周籠罩着陰暗。

大家輪流把被子藏進拉櫃里，開始洗臉。

在監房外面二公尺寬、十二公尺長的走廊右端有一隻洋鐵皮洗槽池，有個自來水龍頭。在旁邊板壁上掛着發了一半的手巾。肥皂是禁止使用的。連使用牙刷也受禁止。只不過用涼水洗把臉罷了。那兩個洋鐵皮洗臉盆同時用它來洗淨擦地板的抹布。每當被拘留的人來往廁所時，便拖着粗草屐走這個地板，看守踏着泥腳在這個地板上來回巡邏。洗淨擦這個走廊地板的抹布的，就是我們為洗臉用的兩個臉盆。早就聽說拘留所里流行疥癬，現在又看見這種不衛生的方式，我不禁感到恐怖，害怕淋菌什么的會進眼睛。

總之，我洗了臉，回到監房坐了下來。乍一坐，不由感到寒氣襲人。過了七點多鐘，所差的端來飯和醬湯。飯盒的漆已經脫到不能再脫的程度，裡面裝着飯和四塊咸羅卜。醬湯是盛在碗里遞過來的，而這些碗又沒有一個是完整無缺的，筷子是搜來一些變黑色的舊素木筷子。把這些東西從挖在監房門下半部的高四寸長七八寸的洞里遞過來。

聯達警察局的伙食三頓飯都是從包辦警察宿舍伙食的飯鋪運來的。飯菜的質量並沒有嚴守一頓八分錢的規定。我呆在這里的八十天時光里，醬湯每天都是老一套，是昨天中飯或是晚飯的所有剩菜投進裡面再煮一次的玩藝。所以從一碗醬湯里有時出現硬巴巴的大蔥根，有時出現由於煮得過度變成粉末的豆腐。也出現洋白菜根。這個醬湯太不衛生了。

中飯是十一點多鐘。晚飯是四點多鐘。菜是質量很差的鹿尾菜、紅燒海帶片或是羅卜和放着惡臭的魚刺煮在一起的，還有紅燒土豆，紅燒牛蒡絲等等。中飯和晚飯是同一种菜，大概每隔兩天才換其他的菜。在七八十天時光里我吃了油炸豆腐、粗劣

的魚片和干魚片(里面夾着別人吃剩了的)各一次。有时很少出現夾着猪肉片的紅燒牛蒡，这个菜算是大請客了。被关在拘留所的人一般都对这种粗劣的伙食有很大意見。每当分配飯盒时便听见有人打着舌头說：

“咄！把人看成什么了，要是釋放了，一定闖进包商家里去鬧他媽的一頓！”

可是，当时駒込警察局拘留所里左翼的同志不多，不能把这些一般意見归納起来，傾导他們利用五一劳动节什么的举行監房內斗争的程度。駒込警察局的伙食質量比規定的惡劣，这是有理由的。原来明章規定檢束拘留的人的伙食費在拘留期間內都由警察局負擔。可是，某个人的拘留期虽然已經滿了，因为警察局办事务的先生太官僚，往往把應該这一个早上釋放的人再关一兩天后才放出去。警察局會計負責人却根据賬本把伙食費付給包商，因此包商受警察局形式主义的流弊，不得不每月白供給几百份伙食。不消說，干这种包商的人为的是企圖获得零碎的利潤而營業的，从一份一頓八分錢的价格中扣去利潤和被白吃掉的費用，每份本錢就不够五分錢。于是，拘留所里出現質量那么粗劣的伙食了。在拘留所生活的第一天，我一清早就喝了这种有来历的醬湯，稍微暖和身子，又吃過中飯，心情也逐漸平靜下来。我不知道自己被拘留多少天，檢束对我說来是头一个經驗。我在三疊大的監房里慢条斯理地踱着，心里想着种种事。

关于日本無产階級文化联盟的問題我們采取的态度只有一个。日本無产階級文化联盟是合法的文化团体。是根据人类社会的历史的發展进行文化活动的团体。我相信作为無产階級女作家和許多优秀的同志們并肩斗争是一个光荣的任务。我深深相信作为日本知識份子出身的女作家，應該站在最正确和最科

学的历史发展的道路上。我们的任务，是作为解放运动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让大家明白无产阶级文化运动的必然性，主张与保护理所应当的合法性和活动，以便扩大文化运动。统治阶级为了设法避免本身的崩溃，向革命的大众和他们的文化组织投来的狡猾和卑劣的绳索，是非加以小心斩为两截不可的。我曾经不但亲眼看见苏联文化活动的进展情况 and 实际成绩，亲眼看见占地球六分之一面积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妇女大众过着多么合理的生活，还亲自在这个社会里生活过。

我在嘴里低声哼着歌曲，一面瞧着刻在监房内肮脏的板壁上上的文字。写的字很少，而且大部分都已经被剥掉或是乱涂了，认不出是什么字。在高的地方刻着“原政子女士”，在端饭盒的門洞旁刻着“党”，旁边还刻着“昭和三年八月十日”^①，模糊地看见“万岁”。在左边牆上用很大的字体刻着“日本共产党”，上面乱划了好几刀；可能是后来别人搞的。

我对自己的命运没有感到什么忧虑，心里充满着客观性的信念。可是，我却担心从昨天晚上以来杜绝了消息的同志们。这个不安越是靠近日暮越是就增加。原来大家决定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妇女协议会的会员们四月八日日暮时候集中在动坂的家。而这个家现在成了最危险的地方。

果然，过了六点多钟演剧同盟的澤村貞子和无产阶级节育同盟的山本琴子被拉到拘留所里来了。听说澤村貞子正赴动坂的家的半路上遇见一个古怪的男子带山本琴子迎面过来。她心想“这不妙”打算装不知道的样子从他们旁边擦身而过，这时山本琴子叫了一声：“啊？”便停住了脚步。于是密探也注意了澤村

^① 即1928年。

貞子，說什麼“喲，你也是同類么，那麼一塊兒去吧。”連她也拉來了。

澤村貞子在同一个黃昏馬上被轉押到四谷警察局去了，只有山本琴子一個人和我一道被拘留在駒込警察局里。

監房里只剩我一個人了。

日曆雖然已經換到四月，却是每月下着淫雨。因為直接坐在地板上，整個身子都涼了。我穿了小安送來的和服和暖的下衣，把棉絨舊睡衣當作墊子坐在上面。這個睡衣，是在我剛被拉進拘留所的第二天外面同樣下着雨，監房里寒氣襲人，被關在保護室的許多男子裏不知道是什麼人把它借我作墊子的。

雨水順着洋鐵板水溝流下去嘩啦啦地响，當中還夾着男子的聲音。

“我說老爺，勞駕讓我出去吧。求您哪！”

聲音是從保護室那裏傳來的。

“剛才換班的時候不是說等到下一個時間么，我就老老实實等着的呀。我說老爺！”

這個人是在要求上廁所。我怀着憤怒的心情傾听着這個聲音。

雖然從我這裏瞧不見，看守好像在保護室跟前蹣跚，他用粗而低的聲音說：

“所以叫你去呀，自己開門吧。”

四疊半大的保護室和其他監房一樣鋪着地板，不過，門是像德川時代的牢房似的排立許多木頭，所以要是瘦臂可以從這些木頭和木頭之間的空隙伸出手去，拉開粗大的鐵門。現在，也傳來拉門的声响。

“不行！”

原来門門里上了鎖。看守当然知道这一点。整个监房在傾听这个声响。因为連天下淫雨和直接坐在地板上，每天吃粗食的身体减少了体温，天稍微寒冷每个人的尿量就多了。可是每当去廁所时都得恳求看守，請他給打开监房的門。

过了十分鐘模样的沉默后，这回是另一个声音稍微活潑的口吻說：

“老爷，請讓我上廁所！”

“……………”

这个声音被無視了。

“我說老爷……”又是原来那个中年人的声音。“請开開門吧，要尿褲了。”

“没关系，就在那里撒吧。”

“这多髒哪，不可能的呀。我說老爷，求求您。我是个病人呀。”

“胡說！”

“真的，可以請您瞧瞧哪，是害淋病哩。”

看守暫時間不做声，接着从放在靠近拘留所門口的桌子那面拿出一串鑰匙，慢条斯里的，并不打开剛才起有人乞求的保护室的門，故意先打开第二监房。

拘留所的看守是兩人一班。从上午八點鐘到第二天上午八點鐘連續上二十四小时班。每隔一天交一次班。兩個人換班的方式是：一个看守在拘留所里值一小时班，就到外面去休息一小时。換班的时候这两个看守就互相致举手礼，报告說：

“二十九名。現在外出兩名。”

那一天也是現在这个看守值班。关在第二监房的叫作崧的

青年要求看守購買藥。

“勞駕，替我買‘奧利譯寧’。我一直吃這個藥，現在斷了很感困難。”

看守站在監房跟前，看一下設在拘留所門上的探視孔，這回把頭掉過來嘻嘻笑着說：

“嗯，好的。替你買。”

“真地求求你。看樣子我還在這兒呆二十九天。說不定還被轉押到未決監房去。要是再得腳氣病實在太麻煩了。”

“所以嘛，我就說替你買！”

那個說話帶東北口音的年輕看守低聲回答說，站在原地方嘻嘻笑着。

要是他誠心替唄買藥，應該從按照號碼替大家保管的錢里拿出他的一份，告訴所差去買才是道理。

“求求你！”

“嗯。”

“上回我求你買短褲叉，你也只管答應始終不給買呀。求求你！”

看守叉開大腿，蹣着腳尖再次從探視孔張望外面，一看沒有什麼人影，他就叉怪沉着的樣子說：“要是你態度好，我們也答應你的要求。你不是已經呆了六十天了，却連你的原籍都不肯講嘛！”

“我們共產黨員有鐵的紀律。我得嚴守這個紀律。不過，這件事和你並沒有直接關係。給我買吧！”

唄在廣島從事青年同盟的中心活動，今年二十一歲，是個工人出身的革命幹部。聽說他是來東京不久就被捕的。唄和看守的爭論越來越厉害了，在六十天拘留期間內頭髮長得很長的唄

完全生了气。

“干嗎，这么作你就能完成你的任务么！”

看守突出額骨的臉陡地漲紅了。

“喂！”

看守像呻吟似地吼叫一声，他的臉已經變樣了。

“走到这里来！”

“沒有必要！”

“我叫你出来！”

看守嘎喳一声拉开監房的門。接着兩人就扭成一团。从監房里傳出人与人格斗的可怕的声响。

“老爷！我說老爷！請原諒他，他太年輕。我說老爷！”

傳來沉重的声响，不知是看守呢还是祖，有一个人仰着身子滾出監房外面来，碰上拘留所的門又滾回来。虽然沒人說話，整个拘留所的人却全都站起来了。

“噠，噠！”

下班的看守敲了敲門進來了。他在外面聽見这个异常的声响進來的。他一声不响，并不問伙伴一句事情的淵源始末；那个正格斗着的看守也只是吁吁喘气不作任何說明。進來的看守默默把腰間的吊劍和皮帶一塊兒解下来，踏着泥鞋冲进監房里去了。再次傳出猛烈的格斗声，看来这回祖完全被压在他們身下，他的头被他們接連使勁撞在監房板牆上。每挨撞一次，从我屏声斂气坐着的第一監房的牆板隙間就蒙蒙飞出灰塵来。祖的头挨撞挨得竟这么厉害，接着他們好像扼他的脖子，傳出奇妙的喉音。之后，我看見看守臉上挂着兴奋的神情打監房里走了出来。

后出来的看守默默走进我坐着的第一監房里来，檢查板牆，

用手摸了摸。之后，两个看守同样一声不响地一塊兒修理从铁柱子微微歪出来的門，等修好了，那个像野兽一般冲魁扑去的看守就走出外面去了。

事后，我立刻上厕所，经过隔壁第二监房时偷看里面。里面好像压根兒沒有發生过什么事似的。在那狭小的三叠监房里，連魁也在內的七个男子規規矩矩背着板牆排成兩排对坐着。兩三个人垂低着头。走过保护室跟前时，那个大眼睛的流氓大声問我：

“他怎么样了，先生！”

他是用这种方式表示他消极的抗議的。我默然上厕所，又默然回来。所謂在“拘留所里發生的事件”，就是在用一道門和社会完全隔断了特殊地区內發生的，連警察局內部也把它視作是特別地帶。我到現在方才明白“在拘留所里發生的事件”這句話含有怎样可怕的意义。我也明白了那个命令人家在监房內端坐的規則，帶來多么伪善的資本主义形式主义的效果。（拘留所經常受警察局內各种警官的訪問。）放在走廊的一張小桌上备有印刷時間和其他項目的特殊格紙，他們就在这个紙上盖了戳，形式地巡視了一番。有的人把臉朝着监房在走廊上走了一通，算是視察。可是，他們却不能从每个人和平常一樣端坐着的表面情形看出看守剛剛对魁身上施了多么殘酷的气端。这种形式的視察連半夜里也有。看守和白天一樣行举手礼，报告說：“二十九名，其中妇女一名。沒有事故！”

四月十一日左右，早上九点鐘摸样，当我想上厕所順着保护室的牆角拐弯时，今野大力可能听见第一监房开锁的声响正等着我。已經站到鉄絲網跟前来的他小声說：

“藏原^①被捕了！”他說罷便又陡地坐下來。

“多嚕？”

“好像是兩三天以前。”

這個消息震撼我的心。回來時我又問他：

“是他一個人被捕了麼？”

“好像是这样。不過，不太清楚。”

今野在嘴巴很大的臉上浮着形容不出的神情說。我和藏原惟人沒有私人的來往。可是，日本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的發展史和他的功勞是分不開的，凡是嘴上挂着無產階級文學的人，全都知道藏原的名字。藏原惟人在日本無產階級文學運動剛萌芽的時候起就站在馬克思主義藝術理論家的立場，始終不渝地積極配合當時的客觀條件推進無產階級文化運動，他這種努力是不能以筆舌形容的。我們從作為一個藝術理論家而走過來的藏原惟人本身的發展道路，可以看出他是生活態度和其他方面都很朴素的馬克思主義者。他並不是把自己關在書齋裏和實踐分開來，只給日本人民翻譯和介紹蘇聯無產階級藝術論的人。他把無產階級文化運動和藝術運動視作是解放運動的一個環節，在付諸實踐時經常使它適合於整個革命運動，始終保持正確的政治嗅覺去觀察客觀現實，靈巧地捉住發展藝術理論的萌芽，為了開展和推進它盡量攝取和批判國際性的全部經驗，使它具體利用到文化鬥爭的實踐中去。因為這樣，作為一個藝術理論家的藏原惟人，同時作為一個前衛戰士，他是隨着日本無產階級解放運動必然的發展而成長着。藏原同志正因為能看透資本主義國

① 藏原惟人。無產階級評論家，日本共產黨員。曾經留學於蘇聯，把蘇聯文學介紹給日本。有“藝術家的新任務”、“無產階級藝術運動的組織問題”等等各種著作。新日本文學會會員，蘇聯研究者協會會員。1902年生。

家日本越来越剧烈的阶级对立和它的革命性，鑒于国际形势正确掌握政治动向，所以能成为一个无产阶级文化斗争实践和理论两方面的可靠的领导者。他在一九三一年六月用古川庄一郎的笔名在“可普”上登载了叫作“无产阶级艺术运动的组织问题”，在同一刊物八月号上登载了叫作“论艺术运动的组织问题”等等论文。我们讨论这些论文，来一个作家同盟划期性的方向转变，使文学的基础放在工厂和农村——无产阶级的基础上。小组活动真正渗透到劳动大众的生活中去了。

所有革命的劳动人民对藏原惟人怀着非常亲切的情感。

把粗草展倒过来放着，身子往后退进监房里。同时，看守嘎啞一声在我鼻前下了锁。我没坐下来，两手背在背上，倚着又脏又凉的墙板，心里充满着感动。

我们如此被锻炼！我深深感到这一点。敌人夺去中野重治，夺去窪川，夺去壺井繁治，现在连藏原也夺去了，他们以为这样能阻碍我们的活动。可是，难道能连根带枝拔掉从下涌出来的日本无产阶级革命和带有革命性的文化要求了么？例如拿我一个人来说，这回的迫害不过在我身上加强了作为一个无产阶级女作家的新的决心罢了。这一点大家都是一样的。凡是持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人，受到敌人的侵袭时反而加倍坚强起来。经过这次斗争，中野重治能成为更坚强的革命诗人；村山知义也更加磨亮他的武器；那些代替被捕的同志新站到岗位上来的同志们，又经过复杂的斗争在政治和文学方面都会很快地有了提高。像这种敌人集中火力来个总攻势，就是意味着无产阶级文化运动的空前发展。不久，在工厂和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学通讯员里陆续出现了优秀的革命艺术家。难道敌人能阻止这个力量么？没有无产阶级，他们是连一天都不能进行资本主义生产吧？

在他們沒有放棄半封建資本主義地主權力之前，無產階級是永遠不會放棄自己的立場的。不會停止階級鬥爭的。資本主義在這種場合也顯出它的矛盾：奪去幾個前衛戰士，結果是反而產生多了幾倍的活动家。

我充滿着洋溢的信心，不禁站着伸伸身子，冲着空間笑了出來。我並沒出聲，是打開嘴巴，慢慢笑的。

下午兩点多鐘，特高警察來到拘留所把我拉出來，領到二樓一個房間里去。在放着墨水啦、賬本什么的桌子那邊坐着從警察總局來的特高警察。他身穿黑色西裝服，臉上浮着五官全都集中在中間似的表情。

他問我認識叫作東的帝大學生吧？聽說這個學生交代說曾經問我要了稿子，登載青年同盟出版的刊物上。

“我不認識這樣的学生。我也沒聽說過這種稿子。”

“不會吧。那個學生是的的确确上你家時被捕的呀。”

特高警察目不轉睛地望着我的臉，用帶着嘲笑獨特的口吻執拗地反復訊問着。經過幾次問答後，他就打開皮包，拿出幾張照片來。照片有名片大，有的是卷了頭髮的、華麗的年輕婦女像。他從這些照片里挑出一張沖了我讓我瞧。

“你認識這個人吧？”他說。

照片是一個三十歲前后的男子的三分之二身像。這個男的身穿一套大島^①和服和挂套、雙臂交在胸前，面背着樹干站在院里。看來皮膚很白，鼻下蓄着胡子，是個很溫和的人。

“是誰？”

“你認識他吧？”特高警察說，嘻嘻笑着。

① 日本大島地方出產的衣服料子。

“不認識。”

“不會的。”

“可是，我不認識嘛。有什麼法子！”

“真地不知道？是藏原呀。”

我不禁把臉靠近照片，接着把它拿在手里端詳着。我曾經看過他穿洋服的老照片，但看見這樣的像還是頭一次，不敢馬上鑒定是真是假。我把照片翻過來瞧背後，在白地的地方寫着：藏原惟人，今年三十二歲。

“被捕了麼？”

“在報上登得那麼熱鬧了啊。”

“不讓我讀報紙嘛，哪裏會知道。讓我瞧那個報紙吧。”

“可以讓你看看麼？”

他只這樣回答我，並不從椅上站起來，却說“你在莫斯科跟他見過面吧？”這個藏原的照片究竟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照的呢？我再次端詳這張照片後問他：

“這個照片，是在哪照的？”

“逮捕後馬上照的。”

“是在他家里麼？”

特高警察神秘地點了點頭。聽說當局為了逮捕同志們赴他們家時是帶去所有的武器的；可是從來沒有聽說還帶着攝影班同去的。

在警察局里照的像？要是這樣，藏原這張照片的背景太奇怪了。我不明白這所安靜的院子究竟是怎樣一個地方。我也不明白他們為什麼有藏原在這種院里照過的像。看着，看着，我心中的疑雲越來越大了。嘴里苦澀澀的，有說不出的難受。是什麼人在什麼地方照過這張照片？藏原知道這張照片被放在這種

地方么？当我被特高警察尾随回拘留所的时候，特高警察就一面下楼梯一面说：

“穿了和服么？这样较好，下面长了。”

他说我被捕是为了那个我所不认识的叫作东的学生的原故。一个身穿染了字号的短挂套、脚踏长统雨靴的年轻小伙子站在狭小的楼梯中间，为我们让出路来。他是包监房伙食的饭铺的伙计；在他身旁的墙上贴出一张纸，上面写着：

“上下楼梯应肃静；司法室。”

纸的一端往上翘着，上面积了一层灰土。

时时刻刻

一

早饭开过了。一个当劳役的男子用抹布洗擦着监房外面的走廊。驹込警察局是木头房的老建筑。当劳役的流氓撕下手巾做根细带子代替腰带系在腰上^①，尽量缓慢动作拭揩铁格子的每一个档儿，借以活动着四肢。

看守和他间间断断地谈着天亮前偷进神明街附近的博士家的强盗被捕的事情，整个监房都在倾听着这条新闻。监房有两个，里面关着二十几个人，已经挤得水泄不通了。他们大部分是干了扒手、小偷、白吃、骗财和勒索金钱等坏事而抓来的。

看守自己也跟着当劳役的男子依次洗擦的方向移动着脚步，不胜感慨的口吻说：

“这一两年来，串监房的顾客质量降低了不少啊！”

“从前嘛，很少有人串这种地方来。可是，偶然有人进来，他们个个都在外面干了挺了不起的事情来的。最近怎么样呢！不是因为白吃被抓来，便因为偷块铜板被抓来，监房就被这些家伙占满啦。难道没有一个好样的了？！”

从保护室里传出独语般的阴沉沉的抗议声：

^① 日本拘留所禁止被拘押的人在身上系腰带、皮带。防备他们自杀。

“还不是因为你们最近乱抓人嘛！连大街上都不敢放心大胆地走路了。”

自从发动侵略中国东北地区的战争以来，好像讽刺当局似的外面盛行新的犯罪：有些男子穿上草绿色受伤军人的制服口里嚷嚷什么“为了国家”，专门威胁没有男子的人家强卖东西。现在，这里的保护室里也给抓来四五个这样的人。

我听着这些话不由想起了一件事；听说为了逮捕从事左翼运动的人，警察收买饮食店的女侍，规定协助他们抓一个人就给多少报酬。不但如此，听说派出所的警察不管什么人，把他抓来关一夜保护室，就能得五角钱的奖金。要是抓来和共产党有关系的人，奖金也增加到五圆钱，抓来所谓“大人物”奖金就更多了。“那么，他们抓来藏原惟人，究竟得了多少钱？”我这么一想，浑身像烧起来似地发热了。

不一会，我从铁丝网里说：

“不过，抓来多少人都无济于事吧，要是社会的基础不改变的话。‘二十九天满了①，你们滚出去！’可是他们却依然活不下去呀。”

“嗯……”

在春寒的监房走廊上，用湿抹布拭揩过的痕迹冷冷地发出白光，关在监房里的那些还保持清晨新鲜的头脑的人们鸦雀无声地倾听着我低而清楚的说话声。

戴着金丝肩饰的高个儿司法主任嘎啦嘎啦开门走了进来。

① 日本法律规定警察局把人只能拘押二十九天。但是，他们要种种花招（例如在一个警察局里拘押二十九天后转押到别的警察局去又关二十九天等等。）任意延长拘押日期。

他一伸手指在早已放在桌上的巡邏表的格子里蓋个戳兒，小声对看守說了些什么話。臉的尺寸和靴的尺寸都很大的看守垂头回答長官的詢問說：

“是，一名！明白了，是！”

司法主任走了。看守懶洋洋地把手伸进桌子背后取出一串鑰匙，打开我蹲着的第一監房的鐵門，像要用鑰匙的尖端把我招出来似地比划着說：

“喂，出来！”

我站起来打算穿一双門边排着的粗草屐，看守就說：

“把这些紙也帶走，是搬家呀。”

“搬家，搬哪？”

是要被轉押到別处去么？一瞬間，我这样想。看守沒回答我，只是下命令說：

“到那边去拿塊席子！”

拐到厕所的地方有兩塊卷着直立的草席。我拿来其中的一塊。

“鋪那边！”看守用下巴指指走廊的一隅、三尺小窗的下面說。“知道么，坐那里去！”

看样子为了那个天明前抓到的强盜把第一監房空出来。

蹲在監房里没什么玩艺可看的男子們个个都把目光定在沿着走廊来来去去的我的身上。坐在里面的顧光伸脖子大声說：

“給搬到这么討厭的地方来了么，冻死人呀！”

走过保护室前面时盤腿坐着的今野瞪出白眼生气地說：

“多侮辱人呀！”

“嗯！”

当局万事采取这种方法摆弄人哩！我深深了解到这一点。

不加任何說明，為了讓人摸不到下一着的棋該怎么走，故意一点一点分开来下命令。这是叫人失去行动的自主性和叫軟弱的心灵失去志气的最高明的办法。

强盜被帶进来了。他在取掉硬領的襯衣上披着条子花紋西裝上衣。整个监房用冷淡的态度迎接他。沒拿一样东西就被捕了，这一点影响他作为一个强盜的資格，那些监房里的流氓都瞧不起他。只有看守一个人几乎把臉碰到鉄絲網望望里面說：

“干得多無聊！人家認清楚你的面孔了，这是一定的呀，要是今后再干的話，手段要放高明些！唔？”

他是鮮菜鋪伙計出身的二十三四岁的男子。他执拗地垂下头，兩臂交叉在胸前一动不动。

从走廊牆板的縫隙刮来刺人的过堂風，刮进后頸里令人背后陣陣發冷。我把挂套的領子像大衣領子似地翻起来坐着。一到中午，当听差的老头兒把飯盒直接放在草席跟前的地板上，又放一个裝白开水的碗。离飯盒約有兩尺長的地方瞧見穿着泥靴的看守的脚。

保护室的門开了。一看，今野大力穿着洋服，像左右摆动身子似地走出来，在气色不好的臉上浮着微笑朝这边瞧瞧，又开兩腿站在洗槽池跟前漱起口来。他因感冒喉嚨腫了，正發着高烧。

看看差不多了，我便从席上站起来，慢条斯理地走过他的旁边，一面朝厕所拐弯一面小声打听：

“沒有新聞么？”

“藏原，好像还关在單人監。”

“……………”

拘留所的廁所沒有門。从洗槽池拐彎的地方有塊三尺長六尺寬的洋灰地，在尽头兒的牆上挂着一面方鏡。這是看守為了監視上廁所的人而設置的。蹲在沒有窗的黑暗的廁所里，我的腦子敏捷地活動起來。我貪婪地想从剛才聽見簡短的話里推察外面的情況。从廁所出來後，我一面洗手一面又打聽他：

“押多少天，決定了麼？”

“听中川那傢伙說是二十天。資產階級報紙好像拚命替‘可普’造謠哩。”

“其他的人，安全麼？”

“不知道。不過……”今川停頓了一下，接着快快說：“他好像平安呀。”

我馬上明白他在說誰。我感動得不能說話了，只是默然把頭深深點了一點。

特高警察來到拘留所。

他叫我出來，當來到用藍布包袱包着的飯盒堆放一邊的又臭又亂雜的走廊上時，突然說：

“你的女傭人好像想請長假啦。”

他說這話有意加着引起我关心的抑揚口氣。我却一聲不响地走着。

“那麼，看了這個信後給她簡單回個信！”

一走進二樓灰塵多的房間里，特高警察邊說邊把小安在一張白紙上寫的信拿給我看了。他說小安來要求見我，但沒有被許可，所以寫回信給她。

小安看來是用警察局的毛筆寫的，上面這樣寫着：

家乡的老爸打电报来叫我立刻回去，如果不回去从此不讓

進家門。雖然覺得很对不起，還是讓我回去吧。小安留，中條先生收。

從這封信里我活生生地感到穿件藍地小白花布衣、系條紅腰帶的姑娘小安和突然變得空洞的房屋以及纏住小安的密探等等氣息。也清楚地想像外面的人看見可能登載我的照片大大宣傳了的新聞報導大吃一驚的情況。

小安的家是×縣的富農，雖然為人可靠，但一旦遇見這樣的事却不能堅持到底。階級性在這樣遇到具體問題時馬上暴露出來了。對於小安，這次能證明我過去對她的估計並沒有錯，同時我對僅僅住過兩個月的動坂的家沒有感到什麼留戀。特高警察從側面用心注意我臉上的表情。我却相信我和宮本把這次的事件作為機會，今後一定使整個生活筑在和從前完全不同的基礎上。

“瞧，你們造謠的效果馬上靈驗啦。”

我說，依然站着把桌上的墨池移過來，磨磨墨，把筆的尖端蘸在墨水里，給小安寫簡單的回信。

我在讀着剛寫完的信，有個黑皮膚的男子從我背後陡地伸出手搶去，繃緊了臉讀了起來。讀完了，他把手一伸，直接把信交給特高警察。特高警察恭恭敬敬向他鞠躬，关上玻璃門走了。

到那時候我方才注意到那個男子和室內的樣子。

那個男子的頭髮清楚地是剛剛梳過，西服雖是粗條花紋的廉價貨，褲子的折痕卻還很端整。他把那張黝黑的方臉沖着我，瞪眼用下巴指指椅子。

“坐下！”

我坐下來。那個穿粗條花紋西裝的男子也在我對面坐了下來。

“我是从警察总局来的，要调查你！”

“是么。”

男的不再说话了。从上衣口袋里掏出纸烟叼在嘴上，擦根洋火，点燃纸烟，深深吸了一口，吐出烟雾。他拿着纸烟的手很厉害地抖着。虽然纸烟的前端还没有闪着烟灰，他却一面翻着白眼瞪这边，一面吧达吧达动着手指撒灰。掸灰的时候手也依然打着哆嗦。

我移开了视线。一看，在桌子腿上缚着好几根搓好了的拷问用的手巾。就在这个当儿，他好像趁我不备似地突然怒吼一声：

“干吗！你这是怎么坐的！”

我不过按照人们普通坐的样子舒服地把后背靠在椅背上坐着罢了。

“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瞧，多高傲！来到警察局就老老实实装出来到警察局的樣子吧！”

他把吸了一半的纸烟扔在地板上，用皮鞋的前端擦灭，从桌上拿起一根有缝的裂口的尺子，把我按在桌上的胳膊戳了一戳。

“说来你这个家伙太高傲！听说我们的人用绅士的态度调查你，你却压根儿不坦白。因此今天对你动动武，非叫你吐露不可！你们不是造谣言白色恐怖什么的吧，今天就让你尝尝白色恐怖！”

他说完。便用竹刀蠢地捶打地板。这个长竹刀刚才早已倚在他身旁的墙板上。

“交代和共产党的关系！”

“你这么突然冲我嚷嚷，把我弄得糊里糊涂啦。”我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喂，那末，一样一样問你吧！”

这个狭小的前额上刻着粗皺紋、長着一副卑賤的面孔的男子，取出上面印有警察总局字样的格子紙，上面写着“赤旗报”“共青团”“資金关系”等項目。

“喂，多嚮开始讀赤旗报^①？”

我回答說不知道这样的报纸。

“胡說！”

顿时对方大吼一声，弄得在狭小的房間里他身后的窗玻璃都嘩啦啦地震响。他把那副野蠻的面孔很难看的歪着，又吼叫一声：

“家伙，你从宫本那里借来看了！”

轟！

这是多么愚蠢的謊話呀。

“不知道那样的报纸。”

“不知道？”

“不知道！”

“把人……打算要弄到什么程度？”

“我不知道，所以沒有法子。”

“不說么！”

“……………”

“蠢生！別小看人！”

竹刀橫抽在我的头上。

“怎样！說！”

“……………”

① 日本共产党机关报。

“尽管你頑抗，我們全都查清楚啦！”

他边吼边像耍弄似地时时用竹刀从不同的方向抽我的腿。

“宮本已經全都坦白了。他說因为你是女人，要是承認从他那里借讀的，就希望早些放你回去。”

我为了所受的侮辱，憤怒得連嘴唇都發白了。我像刺进对方的胸部似地說：

“宮本，关到哪去了？”

对方有点狼狽了，喃喃地說：

“不能長久讓他自由搞下去！”

隔着窗玻璃看見四月清朗的天和小胡同連檐房的晒衣竿。陶腰布、紅色的小衣……这些东西反射着春天的陽光高高晒着。

头髮賊亮、威風凜凜怒吼着，用竹刀抽打地板的穿条子花紋西裝的男子和隔着一塊玻璃瞧見的外面平凡的景色呈出离奇的对照，在我心灵里烙下深刻的印象。

那个男的按照写在格紙上的每項問題挨次胡說八道了一陣子，打响竹刀，拿起尺子想打我的臉：

“不打算說么！”

經過三小时的拷問，那張格子紙依然是空白，我被赶回拘留所里。

这一天黃昏，今野一手压着劇痛的左耳，臉色蒼白从高等密探室回到監房來。

“說些什么？”

看守問。今野生气地回答說：

“那种大夫懂得什么。連医疗器械都沒帶來嘛！只說涼涼局部呀。”

他像拖着脚似地慢騰騰走進保護室。他因為感冒發燒扁桃腺腫大時挨了一記耳光。因此這兩天感到耳朵劇痛。他發了高燒，涼局部的濕手巾馬上燙了，這幾天來一粒飯都咽不下。保護室里有兩個曾經當過護士兵的扒手，對看守說：

“這一定是得了中耳炎了，要是不給他治療很危險啊，老哥。”

連今野自己也要找醫生看病。看守起初說：“雖然壞事你們都知道，醫生的事情可不一定清楚吧，別多嘴啦。”可是，今野今天痛得忍不住大聲呻吟，看守也不得已自動請來醫生了。醫生卻只說什麼“涼涼就好了。”結果看不看都一樣。

半夜里給抓進一個醉漢來了，睡在走廊一端的我，從頭上蒙了灰土連鼻孔都怪癢的，不由醒過來。

醉漢連關進保護室之後還大聲哭叫着。

“我……實，實在遺憾。關，關這種地方……我，我不過是個普通的大學生！”

“這個傢伙真討厭！怎麼還沒睡！”

一個瞪着大眼的流氓粗聲粗氣怒喝他。

“要睡了！我要睡了！我……太遺憾。我……唔，唔，唔……”

第二監房也有人被鬧醒了。於是那些擠滿在狹小的監房里的半裸的男子們在晦暗的燈光下騷動起來了。

“干嗎，哭咧咧的！揍死他！揍死他！”

看守始終不理會這個騷動，從頭上緊緊蓋着黑大衣伏在桌上熟睡着。

傳出用拳頭捶打的声响，是有人一聲不响地在揍他。監房內暫時靜寂了。接着，從保護室里傳出尖叫声：

“啊！糟糕！”

“真沒有法子！喂喂，臉朝那邊，朝那邊！”

“老爺，老爺，請開開門！”

“勞駕老爺，給他開門吧，這個傢伙不像是學生喝了泡盛酒①……”

“咄！好臭！”

看來那個醉漢在什麼人身上惡吐了。

早上十分鐘体操開始了。我擔心今野的病好像心的一半被他奪去了。不能生病！我越來越強烈地這樣想。

十點鐘左右，在我為刺骨的寒冷和瞌睡的夾攻下迷迷糊糊呆坐着的時候，穿藍布服、臉晒黑的管工人運動的傢伙帶來一個白胖的姑娘。

“暫時坐這裡吧！”

“坐外面？”

“對呀。”

“喂，姑娘，坐那裡去。有陪伴不冷淨吧。”

姑娘身穿大花的假綢衣，在胸前緊緊交着兩袖站着。她來到走廊草席上跟我並排坐着，身旁放下一只小口袋，把胖乎乎的好看的兩手放在膝上低着頭。她在中指上戴着紅玉戒指。從她洋沙長下衣的袖口清清爽爽露着紅白兩色的綫襁邊兒。

不一會兒，我低聲打聽這個姑娘：

“是工作么？”

“嗯。”

① 从琉球地方出產的酒。

“公司職員？”

“地下鐵路。”

“是地下鐵路的站前百貨商店？”

“不，售票員。”

“……………”

我被喚起了異常的注意，暫時間不說話了。地下鐵路一百名工人最近從三月二十日起舉行了三天罷工，而且這些工人里還包括着四十名婦女。他們利用了地下延長綫占領四輛車輛作了障地，因而引起全國性的注意。罷工的原因是：公司把被征入伍赴前綫的職工們一律按照缺勤處理不發薪水。報紙登載了罷工團員在鐵絲網上通兩百福爾的電流、挂着大寫“觸電身死”等字樣的紙條防備警察的侵入的照片。他們募集鬥爭資金一千圓，把一個月的糧食運進車輛內。雖然全員都是十六歲到二十五歲的青年，他們却組織了婦女也參加的自衛團，一絲不亂地行動着。他們這些把所有工作崗位的特殊性科學地利用到罷工鬥爭中來，以便進行富有革命性的鬥爭的方法，被視作是最新式的罷工典型。像這種鬥爭方式不但在交通產業史上沒有前例，連從以往的日本罷工史說來像這種活潑、富有鬥爭力和計劃性的、科學的鬥爭法是稀見的，當時在社會上引起廣大的影響。

在信州的邊地，地下鐵路的罷工和連婦女也勇敢鬥爭的方法成了大家的話題。

罷工團叫公司和警察局大感頭痛，最後經過強制調停結束了。公司方面答應的條件是：被征入伍赴前綫的職工仍視作是缺勤，但照發薪水，不過從薪水中要扣去軍隊支付的餉銀；在每個車站上設置氧氣製造器和廁所；支付值班津貼等等。婦女職工增加有薪的生理休假的要求被拒絕了；但是獲得了男女同一休

假制和領取工作服夏天兩套、冬天一套等等的待遇。在我眼帘还清楚地留着登在报上的、用白手巾箍着头、臉上充滿着決心的妇女罢工团员勇敢的姿态。

在地下铁路工人举行这个罢工之前，他們受公司的命令去品川車站欢送赴前綫的兵士們。听说当时他們有組織地拒絕搖动公司發給大家的小太陽旗，在站台上作了反战演講，合唱五一劳动节的歌。又听说实行罢工的头一天，从前在地下铁路工作的工人出身的現役兵訪問斗争中的罢工团员，提出要求說：“願意和大家一塊兒斗争资本家。”罢工委员会回答，希望把这个热情用在兵营斗争上。兵士和工人們互致了革命的敬禮分手了。

正因为这样，当我听见地下铁路啦、售票員什么的名詞时，心中便感到一种重压，像电閃般想起了有关他們斗争的种种情形。在經過那种显著的罢工之后，敌人总于采取某种手段搗乱职工的陣營。难道这个温和的胖姑娘和敌人的进攻有了怎样的关系呢？

我默然想着心思。这回姑娘开口了。

“从警察总局多嚙有人来？”

我回答說那完全看他們高兴不高兴，拿現成的例子說我已經押了一个月拘留所，警察总局的先生只不过来了三四回罢了。姑娘把突出的下巴往前一伸，抬头望望房柱上的表。

“多气人！”她說。“說是八点鐘左右来，他們一来馬上讓我回去的呀！”

据說，她今天早上六点鐘左右和平日一样裝了飯盒想去上班。恰巧这时候来了一个男子說是从駒込警察局来的，把她一直拉到这里来了。她的老爸担心来的不是真正警察局的人，还陪送她到警察局大門口才回去。

“太欺侮人啦！”

姑娘說，又在胸前紧紧交叉袖子低垂着头。

到了中午，警察总局也沒来人。听差的在姑娘膝前的地板上放了一个把紅燒的鹿尾菜当菜的飯盒走了。姑娘一看这种飯盒突然哭了起来。我說：

“別哭啦。你可以吃帶來的飯盒啊。”

姑娘好不容易打开把紅燒藕和紅姜当菜的洋鍋飯盒吃了起来；但只吃了几口，連白开水都喝不进去了。

下午，第一監房的強盜被押进保护室里去了。我結束好几天的走廊生活，又被关进監房里来。

姑娘因为并沒叫她解下腰帶，逐漸恢复鎮靜了。

“警察嘛，專門欺騙人！”她說，接着放低声音加强語气說：“真是的，怎么办哪！实在太气人！伙伴們今天早上都在家里被捕了。剛才他們電話里报告說二十几名……他們一定全部被捕了。公司方面尽管在罢工的时候答应我們的要求不讓一个人牺牲，实际上倒是最近接連采用了代替的新人。他們是一个鼻孔出气的呀，到現在开除我們，太卑鄙了！”

看来公司方面怕从工作崗位上逮捕罢工工人引起社会的注意，也顧慮其他职工借机团结起来，因此动員各人居住地的警察局，今天早上在同一个时候分批逮捕了他們。

这个姑娘虽然一看警察局的飯盒就哭了起来，却会看透資方的手段，反复地思考着。

“听说罢工后一个月大家开始失去警惕心的时候最危險，这话真不假。”她說。接着她像改变坐姿似地动动穿了假綢衣的膝头，自言自語地說：“可是，他們說什么，我都不怕。我真正地什么都不知道嘛！”

她冲着我像要弄清楚問題似地說：

“不參加工會就沒有什麼吧？”

“參加工會也沒什麼壞呀。”我說，開始有點擔心姑娘的態度。“不管參加不參加工會，罷工的時候因為你的要求和其他的人的一致，所以你也參加鬥爭的吧。如今我們不應該說誰是工會會員什麼的多余的話，對吧？”

“對！”

姑娘點了點頭。聽說她是××女子高中畢業生，在舉行罷工時被大家選出來當了交涉委員之一。

下午四點多鐘，當我想着今天已經沒有希望的時候，那個管工人運動的家伙好容易盼來了，拉出姑娘走了。不一會，我也被高等警察喊去了。走過正面挂着黑板的像個警官教室似的房間時，看見那個姑娘垂頭坐在排着的許多板凳之間的一個，旁邊坐着穿了有褶痕的大島和服、像個小商人似的父親，不安地掉過臉去吸着敷島牌紙烟。看來這個紙烟是他為了出門特別買的。

父親和姑娘各想各的心思。我在回到拘留所以後也眼前活生生地浮現剛才那個情景。我怀着憎恨想到警察和家族制度的相互關係。

拘留所正作入睡準備。恰恰這時候特高警察又傳我。原來是中川來了。他又腿坐在只剩下值班警察的空洞的高等室裏面的門口，吸着紙烟，一看我腳尖拖着松子帶子的粗草屐進來，就呲出尖牙笑眯眯地望我的臉。

“怎麼樣！”他說。“看來得呆兩三年嘍！”

“什麼？”

我還沒來得及坐下來呢。我邊坐在放着洋紗小坐墊的椅子

上(只有主任的椅子上放着排套里子用的綢墊,其他椅子一律用洋紗坐墊),一面問他。

“还不是写着么。”

“写了什么?”

“在非合法刊物上写着嘛。”

“不知道!”

“不过……”中川好像滿自信似地吸出下巴微笑了。“确实有人从你手里拿到稿子,你也無法不承認吧。”

“当然哪,在現在这种社会里有領着各式各样的薪水的人,可能也有說出这种怪事的人吧。”

中川陡即变了臉色。他的臉色原来是蒼白的。

“这話是什么意思?”

“……………”

“总之,你們的同志是在任何情况下都絕不会說出沒有关系的人的姓名吧。可是,說这句話的,倒是你的同志呀。”

“我不知道,所以我就說不知道嘛!”

回到監房后,我也和其他同志們一样細細回想对方說过的話和眼色等等,以便分析敌人的陣容,巩固自己。

今野的病情越来越变坏了。已經診斷出中耳炎了。我来回踱着永远不照射陽光的、骯髒的草席整天發潮的監房里,屈指計算日子。他在这种状态之下,能維持到二十七日么?

一到夜晚,在保护室的格子門前放着一个盛滿水的洗臉盆。半夜里,有人用那凉水为病人絞絞手巾。

四月二十四日日暮,当我被傳到高等室去的时候,对那个說話帶岩手地方土音的主任执拗要求,務必把今野送到外面去治

疗。

“你們平常不住嘴地說什麼家庭的和平啦，父子的感情啦。把一眼明白是患了中耳炎的病人丟着不管，你們也不敢叫一家的主人死在拘留所里吧。”

“嗯。”主任用一只手把那光头从后往前倒摸了一下，咬咬嘴唇說：“看来很痛苦呀。”

“我想是要變腦膜炎了。你們已經沒什麼事調查他吧，那樣丟着不管实在太沒道理了！”

“不，医生很快就來了。剛才打過電話了。”主任說。不一會，他自言自語地說：“說不定他已經來啦。”

他弄响拖鞋的后跟走出房間。只有高等主任在桌下放著拖鞋，在室內時換穿。

在被押回拘留所、打開門的當兒，我看見了筑在第一監房前的人牆，頓時絕望地握緊拳頭。“已經完了么？！”第一監房的門洞开着，門口站着主任、特高警察、部長和看守等人正伸頭窺伺里面。一个从街上叫来的中年医生臉上浮着“來到不該來的地方”的神色，彎着腰匆忙从監房里走了出來。看守對着站在背后的我打耳語說：

“病情很严重，所以把他搬出來了。”

我点了點頭，叫住那个出來的医生。

“請等一等！”

“有腦膜炎的征狀沒有？”

“是啊。”

医生被整个拘留所的視線籠罩住，有点難為情地、却是很滑頭地支唔其詞地說：

“病人說脖子背后痛，就是征症吧？反正，得需要開刀。”

大家圍繞着显然表示迴避責任的態度的醫生，弄响脚步声回去了。今天晚上是最后一关了。大家都感到这一点。在監房当中鋪了被墊，今野好容易能任意伸开四肢单独躺着。在拘留所里能得到这种照顧，还不是意味着快臨終的証据么。床前乱放着用脫脂棉作的洗耳棒，从前当过看護兵的两个小伙子脸上浮着認真的神气坐在旁边。

今野呻吟着。他一面呻吟一面时时緩慢地动着那双挂滿血絲的眼睛，痛苦地翻着上眼皮，想寻找着什么。我从走廊上几乎把鼻尖塞进他枕前的鉄絲網里，凝視着他的臉。不一会，今野停止了呻吟，用力翻着那对血紅的眼睛，“吁”“吁”地喘着气叫我說：

“中条，痛死啦！”

我忍不住了，推开沒有上鎖的鉄門，走进監房里。拘留所骯髒的被子被病人發高燒的热气熏着，放出形容不出的難聞的臭气。我紧紧握住为垢膩和病成了蒼黑色的像燒似的燙手，撫摩着憔悴了的臉頰。

“好像……腦子不清楚了。”

“头，痛得很厉害么？”

“脖子……这里（他把一只手慢慢繞到背后）痛，好像渾身都……”

我在心里罵了一声：“畜生！”覺得連自己的身子也被什么东西扎了似的。

“今野！”

我把臉紧紧压在这个忠实、頑強、謙遜的同志半迷糊了的、冒出油汗的臉上，用全身的力气低声喊他：

“今野！”

今野微开了眼，望着这边。

“你不能死，明白么？实在太欺侮人，所以我们不能死！明白么？”

“啊啊！”

“坚强些！”

“啊！”今野舐舐干巴了的嘴唇，微微回答说。“明白啦。”

端坐着的那两个小伙子把两手规规矩矩放在膝上说：

“他是和我们这些无赖子不同的，实在太可怜了。”

我为了尽量使病人减少脑部的刺激，恳求他们把按在今野额上的湿手巾一定放到两眼上。

要是平常，这时候早已听见鼾息声了。今天晚上却每间监房都醒着。可是，没有一个人说话。我把头放在窗边躺在走廊上。

第二天早上，警察局的先生们和平常一样八点钟上班，十点钟左右好容易开始商量把今野送往医院的事。主任把两手插进上衣口袋里走进来说：

“病人怎么样？”

我回答说等待太久了，又催促说要是进医院的手续很麻烦，我可以介绍医院。

“嗯。”

主任好像不肯下决心似地一再望望病人之后回去了。接着，来了部长，重复了同样的事。其次是值班的特高警察。“麻烦哪！”他毗着大金牙说，蹣跚了一阵子回去了。好像他们是在轮流守候病人恶化下去，專等最后的一刻钟。

下午一点钟左右，主任来了，看来这回好容易下了决心。

“那么，很快就让他住院了。”

决定把他送往济生会医院治疗。特高警察把闭住两眼，站

不穩脚的今野橫夾在腋下，从拘留所里拖出去了。

（附記：这是后来才明白的事。在济生会医院里見習軍医替他开刀。虽然开刀开錯一点病人就会死，見習医生却是个生手，在別人“剪那里”“剪这里”等等命令下执了刀。开完刀后，因为填紗布填得太馬虎，膿汁不能从切开的地方流尽，病菌一直往內部侵入，出院后病勢更惡化了。今野同志感到头痛觉得奇怪，向医生訴述痛苦，那个济生会的軍医却說病情轉好，把原来兩天一次看的竟改为四五天看一次。今野莫名其妙，結果第三天患了非常惡性的乳头突起炎，拚發腦膜炎，这回进庆应医院作了大手术，过了一个月危險期，才好容易保住了生命。）

二

“瞧，看見了吧？”

“哪里看見呢。”

这是有人在談論着櫻花。在警察局后院朝北的拘留所里虽然到了櫻花季节却依然晦晦暗暗的，听見的只是从演武場那里傳来的竹刀声和就在拘留所旁边堆煤場尽里面的狗圈傳来的野狗急躁狂叫的汪汪声罢了。

臭虫开始活动了，叫人不能安眠。

“一到夏天可不得了啊，去年对这里……”看守說，敲打藏着破被的拉櫃旁的房柱裂口。“撒了杀臭虫药，一下子爬出八十多个来。”

花云飄搖的暖和的季节一过，陽光就在不覺之間增加热度，天也長了。从第一监房拉滿鉄絲網的天窗微微瞧見三角型的蒼空。不知是什么人家的、塗了黃色洋漆的洋鉄牆板不安地閃閃

反射着亮光。这是充滿着人为的不人道的空間、無聊和不清潔的拘留所里恬靜而漫長的下午，大街上的電車的鈴响干巴巴地傳过来，波浪般扩大起来，隨即又消逝了。

看守大部分都在打盹。在監房里，男子們把襯衣和汗衣放在盤膝坐着的膝上，時時搔着肋腹捉虱子。

我的皮膚也顯得髒污了。失去光澤，一撫摸胳膊便紛紛往下掉白色的東西。虱子也生了。嘗到了生虱子的人特有的奇痒。有時覺得奇怪脫下汗衣一看，連把很小很小的像紅蜘蛛似的小虱子也算在內捉到十五個。這就是我的現狀。

有一天，那是下午兩點鐘左右的時候。飛來一架飛機。看來是在作低空飛行，螺旋槳的爆音像烤焦人的皮膚似地強烈震動四周的空氣，在這附近的天空上悠悠旋轉飛行。

我不知不覺抬起頭，傾聽這個象征文明的飛機的嗡嗡聲。拘留所門口的玻璃門上好像說明天氣晴朗似的、清楚地映着洋漆鋪招牌的一部分，可以讀到倒過來的“相川”兩字。看不見飛機的影子只聽見嗡嗡聲是給人一種特殊的感覺的。尤其像這樣被陰森和恬靜籠罩着的拘留所里。在鐵格子後面，半裸的男子們盤膝坐在地板上，擺出有拷問傷痕、積滿垢膩的皮膚，在飛機的嗡嗡聲下捉虱子。

帝國主義文明是多麼野蠻，多麼欺騙人和迫害人呀！這幅活生生的圖景在我心上留下從來沒有的強烈的印象。我不禁在心里喊着：印度！是印度！在印度，飛機和現在一樣飛旋在裸體赤腳的人民頭上。飛機在那些失去權利的人民頭上就這樣地飛翔着。對那些革命工人、農民、朝鮮人和台灣人飛機究竟作了些什麼？（台灣霧社的土人們被從飛機上撒下陸軍最新式的炸彈和毒氣殺戮了。）

飞机！它如今依然忽高忽低地拖着爆音飞翔着、却不是属于我們的！

我忆想起莫斯科的五一劳动节，用全身的神經傾听那海潮一般涌出来的記憶里的歌声。

起来飢寒交迫的奴隸，

起来全世界的人們，

那是历史的鼓翼声。我站在臭气滿滿的監房中傾听飞机的爆音一直到它完全消逝为止。

在不够三叠大的監房里关着六个女人：卖淫的、和墮胎的、还有三个上岁数的蓄暗娼的鴿母和我。她們用翡翠的簪脚搔搔头，喋喋不休地饒舌着。有个瘋子被押进来了。她打着赤脚在監房里踉踉蹌蹌走来走去，說什么都不肯洗脚。瘋子在和服上披件背嬰兒用的棉袍，在剪短了的头髮和衣服底襟上都拖挂着塵芥，浑身發出令人惡吐的難聞的臭气。她站在端飯盒進出的門口，始終不肯坐下来，只是咕、咕地响着喉嚨。

每一个監房里人們都躺下来了，却是不能入睡。外面是快到初夏的黃昏，頻繁傳來行人的木屐声，听見在馬路上玩耍着的孩子们的尖叫声。有时还間間續續送来收音机的广播声。

我把摺好的挂套和手紙放在头下当作枕头，脚后跟用力蹬着地，像伸懶腰似地仰臥着，傾听那些街上的杂音，呆然凝視着灯泡。

灯泡沒有灯罩，是从朝走廊的鉄絲網外面鉄条間直接吊下来的，不知是因为写着“駒込警察局”几个字的地方成了不透明。

每个監房到处傳來打哈欠和动彈身子等等入寢前的騷音。

因为几十天来一直坐在沒有陽光的地板上，所以即使橫躺一下身子，四肢也覺得非常舒暢。

突然間，打鼓聲傳進被臭虫咬得很癢的耳朵里。噠、噠、噠、噠……鼓聲越來越近了。原來是基督教徒在傳道。鼓聲越來越快了，接着傳來歌聲：

信仰的人全是，
會被救……

歌聲突然停止了。

“鄉親們……”

有人直着破嗓子用卑俗的腔調作了一番短短的演說，又噠、噠、噠地敲起大鼓，接着，同樣的歌聲冲破黃昏的騷音越來越近地傳過來了：

信仰的人全是，
會被救……

他們可能是附近教會的人，其中也有些孩子，不懂歌詞意思的孩子們只是拉開嗓子好像被干燥無味的打鼓聲追趕着似地边走边唱着歌。

會被救……

他們停留在拘留所附近像故意似地打了一陣子鼓，接着逐漸走遠了，這回是在剛剛听得見聲音的很遠的地方喊着：

“鄉親們……”

“什麼事，討厭死啦！”

吃茶店的侍女粗暴地翻個身，嘔了嘔嘴。原來心里急躁，厭煩地听那個聲音的不是我一個人。

放出去之後，一定要寫拘留所的体验。我越來越強烈地這

样想。

拘留所里呆五十天、一百天这算什么呢。实际上，革命的工人和农民就抱着这种意气在种种不人道的条件下永远不屈服，继续斗争下去的。小林同志①在叫作“单人监房”的一篇小说里说过：“无产阶级随便在什么地方都不会失去自信和乐观。”这句话说的很对。

不过，日本的现况是：不但是前线的斗士连那些普普通通的工人、农民、公司职员、学生等人也陆续被抓进拘留所里去。他们在那里面临着威胁、殴打，甚至被虐杀的可能也越来越多了。提出提高工资、改善待遇等等非常合理的要求，也马上被拉进警察局里。学生和车间工人们为了参加和召开并无恶意的同人会和读书会，也得受二十九日或是加倍的拘留。

我在拘留所里呆的日子越长就越切身感到复杂化的权力的残暴和人民的毫无权利。

这并不是因为我头一次被抓进拘留所里，或是平日在外面能和普通人一样吃大米饭，所以特别感到这一点。

我望着看守的脸，想起苏联的革命博物馆。在革命博物馆里除了陈列着各种各样的革命文献以外还陈列着帝俄时代关政治犯的城塞监狱的监房模型，里面放着当时使用的拷问刑具和手拷脚镣等等东西，有人穿上褐色粗布狱衣读书，扮作当时对野兽一般强暴地压在人民头上的权力进行斗争的革命家供大家参观。

从工厂和集体农庄提着桦树皮包来参观的男女工人和农民的参观团热闹地讨论着，哄笑着，一手拿着笔记本慢条斯理

① 小林多喜二。

地拖着鞋在博物館的地板上走去。他們一來到這裡都像約好似地合上嘴。他們臉頰的肌肉緊張了，大家主動地排成一團，用火熱的目光凝視着被燭光照出的監獄的模型，許久不肯离去。

他們把結實的肩膀碰着筑成了厚厚的人牆。這道人牆令人感到強大的壓力和執拗的抗議。從他們臉上清楚地看到頑強的決議：我們決不把經過一次鬥爭得來的權力還給沙皇！他們依然少開口，從什物暫存所領取各自的東西回到工作崗位上去了。

要是能把日本拘留所的內部一絲不差地在革命博物館里展覽的日子來到了的話，頸上系着紅領巾的少先隊員們該怀着怎樣吃驚的表情望着那不衛生、野蠻的情景啊！

為了那一天，我一定把我的體驗記下來。我衷心這樣想。

快到五一勞動節了。有一天我被傳到高等室去。一看，在生了鏽、沒有火氣的鐵火盆里高高堆着被撕開丟進里面的書籍。

主任一面拉拉褲子的膝頭一面說：

“怎麼樣？”

他用目光指指那些被撕壞的書，點燃朝日牌紙煙。

我蹲下來打開書頁。原來那是“唯物史觀”，可能是什麼人的藏書。

“是你撕壞的么？”

“不。剛才回去的青年說今後絕對不看這種書，就在這裡發誓把書撕壞的。”

“噫。”

我暫時悶不吱聲。主任悻悻強動彈干巴了的舌頭似地動動嘴巴說：

“和你們想着的又是不同吧。”

我意味深長地一笑，依然不吱聲。這個主任每次都向我做他之所謂“帶有心理性的聊天”，借以注入警察特有的暗示，這已經成了他的家常便飯了。

我透過正面窗口眺望消防大隊的望火塔。塗白色洋漆，用輕便的架子架成的高塔聳立在濃郁的綠葉和層層屋頂之間，給人一種鮮明的印象。從同一個窗口能俯瞰銀杏樹樹巷的人行道的一部分。不知是為什麼四五個人影都向同一個方向走去，接着行人就間斷了，連電車也不經過。突然間，有個穿套藍色西裝頭上斜戴軟呢帽的結實的男子出現在人行道上。有輛汽車陡地駛來在他面前停住了。男的微微欠身，一迈步坐上汽車。汽車立刻開走了。是沒有聲音的、剎那間的情景。

我的心像被攪似的，突然感到一陣痛楚。我屏住了呼吸。剛才那個男子坐上汽車的動作使我發生好像宮本就在眼前似的錯覺。

喉結突出的部長走進來了。他打開桌屜拿出“胃散”服了，然後談起戰爭來。

“反正沒有法子救濟那些失業的人，不如把他們統統趕到戰場去犧牲倒乾淨些。”他以極端冷酷的口吻說。“在這個社會里，只剩下中流社會的人就成。”

“中流社會的人？是怎樣的人？”我問他。

“就是我們這個階級！”

在我旁邊的桌上放着文件，用厚紙作的封面上寫着：“五一國際勞動節對策會，局長會議記錄”。他發見我的目光落在這個文件上，便細眯着眼睛逃開紙煙的煙霧，翻着文件找出一張傳單遞給我。

“你瞧見沒有？”

那是用“共青指导部”的名义發出的傳單，上面写：“在紅色五一国际劳动节，應該勇敢行动起来！”。

“像这样的东西我們比你們到手得快，这很奇怪吧。”他說，笑嘻嘻地狡笑着，把粗短的脖子縮了一縮。“倒想瞧瞧实际上这个口号响到什么程度！”

我回到拘留所来。走过教習室的时候，在正面的黑板上大字写着：“取締朝鮮人匪徒，經常和宪兵队保持連系”。

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整个警察局弥漫着异常緊張的气氛。連不值班的警察也緊急動員了，下巴上扣着帽帶、腿上打着綁腿的家伙們布滿在內院和演武場里，弄响着佩劍。

在高等室里只留下主任和值班警察。兩輛大卡車停在警察局大門前，两个普通司机在司机台里难看地打着盹。

電話頻繁打来。

“是，是，今天早上有三十个明治大学学生和朝鮮工人赴共同印刷厂……沒有出事。是，是！”

有时主任这样报告說：

“我們这里沒出什么事。是？是？，不，还没有得到任何情报。”

警察总局正从全市警察局搜集情报。

恰巧示威游行队伍在上野解散的时候，从早上起放晴的天突然下起驟雨来了。

“会下得大！”

“要是真下，請赶快下吧！”

警察認真地輪流从窗口窺伺天空。烏云越来越垂低了。不久，驟風騷动着嫩叶沉重地刮来，四周一片黑。白色的望火塔在

暴風驟雨前的渾沌的天空里更加鮮明地聳立着它的長身，頂上的玻璃不時閃出鈍光，接着嘩啦、嘩啦地降來大粒的雨。我不禁咂咂舌頭。

刷、刷、驟雨變成傾盆大雨，洗清馬路，打響屋頂。

“呼啦！救了一命！”

“真好！按配得多好呀！”

“下這麼大，他們也不能示威啦！”

原來這些警察非常畏懼在上野山解散了的示威遊行隊伍自動分成小隊在市內各處勇敢地舉行熱火朝天的分散遊行，因此像這樣戰戰兢兢懷着恐怖。

起初，我不懂自己為什麼被傳到高等室里來呆着。他們可能打算向我示威，讓我看看發達了的日本警察網的活動狀態吧。可是，實際上我是成了他們焦慮和狼狽的証人。

為了警戒五一國際勞動節，看守被迫上四十八小時的班。當局今年對“五一”特別神經過敏，聽說起初企劃把全體警察分成兩批乘卡車，每隔一小時換班，以便待機。後來有人反對說這樣作太過火，只是准備了卡車。看守疲勞得臉色蒼白，翻着累腫了的眼皮說：

“叫他們坐卡車待機好是好，可是恰恰碰上換班、全部人員都下來的時候發生事件可怎麼辦？”

一聽這句話整個監房充滿了爆笑聲大家笑壞了。

剃光頭的警察總局檢閱負責人清水，脫下上衣，只在襯衫上穿件背心坐在桌子右邊。這個傢伙像個老資格的陸軍大尉。我坐在挨着門的地方。主任兩臂交叉在胸前，坐在可以來回看見我們的、離我們稍遠的位置上。

“听说你也参加过编辑会议呀。参加的人还有谁和谁？”

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在二月举行普选时发行了“大众之友”增刊号作宣传活动，揭露资产阶级普选的内幕，号召大家支持自己阶级的候选人，又告诉大家应该怎样进行选举斗争。现在，这个增刊号放在他们的桌上。我也在这个增刊号上签了名，写了有关苏联妇女和选举活动的报告文章。清水反复打听我从日本无产阶级美术家同盟（亚普）参加的有谁和谁？我却什么都记不得了。

“柳濑该参加了啊。”清水说。

“我原来就不认识美术家同盟的人，所以不知道。”

清水用粗大的手指头敲敲增刊号说：

“不，我们已经完全查清楚了。”接着装无事似地问我：“你见过是枝操么？”

“是文化团体的人么？”

“不是。她是是枝泰二的妻子。”

“不认识。”

“嗯。”他改了口气质问说：“你在这个文章里说：‘在地球上首次被制定了人的宪法。’又说什么‘选出勤劳大众的代表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战士’等等，这是什么意思？”

“请让我看一看。”我说，细心把那些句子读了一遍说：“我认为这意思非常清楚。我说苏联是这个样子的，只把事实告诉大家罢了。”

“那么，你在这里面号召日本工人该怎样作呢？”

“这一点倒没包括在这篇文章里。”

老实说，这篇文章作为一个起启蒙作用的宣传武器，恰恰缺乏清水指出的这一点。同时，这又是这篇文章最大的缺点。我

認真这样想。

“說来，你不應該写出这种文章来！”

“……”

“是吧。我曾經讀过你的小說呀。別看我这样，过去倒是喜欢讀夏目漱石^①和你的小說。你是能写优秀的小說的人，不需要在这种刊物上写东西，是吧？对吧？”

这种論調不是清水創造的。中川和駒込警察局的主任也都說过同样的話。現在，有个資產階級文学評論家也这样說。在彼此进行三番五次的問答之間，那个方臉上半边筋肉像抽搐似的水，嘴里喊着：“呀，勞駕，不敢当！”一类的話，接受主任斟給他的茶。

有关增刊号的詢問花費了快近一小时的时光。接着，他从放在格紙等物的桌上拿起一本“劳动妇女”，用一只手輪流往上卷卷袖管。

“这是你負責編輯的吧？”

“是啊。”

“我們也不打算对你說不講理的話，所以你也應該对这件事負点責任。明白么？”

“要是我能同意，我当然要負自己应負的責任。”我回答說。“不过先告訴你，关于这一点我和你們的看法可能不一致的。”

“好明白了。”

他查問編輯部的人員、跟書記局的关系等等。

“难怪，我們原以为管这种刊物等于是扳嬰兒的手，所以一

^① 日本明治大正时代傑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作品有“哥兒”、“我是貓”等等許多作品。1867—1916。

直置之不理。最近它的水准却很快地提高了。啊？已經到达这么高的水准，我們不能不管了，是吧？对吧？”

在四月号的“时事評論”和讀者投稿欄等等地方到处划了紅綫。四月号的“时評”是把叫作“战争和我們的生活”的評論文章作为中心，發表了去年秋天对中国东北地方發动侵略战争以来的“伤亡人数”、“軍費”，又作了中国苏維埃和苏联第二次五年計划的介紹。

“从上月号起跟男子們的刊物沒有多大差別了。”

他說，叭啦、叭啦翻开書頁。这时主任說：“給我！”一伸手拿起“劳动妇女”四月号，貪婪地看起划了紅綫的地方来。接着，他好像吃了什么酸的东西似地呷了呷嘴，縮紧膝头还给清水。

“……”

清水剛才說什么“置之不理”，但实际上“劳动妇女”从創刊一月号以来每月都遭受当局禁止出版的命令。不但如此，日本無产階級文化联盟参加“三·一五”紀念活动，作为汎太平洋無产階級文化亲善周的节目之一，三月八日在筑地小劇場召开“劳动妇女晚会”的时候，只开了一分鐘会，便吃了“停止开会”和“解散”命令。当时，我好容易对大家說：“今天参加这个会的大都是青年，老太太……”，这时警官就大喊“停止！”会后演出的节目是和演講分开来得到批准的，这些节目曾經公演过不少次，結果当局以“扰乱社会秩序”为理由同样禁止了。

在乡村，連訂一份“劳动妇女”当局也执拗地进行阻碍。

“是誰的領導？”

不会，清水一面点紙烟一面訊問我。

“沒有什么領導，一切都在編輯會議的席上決定。”

“可是，沒有領導絕不可能达到这么高的水准呀。北方說，

瞧这个！”

清水說，用手敲敲叫作“劳动妇女对这次战争有怎样的看法？”的、登载于特别投稿欄的文章。投稿人的名字叫作鈴木桂子。

“对吧，一看就明白这不是外行写的吧。是誰？”

“不是签着鈴木桂子么。”

“鈴木是什么人？”

“这是外面投稿来的，我怎么知道。”

“你稍微想一想吧。”我回說：“你說达到高度水准啦、不像是妇女写的啦，其实在現在这个社会里妇女都被迫从事过重的劳动，分量比男子重得多。可是，得到的报酬只有男子的一半。妇女正在被剝削到最后一滴血，要是妇女还不自觉的話，这才是怪哩。你們也是一样呀，自己健康的时候可以叫你妻子保持像个女人的体面，可是一旦得了重病長期休养，把所有的錢都用光了，警察总局也不会把你白养五年十年吧。那么你的妻子也不得不到外面去設法弄錢。到那时候你的妻子說‘工作時間太長’啦、‘工錢太低’啦什么的，你們也决不会怒喝妻子‘干嗎，这还像女人！’对吧？”

“嗯。不过，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我把視綫投在对方用手指头指的地方。还是同一个投稿欄，在签着“爱子”的一篇投稿文章里有“一切都是为了×××”三个字。

“……”

“知道么？不只是这一个地方呀。这里也有。……哪里呀……对对，这是什么意思？”

这一回是签着“敏子”的名字。文章特別鮮明地反对战争。

在這篇文章里也有“×××雖然自己的國民被殺……”這三個字。

我把它們讀了一遍，回答說文章本身沒有什麼可責難的地方。

“可是啊，”清水使上半截身子猛地往前欠着說。“文章本身可能沒有什麼毛病，但和前後的關係不太好。總之，登載有關戰爭的文章不太好哩。”

“這太奇怪啦。”我說，“看‘王牌’雜誌吧，看‘婦女俱樂部’雜誌吧。連兒童演員也動員起來大登其戰爭文章呀。”

“別，別開玩笑！”清水不自然地呵、呵笑着，“我說的是怎樣對待戰爭的問題，是態度問題呀。就是說，像你們這樣的態度是不好的。”

“可是雖然發動了戰爭，國內經濟蕭條的情況却不但沒有好轉，反而更壞下去了。這是我們彼此都最明白不過的事實吧。因此，大家逐漸明白戰爭不是為了人民的利益而進行的。這是理所當然的事。誰也不能禁止大家不該那樣想。我們首先討論的應該是現實如何，而不是什麼反對戰爭是好是壞的問題了吧。”

清水用手絹揩揩那張半边筋肉像抽搐似的方臉，把手絹揣進口袋里，放低聲音說：

“即使現實是這樣，在這個社會里經常有不能把赤裸裸的現實拿給大家看的場合，對吧。例如說兩夫妻之間的行为，這是大家周知的現實，可是沒有人敢在大家面前干，是吧。對吧。有老老實實說出來不方便的場合，對吧？我說的就是這一點。”

“對誰不方便呢？”

“……”

清水像改變話頭似地說：

“你知道这首詩么？”

他使光头后仰，闔上眼睛，有声有色地朗吟了一首汉詩。詩的意思是說：古來孝子連把父母的名字挂在嘴上都覺得惶恐，因為他們覺得這是非常失禮的行為。

“明白么？啊？仔細听！”他又朗吟了一遍。“是這個心情呀，啊？”

侵略中國東北的戰爭、隨此而起的慘無人道的剝削、下令發動這個戰爭的××……，他們強迫人民對這些事實來個三個“不”，不看，不聞，不說，強迫人民成為奴隸，盡量剝削人民一直到死。難道有理智的人能乖乖聽從他們的話么？憤怒和憎恨像踏凍雪似地吱、吱在我身子里軋响！

他們是上午十一點鐘左右開始對我的訊問的。現在是下午六點鐘了。憎恨給了我力量，我更加有勁了，絲毫不氣餒地跟他們周旋。現在，他們訊問我對共產黨的看法。

我始終主張說日本共產黨是一個政黨。合法與不合法不過是隨每個國家的情況不同而產生的不同的規定而已，並不是共產黨本身有不合法的成分。清水是企圖叫我承認別的什麼人口供的，在這個人的訊問書上寫着的那句話的：“日本共產黨是非法的一種秘密結社。”同時，他也企圖硬叫我承認像“勞動婦女”雜誌是共產黨的宣傳工具這一類流言。他把訂好了的訊問書讓我看了。

“可是，瞧這個吧。‘大眾之友’老老實實聲明了這一點呀。”清水說。

“要是有人說過那樣的話，我更不肯仿學他的口氣。從你們看來共產黨的主張和登在‘勞動婦女’上的投稿或其他文章的內容一致，這件事說明共產黨在重視和支持人民真正想着的問題

和要求。原因不在共产党，而是在于人民的实际生活和从这生活里喊出来的要求。”

夜晚九点鐘，好容易結束了訊問。听说我的“罪行”是作为一个刊物的編輯負責人，犯了現行法律冒瀆尊严的一条。時間这么晚，我的肚子老早餓慌了。我被貪婪的食欲支配着，拚命吃起飯盒里的菜飯来。坐在对面的清水却什么都不吃，只是吸着紙烟。他裝模作樣地說什么自己对妻子是要求絕對服从的，不过只要她稍微有点不舒服，就会馬上讓她瞧病。他面部的表情逐漸变了。那半边筋肉像抽搐似的痕迹消失了，紅色也減少了，摆着一副蒼白的、沒有表情的冷漠的嘴臉。連肩膀也無力地垂下来了。沒有罩的裸灯黄色的光从正面照着他的臉。我喝了一口冷茶，繼續把飯盒里的菜飯吞进肚里去。

三

五一国际劳动节之后，当局对我进攻的重点突然有了改变。他們已經不問“可普”的問題，而逼迫我承認曾經对党作了經濟上的帮助。我沒有这样的事实。

中川說：

“可是，从你手里受到錢的人一切都交代啦。現在你拒不承認这有什么用呢？”

他說，我蹲在里面已經不少时候，身体可能开始坏下去了，因此从健康这一点来考虑也还是把該承認的赶紧承認，轉押到市川監獄比呆在这种不衛生的拘留所強得多。事实上，我虽使自己尽量安眠，努力注意健康，但却最近膝头無力，上下二楼时感到很大不方便。

十二日，看守對我說：

“你的伙伴又給抓來啦。”

又出了什么事？我不禁感到不安。在特高室里，他們讓我看見十一日召开的作家同盟第五回大会被解散的新聞报道。

“这么一来，等于整个同盟都搬进拘留所啦，哈哈！”

主任痛快地高笑着。我拿起那張有許多折痕的報紙反復閱讀川口浩、德永^①、橋本、貴司等同志被捕的記事，覺得他們的斗争就在我身旁进行着似的。

他們终于召开了大会。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鼓励。这么看来那份應該由我写却沒写完的妇女委员会的报告有人已經替我写好了。我这样一想，心中充滿凜然的喜悅。在外面我和大家團結一起工作着，而今我的崗位又轉移到為我們正確的主張斗争的地方來了。貫徹这个主張就是完成自己現在的工作任务了。

五月十五日开灯时候，拘留所里也聽見有三四次許多人噠噠跑上內院樓梯的脚步声；可是，沒有發生什么情况。

第二天早上，因犯了“白吃飯”罪罰了二十天拘留的、長了头髮的劳役从鉄門小窗口遞給我飯盒時說声“犬养被暗杀啦^②！”就走了。

犬养被暗杀：

犬养是首相。在哪？多嚕？我立刻直覺地想到这是反动团

① 德永直。無产階級作家。日本共產黨員。有“沒有太陽的街”、“靜靜的群山”等杰作。新日本文學會會員。1899—1958。

② 犬养毅。字木堂。政治家。1928年當任政友會總裁，1931年組織政友會內閣，第二年被陸海軍青年軍人所殺害。这个事件叫作“五·一五事件。”

体干的事。当那个当劳役的替我盛醬湯的时候，我尽量向他打听这件事。

“在哪？”

“官邸。听說是軍人干的。”

“嗯！”

暗杀犬养的消息使我感到深刻、陰暗、尖銳的情勢。在我头际閃电般掠过在監獄和警察局拘留所里正进行斗争的同志們和無数不知名的革命工人和农民。

十六日，今天拘留所的看守不換班。他們可能防备我們搭話，整天伏在小桌上打着盹。

过了几天后特高警察傳我：

“怎么样！”主任說，露出被烟油子熏黃了的牙齒嘻嘻笑着。

“听說了么？”

“犬养首相被暗杀了么？”

“总之，听說在喊声‘打’！的口令下开了槍的呀。”主任意味深長地用威胁的口吻說。“世道变得多快呀。你也在这么呆着的功夫里不知不觉掉队啦。嘻、嘻、嘻！”

我要求看報紙。他故意只把登着軍人白色恐怖团襲进首相官邸狙击首相的記事的報紙給我看了。

“这是我的体己話，現在是你也应该想想自己的前途的时候了。看这个情勢我們决不能乐观。要是干下去，需要舍得性命的决心。”

他这样夸夸其談，但是声音压得特別低，故意拉長語尾。

我也看見当天軍人白色恐怖团散發的傳單，傳單很像出于乡村中学生的手，用空虛、兴奋的文体写的，上面罗列着“打倒資本家和財閥！”“实行生产的国家管理！”“建設沒有階級的新日

本！”等等口号，煽动人民实行武装革命。

他们虽然喊这些口号，但提起“生产的国家管理”这一项吧，究竟是怎样的国家用怎样的方式管理生产呢？又说“没有阶级的新日本”这个口号吧，即使杀了犬养首相、军部发挥了暴威，阶级却是不会消灭的。这些传单完全暴露了法西斯匪徒令人难于相信的非科学性。

“虽然法西斯的理论不像话，看来和赤松他们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呀，赤松已经同意担任出乎大家意表的任务哩。”

这个最近从某政党分裂、组织国家社会党的赤松的动态引起我的注意。

“这回的事件也有他么？”我反问了一句。

“这个，这是我也不知道。不过，听说总同盟系统^①的人数约有五万哩。”他说，大口、大口吐着纸烟烟雾，“要是五万人同时‘呼啦’一声行动起来，我们不得不管吧！”

他说完这句话便把挟着纸烟的手放在胸前，斜眼凝视着我的脸。

“……………”

我定睛回望着对方的眼睛。过了一会，我逐渐明白了对方暗示的话的内容的重要性。

隔了一个时候，我像用大指姆挤着一个字儿、一个字儿从牙缝里挤出来似地说：

“不过，那是他们到了窘境暂时耍花招罢了。历史是按照它的规律往前发展的。在帝俄时代的俄国，沙巴托夫不也干了同样的把戏，结果俄国工人打胜他，建立了苏维埃国家……”

^① 日本劳动组合总同盟的略称。是一个右派团体。

“恩。”

剛才主任暗示的那几句话，要是把它的内容翻译过来，就是这样的一回事：赤松受军部的命令利用某个革命纪念日煽动群众暴动。他们一面煽动属于总同盟系统的反革命工人袭击一定的公共机关，一面散布流言说这是共产党发动武装革命，用镇压的名义出动军队，进行巷战，借机虐杀革命工人和前卫战士并乘机下戒严令。他们树立了这样的计划，赤松为了使这个计划顺利开头，作为其第一步骤，打算用最高的代价出卖总同盟系统的工人。

我回到拘留所，被复杂的思虑占住了心，不住来回在监房里踱，不知道时间的消逝。

我心里这样想：“劳动妇女，应该更加显明而具体揭露统治阶级这种阴谋，为了破坏赤松一伙人可恨的任务进行更多的宣传活动。”

快进黄梅时期了。每天下着淫雨。中川每隔十天模样来传我一次。有时还穿着长统雨靴。询问的还是那个捐资金的问题。

“你呀，是娘鬼们。应该稍微放聪明些，把这个问题好好结束一下。这么搞下去，无非是增加当局对你的坏印象罢了，没有一点好处的。”

尽管叫我放聪明些，可是我怎么能承认从来没有干过的事呢，我没有法子放聪明些。

“劳驾，请田无接电话。”

有时他叫我坐在椅子上，当着特高警察的面打个电话。

“啊，喂喂，我是中川。劳驾明天早上一清早替我抓细田民

树①。嗯，是啊。細田有兩個，我說的是民树。順便搜查一下他的家。那么，拜托了。”

“这就是‘拉白薯、蔓莖’的一种方法②。”他說，又像嘲弄人似的說：

“总之，你就这样坚持到底得啦。”

他从口袋里摸出裝在紅色小盒里的仁丹，放在嘴里嚼着。

“資產階級法律是可以根据我們的鑒定把你轉押到法院去的，你承認不承認，對我們并不重要。”

“你这么說，那有什么办法呢。”我回答說，“我說沒有这种事实，你們却不相信。那么除了一直坚持到能和胡說八道的人对質的地方以外沒什么办法了。”

警察局使用这种威胁手段不只在这样的時候。例如說，当决定拘留一个人时：警察局方面應該按照規章通知这个人的家里。可是，我在拘留所瞧見的例子大部分都是看守突然質問被抓来的人：“有沒有該通知的人？”或說：“在这里填‘沒有該通知的人。’”

因此不識悉情况的人不知道使用自己的权利，不得不听从他們的摆弄。現在，他們說“可以根据我們的鑒定轉押到法院”，我却除了用常識反駁“这太不講理”以外沒有其他办法了。

“大抵，屬于文化团体的家伙們乍一看很懂事，其实一点都不懂事哩。佐野学倒是挺不錯的。他說應該有更多的人被抓进監獄里才对。不然日本共产党不能强大。”

这是他們用独特的方法歪曲“大众化”精神进行反宣傳的。

① 無产階級作家。有“真理之卷”、“广島悲歌”等作品。生于1892。

② 像順着蔓莖發見白薯似的，逮捕一个人后把他作为蔓莖去逮捕跟他有来往的人的方法。

中川在三番五次的問答后，怀着惡意嘻皮笑臉地說：

“总之，安安靜靜考虑考虑吧。即使你一个人这样坚持，你的那些同志們都不相信你坚持的。完全白費事。”

在此前后，有个曾經受过五次刑法的老女犯人来到我的監房里。我热心地向她打听梶木監獄和市谷監獄的情况。这个女犯人在蹲梶木監獄之前在市谷監獄里当劳役，認識丹野同志和其他站在第一綫斗争的女战士們。

听说，蹲在市谷監獄里的女的刑事已决犯人从前在洗澡时被迫使用碱水洗身子，后来又給她們使用洗衣皂。自从丹野同志她們被关进这个監獄之后，她們要求說：“不該用洗衣肥皂洗人的身体。希望把我們剩下来的肥皂留在澡堂讓大家使用。”現在，大家改用花王牌肥皂了。

“像她們那样的人实在太坚强了。”那个女犯人像耀炫她的見識似地說。“要是像她們那样的人多些，我們全体都得到不少方便啦。如果女看守無故折磨我們，她們都挺身出來說話。她們敢提意見，怎样的大官都不放在眼里，一直把意見提到最大的官那里，所以看守都提心吊胆呢。”

听说有一次一个女看守沒有理由地毆打一个女犯人。于是蹲在軍人監房的革命妇女們因結起来提出抗議，引起大騷动。最后从男監房那里赶来了男看守，才好容易鎮压了这场騷动。

“哈哈，那时一个女看守吓得竟暈过去啦。”

这个女犯人因为一再过着監獄生活，她那身子就二十八岁的年齡來說，显得过分干瘦了。她在鼓着骨头的瘦肩上披着一点都不潤澤的白湖綢和服，搓着手背衷心地說：

“說老实话，被关进那种地方自然会‘赤化’的。那些家伙实

在太橫暴，不把我們當人看待……。”

聽說女看守們嚴格分開晒自己衣服的竿子和晒女犯人衣服的竿子，要是一不小心晒到她們的竿子上去，她們就罵：“喂，喂！誰？多髒哪！是誰弄錯了？”便叫那個女犯人立刻拿開衣服，命令用肥皂擦洗竿子直到女看守滿意為止。

“她們儘管擺威風，一方面又是那樣的卑鄙，滿不在乎地從我們身上揩油，減少菜和咸菜的分量！心地實在太憐！”

因為監獄的糧食糖分不足，犯人都歡迎紅燒紅長豆菜。結果，臨到紅燒紅長豆菜的日子，女看守在分配給每個監房之前，從每份盤子里要拿起一點放在自己的盤子里，當作休息喝茶時的點心。咸菜是把每份四塊減為三塊，把扣下來的當作喝茶時的小吃。

“聽見那些骯髒的性情，誰都瞧不起她們哩。所以儘管女看守在休息時經常叫我們監視那幾個軍人監房里的女共產黨員說話，我們卻沒一個人認真聽從看守的話。要是有人向看守獻殷勤，反而受大家的制裁。”

“上什麼課！”

一個紅臉看守在我們小声交談的時候，突然把胸脯壓在鐵絲網向這邊窺伺喝了一聲。這個看守是海軍出身，曾經對阻進行白色暴行的就是這個傢伙

“……”

“不行啊！”

“……”

就是這個看守，在任何場合都不讓我唱歌。本以為絕不會聽見的在鼻孔里哼着的歌聲，他也滿懷惡意聽見了，“喂”地喊了一聲，數出下巴

看守走到那边去了。接着从第二监房傳出拚命抑压急燥的心情的說話声：

“好吧，別这么逗人着急。这个人实在太險了！”

看守站在蹲着里面想吸紙烟想坏了的人們面前，故意把一支蝙蝠牌紙烟放在連手指头都不能伸出的細鉄絲網外面，或者好像就要讓他們吸似地在紙烟盒上敲敲，像逗猴子似地逗監房里的人。他为了寻这个开心总把沒有吸过的皱巴巴的兩支蝙蝠牌紙烟藏在洋銀烟盒里。

“呸！討厭鬼！”

有一个五十岁的老太婆晒了晒嘴說。这个老太婆是因为經常跟小偷兒打伙把贓品送到典鋪去，因此关到这里来的。

“世上最叫我討厭的就是在这些地方作事的家伙了。”

一个年輕的吃茶店女侍接过来說。她不規矩地坐着，一面系紧里腰帶一面嘆口气。

“那些便衣警察尽管在这里摆出一副严肃的面孔，要是他們来到我們店里，我們沒有一个不叫苦的。他們是那么执拗，臉皮可厚啦。要是對他們冷淡，他們就怀恨在心来个报仇，一不小心順着他們，他們就罰我們卖淫罪什么的。連掌櫃也經常讓他們白吃白玩呢。”

被抓来的大都是她們这些吃茶店女侍。其他，打听起来，十之八九不是当暗娼娼婆的就是卖淫的和墮胎的。这些事实足够反映出資本主义社会的妇女特殊的不幸命运。

又被薄了。我以为和平常一样到二楼去，想不到竟走过楼梯口。走在前头的主任边走边說：

“你母亲来看你了。”他站住了，用手把那尖尖的膠袋往后摆

了一下。“見她么？”

剎那間，厭惡和期待的情感交織在一塊兒籠罩着我的心。

“見吧。”我說。

我們走過洋灰土走廊，走進警察局外部建築內。在那里，穿制服的警察們正“為市民”辦着公。旁邊有一個局長室。

把門推開一看，母親坐在局長大辦公桌這邊的一張椅子。一開門她頓時把那神情沮喪的白色的臉蛋轉向走進來的我，在我走到椅子跟前坐下來之前始終把視線定在我身上。不過，她卻沒有改變過原來的坐姿。

“怎麼樣，百合子，真是的……”她說。

主任像蹣跚着腳尖似地走到房間犄角去坐了下來瞧着這邊。局長坐在大辦公桌那邊，兩手插進褲袋里，挺着肚皮坐在轉椅上。

“怎麼樣了？”

“嗯。媽身體好么？”

我正視母親的臉，和她攀談。在這種情形之下來個母女見面，這對我說來是很重的負擔。我們母女十幾年來沒在一起生活過，所以即使在警察局里見面，像“兩個生活的對立”這一類感覺仍然深深刻在我的心裡。

“好歹對付下去吧。”母親說，目不轉睛地望着我：“真是，這麼一來我不知道誰比誰更辛苦。你每次見面都滿不在乎地裝着笑臉。”

“可是，我沒有理由哭呀。”

我沉重地、却是响亮地高笑着，把話頭轉到狗啦、小妹妹在學什麼啦等等根本不感興趣的問題上。我害怕母親會因為我並不需要的關懷而策謀什麼奇妙的計劃，因此連一點拘留所的內部情況都沒敢告訴她。

我一面談話一面不時把視線投在把母親的提包放在膝上規規矩矩坐着的妹妹臉上。和母親的談話馬上間斷了。

“你瘦啦。”

妹妹用力望着我說，在長着可愛的毫毛的嘴邊泛着不自然的微笑。

“是么？”

我用手指頭按按臉頰，慢慢的、像把自己的情感沖進對方心里似地回答說。

“怎麼樣？大家都和過去一樣工作着么？最近他們拚命逼迫我交代我所不知道的事情，真够噲！”

“是么？”

妹妹吃驚地瞪着大眼凝視我。我像要壓過妹妹的語聲似地問她：

“怎麼樣？出過什麼特別的事情沒有？”

妹妹雖然臉上浮着意味深長的表情，但因為不習慣這樣的地方，所以連一句話都不敢說。母親也像要找找發泄情感的地方似的、神經質地不住勁彈穿了雪白的足袋^①的腳尖。她們雖然衷心為我擔心，都因為缺乏站到我的立場來積極利用這個難得的機會的思想準備和堅強的意志，所以來到這裡之後每次都感到束手無策。

母親照她素來的性質不能再繼續把小狗的問題談下去了，她逐漸變得急躁了，到後來終於向我進攻了。

“我嘛，要是明白你的主張果真正確，當你的踏腳石都情願哩。嗯，生命這樣東西，我對它沒有留戀。人，反正不能活到一

① 日本人穿的襪子。大趾和四趾之間分歧。

百岁。不过，我有一点無論如何不懂的地方。你以为‘国体’是什么？”

局長在轉椅上动彈身子，主任坐在椅角兒动动長着花白胡子的嘴。

“还是沒有一点改变哩。”我說，拚命抑压着对这个房間里所有的人滴出的、令人战栗的憎恨。我臉上浮出苦笑說：“在这样的地方开始这种議論，这对我們沒有一点好处，所以不說了吧。”

母亲有点不服气，她不能完全理会我的意思，可是她也本能地模模糊糊明白了这么作会招来不利的局面，因此只好不再吱声。不过，为了別的問題她又馬上跟我拾起杠来……

父母过着的日常生活不是勤勞階級的生活，母亲从年輕时代起就对文学怀着欲望和热情，随着岁月积了点錢給自己增加了庄严，过着夸張的浮华生活。她生活在远高于社会实际形态的象牙之塔里。而且只因为是她的父亲手創的事業，她如今依然出入于现在完全变成反动的叫作弘道会的团体。母亲对馬克思主义、已經浸入她情識中的成見，是全盤接受了这个会里的博士啦、伯爵什么的紳士們用非常客气的言語撒布了的流言。

母亲成了保守的妇女，而且她喜欢議論国体更甚于礼拜佛像那种好胜的气質也成为他們很好的工具。

我把担心母亲过分疲累作为理由劝她回去后又拖着松了帶子的粗草屐在洋灰地走廊上往回走着。这时主任开口說：

“对吧？社会的情形是多么諷刺人哪。”

“……………”

“你母亲担心你，对你說这說那，結果弄得反而更加清楚地对立起来啦，嘻嘻嘻嘻！”

“……………”

回到監房之后，我始終埋沒在自己的心思里。他們利用這種機會，使多數中流家庭在不同的形式中毀滅了。敵人是很聰明地從這些家庭發見可以利用的成分而緊緊抓住的。

“不啊，吓死人！”

坐我对面的女侍突然一叫，用袖子掩着臉，彎曲着身子。我吃了一惊清醒过来。

“怎么一回事？”

“可是，你从剛才起，眼睛一直瞪得那么可怕，始終盯我的臉望着呢。”

“是么？”

我情不自禁打心底里爆發出哄笑声。我不过是不自覺地凝視着空間的某一点罢了，并不是为了想看清楚那是人的臉呢或是牆壁而望着的。

三个女人都睡着了。这时監房的門“嘎嗒”一声發出很大的声响打开了。

“这里，进去，进去！”

傳来看守懶洋洋的喊声。我迷迷糊糊感到有人站在門口把什么东西往里一推，接着在闔着的眼皮上感到电灯的黃光，又听見打开鄰房的刺声。“有人抓进来啦。”我这样想，把身子微微往后退了退讓出一点空来，又进入睡乡了。（在拘留所里生活的日子長了，除了特殊場合以外对已經入睡后进監的人不引起什么关心，甚至覺得麻煩。）

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昨天夜里抓进来的年輕妇女像縮紧身子似地坐在凳里面，用湿手巾压着臉頰。

“那个人受了重伤哩。”

吃茶店女侍在叠被子时用嫌恶的口吻小声说，一面匆忙搬起臭气熏熏的被子来。那个把头髮剪断、长着瓜子脸的妇女脸上没有一点血色。她的整个身段叫人一眼能看出是个参加左翼运动的人。

“受伤了么？”

“……………”

她点了点头。我走过去一看，原来伤得很厉害。

“被他们收拾了？”

这句话不觉冲口而出。

她又点了点头，在含情的眼睛里浮出微笑。在白地单衣的胸口和前襟点点染着鲜红的血痕。

“怎么样？”

看守走过来问她。女的好容易动着嘴唇要求说：

“替我请医生！”

“会化脓的。牙槽和口腔的肉全部被剥掉了。”

“都是怪你吞下无聊的东西！”

“替我请医生，好吧？”

“去问问看吧。”

那个女的赤着脚走过来挨我坐着，微微露出不安的样子问我：

“他们会不会强迫我吃泻药？”

我也小声反问她：

“吃了什么？”

“用银纸包裹的东西。我始终否认吞了东西。”

听说昨天晚上她和被关进第二监房的男同志一块儿工作到十二点钟左右，正在准备就寝的时候有四五个男子踏着泥脚一

下子冲进屋里。那个女同志吃了一惊把一样东西吞进嘴里。他们一看顿时冲她袭来，七手八脚地踢打她。其中一个人为了叫她吐出那个东西竟把手杖放进她的嘴里用力乱搅一通。

“市营电车公司刚刚有了起色，太遗憾了。”

她说，每次拘留所的门一开，便站起来望一望。

“车库也一定开始抓人了。”

因为市营电车公司在这一月里广尾车库的罢工被东京市交通工会的篠田、山下等人出卖以后，全线工人都不服气，对抗“非常时期”政策开始动摇起来。

果然，中午时候被抓来两个头发分梳得很整齐，穿着售票员制服的年青小伙子。其中一个在向看守报告地址姓名时，另一个忽然瞥看这边一眼，递来一种信号。那个女同志依然用湿手巾搥着脸颊，挨铁丝网站着。那新来的两个人被分开关进两个监房里。

“多气人！那两个都是×××车库的，是很优秀的同志呀。”

这一天拘留所里的人数较少，看守的心情也比较平静。跟她一道被抓来的男同志运用善于应酬的口才和看守聊着国营铁路工人的勤务状态。看来他是借这个聊天巧妙地跟女同志联络需要联络的事情。女同志聚精会神地倾听着，有时说：“嘻，说得真巧！”信赖地微笑着。

日暮，我被传到二楼去了。叫作西片的特高警察说：

“昨天晚上那个女的怎么样？”

“伤得太厉害啦。从早上起什么都不能吃哩。”

“你转告她我可以买些软点心什么的请客。不然，她也是人哪，有点对不住她哩。”

原来把手杖刺进她嘴里去让她受重伤的，就是这个家伙！

我回到拘留所以后，馬上告訴那个女同志說：

“叫他們給你買面包和牛奶吧。”又說：“面包浸在牛奶里可以咽下去吧。”

“就这么办吧。那么，請替我代办一下！”

看守扒在桌上用一只手托着下巴說：

“不請示上司不能买！”

“剛才二楼叫我轉告她，所以沒有問題。”

“有錢么？”

“有，在二楼。”

看守懶洋洋地站了起來，喊听差：

“老头兒，来一下！”

过了三天模样，那个工会的男同志被轉押到月島警察局去了。看守对剩下来的女同志說：“原以为你是个小鸽子（跑腿传达消息的人），其实听说却是个相当了不起的大人物哩。”

“哪里，是个小鸽子哩。”

女同志用湿手巾冰着臉頰，安靜地吃、吃笑着。

我們开始聊起很多事来。

“我进来一看你还蹲在里面，吓了一跳。原以为你老早給放了。”

“沒有法子嘛，只好悠然呆着吧。”我說。

有一次，那是中川为資金問題开始执拗追問我不久的時候了，主任說过这样的话：

“啊啊，就是在你家里被捕的那个帝国大学生，蹲在这里的時候态度非常坚决，可是听说現在已經投降了。”

我冷淡地說：

“噤！”

“那么了不起的大人物又是那么痛痛快快地清算了过去的一切，这样的人近来很少碰见，听说当局也吃了一惊哩。”

“……………”

当我伸出六十天没洗过的脚、把剥下来的皮丢在手纸上，一面说着“悠然呆着吧”的时候，心里原是像被绞似的，怀着满腔的愤怒回忆着主任说过的话。当时主任威胁我说如果不交代资金问题哪怕再呆半年都不放我回去，事实上也长久被关在这里没有一点眉目。好像这个学生和我的钱奇妙地有着联系似的，可是我却一点也想不起来，即使某方面的某人做了怎样的交代，我所不知道的事情还是不知道，所以除了“悠然呆着”以外没有其他办法。

女同志说：

“警察总局的人一看我就说：‘原来你已经回来了！’真是的，这是什么话！”

听说上一次她拘留期一满便从警察局直接带到车站去搭上火车，送回家乡了。她是铁路医院的模范护士，曾经在日本大学夜学读书。

“我在大学上了牛头不对马嘴的奇怪的社会学课，心想：‘这多奇怪呀！奇怪呀！’这就是参加这个运动的动机哩。”她说，好笑地呵呵笑着，“自己是劳动的人嘛。这些道理哪怕是傻瓜也会明白的，是吧？”

我们也谈论小组活动。我对她说，自从文化团体的小组活动按照新的方针实行以来，可能由于日子浅的原故，不能充分被利用和结合工会的宣传活动。

“这个问题认真被采用到你们的活动日程里没有？”

“是啊……”女同志想了一下說。“不能是每个人都把这个問題想得这么清楚吧。”她又率直地說，“有的人竟用輕蔑的口吻这样說呢：‘啊啊，是文化团体！’”

我說：“尽管如此，在交通关系方面已經有几个設立了小組的地方。”又笑着問她：

“怎么样，你也知道么？”

“不知道。”

“我觉得过去我們彼此吃了不少亏。要是我們互相有成見和反感，有人就在那里喝采呢。”

“这么想来太气人哪。”

“对吧？”

我說着，抬头从監獄鐵絲網瞧瞧左边橫隔子。那里，看見一片黃梅天泛着鈍光的天空，老欖樹沉重地低垂着長滿綠色嫩叶的枝梢。

我一直走进高等室里面去从側面窺伺那个人的臉，不禁吃惊地睜大了眼。他就是那个地下鐵路姑娘的父亲。

“因为这样，我担心她說不定已經自杀了，請費心搜索搜索！”

“嗯，不过，多叫人为难哪。”

主任照例像吃了什么酸的东西似地呶呶嘴，把栗色西裝上衣的左右襟往中間掖了掖。

“怎么样，她有过什么特別的举动沒有呢？”

“那一个晚上也和平日一样始終严格監視着她。她洗完澡上二楼去了。我們也不覺放松警惕进內室去了。看来，她就是利用这两三分鐘的功夫从家逃跑的。”

我能很清楚地好像自己的事情似的想像到整天整夜受父母执拗的监视的姑娘的心情。那个嘴巴突出的小胖姑娘一定怒火冲冲，沮丧地在生着气吧。

我在旁边听着她父亲的叙述，心里不敢相信那个姑娘会马上寻死。不过，我也不敢想像她会痛下决心不再回家，而跑到罢工时曾经一境见战斗过的可靠的老朋友那里去开始新的生活。那个姑娘，的确是一个这样的姑娘。

听说她父亲还跑到公司去打官司。

“我说同是开除应该采取能留给对方一条活路的方法才对，对方是年轻人嘛。公司方面却是光在嘴上说对不起你什么的，不过……”

这个像小商人似的矮个儿的父亲把呢的夹和服前襟的下部往左右分开，从里露出下衣，坐在椅子的一端，高高怒耸着肩膀。连我也看到这个男子即使他的态度是依然卑谦的，今天却是使出他所有的力量设法通过那过分客气的口气表现他的抗议。

主任东打听西打听地跟他周旋着。可是，一看他那脸上的表情，就能明白他是绝不会为他采取什么有效方法的。坐在旁边听着的我不耐烦父亲这种态度，暗暗对他生了气。他为什么不敢一针见血地从正面冲上去大声道破说：“干吗杀我闺女！”他为什么不敢直截了当地提出抗议呢？

“那么，情况是这样的，首先向您报告一下。”

她父亲始终得不到要领。不得不借“首先向您报告一下”什么的形式来小心吐一些不敢尽情吐露的怨恨回去了。对方却不痛也不痒，等他一走立刻往后挪了挪椅子冲我说：“怎样了？”

“听见那些话有何感想？”

“我更加强烈地憎恨你们！”

“想。我也始終強烈地憎恨你們呀。把那么好脾氣的年輕閹女拉進罷工斗爭里，這是誰的罪過？”

“船被擄去工的時候那個老爸爸也沒向警察局要求開除她。是資方要求的。警察局為資本家竭盡犬馬之勞。對吧？那個老爸爸實際上是心里喊着：‘你們怎么善后這個問題！’我是為了向你們提出抗議而來的呀。”

我說完便默不作聲，開始讀起報紙來了。可是，我的心卻像在身子裏很深的地方凝結了似地不跳動了。

那是前天的事情。一早起下着陰沉沉的小雨，拘留所內部潮氣很重，骯髒的草蓆像被吸上來似地緊貼在我的腳板上。下雨天，拘留所變得和淋濕的雞圈一模一樣了。整個監房裏靜悄悄的，下午三點左右我被傳了。我穿上同樣貼腳板的發潮的粗草蓆，來到二樓。我被帶進高等室對面的鋪着鋪蓆的房間里。一看，母親憑着靠窗的牆壁，怪不舒服的樣子坐着。在她膝前折放着橄欖色雨衣。傳我來的密探說了一聲：“回見！”便把我們母女倆丟在那里走出去了。這是稀有的事。不消說，他在打開了的門的旁邊站着的。我一面坐下來一面說：

“怎么回事，冒这么坏的天气来看我。”

母親暫時不吱聲，接着說：

“在这样的天气，我不能安靜坐在家里呀。”

我几年以來頭一次感到母愛的溫暖，我似乎已經忘記了母親原來竟有这么慈祥的一面，一股暖洋洋的感覺像蒸氣一般籠罩着我。

“謝謝你，太對不住你啦。”

“天下所有父母都是傻瓜唄。”

“算了，算了，像現在這樣一個時機，會遭遇許許多多的事情。

的。”

我說着便拿起母親的手，一看手上的戒指戴歪了，便替她戴好。從二樓窗口看見被雨水淋濕了的銀杏樹林蔭道和撐着形形色色的雨傘來往的行人、放在對面電氣器材店陳列窗里的橙黃色圓型燈罩等等。這些情景帶着一種稀奇的美麗映進從陰暗的地方出來的我的眼簾。

不一會，母親像窺伺門外似地小聲問我：

“剛才那個人，走了？”

“就在門外邊。”

母親把一只手伸到穿件單掛套的腰帶跟前只是動彈手指頭對我招招手。我移動膝頭靠近母親身旁，起初是我的身子發熱了，接着血液逐漸漲到臉上來，滿臉通紅了。母親終於替我帶來我所日日夜夜等待着的外面什麼人的消息，故意挑選這樣的日子來看我了……我在心里這樣想，裝作整整母親掛套領子的樣子打聽她。

“什麼事？”

“你呀，”母親抬頭望着我。“為什麼……”她加重語氣連身子也往前撲了。“直到現在不交代呢？”

我吃了一驚，完全坐了下來，從正面凝視着母親的臉。

“什麼事？”

“還說‘什麼事’呀！”

母親不耐煩地聳了聳眉頭。

“聽說已經有兩個人交代了啊。警察總局的人說如果你老老实實把該承認的問題都承認了，再向他們道歉，他們馬上放你回去的呀！”

我的臉頰還在發燒；可是，身子卻從肚里打起哆嗦來。

“难道你是来说这个话的么？”

“干吗面孔这么可怕……你也稍微想一想……”

“……………”

她越来越放低声音，加重语气说：

“这样作对你有好处，是他们主动告诉我的呀！你却是……”

带着动物性的憎恨一直弥漫到我的手掌上。母亲这张好像不知所措似的，把卑怯错当作坚信的脸，一直吸住了我的目光。

我很想用我的言语紧紧扼死叫母亲作木偶在她背后拉线的、叫作“权力”的玩意的喉嚨，因此一个字、一个字加重语气说：

“我，没有献过，什么资金！”

“明白么？我，没有，献！”

我重复说了之后，猛地靠攏母亲，打着耳语说：

“妈，你明白自己现在演的角色么？是，坐探，呀！对方一向是善于利用像你这样脑子糊涂只想为自己打算盘的父母呀。坚强些，请求你……”

从门口传来咳嗽声。我离开母亲身旁，目光仍然定在她脸上说：

“明白么？”

母亲板着面孔掉过去，不时眨眨眼睛。

不一会，她摸摸袖子，摸出手绢哭了起来。我很清楚，母亲流眼泪，并不是因为她知道了自己的错误。

母亲回去了。

“稍微在这里休息一下吧。”主任叫我。“怎么样了？”

“哼！”

“光说‘哼’，我可不懂啊。”

“……………”

偶然抬头一看，在检阅桌上放着一本“无产阶级文学”六月号。我用发烫的手把它拿起翻开书页。里面登着第五回大会的照片。照片虽然印得不太清楚，却还清楚地认出戴白领、照例稍微歪着身子站在台上的江口同志^①。会场里挤满了听众。卷头论文的题目叫作“暴力镇压的意义和我们如何组织反攻？”我贪婪地读下去。里面谈到以藏原同志为首的多数同志们不屈不挠进行斗争的情况。里面有我的名字。读着读着，热泪不觉夺眶而流了。让他们看见这个眼泪太可惜了。……我在椅子上逐渐改变坐姿，到后来，完全背着主任坐着了。

这真是令人作梦都没想到过的事情。有个男子投了降，把我曾经私人借钱给作家同盟某同志的事情密告了他们。他们一再喊着“钱”“钱”，原来是在指这个事情。

费了两天功夫，关于我的文件全部准备妥当了。中川说：

“现在，你应该下将来的决心了。”他像瞪眼似地盯着我的脸，放下钢笔，点燃纸烟的火。“这是能回去或是不能回去的分歧点，你仔细考虑考虑吧。”

现在是初晚七点鐘，值班警察对着那边桌子在写什么。我坐在又脏又寂静的高等室。

中川又问我能不能发誓说：今后不参加一切非法活动。

“我不能发这样的誓！”我顽强地拒绝说。“合法和不合法的界线还不是你们随便搬来移去的嘛。我可管不了这样的事。”

接着，我开始口述了：“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作家，我将始终

^① 即江口涣。

以服务于合理的文化建設为自己的任务。”

“唔……”

中川吸着紙烟，暫時間望着自己筆記下的文字，揮揮紙烟灰之后，用它的前端指紙上說：

“这一句，不能改变么？”

他指的是“作为一个馬克思主义作家”这一句。

“行么？”

“有什么不行的理由么？”

中川把那薄肉的嘴唇一撇說：

“馬克思主义作家，弄来弄去到最后还是意味着‘党员作家’呀！”

“我說的就是写在这里的这几个字，喏，‘馬克思主义作家’。”

中川暂时沉默了。用門牙叨着紙烟，像逃避烟霧似地細眯着眼睛，用兩手整理格紙說：

“誰也不敢保險你写这样的口供能回去。不过，你自己說‘行’，我也就照写吧。對我說来反正都是一样嘛，对么？嘻嘻嘻嘻！”

他笑得連黑紅的舌头都瞧見了。

中川从此就不再出現了。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放回去。望着拘留所像爬着度过漫長的下午似地悠悠移动着的表針，突然有种形容不出的急躁占住我的心。这是一个新的体验。我开始理解到：叫人感到这种焦虑，也是敌人有計劃的花招。

六月二十日，我拿起一張報紙，不禁迸發出欢呼声。

“啊啊！”

我的臉紅了。報紙在頭四段上用大標題登載有關十九日召開的日本無產階級文化聯盟中央協議會擴大會議的消息。聽說這個會雖然在宣布開會的同時吃了“解散”，但參加會的人們會後舉行了文化團體前無史例的勇敢的示威遊行。報紙也登載了筑地小劇場的會場陷入混亂那一瞬間的照片。

“警察總局特高警察山口打暈了一個明治大學生！”

報紙還用這個標題登着報道說：山口掄着粗手杖站在椅上撒起野來，把一個沒作什麼犯法行為的明治大學生只因為他站在自己的身旁毆打一陣以致昏倒。從印在報上偌大的鉛字和鉛字之間好像溢出那些群眾的壓力和特務們的狼狽樣子似的。

“你終於發出哭喪的聲音了！”

主任不時偷看我為了興奮發出光輝的臉說。

“……………”

我沒理他，仍然熱心地把那份報紙讀下去了。

六月二十八日，我經過八十二天的拘留，恢復了自由。

小祝的一家

二月一个夜晚。房间里没有一点热气。

乙女披着一件领子很脏，蓝地小白花的棉袍，把一块裁衣板放在炭灰已经凝固的褐色圆磁火盆上，当椅子坐着，把头伏在桌上一动不动。

严厉的寒气从闪烁着星星的郊外黑暗的天空侵袭过来，冻结了马路和地里的土壤，和夜色一块儿透过洋铁皮屋顶一直渗进乙女的每个发根。

拉到桌前来的电灯把一丝暖气传到她的脸颊来。灯光照着离得很近的乙女干巴巴的头髮，和离得较远的牆壁脚根。那里堆放着装啤酒的空木箱，里面装满粗订的书籍。桌子的洋漆发出滑溜的冷光，看来冷稀稀的，使人不敢伸出手来。

不一会兒，乙女依旧把兩手攏在怀里，光是把头从棉被袖上抬了起来，用慢腾腾的，好像每一句话都加重语气似的口吻问丈夫勉說：

“湯婆子还没有凉么？”

“不，……你要么？”

勉慢条斯理地回答說。乍一說話，他那長在北国人特有的白淨的臉上的大嘴就显得更大了。勉也是把帶袖被子当作室內

棉袍披在穿襤衣的身上，坐在家裏唯一的藤椅上，胳膊按在同一桌上，用手托着臉頰。

“不，不要。”

於是這一對同樣在矮小的身上披着帶袖被子的夫妻就又沉默了。不一會兒，乙女微微聳起長眉毛說：

“爷爷說不定真地把光子當包裹郵寄給我們哩。”她說罷便不安地舐舐干巴的嘴唇。

“嗯……”

“爷爷嘛，什麼事都能作出來的呀。”

“……”

桌上放着手紙一般粗糙的紙，上面用灰墨粗暴地寫着幾行字；這是貞之助寄來的信。貞之助的信和所有的老人一樣運用了開門見山式，他一開頭兒就說：“曾經捎了幾封信給你，你到底多嚙匯錢來？”又大罵着說：“不知道你在東京搞着什麼偉大的運動，這裏的五口人卻快餓死了。你是長子應該替我們想辦法。如果不能匯錢來我可把那個費事的光子當小包裹寄給你們，記着！”有的字筆道不沾墨，有的卻墨水過多而陰了，這些不規矩的字迹令人不由想起那個頑固老头兒毛茸茸的眉毛。信封上，在寫了“小祝勉收”的“收”字下面有一塊很大的菜油油漬，一直滲透裏面信紙上。

住在家乡A市的貞之助這幾年來當了小販，每天清早到街上去叫賣豆絲。他老伴阿真也鼓勵老头兒每夜親自推小車叫賣豆沙烤餅，把車停在風勢很大，却是行人很多的臨江大街，一直賣到半夜一點鐘。小學畢業的兄弟勇也在一家銀行里當小勤務員，再加小妹妹絢子一家四口人过着艱難的日子。

勉夫婦把三歲的光子托她爷爷家養着，這是有原因的。

在無产階級文化团体里工作的勉，去年春天被檢举，当时挨了的一記很重的耳光引起了惡性中耳炎。当病情發展到快併發腦膜炎时，警察局方才把他送往施疗机关的济生会医院。在那里，將來预备当軍医的實習生在教官“切这里”，“填那里”等等指导下对勉作了手术。以后的治疗也非常馬虎，还使后来替他治病的專科医生吃了一惊。入夏后他終于併發非常惡性的乳嘴突起，經朋友介紹进另一家医院；可是，轉院后也差不多一个多月不能脫离危險期。連对勉作了熟練的手术的耳鼻喉科主任医生也不敢明言这个头上像哥薩克帽一样高高裹着綳帶，讓血漬滲透外部来，靜靜躺着的病人究竟能不能恢复健康。乙女为了挽救勉的生命尽了最大的努力。她把从朋友那里借来的衣服拿到典鋪去換几个錢，好容易才乘夜行列車把光子送到她爷爷家，强把她留在那里回来了。

最初的兩三个月她也能兩圓、三四地匯給他們錢。到了晚秋她也用毛綫打了斗篷寄給光子。逐漸的，她不能履行每月寄撫养費的約言了。后来，勉的生命好容易才保住了。可是，他那一直忘我地工作着的团体的出版部的活动，从那个春天以来陷入非常困难的狀態。人力和經費均感缺乏。早上，勉抱着曾經苦心搜集的老版“馬克思主义”合訂本，立着大衣領子保护耳部的伤口出門去。接着乙女也关上門出来跟在他背后，在一家熟悉的旧書店門口从勉手里拿到几个十角硬幣回去；过这样的日子也不止一次了。

恰恰这个时候他們接到家信。信是勇写的，他要求匯几个錢，接着細細說明光子怎样地成了阿真的累贅的情况，又說因为这样“豆沙烤餅”的生意也越来越不好了。勉夫妇对不能匯款这一点深深感到慚愧。不过，勉对把豆沙烤餅的生意日見蕭条的

原因一紙推在受光子牽累這上面，寫信叱責他們的父親怀着反感。十七歲的兄弟勇聽從父親的話，不加一行自己的意見把老头口述的嚙蘇的話一句不漏地記下來了，這一點勉的尖眼也很快地注意到了。從少年時代起養家的勉，照自己的經驗能體察弟弟的心情。A市被劃成東北地方荒災地區。自從戰爭以來這一帶地方的農民陷入極端困窮里，甚至發生了這樣的事件：把兒子給拉去打仗的主婦們年底結群到村公所去要求立刻把兒子從戰場召回來。在這樣的年頭兒，那些從娛樂場回來嚷什麼夜晚的河風凍人，把剛烤得的热呼的“豆沙餅”揣在懷里边吃边回家的小伙子們越來越減少了，這是理所當然的事。而且，能花這些小錢的人，如今也都不買豆沙餅了，他們都跑到小吃攤前去吃碗餛飩了。

勉把這些社會情況認真在信上分析給父親听，又為了使老头兒明白真相，他詳細地說明了，他們生活困難归根結蒂是因為這個社會不好。他又在旁邊添寫：請務必把這封信讓勇看。

不久，勉接到貞之助的信。信的內容告訴他他上回的努力完全白費了。原來貞之助施展他那并不高明的狡猾，打算借這個機會把生活困難的全部責任卸給長子勉的肩上，而為了達到這個目的開始利用起孙女光子。當時勉目光尖銳地望着乙女的臉，氣得把那就他的外表顯得太大的嘴唇一噙一噙开着說：

“我在十八歲以前連一次都沒到理髮店去理過髮，也沒有買過現成的褲叉！”

勉為了購買喜愛的書，晚上郵局下班后又到制繩廠去掙錢。母親阿真也去同一個工廠，用掙來的錢替勉買把理髮用推子和縫制褲叉的布，又付了生來多病的小女孩絢子的藥費。

勉把父親的這封信燒掉了。他想，不定因為什麼原因家里會

被搜查，要是給他們發見這樣的信，把它作借口勸說脫離社會運動，那太氣人了。

乙女完全理解勉生氣的心情。可是，她睜着双眼皮的眼睛凝視患了中耳炎以來頭髮奇妙地稀少了的丈夫的臉，慢慢地說：

“爷爷，不会折磨光子吧？”

乙女的声音里含着兩種憂慮。自己連光子一个孩子也对付不了，叫原来就費神勞心的勉又增加家庭方面的心思。她对这一点感到內疚。

今年，乡下在过了旧历年不久的时候，絢子用拙劣的，却是字划清楚的字写来一封信說，光子她奶奶最近整天叨咕着想死，她担心老媽媽真地会死。勉的眼前活生生地浮現母亲温和、聰明的小臉。她背着沉重的孙女，夾在兒子和頑固的老头兒之間，日夜操心連頭髮都花白了。他衷心同情母亲，为弄几个錢伤透了腦筋。哪怕接回光子罢，匯錢給他們也罢，需要的是錢。勉是用他的詩去參加無产階級运动的；如今，他的詩却不能換來錢。

就在这样的時候，老头兒寄来了这封有菜油污漬的信。勉每天回家來便一声不响地对着桌子坐下来，脚下臃腫地穿双勉的旧藍色足袋的乙女就立刻小跑到沒接灯泡的厨房去拿來裝了热水的湯婆子給他，这一切都是因为連买木炭的錢也改作了勉的交通費的原故。

勉一声不响地思索着什么事，接着用中指上染着紅墨水的手細細撕开父亲的信說：

“不如叫他們連根帶枝全家搬过来得啦。”

他的声調跟平常沒有兩样。乙女能馬上判断丈夫这句话的意思，像麻木了似地呆然望着勉的臉。她那双眼皮的眼睛在不

知不覺之間聳起來的兩道眉毛下睜得越來越大了。她的鼻子原來就尖端凍得通紅，乍一看很像吃驚的野兔的表情。

結束了鄉下的生活，五口人跑到這裡來住，大家靠什麼糊口呀！近於恐怖的情感沉重地壓着她。想出這樣的事來的勉說不定有和他父親相似的地方呀。乙女甚至這樣想。

可是，這是勉想了整整一天後得到的結論。今天他在搞兩三個活動之間，一有功夫就想這件事。去接光子的錢也好，匯給他們的錢也好，他都沒有什麼辦法。另一方面，貞之助的生活今後越來越困難也是明白不過的事。大家上東京來，勇找工作，貞之助叫賣豆絲，光子她奶奶利用勤勉、利索的性子搞副業什麼的，或許能對付過來。如果老頭兒上京來看兒子夫妻的生活，也不再那麼不講理了吧。勉深深相信自己的看法。這樣一來，貞之助打算利用撫養光子，一面助長勇缺乏獨立心的次子的气質、一面嚷“你是長子”什麼的想完全依靠勉的狹窄的根性也稍微會改變過來吧。他也能理解勉的工作性質吧。讓他親眼瞧瞧兒子的生活，跟兒子一道吃苦得啦。

乙女聽見勉的說明後，覺得這個辦法並不怎麼太荒唐。

“說不定是個好法子哩。”

乙女依舊把眼睛睜得大大的，却打心底里點了點頭說，用舌頭慢條斯理地舐舐上唇和下唇。

“那麼，我寫信告訴他們。……你先睡吧。”

勉給貞之助寫了回信，又費了很長時間在另外的薄紙上寫了什麼，一一放進不同的信封里，把後寫的東西拿到室外去藏在什麼地方。

乙女雖然鑽進被里臉朝紙拉門那邊躺着，但卻沒有睡覺。每當勉叫她先睡時，他都順馴地鑽進被里，或是到廚房旁邊的三

叠房間去，这已經成了和勉的共同生活中的常識了。

勉在用細小的字写东西的时候，一再从帶袖棉被的袖里微微伸出左手压着耳朵的伤口。耳屏后面因为被削去了骨头凹了一块，里面填着紗布。寒冷和疲累使伤口像針扎似的痛疼，半个头沉綿綿的。在这个耳朵后面除了开刀的伤痕以外还有块很厉害的火伤伤痕。那是一九三〇年冬天当勉不滿意“文战”^①的方針脱离它参加“战旗”^②的活动时，被“文战”的石藤云夫——那个照像总戴頂鴨舌帽，因而出了名的家伙——烙上紅烙鉄烫伤的。

二

不久，爷爷、奶奶、絢子、勇、还加上光子，有这么多人和形形色色的包袱一塊兒默然从上野車站被运进小祝家洋鉄屋頂下的兩間房来，連在壁龕上也堆放了那些髒稀稀的，打开哪一个来的也尽是些縷縷般的東西的包袱；开始新的生活了。

勉夫妇的生活样式改变了。

早上五点钟，天剛微明，貞之助头一个在床上坐了起来，在挤滿一屋睡着的一家人臉上倏地扳开电灯，开始抽起干烟来。他吧、吧地磕响烟袋鍋。烟盒是奶奶早就替他放在那里了。

昨天夜里兩点钟就寢的勉痛苦地翻个身，把头頂也蒙上被。

① 文艺杂志，“文艺战綫”的后身，起初作为無产階級文学杂志“播种人”，解散后最重要的無产階級文学杂志，起了作用，后来成了劳农艺术联盟的机关志，和“战旗”对立。1925——1931。

② 全日本無产者艺术联盟的机关志，登載中野重治，小林多喜二，德永直等無产階級作家的优秀作品。1928——1929。

不一会光子鬧起来了。起初在夢中拍拍她后背的乙女后来完全清醒了，担心吵醒勉小声哄着她。脖子粗短的光子象故意为难似地往后翘着身子大声哭叫着說：

“不啊，我要奶奶，不啊！”

光子一醒过来就喊奶奶，在这半年里已經成了习惯了。奶奶一听便在被里系好圍腰爬起来。

“来吧，光子，別哭嘍，啊。奶奶給你吃飯，別哭嘍！”

她把飯端到乙女的鋪前来喂光子。

接着，勇起来了。絢子也醒了。勉也不能再躺着，掀开薄被起来了。

勉去洗那張睡眠不足的文蒼白又干巴的臉。在这功夫里，爷爷用草帚稍微扫扫格子門外面，扫罢便进屋来一坐。这时屋里也已經打扫好了，絢子端出飯桌来。从爷爷打开的报纸里掉下来彩色广告。勉把它放在鋪席上看起来。

在沒有櫃子的空洞的厨房里准备早飯的乙女抬起那張近来一直蹙着眉毛的臉，把一个小碟遞給蹲在旁边的阿真。

“奶奶，尝尝看！”

阿真吃地一声吮吸盛在碟里的醬湯說：

“差不离了。”

乙女和奶奶最近开始叫大家喝厚味咸少醬，多加几把鹽的醬湯。

于是，大家圍着一張小飯桌，挤成一团，連那光子也一句話不說，都以很快的速度吃起早飯来。

吃过飯，勉虽然离上班还有些功夫，他却不限什么人說話，只在挨着走廊的鋪席上讀書。偶尔象想起来似地問老头兒說：

“烤豆沙餅的铁板呢？”

“卖了。”

貞之助很簡單地回答一句。兩個人的話就不再往下發展了。

勉穿上面子磨光了的藍色大衣上班了。連在這樣的時候，貞之助也壓根兒不想走過來隨便瞧瞧兒子出門是什麼樣子。他穿上手織的布掛套高高聳着肩膀坐在原來的位子上。

天黑了，勉回家丁。雖然過了一個白天，勉幾乎每天都碰見老头兒膝前放着報紙和烟盒還坐在早上看見的那個地方，所不同的僅僅是這回在他頭上亮着電燈。

在勉不在家吃飯的中午，乙女用奶奶設法從家鄉帶來的面粉弄些面疙瘩湯什麼的填填大家的肚子。

有個晚上，勉鑽進鋪在三疊房的被里後，小聲問乙女：

“老头兒，一天盡幹什麼？”

“盡坐着唄。”

乙女說，接着象說出什麼可怕的事情似地更加放低了聲音：

“爷爷，不會是老糊塗了吧？”

勉沒吱聲。老头兒每天頑固地坐着不動，是在觀察兒子的生活。勉覺到這一點。當真自己干活兒幫助兒子不可呢，還是馬馬虎虎對付下去呢？貞之助是默然觀察着這一點。勉不愉快地想。

小兄弟勇每到下午五點鐘左右，就跑到緩坡下的街上去站在一家收音機販賣店店頭，在少年特有的紅頰上照映着從藍色燈罩下泛出的光，許久望着陳列窗，一面傾聽勞動就業所的徵人廣播。勇在一個月後被京橋的某公司採用，當上了小雜務。他花五圓二角錢替他買輛兩個月分期付款的舊自行車。勇高高兴兴

騎車上班，晚上回來後尖着嘴唇告訴大家說：

“這回的公司嘛，可大啦！竟有五个象我这样的小杂务哩。”

他那口吻好象在說：这回我可明白原来家乡那家銀行是多么小呀。

“可是，他們罵咱……”勇不知不觉操起家乡土話來了。“年紀小小的多小器。咱不好过呀。”

听说这个公司在小杂务之間有互相請客的風气。勇也受邀請吃了他們的。可是他不能还請，他們就这样奚落他。奶奶紧紧握着手里的針，替光子釘和服的帶子，担心地說：

“那么，勇，你不吃他們的就好了。”

那天，勉例外回得早，正趴在桌子写东西。

“別担心这些小事。”他动着那張大嘴，温和地鼓励兄弟說。

“你应该大大方方地对他們說：我在帮助家里，不能乱花錢。”

長得和哥哥一样皮膚白，个子矮，只有嘴巴比哥哥小的勇并不跟他爭論也不表示同意，他默然趴在鋪席上翻起几个月前的“兒童科学”來。这样的時候，乙女暗暗期望爷爷也講一句話。爷爷却一声不响，坐在那里一口一口抽着干烟。

可是，發生了一件使这个爷爷不得不跟別人打交道和在不太熟悉的东京街上跑来跑去的事件。原来在A市的時候就多病的絢子这回患了相当严重的結核性腹膜炎，不得不住院治疗了。

当时勉的工作很忙，也为某种原因不能每天晚上回来睡。

乙女替爷爷摆好木屐，叫他去找三河島的叔父。这个名叫勘吉的叔父年紀和貞之助差不多，十几年来一直在街公所里当書記，是他們唯一住在东京的亲戚了。乙女他們好容易想出一个主意，就是从勇的薪水十七圓里扣除，向他借一笔款付給医生的門診

費，又托他靠街公所工作的面子，把絢子交給方面委員^① 治療。

兩三天以後，勘吉的第三個老婆阿石為了叫貞之助蓋章帶了借據串門兒來了。

“鄉下人真沒有法子，連收拾家裡也不知道哩。”

她一走進立着破紙拉門的門檻就大聲嚷着說，夸張地躡起穿着帶色足袋的腳尖，怕懾似地把和服的長袖抱在胸前，坐在家里唯一的坐墊上，毫不客氣地來同環顧躺着的病人和屋里的陳設。她對解下束袖帶，慫慫地沖她磕着花白頭的奶奶說：

“實在太方便啦，啊，平常連理都不理，要錢的時候就利用利用，這就是親戚的好處嘛！對吧，嘿，請在這裡蓋個戳兒。”

乙女不但聳起眉毛，連那瘦小的肩膀也怒聳着，背着光子，握着阿石交給她的錢，出去打一角錢的燒酒，買了五分錢的炸十錦。阿石是女招待出身，街坊沒有一個不罵的，她這幾年來一直沒和這個親戚來往過。

阿石看見乙女把一合瓶子提在背孩子的手裡去上街，趕緊喊住說：

“喂，你這個人真是的！就這樣去打酒么？”

即使打一合酒，得帶去能裝四合的容器，不然對方就不會給你够一合的酒，阿石過日子萬事都用這個方式。

光子把眼睛瞪得盤子大，盯着飯桌不放，把手伸得幾乎觸着炸十錦那麼近，要求母親說：

“我要吃這個！媽，我要吃這個！”

^① 方面委員都是各地區里有名望的人被推薦出來充任的，原來他們是從事社會福利事業，主要是救濟貧民。但後來在法西斯反動政府領導下，這個委員不但不起實際作用，反而成了反動政府的狗腿子，利用職權，欺壓人民。

“‘我要吃这个!’是么?”

阿石像女孩子作鬼臉那样嘮嘮嘴学着說,用嫌惡的眼睛瞧着光子,自个兒喝酒,自个兒吃炸十錦。

阿石一面叨咕一面喝酒,說什么因为不信教,所以生活就困难,不但出病人,还出了“赤色”的兒子。等喝完了又从插在腰帶里的錢包拿出十角硬幣叫人重打 来一合。就这样,阿石一直坐到丈夫快下班的时刻,兩次三次地叫人打来一角錢的酒喝。

等阿石好容易回去之后,貞之助从勉的桌 屉里重新拿出三十圓的借据反复地望着,又站起来放回去說:

“穷是到哪里都跟着的。”

这句话,是爷爷来到东京后乙女头一次听見的逃怀了。

“有錢人又是那个样子……”

“所以呀,老大平常說的沒有錯吧?”

乙女發出干巴巴的声音說。不得不叫阿石那样的人迈小祝家的門,这件事使她越想越气。同时,她也高兴地想:爷爷好像有了轉变啦,“要是世道換个样兒,絢子也能安心治病啦。”她說。

乙女接着 一面舐舐嘴唇,一面詳細告訴爷爷苏联在 每个区里設有医院,不收任何費用替病人治病。原来,他們还在 A 市的时候,勉就經常寄給他們“苏联之友”画报。不知道貞之助一向怀着怎样的心情翻閱那个画报,这一天他倒热心傾听乙女的話。晚上,乙女的耳朵里傳來爷爷对着奶奶說話的声音:

“烤豆沙餅的用具,那样的东西不卖就好啦。”

三

沿着柏油馬路走来的乙女从汽油站向左拐了好几个弯,来

到房屋稀少的新开地。月亮突然从高空照着清冽的光，使乙女矮小的影子映在地上。

在融进月光的夜雾里，远处，近处，朦朦胧胧望见一丛丛的桦树，天上浮着轻柔的白云。望着有大风圈儿的明净的月亮迈步的乙女，好像觉得身上的衣服皮鞋和踏着草履的脚音在扰乱着降着的皎洁月光微妙的声响似的。在这样的时刻独自赶路是寂寞的，也有点害怕的；可是，在新宿一家吃茶店里当了见习女侍的乙女，即使这样的马路也罢，只有这样独自走着的功夫里才能清醒过来的。

絢子經方面委員周旋能进慈惠医院治病了。不过，陪侍病人的人得自己花钱，因此需要爷爷的交通费，也不能把家里吃的面疙瘩汤盛在饭盒里叫他带到医院去吃。

那个阿石自从那次串了小祝家的门以后经常揽来针线活让奶奶和乙女挣钱。缝一件布衣能得两角五分钱，线是自己买。不过，这两个嘴笨的女人总觉得搞这个副业有点可怕。每到约定交货的日子，阿石都带两角五分钱很早串门来了。

“喂，钱放这里啦。叫人当跑腿的，自己光是坐在家里缝，出身好的人是不一样啊。”她说。

奶奶缝完最后一针，咬断线，把缝完了的衣服拿到走廊那里去吧达吧达抖抖。照例喝烧酒等着的阿石这时喊声：“让我瞧瞧！”立刻检查缝得好坏，等检查完了；便神经质地亲自折好，暂时压在屁股下面。之后，她拿起衣服的包袱站起来，把一只手有时是冲奶奶，有时是冲乙女臊病质的鸡胸跟前说：

“我要买菜回去，给两角钱！”

阿石说出这句话连眉毛都不动一下死死盯着对方的脸。这个要求实在太过火了，乙女她们被阿石这种来势压倒了，不禁

啊咕地吞下口水，連拒絕的話都來不及說，眼巴巴從那好不容易得的工資里拿走兩角錢。

乙女下決心當吃茶店的女侍，為的是希望早日脫出這個魔鬼的手；同時還有一個別的原因。

當時，他為了能安全地進行活動，迫切需要離開現在的家另找地方居住。

他最近知道當他們的刊物送往裝訂鋪裝訂時往往被當局查獲，因此他敏捷地找個機會從裝訂鋪里搶出几百部。當時因為時間太倉促找不到準備發送的地方，便叫出租汽車毫無目的地一直駛向郊外，把那些雜誌扛進一座雜樹林里。那天剛巧是星期六下午，他踉蹌扛着沉重的包袱朝着陽光明媚地透過橡樹和櫟樹樹梢的樹叢里走去。突然間，在他眼前出其不意地出現一塊長着綠芝的狹小的平地，有三個年輕學生躺在草上談笑着。兩方面都下了一大跳。學生頓時不說話了，其中一個人站起來上下打量頭戴軟帽、緊閉大嘴、扛着包袱的矮个子他的風度。

他不能轉回去，只好硬着頭皮走過平地，走進平地對面的樹叢里。走得差不多了，便大着胆子拿出早已準備好的繩子和紙張，開始包裹那些雜誌。干了一陣子時突然從學生們躺着的平地那邊傳來尖銳的吹哨聲。哨聲吹的是他不知道的爵士音樂的調子，他却直覺那個急快的調子是自己吹着的，它在警告着他。他把雜誌藏在草里，用那件領子和底襟都磨損了的大衣蓋上它們，站起來裝撒尿的樣子。

這時越來越近地傳來兩三個人蹣跚樹枝的脚步聲和女人的笑聲。他們好像來到平地后躊躇一下，接着朝左邊拐了彎；不久，脚步聲和女人的笑聲完全看不見了。

他費了兩小時功夫才包完雜誌。在這功夫里學生們也又有

一次用口哨声来警告他有人走进树叢里。

那天晚上勉怀着感动把这些学生对他的支持告诉乙女。需要另住的事也在这一个夜晚告诉她的。

烫了头髮、面孔变了样的乙女每天深夜回来时必定站在勉的桌旁，一面舔着由于心劳干燥了的嘴唇，一面小声告诉他这一天在“丽人座”吃茶店里见聞的种种新聞。

“唱什么‘紅旗歌’的民主主义者也会来呢。把手腕的伤痕給女侍們瞧瞧，得意洋洋地吹牛說是受了拷問……”

“嗯……”

“我气得要命，担心她們相信那个騙子的話。”

自从和老人們同居后，經常睡眠不足的勉，不时压着耳朵后部的伤口默然听着乙女的話，从来沒有主动打听吃茶店的內部情形。

要是乙女喋喋不休地說下去，他就不高兴地說：

“够啦，去睡吧。”

他是还不能習慣把吃茶店的女侍和乙女結合起来看的。

那么，乙女是否已經習慣了这个工作呢？不，她是个比勉或是比她自己想像的还不适合几倍这种生意的非常古怪的女侍。

例如說：乙女招待的客人来了，一屁股坐在沙發上說：

“那么，来一杯混合酒吧。”

这时站在旁边怒聳眉毛、盯着客人的臉等他叫酒的乙女，必然反問了一句：“叫一杯混合酒，对吧？”一面对自己点点头一面聳着双肩离开客人，一会儿端酒来。

要是客人伸手想摸摸乙女的身子，乙女既不能灵巧地避开，也不能花言巧語地敷衍，只是讓客人握着手，更高地聳起一对眉毛，一声不响地縮着身子。于是，在乙女美丽的臉上出現吃惊的

野兔似的拚命的表情。客人一瞧見对方这种意料的变化又是無聊又是慚愧，不禁收心放下手，“咄”地一声啞了嘴。

乙女在这家“丽人座”吃茶店里連見習期間也算在內約摸干了二十天之后便被开除了。理由是始終沒有学会“服务态度”。

那一个晚上，連在被里也帶書来看的勉方才問她：

“說是‘服务态度’其他的人是怎样服务招待客人呢？”

“不明白！”

乙女搖搖辮髮的头說，不禁悄然了。

勉看見乙女加重語气回答“不明白”的样子，不由得想起了四年前的乙女和自己。

在A市的一端有一家肉鋪，玻璃拉門上貼着上面写了“有猪肉”字样的紙条，乙女是这家肉鋪的閨女。当勉的表弟患了严重的眼病进A市的眼科医院治病时，乙女在这个医院里当看护生。勉和乙女逐漸認識了，当时在邮局工作的勉借給她讀“战旗”什么的。小学剛畢業的乙女怀着很大的兴趣仔細閱讀它，之后也从勉那里借去不少書，有一回不知道想了什么竟要求借讀馬克思的“資本論”。过了五天左右，当时还梳着辮子的乙女在小鼻上冒出汗珠，把那本書帶到病房来还给勉。

“看明白了么？”

勉情不自禁地松开那張有特征的嘴唇，臉上泛出微笑說。那时乙女也高聳那兩道几乎从額上長出臉外来的長長的眉毛，抬头望着虽是同样矮个兒，却还比她高三四寸的勉的臉，和現在一样加重力气說：

“不明白！”

当他們倆終於結婚时，他就坚持說，不是娶牲口，所以不需要給娘家什么代价。（这件事勉早已忘掉了。）乙女的母亲哭着說，

正因为不是牲口，所以即使一点也罢，应该叫男家父母送礼来。乙女说要是家里不答应她就出走，当真跑到当时已经上东京的勉那里来了。

当吃茶店的女侍是乙女自己也不愿意的，同时她也知道，虽然不愿意却不得已让她从事这种工作的勉的苦衷，因而经常感到苦闷。可是，这么费心劳神挣来的钱等替勉租了房间，还阿石手里的就只剩下十来块钱了。不但如此，好不容易才让勉搬了家的乙女连舒一口气的功夫都没有，从阿石那里借的债马上又增加了两倍。绚子死了。家里没钱处理她的后事。除了阿石还有谁肯给小祝一家借钱用呢。

爷爷和用带子背了光子的奶奶从火葬场拾来绚子的骨灰。奶奶把拉柜里的包袱重新放好，空出一点地方来，铺块浅蓝色包袱布，上面安置绚子的遗骨箱。

这回在郊外一家小吃茶店里工作的乙女，那一天恰巧是早班。回家来一看，奶奶背着两脚直往下蹬着的光子坐在拉柜跟前。奶奶眼睛不离开遗骨箱，静静地说：

“再不需要红布、花布什么的啦。”说罢便“哈”地叹了一口气。

勇也下班回来了。他不习惯地、不好意思地站着凝视绚子的遗骨箱，接着陡地磕了一个头。

没有一个人落泪。光子不住把那个埋在两层之间似的短头发的头转向乙女，嘴里“哦？”“哦？”地喊着用骯脏的小手指指遗骨箱，好像埋怨那个东西不能吃。

如今，把绚子的骨灰暂时埋在坟里也罢，寄放在寺院也罢，爷爷和奶奶已经失去了将来迁埋闺女的骨灰的叫作家乡的地方。

从上东京来的那一天起一直坐着不动的贞之助，最近也逐渐起变化了。乙女从爷爷和过去不同的坐姿里也感到这一点。

阿石自从增加了新债以来每次都隔不到三天就串门来，打听奶奶说勉为什么最近不回家，又问乙女在哪家吃茶店里工作。听见这个消息的乙女定睛望着奶奶的脸，严肃地说：

“奶奶得要小心些，那个女的说不定作出什么事来呢。”

如果能挣钱，她是什么事不作的呀？跑到乙女工作的吃茶店来要钱那还是好的。乙女这么想着对阿石怀着很大的恐怖。当时奶奶似懂非懂地说：

“是啊？”

可是，她一定在鑽被后想过的吧；第二天早上当乙女在厨房里洗着泡在洋铁水桶里的勉的衬衣时，她一面制止来到旁边想搅拌水里的衣服的光子，一面像报告似地说：

“你叔母昨天来的时候问我：乙女也帮助搞‘赤色’工作吧？她这样说过。”

“瞧，对吧！奶奶是怎么回答的？”

“你不是在吃茶店里工作么。我就说你在吃茶店里工作呗。”

乙女担心不在家的时候出什么乱子，注意着奶奶说：

“也告诉爷爷加以小心，明白么。”

最近，如果天气好，贞之助就推着破搖籃車到街上去叫卖孩子们爱吃的粗点心。

一到黄昏，爷爷在和勇下班差不多的时候回到家的附近来，小心翼翼地只身从房子背后的小胡同里进来，确定阿石没来串门后才把車推进格子门里来。因为有一次爷爷刚巧和阿石碰了头，从那些零零碎碎挣来的小钱里给拿走一角钱，从此爷爷就怀

着戒心。

格子門嘎吱一聲打開了，接着傳來抬起前輪使車跨過門檻的声响。每當響起這些聲音，光子就不知從哪跑出來迎接爷爷。

“哦，哦，爷爷！”

光子泛着頑強的意志的前額現在也高興地發光了，她不規矩地一坐，把黝黑的兩手放在方型包袱上。

“咱要點心！”

“喂，等爷爷進屋後再問他要！”

“不啊，這是咱們家的點心呀！”

爷爷默然在台阶上坐下来，把上面粘糖汁的一兩塊餅干塞在光子的手心里。光子翻着上眼皮來回望着爷爷和奶奶的臉，用盡快的速度把餅干一下子送進嘴里去。

乙女和奶奶在厨房里交談後又過了五六天功夫。在“鈴蘭草”吃茶店里工作的乙女有時三天一次才能臨到她招待客人，她就利用這個功夫搞些織花邊什么的副業。那天，在十點鐘左右她帶着送貨得來的六角錢，慢騰騰地爬着上坡往家走去。當她上了一半坡的時候她看見對面出現一個警察。馬路只有一條，一旁臨着杉樹苗圃。乙女更加放慢速度边走边注意警察的行動。警察挨家瞧瞧門牌，當來到貼着上面寫了“小祝”兩字的紙條的格子門跟前時便停住腳步。他拉開格子門走進里面，大聲喊着：

“勞駕！有人沒有？”

乙女呼吸急促，不單是因為剛爬了坡，她不由微開嘴唇吁吁喘氣回顧左右，接着裝做無事似地從离家還有兩戶的地方拐進背巷里去，來到房子背後。

剛巧那里有奶奶剛晒了一半的衣服放在洋鉄水桶里。乙女把它們絞干，晒在竹竿上，屏声斂气地側耳傾听屋里的話声。

“那么，家里現在只有五个人么？”

“是的。”

“这个孩子呢？啊啊，是光子么。”

警察好像在翻着戶口簿，暫時間沒說話。接着，他嘩啦地弄响腰部的佩刀改变了姿勢說：

“那么，叫作勉的兒子目前下落不明，对吧？”

乙女一手握着光子粉紅色小褲叉，覺得耳朵在“嗡”地鳴响。奶奶用平常那慢条斯理的殷勤的口吻低声回答說：

“是！”

“为什么从家跑掉了，有孩子的人嘛？”

“……………”

“是个蕩子么？”

“是啊，他和蕩子差不多了。”

高聳双肩垂着头的乙女不禁泛出微笑来。“奶奶說得好！”她衷心这样想。

奶奶虽然三十年来一直过着穷日子，却連一次都沒讓爷爷亲自作过飯，也好歹叫勇畢業了小学。勉曾經說过：爷爷是一直受奶奶扶持才能維持到現在的。乙女深深体味到奶奶在这样的时候發揮的拚老命的智慧。

乙女在以后的几天里，坐在“鈴蘭草”吃茶店灰塵濛濛的紅灯和綠灯下，活生生地回忆那兩個声音：“是个蕩子么？”“是啊，他和蕩子差不多了。”可是，一次兩次地回味的功夫里，乙女对待这件事的情感越来越复杂了。

勉是和蕩子完全兩样的男子，而正因为这样，做妻子的乙女

覺得奶奶和警察的對話太可笑，她是怀着愉快的心情傾聽他們的對話的。但是，反過來認真追究勉那嚴肅、可靠的气質，乙女自從和他結合以來頭一次深刻地感覺到互相之間的联系。

因為當時事態很緊張，勉在乙女來不及東想西猜的功夫里已經搬到別處去了。在此以前乙女想到的不過是這個範圍：勉絕不是一個為了色情遺棄妻子的人。這回她却深深体会到：要是她不能跟着運動，勉將來不再把她視作是妻子了。萬一發生這樣的事，乙女是絕不能作出像執拗地纏住勉那樣可耻的態度的。因為她切身知道無產階級運動的價值和勉的價值。乙女想着想着，把臉仰放在枕頭上，用一隻手抱着光子，從他離開家以來頭一次過了不眠的一夜。

不久來到初夏。

每天降着毛毛雨。不過，四周的景色却很明朗。從對面濕漉漉的杉樹苗圃那邊漂來嫩弱的杉樹的樹脂氣味，蕩漾在小祝家的走廊上；從那里可以瞧見供在拉櫃里的絢子的遺骨箱。

有一天，臨到晚班的乙女對着勉的桌子在看書。爷爷因為天氣不好不能出去做生意，也呆在家里費了很長時間讀着報紙。

“噢！”

不一會，爷爷從嘴上拿開沒有火的烟袋杆，喊聲乙女。

“為這麼一點小事被逮去了，還成么？”

乙女不知道爷爷指的是什麼事，站起來走過去看報紙。

“讓我瞧瞧！”

一看，在三版的一角落上登載着幾行這樣的消息：在江東勞動就業所里逮捕了兩名全協工人。

爷爷讀報紙的讀法和過去不同了。乙女最近強烈地感到這一點。最近爷爷也常打聽連勇也沒有打聽過的事。他默默地傾

听乙女转弯抹角的说明，接着咳了一阵子，陡地質問說：

“有没有叫卖粗点心的人的工会呢？”

乙女不知为什么着慌了，怒耸眉毛回答他：

“没听说过。”

爷爷又不吱声了，暫时间呆呆地咬着烟袋嘴，接着把烟袋从嘴上移开用力磕着烟盒說：

“不赶快变成像勉說过的世道可够呛啦！”

不消說，爷爷說的“够呛”是他自己够呛。乙女却觉得这对爷爷說来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嗯，所以呀，爷爷，你別再說那天講的那种話呀，对吧？”

一个月以前，貞之助把勉脫下来晒着的到处磨損了的旧大衣翻看了一通，用奚落的口吻說：

“一个住在东京的男子汉，快到三十岁了还穿这种大衣上班，实在太沒有出息啦！”

当时乙女不禁生气，跟他頂了嘴。乙女这句话是指那件事說的。

爷爷冲着蒙蒙下雨的外面慢条斯理地吐出烟霧，默然搖动着膝盖。

不一会，乙女把纏着不放手的光子交給奶奶去哄，为了換衣服站了起来。在系着腰帶的时候，乙女好像觉得勉就在她的眼前似的。勉在矮小的身上穿套西服，打着大洋伞，紧闭着嘴唇一步一步往前走去。

乳 房

一

有响声……什么东西在响……半醒半睡状态中的广子拚命使朦朧的意識集中在这件事上，痛苦地掙扎着，逐漸从睡眠的深淵中醒过来。她很疲倦。

广子把眼睛睜开了。周遭是一片黑暗。后腦像麻木了似地沒有一絲感觉。仰臥着的身子好像和枕头一塊兒陡地旋轉了一百八十度。这是她每天睡慣了的房間，一瞬間却不能識別方向，不知道臉是朝哪面睡着。

她把眼睛睜得大大地側耳靜听。剛才的响声不是作夢！有时野猫爬洋鐵皮屋頂弄出很大的响声，但这回的响声却不同。是有种低而有力的响声从楼下厨房附近傳來。

广子輕輕掀开被子。她把盖在被子脚边的挂套拿了起来，一面穿着一面站起来。在咫尺之間睡着另一个同事——当保育員的民野；她的藍地小白花样被子几乎盖到广子的被上来。广子用脚尖摸索着打算摸黑走出房間，險些被什么东西絆了一跤。

“什么事，点灯吧？”

民野从健康的睡眠中半醒过来，發出舌头卷了似的聲音說。

“等一等！”

广子說。她不相信是小偷兒，心里却相当緊張。

自从市营電車公司在九月开始爭議以來，这个托兒所也參加了支援，所里資格較老的澤崎被逮捕了，从此便衣警察經常在出其不意的时候訪問托兒所。

“原来有人呀，因为沒人答应，以为是你不在家呢。”

要是讓便衣警察借这样的理由大模大样闖进来，广子是受不了的。同时，广子还有一个不安的緣由。托兒所長期沒交房租，和房东發生了糾紛。房东叫藤井，最近在那塊写了“販賣御嶽山百灵草”字样的招牌旁边新挂出“忠誠会第二支部”招牌。他在这一帶地方拥有許多零零碎碎的房子，要是沒有收房租的希望，便雇用一批流氓用暴力解決問題，并因而出了名。要这种手段，目的不單威胁房客，那些打手們真地剝走鋪席，把房客赶出屋外。

这个藤井，四五天前来过托兒所。藤井沒戴帽子，露出修了平头的腦袋，穿件冒充海獺皮領的和服用大衣，脚上穿粗緞足袋。他把一只袖子往上一掀，叉着兩只腿說：

“別以为全是娘兒們就太不識相，我們可餓死啦！如果不能搬家，我們帮你們搬。穿洋服的娘兒們沒有一个好东西！”

当时，在柔毛衣和裙子上穿了白色工作衣的广子应酬他，民野毫不关心地背着他干自己的事。藤井嘴上惡狠狠地嚷着，目光却好色地来回訂在广子半坐着的身上和民野的后姿上，許久不肯回去。說不定这个藤井开始要和她們搗乱了。

“畜生！”

广子不出声地罵着，猛然拉开六疊房間的小窗，往下望。

月光照着被夜霧淋湿了的洋鉄皮屋頂，一片平面的、沉沉的光捉住广子的視綫。已經升到很高很高的夜空看不見的月亮，

一直照在被夜霧籠罩了的對面草原的地平綫邊，使草原濕漉漉的、細細地閃着亮。乍一看，那水漣漣的輕柔的遠景好像就在眼前似的。在毀了的舊竹籬笆的一端歪歪倒倒地立着街燈，燈光朦朧照出躺在腳下的粗瓦管。在那里，融到夜霧里來的月光和混濁成紅黃色的燈光交織着陰鬱的影子。這些盡是平屋矮檐的貧窮的街巷安安靜靜地在甜睡着。廣子打算关上遮雨板。這時一個男子從這邊的屋檐下急忙走了出來。他好像急于先把臉給廣子看似的，上半截身子往前斜着迈步，一面抬頭望望二樓的窗口一面招招手。深夜的月光冷稀稀地照着他那細長的側臉和沒穿大衣的肩膀。窗口里的廣子把眼睛睜得大大的，接着像“原來如此”似地喊了一聲：

“是你！”

好像把這句話當作信號，坐在被墊上的民野同時捻開了燈。她在驟然亮了的明光下把那渴睡的圓臉綑得很緊地說：

“大谷先生？這時候來干嗎？”

她從睡衣的前襟露出胖乎乎的、血色很好的膝頭坐着，樣子有點生氣。

“要是有事再叫你，先躺着吧，別招涼。”

隔壁三疊房間在一個角落上放着別處借來的舊桌子什么的。有一個很陡的樓梯從這裡通到樓下六疊房間。廣子摸着電門捻亮六疊房的十度燈泡，穿過搬開了紙門的四疊半房間下了廚房的台階。廚房為了節約沒裝燈泡。她很費勁地從腐朽了的門框上嘎嗒嘎嗒搬動着遮雨板。外面的人等不及了，喊着一聲“我來吧！”從外面拉拉遮雨板。

“不成，不成，先把這裡往上移移。”

電門一開，大谷頓時一步走進土間里來。

“这样的門槛兒！难怪这么費勁。不过，倒是能防备小偷兒哩。”

大谷說，照例毫無惡意地眦眦眼睛，“嘿、嘿”地笑着。

“出了什么事了，这么晚来？”

“突然出了托你的事了。”

“覺得好像听见响声，你却沒有馬上露臉。”

“对不起，对不起。”

大谷縮紧脖子笑着。“是去小便了。”他小声說着伸伸舌头。

大谷帶來的要件，是希望明天这里去一个人參加柳島車庫的小組会。本来大家就不滿意資方的强制調停，这回資方又發表了开除人員名單，各个車庫因而再次动搖起来。

“八点鐘，到事务所去找叫作山岸的支部主任就行。事情太突然，很对不起你，不过拜托你了，好吧！”

“怎么办哪？”

蹲在厨房台阶上的广子抬头望望正点着“蝙蝠”牌紙烟的大谷，自言自語地說。她把头髮梳成辮子，披着一件比她外貌較华丽的挂套。这件外套，是人家送給她的。

“龟戶車庫能不能派人去？我們这里決定叫飯田去參加广尾了。”

“那边是叫白井君去参加了。听说錦系堀車庫有人去。”

“他？他真地去参加了？”

广子臉上浮着意味深長的微笑，盯着大谷臉。大谷从正面受她的目光，一面大口大口吸着紙烟，一面前思后想地思索着什么，接着用肯定的口气說：

“不，一定去了。沒有問題。”

关于白井时雄，除了从本人的嘴里听说曾經参加过九州地

方的运动以外，沒有人知道他的底細。不知他在什麼時候開始出入診療所，當大家感覺從事工會活動的人手不夠時，也不知他在什麼時候參加了書記局的工作。臼井年紀二十四五歲，身材矮小，從背後看去顯得肩膀很低。他經常來托兒所，但並不是帶來新消息告訴她們，也不是跟孩子們玩，只是漫無目的地望着大家的一舉一動。广子素來對人是不怎麼挑選的，但每當看見臼井時，好像背上發痒似的，渾身感到不舒服。這個人在他性格中有一種使广子本能地發生厭惡的地方，引起她的不快；臼井的說話也經常前後不符。广子有回在會議的席上提出對臼井的否定的印象。當時大谷照例睜大眼睛，呶着嘴唇，兩手伸到盤腿坐着的膝前來，一面把“蝙蝠”牌香煙的空盒撕成條條，一面細心傾听广子的意見。但沒有下任何結論。他最後把頭抬起來說：

“有調查的必要。”

大谷自從市電車公司發生爭議以來負責領導支援活動，每天很忙，可能還沒有功夫調查臼井的歷史。如今一提起臼井的名字，在广子和大谷的心里彼此都有各自的心事。

大谷用後跟磨損了的木屐踩滅丟在土間里的香煙屁股說：

“那麼，托你啦。八點鐘，找山岸，好吧。”

“……”

广子高高抬起右膊按着頭頂，用左手拉拉右手的手指頭，臉上浮着為難的表情。

“得去給孩子們治針眼。够噲，真的。”

“嗯。午前開完。這個可以等開完會再去治吧？要不晚上也行啊。反正治療所要到十點鐘才關門哩。”

广子想的却不是這樣的治法。針眼是托兒所人手不足逐漸在孩子們中間蔓延的。她正想利用替孩子們治療針眼的方法去

打動媽媽們的心。

“媽，六娃今天上大夫那里去了，他給我治針眼啦。根本不痛！”

虽是同样的事，但如果母亲們晚上来接孩子的时候从他們小嘴里听见关于这件事的快乐报告，她們感受的溫暖是不一样的。这不仅是因为澤崎被捕了，在現在这样的時候，对兒童的这种关心在母亲們拥护托兒所的心情上会起很大的作用。广子看出这个需要。大谷从事忙碌的活动工作，他沒有注意到这种細节，是理所应当的。并且总的說来，自从参加这回的支援运动以来，托兒所每天遭遇的困难不是單从个人的交談中得到解决的。

“那么，总是想出办法吧。”

广子用兩手按着膝头，慢騰騰站起来說：“这时候在外閑溜，不要紧么？”

“可能没什么。今天是本月第三个禮拜天呀。那么再見。把你叫醒真对不起！”

大谷神气活現地走出屋外，一脚迈着重門檻就“啍”地喊了一声收了步伐，回头冲广子說：“已經这样啦。”他“呼”地哈出一口白色的呼氣給她看。月光融在夜霧里，四周比剛才更靜更朦朧，吸进更多寒气的夜霧显得更沉重。从这边射出的灯光劈开夜霧刷地画出一道光綫。广子一只手按着遮雨板陡地打了一个寒战。

“重吉君来信么？”

“已經兩個星期沒有信来，怎么一回事呢？”

“战争开始后可能里面的条件又变坏了。要是能見到他請代我問候。”

“好的，謝謝你。”

广子深深地把头点了一点。她一直站在那里目送着大谷。大谷是广子的丈夫深川重吉的老同志，現在負責領導广子的工作。她聽見大谷的木屐嘎嗒嘎嗒弄响明溝盖板走远了，这才关了門，回到二楼来。

二

广子一拐进胡同口便看見挨着牆板放着一長排自行車。每个自行車都在后边綁着小包袱，齐头斜斜地排放着。其中一輛，把山茶花的小鉢用旧粗棉綫紧紧縛在車的后面。

早上的胡同，地上乱丢着綠葱叶什么的。广子沿着胡同朝那边走去，心里想起了一句話：

“能从工人总数和自行車数量的百分比看出这个国家的工人的生活状态。”

可能是这么一句話吧。現在，在广子面前擺放着市营電車公司工人的二十多輛自行車，但却沒有一輛是車把上金屬閃亮發光的新車。

工人們三三五五地、默默地来到會場。會場的門是四塊玻璃拉門。他們有的在進門前停了下來，把手里的香烟屁股深深吸了最后一口，几乎燒燙嘴唇，然后用力擲在地上，走進會場里；也有人大大模大样撲开大衣底襟坐在門口台阶上，輪流抬起一只脚，不慌不忙地脫着鞋。

台阶那边是四叠半大的長型房間，那里聚坐着几个工人。广子微微蹣着脚跟站在擺滿鞋的土間里，冲着他們打个招呼：

“請問，山岸先生来了么？”

有一个穿黑色外套支着肘肘背她坐着的男子，应声扭过头来望望广子。

“喂！支部书记在么？”

他并不看看楼梯口便张嘴喊着。

“喂！有人找你！”

一个男子用脚跟沉重地踏着楼梯板噔、噔、噔地跑下来。这时有几个工人也从下慢悠悠地爬着楼梯。他缩紧身子给他们让路，接着又噔、噔、噔地跑下剩余的三四级，出现在广子的面前。那是一个微胖的男子，不穿大衣只穿一套立领制服，头发用髮油分梳得清清楚楚。

“呀！”

他用圆滑的态度打个招呼，走到广子旁边。广子告诉他，是大谷叫她来的。

“呀，这太劳驾了，请上来。”

广子脱鞋。山岸把两手插进裤子口袋里，站在广子的背后等着。

“大谷君今天不来么？”他说。

“我一个人来了。”

“妇女反而效果大些，哈哈哈。”

两人走近楼梯口。山岸关心的样子说：

“那么……”

他用一只手抚抚下巴，往一旁退开身子暂停下来。“怎么按排次序好呢？”

广子有点诧异，好像自己要去演讲似的。

“随你们吧，我怎么都行。”

“那么，请你先讲吧。”

山岸急急地說，站在前头爬上樓梯。

在二樓，把大小三个房間拼湊起來作了會場。从正面橫樑吊着一長排字迹黑黑的標語紙。

“堅決反對开除一百三十名！”

“反對發行電車、公共汽車兩用票，要求增加剪票員！”

旁边还吊着強制調停后提出的新標語：

“堅決反對削減一百二十一萬三千二百七十圓人事費！”

早上的太陽从完全打开了的左边大窗射进来。有几个工人背上浴着还没有暖意的早上清冽的陽光挤坐在窗台上，其中一个人在袜子里不住动弹脚趾，热心地說明着什么问题。他們的臉和身子都从后面浴着光綫，从广子坐着的地方看去黑黢黢的，不太清楚。他們背后是一片無限广大的蒼空，沒有一朵云彩。在鄰舍的人造石板屋頂上每四个分兩排立着通風筒；通風筒的头不住向同一个方向、以同一速度旋轉着。

在會場的一个角落里，不知为什么孤單單地放着兩把椅子，每把椅子上坐着一个男子。他們胳膊倚在粗木靠背上，臉朝广子这边騎坐着，一个把下巴放在胳膊上；一个不住震抖着一只腿。在鋪席上，有些人兩只手抱膝蹲着；有的盤膝坐着兩手放在兩腿之間不住震抖着身子。

广子感到周遭的气氛里含有复杂的因素。她嗅到在會場习惯于會議的、对普通一般的事件不易表示动摇的空氣的底層里，其实动荡着还没有找到方向的某种不安和还不能公开講出的某种期望。这是从騎在椅上哆嗦着腿的三十岁模样的工人不住注意人的出入的眼光中也能窺見的。

不一會兒，脖子上圍着湿布的高个兒工人站到正面一張桌子跟前。他一站那里就望望腕上的手表，上上發条，接着跟一个中

年男子商量些什么。中年男子胳膊肘支在桌上，用手托着下巴，呆然盤膝坐着。

“那么，現在开会了！”

那騎在椅子上的兩個男子，其中一个下到鋪蓆上来盤膝坐着，另一个依然坐着不动。

“噢，关窗戶吧，多冷！”

坐在窗边的一个工人立着大衣領子說。

“那么第五小組會議現在开会了。”

看来那个暮气沉沉地脖子上圍着湿布的男子是組長，他担任了主席。

“前天，二十六号下午川野委員長在会見大石、佐藤办交涉的时候，虽然对資方开除一百二十七名工人的無理措置提出了我們強硬的抗議，但立刻遭遇对方的拒絕。关于这一点，事后已經立即公布了。今天打算报告以后的經過，并决定我們第五小組的态度。現在工会支援会派来一个同志，我們請她先講講話。”

“沒有意見！”

一个坐在广子身旁的工人馬上夸張地大声叫着說。这个工人年紀四十岁左右，一看就知道是有家眷的，他不住把垂着的腦袋来回摆动。

“那么，講吧。”

广子在原來的位罝上端正一下坐的姿式，想就地开口。

“請到这里來講！”

主席指他的身旁說。广子微微漲紅着臉，起身走到那边去。

“沒有意見！”

有人在她背后用滑稽的口吻叫着，引起哄堂大笑。

广子完全無視地，并用这种态度收攏会場的注意，用朴素

的、清楚的口吻談起來。她引用在“鍾馗”牌足袋公司工作的、秀子的母親的話，舉出實際例子告訴大家這回的爭執在一般工人家屬之間也引起普遍關心的事。她也說明廣尾方面今天早上為了支援家屬會設立移動托兒所的情況。

“昨天叫作大江的工人在慶應大學背後給火車軋倒自殺了。大江實在太可憐了。報紙報導說大江每天喝酒，但我們從廣尾的人打聽的情況不是這樣的。原來大江的妻子病臥在家里，他自然經常請假，資方就把它作借口開除了，他就逼得自殺了。想到如果我們力量更大、有我們自己的醫院，大江不會為了照顧有病的妻子而開除，大江也不至於自殺，我衷心感到氣憤。”

“沒有意見！”

“正確！”

響起激烈的鼓掌聲。廣子臉上浮着自己完全沒有注意到的、熱中於一個事情的美麗的表情，火燙燙地發燒着兩頰喊着說：

“希望你們堅持到底！我們雖然力不從心，卻準備盡量支援你們。為了不辜負我們這顆心，希望大家再接再厲鬥爭下去！”

會場上長久不息地響起了認真的鼓掌聲。這個鼓掌聲和剛才帶揶揄的掌聲是截然不同的。

“那麼，接着作報告。”

在作完報告以後，支部主任山岸應大家的請求，作了發言。他把一隻手插進褲子口袋裏，用演講的腔調說：

“和大家共負支部主任職責的我，現在向伙伴們聲明：本人雖然沒什麼才幹，卻始終抱着一直站在鬥爭的最前面到死的決心。因此，我想立刻共同討論鬥爭的具體方法。”

會場的空氣從此時起，眼見着緊張起來。

“對支部主任的提議有質問意見的人希望馬上提出來！”

“.....”

“主席！”

一个年轻的工人像推开什么东西一般猛然举手要求发言。他的位置和广子坐着的牆壁跟前恰恰成了斜对面。

“我想发表第三班的决议。”

“请吧！”

“我们第三班今天早上重新召开班会，估计我们的要求必定遭受拒绝，因而作出了立即罢工的决议，并选出了斗争委员。”

“.....”

场内掀起了微妙的动摇，动摇逐渐扩大着。原来，本部在几天前发出了指示说：“绝对不同意开除一百二十七名；如果资方不接受便立刻罢工。”场内的空气逐渐动荡起来，好像巨大的狂浪在起伏。山岸却压根儿不去注意场内的这种气氛，他故意像被烟熏了似地皱皱眉头，用胖乎乎的手擦洋火，点了纸烟。

“我说……我，有质间……”

有一个声音犹豫不定地拉长语尾，慢腾腾地打破场内的静寂。

“这个第三班的决议……，这是怎么回事？我不太明白。意思是说即使全赖不站起来，我们这里要单独搞么？”

“第三班有这个决心！”

刚才那个年轻工人简单明快地回答了他。

“要是这样，”那个慢腾腾说话的男子像突然改变了态度似地提高嗓子，用挑拨的口气说：“我可绝对反对这个意见！”

广子听出来了，这个声音就是刚才她站起来时从背后揶揄说“没有意见”的那个声音。

“没有意见！”

另一个声音也喊着。

“我也反对！我們单独搞搞看吧，傻瓜！会連根滅掉的，没有一点好处！”

广子被喚起了全身的注意力。在这些表示反对意見的人們之間奇妙地流着一股同心协意的空气。

“主席！”

“主席！”

两个声音同时搶先喊出来了。其中一个尖銳的声音強硬地压住另一个声音，提出猛烈的抗議。

“我不同意这个看法！回想广尾的二月罢工就明白了。部分罢工不但是可以实行，如今情况已經成熟了，还能把它作为导火綫号召全綫站起来的。我想这是每个知道各車庫实际情况的人是一目了然的。要不，本部为什么發出那样的指示呢？”

“主席！”

一个中年男子用鎮靜的声音要求發言。他在上胸口袋里插滿自来水鋼笔啦，自动鉛笔什么的。

“我是第一班的，……这是我个人的意見，举行罢工，我是絕對贊成！”

他每說一句話都加重語气，接着說声“不过，啊”把話一轉移，很巧妙地把全場的注意集中在自己發言上来。

“不过，不是全綫一齐站起来搞，我是絕對，反对罢工！”

广子觉得热燙燙的东西在胸中逆流。她咬了咬嘴唇。这些干部多么狡猾地捉住群众这时的心理，有計劃地在破坏互相的团结呀！在这个会场里她不过是沒有發言权的客人，广子痛苦地意識到这一点。即使在生木炭的时候，火苗是从某一点燃燒到全体去的呀，可是現在……。

有些人被这个乍一听意味深奥的巧妙的說法煽动着，劈里拍拉鼓了掌。

“不估計彼我力量强行罢工，这是小兒幼稚病。現在怎么能單單由我們来搞呢！”

“主席！”

那尖銳的声音再次發表自己的意見。

“彼我力量是相对的。在这个資本主义社会里哪有听其自然不使压力，自己的力量就自个兒强大起来的道理！举实际例子，就是这回在强制調停之前若想大家硬干一番，也不是不可能的。我們却相信了那个御用委员会了。換句話說，受他們玩弄的呀！”

“对！”

“沒有意見！”

“說这回吧，有人說是本部悄悄編制了开除人員名單交給資方哩！”

“媽的！”

原来，在召开大会的前后，六十多个所謂有“傾向”的工人突然从各車庫拉到警察局去了，其中也有几个工会支援会的人。資方为什么首先鏟掉这些骨干分子呢？在現在这样的時候，更清楚地看出資方的企圖了。广子越想越气愤。

“要么实行全綫罢工，不然就根本不罢工。罢工了也沒什么意思。”

东京交通工会的大部分干部从討論开始以来始終利用說明指示和方針的机会，拚命对群众宣傳这种消極的办法。每当情况复杂了，大家的心理难免發生动搖，不知道取捨选釋，这是常見的事。曾經一个时期低戶托兒所过分热心支援“市屯”的意見，引起家長們的不安。那时也有了兩個意見，一个說應該立刻停止

支援，另一个說宁肯牺牲一个托兒所支援到底，兩方相持不下。当时大谷在席上指出兩种意見都是錯誤。

东京交通工会會員們遭受三番五次的鎮压，沒有剩留一个能揭開这种似是而非的欺騙勾当的底、站在前面把群众的热情引进正确的斗争道路的优秀組織人材和領導人物。这是从旁边看着的广子也能明白了。

場內充滿着紙烟的烟霧，空气越来越混雜，大家七舌八嘴地提出种种意見和質問。有些人主張一定罢工，但附帶条件是在百分之百获得胜利的保証下搞。也有人不知是什么道理故意嚷說：

“我想跟支部书记打听一下！”

接着質問什么叫国家社会主义？广子起初以为支部书记嘴里会說出群众能听懂的通俗簡易的回答，比方說：“所謂国家社会主义，是到了最后阶段时利用国家的权力保护资本家利益的，从工人身上夺去幸福的反动的玩艺兒。”可是，事实不然，山岸只曖曖昧昧地解釋了一番。他竟省去叫作“階級”的有对立关系的重要因素的說明。而且席上又沒有一个反駁他的人。

“主席！”

接着有人提出了和剛才的質問压根兒沒联系的意見。他說：东京交通工会提出打倒法西斯的口号，他不同意这个口号。在东京交通工会的規章中有和政党、政治不發生任何关系，專門捍衛全体工人的經濟利益这一項。提出打倒法西斯的口号是無視这个規章的行为。

“所以”他說，“沒有把这一点弄清之前，我不再交工会会費。”

“你算盤打得太精啦！”

“下田？你干过什么啦？”

剛才發言的那個男子，原來是工會出名的變節幹部，連報紙也曾經揭露他的“御用”立場。

“法西斯的販子住嘴！”

“主席！要求整理會場秩序！”

“伙伴們，請肅靜！按照次序發言！”

主席形式地囔囔說。山岸支部主任不知在醒着還是在打盹，在這個當兒里一直把一只手插進口袋里，在小桌的一端上支着肘，用手托着臉頰，閉着沉重的眼皮。會場所其混亂，他壓根兒不理。大家亂哄哄地爭來論去，已經忘記討論剛才那個重要的中心問題，全場的气氛逐漸散漫了。這時，主席像“正是時候”似地抬起那張黑蒼蒼的臉說：

“那麼，時間到了！”

他征求大家的決議。

柳島車庫終於通過了這樣一個奇怪的決議：如果其他車庫都站起來罷工，他們也立刻響應。

三

廣子從事務所的后門出來，沿着鋪滿焦煤碴子的小胡同走去。路的兩旁是一長排連檐房。她心里有說不出的不痛快。

此刻，她的心情是複雜的。“東交”工會不過是對工人們激昂的心情潑了一盆涼水罷了。連她也受干部的耍弄，在會場講了一席實際上不起鼓勵作用的開場白，還談談大力支援什么的。如今，她切身感到自己的失敗。要是她能夠看破情勢，讓她的話留在后邊講，或許在會場的气氛鬆下來時能刺激空氣，鼓動大家的心。山岸是從開頭兒就知道這一點，有計劃地行動了的。他聽見

大谷不能来，就滿臉笑容，还說些煽动广子的話。一想到这个，广子为了屈辱感漲紅了臉。山岸不讓广子后講，这是老油子的他对广子施出的政治手段。

快到寬大的新修馬路了。那里架着一座洋灰桥。馬路的一側是“禁止通行”，还堆放着工事用的洋灰桶、木材、嵌着紅玻璃的禁止通行信号灯等等。两个七岁模样的男孩在还不讓車馬通行的旁道上轉着陀螺玩。一个孩子穿件棕色毛衣，另一个穿着藍地子白花筒袖和服，两个都是剃了光头，脚下穿長統雨靴。两个小小的鉄陀螺，浴着陽光飞快旋轉，手里拿着繩子的孩子們繞着陀螺跑来跑去，“咄，咄”地吐出口沫，用力掄着繩子，給自己的陀螺加速度。他們一心不乱地玩着自己的游戏，压根兒不去注意身旁走过的人。看着这些孩子，广子对今天的會議和对自己更感到气愤。

广子放慢脚步，望望手表，接着更放慢脚步，打开小皮包，瞧瞧內口袋。里面放着在一星期前到法院去領来的“探監許可証”。折成四叠的許可証的沿边兒全毛了。錢包里有几个五分和十分的硬幣。广子合上錢袋，再次把头歪了一歪，又看了一次表，这回像决定了似地迈开穿双朴素的黑皮鞋的脚，快步冲車站走去。

重吉在半年前被轉押到市谷監獄。在此以前，他在警察局里押了十个月。在起初的半年，广子也同样被押在警察局里，根本不能跟他見面。广子被釋放以后，也不能获得和重吉見面的許可。广子看晚报知道重吉被轉押在未决監房，头一次到法院去領許可証。那时預审法官对广子說：

“你的丈夫在警察局里連自己的姓名都不承認，所以我們不知道叫作深川重吉的人真的有呢，或是沒有。不过，从种种証据

我們已經知道是他，这回特別許可吧。”

警察局是从重吉嘴里拉不出一句話，就把他押到未决監房的。

这里的車站是終点站，从这里折回去的电車多半沒有多少乘客。一个穿和服外套的老头兒挑个朝南的位置坐着，把方型的大白布包袱放在旁边，胳膊放在上面，用修得長長的小指甲挖着耳垢。乘客除了这个老头兒以外稀稀落落地沒有几个人。一个上了岁數的售票員以舒服的姿勢倚着前边的門，拿出小筆記本，不时戳戳修短了的鉛笔，思索着什么。在市电公司的老工人里有不少人搞股票的买卖。这个老售票員虽然从屠上挂着皮包，却把自己关在他自个兒的天地里。广子望着老售票員一心不乱地想着自己的事的表情，不由想起了重吉从監獄里寄来的头一封信。她重新感到那封信的偉大的含义。重吉告訴她在獄里細心实行的养身法，接着說：

“我想，外边也發生了特別的什么事情。历史的齒輪虽然沒有把它的微小的响声傳进这里来，但我却完全放心这一点。”

“完全放心这一点！”

广子不能把这句用不自由的表现形容的話的內容單單狹窄地引用在自己身上，她因而感到自豪。即使只消引用在自己身上也罷，她又怎么能承当“完全放心这一点”這句話呢。她連說几句支援的話都不能捉住正确的机会講的呀。在工作当中，到处存在这种幼稚和不熟練。

電車过了上野站后又繼續往前駛去。广子想起来似地回顧四周。不知在什么时候，乘客的服裝、臉上的光澤，以及他們的面相也和广子在柳島站上車时不同了。广子重新吃了一惊。广子是从大东京的东部顛顛搖搖被帶到西部来的，虽是同一電車，

越是駛近“山手”^①上下車的男女乘客的姿態就越是柔軟、干淨、和那些受煤烟的毒氣連綠樹都不長的城東的居民迥然不同。

广子在新宿一丁目站下了電車。她走進一條兩旁排列監獄包商招牌的狹小的胡同里。在她前面，把異常廣大的天空做背景，聳立着監獄的大門。

大門外面排列着一排就在乡下小車站上常見的那種長椅。高聳的洋灰圍牆和蜿蜒排着的長椅成了顯明的對比。長椅上面的半邊屋頂像從下面被暴風吹上去似地高高往上翹着。既不能防雨也不能擋風。

森嚴而單調的、長長的洋灰牆襯着東京市內比什麼地方都藍的這片蒼空，广子每當沿着這條胡同走來望望這個牆和這個天空時，胸部就像被絞似的。漂在這里的靜寂是多麼的不自然呀。

地上到處鋪着卵石。

广子弄响腳下的卵石走進里面去。腳步聲很大。

候見室朝着內院蓋着，是一所單獨的小房，里面分了男女兩室。一打開玻璃門，迎面撲來蜂窩煤的臭氣。令人難堪。屋里沒有幾個人。有個婦女，可能是女招待出身，身穿毛衣掛套，在松了的洋式髮髻的髮根插着賽璐珞梳子，張着大嘴，瞪了白眼，兩手插進怀里，叉腿坐着。其他還有四五個人。從十二點鐘到一點鐘是休息，不能探監。現在是一點鐘欠十五分鐘。

广子在販賣部買了一角錢點心，又買了紫菜醬，托店員送給監獄里的重吉，然後又走出候見室站到朝南的地方來。在內院

① 東京分“山手”地區和“下町”地區，山手地區是住家區，公館、學校等大半在這個地區。

里，植种着古松什么的。接見室位置在右边尽头兒。广子头一次来的时候不熟習情况，还以为是厕所。从它外表看来，發生这种錯觉并不是沒有道理的。从門外傳來弄响卵石駛来的汽車的滾动声。守衛員用特別的鑰匙打开了門。有輛汽車駛进內院里來。从車上出現兩三个男子，受着守衛員的敬礼走进那所楼房里去了。站在較远的地方看这些情景的广子，不由想起了曾經有人告訴她的話：听说，重吉被轉移到这里來的时候，他那挨了拷問的兩脚不能自由动彈，他用兩手爬着上了这个穿厅的台阶。

她望望手表，時間只过了五分鐘罢了。等着的時間过得竟这么慢，一旦見了面却又还没說几句话，看守就喊着“時間到了”便把窗門关上了。广子每探一次監都感到相当的疲倦，这可能是不得不同时嘗長時間的期待和短時間會見的極度緊張的原故。重吉每当見面用的窗口被打开了的瞬間，都“呀”地喊了一声，露出笑臉，像把寬大的兩肩慢慢挤出來似地往前挺出身子來。当窗門从上滑下來时，他就像被窗門截断了語尾似地喊了一声：“那么，保重身体！”广子忘不了重吉的这些动作和抑揚的声音，虽然下回的探監在一个月以后，但在这一个月的时光里，广子始終記着重吉最后的一瞥和泛在嘴唇附近的細微的表情，使广子的心上留下無限的溫暖。

广子打开皮包对着一面小破鏡照照臉。她用手絹兒拭揩上面的灰塵，把手絹翻过来一面捏紧一团，用力擦擦臉頰。于是在臉上干了的皮膚上微微出現紅色了。

設在候見室里的扩音机好容易响起來了。广子打开玻璃門往里瞧。那些妇女使下巴比剛才还深深地埋在圍脖里；兩手紧紧抱在胸前。她們集中精神傾听夾着杂音的難懂の喊声，努力听清是不是在叫自己的号數。

“嗯，讓你們久等了。……嗯，二十八号，二十八号要到六号窗口，六号。嗯，其次是三十号。”

随着这个喊声，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家庭妇女从鋪了薄席的長椅上站了起来。她的親屬，可能是思想犯吧。她一手按在鬢髻兒上，毫無主張地从下望望黑色的扩音机。

“嗯，三十号……你要探望的人轉押到其他監獄去了。”

扩音机的声音被“嗒、嗒”响的杂音阻碍，“其他的監獄”像“其他的監獄”似地傳进广子的耳里来。那个态度温和的中年妇女不禁往前伸出一脚，用女人特有的姿势微微歪着头，“什么？”她冲着黑色扩音机反問了一句。可是，扩音机不再响了。那个女的露出形容不出的困惑的样子，像戏里的旦角扮演为难的場合那样往后退着一脚，眼睛盯着广子的臉。

广子不胜同情她。

“好像說轉押到其他的監獄去了。你到事務所去打听看吧。要从那边走进去。”她指着油漆的兩層樓房的門。

广子等了一小时以上，方才跟重吉談了兩三分鐘的話。

广子把胸部紧紧压在柵欄的橫木上，胸部几乎压得痛了，她打听重吉的體康，告訴他患着風湿病一直躺在床上的公公的病况，又向他道了歉說：

“每次都不能送給你要看的書，太对不起。”

托兒所很穷，广子不得不东摛西借地过日子，經常連出去借書的車錢都沒有。要是有了錢又沒有時間，在兩者俱全了的時候，她赶紧送給重吉几本書，滿足他要求的最低限度的几分之一。那些高兴借給她書的朋友都很少藏着她所需要的書。藏这种書的人又大都不愛借給別人。这些情况，給广子帶來重吉理解不到的种种困难。

重吉突然被拉出來“接見”，站在窗口里不得不馬上想出很多事。他有點不自在地聳動眉毛，輪流踏着腳，舉出書名，然後說：

“可是，你也有很多困難吧，別太勉強。即使讀不到書，我們可以利用這個時間思索很多有利的問題哩。”

广子一句接一句慢慢地告訴他說：

“我，今天早上到柳島去了，所以到這時候才來。托兒所的工作擴大了，連大人的事也搞。許久沒有來，並不是我懶。那些電車的伯伯們，不是不能打敗仗么？所以這樣子呀。”

她說着用眼睛笑給他看。好像在說：“這是特意告訴你的。”

看守已經準備關窗了，他一手握着拉窗門的繩子。

“嗯！”

重吉瞥了看守一眼，接着很快地把視線盯在广子的臉上，兩手握緊兵兒帶^①，渾身充滿着力氣說：

“要是广子‘生病’了，我馬上感到困難。所以能夠的話，趁早給我送些錢來。”

广子立即理解了重吉這句話的內容。她在和重吉的共同生活中已經培養成能夠從簡單的話里猜出豐富的內容的能力。重吉說的不是錢的問題。“市電”爭議連广子的托兒所也卷進里面去了，說不定會來到兩人不能見面的一天。重吉是諒解這一點的，他同時用這個“諒解”去鼓勵和安慰广子。

广子走出冷冰冰的、像公共廁所似的接見室，朝着照射暖煦煦的陽光的大門走去。她發見自己和其他剛探完監回去的婦女一樣，用輕快的腳步走着。她這時候的心情，是不能單用“因為

① 日本男子系的一種帶子。

見到他高兴得很”這句話來形容的。

大門外，是一片鋪滿卵石的廣場。那里坐着一只穿了坎肩兒的小猴。圍这小猴站着兩三个西裝男子，腰上吊着手槍的守衛員也有的站着，有的蹲着，笑嘻嘻地望着小猴。那个小猴和在玩把戏的肩上蹲着的不同，它在長着柔軟的棕毛的腦袋兩旁聳着一对黑耳朵，把黑棕色的尾巴拖在卵石上蹲坐着，上下点着皺巴巴的臉，不住来回动着眼珠，慌慌張張吃着东西。那是一只面貌寒酸的卑賤的猴子。

“看它这个样兒，倒很可愛啊，吃吃吃！”

那些为了对付人，腰間吊着手槍的先生們，对着畜生却随随便便說个好話，高声大笑。在这里，他們是被严厉禁止对人表示一切好感的。可是，对猴子，即使望着它大笑也不会算是犯規。

四

几天过去了。有一天下午，兩個嬰兒在二楼睡着中覺。广子趁着这个机会坐在台阶上折着尿布。这时身穿裙子、脚尖拖着木屐的民野从外面回来了。她那独特的脚步声，是老远就讓人听出来的，她来到販賣瓦管的店鋪和抽水井旁边的時候大声嚷了起来。

“怎么啦，那个招牌倒翻啦！”

“飯田姨，什么事？啊，什么事？是什么招牌打翻了？”在院里玩着的二郎問她。

連今年才五岁的袖子和秀子，加上剛学会走路的阿源也圍着民野。

“桥旁不是立着一塊白色三角型的東西么？它跌进明溝里去

了。”

民野身后跟着一群孩子，来到台阶跟前說。

“可是，那个招牌，并不是在溝边兒立着的呀。”

广子詫异地說，自己也下到土間来。那块在白油漆上用黑油漆写了“蛇窪無产者托兒所”的招牌，原来为了吸引过路人注意，面朝馬路地立在瓦管小堆山旁边的。招牌高明溝起碼有兩公尺以上的距离。

“瞧……，是吧？到底是誰干的，真搗乱！”

广子走过去一看，招牌头冲下地被丢进長着枯草的泥溝里。

“今天早上还站着呀。”

“嗯。我出去的时候並沒有注意。”

孩子們排站在桥上，把眼睛睜得大大的，表示他們的惊愕。被民野拉着手的袖子突然把剪了短髮的头一昂說：

“是吧，那是我爸爸給造的呀。”

“对呀，丢牌子的人真坏，是吧？”

广子慢慢从瓦管的一旁往下伸出一只脚，脚尖放在枯草的根上，尽量往下蹲着身，伸出一只手。可是，离那倒立着的招牌还有二尺多的距离。

“慢点兒！別連你也跌进溝里去了！”

“不要紧。”

这时洗衣房的小伙子騎自行車駛来了。他在馬路对面停下来，好奇地观察尽是些妇女和小孩忙乱着的情景。

“这个嘛，沒有繩子怕不行了。”他說。

广子泄了气，揮揮手上的泥土，說：

“等清作的爸爸回来，我們求他弄上来吧。”

大家往回走。二郎一路上执拗地質問說：

“問你，這是誰干的？為什麼丟進溝裏去了？”

“一定是藤井那個流氓干的好事哩，他們是同一個鼻孔出氣的。不知道還干出什麼事來哩！”民野說。

民野生氣了。把紅紅的臉頰繃得很緊，拉着抽子的手大踏步走着。很明顯，這個惡作劇和醉漢發酒瘋胡搞是截然不同的。

“連那個抽水井，一定都是特務挑唆的呀。”

前天早上，小倉時子在水井旁洗着尿布。小倉是女子大學出身的姑娘，是臨時來給托兒所幫忙的。在她嘩啦啦地倒了水的當兒，瓦管店廚房的玻璃門從里拉开了，政助掌櫃伸出腦袋來說：

“別整天使用井水沒個完，我們受影響哩。使用這個井水不是你們一家呀。盡給你們使用，我們連舒舒服服淘米的功夫都沒有哇！”

“對不起！”

時子把洗清了的尿布拿到有晒衣竿子的地方來。她隔着窗口和坐在四疊半房間里的廣子打個照面，臉上浮着還不習慣受粗暴的待遇的、訴怨的神情望她微笑着。廣子清楚地知道時子這時候的心境，她有意不去安慰她。

現在，廣子板着一張深思的臉，頭一個走進托兒所。

“這件事回頭再說。辛苦你啦，成績怎麼樣？”

在階梯上歪坐着的民野，听了廣子的話從裙子口袋里掏出牛皮紙小口袋，把它打開，在鋪席上抖出三個銀幣和十幾個銅幣。

“依田大娘說這已經是第二次了，不太願意。竟獻了這麼一點兒。”

本來，托兒所為了募捐“市電”爭議的基金，把募捐袋發給每

个孩子的家。

“沒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情况又是不同啊。有些家長認為去支援連勝敗都不知道的爭議太無聊，如果为此受鎮压有点不合算。”

工农支援会在“市电”工人里組織了几个班。当蛇窪托兒所迫切需要嬰兒用睡床时，柳島車庫由这些班帶头募捐了基金。現在放在托兒所的二張藤床，就是用这个基金購買的。通过这件事，托兒所的家長們——在藤田工厂、井上制糶厂、鐘馗牌足袋公司、白上印刷所等工厂干活兒的爸爸、媽媽們便和“市电”的工人們結合在一起了。街坊們是講情义的。头一次募捐的时候湊到三圓多錢。可是，托兒所的媽媽們却对支援“市电”工人不怎么热心，在她們的車間进行募捐活动不太積極，只是搓繩房的阿花嫂从連檐房的主婦們那里募来兩角多錢罢了。这些主婦們阿花嫂从前也劝她們去参加過消費組合的竞卖会。

广子在工会的党小組会上提出自己的托兒所的这些經驗。工会党小組是前几个月成立的。那天龟戶托兒所也發了言。听說龟戶托兒所为了支援活动特別召开一次家長会。席上有一个年輕干部热情地向大家說明說，虽然每个人的車間不同，可是彼此都是工人，工人應該大家一条心捍衛共同的利益。家長們从头到尾很热心地傾听着，當場獻出不少基金。可是，过后不久發出意外的事态。孩子一个兩個地减少了，到末了連檐房的五个孩子也退出托兒所。

这个从龟戶来的腿毛很長的保育員在报告情况之后作总结性的檢討說：

“这是因为前前后后把所有的話都一次說完了，所以帶來坏的結果。”

“后来我們好不容易才打听出原因来了。原来是这样的：家長們觉得那天一席話講得头头是道，一旦被卷进爭議里，他們就沒有話拒絕。如果是这样，說不定將來連自己也被开除，还是趁早叫孩子退出托兒所算了。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形。”

“原来如此！”

大谷“嗯”地呻吟了一声，接着笑了起来。

“‘因为話說得头头是道，不好意思拒絕’么？哼！那么以后呢，他們从此不再把孩子送来么？”

“嗯。目前是这样的。”

蛇窪托兒所也有类似的情况。自从深澤欣被警察局拉走以后，家長們两个、三个地不叫孩子来托兒所了。其中一个孩子的家長在井上制鞣厂工作。这个媽媽的理由是这样的：

“是啊，哪怕过着这样的日子，我們也有我們的应酬哩。有时候我們也得串体面人家的門。这样的时候要是把那个孩子帶去了，你猜怎么着，他就当着人家的面說：‘媽，这一家是資產階級呀，是我們的敌人哩。’他竟这样嚷嚷。我可把臉一直紅到耳根了。”

这个故事并不是最近發生的。这是当这个托兒所和其他各区的無产者托兒所一起进入統一活动的前后出現的偏向之一。

广子听见嬰兒的哭鬧声，上二楼去了。阿花嫂的齐娃虽然已經有十个月了，發育得却不怎么好。看来他睡得不太舒服，苦着小臉，挤出半哭声，往左右摆动着腦袋。广子替他換了尿布。他的糞便很不正常，因为消化不良。医生曾对阿花嫂說除了母乳以外还要补喂羊奶。阿花嫂要是長期有活兒干，便給孩子喂羊奶，寄托給这个托兒所，自己出去干“搗地基”的活兒。

广子又給泰娃換了尿布。这时从窗下傳來袖子好胜的尖叫

声：

“明白嘛，这是我們的工厂呀！”

广子把齐娃的小床推到二楼欄干旁边来，一面讓他晒晒太陽，一面往下望。在門口的一塊空地上放着一架秋千。秋千已經坏了。袖子一手握着秋千上断了的繩子的一端，像往回拉着似地搖动着。二郎叉开兩脚，从旁边望着她。二郎穿着一看就知道是后来加大的棕黑兩色的毛衣，脚穿長統雨靴。暫時間，二郎呆呆地訂着袖子。袖子从長得快齐眼的刘海下面不时一本正經地瞟看二郎的臉，一面繼續她的运动。她那油黑的短髮給人一种慄悍的感觉。不一会兒，二郎突然喊着說：

“吁，哪有沒有名字的工厂呀！”

这回，袖子盯着二郎的臉。她思索了半晌，依然搖动着手，回敬他一句：

“这是秋千工厂唄！”她好像作出鬼臉似地歪着嘴。

“这是机器呀！”

袖子又一本正經地用左手手指头按按秋千木柱上的裂口，指給二郎看。

二郎默默地跟她并排站了。他也握着另一根断了的繩子的一端搖动起来。突然間，他以男孩子独特的敏捷动作陡地把身子吊在摆动着的繩子的前端，尽量縮着兩脚。要是繩子不再摆动了，他就用穿了長統雨靴的脚踢着地面，又一来一回地搖摆着。二郎胡乱踢地的脚有时好容易触到地面，有时在离地面稍高的地方掠空而去了。

广子的心不知不觉地被攝进二郎的游戏里去了，她宛如从后推着二郎的背似的，無意中有节奏地摆动下巴。

袖子把繩子握在另一只手里，睜着大眼在观察二郎的动作。

不久，二郎玩膩了。他的身子从广子眼前消失了，过不一會兒才出来。他拖来一块从牆上掉下来的木板。木板的一面沾滿了泥。他把木板拖到那根斷了的繩子下面，用它縛着。就是說，他是打算造出类似秋千的玩艺来。可是，繩子太粗，木板又薄又寬，二郎那患了冻伤的小手对付不过来。二郎以怪不舒服的样子連膝蓋也利用着，苦心惨淡地縛着木板。木板一再从他手里落在地上，他却一声不响，只是一心不乱地重复着同样的动作。在二郎这些动作里潜伏着在家里、在托兒所都沒有像样的玩具玩的孩子的努力和热情。广子不忍心再看下去。“民野上哪去了？”广子边想边到楼下来。同时，她不禁在嘴里“呀”地喊了一声。不知在什么时候来了白井。他背着广子，和民野面对面地靠房柱坐着。民野听见广子的脚步声陡地抬了头。白井并不回头，他不慌不忙把放在膝前鋪席上的什么东西折起来，揣进藍地小白花和服的怀里。他那态度是充分意識着背后的广子的。广子改变了主意，沒有到他們坐着的四疊半房間里去，隨便穿了一双木屐，走出大門。

五

晚上，等把孩子們送出去了，民野和广子就在靜寂的托兒所里刻蠟紙。她們为引起人們注意絞尽了腦汁設計不同尺寸的方型傳單的字的尺寸和鑲边兒的綫条。

托兒所的經濟狀況，自从支援“市电”爭議以来驟然变坏了。广子决定使托兒所进一步群众化，不但照原来那样收日托的孩子，还为急事出門的媽媽們方便，临时收她們的孩子，收費也只要孩子的点心錢。同时，在一般进步的家庭妇女中进一步發展

托兒所原有的支援員組織。這些支援員，並不屬於工會支援會，是托兒所單獨組織的。廣子她們把蠟紙刻完了。可是沒有油印機。要付印非去診療所不可。第二天，民野照例穿裙子，腳下拖木屐，打算去診療所。這時白井來了。

“刻得怎麼樣？”

他從民野手裡拿過卷成筒型的蠟紙瞧瞧，然後又還給她。

“那邊，可能正使用着。”他像通曉各部門的活動情況似地說。

“是么！真够噲，你剛才從那邊來么？”

白井並不直接回答民野說：

“這麼一點，可以拿到我認識的地方去印。”

“是么？你認識那樣的方，怎麼不早說呢！你帶我去吧，可以吧？”

“我想，今天晚上可能空着。”

白井對着為人正直、單純的民野說話的時候，和前些天廣子從二樓下來無意中看見的霸氣的态度一樣，顯得非常做作。這一天，民野跟白井出去，的確油印完回來了；可是，過了四五天以後，她在聊天時突然說了這樣的話：

“我以為‘波地拉普’是洋酒的名字哩。原來不是的。”

有一個晚上，民野把電燈拉得很低，在補着襪子。她突然自言自語地說：

“我呀，說不定要到別處去工作了。”

那是一個風大的夜晚。廣子在同一个電燈下放著桌子，在檢查賬本。她沒有抬頭，依然忙着記數字，很自然地應了一聲：“嗯！”接着打听她說：

“找到好地方了么？”

民野本来在山电工厂里工作，在三个月以前为工会问题开除了，在此以前她始终没离开过车间。她说：“工会叫我在书记局工作，我却还是喜欢车间，打算又鑽进工厂去。”现在，她是临时帮忙托儿所的工作的。

民野低着头，以年轻人特有的粗暴，拚命拉着乱成一团的线。

“还没有决定哩。”民野说，过了一会她又开口了。“白井先生说一直等着的事情接上关系了，他可高兴哩。”

广子不禁抬头，盯着正低着头作活计的民野。她无意中举起没有握钢笔的手，捻捻下唇。民野依然把脸伏在手里的袜子上。

“接上关系？……”

种种一般性的猜测掠过广子的脑际。总之，这句话意味着白井和党组织接上了关系。

“可是，这个和你从事新的工作是两回事吧？”

民野并不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她好像沉没在自己的思想里，半天才自言自语地说：

“看来能胜任工作的妇女太少了，有困难。”

广子从民野半吞半吐的话里清楚地猜出这个女孩子在想着什么。

“这回去的地方，不是车间么？”

“……”

广子突然对这个为人正直的年轻的民野发生强烈的爱情。这个爱情是复杂的。民野可能受白井的劝诱，想接受认为比车间工作更有积极价值的某种任务。这些年轻的女同志当男同志为了方便劝诱她们去担任家政或是当秘书时，她们大多数都表

示同意。广子很久以前就对加在女同志身上的这些任务怀着种种疑问。她依旧捻着下唇在思索着什么，接着慢条斯理地说：

“利用管家妇或是秘书的名义叫女同志同居，甚至发生性的关系，这种现象听说‘那边’是否定的。我在什么书上读过了。”

广子和她的伙伴们平常用“那边”这句话来形容苏联。

“嗯！”

这回民野抬了头。她把眉梢微微耸动，欲说不说地盯着广子，但又默默地拿起针来。

不一会，民野补完袜子，一面翻着支援员名单，一面在牛皮纸信封上写她们的地址和姓名。

夜深了，每当刮过一阵风，洋铁皮屋顶就“嘎哇、嘎哇”地发出响声。周遭一片寂静，风一停，好像听见外面马路冻结的响声。民野歪着拿自来水钢笔，用奇妙的手势在写字。磨损了的笔头和滑溜的纸面互相磨擦，吱、吱地响。

广子听着“吱、吱”响的写字声，一面继续自己的工作。她不由想起了一个情景：那是一所有六叠和四叠半大房间的房子。纸门上画着远山古松。广子在纸门这边放着一张饭桌写文章。快到天明了，广子很疲倦，精神不集中，苦惱极了。这时从纸门那边和现在一样传来“吱、吱”写字的响声。虽然隔着一道纸门，但那个“吱、吱”响的写字声使广子感到工作正在顺利进行，思考不断地涌现，写字的人精神充沛。广子停下写字的手，怀着喜悦的心情倾听着。接着，她隔着纸门喊了重吉：

“我说……”

“什么？”

“……别入迷呀。”

广子嘴边泛着微笑，窥伺纸门那边的动静。重吉可能不马上

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好像在纸门那边端正坐姿，不一会才像想到了似地说：

“原来如此！”他笑了。“怕不配吧。”

接着，又传来“吱、吱”写字的声音。……

广子把思路拉回到眼前的民野身上来。民野今后不得不亲身经历具有一个阶级立场的妇女必须经过的道路。她的这些经历和广子体验的喜悦和痛苦是紧紧结合着的。广子怀着真挚的情感感到这一点。

有一回，那是重吉被检举、广子也被押在另一个警察局的时候。广子从二楼特高室的窗口看见母麻雀在警察局院里的扁柏树树梢上搭了窝巢。

“呀，多可憐哪，在这种地方搭巢！”

广子情不自禁地说。站在她身旁的胡子大汉反驳她说：

“有什么可憐！它知道自己在受保护，很安全哩。”他边说边从头到脚打量着广子。“你也养个孩子好了。一定喜欢得了不得呀。我完全猜得到！”

广子把目光从正面盯在这个男子的脸上。

“把深川还给我！”

广子喊着。男的一声不响了。

广子被释放后便住在这个托儿所里。那已经是晚夏了。来托儿所不久，阿花嫂的朋友在工地受重伤被抬到医院去了。

广子把送到托儿所来的齐娃放在楼下四叠半房间里睡，自己坐在旁边一面动着团扇替他赶蚊子，一面在看书。不一会，齐娃睡醒了，他嚎啕大哭，怎么哄也哄不好。广子望着鼻尖上冒着大粒的汗哭闹着的婴儿，突然想起一件事来。“对啦。”她很高兴自己的发现。

“瞧，給你这个？一看这个齐娃也不能再哭了吧？”

广子說，一面袒开白色上衣的前襟，把乳房放在哭鬧着的孩子的嘴边。那时候的齐娃跟現在一样瘦小，臉上和脚板兒的血色很不好。他打开像紅色細圈兒似的小嘴，摸索着把奶头含进嘴里去了。可是，他又立刻用舌头把奶头从嘴里推出来，哭得比剛才还凶。广子試了几次，到末了終于断了念。她为难了，像对懂事的的孩子解釋似地說：

“你不要我的奶，我可沒有法子啦。可是，这不是阿姨不好啊，齐娃！”

过了約摸一小时，北海道出身的阿花嫂才回来了。

“对不起啊，吁，够噲。多热！”

阿花嫂站着解下腰帶，脫掉大花兒單衣，只圍着一塊圍腰布，把擦过的手巾放在裸肩上，把往下垂着的黑色的奶头送进嬰兒的嘴里。

“給你吧！好哭的小鬼！”

齐娃一口把它咬住，粗声粗气地吸吮起来。在他小小的臉上泛着一片放心的神情，連广子也覺得卸下肩上重担。

广子从旁边望着齐娃，把剛才的事情告訴他媽。阿花嫂滿不在乎地用肩上的手巾拭拭額上的汗說：

“当然嘍，孩子是不会吃的。平常不喂孩子的奶头是凉的，孩子就不爱吃。”

广子許久忘不了那天晚上的事。她才知道原来自己的奶头是沒有生过孩子的女人冰凉的奶头。阿花嫂从外表看来体格很好，却有从尿布兩旁露出一对蒼白的脚板兒的、营养不良的嬰兒，用那温暖的奶头好容易喂着他。那天晚上的自己和阿花嫂的姿影，深深烙在广子的心上。她覺得那是显明地描画出生活在

这个社会里的女人的悲哀和憤怒的兩幅画。

这一个晚上，鑽进被里躺下来以后，广子像沒事兒似地用不穩的口吻对着民野說：

“我說呢，你別为了私人的曖昧关系把你的优点消耗在無聊的事情上。你是將來能發展的很積極的人呀。”

“……………”

“我这个人好像太多事，不过，我們不得不首先作实际工作，并通过这些实践去認識別一个人的品質。啊，对吧？那个白井，你还没有跟他作过像样的实际工作吧，我想你还不太了解他。”

民野的身子在被里动了一下。过了很長一會兒，民野用順馴的口吻慢条斯理地說：

“你說得也很对呀。”

广子听見她的嘆息声。

六

一清早，当地警察局的特高警察就到托兒所来串門。看来他没有什么特別的事情，只是在托兒所的門口踱来踱去，用尖銳的目光注視脫在土岡里的鞋什么的。

“丰野来过了吧？”他說。

广子她們压根兒不知道誰是丰野。

“什么，不知道？別胡說！有人确确实实看見他来跟你們碰头啦。”

很明显，这是捏造。打算回去的特高警察这时举起手杖指一个地方。“喂，那是什么？”那里有被倒翻了一次，現又重新立起来的托兒所招牌。

“还說‘什么’？你不是很清楚么。”民野出来了。“已經在那里站了一年哩。”

“誰許可你們立的？”

民野不耐煩地回答說：

“那有什么法子，它要立着嘛！这里不是开着托兒所么。”

“誰知道呀！”

特高警察不讓她說完，意味深長地阻擋她的話。

“要是我們認為‘沒有’，就等于沒有哇！連日本無产階級文化联盟，他們以為‘有’，我們却不讓它‘有’么。”

等特高警察回去了，民野冲着地面吐了一口唾沫。

“呸！討厭！”

第二天下午兩点多鐘，广子在二樓打“新聞”的草稿。这时从樓梯那边傳來有人一級一級沉重地爬上來的响声。这个脚步声，广子是很熟的，她一手握着鋼筆回了头。还是那个在鍾道足袋公司干活兒的稻叶大娘，她手里提着包袱進來了。从包袱里露出一根萝卜。

“啊啊，大娘，你怎么來的？有事么？”

“大谷先生，沒有來过么？”

“沒有啊。”

广子原來約定今天晚上跟大谷碰頭的。稻叶大娘眼里閃着異样的光輝，來回勁着眼球說：

“那么，还是对了！”

广子一听這句話，以自己也意料不到的速度猛然从椅子上站了起來。

“出了什么事？”

“我，看見啦。”

她那声調，不禁使广子毛骨悚然。

听说，稻叶大娘今天輪到她主持抓錢会。她特意請假上街买东西。当她从站前大街往这边拐弯兒的时候，她發見前面走着两个男子。其中一个很像大谷，另一个較年輕，他們并肩走着。稻叶大娘打算再往前走几步，等看清那个男子的确是大谷以后再打招呼，便跟在后边走。来到收音机修理行旁边的胡同口时，他們便分了手。又过了兩条胡同，这时从糕点心鋪旁边出現一个穿洋服的男子，剎那間，又从什么地方冒出两个男子，前前后后挟住大谷。

“喂！”

其中一个男子喊了一声。大谷想溜过去。同时，三个男子敏捷地圍住大谷，双方格斗起来。稻叶大娘觉得这一切現象都像又快又尖的無声閃电，在一眨眼的功夫过去了。他們不往前走，折回站前大街这边来。大娘用袖子遮半边臉，躲在人家的屋檐下。映在她眼宿的，是被左、右、后三方監視着，手腕上上了手鐐解走的男子的影子。这个男子并没有失去鎮靜，用失去自由的手整整衣服的前襟。这回大娘清楚地看見了，就是大谷。

广子听完大娘的話，覺得喉嚨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不能發出声音。暫時間，她用握着鋼筆的右手摀着嘴。过了一会兒，她方才發出干巴巴的声音說：

“大谷先生，他帶着什么东西沒有？”

“是啊？我一看看呆了，来不及注意。好像提着一个小包袱似的……”

“跟他分手的那个男子，他穿什么衣裳，是洋服么？”

“哪里是洋服！那个，不是很多人穿那个么，書生愛穿的，……藍地小白花布，可能是的。”

广子的瞳孔像凝視空間的一点似地縮小了。藍地小白花布……藍地小白花布。白井尋常穿的就是藍地小白花的和服呀。可是……。

“你沒有看見这个人的臉么？”

“我怎么能看見呢，他先拐進小胡同里去了。”

这时民野兩級并一級地跑上樓梯來了。

“聽見了么？”

民野兩頰通紅，閃亮着眼睛。

“会不会到这里來？”

稻叶大娘似乎本能地感到迫近身边的危險，露着不安的神情輪流望着广子和民野的臉。

“不会來的！”

广子猜到大娘的不安，用目光制止民野。

“这里是托兒所呀。对吧，要是他們蛮干，媽媽們也会提出抗議，对吧？”

稻叶大娘拿起花条子的圍腰，拚命擦着並沒有冒汗的鼻子兩旁。

“那些家伙，以为普罗列塔里亞就不是人嘛！”大娘罵着說。

稻叶大娘回去了，民野像專門等她回去似的立刻运用起結实的兩手，从拉櫃里拖出柳条包來，細心整理已經不需要的文件。

“連这里也來个一網打尽，我可受不了！”民野自言自語地說。

这是誰都不敢保證的。自从苏联之友会在各地区車間里發展會員，从每个車間里选出訪苏代表团以來，會員們的活动反而受限制了。托兒所由于支援“市電”爭議，并受大谷領導的关系，

說不定會受牽累，被卷進里面去。廣子為了通知某地方、托那里的人轉告必要的地方，派出民野去打電話。

廣子想起了重吉被捕時的情景。當時她以為自己很沉着，却在下大谷家平時走慣了的樓梯時，把前額在樓梯中間伸出的牆樑上很厲害地撞了兩次。那時候大谷默然望着廣子額上微微發青的痕跡。“你吃過飯再走吧。”他說，讓廣子自然而然地對着飯桌坐了下來。廣子現在懷念着的，就是大谷那時的能體貼人的目光和熟習這種事故的鎮靜態度。廣子是在他的培養下通過實際工作成長了的。如今這個領導者竟被捕了。廣子一想到這裡，氣得渾身哆嗦。

有一次，不知在什麼時候，廣子聽別人說大谷在險些被捕時爬到樹干上去脫險的故事。廣子覺得很有意思，把這個故事告訴重吉說：

“真的有过这样的事么？”

當時重吉望了一下廣子的臉，並不直接回答。

“那家伙可敏捷哩。”

重吉只是這樣說，愉快地笑着。廣子後來一直忘不了重吉那回回答她的口吻，並受很大的感動。重吉和大谷的友誼，已經超過了用閑聊的口氣談論對方的範圍，而這種友誼宛如看不見的、却是非常重要的發條，使歷史的齒輪不斷往前轉動着的。最近，廣子越來越清楚地明白這種友誼的真正價值。

可是，大谷難道非被捕不可么？一想到這一點，廣子覺得在大谷的舉動中也有使人惋惜的地方。例如說，廣子一聽見是穿了藍地小白花和服的男子，馬上就連想到白井。如果稻葉大娘看見的穿了藍地小白花和服的男子真是他的話？……廣子曾經簡單地却是意味深長地把自己對白井懷着的疑問告訴過大谷。那

时大谷比較爽快地否定广子的不安。难道大谷当时掌握着能完全否定广子的疑問的客觀根据了么？事情的这些始末說来是未免叫广子感到气憤的。

隔了一天，托兒所被拉走民野。

那天，广子上診療所去領孩子們的打虫药。回来一看，二郎和袖子并肩站在桥头望着这边。他們远远發見广子的身子，便互相拉手用尽所有的力量拚命跑来。广子看着跑来的孩子們，不知是因为什么剎那間發生了錯覺，以为托兒所失了火。她不觉冲着孩子們跑去。等她靠近他們了，二郎就一手握住她的裙子。

“我說！我說！”

他喘吁吁地說。

“飯田姨給帶走了！”

“什么时候？”

“剛才！”

“小倉姨呢？”

“在！”

原来，这一天早上报纸登載“市电”工人結束爭議的記事。打开报纸站着看的民野，把放下来的报纸又拿起来說：

“我們到今天早上才从资产阶级报纸知道这个消息。你說，多气人！”

民野直截了当的表现同时代表着广子的心情。阿花嫂听着这个消息也說：

“是么，这可怎么办！这么一来太对不起街坊哩。哪怕一分錢也罢，我說着他們要罢工了，叫街坊們放进口袋里面的呀。……对吧？”

托兒所决定油印傳單發給这些曾經献捐基金的家長們，說

明爭議不是工人們力盡而敗的。民野是正從事油印的準備工作的。

小倉一看廣子回來，便被她吸引過來似地站了起來。

“啊啊，回來啦！”

聽說兩個特高警察裝沒事似地走進來，一聲不響地爬到二樓去了。民野跟着他們上樓去，又跟着他們下樓來。一個特高警察手里拿着用紅墨水油印“赤旗”兩個大字標題的文件。他用這個文件刮了民野一記耳光。

“‘別裝蒜！你不是黨員么。大谷全都交代了。’特高警察這樣罵着，重重刮了飯田姨的臉。”小倉說。她在眼裏噙着淚水。

廣子不覺用嚴厲的口吻說：

“不會的，這是捏造！”

特高警察不知從哪帶來托兒所里絕不會有的文件，把它作為借口把人逮捕了。廣子曾經聽說過他們在鎮壓無產階級文化聯盟的時候，也同樣使用了這個手段。

廣子鼓勵小倉找出一張白紙，用毛筆把澤崎欣無辜被捕、押在警察局拘留所里快有三個月的事，和剛才民野被逮捕的事，為了使大家一進門就能瞧見，把它貼在門口橫樑上。

如今，廣子不知道自己的命運。此時此刻她是還能逃出他們的魔爪，可是誰敢保證安全度過這一個夜晚呢？廣子單獨上二樓去了。三疊房間的桌子附近上上下下狼藉不堪。一管鋼筆從桌上滾下，粗暴地刺進鋪席的夾縫里。廣子靜靜把它拔了出來，放在手里玩弄着，心里思索善後的辦法。她決定利用媽媽們晚上來接孩子的機會，就地召開一個會。等決定了這些行動方針後，她又回到樓下來，把一個包袱托給小倉。包袱裏面放着一件毛衣，那是送給蹲在監獄里的重吉穿的。

面 貌

朝子突然在床上醒过来了。不，与其說醒过来不如說是被莫大的悲哀撼醒較妥当。

夏天快近中午的光綫在狹長的房間的白牆上微映着室外菩提树的影子，树影不住地震抖着。充滿在小房間里清冽的亮光和靜寂的气氛好像一直洋溢在外面馬路和整个街上，躺着的朝子覺得这个气氛和她現在的悲哀很調和。这个亮光也使她連想海洋，她像仰漂在海面似地連眼皮都不眨地靜靜躺着。

在桃花心木色的半圓型桌上放着一只玻璃杯，插着像日本狐尾草似的穗草和紫色的野花。这是朝子前天跑到草原去一面欣賞夏云一面摘来的。草原很广闊，从朝子她們租住的皇村公园旁的公寓到那里是要走相当長的路程的。可是，朝子却記不太清楚她是怎样打發走那天晚上到今天之間的光光的。她唯一能想起来的，是在什么时候素子把她从床上抱了起来喂了一些菜湯。她接到电报是在前天晚上，大家吃过晚飯从餐厅来到穿厅的时候。穿厅的衣架上挂着一頂系了淺藍色寬緞帶的帽子。朝子来到这衣架旁时便接到了电报。她把电报拆开来默然把那用羅馬字写的难讀的电文讀下去。

“八月一日保在倉庫地下室里死……”

电报是这样写着。原来，朝子兩天前接到“希火速回国”的电报，当时她对沒有任何說明突然要求她回国的家里人生了气，

立刻打了回电說：“希告回国理由。”这回朝子接到的就是她眼巴巴等待着的回电。她和素子那天下午跑到那么远的、几乎使人跑累的草原去玩，为的是想借以消磨等待回电的难堪的时刻。

“八月一日保在倉庫地下室里死詳况候信。”

朝子把电报默然推給迟一步从餐厅出来的素子的手里。素子被朝子慌張的神情吓了一跳，慌張地把視線落在电报上。朝子不知道用怎样的方法表現难于忍耐的、渾身难受的心情，她只好握紧拳头像敲打空間似地上下捶动，發出呻吟声。真傻瓜！干出这种事来，真傻瓜！朝子剧烈地嗚咽着，沿着走廊快步走去。快到房間門口时，觉得脚下黑白兩色的鋪石突然往上浮起又急剧地沉下去，使她不能站稳。这些情景，朝子是清楚地記着的。之后，她被送到房間里去，从打着哆嗦的身上被脫下衣服，一面不住反复說：“明白么，我是絕對不回去的，明白么？”当时被泪水弄髒了臉的素子答应說：“嗯嗯，明白啦，明白啦。”一面把躺着的朝子紧紧用毯子包裹了。这些情景虽是不連貫却都能記起来。可是，她觉得这一切都离現在很远很远，难于相信仅仅在兩天前發生的。而如今，从半失神状态中醒过来的朝子感到的，是在以前的生活中从来沒有体驗过的一个新的毫無修飾的悲哀。保死了。沒有眼泪的啜泣从她肚里涌上来，使仰躺着的朝子的嘴唇剧烈地打着哆嗦。

脚边的門悄然打开了。素子走进来。她走近床边，發見朝子在睜着眼睛，頓時浮起安堵和憐憫的表情。她像抑压感动似地用平靜的口吻說：

“心里好过些么？看来你睡了一会兒，这样已經沒有关系啦，对吧。”她說，故意不再打听对方的心情。“总之，我替你打了电报了。我說你不回去，又說了些吊問的話。”

“这样很好，謝謝你。”

这一天中午，朝子被素子扶着比平常較晚赴餐厅。那些排放在窗台上的怒放着紅和粉紅兩色花苞的天竺葵花花盆，摆在白色桌布上的各种食器和对着食桌的男女房客，这些公寓特有的情景和前天一样，沒有任何改变；可是，神經衰弱了的朝子却觉得一切現象都很新鮮，那些房客的每張臉孔都特別清楚地映进她的心里。吃完飯后，把头剃成光头的工程师和其他在座的房客們輪流和朝子握手吊問她。有个叫作維德博士的为人謹严的矮老人最后握着朝子的手，用那对和留在顎下的朴素的楔式髭一样黑的黑眼珠鎮靜地凝視着朝子說：

“像这样沒有失去勇气是很好的。你还年輕，能忍受痛苦。”

他边說边以恳切的态度輕輕拍着握在手里的朝子嫩胖的手背。

“謝謝您！”

朝子說，險些落下眼泪。維德博士鼓励人的方法，和朝子的父亲佐佐握着女兒的手鼓励时的表現完全一样。被維德博士用仁慈的手輕輕拍打了的朝子，剎那間眼前浮現悲哀地垂下眼皮，用大姆指和無名指压着嘴唇兩端的父亲亲愛的表情。丧失了在中學讀書的兒子的父亲溺在怎样沉痛的悲哀里呀，朝子一想到这里便感到劇烈的痛楚。如果朝子在他身旁，他一定一面落泪一面却像这样拿起女兒的手緊緊握着，給自己和女兒打打气吧。朝子并不想为这回的事件回国，这个心情，和女兒一同受着痛苦和悲哀的父亲是一定能理解的。朝子沉思着走到露台上來。

这家公寓，据說曾經是普希金讀过書的学校的校長的公館，对面有座菩提樹和榆樹树林叢密的大公园，从二楼穿厅可以走到有木头欄杆的露台。

和鄰居交界的地方種着一棵樹枝呈扇型向天空展開的古老楓樹。從樹干背後，瞧見被灰色圍牆圍繞着的鄰舍的門。馬路對面是公園的大門。從綠蔭蔭的樹叢里窺見銹鏈柵欄。現在正是午睡的時刻，附近沒有一個人影。濃密的綠色和被強烈的陽光照射着的寂靜的馬路令人連想美麗的北歐風景。露台上放着一張藤條裂了口的藤搖椅。

朝子前天閱讀電報的瞬間受到的打擊，原因是相當複雜的。這個打擊竟這麼沉重，使她失去知覺，這是因為她切身感到讓她跑到外國來的那個環境，逼得弟弟朝相反的方向發展了。

朝子不太了解比她小十歲的妹妹艶子的性格。不過，她清楚保的氣質，無論和大弟一郎或是她自己都完全不同。當保還戴着帶紅毛絨球帽子的小學二年生時，有一個早上發見幾個同班學生成群順着學校跟前一個很長的緩坡拚命跑着，打算跑過正吱吱哀鳴慢騰騰地爬坡的電車。因為保在這個電車里。他們和電車差不多同時到了學校。那些同學吁吁喘氣、鉛筆盒在背上的書包里嘩啦嘩啦响着，跑去叫着說：“老師，老師，我們和電車賽跑啦！”保回家後對母親發表意見說：“你猜老師怎麼說的，他竟夸獎他們了不起。我想夸獎他們是不太對，是吧。誰都知道電車比人走得快。不過是弄壞心臟罷了，對吧。”事後母親多計代經常在家人面前講這件事夸他有深慮。朝子比保大九歲。她在聽母親三番五次地講這件事之間逐漸對保有了和母親不同的看法。她覺得保太老成沒有一點少年氣，開始對他的性格懷着不安。

朝子和幾年前離了婚的佃結婚時，多計代非常反對這個婚姻。所以這件事事後也經常引起佐佐家的糾紛。多計代始終不肯對女兒讓步，朝子也覺得只因為她是母親所以向她讓步是不

对的。她們有时哭咧咧地相罵起来。有一天，她們又弄得很糟，兴奋了的多計代臉孔通紅，一面流泪一面罵朝子。这时一直默默躲在她們背后的保突然把那穿了藍地小白花筒袖和服的身子出現了，站着俯望她們。多計代和朝子自然不做声了。过了一会兒，保深深嘆口气說：

“姐姐，你干嗎結婚？”

朝子不禁抬了头。保的丰满的臉上沒有一点血色，他的表情只是在說：他不能忍耐这种冲突。朝子不能說話了。保是多么切望着安靜和和平呀，这个期望像生理上的需要似地滲出他的臉上来。

从那时候已經过了四五年的岁月。可是，如今一想，留在朝子腦子里的保最近的面貌和在外国公寓中午的露台上回忆的他那当年的面貌竟沒有一点改变，好像永远浮着那个表情。当朝子出發的日子决定了的时候，家里人在院里合照了像。朝子坐在父母中間，背后并排站着在短頭髮上系了白綑結帶的艳子和保。保从朝子和母亲之間露出端正地穿上高中生制服的丰满的身子，态度从容而大方。可是他那面部是紧闭着嘴，不敢完全睜开眼睛，只从垂着的眼皮下閃着眼光。当仔細回想弟弟的这个面貌时，朝子忘我地突然从搖椅上站了起来。

她又想起了另一件事。那时保說了什么話呀？当时，朝子結束了和素子兩人过的响澤的生活，在裝啤酒的木箱里裝了書籍寄放在佐佐家。她把一些需要时叫家里人寄給她的書裝在另一个木箱里，托保来保管。那时同样穿着制服从他二樓房間下来的保究竟說些什么話呀？他好像这样說的：我負責設法不讓它們遺失就是了。当时朝子怀着詫异听他这种不肯直接負責的口气。她覺得弟弟有点冷淡。难道弟弟在那时候已經策謀着他

的計劃了么？

保長着柔毛的年輕的上唇和習慣寫筆記的細小、圓圓的橫寫的字迹突然浮現在朝子的眼前。朝子滿臉泪痕來回在露台上踱。保在最後寄來的一封信上這樣說：“姐姐，我打算利用這個暑假練習打網球，要過一個愉快的夏天。考大學應考哪一系，關於這個問題以後再考慮。”本來他在前封信上這樣說的，應該決定考大學選擇哪一系的問題了，母親說哲學好，他也同意。他又征求朝子的意見。那時朝子還逗留在莫斯科。她在剛開始的一個漫長的黃昏里借着微光寫回信說，她不能馬上同意哲學。因為她想起了保曾經在一張紙上寫“冥想”兩個字貼在他的長四疊房間的橫梁上。他這種氣質令人馬上連想“哲學”兩個字。朝子覺得很討厭。一方面她也了解多計代為什麼希望他學哲學，因此在無意中反對她。朝子在這封信里反復地勸弟弟多交幾個好朋友，跟他們商量好好安排自己的生活，又一再勸他暑假不要光跟家人在一起，應該跟同學們出去旅行。保曾經經常這樣說過，高中的那些同學個個都為議論而議論，為顯知識而討論，他不大喜歡他們。乍一听保說得很對，但一想這是一個剛二十歲的高中生說出來的話，朝子不能完全把保看作是老成了。

可是，只就這件事來看，多計代和朝子的看法就不同了。多計代希望把馴順、勤勉、謙遜，就要當大學生的保留在自己的翼下，經常擺着抵防的架式站在這一對姊弟之間。很明顯，他是並不完全同意朝子選擇的道路的；不過，那個一直努力把保留在身邊的人到底還是沒把他留住。

朝子想起另外一件事，再次震抖着身子無聲地啜泣着。那是朝子在這個國家里打發走頭一個冬天要迎接春天的時候。陽光一天比一天暖和，冰雪清早就融化了，街上一片泥漿，傳來行

人愉快的罵声。保在这样的季节里来信告訴朝子說他最近新盖了一座有正式鍋爐房的漂亮的温室。听说这个温室是家里为了庆祝保考进高中早就答应替他盖的。朝子讀完这封信，心里有点不自在。保从小喜欢种花，小学生时已經在裝桔柑的木箱里栽种篝火花的球根培养着。温室已經盖好了，应该叫保好好利用；不过，把这个盖温室的費用送給一个貧穷的高中生，他可以对付一年以上的生活了。保是否知道这一点呢？朝子在写回信时把这个意思很率直、很自然地告訴了保。不久，多計代寄来每行字里洋溢着怒气的信大罵她說：你这个人太豈有此理，連把保純潔、真实的唯一的喜悅都非伤害不可。同时朝子接到好像背着人寄来似的一張外国明信片，保照例用那細小的横写字对朝子的信表示謝意，并說：“关于温室的事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一点，我非常慚愧。”他在最末一句下面还特意拉了旁綫。

“我非常慚愧。”在这句話里含着如今已不在人世的保的体温、声音和小孩般用兩手拍膝盖大笑的面孔等等回忆，朝子不胜衷心怀念。那是可爱的，最可爱的弟弟保的面貌！

这时担心朝子的素子找她来了。朝子握住素子的手間問断断地說：

“讓保那样年輕人自杀，真叫人受不了，实在受不了！”她边說边流下眼泪。

朝子她們繼續过着乍一看很平凡其实却不平凡的夏天的公寓生活。

有一天，当房客們圍着桌子坐在餐厅吃飯的时候，穿套白麻立領制服、剃光头的四十来岁的工程师和臉上厚抹宮粉的一个女房客討論起托尔斯泰最后从家走出的心情来了。女的隔着一个人坐在工程师的左边，工程师不得不把那張戴副無边眼鏡的

臉伸到桌上来說話。

“你是聰明人不会不理解托爾斯泰的心情吧？”他說。

叫作叶丽娜的女人輕叫一声“是么？”接着为了遮蓋兴奇，裝着不自然的笑臉，突然把話鋒轉向坐在对面的工程师太太說：

“可是，这么一来托爾斯泰不是放弃了丈夫对家庭应尽的义务，不是么，瑪麗亞·芙叶德洛瓦娜？”

“如果处在托爾斯泰的地位，我認为能理解他的心情的。”

头上显出几根銀絲的工程师太太安詳地动着手里的叉子，随随便便地回答她；在这三个人之間交流着一种异样的空气。

也有过这样的事：朝子和素子有一次跟着維德博士去看一座破庙里的壁画。这个破庙在离公寓有兩公里远的草原上。当他們繞到庙的背后时，出其不意地發見那个工程师和叶丽娜从灌木叢里手挽手地走了出来。兩方面都来不及躲避了，叶丽娜突然兴高采烈地高喊着：“真沒想到啊！”她一直地冲着这边走来。“沒有打扰你們吧？”

維德博士把一只手輕輕举到黑色帽子的边旁，在非常溫和的口吻里帶一絲諷刺說：

“我可不知道究竟誰打扰誰。”

之后，朝子他們冲着工程师点了点头走去了。

一到星期六和星期天，就从車站溢出和平常完全不同的年輕人的洪流来，有美术馆的第一公园和附近的街上都看見他們。公寓門前的行人道上并排站着叫卖葵花子、苹果和炸饅头的攤販。用头巾包头的年輕姑娘、穿运动衫、戴小小的高加索帽的青年、飄着紅領巾的少女，这些人有的排着队伍，有的三三兩兩川流不息地走过街上。含着塵土的炎熱的空气触疼人們的鼻孔，和富有力量的歌声、笑声、叫声与跑步声融成一片。

朝子从露台上許久往下望着这幅情景。在这些服裝活潑而朴素的青年的动作里有种东西在喚起朝子的爱情。朝子有时看着看着突然兩眼噙滿泪水。他們和年輕的保一样作着單純，愉快的动作，和保一样爆發出天真的大笑聲。他們富有生命力，正在向外洋溢着；可是，保却死了。这怎么能叫人受得了啊！

朝子她們是去年冬天离开日本的，在同年夏天芥川龙之介^①自杀了。四年前，有島武郎^②也在輕井澤結束他的生命。当时朝子因和佃之間的破綻已經弄到不可收拾的程度，正感着很大的痛苦，因此这个作家的死震撼了她的心。恋爱在每个男女为求得往前發展的欲望下成立，朝子觉得这个看法不太正确，在现实中往往彼此毀天性的一面相呼應而發生恋爱的。有島的死就是一个好例子。不用说，这个作家自杀的动机是更复杂的，含着更多的因素，但当时的朝子把它和自己的环境对照特別強烈地感受这一点。

在举行芥川龙之介的葬禮时，从事女学工作的朝子望着那些在亡者素淨的白色寿材周圍無數閃爍着的美丽的燭光，全身豎起汗毛，时而落下眼泪。朝子知道亡者是一个有才能的作家，但要是有人問她喜不喜欢他的作品，她却不能馬上說出肯定的回答。可是，他的死打动了朝子的心，这个作家好像精疲力尽似的。朝子在这接連兩個作家自杀的四年的岁月里已經解脫了做妻子的生活，开始怀疑什么叫艺术家的使命，难道好歹能用各

① 日本明治大正时代属于新技巧派的作家，有“鼻子”、“罗生門”、“地獄變”等多部作品，后来患严重的神經衰弱，思想上找不到出路，因而自杀。宫本显治把他的作品称为“失敗主义文學”。1892——1927。

② 日本明治大正时代属于白桦派的作家。有“书团的未窩”等作品。也因思想上找不到出路，和女記者波多野秋子自杀。1878——1923。

种題材随心从事創作，并且安于这种环境和条件心平气和地进行創作，这就是所謂艺术家么？

三十五岁就結束生命的这个作家的死，原因自然和有島武郎不同，因此朝子所受的打击也更沉重了。保是高中生，不消說在生活和各种方面完全跟芥川龙之介不同，但朝子自从接到弟弟自杀的通知以来，日子过得越是長，就越就頻繁地想到这两个死是有連帶关系的。朝子望着馬馬虎虎穿件藍色絨运动衫、用一只手把帽子往前拉拉、一面拚命議論着的青年突然愉快地露出潔白的牙齿大笑起来的样子，心里思量她現在看着的不單是肉体的青春，而是历史的世代的青春。那么自己的国家历史的世代的青春又是怎样呢？这么想来朝子的心無限地往远处擴張，在很远很远的广大的地方出現白色的寿材和閃爍在四周的蠟燭的火焰，把她引进悲哀的深淵里；可是，她在心的一隅却否定說：不，这不是回答。她發見自己在执拗地追求她个人的回答。

在朝子接到电报不久的一个早上，叫作达夏的五十岁左右的女佣人亲打扫房間。她把扫帚放在門口牆边，用条子花样圍腰擦干手，边說“吊問您！”边把手伸給朝子。

“听說是小兄弟呀，一定是大学生吧。我們这里过去也有了不少这样不幸的事情呢。”达夏說着喃喃背誦懋魂的祈禱詞，在胸前画个十字。达夏是个一字不識的女人。朝子望着星期天活潑的人的洪流，經常忆想起达夏。达夏說的那句話虽是指过去的事，朝子也經常忆想这件事。

在朝子滯留这家公寓的最后一周里从日本国内寄来一封信。这是接到那份电报以后头一次得到的家信。信封上的字迹是出于父亲的手，里面也是一样。父亲在信的开头說：我料想你

一定希望知道当时的詳况，所以忍着痛苦写这封信。接着他細細訴述前后的經過。原来保是服了在温室栽培洋香瓜时使用的葯品自杀的。在“那几天暑气很甚”这些描写里洋溢着只留下父亲大家都去避暑的家里的氣氛和父亲的追怀。听说保在白地小藍花和服上系条兵兒帶，在快到中午时走过下房門口，对女佣人說：“我到朋友家里去一回，中午在他家吃，不用等我。”女佣人問他：“那么晚上呢？”保边走边說：“晚飯也在朋友家一塊兒吃得啦，是不是臉皮太厚了？”他笑着朝大門走去；可是，誰也不知道原来他又回轉来了。

那是九月初旬的一个星期天，朝馬路的朝子的房間太吵鬧，朝子来到素子的房間，把讀过的信紙一張一張遞給素子。

“过了兩天好不容易才發見保的时候，因为半地下室門口貼着上面大写‘里面有猛烈毒葯’字样的紙条，所以不能进去，只好仅仅从外面打破玻璃希望赶紧交換里面的空气，哪怕早一刻鐘也好，可是恰恰又下起雨来，在我管理的电扇前不久出了毛病……”

朝子讀到这里眼泪像涌泉般流了出来不能繼續讀下去。父亲的眼泪和雨水一道流下的吧。她能活生生地想像当时的情景。她像吞进去似地一再反复讀着信上这个部分。听说父亲为了不讓多計代过分惊愕，特意派去一个人到当时她和艳子避暑的乡下去打听說：“保少爷到这里来过么？”朝子再往下讀去，突然瞪开已經干了泪水的眼睛，端正坐态。

“在三月下旬保也曾經一次睡在擰开煤气爐开关的房間里，深夜被人發見了。当夜他母亲和保双双哭过……”

原来当时家里的状态是已經弄到这个地步，多計代一听“保少爷到这里来过么？”这句话，就能馬上得到一个暗示，这是何等的大事呀！在朝子的腦际陡地閃过多計代为温室的事寄来的一

封信上的口气。同时她也想起了保为同一事情写信来的时候，在“我非常惭愧”这句话旁边特意拉了旁线的事。如今她和接到那些信的时候完全不同的、怀着复杂的情感和尖锐的感觉理解了保当时的心情。因为，现在推算，保是自杀未遂后不久盖了那座温室的。保寄来的“打算要过一个愉快的夏天”那封信，原来是一直摇摆不定的保的心朝向明朗的方向的最后一次动摇。可是，这些情况始终瞒着朝子不让她知道。是她母亲希望这样。那么父亲呢？朝子的心里发生疑问。可能父亲对这个不健康的、复杂的家庭内部的情况也始终束手无策的吧。信上没有描写多计代为了悲哀失去理智的情况，只写多计代从乡下回来，说是和清静无垢的保见面需要感情的整理，当夜关在寝室里，第二天早上才换穿礼服走进安置保的遗体的房间里，和他见了面。在这个场合“清静无垢”这句话是形容保的死没有任何恋爱问题夹在里面。

朝子把最后一张信纸交给素子，面上浮着极端沉痛的表情把目光投在窗边。看见窗外一棵植在中院的古老枫树，枫树把繁茂叶子的树枝一直伸到窗边来了。斜照在黄色老建筑的一端的阳光从背后透过浓密的枫叶，使窗口附近反射着外面浓郁的绿色，好像连空气也染成绿色似的。素子读完了信，她却一句话不说。暂时间两人就这样默然对坐着。

离此很远的什么地方有个手风琴送来了乐声，这时突然在公园附近也听得见了。一个非常尖锐的、要是在草原和山上一定传到很远的地方的男高音拖着长长的旋律和着手风琴唱起调子突然变快的民谣的一节。接着响起了大家一齐拍巴掌的响声，“嗨”地一声高叫着，继续活泼地合唱下去。合唱声一间断手风琴就更加清楚地送来乐声，到处传来带着吸引人心的旋律的

独唱声。朝子目光暗淡，歪头倾听着明媚的假日快要消逝的最后一刻鐘奏着的音乐。这是不能用眼泪融化的、沉重压着朝子的心的一种痛苦，在这个痛苦里包括着被保的眼睛目送着一步一步沿自己的道路往前迈步的她的后影。朝子臉上浮着不能再忍耐的表情把椅子往后退了一退站了起来。

“到外面去吧。”

朝子捉住素子的手像拉着似地离开窗边，順着走廊走去了。四星期前的一个晚上，朝子就昏倒在鋪着黑白兩色的这个走廊上。

广 場

一

下了寬大的樓梯，就在右边有一个凹进去的房間。朝子把来的时候交給那里的文件要回之后，再下六七級台阶，穿过鋪了烏拉尔大理石地板的大穿厅，用身子推开沉重的大玻璃門，走到外面来了。熱鬧的高尔基街上浮泛着暖冬的气息，杂沓的街道立刻把不引人注意的朝子的身子卷进生气勃勃地快速流动着的人的洪流里。陽光暖煦煦地直照着街上，晒暖建筑物紅黃兩色的老牆壁。但有些行人身上的大衣已經發散着严冬的寒气和好聞的皮子的气味，在空气中輕輕飄蕩，讓人知道离此不远的什么地方已降了整冬不融化的冰霜。

朝子把戴了手套的一只手深深插进朴素的棕色大衣的口袋里，一只手像抓住似地紧握着大衣領口，使戴法国便帽的头往下低垂，机械地向前迈着步。

树巷的尽头兒是一个大广场，立着一座普希金的立像。广场的空曠使朝子从深思中清醒过来。

她在路上头一次把低垂着的头往上昂起，像要細看似地瀏覽四周。在她面前，在道路的兩旁排着小攤販，有的提着籠子叫卖葵瓜子兒和苹果，也有穿了黑服、纏了脚的中国大娘在叫卖用彩紙糊的花傘玩具。剛才受的很大的感动还剩留在朝子的心里

使她激动，她一路上紧紧抓住大衣的领口。她也很明白，在站着让电车过去的自己，此刻在脸上清楚地露着内心的动摇。

能留在这个都市里生活！誰曾想像过这样的事呀。自从旅行西欧诸国回来之后，朝子对这个都市有了进一步的理解，更深地爱上了它。朝子觉得好像她是打开胸襟、日日夜夜混在这个都市的市民里面的。可是，她从来没有想像过她能和他们打成一片，能成为他们之间的一个。如今，这个可能却竟这么容易，宛如理所当然地变化似地突然呈现在朝子的面前了。然而如今，朝子和她的朋友素子却已经决定年内回国了。

现在的朝子比刚才自在多了。但心的大部分依然被那件事占住，她低着头拐过弯，朝她居住的饭店走去。正在楼梯当中扫地毯的清扫妇卡齐娅为朝子让出路来。朝子眼里闪着温和的光，心不在焉地报她微笑，打开走廊尽头儿的房间的門。

“我回来了！”

面朝左边窗下的一張書桌坐着的素子，并不回头，只嗯了一声。朝子慢条斯理地摘下法国便帽，挂在門旁的挂鈎上，脱下大衣又挂在同一个挂鈎上，走近自己的床坐了下来。房間相当宽敞，从兩層玻璃的窗口射进混濁的陽光。陽光在清雅的淺藍色牆上和素子的兩肩上跳躍着。朝子的桌子安置在右边窗下，用一只高大的書架和素子隔开来。

“怎么样？”

“嗯。”

“在吧？”

“在。”

从朝子坐着的地方清楚地看見素子正加快速度写完最后的一行字。

“怎么样了？”

不一會兒，素子在椅子上把身一轉朝着這邊說。素子的長臉上出現了驚愕的神色。朝子知道這是自己臉上那種慌亂的神情給了對方沉重的打擊。她感到說不出的難過。可是，現在的朝子卻沒有力量使臉上的表情恢復平靜。

“怎么样了？”

素子在“怎”字上特別加重語氣說。她像警戒對方似地坐在原處不動，定眼望着開始在房間里來回踱着的朝子。她這樣子好像是利用兩個人之間的距離仔細打量朝子，從她身上聞出事情的結果似的。

過了一會兒，素子用挖苦的口吻說：

“是他托你了什麼事吧？”

朝子今天訪問的老人素子是認識的，她也知道朝子今天去找過他。朝子默然望着素子沖自己射出灰暗、寬雜的目光的一對眼睛。

“還不是么，我早就料到啦！”

素子說，點上紙煙，深深吐出煙霧，抬頭凝視着空間的某一點，接着用稍微溫暖的口气問她：

“是叫你留下來的吧？”

朝子把頭點了一點。

“當然哪，對你，是會這樣說的。”

朝子從素子的腔調里聽出對方深深被傷害了的情感和自嘲。

“當然哪，對你是會說的；對我卻不會說，對吧？”

素子揚着頭，哈、哈、哈地、痛苦地擠出笑聲來。她的笑聲是那麼尖銳、那麼不自然。接着她像笑出眼淚來似地把眼鏡用手

背往上推推，揉揉眼睛。連自己也不容易保持平靜的朝子，不忍心正視把心中的混亂用這種動作表現出來的素子。朝子臉上浮出小孩般的恐怖，熱心地對素子解釋說：

“可是，以作家的身分呀，不過是在這個範圍內罷了。”

“反正不是一樣嘛！”

素子又把身子轉回桌子那邊說。

“隨你的意思決定好啦。我可不願意擔任對你母親他們解釋這件事的頗難扮演的角色哩。這一點我要事前向你聲明。不回去就不回去，毫無關係，你可寫信也罷，啥也罷，事前把這件事清清楚楚告訴家里人吧。”

朝子和素子連把這裡的日子也算在內約摸有六年生活在一起。在這些歲月里，這兩個婦女逐漸向不同的方向發展着，如今碰到了不可避免的分歧點。而她們終於碰到的現在，朝子痛切地感到她們彼此有自己的角度，這個角度這回明顯地露到表面來互相沖突了。

在把半边臉壓在床上枕頭上深思着不覺迷糊睡着了朝子，突然被素子冷淡的喊聲驚醒了。

“做飯以前得去買石油吧？”

一看，素子故意背朝這邊說着話兒。看那樣子她是充分意識着自己的口吻的冷淡的。

朝子突然站起來換穿皮鞋，打開衣櫃拿出买东西用的粗麻縷網子。在這些大衣櫃的左邊有一個小木架。過着旅館生活的她們把這個木架當作碗櫃使用着。回國的日期越是接近，素子的焦慮也越是加深，她從早到晚不離開書桌，執拗地啃着書本，像這些日常瑣事自然由朝子承辦了。

“那麼我出去一闖，沒有其他的事麼？”

“我是沒有。”

朝子走出飯店后并不怎么着急地朝和剛才相反的方向走去。這一帶地方是背巷，有古式的鋪石馬路。在漫長的歲月里被磨損了的鋪石，每一塊都磨損了角，留着種種不規則的形狀。在這些高低不平的石塊和石塊之間有又寬又深的縫隙，令人難于步行，不知從哪飄來被冬日照着的馬糞的氣味。拉着大車的牲口沉重地弄响鉄蹄聲，使大車的車輪像跳躍似地上下顛簸着駛過去。生氣勃勃的鉄蹄聲和車輪聲傳到灰色的高層建築，成了回音回到走在下面的朝子的耳邊。石油販賣所在一條前面有道圍牆擋住的死胡同的左邊，在行人道上已經有二十多個人排着隊。朝子站在行列的末尾。販賣所滿是油漬的鉄門已經打開了，從門里偶而窺見系着皮圍腰的男店員的身子。但是，還不到販賣時間。在朝南的地方躺着圓型大油罐，幾只麻雀時而停在油罐上面，時而“吃”地叫了一聲飛開。這些麻雀是這個都市的名物，翅膀的顏色比日本麻雀較深。朝子望着飛來飛去玩着的麻雀，等着行列往前移動。她拿出自己和素子的兩張票，購買兩瓶石油。

之后，她赴面包鋪，又排了隊購買了够吃今天一天的面包。她想起了晚上消夜沒有東西吃。于是走过三个胡同來到糧食店的半地下室里。

在靠近門口的地方排放着醃了黃瓜的大桶和呈着奇怪的紅藍兩種顏色的醃蘑菇的桶。從這些桶里發散出來的氣味和蘋果和吊在店里盡里面的許多熏魚什么的氣味混成一体，充滿在天花板低矮的鋪子里，讓顧客們聞到這種鋪子獨特的亲切的氣味。朝子提着網子在店里走來走去地物色貨物。她費了很長時間購

买魚子、酸牛奶和小熏魚。紅茶和肥皂今天才到貨，許多人來購買，在櫃台前排队付錢的人的行列移动得比往日还緩慢。大家把鞋底擦在鋪石地板上一步一步往前移动。在这个鋪石地板上一到下雪季节，就为了防备顧客滑倒鋪了一層鋸木屑，一直到門口台阶上。鋸木屑被雪打湿，被群众的潮气發酵，向四周發散着一种刺鼻的气味。在这个到了下午三点鐘就开亮电灯的店內飄蕩着形容不出的快乐的气氛。

朝子想起了三年前的一个下雪的夜晚。那时剛从西伯利亞鉄路的車站走出来的她和素子，怀着一颗怎样激动的心，从顛簸着駛去的馬車里伸出头，窥伺在一片白皚皚的积雪里閃着亮光的商店的大陈列窗和盖在这些建筑上面的灰暗的夜空啊。从那以后，朝子来这个粮食店購買东西已經不知道有了多少次。想起来，从那时候到今天她从这些个日常生活中获取了多么大的收获呀！想到这一点，朝子重新受了感动。她也觉得無論摆在現在快回国的她們面前的問題也罢，她們倆对待這個問題的不同心理也罢，要是追究在不知不觉之間堆积了的成因，那是和这个粮食店北国式的气味分不开的。

素子是为了專門研究这个国家的文学而来的。作家的朝子是对这个遙远的国家的生活怀着好奇心而来的。这个国家，是从远方各地送来的贊賞和誹謗的渦旋中屹立着的，是通过安娜·卡列尼娜等等小說使朝子感到亲切的、它是富于各种色彩的古老的、它正在变成大家从来沒有見聞过的新式的国家。起初，素子和朝子在这个国家里过着同样的生活。她們按照各自的程度學習俄文。但过了不久，住在同一房間里的兩個人却在同一時間里过起不同的生活来了。当俄文教师来教素子的时候，素子叫朝子离开房間。呆在走廊上是不太方便的，

朝子买了一份这个都市的游覽圖，到各个地方和各种人集中的地方参观。在素子对着書桌的时候，朝子滿街踉蹌，有时为了办理她們倆的文件的手續花費很多的时间 and 精力；有时到書店去替素子寻找需要的書，要是沒有还替她預訂；有时又去商店購買种种零碎的日用品。这些个体驗太有趣了。朝子从一九二〇年末到三十年代中在这个古老而嶄新的国家里體驗了的每日的生活，那是在粮食、紙張、衣料等物資均感缺乏的条件下度过来的。她为了購買四分之一顆的洋白菜足足走了很長一程路，排了很長時間的队，眼睛总不离开店里仅有的五六个大洋白菜，一直担心輪到前面一个人时那些洋白菜就沒有了。黄油和牛酪在市場絕迹了。听說这是因为农民把牛宰完了。牛为什么非宰不可呢？朝子为了对日日夜夜在眼前發生的这些現象取得理解，开始拚命讀起書来。

素子跟着教师閱讀了不少古典詩和現代詩。她也研究了詩韵的分析。她那專門性的學習有了很大的进步。夏秋的大旅行，素子也按照自己的計劃实行，和朝子一塊兒浴过从那被称为世界最古的脊梁骨的大山脉吹来的風和帖列克的河風；可是，这和朝子在喧囂的街上接触群众的情感、开始一面檢討自己的思想一面惊嘆他們克服困难的充沛的精力、繼而理解他們为什么能克服这些困难的过程，那种情形是好像有所不同的。在此以前她們是共認了彼此的这些不同点，把它当作笑料的。可是如今，竟突然只对朝子給了留在这里的可能。不用說，这是意味着朝子在这里的生活得到保障和某方面的承認。这件事使朝子感到很大的兴奋，却同时深深伤害了素子的情感。素子覺得她在这里过了三年的生活之后，竟和裝書籍的木箱一塊兒被抛弃了似的，心里未免沮喪和难受。朝子是清楚地理解素子这种心情的。

朝子也明白这回要是讓素子單獨回国，这是意味着素子成了真正孤独的人。那个承認了朝子的人把素子視作是生活和思想完全和朝子不同的人，因而把她否定了。而素子又不得不叫自己承認这一点。对素子說来这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呀。这个痛苦比爱情的問題还深刻地折磨着两个人的心。这一点，朝子剛才推开沉重的大門走到高尔基街的时候已經痛切地感到了。沉沒在深思中的朝子不知道已經来到櫃台跟前，受到站在身后的、用黑布包着头的老大娘的注意。

“你怎么啦，丢了錢包么？”

二

朝子以为素子很好理解她的心境。朝子可能根据自己下的决心行动的，和她过去生活过来的时候一样。不过，这个决心为了还决定不了的某种問題迄今依然不能巩固。素子是清楚地知道朝子的这种心境的。两个人到了第二天也互相避而不談这个問題。可是，在这个被淺藍色的牆壁包围着的房間里，开始了一种籠罩着兩人共同生活中从来沒有过的一种緊張的、神經質的气氛。她們越来越不說話了，也不笑了。在这种气氛中，素子执拗地整天对着書桌，但她的神經的每根末梢却在意識着穿了藍色毛衣的朝子的行动，注意着她的心理上的变化。

朝子坐在用大書架从中間隔开来来的房間的右边窗下悄悄學習着。在窗台上放着裝酸牛奶的玻璃杯，讓人一眼明白房主人是自己做飯的。朝子不住翻着辞典，翻譯文章。那是一本历史上有名的一个妇女的傳記，內容不帶文学性質，翻譯起来并不吃力。不过，在慣用語中有不少朝子不知道的字彙。她使用的辞

典又沒有这么詳細。她在紙條上記下這些字彙，等大書架那邊飄來紙烟的烟霧時，拿去請教素子。

“問你，這句話怎么解釋？”

素子照她們倆往來的生活習慣，很自然地把視線移在遞到眼前來的紙條上，默默地讀起寫在上面的拙笨的字來。但當讀完了時她突然激動了，似乎擠出聲音似地嘶叫着說：

“你是自以為能勝任才答應搞的，還是你自个兒搞吧！”

朝子熱心地在搞這種翻譯，連這件事也刺激現在的素子的心，使她沒頭沒腦地發了一陣火。素子是明明白白在使性子。不消說這和昨天的問題是分不開的。而這個問題，對朝子說來是比工作的性質還更應該重視自己的誠意的、加以深重考慮的問題了。

換了素子的冷淡拒絕，朝子在臉上浮着悲哀的表情。素子把自己關在她獨自的天地里，用這種態度越來越弄大兩人之間的距離，朝子對她的這種態度感到恐怖和悲哀。朝子暫時間呆然站在素子的身旁，接着回到自己的桌前來。“你別這樣說好吧。”這句話始終不能衝出朝子的嘴唇。難道這回的問題，素子可以這麼隨便使性子的么？在朝子的心里也不由激起了保持一定的距離冷眼批判素子的情緒。

朝子用手支着臉頰，把視線投在窗外。這時素子並不露臉地伸出一只手來，把新版的大辭典放在朝子的桌子的一端。

“这里面，一般的字彙都有。”

朝子默然把辭典拿過來放在身旁。

她覺得翻譯工作能使她平靜下來，使她開始整理動搖着的情緒。她不求別人幫助單獨專心翻譯下去。

在這些時光里，素子也壓根兒不改變當初打算兩人一道回

国时商量的计划，毫無躊躇和沒有一刻鐘的停滯地按照计划行动着。好像她是在这样说：反正我是回去的呀。因为这样，她自己不得不越来越頻繁地啃着書籍和書桌，朝子也和从前一样不得不到离她們住处很远的出版社去为她預訂刊物，有时又串机关的大門办些手續。在这样的時候，朝子常常感到兩种不同的心情。她觉得办这些事务的需要离现在的她有很大的距离。这种心情是很奇怪的。同时，她又觉得这可能是最后一次为素子办事，这种心情又使她觉悟到她不久会面临生活的轉折点，从而發生不可形容的情感。

在礼拜二的黄昏，要出門的素子一面穿大衣一面用近来少有的平穩的口吻对朝子說：

“你去不去？”

素子是每周兩次訪問叫作奧丽加的女友，跟她学习在閱讀的小說中出現的种种俗語的用途的。

“是啊……”

朝子也走过来望着正在打扮着的素子說。

“我是怎样都成。”

“来吧。上一次奧丽加問你来着，說你为什么不来。”

“那么去吧。兩個鐘头以后去。”

到了七点鐘，朝子便換穿衣服，徒步走到城牆旁边的廣場，从那里搭了公共汽車。开往城郊的公共汽車这时候大半都空着。朝子在离开市中心相当远的一个大十字路口下了車，沿着一条人影稀疏的昏暗的胡同走去，不一會兒来到一座木造房子跟前。这个房子在窗戶框兒上刻有古典式的花紋，用道板牆圍繞着，显得非常幽靜。打开板牆的門，里面便是長着古老榆树的內院。一眼看見直接通到奧丽加的房間的一道木造樓梯。从家俱

工人居住的楼下窗口漏出昏暗的灯光。朝子借这个灯光一步一步爬上楼梯，打开二楼房間的門。她在天花板很低的小房間里看見身穿洋服浴着灯光坐着的奧丽加。当她看見奧丽加气色很好的臉孔时不禁高兴地喊了起来：

“啊啊，来得真好！”

她紧紧握住奧丽加结实、有力的手。

“好像才知道了似的！”

奧丽加笑着說，回顧坐在桌子那边的素子。

“我这个家，不是多嚙来都觉得真好嘛，对吧，素子？”

素子只是默默地吸着紙烟。但在朝子出現这个房間的瞬間，她已經給了朝子尖銳的一瞥，好像她是用这种目光試探朝子的心似的。朝子和奧丽加聊起家常来。奧丽加是工作妇女，在她的小房間里只有一張床、一只書架和衣櫃，以及陈列在衣櫃上的几張照片。在用这些个生活用具形成了的奧丽加的小天地里充滿着一种舒适的气氛，令人感到房主人是一个爽直的人。

“你們在回国前还能来几次呢？今天我要好好沏一壺茶招待你們。”

奧丽加用石油爐子燒开水，給每个人分配果醬。望着她手边的素子好像再不能忍耐似地終于說話了。她用做作的怪安詳的口吻說：

“我是确实要回去的。不过，我可不知道朝子要不要回去。”

“真的么？”

奧丽加露着驚訝的表情来回望着素子和朝子的臉。

“素子不是开我的玩笑么？”

“不是开玩笑。”

朝子为难道沉默着。奧丽加用那对眼角上有縐紋的大眼睛

凝視着朝子的臉，逐漸地在她眼里出現富有同情的柔和的光。

“那么，已經决定了么？”

“不，還沒有。”

沒有人再說話了，房間里籠罩着寂靜。不一會兒，奧麗加自然改變了話題，談起她外甥來了。接着話題又改變了，這回是和素子聊起俚諺來。素子對這個話題感覺興趣，有時打開筆記本記下來。

說來朝子剛才說的“不，還沒有”這一句話，自從發生這次的問題以來算是頭一次在素子面前表明了自己的心。如今她聽見從嘴里吐出來的這個聲音，重新驚愕自己竟這麼優柔不斷，始終決定不了這麼容易決定的事情。

當有人對她提出這個問題時，那個人曾經說過如果作為一個作家留在这里活動，最少得出版兩百萬部書。不過，朝子是不太關心這樣的事的。使她感動的倒是對方給與朝子的、能留在这里活動的作為一個作家的評價。自己是個多少能適合他們條件的作家了，這件事給了朝子很大的驚駭和歡喜。這個感動實在太大了，在她心中引起近於心神顛倒的波動。所以她雖然嘴上說“不，還沒有”，一方面却衷心願意接受這個邀請。她是眼里噙着感動的淚水，毫無邪心地想接受對方的要求的。那麼，她為什麼說“不，還沒有”呢？

朝子眯了眯眼睛，把原來隔着小桌望着的視線重新定在正記着本子的素子的頭上。

如果徹底追究自己的思想，使她說出“不，還沒有”這句話的已經不是什麼怕傷害素子的感情等等小問題了。是含在這個問題里的某種東西使她吐出這句話的。而且，要是再追究下去，說出這句話的心的深處執拗地活動着一個想肯定這句話的意念。

当两个人走出奥丽加家的板牆时，素子說：

“怎么样，咱們走一会儿吧，不願意？”

她的口吻比早上朝子注意到的时候更体贴人。素子怀着怎样的心情把朝子回答奥丽加的話听进心里去了？她把朝子那句話怎样地当作心上的支柱了？在朝子的腦际陡地掠过不安和疑問，朝子却用温和的口吻答应說：

“那么走到那个紅色的寺院旁边吧。”

涌到朝子心中来的模糊的、却是过去所沒有的意念沉重地压着她，使她自然温柔和緊張了。

剛巧是各种集会散会的时刻，在附近沒有店鋪的晦暗的馬路也显得有活气了。在这样的時候已經很少看見朝着和朝子她們同一个方向回去的行人，許許多多的人从黑暗里越来越清楚地出現輪廓，快步从迎面过来。他們只有走进街灯的光的圈子里时才把形形色色的臉孔清楚地浮現出来，又很快地消失在霧和白色的呼气交織的夜色中。

城牆附近的廣場旁边有一座大剧院。廣場里充滿着剛散了人群的深夜的靜寂。朝子她們順着緩慢的坡路慢慢地朝旅館走去。素子突然說：

“一个作家，要是不能用祖國的言語写东西，那么沒有什么意思了吧？我是这样想。”

素子說的如果只是指語言，朝子在这回談話以前已經头一个向对方提出过這個問題了。当时对方回答說这里有很多懂日語的人，朝子不需要顧慮这些，她只用日語写有关日本的小說就成。

“如果是語言方面的条件，這個問題已經解决了。”

“是把日本的事情用日語写，对么？”

“要不是这样，对我說来没有什么意义了吧？”

素子默然不語。

留在这里用日語写有关日本的小說。在这个观念里存在一种虽是模糊却令朝子不太习惯的东西。这是和为日本讀者写这里的生活是自然不同的了，这一点朝子很快地意識到了。两个人各自站在自己的立場思考着同一个問題，臉上露着深思的神情默然順着飯店的樓梯上樓去了。

三

那句話，是素子怀着怎样的心情特意說出来的呢？这是因为她对文学有理解，所以为了忠实于文学而說出来的么？要不然，說不定这是素子的一种暗示了。素子原来面临实际問題时，曾經一再發揮过非常細致的观察力，暗中表示她的聪明。

但是，朝子从素子臉上的表情得不到任何回答。两个人和过去一样除了有必要以外很少說話，素子也已經从她的苦惱中解脫出来，不再那么刻薄地折磨朝子了。不过，她依然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并不想主动縮短这个距离。她不再在朝子面前夸大其事地办理回国的准备，她只以办事务的态度有时自个兒上街催造裝書的木箱什么的。

有一个晚上她們到某剧院看剧去了。每天容滿的这个剧院今天晚上因为某青年剧团特別公演，連在二楼前排的石阶上也坐滿了观众。从剧院的天花板到一楼的鋪地上都充滿着騒然的气氛，好像大家好不容易在抑压着洋溢到身子外面来的年輕的活力。开幕以后台上的年輕的气息和观众席的年輕的气息从兩方面靠攏来，被卷进同一世界中去，整个剧院充滿着青春的热情

和活力。这个国家的人民原来就热爱戏剧和音乐，但这一个晚上的气氛又和平常不同。那些上了岁数的观众们也自然被卷进这个气氛里去，兴高彩烈地红着脸颊，一面咬着手里的苹果，一面来回浏览四周。

朝子老早就注意今天的公演，买好楼下中间的票。头一个节目是讽刺青年生活的小型喜剧。这个剧在大家一片爆笑和哄笑中演完了。那些坐在二楼前排的青年观众马上学会刚才在剧中演唱的快活的短歌，大家合唱起来了。有些调子复杂的地方还不能唱好，他们就是一片笑声中马虎唱过去。但当唱到最末一节的叠句的时候，刚才那没有把握地跟别人和唱着的声音也像突然清醒了似的充满力量了。

“啊啊，我们青年，
我们青年！”

他们高声齐唱这段歌词。

“啊啊，我们青年！”

朝子放开所有的官感，使自己融进这个歌声和气氛里。她回头望望二楼前排。坐在那里的一群男女青年并不是有意让人看见，他们任憑感情的自然流露，坦白地打着拍子在唱歌。他们是天真烂漫地表示了对于生活的喜悦的，而这个喜悦是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合理地与现实地时时刻刻在创造着的。朝子从他们身上感受到创造者毫无拘束的大方的心地。

和他们比较，朝子的感动是多么复杂，始终离不开某种伤感呀。她那颗一面望着他们一面感动着的心和他们的心之间有着微妙的不同点，这一个晚上朝子愕然地发现了这个问题。原来，每当她看见像这种洋溢精力的情景时有种强烈的欲望闪过她的脑际。她每次都抖着心弦想，啊啊，真想把这个情景如实地让他

們看見呀！她真想把這個喜悅描寫出來告訴他們。他們一定歡喜極了。不過說，這裡說的“他們”指的是在生過朝子的土地上生活着的人們，是渴望着把人家的喜悅作為自己的喜悅的正直的人們。例如說，朝子現在雖然傾听着交織在劇院圓型天花板下的歌聲，但她那由衷的感激並不是代表着她一個人，那些想嘗到喜悅的滋味的、不在這裡的人們的热望在呼喚着朝子的心。每當朝子受到這種感動的瞬間，她就體驗了好像把歷史的明暗和自己的生命一塊兒擁抱在赤裸的胸膛里似的激動。

“啊啊，我們青年，

我們青年！”

坐在二樓前排的青年還在唱着。他們唱的越來越熟練了。

默然靜聽着的朝子不一會突然刷地紅了臉頰，眼里噙着大粒的眼淚。

“怎麼啦？”

挨她坐着的素子問她。朝子却默然搖了搖頭。青年們的歌聲和歡快的情景在她眼前活生生地浮現弟弟保的面貌。保在朝子來到這裡過了十個月左右日子時突然在東京自殺了。這個痛苦的回憶使她在心中響起了無聲的絕叫：我們多麼能夠歌唱這首歌！這個“我們”對朝子說來還是把她也包括在內的生活在遠方的幾千、幾萬的人們了。朝子切身感覺到自己和他們的聯繫。

舞台上接着演出了一場三幕劇。劇情是這樣的：一個叫作瓦洛加的青年因為採取了個人行動，幾乎使乘在同一列車里的全體同志的計劃遭受失敗。他受良心的責備想自殺，但沒有達到目的。不能以自殺來贖罪的他為了賠償那一次的損失執行了某個有生命危險的重要任務。作家認真地描寫了這個青年成長的過程。時代背景取於葛法捷耶夫寫了這個劇本的十幾年前。

扮演瓦洛加的青年演員成功地表現了不能識別問題重要性的青年的悔恨和年輕的心理活動。他本是怀着善意的俠氣幫助了一個姑娘，這件事却後來發展成為帶有政治性糾紛的起因。觀眾們把這個內容當作自己的問題接受下來，一面加以批評一面緊張地戰栗着心。這裡的青年們閱讀小說的時候也是這樣的，他們常以這種認真、樸素的態度看劇。

在第二次休息的時候，朝子她們也離開坐位，參加了在劇院大穿廳里圍成圓圈的人們里。今天晚上超過定額的觀眾都散到走廊上來了。

種在盆里的棕櫚樹樹陰下有一所售三明治和茶水的販賣店。前面黑壓壓地擠滿了人。無數的腳在不斷地擦着地板，和熱鬧的說笑聲一塊兒融進蒙蒙的紙煙煙霧里。朝子成了這些圍成圓圈的人們之間的一個，一步一步邁着步，她覺得這樣一面思索剛才那出劇的印象，一面自己的思路也像這樣一步一步邁着步似的。在她心中反復涌出了那個歌詞：

“啊啊，我們多嚙能夠歌唱這首歌！”

同時，就在這個夜晚，朝子清楚地感到：如果自己寫小說，主要還是寫熱望着歌唱的“我們”的生活。

在這裡，可以找到翻譯“源氏物語”^①的教授，也有多數能閱讀日文報紙的外國語言系學生。可是，朝子連在像這種和這些觀眾們打成一片歡喜着的時候，在心的一隅渴望着描寫我們——今天日本人民——的生活。他們是那麼渴望着這種喜悅（這一點朝子切身感覺到）並且為了獲得這種喜悅而活躍着呢。

散場以後，朝子好不容易從脫衣室附近的混雜里脫了身，一

① 日本平安朝時代的杰出的小說。

面扣着大衣的扣子，一面用明朗的眼光瞥看素子。用这种眼光看素子，这是自从前几天那个人叫她去谈话以来头一次。现在的朝子真想小声告诉素子说：我有一件高兴的事。原来，朝子在自己也不知道的时候使问题的焦点翻个大跟斗，她不是抽象地决定要不要留在这里的问题，而是直接考虑到工作的内容了。如果留在这里也有可能让她朝愿意发展的方向发展，她想留下来也未尝不可以。

这个都市里从地球各个地方集中了这么多的人。在这里听见的有些地方语言连整个国家说来也稀闻的，当来到一年中开会最多的春秋两季时，高尔基街就变成了形形色色的民族风俗展览会了。有些人身穿和日本粗条花样和服一模一样的大衣，衣襟被还没有完全变成夏天的、五月的风吹着翻了起来，从腰间垂下越往下越宽大的带子。这些人虽然同样从南方来，但和脚踏慄悍的长统皮靴，在潇洒的宽边短上衣腰间饰佩短剑的高加索人是无论语言或是习惯都是不同的。也有像约翰·律德那样从美国来的，把他的半生历史记在这个国家的历史的一页里，成为在这里的城墙里有自己的坟墓的人。中国姑娘们剪短了的丰富的黑髮从花条子鸭舌帽下散到肩膀上摇动着。

最近有一群从德国来的工人住在朝子她们的旅馆里。因为在这个都市里新建了一所钟表厂，他们是陪着机器来的。这些全都是男子汉，一到夜晚使用自己的国家的语言唱着歌。他们合唱那个国家的年轻人爱唱的歌曲，歌声每夜传到朝子她们住的房间里来。这些歌曲的调子，是朝子她们也可以用她们自己的语言配唱的。工人里面有一个叫汉斯的克伦出身的机械工，不知在什么时候和素子认识了，有时串她们的房间玩。这时，聳立在十字路口的大银行和机关的屋顶三角牆上贴出了标语，告

訴市民这个机关要进行整風了。

朝子时时刻刻感觉到这个都市的这种生活方式，在停下翻阅辞典的工作时便思索自己今后的工作問題。

“啊啊，我們多嚙能够歌唱这首歌！”

这个歌詞始終帶着新鮮的气息响在朝子的耳边。朝子的心在这个歌詞上画着大圓圈緩慢地旋轉着，漸漸地下降，当这个圓圈靜止了的时候，在那里清楚地橫躺着保的死和自己对待这件事的憐惜、悲憤的情感。現在的朝子已經理解到如果把保的死視作“想歌唱的我們”的一面鏡子，那可說是鏡子的另一面。要是把它拟作历史的雕刻，保所走过的道路是那些陽文花背面凹进去的地方，这个凹进去的地方的深度和輪廓表現着厚厚雕在它表面的生活的浮世繪。朝子用她的心画出的那个圓圈逐漸变小，逐漸接近陽文花，想摸索上面的花样。可是，每次映进朝子的心里的不过是陽文花的平面圖罢了。她是能看見花样的全部圖面的。她清楚地看見花样就在眼前。可是，她却沒有看見在圖案里用自己的身子画出来的綫条。

朝子重新睜开探索的目光，專心分析自己的心。素子和她一塊兒吃飯的时候，或是正跟別人談話的素子偶然把視綫碰她的視綫时，素子常常注意到在朝子的一对眼睛里浮着沉沒在自己的心思里的、好像想質問自己似的真摯而專心的表情。这样的时候在她这对眼睛里根本沒有素子的影子，也沒有劝朝子留下来的那个人的影子。

朝子也常常并不告明去向，飄然走出房間，在外閑溜好几个鐘头不回来。她回来时在头髮上和大衣上都帶着戶外寒冷的空气。

两个人的感情有了微妙的变化，現在素子的眼睛經常率直

地流露担心的目光注視照例穿上那件藍色毛衣、低头沉思着进进出出的朝子的身子了。最近的朝子帶着一種被什麼事情奪去了心的人所常有的、心不在焉的順馴和溫和的態度。素子有時懷着衷心的憂慮警告她：

“你可別糊里糊塗給公共汽車壓了。”

“不要緊！”

朝子笑着回答說。可是，她那笑臉却深深留在素子的眼簾，不知為什麼使素子放心不下，一直等她平安回來為止。

朝子不受任何人的妨礙自由自在地在這個大都市的兩條樹林蔭道、河岸和森林里散步，在心里徹底檢查了這三年來成長了的自己，有時也檢查未來到這里以前的自己的生活的。她站在有了能留在这里生活的可能的基礎上，回顧周遭。自己能被這個都市接受，這個喜悅震撼了她的整個心，而正因為這樣她得執拗檢查自己是否真正適合這個要求，又檢查作為一個作家有沒有能肯定的成績等等問題。朝子不願意當客人或是當什麼寄生蟲在這個熱愛着的都市里，因為她太清楚地知道這個都市的動態，同時她也愛着自己的工作。

有一個晚上，她熄燈以後許久沒有睡覺，沉沒在自己的心思里。沒有窗簾的大窗隔着兩層玻璃映出對面報社大廈的屋頂。從朝子躺着的床上也可以看見正面的霓虹燈光朦朧朧染紅着夜空。屋里的傢俱浴着從外面來的模糊的光，黑黝黝地蹲坐着。

三年前，在她們兩個人剛到達這里的夜晚，朝子也像這樣從這個沒有窗簾的大玻璃窗許久望着外面。那時候，這座報社大廈巨大的圓型玻璃屋頂還是廢墟，雪花紛紛地飄舞着，消失在它的裂口和像骸骨似的鐵骨之間。這種風景在白天看見更加令人感到寂寞。

如今躺在同一个房间里，朝子怀着说不出的感慨倾听从城牆的塔上傳来的打鐘声。朝子这几天来徹底把自己檢查了一番，清楚地認識到如果要写真正希望在这里写的东西，自己对所需要的日本的生活知道得太少了。她同时高兴地想：能發見这一点等于說明自己在这里的生活中已經成長了不少。不过，所謂成長始終都是她在这里归为已有的东西的整个成長的一部分罢了，現在的朝子知道的所謂日本还是三年前自己度过的生活的映像而已。就是流在那个生活中的潮流使她的兄弟保結束了短短的生命，并把朝子送到这里来的。而那个生活，大部分都是屬於孤独，平穩的中流生活，她是处身于沒有直接接触核心的圈外部分的。現在朝子迫切想写的并不是这种生活。她想写的倒是更痛苦地呼吸着、热情地渴望着歌唱那首歌的心的經歷。她想写出織成人类历史的一部分却具有完成独特的相貌的叫作日本的国家独特的歌曲。为了写出这首歌曲朝子應該采取怎样的行动才对呢？作为最富有誠意的行动她應該作什么呢？

种种情感油然而生，朝子激动得終於在床上坐了起来。朝子應該采取的一切行动，那是归去！不是这样么？孕育着自己的悲哀的地方，等着自己挫折的地方，應該一直地回到那个地方，老老实实体驗这些悲哀和挫折才对吧？热爱这里的生活的一颗心同时應該热爱这些悲哀和挫折才对吧？如果自己有所成長，知道了这个价值就是意味着成長了吧。朝子感觉到謙遜的、却是渾身打哆嗦似的对生活的热爱，悲喜交織不禁落下泪来。現在归去，对朝子說来这是意味着生活的再出發。从这里再次出發！作了这个出發点的三年的岁月，里面还包含着可爱的兄弟的生命的三年！如果你有叫我留在这里的好意，你一定能理解今后不断地活躍着、但却依然热爱着这个生活，設法給予它价值

的我的誠意了吧。

这一个晚上，朝子似乎通宵沒有合眼。第二天早上，在这个北部的都市里降了初雪。薄薄地积在窗对面建筑屋頂上的雪反射着朝子她們的房間，使淺藍色的房間里充滿透明、清淨的光亮，好像比往日更寬敞了似的。当喝完早茶的时候，朝子以安靜的声調說：

“我決定回国了。”

素子想說些什么話，微开了嘴；可是，並沒有变成声音。朝子終于不能保持平靜的心，她站起来走近窗口，凝視着在早晨微微的騷动中閃爍着白光的層層叠叠的屋頂。

伸 子

1

伸子脸背着半开的窗户，反背着手扶着窗台，站在那里观望
着室内的情景。

屋子当中放着一张大长方桌。吊灯照着胡乱堆在桌上的文件——用紫油墨打印出来的字迹模糊、钉得很粗糙的厚账本和别在角上的迴旋针在闪着亮光的记录文件——照着对坐在桌子的两面、集中精神核对着数字的两个男人，他们的影子清晰地落在灰色的地毯上。

把整个屋子照亮了的灯光单调得很。两个人的工作，也是同样单调而无聊。那位身穿手工织的毛絨料子的西服、脸色微黑的瘦子左手托着账本，一边翻着一边看，一个劲兒念着位数很多的数字。伸子的父亲佐佐坐在对面的椅子边兒上，手里拿着一支蓝铅笔，注神地在数字上打记号。他穿着一件颜色素净的条纹便服，领子是另外一种颜色的。他埋头在这忙碌的机械的工作中，已经半个多钟头了，这和他那洒落的服装很不相称。

旁观的伸子，并不了解工作的内容，也不了解为什么必须现在做这个工作。她很知趣地退在窗边观看，因为从小的习惯，在父亲忙碌的时候决不前去打扰。可是，她也渐渐地被吸引到他们的工作气氛里去了。听着那不高也不低的平淡的声音很快地

念着：“二八七点兒二六〇；五九三〇三点兒四二七，……”

好象紡錘在不断地嗚嗚响。随着这声音，佐佐手里的蓝鉛笔，刷刷刷刷地动得很敏捷，几乎象自动的机器。从这动作中产生出一种独特的韵律。要是在旁目不轉睛地看着，这种象机器一样的有規律的动作就給人一种坚决有力、同时又是精力充沛的、类似兴奋的感觉。

当他們一口气对完了两本大賬本，稍稍緩一下气，把第三本薄薄的文件也念完了以后，佐佐好象放下了重担似的点了点头，将椅子望后一推。

“唉呀！辛苦你了。”

周围出現了一种紧张之后的緩和气氛，連伸子也不知不觉地松了一口气，立刻感到外界的杂音大量地从自己背后涌了进来。这正是吃过晚飯，外面行人最多的时候。他們在五楼，下面面临着百老汇大街。川流不息、数不胜数的行人的脚步声、談話声、笑声，融混在一起，变成了一种嘈杂模糊的浓厚气体传到楼上来。透过都会那一直响彻到夜空中的乱哄哄的声音，可以听到“嗷嗷嗷嗷”的汽車喇叭声。还时常听到电杆底下卖晚报的孩子高喊：“看报啊！看报！”——那位穿毛絨料子西服的男人麻俐快地将文件整理好，收在自己的黄皮包里；然后和佐佐說了几句話，远远地对伸子招呼了一下，就很神气的样子匆匆忙忙走出去了。佐佐把他一直送到門口。

送客回来，他挺有滋味地裹了一口雪茄烟說：“好啦——咱們該慢慢地去了吧？”

伸子一边离开了窗口，坐到旁边的长沙发上，一边問道：“真打算去嗎？”

“为什么不？你不是也去嗎？我是这样答应人家的呀！”

“我，我不想去啦！”

“为什么？”

“我累了，况且……怕未必有什么意思。”

“唔……”佐佐沉默了一会兒，望着自己吐出来的烟，慢条斯理地说：“衣服也不用换，去吧！去还是值得去的。要不趁着我在这兒的时候，尽可能地多認識些人，将来万一遇到什么事，一个人会感到困难的。”

今天晚上，她和父亲两人应邀去参加日本学生俱乐部举办的一个类似茶話会的集会。原来他們接到的請柬，說是要以最近从祖国来的某文学博士为中心，来开个不拘形式的座談会，可是伸子一点也不感到兴趣。她自己也是个新到紐約的旅客，午后又独自到不熟識的商业区去买了一趟东西回来，已經精神疲倦了。再要彬彬有礼地在很多人中間待到夜晚，她有些厌烦。可是精神飽滿的佐佐，对伸子这种退縮的想头，差不多总是不贊成的。他的健旺使人看不出来是个将近六十岁的老人，老带着伸子到处跑。很显然，他蓄意要在自己逗留的期間，讓她熟悉一下地方，也多認識些人。他是为了公司的事情来到这个都市的，仅能逗留三个月。他預定好自己回去就讓伸子一个人留在这里。她呢，在旅行期間父亲所去的地方，她虽不喜欢去，差不多也都跟着去了。从市政厅起，直到某大銀行的空气不流通的悶热屋子她都去过——在那里，人們被鉄絲网圈着，埋在金币山中，用沒有血色的指头数着錢币。人地生疏，同时又毫无目的的伸子，若不是这样跟着跑，在漫长的日子里，自己就会象閑着的棋子兒似的被扔着，一定要无聊苦悶的。

現在她的确不想去，可是想到父亲出去之后，自己孤零零关在旅館里一直要等到十二点鐘左右，倒覺得跟了去也就算不得

太可怕的差使了。

在伸子搖晃着腿磨磨蹭蹭的時候，佐佐早已經邁着精力充沛的人的矯健的腳步，也不管她，徑自回寢室去了。不一會兒，敞開着的房門里傳出來嘩啦嘩啦的放水聲，把頭髮刷子放下去的輕脆的聲音。從窗口傳進來的是不夜之城通宵不寐的喧囂，射進來的是對街樓頂上霓虹燈廣告忙忙叨叨的旋明旋滅。從窗口望去，看得見一部分黑夜的天空，反映着下界的燈火，蒙蒙帶有霧氣。

伸子心里忽然涌起了小孩似的急躁情緒來。

“把我扔在這兒，可就糟了。”

她急忙從椅子上站起身來，向父親那兒跑去。這時候佐佐已經梳好頭髮，站在屋子當中正穿着上衣的一只袖子。她看到父親在穿衣服，就慌慌張張地說：“請等我一下好嗎？我還是去吧！”

伸子快步走到鏡子前面。

佐佐看了一下表說：“可沒有時間再磨磨蹭蹭了啊！”

“一會兒就得，五分鐘！”

伸子很快地理了一下頭髮，戴上了一頂咖啡色的小圓帽子。

2

過的胡同口越多，行人越少，街上冷清起來了。

父女倆沿着陰沉沉地放下了百葉窗子的大櫥窗，向左拐了彎。從大街一進胡同，就頓覺黑暗，走在慢坡兒的人行道上，連腳底下也看不大清楚。前邊隔一條大街就是哈德遜河，夜曉河上的冷尖風一陣陣地直吹過來。可以看見在河邊公園落了叶子

的树丛中，煤气灯朦朧地放着蒼白发冷的光亮。

伸子因为寒冷和在这凄凉的地方迷失了方向而胆怯起来，感到异样的紧张，不自觉地抓住了父亲的胳膊說：“可真黑啊！您弄得清楚怎么走嗎？”

佐佐一面咯噔咯噔地踏着脚步走，一面不断地注意着右边的人家，用多少和平素有些不同的沉重声調回答說：“还在前边一点吧？可是每幢房子都是一个样式，真叫人不好找！添几盞路灯多好！……”

左右排列着几十幢完全相同的房屋，都有着低矮的鉄柵栏、三四級台阶和一个窄小的街門。便道上稀疏的路灯，灯光投射不到这些稍微縮进去的簡朴的街門。他們漸漸地感到凄凉起来，一边往前走着，几乎在每一家的黑暗門口都去探視一下。正感到膩煩的时候，看到一个漏出明亮灯光的半月形窗戶，从窗幔的縫隙間可以看到站着的男人影子在里面閃动，还可以听到字眼不清晰的說話声音。

伸子拉了一下父亲的胳膊說：“准是这里了！”

佐佐看了看房子周围，走上台阶，按了一下电鈴，短促而沒有余音的鈴声立刻在門里面响了。伸子引起了一种期待和好奇的心情。因为在黑暗的胡同里，她正被一种莫名其妙的不安所袭击，所以她觉得在这扇鑲有玻璃的古老板門里面，似乎会有一些溫暖和愉快。一会儿，玻璃上映出了人影，橡木的街門意外順溜地向里面开开了。开門的男人看到他們，就将門开得更大大些，用郑重其事的口气向他們寒暄道：“欢迎，欢迎。請到里边吧！”

佐佐一进穿厅就脫起大衣来。伸子四下扫了一眼。右边靠牆放着带鏡子的高大衣帽架，在左边摆着一张浮雕着厚厚的葡

葡叶花紋的长椅，面对通往二楼的不大陡的楼梯。那一头是间敞开着的大厅，遮着一副厚幔。大厅里传出来尽是男人的粗嗓門的談話声。四下都是結实的咖啡色橡木圓柱和板壁，在灯光下閃閃发亮，給了伸子一种愉快印象。她感到在周围瀰漫着一种新鮮的气味。擦家具油的气味，香烟，羊毛和另一种乾燥皮制品发出来似的气息，融成一片，好象是只有男人住着的地方的气味。

刚才开門的男人帮助佐佐脱了外衣說：“那么，請到这边坐吧！女客也来了不少了……”

伸子微施一礼，这才看清楚那个男人的脸。他穿着簡旧的、朴素的黑西服，矮矮的白領，系着黑領带。阴沉的面孔，有着丰满的太下巴頰。伸子一边上着楼梯，一边問道：“安川小姐来了嗎？”

看去約有三十五六岁的这个男人，用他那大概是天生的低嗓門回答道：“来了。”

楼梯上头，一个房間半开着門，里边妇女們在談話。

“安川小姐！”他大声說，“佐佐小姐来了。”

屋里的談話声頓时靜了下来。

“唉呀！是嗎？”

随着声音，門口出現了微弯着腰大步迈来的安川。領伸子上楼的男人下楼去了。安川咲子是伸子以前在专科学校讀了一个短时期書的那个時候所認識的一位高班学生。誰都知道她是个非常用功的、成績优良的学生。伸子虽只和她談过一两次話，但在这里，来自海洋彼岸的朋友也就算她了。安川是大約一年前才开始在C大学专门学习教育心理学的。

安川很新奇地拿眼睛来打量着伸子，說：“听說你要来，可是

我一直沒出門，一點兒也不知道。你真來了——几時到這里的？”

“來了差不多三個星期了。”

安川還是和同學時代一樣，一點兒也沒有改變——幾乎使伸子吃驚地沒有改變，用還是以前那樣爽快明朗的口吻問道：“聽說你是和你父親一起來的？”

“是呀。我就是個隨身荷包兒嘛。”

在這些女子面前，伸子感到自己簡直是被她們當作沒有成年的人看待。

“父親今晚也來了，在樓下哪！”

“是嗎？那好。現在住哪兒？”

“勃廉特旅館。”

“啊！那兒啊，以前我也去過哩。我給你介紹介紹吧！這位是高崎小姐——高師畢業，現在研究家政學。這位是名取小姐，專攻音樂——”

伸子周到地向每個人鞠了個躬。

經過一番寒暄和簡短的应答之後，她感到一種說不出是失望還是意外的、渺茫寂寞的心情。在坐的人沒有一個是一見就能找到可親近的地方的人。她們每個人所學的专业不同，容貌也不同；然而個個都顯得挺精幹的樣子，物質上精神上都很忙，給人一種老有什麼東西在追趕着似的、毫無余暇的感覺。這和她們的朴素打扮形成了她們的本色，沒有一個例外的。伸子脫下大衣，放在旁邊的椅子上。

不久，又接上打斷了的話頭，談起學校的生活，留學生的新聞來了。有人親切地同伸子攀談。她很和藹地一一回答。可是，心里却異常地陰郁起來。充滿了這間屋子的生活的狹隘而毫不舒暢的氣氛，不知怎地使伸子覺得拘束，難于投合。她對於這種

海外留學生的境遇感到恐怖，特地來到了這個新的自然環境、新的生活里，却什麼都不聞不問，朋友們聚到一起來，也只能談談學業、課程、事兒忙，或是一點也引不起第三者興趣的評論他人的話。

伸子走到樓下大廳以後，還沒有能擺脫這種被束縛着的感覺。

佐佐高高兴兴地坐在大廳牆邊的扶手椅子上，一個勁兒地說着話。

方才領她上樓的那個男人，靠在離門不遠的布幔旁邊的柱子上，交抱着兩隻胳膊，和另一個坐在椅子上的男人談着話。坐在椅子上的那人的膝蓋上，抱着一隻蜷着身子的黑白花小貓，和周圍的環境極不相稱。這個人一邊撫摸着貓背，一邊無拘無束地在談話。一片家庭風味的情景，使伸子感到心情愉快。伸子想向鄰坐的一個來晚了的、用熱情悅耳的聲音說話的、姓中西的人打聽那個男人的姓名。

剛要問，方才那個男子呆板地走了過來，肌肉發達的高大身體站到了伸子前面的桌子旁邊。他在桌邊上做了個象要擲土似的手勢，用很低的声音象致開會詞似地說起話來：“諸位晚安——”

周圍的幾個人都把臉掉過來朝着說話的人這邊。整個大廳里嘈雜的聲音靜了下來。有人在肅靜的拼花地板上蹭了蹭椅子。——還有人輕輕咳嗽的聲音。

這個人眼睛向下看着，說了幾句感謝這麼多人來參加這個會的老一套的話，以及歡迎和介紹松田博士的話，然後又坐下來。松田博士是一位相貌顯得很誠懇的中年人。他站起身來，用尋常的談話語調，開始講起話來，話題是從藝術的乡土性上來看

美国的繪画。

他用略带沙哑的平板声音，講得平淡无奇。伸子听了不久就觉得空洞乏味。她一边听，一边就打量起坐在对面那一排的男人們的相貌来。因为差不多所有的男人都扭头向着站在大厅右边的博士那边，伸子这里只看到許多人的左半边脸，有的是血色很好、眼皮浮肿的庸俗的脸，有的长得皮肤发黑，粗眉大眼，看来或許还有口臭；还有的从脸颊到嘴角很瘦削，有着光溜溜的皮肤，好象是个粘液質的人。每个人随便一种腿的摆法，坐的姿势，都好象显露了內在性格的一部分，伸子感到这倒有个看头。其中有一个青年，从正面看他的脸，輪廓清楚，显得挺伶俐的样子，可是从側面看的时候，就完全暴露出他的愚笨、迟钝，显得軟弱无能。——伸子忽然对素日不大看得到的自己的側脸感到有些不放心起来。一个挨一个地看下去，輪到了和她斜对面的刚才那个不知姓名和职业的男人。

他深深地坐在椅子上，看来是他的习惯，两只胳膊紧紧交抱在胸前，稍低着头。伸子不讓对方觉察地看了他一眼，心灵深处感到有些迷惑。他那側脸上，有一种以往遇到过的哪一个男人都沒有的东西。別的任何男子都使人觉得面容和身体是由同一个力量的密度——換句話說，就是由胸部的同一血肉来統一构成的；而唯独这个男人，肩膀寬寬的，象个北国人的体格，却和肩膀上头的面容有一种怪不对头的地方。从脚下一个劲兒地往上看去，一到脸上，頓时感到有一种使人眼花缭乱的、复杂的東西——純朴，富于伤感，心情不能暢达于外、反而向內的錯綜印象，形成阴影，瀰漫在下唇闭得紧紧的苍白的側脸上。

伸子又看了他一两次，这个阴郁的側脸激起了她的好奇心。在他脸上的，絕不是許多人都有的那种躊躇滿志的男人的快活

表情，也不是丈夫气，而是一种阴气沉沉的东西——近乎忧郁。是这样一种东西：使人每次看到，就激动人的心情，非常想知道这阴影究竟是从哪儿来的，究竟是什么东西。

松田博士的讲话完了。

周围人们的谈话不象以前那样紧张了。走廊的门开了，端进一些冰淇淋和糖果点心来。于是那个伸子对他抱有好奇心的男人又站了起来。他提议：今天也有新来的朋友，大家挨个儿来一下自我介绍好不好。伸子最讨厌这种事情，不自觉地好象求救似的看了离自己很远的父亲一眼。这个建议好象使父亲非常愉快，他在折叠着皱纹的眼角上流露出和蔼的微笑，心曠神怡地坐在那里。

“那么——有句古话：‘请自隗始’，很冒昧，就从我这里开始吧！”

据他说，他叫佃一郎，在C大学专门学习比较语言学，研究古代的印度伊朗语，故乡在里日本^①，研究的余暇在基督教男青年会帮助做些事情。

“我能做到的事情，我一定尽量地帮忙，请不用客气地吩咐我。”——他这样结束了他的话。

伸子想：古代语的研究和非常讲求实利的青年会的工作，在心情上有什么样的必然联系呢？她心中有些怀疑。可是他的研究专科却给予她一种茫然的满意。她好象觉得他脸上的表现和他所研究的课程之间在性格上是有一种联系的。

后来站起来的人差不多都是专攻政治、经济、社会学、法律等的。抱猫的那个人姓泽田，是研究植物学的。女人们也都一

^① 里日本指日本岛上朝向日本海的地方。

一簡短地叙述了自己的希望和目的。伸子由于害羞，很矧直地只說了一句：“我叫佐佐伸子，請多关照。”就坐下了。在这些人面前怎么也沒有勇气來說出自己的理想：希望广泛而深入地体驗生活，要在这一生当中写出哪怕是一部优秀小說来。

父女俩回到旅館，已将近十二点鐘了。

伸子穿着浴衣，在玩弄着午間买回来的精致的銀質封火漆用具——那时候正是欧洲大战的第五年，每天到处不是紅十字会就是为了慰問战地的慈善市場。伸子在其中的一个地方买到了这个古色古香的用具。換好睡衣的佐佐走过来說：“你記好，明天早晨九点鐘，佃君到这里来。”

“佃先生？——今天晚上的那个？”

“嗯——我惦记着南波托我打听他侄兒的消息的事情，自己一个人可办不了，想讓他帮我个忙。”佐佐大略說了一下。“他在这里似乎住得相当久了，一定能給我找个綫索出来。也許意外地会有人說：‘啊，我知道那个人！’說不定会有这样的事。……在这人山人海的地方，想找一个多年不知去向的人，怎么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啊！”——接着他又說：“你也快去休息吧！”

他麻俐快地上了床，好象活动之后想要舒舒服服地睡一下似的。

3

第二天早晨，伸子照常睡醒过来，恢复了精神，心情舒暢。寢室的窗帘还挡着。暗暗的房里，从窗帘縫隙中閃进一縷阳光，象細金綫在顫动，射到梳妆台上的粉缸上，象是一个点着火的小火把似的閃閃发光。

伸子閑靜地掀开被子，坐了起来，探过脖子去望那边的床上。父亲看来是先起来了，床是空的。

伸子看了看枕边的表。已經九点半了。她忽然想起昨天晚上定的约会。……

她披着便服，打开了窗戶。今天也是晴天。空中似乎稍有些霧，朝阳温暖地照耀着十月下旬的街道和房子。伸子并不特别紧张，洗了脸，梳好头，换上了衣服。她和昨天晚上一样，穿着配有白綢領子的、素淨的藏青色衣服，下楼到大厅里去了。

早晨的大厅很清静，大理石的圓柱和花盆里的热带植物，佇立在一尘不染的空气之中。

伸子四下里望了望人影稀疏的大厅。父亲和佃坐在靠近食堂門口的长沙发談着話。她一直地走过去。

“呀！起来了！”父亲說。

她向父亲道了早安，然后轉向給她拉过椅子来的佃說：“昨天晚上打扰您了！”

“是我打扰了您。累了吧！”

佐佐一会儿就和佃回到刚才談着的話上。他們決定在日文报纸上刊登寻找南波武二的广告，由佃去調查市內旅店的住客登記簿等等。

伸子一边从旁听着他們的談話，一边感到佃来到这儿，脸上和声音里也还带着她昨天晚上看在眼里的气氛。并且这样和佃面对着面地坐着，感到他有着一种吸引她那泛漫的情感、集中到一个地方去的力量。这种力量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很明显地并不是他外表上的东西，他的服装，在早晨的鮮明阳光中，也不比昨天晚上显得漂亮，也并不講究，勿宁还是寒俭的。就是容貌吧，那不仅离着美男子的范畴很远，比在灯光反映下所見，还更加阴郁。

虽然如此，不知怎地他确有一种引起伸子好奇心的地方。……

話談到一个段落，佐佐邀佃說：“我們一起去喝杯茶怎么样！——說实在的，我們也正要去吃早点呢。”

佃虽推辞了一番，也就一桌坐了下来。伸子听他講了一些从日本到此地来的工人淪落为流浪者的經過情况和一个好賭博的男人的事情。佃并不健談，他的性格不是那种自己能展开話題的人。不久，他說因为到了上教室的时间，就中途离座回去了。

佐佐要在十一点鐘以前上街去，伸子和他一同走出旅館，到地下电車的車站。在那兒分手之后，她自己一个人徒步去看了美术馆。

星期六和星期天以外的日子，館内很肅靜。右边头一間屋子，蒐集的尽是罗丹^①的作品。倫勃朗^②的《手拿鮮花的女人》前面，有一个好象意大利人的男子，在临摹着这张画。他象个美术家似的穿着罩衣，躬着背，很热心地較量着原画和自己的画面，細心地想尽力画出神秘的原画那种杰出的色彩，可是在伸子的眼里，他的画布上除了丑陋之外就沒有別的了。有一个地方，有个中年女子，仔細地在临摹一张画，画的是一个阿拉伯人掄着枪，騎在跳跃的黑馬上，临摹得竟象石印画那么清楚，許是要用它做杂志的封面。伸子在樓下的餐室里吃了一頓简单的午飯，到处繞了一会。

已經想回去了的时候她忽然想到一件事，又一次回到樓上，胡找了好一陣子，最后問了看管人，才走进了一間沒有人影的陈列室。那是一間陈列着古代波斯艺术品和手抄本等的陈列

① 罗丹(1840—1917)是法国雕刻家。

② 倫勃朗(1606—1669)是荷兰画家。

室。

这以前，伸子一直認為她向来喜好的这些美术品——蔓草花紋的精工銀器，地毯，配色絕美的藍黑彩釉陶器——都是土耳其系統的，現在才知道原来都是伊朗人的制作，使她感到驚訝。她对于正对着門口的巨大的牆上挂着的琉璃画砖，尤其感到怀恋和兴趣。那是一幅貴人行乐图，画着春天花朵盛开，青年貴族的男女在树下談心，从后边走来一个侍女，手托着酒瓶，衣襟被春风吹拂着，是这么一副快乐情景的构图。玉女的丰頤面貌，輕淡的画眉，肩上搭的披巾，和所謂天平时代^①的风格完全一样。不仅如此，并且滿幅盛开的美丽花朵的形状以至树木和飞鳥的形态，花鳥树木上的一些丰富彩釉，黃、藍、綠、紫，看起来挺眼熟的配色，直使人回想起宁乐朝^②的美术。

伸子感到渾身热起来。心里一連串地掠过：波斯、中国、日本。——可是要当下找出这三者之間的正当联系来，伸子的东洋美术史实在太貧乏了。

她眼睛里带着迷惑和好奇的神情，还看了好几个玻璃閣子里展开着的画軸，画的是头上纏着头巾，大脑袋，眼睛特別大的国王，或是坐着轎子，或是在打猎。空白的地方有文字，好象是记录。可是这些象花紋似的朱紅描金文字，如果没有画，伸子連哪里是上，哪里是下，都分不出来。她一边嘎登嘎登地走下了美术馆的多級台阶，一边在惊疑着：佻念的真是那样的文字嗎？

星期六，伸子和父亲从早晨就去拜訪住在郊外的朋友。

三点过后回到了市內，可是佐佐說他还有事去商业区，要到

①② 天平时代(729—749)是奈良朝最繁榮的时期，也是日本美术史上最灿烂
的时期。宁乐朝(710—784)，也叫奈良朝，当时日本的首都在奈良。

晚才能回来，所以伸子一个人先回旅館了。刚往电梯走去，后边有人叫她名字，回头一看，长得挺机灵的雀斑脸兒侍者跑过来，口齿清楚地报告道：“有客人来了，刚来，在那边等着哪！”

伸子心想：是誰呢？她折回大厅去，一看是佃，他和昨天早晨一样坐在靠近食堂門口的角落里。她馬上就猜到他的来意。他象是認定了自己的坐位，地方都不改，使伸子不覺地感到他很誠实。伸子輕松地向他寒暄道：“您好——父亲还没回来呢，是我能知道的事嗎？”

伸子和他面对面地坐下。

“昨天托我登广告的事情办好了，我来交上这收条——”

“噢！真是太感謝了。”

伸子看了看递过来的收条就放在手提包里了。佃一边凝視着她的手，一边說：“还有那——密尔斯旅館——就是所說的那个市營旅館，今天早晨我也到那兒去过了，可是在最近的登記簿上沒找到那个名字……讓他們拿出最近三个月的登記簿来，都詳細地看过了，可是……”

“噢呀！不用这样忙的，一下子都給办好了。”伸子惊异他为什么有那么多時間。“我父亲是那个急性子，求您的时候赶忙求了您一大堆，您只在有工夫的时候慢慢地去办就行啦。”

“不要紧，没什么。昨天下午是完全沒有事情的日子——那么令尊回来，請您告訴他广告大概在明后天的报纸上就可以登出来了。——密尔斯那方面，两三天之內再去看看。也稍微有一点头緒了……”

“請您瞧着办吧。”

——可是，不知怎地，她却沒有就此站起来說声再見的意思。——佃也好象不忙，看样子也不象要去拿旁边小桌上放着

的帽子和手套。于是伸子笑着說：“你所研究的伊朗語——簡直是不好懂的东西。昨天我到都会美术馆去了，也望了一眼，可是哪是头，哪是尾，我簡直一点也分不出来。”

佃也搖着头笑了。那笑容好象是平靜的湖面上展开的細波紋。他問道：“你看了哪一種？是卷軸的嗎？还是拓片的？”

“是放在玻璃閣子裏的卷軸——是帶畫的——波斯人現在也用着那樣的文字嗎？”

“——字呢，大概沒有很大的不同。語言方面是自古以來有着很大的變化的——最古的時候，連字都不是那樣的，用的是楔形文字——”

伸子很感興趣地看了看佃的臉。

“用那種文學，寫的是什麼呀？盡是些記錄呀什麼的吧？”

“不。”佃堅決地否定了。“也有很多史詩和故事。——可是在最古的楔形文字時代，刻在岩石上的只是一些國王征服了其他民族的短小記錄一類東西——”

他們的談話越深入，伸子的話也就說得越隨便了，口氣也越來越直率了。

“隨着字的逐漸複雜和增加，就會寫出種種故事來。——哪種故事多呢……表現着哪種性質呢？在寫的東西里——”

“這……”佃默想了一會，也不痛痛快快地講，使伸子等得有點急了才說：“——從大體上來說，我想是悲觀的吧！”

“是對人類的悲觀呢？——還是對當世的境遇感到不平呢？”

“那個民族自古就受到各民族的侵略，我想在政治上苦惱是最大的原因吧！”

“……………”

伸子問他的專業在學術上有怎樣的價值，研究所追求的是

怎样个目标等等。她觉得比较语言学是有点意思的。所以使她感兴趣的是它和民族心理、社会组织、文化盛衰有着要分离也分离不开的密切关系，乃是一个有生命的综合研究部门。他好象决没有嫌麻烦的样子，亲切地解答伸子提出的问题，可是不知什么地方总有点不够详尽。他又拿出一个小本子来，写出现代文字的样子给她看。

他们谈了将近两小时。后来他说他要去探望一个病人，就站了起来。

“——是日本人吗？”

“是的！已经好久了，因为我每星期去探望他一次，大概在等着我了。”

伸子在报纸上看到：这时期正流行着一种几乎泛滥全世界的恶性感冒，纽约市内每天都有很多患者引起了脑或心脏的病变而死亡。甚至还有德国潜水艇到合众国沿海来撒布细菌的话。

她笑着对他说：“你去看望病人虽然很好，可是自己别把病带了回来。”

于是他意外地一本正经地说：“我大概不要紧吧！因为三四个星期之前我就注射了各种预防针。”

“唉呀！为什么？”

“基督教男青年会要我去法国，都做好了准备的时候，要我注射的。伤寒病和猩红热的。——所以不会传染给我。”他一边沉重地讲话，一边从桌上拿了象个老学究戴的旧式圆礼帽。“并且，那种病是随着自己的心情而不同的。”

伸子想要问问他为什么想到战地去的。他也没对伸子作任何说明，很有礼貌地寒暄了一下，就迈着重重的脚步，消失在人群之中了。

伸子回到屋里。

在紧闭着门窗的屋中，充满了午后平稳的斜阳和闷人的热气。她敞开了窗户。然后摘去帽子，脱去大衣，躺在长沙发上。心想：先休息一会儿吧。

她又着两手托着后脑勺。手下垫着靠垫，软和和地觉得很舒服熨贴。长沙发的扶手高，她眼睛正好在阴影里。温暖……屋中万籁无声，敞着的窗户，微微传来一些并不妨碍她的街上的声响……伸子心情泰然，有了些睡意。然而她并没睡着。她抬起蒙眬的眼睛来，望着午后平稳的光芒梭巡着的顶棚和小树枝花纹的雅致壁纸——她在思索着，因为他的古老的黑圆礼帽在她心中还没有消失……

遇到他，和他谈话，这对伸子来说并不是没有兴趣的事。自从出国以来，在未遇到他以前，她没有谈这类话的机会，也没有谈这类话的对象。伸子听他讲着关于专门学术问题的种种新鲜谈话，她感到很有兴趣。——伸子想：他为什么给予人那样特别的印象呢？他简直是象反抗流行的时尚似的，不肯放下他那顶象犹太老翁戴的旧式圆礼帽。正象那顶圆礼帽一样，他有着一种别致、孤寂、不满足的风度而吸引了伸子。所以招致她同情的，是因为他已经不算年轻了，却还忍受着贫穷，作那样的研究呢？还是仅仅因为伸子自己是个生命力充沛的活泼女子，而反倒对暗淡的他感到兴趣呢？——伸子翻了一个身，伏在长沙发上思索不已。

4

隔了两三天，他来报告他调查了职业介绍所的结果。

什么地方也沒得到南波武二的消息，佐佐托佃轉托他的朋友再在中部主要都市发行的日文报纸上刊登同样的广告。佃常常为了接洽这事出入于旅馆，他有时候还将伸子偶然提到的 C 大学的讲义目录拿来借给她看。

他拿着那个印刷品来訪的晚上，伸子和父亲正在楼下大厅里会客。她对父亲他們的談話一点兒也不感兴趣。那个老年客人，把伸子当作还是十来岁的女孩子似的，时常定睛看她的脸，嘴里只顧談着和她毫无关系的有关鉄的談話。——正在这时候，佃在胳膊上搭着大衣，手里拿着帽子，脸上带着阴郁的表情，出现在大厅的角落里。她很活泼地迎接他，佐佐把佃介紹給那个姓东乡的老年客人。佐佐以天生的和藹态度，竭力要提供客人們共同熟悉的話題。佃也用恭敬的态度和語言来回答着佐佐的話和东乡那摆些老輩架子的問話。可是伸子分明地感到佃决不是真心愉快地在談話。他用履行社交义务的态度来应付，使伸子感到不滿。渐渐地她对这种无言的压迫忍受不下去了。她顧不得去想自己对佃的态度是否有拘泥的必要，就从自己的座位上站了起来，同时向父亲和东乡敷衍了一句：“失陪一会儿。”——然后邀佃到旁边的小桌那里去坐。“請这边坐吧！給我带目录来了吧！”

佃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本相当厚的 C 大学便覽，一边拉过椅子坐在伸子旁边。后面一架客厅用的高脚灯，有着珍珠色的灯罩，温和的光芒，照射在他們这张小桌子上。

她翻着目录，一看到似乎有趣的讲义题目的时候，就问佃問有关那个题目的評論等等。

“呀！你的名字在这兒哪。——你們的先生，名字都真新鮮。”

“啊！那是波斯人。还有叙利亚的先生……有个叫約哈南的吧！就在那边……”

“学生都是哪国人？”

“再看下去……现在学生只有两人，我和……”

伸子翻了几页。可不是嘛，学生只有两个人。他和一个叫弗蘿拉·西德尼斯太太的。

“那个女人已經学习很久了。她的丈夫好象也在C大学，据说她要写論文，可是佛賽特博士体弱，所以不能如願地进行，她时常抱怨——”

“佛賽特博士已經是老年人了吧？”

“噢——有五十六七了吧。因为喝威士忌和抽烟过度，所以时常病倒。”

伸子在第三次見到他的时候所发生的疑問，在她心中又活跃起来了。她問道：“佛賽特博士很看重你嗎？”

对于这样直爽的訊問，他似乎有点惶惑。他又唔——的犹豫了一下，然后含糊地答道：“不知道能不能說特別看重，佛賽特博士是一个公平人。——不过，因为人数又少，很少有人上这門功課——大概他看我总还算是个肯学的吧！”

“——上次你不是說有过要去法国的話嗎？——那时候先生怎么說呢！”伸子一边訊問，一边正視着他的脸。“他是不是說，那很好，你就去吧！”

可是这种态度簡直象审問人似的，她脸上忽然很不好意思地辯解道：“問这許多，很不礼貌……”

他倒也好象并没怎么伤害感情，回答得很平淡，无宁倒使伸子覺得太单纯。

“佛賽特博士并没有說什么。因为先生知道我是把話一說

出来就不听别人劝告的人——”并且他还好象相信人家真关怀他似的，补充道：“夫人很欢喜，特意織了些毛线东西送给我。”

“.....”

教授夫人鼓励他去，象是个泛常的爱国主义妇女的举动，伸子觉得可厌。他的周围，这时候竟没有一个真心给他提点意见的人吗？

“你的朋友們也都贊成嗎？”

他好象要退縮似的招架着伸子：“——因为我自己并不怎么談我自己的事情.....”

“那倒也許是的。”

伸子对于他和他的周围感到非常不滿意。

“.....”

她抑制了她急着想說的話，把話題移到了另一个焦点上去。

“我上次听你說到这件事，就有点想不通——这并不是强制的、非尽不可的义务吧？”

“那倒不是的。因为我想在这样的时候完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不免过于自私，我想哪怕是能为这些受灾难的人做一点事也是好的，因此才下的决心。”

他的眼光似乎是很有自信而堅強。伸子一面用沉思的目光凝視着他的眼睛，一面将两支手腕放在翻开着的C大学便覽上，用緩慢的口吻問道：“繼續研究自己的專門学术，不見得就是自私.....你做着的事情，該不是消遣吧？假若那真是自己的工作，我覺得并不能算自私呀.....”

“——可是全世界的人都在受苦的时候.....”

“我感到在环境許可之下，不停止自己的本行，不就很好嗎？要說起来，单是在戰場上奔波，也并不足以說明就是为人类服

务，是不是？不管战争多么长，多么激烈，那只是一时的狂风暴雨，我觉得我们最好把眼光放远些，也应当放远些。”

仲子觉得如果佃坚决相信他自己的想法，她的这种意见不会使得他保持沉默的，她在等待着佃的谈话，可是他只是“嗯！”地哼了一声，什么也没说。

“——当然，要是自己的专门研究没了希望，那就话当别论啦。要是觉得自己所做的事情，在现在和将来都毫无意义的话……”

作为第二个试探，仲子这样说了。她想这总能触到隐藏在佃内心的动机了吧！哪知他却躲避开这种向他直截了当发出的讯问，用极感伤的语气似乎是自言自语地嘟囔着说：“反正我是一个正象先生给我起的外号那样的苦行僧，一辈子跑跑大学的图书馆，也就了此终生了吧！”

仲子的脸上看起来象是扑了一个空，吃了一惊似的看着佃。他说是打算一辈子跑跑图书馆，可是在他的思想上，不是一点也没有找到光明和愉快吗？倒好象是在悲哀，倒好象是在叹息这种难免的命运。要是那样的话就应该象一个快活而热心地寻找幸福的人，老老实实地行动起来不就很好了吗，然而他把自己封锁起来了。他为什么把自己置于这样大的矛盾之中而满不在乎呢？为什么不想把自己安置在固定的一边，去过那种照着丰富的阳光，呼吸着充分的空气的象样的生活呢？

仲子年纪轻轻的感情，就倾向于佃，替他着急，替他抱恨，又可怜他。

仲子这才了解，他脸上老带着的一种表情——好象是诉说着有一种不得安心的地方，又好象风在吹动着他的心似的一种表情——似乎就反映着这种异样的纠缠在支配着他的整个生

活。

伸子坐在安乐椅里，在凝視着佃的那种一本正經的面孔的时候，一面做着种种考虑，一面很奇怪地感到一种說不出是沉重还是焦躁的激奋。

伸子觉得对佃的这种生活方式，实在有点不能冷眼旁觀下去。

5

进入十一月，都市完全呈現了初冬景色。

早晨从旅館的窗口望着对街的房頂上，看得見夜霜融化的水蒸气袅袅上升。同是在一条人行道上，机关職員和工人們都拣着有阳光照着的半边人行道走过。午后很短，黄昏的时候是一片灰色，显得挺凄凉。深夜看戏回来，街上风刮得难受，不觉地竖起大衣領子来，縮着脖子。夏季以来，眼看得一九一四年发生的欧洲大战快要結束了。

十一月七日的午后，伸子难得从早晨一直躲在旅館里。

她欣赏着晴朗的上午的阳光，洗了个澡。然后詳詳細細地給母亲写了一封长信。吃完午飯回屋来，她繞着那张放着只等待貼邮票的厚信的桌子慢步徘徊。天还不到两点鐘，她从食堂回来又忘記了买邮票，心想反正还得下楼去，从早晨起还沒出过門，索性出去走走吧。可是——去哪里呢？

伸子打开窗戶，向下看着馬路，想找点兒机緣。午后的阳光从正面照着关着窗戶的房舍，把房檐下挂着的垢滿了尘土的厚厚的銅招牌照得閃閃发光。人行道上紅白条相間的遮阳布棚下，走着一个人服装浓艳的女子，鞋扣閃着亮光。葯店的玻璃門一

开，反射过阳光来。从里边一同走出来两个男人，一个往正对伸子窗口的那个邮筒里放进个什么信件去，另外一个把脚尖蹬蹬的点着地皮，旋即两人一道一本正经地拐弯走向横街里去，就看不见了。那屁股一扭拐过弯去的后影，伸子看了不觉失笑。空气温暖、干燥而轻扬，汽油味惬意地荡漾在沒有叶子的街树梢头。街上那种活泼的气氛诱惑了伸子的心。她关上了窗戶，走进寢室，戴上帽子，穿上大衣，走回去拿起那封要发的信来。

就在这时候，伸子听到奇怪的声音。刚听到远处拉了一声又急又尖，拖长尾巴的汽笛，一下子这兒、那兒都响起了无数的、粗大的、拖长的颤抖的汽笛声。有声众如林之感。嗚——嗚——空气象波涛似的汹涌。并且掺杂有一声接着一声的、好象悲鳴似的、另外一种咽——咽——的汽笛声，伸子不知不觉地紧握着那封信，佇立在屋子的正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了吧！她本能地推开了窗戶，向外窺探。乒乒！乒乒！哪兒哪兒的窗戶都同样粗魯地打开了。伸子觉得从来沒有見過象在这一刹那望下去的百老汇大街似地异样平坦、窄小的街道。太阳和刚才一样还在那地方。汽車在飞驰着。可是嗚——嗚——咽——咽——的声音，在繼續不断地警告什么火急的事情。

伸子离开了窗戶，开开房門看了看过道。这里也有的在开门，有的在关门。前边一間屋子的門外，有一个还穿着艳丽的便服的女人，擺着两手在轉悠，一边歇斯底里地喊叫着什么——伸子想打听一下发生了什么事情，哪怕是問那个女人也好，就向有人的方向走去。这当兒电梯呼——呼——地、飞快地升上来了，咣当一声，电梯的鉄柵門打开了。穿着黃銅扣子制服的侍者，从里边探出上半身来，一只手拿着揚声筒，对准了嘴用低粗的声音，好象生了气似地向走廊上喊道：

“德国投降！无条件投降！”

铁栅门猛地一关，几乎打破喊叫着的男人的头。呼——呼——电梯往上边一层一层地升上去了。

伸子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

“无条件投降！……德国投降……”

伸子觉得膝头好象在颤抖。她为要再一次明确事实的真相，往窗户外头探出头去。才只一两分钟，光景就这样地变了！不知什么时候，旅馆正门已经挂上了很大的美国国旗。对面的药房也挂上了，还有那上边一排排的窗戶上也一齐挂上了大大小小的国旗，好象这回可不能保持沉静了，都招展飞舞起来了。汽笛的声音越来越混乱、高亢，伸子感动得似乎要哭。街道飞驰着很多汽车，车上都飘扬着国旗，都载满了坐客，争先恐后地直往商业区奔去。噼啪！噼啪噼啪！这其间响起了爆竹声。

伸子在长沙发上坐下。

可是，血腥的杀人勾当，真的从此就永久地结束了吗？

伸子自己都好象不能相信似的，觉得心神激动，安定不下来，就又站了起来。她要发的那封信仍旧忘在桌子上了，她兴奋地走出了屋子。到马路上去，到马路上去！

6

伸子等得焦急，电梯门一开，她就急忙跨了进去，正在这个当儿，擦肩出来一个穿黑大衣的、身材高大的男人，这人也忙忙叨叨地一只脚已经踏出电梯外了，一看见走进来的伸子，就“唉呀！”一声，又退进电梯里来了。

兴奋得精神恍惚的伸子，抬头看了看那个人的脸。——没想

到他是佐佐的一个姓平野的好朋友，伸子紧紧地握了握平野的手。

“您是上我們这里来的嗎？”

“不在家嗎？”

“嗯。——我想出去看看去。”

“啊！——那么，反正下楼去吧！”

平野向电梯司机打了个手势。

“可是这时候，一个人走不太好啊！”

“嗯。就在近处。”

“就是这一带也……你知道大家都疯狂了啊。”

在怪空曠的大厅里，几个想出去而不能出去的侍者们，用怨忿的眼光看了看他們。

“怎么办？——你父亲不在家，你出去，他不会不放心嗎？”

“我正想托眼房轉告他一声哪！”

“叫你老老实实待着，倒是也有些講不通！”平野目光炯炯地看了看伸子，輕輕地笑了一下。“那么，反正我也定不下心来，索性一块兒出去看看商业区的情况去吧！”

他替伸子把房門的鑰匙存在柜上，順便將自己的記事本也存下了。

“这就行了！好吧。今天晚上可得叫你父亲謝謝我，非得好好地請我吃一頓不可。”

平日也很拥挤的高架电車，在开往商业区的一路上，每一个車站都拥上来很多乘客。

“唉呀！你瞧，这样挤法！”

“咕——”乘客中有人在学猪叫。大家哄笑起来。

“恕我冒昧，您是日本人嗎？”一个滿脸皺紋的老人，用手指

扶着挤得快要掉下来的呢帽，問平野。

“是的。”

“咳，咳，”老人太兴奋了，一再地咳嗽起来，一边尽力拉起他那无力得发抖的細声兒說：“这次的恢复和平，咳咳，我們作个联合国的国民，也实在要同声称庆了。”

平野一面微笑，一面回答道：“嗯！真是再好沒有的了……按說，也真是等待得很久了。”

老人听到这话很滿意地点了点头，还接連咳嗽。

在喧鬧庆祝声中的高架电車一直开到了萊克特街，他們从車站的铁桥上走下来，脚底下滿是踏烂的号外，都看不見道路了。一到大街上，伸子被混乱吓得紧抓着平野的胳膊。商业家的高大老樓房聳立在街道的两旁，看来旧得象拉扯坏了的铁籠子那样左右逼人。几千个窗戶好象一下子打开心脏似的朝向馬路大开着。这就已經是个奇观了。从这些空洞的窗戶里挂下来一些糾纏在一起的五彩繽紛的紙条。成群的男男女女，脚踩着速記用的黃紙和好象是扯断了的带子似的牌价电报纸——一分鐘以前还是意味着某种金錢关系的碎紙片——唱着，笑着，搖着旗子在街上慢慢地游行。从任何办公室的窗戶都看不見人影。

在一个拐角上，馬路正当中摆着一輛电車，人都下空了，連司机的影子都看不見。在那个显得怪不牢固的黄色車頂上，两个流浪兒在一边吹着口哨一边跳舞。临时凑合起来的乐队吹奏着国歌走过来。在人群当中，有两手揚起了各国的小旗子，在做投机买卖的男人：“来吧，庆祝紀念！买一个吧。五分！五分！来，买个紀念！”

——想要自己先走一步，或是横过大街，那是无论如何不可能的。身材矮小的伸子，一只手高高地举着小旗子，一只手紧紧

地揪住了平野，被人群推着往前走。鼻子几乎和前面的人的大衣后背相磨擦。

他们不由自主地来到了华尔街和百老汇街的十字路口。潮涌一般从三方面挤拢来的庞大人群，以那个竖立着满身尘土的华盛顿铜象的广场为中心，往哪边也动不了地打着旋涡。进行着激烈的商战的这个商业区里，一所具有又黑又脏的石柱的大房子前面，有一个男人在演说。伸子站的地方隔着好几层人群，声音一点也听不到，只能隐约看见他狂热表情的手势，和光秃秃的额头。这倒正好代表着充满天地的异常兴奋，给了伸子怪觉悲哀的印象。这边呢，乞丐把住机器风琴的摇把儿，在奏着使人倒牙的华尔兹舞曲。帽子也不戴的青年男女随着这个节奏在乱跳乱舞。

每个人的脸上都是一付轻浮的丑相。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谁的脸上也找不到那种迎接令人欢欣鼓舞的和平所应有的明朗、真诚而美丽的表情，全都象动物似的。这些人都傻睁着发亮的眼睛，嘴角上漂浮着酒醉的微笑，并且流露出无止境地贪求强烈刺激的痉挛。他们已经不管自己兴奋的原因是因为停战而欢喜呢，还是因为宣战布告。他们所要求的，只是把日常生活来翻个过儿的狂热；是忘我的陶醉！——只是一个劲儿地往前走！往前走！他们不愿一切地用肚子顶，用肩膀撞。暂时站住了的人群又慢腾腾地动起来了。使文明爆炸了的野蛮力量，露骨地从四周逼近过来，伸子感到恐怖。

“唉呀！从什么地方可以鑽得过去吗？我要回去。”

“等一会儿，——哎呀哎呀，你瞧这个乱劲儿，来来！乘着这会儿……赶快！……”

在好不容易挤到了对面的人行道上的这一刹那，从右边的横胡同里哄起了一阵喊声。

“什么呀？打架？”平野踮起脚尖来看，脸碰到前面一个男人的帽沿儿上。“——扛出个大家伙来了，稻草扎的威廉二世。”

伸子千方百计地从人缝里窥探了一阵。可不是吗？扛来一根长竹竿，尖端上是一个用旧西服和馬糞紙做的威廉二世，歪斜着那个眼熟的翘鬍髯，胸前挂着一块牌子，写着：“到地獄去！”扛几步，耍一阵，很巧妙地将竿子举起来又倒下去。随着竿子的起伏，威廉二世作出一些悲哀和可笑的怪样儿。在大声喝彩之間，吆喝着将稻草人抬到了十字路的中央。

“烧掉他！”

“快地到巴黎去吧！”

“烧掉軍国主义！”

“惡魔！还給我們孩子！”

人們激昂兴奋，拚命拔尖了嗓音叫喊，听得人耳里象針刺。

不知哪里传来了发神經病似的抽抽搭搭的哭泣声。稻草做的威廉二世，在数千人的脸上边越发作出許多愚蠢的姿态来，第二个喊声又轟动了全广场。伸子看見呼呼的火苗兒卷上来。威廉二世的方格破衣服烧着了。机器风琴奏起了国歌。青色的淡烟，徐徐地上升到初冬午后的透明中略带懶意的天空中去了。四下里聞到輕微的焦臭味。

7

三个鐘头之后，伸子带着說不出的不痛快、甚至是悲哀的心情，回到旅館。

她在大厅里遇到了剛回来的佐佐。他那精神煥发的勁兒，天眞得叫人沒法抱怨。他一定是喝了香檳酒，兴致勃勃地向伸子

他們說開了話：“怎么样？你倒真福氣，看到了好熱鬧，真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啊！你瞧，要是再晚一個月來到的話，就一輩子也見不到這樣偉大而具有歷史意義的場面了。——真是好機會。這也完全是沾了平野先生的光啊……”佐佐還帶着感動的余熱，急快口吻地大談其在某實業家俱樂部里的午餐席上聽到汽笛鳴響時的情況。“簡直是全場起立呀，你猜是怎么回事，都說我是聯合國的代表，他們一下子全來向我祝賀啦，為日本干杯啦——倒是讓人覺得怪舒服的。你呢？那時候在辦公室里來着嗎？”

“我才滑稽哪，在公共汽車的車頂上，車困住了，就跑到這兒來了。”平野說。

連同平野，他們三人一起到食堂去的時候，看到今晚誰都穿得特別講究。聽到這兒那兒一群群的人都在談論今天的停戰消息是謠傳的。晚報上登載着華盛頓當局還沒有得到關於停戰公報的消息。

可是到了夜晚，市中的熱鬧盛況，并不受晚報上的聲明的影響而達到了高潮。

伸子他們在晚飯後出去看夜景，汽車在四十二號街一帶拥挤得進退不得，他們只好下來步行。

在弧光燈的照耀下，人們的狂態比白天更加色彩強烈，醉得暈暈糊糊的青年婦女，大踏步在人群中走着，她們用短棍子冷不防地將走在前面的男人的帽子挑了起來，男人着了慌。女人們互相搖肩擺臂的笑破了肚皮。一個穿軍服的士兵，真叫喝得酩酊大醉，推開對面的人群，撞了過來。他醉得頭都直不起來，搖晃着腦袋，很不禮貌地直看對面來的女人的臉。他忽然打了個趔趄，就把走在伸子前頭的一個身材高大的女人迎頭抱住了。女人叫喊着打了那個士兵一個嘴巴子。他呻吟着，嘟囔着，瞪着眼睛，擺

出一付凶狠的臉。在挤得严絲合縫的人行道上，那个女人向右向左都躲閃不开，混乱的黑影，男人們在厉声地叫喊着什么。伸子吓得用力揪住父亲的胳膊，躲到电杆背后去。

“哎哟！回去吧。我真讨厌这样的吵鬧——”

“哼，这是百鬼夜行。”

伸子听到窗外整夜都有人們走过的声音和醉汉的大嗓音。

从第二天的报纸上，知道昨天的消息完全是誤传。正确的消息要等到十一日清早以前，从战场上用无线电报传达。但是，一般人并没有怀疑七日所得的停战消息。他們半諷刺地說：“政府发表的总要比事实晚一些。”

十一日早晨，伸子还在梦乡，被父亲叫起来听了正式报告締結停战条約的汽笛。交錯的汽笛声，震顫着蒙蒙白霧的冷空气，传到伸子瞇瞇迷糊的耳朵里。汽笛的响声严肃鎮定，沒有七日下午那种突然向天空冲上去的热烈劲头。伸子的心情也是一样。她失却了新鮮的感动，但憑平淡的心情去听，听到中途，汽笛还没停止，就又睡熟了。十三日公布了停战条約的修正案，接着就声明威尔逊大总统为了和平會議到法兰西去的計劃，这成了人們紛紛議論的話題。

伸子几乎在五官上都能感到一种人类精神的跳動。一九一八年的冬天，在群众的心里是个春天，他們要把人类社会已經失去的东西，用新的内容和信心恢复起来。可以看出已經清算了过去一切的社会，在深思熟慮，要鼓起劲头来建設，至少要把世界改造成能够生活得更好的、更加合理的地方，这种誠意，带着以前未曾有的现实性而潮涌上来了。伸子在自己的心中感到这种刺激。地平綫上閃出了新的光芒。这种光芒将在自己的生活中起到怎样的影响呢……

最初将佃引进佐佐父女生活中来的寻找南波武二的事，终于没有成功。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佃已经成了他们自家人了。因为他熟悉当地情形，办些小事情很方便，后来佐佐也常把一些零星事务都托他去办了。为了这种差使，佃几乎隔一天就来旅馆一次。往往也有佐佐不在家的时候。他在等候着佐佐回来的工夫，就和伸子聊天。在多次的闲聊之间，伸子自然而然地就知道了有关佃的身世的细节。在佃出生不久，就死了母亲，后经继母抚养大了，当他刚过二十岁的时候，依靠了一个传教师来到了美国。从此以后继续了差不多十五年之久的半工半读的生活。他对于生活，象是有些抵抗力很强的地方，对于在经济上、时间上都求不到手的社会所赋予的快乐，有一种坚忍克己而同时又不无偏见的鄙视心情。如果听到他的身世，就很清楚地可以理解到造成这种心理的原因。可是，佃的灵魂就是那么有坚强的意志，由于坚忍主义而心安理得了吗？

佃频频地来访问他们父女俩，并且三个钟头也好，四个钟头也好，不觉厌烦地和伸子攀谈着。在这中间，她感到佃坦白了他所自然而然追求着的东西。对于这位似乎很孤独的佃，自己是多少给了他一些安慰的，这种意识在青年女子伸子的心中不是件不愉快的事。托他办事，以及他受到委托，并不仅仅是事务的接洽，而是隐约含有一些情意的。

——佐佐回国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逼近了。伸子要是一个人留在这里，就必需决定留在这里的办法了。总觉得没什么问题，可是事到临头，她很不容易下决断。父女之间，在晚上，或其他什么时间就时常谈到这个话题上来。

“我在这里再长也不知道待得到待不到一个月了——总要有个适当的家庭才好，你又不象个男孩子，没有个正经地方来安

順你，我是不好撒下手不管的……”

“可不是嘛，我要生成个男孩子就好多啦！”

“哈哈，要是和你母亲商量来着，就好办了。——去切特吾德先生家里寄宿好不好呢？”

“唉……”

切特吾德博士是大学美术部的教授，对日本的彩色版画什么的都很有研究，和佐佐是多年的知己朋友。不过伸子想起了那位惯常披着个織成縷空花紋的白披肩，喜欢談論政治，爱管閑事的老妇人的严格相貌。

“我，怕不大好处呢。”

“嗯。”

佐佐似乎也想不出再有别的什么合适的地方，而結果每次总是这样。

“要是在英国呢，就一点也不难了，萊曼太太会把你当作自己孙女那样，凡事都肯照顧的——萊曼太太——就是那位字体写得很有意思，常常寄信来的老太太，你不是也知道嗎？我在英國的时候，常常把你寄来的信和其他什么的拿给她看，現在她还常常問到小伸怎么样了……”

伸子所以苦于选不定住处，另外也还有个理由。她所以跟了父亲来紐約的主要动机，就是要找个能按自己的理想来生活的机会。伸子在佐佐家是长女。她那性格刚强的母亲多計代暗中对她寄托着很大希望，要使它变成个偶像人物，作为中流人家的姑娘，伸子受到掣肘，不能暢情地、勇往直前地去投入人生。照这样下去，自己就連一半也不能按照自己所希望的样子生活。自己还没有开始走入生活——这种意識，至少在过去三年来一直使她苦恼着。（伸子那时候按西洋的方法計算是十九岁零几个月。）

父亲旅行去，你也可以跟他去。……不管父母之間是怎样商量的，并且也不知道有什么意图而这样决定的，总之，离开父母的家庭去生活，在伸子本身来说，就是件了不起的事情了。

十一月十一日宣布停战以后，不论是好是歹，划时代的社会骚音敲响了旅馆的玻璃窗，也传到伸子的心中来了。她自己也希望抛弃以往那种不冷不热、象被圈起来的植物似的生活。为要达到这种愿望，选择今后半年或一年的居住环境，在伸子是很不容易的。

伸子去拜访了在大学附近住在公寓里的中西，看了情况等之后，终于按着切特吾德博士的意见，决心住到C大学的附属宿舍去。安川也住在那个宿舍里。

“——什么都是经验，这就不错。暂且住下，不好的话，那时候再想办法，没关系吧！”

“据安川说，就是晚上去看戏什么的，只要告诉一声，就允许去的，我想很好。只是，据说不是听讲座是不收的。”

“那也很好嘛！”

“……在两三天之内去看了就定下吧。——叫佃先生来一趟好不好？”

“他要是工夫的话，托他也没有关系吧！”

在一个晴朗暖和的星期一，她和佃到C大学注册处去。他们混在学生当中，在栽着白果树、铺着小方块儿洋灰砖的便道上，去了那边，又去这边，办完了注册手续。在这里看到年轻的女学生们抱着书本，头发被风吹拂着，很活泼地在路上走着。

“不知怎的，我有些高兴起来了。”伸子对并排走着的佃说，“还是学校好啊。你说好笑不好笑？一来到这种地方，我也就想好好地读读书了。”

個只將戴着圓禮帽的头，側向小子个的伸子，他象受过軍隊訓練的人似的挺着胸膛，一边向前走，一边很謙恭地回答說：“——要是那样，我想很好！”

伸子笑起来了。

“象我这样太好玩的人，再也不能象安川小姐那么用功的。——我只是对各种事物有兴趣罢了！——你才是哪，要是努力去做的话，可好啦！——现在在搞什么？”

“在翻譯經文，好象是古代拜火教徒用的咒文似的東西……”

“有意思嗎？”

“唉……”

“平常参考用的？——这是你第一个翻譯的嗎？”

“在很早以前，有法国人翻譯过，可尽是錯誤，所以这次我重新翻譯……”

在佛賽特博士研究室这所建築物旁边的草地上，有一些松鼠在悠閑自在地玩耍。C大学虽然在市內，可是校园中，这里，那里，有广闊的草地，有两旁栽着树木的道路，还可以看見带着牧神鑰象的噴水池等。

他們从大学的正門走出来，到了百老汇街。一百一十六号街的地下电車站就在眼前。

“怎么样？一直地回旅館嗎？”

“嗯……”伸子望了望小阳春天气下的大街，脑子里想到旅館的房間有多么悶气。“——你不忙嗎？要是什麼的话，我一路上慢慢地蹣跚着回去，你請便吧……今天謝謝你啦！”

“不，我不忙，反正今天午后沒有事。”個好象是匆匆忙忙追赶伸子似的說，“那么——你去过河边公园沒有？”

“沒有。”

“那么，穿过那里，我送你回旅館吧。”

8

橫过馬路，再穿过一条滑溜溜的寬敞的大道，那边沿着人行道有一丛茂密的灌木。林中曲折修着一条象庭园小径一般的道路。他們并着肩慢慢地向那边走下去。从公园草地边沿的散步道上，哈德逊河就在一望之中。

冬天的阳光暖暖地照着哈德逊河，河水緩緩地流着。寬广的河面，柔軟而厚实的河流，閃着珍珠般的光彩。下游洋洋入海，望去一片云霞。远远的对岸，落了叶子的疏林，只象拖的一抹淡赭色，有一只象是海鷗的鳥兒孤零无侶在飞翔。隱隱約約聞到水的气息，使伸子感到一种亲切、新鮮的愉快。

“……真幽靜！”

“現在是游人最少的时间。”

他們一边不断地望着右边的河流，向商业区走去。

“离学校和旅館都很近，可是我竟一直都不知道有这样好的地方啊！——又添了散步的地方了，我真高兴。”

一路随处都有使人心情暢快的軟草地和樹丛。

“这个公园又精致又舒適，多好呀！”

于是他用神經質的語气搶着說：“此地还是不要常常一个人走的好。”

“是嗎？白天也这样？”

“有一些不三不四的人。”

“啊！那倒也是。”伸子了解他要她注意的意思，順从地回答

道：“我一定多加小心——可是……日本人該不要緊吧！”

佃好象更加疑慮似的，非常意味深長地說：“唔……”他躊躇着不回答，過一會兒又加上一句：“你慢慢就會懂了。”

佃的回答好象是表示，虽有充分根據，可是由于禮貌上的關係，不好說出口，這惹起了伸子的好奇心。他們默默地走了一會兒之後，她問道：“你知道在這裡居住的日本人的種種事情嗎？”

“我想是知道一些的。”

伸子正要接着說話，佃搶過來簡短而果斷地說：“差不多尽是象狼似的人們。”

伸子不由得微笑道：“狼——”

她做了適當的散步之後，心中覺得輕快，回到自己的房間。她漫不經心地照常把鑰匙向右擰了擰，嘎吱的一聲，手下感到異樣的阻擋，門沒有開開。伸子彎下腰去看了看鑰匙孔。再試着擰了一下門的把手，門很容易地往里開開了。原來沒鎖着。也許是女僕在打掃房間吧。——

伸子怀着疑慮，走進客室里四下看了看，却聽到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佐佐的聲音從床上在喊她：“伸子嗎？”

伸子感到驚愕，剛才的爽快舒坦心情，一下子不知跑到哪里去了。今天早晨九點鐘，佐佐和她兩個人一起走出旅館的。黃昏以前原說不回来的。——伸子急忙走到那邊。

“您怎麼啦！”

佐佐在床上坐起來半个身子，臉色蒼白，看見伸子，就想照常作出容光煥發的、溫暖的笑臉來。可是，他大概太不舒服了，微笑在中途就消失了。伸子注意到父親眼睛里流露的不安，她的心情也感到不安和憂慮起來。她心里覺得抱歉，雖說不知道，自己在公園里却是太悠閑自在地消磨了時光。

“您什么时候回来的？”

她坐在床边，拉着父亲的手。

“回来有三十分鐘了。忽然地——觉得非常不舒服。——头痛得厉害，好象在发烧。”

“我看看！”

伸子摸了摸父亲的前额，相当热。“发冷吗？”

“在正金銀行的时候，觉得浑身发冷，我想这可不行了，急忙坐汽車回来的。”佐佐打住了話头，脸上露出好象在考虑自己的病况似的神情。过一会儿，他勉强用想要拿开玩笑来岔开似的口吻自言自语道：“是感冒吧！——到底还是害上了。”

伸子觉得心里抽一股子冷气似的。在寢室里一听到父亲声音的那一瞬间也就想到是这个，打了一个寒噤。从秋天就开始流行的恶性感冒，还在猖獗。很多流行病在势头快平息的时候，病毒应当变得輕微一些，而今年的感冒相反，在很多新患者中有不少死亡的。伸子尽力地作着泰然自若的样子，說：“也許是吧！可是发觉得早，不要紧的！——不要气馁了！”并且好象忽然作了母亲似的、坚定快活地說：“我是个看护，您放心讓我来照顧您吧！”一边麻俐快地脫了出門穿的衣服。

佐佐好象等伸子回来等得心焦，她到外間脫大衣，回来洗手，他都目送着她的一举一动。

他一边說：“在那兒嗎？我还以为在大手提箱里哪，找了我，可是沒找到。”一边自己寬开睡衣襟，讓伸子将体温表挟到腋下。

烧到三十八度九。

“烧到多少度？”

伸子甩了甩体温表，把水銀甩了下去。

“没什么了不起……要是觉得口干，叫他們拿冰水来吧！”

又待了一会兒，伸子說：“請澤村先生来吧！好不好？”

“……也好吧！”

佐佐在沒有見到伸子以前，好象是强打起精神来着。等到一放下心来，就連話也懶得說了。他将烧得滾热的脸枕在两个累起来的鵝毛枕上，时常在深深地呼气。

在医生到来之前，約有一个鐘头，只有她和病人两个人。伸子感到难以形容的孤独。这个大都市的生活，一旦有了急事，又多么和他們自己的生存毫不相关啊！周围的冷淡，刺伤了伸子的心。

9

佐佐的病，診斷的結果正如伸子所看出来的，是目前正流行的惡性感冒，是初期的。澤村象个家庭医师那样用熟練的口吻說：“可是，决不用担心。也不过有点极輕微的症候，这种病还是要看病人平素的健康状况如何。象您，营养又好，又沒有慢性病——不要紧，我想有个十天工夫也就痊愈了。”

佐佐說，旅館不方便，不妨去住院。

澤村一边望着站在床边的伸子，笑道：“有能干的看护在嘛，现在倒是不多动的好。当然，要到我那里去，我倒好賺錢了！哈哈！”

去藥房买点东西呀，或临时去澤村那里取点藥什么的，也只有找佃来帮忙。伸子給他打了个电话。

一会兒佃就抱着藥品之类的紙包来了。他帮助伸子，抱着一种自己了解自己立場的信心行动起来。佐佐晚上只喝了一点葡萄汁。佃和伸子到食堂去，打扮得很华丽的、談笑着的人們和

灿烂的飯桌上的光景，現在完全失去了吸引她心情的力量。

“請你还是不要多忧虑。”佃安慰着伸子。“我看过几次病情更重的人，可是——他們和他不一样。单从眼睛上有很多血絲来講，馬上就可以看出来。真的，你不用担心，他的病是不要紧的。”

四天之間，佐佐的病勢逐漸加重。在第三天上，病人痛苦得使一旁看着的伸子都覺得呼吸沉重。几乎是不咳嗽，只是四十度上下的发烧和剧烈的头痛侵袭着他。全身关节都在疼痛，連翻身都不能自己翻。然而，佐佐一句苦都不向女兒訴，他想忍耐着。——从做父亲的爱情中产生出来的这种忍耐，反倒压住了伸子的心灵。父亲是經不起病的人。伸子深深了解要是母亲在这里，他决不肯这样就了事的。并且，他也不是感情迟鈍的人。在外国旅館里，得了不可大意的病。怎么能够說脑子里一下也不掠过一种阴暗的假想呢！伸子常常因为这种不吉利的想象而苦恼。因此在凝視着压制自己的感情的父亲的面容，不知几时入睡的父亲的面容，都格外使她感动。

佃每天在旅館的佐佐的房間里所过的時間要比在其他任何地方消耗的時間都长。他一早就来，去买一切必需的东西。帮助替换湿布。大学有課的时候，就出去一趟，不是三点，就是四点，或是更早一些就再来。而且总是一直待到夜里。他有时候挨着病人的床默默地坐上好長時間。有时候从熟睡的病人屋子里蹑手蹑脚地走到外間来喝口茶，不多說話。在这样的時候，有个蹬褥单的声响，都使神經紧张的伸子心惊，側起耳朵靜听。佃似乎馬上体会到她的心情，站起来蹑着脚尖走到挡在两屋之間的幔帳边，从縫隙里悄悄地窺探病人。他又輕輕地将幔帳照样拉上，一面摇摇头。伸子知道了病人什么事也沒有，还在睡

着，就点点头……佃和他們一起度过那么长的时间，都没有使伸子感到奇怪。他竟成了他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人。病人担心着佃过于消耗时间，有时候就这么说：“真是太麻烦你了。今天舒服多了，请你不要客气……伸子！成吧？”

可是佃很沉静地回答道：“我要是忙，我自己会失陪的，请您不用费神。精神上的安静是最要紧的。”

从第六天的光景起，病人的体温居然没有反复，倒是慢慢往下降了。

医生给他听胸，给他检查舌苔，然后果断地说：“好了！这回真不怕了。……已经胜利地度过危险期了，以后就剩下静养了……”他抱着好奇心，好象一边偷看那站在衣橱前的佃，一边说：“你这样的病，按说就象轻麻疹似的，这回好了，要是一大意，再犯起来那可会吃大苦头的。纽约的风是有名的，今后可要……”

佐佐十几天没起来了，当他第一次坐到外间屋的长沙发上来的时候，伸子喜欢得喊：“万岁！万岁！”在屋子里来回地跳蹦着走。“爸爸，您瞧，我这看护很不错吧？”

“好！不错。”佐佐抓着伸子的手，让她在自己旁边坐下。“啊！这回可以给妈妈写信了。”

伸子很高兴，她放心了。感动到了极点的眼泪点点滴滴从脸上滚下来。她一边掉着眼泪笑，一边将自己的头向父亲的胳膊下乱钻。

佐佐费了很多时间进入了恢复期。有的日子跟平常的体温相差两三分，还有时候剧烈的头痛又犯了。佐佐只是头一天鼓起勇气到了外间，从第二天起，除去上厕所之外还是整天躺在床上。可是无论如何，危险期已经过去了，各式各样的人到他床前

周旋起来了，也有了笑声。还往屋里端茶壶、茶碗。伸子在这种日常生活的复原之中，感觉到一种新鲜愉快和飘刺，正当一家里最充满着恐怖、不安和需要的时候，一些人都是离得远远地，一声不响，现在重新露面，竟然若无其事似的。

这些日子早晨冷得很厉害，不知是否因为疲劳的缘故，伸子每天早晨懒得起来。睡眠应该是足够的了，可是睡醒了也觉得肌肉松弛，脊梁象贴住了床似的起不来。有时候在床上磨蹭到将近中午。就在这样的一个早晨，伸子鼓起勇气，七点刚过一点就起床了。无论如何必需在九点之前到B学院去。前几天她接到了学生指导罗蓬斯教授的明信片。在十五日之前，交了听讲英国文学和社会学的志愿书之后，因为父亲生病，就一直没再理会这事。这是一份叫她去谈一谈有关课程细目的通知。

伸子因为睡眠不足，身上感到寒飕飕的，裹上了大衣，只喝了咖啡，吃了鸡蛋，就出去了。因为是上班时间，在地下电车的车站上有成群挟着报纸和皮包的男男女女。伸子乘上了正好刚开来的快车。从旅馆到大学估计不到二十分钟就可以到。她在叫作一百一十六号街的站上下了车。她一边奇怪着月台的样子和上次同侪在这里一起下车的时候有些不同，一边穿过了剪票口来到了街上。她看了看街头，开始迷失了方向。这条街无疑是一百一十六号街，可是这确实不是百老汇街，不但从车站的广场上看不到C大学的建筑，街道左右并非着的尽是仓库一类的房子。一起从地下车站涌出来的人们，都急急忙忙各顾各地拐过那个拐角就消失了。在乱抛着旧报纸的、肮脏的、早晨的人行道上东一个西一个慢腾腾走着的，多半是穿着条纹裤子和黑色上衣、戴着鸭舌帽的男人，要不就是穿着劳动服的工人。

伸子下了决心，一个劲向住宅区走去。学校在一百二十号

街，顺着这条街倒走上去，到一百二十号街，在左边或右边应当有一条通着百老汇街的横街的。走了不少路，她好不容易遇到了一个交通警。于是这才知道自己乘错了电车，来到了百老汇街的大东边。

罗莲斯教授据说也到日本去过，他对伸子的迷路深表同情地笑了。找她的事情是劝告她在选读的英国文学的钟声里，要是用一部分时间来练习自由作文会对她有好处。因此，她被介绍到一个叫作普拉特小姐的人那兒去。

10

罗莲斯教授想起了日光和鎌仓以及左甚五郎的睡猫会叫^①的传说，谈到罗马一个叫什么的教堂，也有个壁画上的天使；遇到那教会的施主临终，就会到床边去送终的传说。在谈话之间，伸子渐渐地觉得头痛起来了。和普通的头痛不同，感到从前额到后脑好象戴了箍似的勒得慌。隔一会儿勒一阵，勒得紧的时候，连转动眼珠都觉得痛苦，眼珠僵了似的一动就痛，是这么一种难受。

因为室内温度高得不自然，平常健康的伸子起初还只以为自己上了火。她想散散步，使血液循环得好一些就会好的，一出门来，就拣着向阳的人行道往旅馆那边走去。在十二月的中午充足的阳光里，伸子却觉得非常冷。从脊梁骨里起，浑身哆嗦，各种刺激——汽车喇叭以至高跟鞋踏在坚硬人行道上的声音，都毫不留情地威胁到她的脑里。要想使劲睁开眼睛，就得费

^① 日光的东照宫的阳明门上，有着名的左甚五郎所雕刻的睡猫，雕刻得很象，有听到它叫的传说。

很大劲。只要是不怕倒在街上的話，真想不管什么地方，立刻找个黑暗角落里鑽进头去睡下。……她怀着直要哭的、怯弱无依的心情，在一个街角上乘上电車。黄色車身的电車，在阳光里懶洋洋地前进，走不多路就咣当一停，又一停，每个街口都停，停得人心煩。伸子在又冷又硬的藤籐子坐席上，閉着眼睛，随着电車的搖晃就恶心起来，好不容易才压下去。她好象一半失去了意識似的回到了旅館的屋里。

寢室里，佐佐靠着枕头坐在床上。佃也在这里，他站在墙边談着話。

伸子誰也不看，說了声：“我回来了。”摘下帽子就往父亲的床尾上抛去似的一擲，告訴說：“我心里难过得不得了。”

見到父亲的面，越发要哭出来了，正在兴致勃勃談話的佐佐听到伸子带哭的声音，真吓了一跳。

“怎么啦？”佐佐用手摸了摸伸子的上額，扳过她的脸来朝向自己。“怎么啦？这脸色！冷嗎？哎？怎么，不舒服嗎？这可不行，快休息吧，快点，就在这屋里睡吧！”

伸子却不回答父亲的話，默默地沉着脸，斜着眼兒打量着佃的服装。她突然問道：“要去騎馬嗎？”

佃只是上身穿着西服，里边是土黄色粗布衬衣，下边高筒靴子直到膝盖。佃对于伸子的問話，反倒象是吃了一惊似的。

“啊！这是基督教男青年会的服装。”他简单地回答。“——休息休息吧。……大概是疲乏了。准是的——操了心臟。”

他帮助伸子脫了大衣。

“来！到我房間里来休息。”

父亲向挨着他的床的另一张床走去，掀起了蒙床的单子。

“那边好。”

伸子被佃搀扶着，拖着脚步走到了自己的寢室，关上了門。

她听到父亲說：“啊！請你告訴她不要鎖門好不好？”

好冷的睡衣！冰涼的褥单！冰凉，寒冷，冷得伸子咯咯地打着牙战，尽量把身体蹙縮一团。伸子覺得脑袋象变成了石头似的那样难过，哎呀，誰要是給她摸摸这脑袋，給她暖暖地多盖些被子，那該有多么舒服呀！……

誰也不在，盖的也就是这些……冷呀……象只淋湿的兔子。真是只淋湿了的兔子。伸子好象小孩子似的把脸在枕头上蹭来蹭去。

“媽媽……媽媽……”

伸子漸漸迷糊起来，眼角上淌下眼泪。

伸子忽然清醒过来。四周围已是夜晚。电灯輝煌地照着，父亲仍穿着和服，好象很为难似的站在那里。她覺得晃眼，一边翻身，一边忧虑着父亲还不應該这样勉强支撑。她想要把这个意思說出来，可是說不出声来。正当她又要重新翻身的时候，她好象从一百尺高的地方墜落下来了似的，脑袋已經麻木了。她又昏迷不醒了。恶寒是停止了，可是发起高烧和抽起筋来了。

伸子只覺得身体里好象有一种不由自主的奇怪的力量往上冲，一歛一歛地打挺兒。全身抽筋。每一抽筋，她断續地叫出悲伤的声音来。她只想抓住个什么东西来制止这种痛苦、疲乏的冲动。可是哪兒也沒有个抓处。脑袋的里边，外边，都好象被閃光包围了似的形成了一片光芒的漩涡。那个光芒的大海不断地在搖蕩、閃动、轉悠、忙乱。明亮，明亮得好苦。

“我累了，我……讓我睡。讓我睡。”

她一面不断地說胡話，一面身上頻繁地在抽动。有时候意識清醒，有时候糊塗。

在午夜两点多鐘的时候，完全昏迷了的伸子从旅館被抬到醫院里去了。在汽車里她曾一度清醒过来，她了解了自己在到醫院去的途中。可是誰在这样抱着自己，給头下垫了靠垫？她睜开了发炎的、疼痛的眼睛，在黑暗之中热心地注視了一下对方。原来是佃。他瞧見伸子睜开眼睛了，就象哄小孩子似的一面把她的身体在膝上顛蕩，一面說：“痛苦嗎？再忍耐一会儿吧！一会儿就舒服了。快到了……”

午夜，在病房里，伸子的衣服都被他們給換了，值夜班的看护剛往出走，佃就进来了。

他一边摸了摸伸子的額头，一边說：“啊！好了，到了这里，就放心了。……放心地休息吧。……不要紧，有我在这里哪！”

巴不得熟睡，想从睡眠中逃脫痛苦的伸子，紧紧地闭了眼睛。剛要睡去，抽动又来侵袭她，身子一挺一挺地抽动。每一抽动，她还是和剛才一样地呻吟：“讓我睡……讓我睡……”

“啊，就会睡着的，这回睡吧！……”

不知什么时候伸子也就迷糊了，渾身的骨头节兒都好象化了似的，好象将心灵带到暗淡舒适的地方去了。伸子将头发乱蓬蓬的头枕到枕头上，想要打一下呼嚕，由于奇怪的感觉使她似醒非醒的，有什么东西碰着她的脸，意外地一个柔軟的嘴唇長時間地压在她的嘴唇上了，全部神經都清醒了。伸子好象是深刻地感到佃的存在。伸子渾身感到新的战栗，一面又失去了知觉，一面用两手摟着佃的脖子，将自己的嘴唇按在他的嘴唇上了。

有个人，摸着伸子的胳膊，說着：“啊！已經天亮了。”就把伸子的手从佃的脖子上拿了下来。

“这次我来陪着你，因为这位先生也必须休息的。”

伸子毫无感觉地将胳膊放在枕头上了，她用视点不定、发着烧的眼睛看了看看护，她感到室内流动着拂晓的寒冷、灰色的光线。她反射地嘟囔道：“是吗？——已经天亮了。”

她究竟睡着了没有，她自己一点也不清楚，只觉得一整夜都象在汹涌的大浪中颠簸着，她的身心都感到极度的疲劳。困，困得一场胡塗。

“好啦！好啦！好姑娘，必须要休息啊！”

伸子脸上露出了一丝微微的笑影。他的声音在说话：“那么我再来吧！要不要给你带什么东西来？”

伸子和似乎将陷入沉睡中去的感覺作着斗争，好不容易才集中了注意力。

“那么给我拿一个匣子来——蓝皮的——里边有梳子什么的。并问候我父亲。”

有人给她吃了一粒丸药。他已经不在这里了。又给她喝了两羹匙难喝得要呕的可可，还是不知几点钟上喝过的那种。

因为门口有人在悄悄地争辩着什么的声音，伸子忽然睁开了眼睛。周围阴暗，不知道是不是黄昏了。半明半暗里，传来了争吵的声调。

“请你不要和她讲话。”

“那是我的自由。我正式受她父亲的托付，许可我在这里出入的。”

“嗯！那我知道。所以进屋里去是可以的，可是，只是请你不要和病人谈话。有使病人休息神经的绝对必要。”

他进来了。他一面向下看了看床上的伸子，过一会儿就和

对普通人說話似的說：“你觉得怎样？”

“Oh! please don't!”^①

伸子看到他这种奇怪的倔强，觉得自己对看护有点不好意思，他这样問，自己一点也不觉得高兴。她好象要哭泣似的在心中嘟囔道：“他为什么要說話呢？”

她沒吱声，但好象是更加紧了似的又重新問了一遍：“你觉得怎样？心里边。”

伸子沒有回答他的問話，很悲伤地責备他道：“你为什么要說話呢？”

忽然伸子臉上充滿了神經質的眼泪。她一面觉得心情沉悶，就那么睡去了。

① 英語，意思是：“噢，請你不要！”

二

1

宿舍的食堂在頂上头的八楼。这个食堂順着翼楼向外突出去，越往里边越寬敞。現在正是晚餐時間。几十张桌子都鋪上了白桌布，圍着桌子坐了很多姑娘們。食堂里鬧哄哄的，融融乐乐的談話声，笑声，杯盘相触的响声，在空气里打成一片。从伸子这里看得見一扇通往大厨房的門。这扇門不断地一开一关。每当侍女們端着托盤进去，用鞋尖一踢門，就閃見女厨司的身影，座着大鍋的爐灶等物。厨房的热气也吹了过来。

伸子的这一桌有八个座位。可总是只有七个人坐。她今天晚上特別想要和安川咲子会見，滿肚子想一見到咲子，就隨便說說“啊！肚子餓了！”什么的閑談，来散散从早晨以来的郁悶。

可是咲子看見来晚了一步的伸子，就依然規規矩矩地把兩手抱在胸前，对她輕輕点了点头，象对外国朋友一样用外国話來作了个照例的寒暄：“晚安——您好！”

伸子虽則空着肚子，等她吃起飯来却覺得淡而无味。

那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伸子上了一堂十九世紀英国文学史的課。刚一下課，她就急忙地到阿威勒楼去，那里是有关美术、建筑等方面的圖書館兼研究室。

住进宿舍几天以后，伸子找安川，偶然来到这所楼房。安川

在这里研究日本美术图案古来使用着的艺术加工的传统，伸子特别喜欢这地方的清静，建筑的紧凑。大图书馆固然很雄壮，可是内部象个会议室，安不下心来。第二天起，伸子读书写字，都到这里来，佃也到这里来。

伸子每天早晨都来，她走向用大屏风遮隔着过道的一张桌子跟前的时候，心里总是跳动得很厉害。佃已经上课去了。桌子上留着眼熟的他那个黑皮包。伸子了解他是打算回到这里来的。她读起小说来了。

读了几页，屏风外面有轻轻的女人的脚步声停住了。

“唉呀——在这里哪！”

伸子吃了一惊，抬起头来一看，原来是珠子站在面前。她戴的帽子，穿的大衣，一身都是黑的颜色，她那皮肤白皙的脸显得格外美丽。

“唉呀！亏你找来的！坐啊。”伸子拉着中西的两手，让她在自己的旁边坐下。“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昨天晚上十一点多钟。”

她俩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也说不出为什么，都笑迷迷的。

“怎么样？”

珠子去看了在波士顿的未婚夫，去了一个星期才回来的。

“好着呢！从这里去，那真叫清静呢，旅馆也很舒适，很安逸的……”

“他身体好吗？”

“谢谢你，他很精神。”刚接触了外面的冷空气进来的珠子，脸上生气勃勃的，闪烁着新鲜的愉快，用生来的坦率、亲密的态度说，“并且我去得正好，现在他正着手做着一个人才叫突出的研究，据说一旦完成的话，是非常有用的。可是很不容易呢。所以

他說我這次去，給了他很大的鼓勵……”

不久，她用亮晶晶的眼睛，好象撫摩似的從正對面凝視着伸子，問道：“怎麼樣？那以後，你們……”

“……………”伸子露出一種說不出是苦笑呢，還是難為情的複雜的笑容，歪了歪頭。“也就和過去一樣。”

“——今天呢？來了嗎？”

“現在象是上課去了，可是——啊！你也一起去吃午飯吧！，三個人——好久不見了……好不好？”

“謝謝——可是——幾點鐘了？現在……”珠子看了一下手表。“今天不行，還得到布連塔諾去。人家托我帶的口信兒比這個還要緊哪！你這個星期六有什麼約會嗎？”

據說，近來常和珠子接近的青年橫尾、樋口他們要請她和伸子去看歌劇。他們和佃在同一个俱樂部，伸子也時常和他們說說話什么的。

“我看哪……”

“听說是《參孫和大利拉》^①呢——”

一听到劇目，伸子很想去看。可是，一個星期六的夜晚，誰都特別想熱熱鬧鬧地度過，——不知佃打算作什麼。把他一個人扔下，也覺得象遺憾似的，正躊躇着沒有回答的時候，佃進來了。他們剛寒暄完，伸子就連忙告訴佃現在接受的邀請。

“你打算怎樣？——我有些想去，可是……”

佃也不管站着談話的珠子和伸子，就在椅子上坐下了。听完了伸子的話，他好象不大高興似的反問道：“我當然沒有在被請之列吧？”

^① 根據《舊約》《士師記》第13—16章參孫和大利拉的故事改編的歌劇。

珠子吃了一惊似的看了看伸子。

“这次就請的我……我怕你要有什么計劃的話，倒不合适了，所以留住中西小姐等你来！”

佃也不看她們两个人，把圓礼帽放到一边，一面开始在桌子上摊开書本和筆記来，一面說，“你看怎么好，就怎么回答好了！”

伸子和佃交往了四个月，屢次听到这样的話，現在她还象初次听到的时候所感到的那样痛苦，說：“……想办法叫两下里都合适，不好嗎？”

“憑你自己的判断回答就行了。——可是……”

“什么？”

“你們对橫尾、橋口那样地熟悉嗎？”

这話連珠子都給扯上了，伸子心中充滿了难忍的悲哀。她带着弩扭的表情沉默了一会兒，下了决心似的对珠子悄声說：“——这次我不去了。……虽然是一番好意……我不去，你去不？”

“我是沒有什么的。”珠子轻松愉快地把一只手搭在伸子的肩膀上，很体贴地安慰她道：“那么，也許这样更好，那种地方，什么时候都能去的。我替你謝謝他們吧。”

她們一同走到門口。

“就請你說我有约会好了。”

“就这样吧！——”珠子一路走着，突然用女人的善意低声說：“……佃先生有点兒嫉妒呀！可是，这就說明了他是真心地爱你，你真幸福啊！”

伸子脸上露出不相信的神情。于是她就拿出象个老前辈的温情，用說服的口气來說：“当真的哟！”还假装瞪了伸子一眼。

伸子回到桌前。佃也不看她，也不开口。伸子的性格是不能够长时間忍受这种不自然的气氛的。她招呼說：“喂！”

佃抬起脸来。

“什么呀？”

“这种时候，该把你的意思明确地说出来才好，人家不是和你商量吗？”

“告诉你，你爱怎么就怎么好了，这话说得不对吗？”

“不是说这个……可是那样，不是不痛快吗？口头上说随你意，态度上叫人没法打主意，我说这就不对。——既然和你商量，就是要你来拿个主意啊！”

佃没作声，却斜起泛白的眼睛来仰看着伸子，诉苦似的说：“你知道我没有叫你别去的权力吧？”

伸子含泪沉默着，他骤然着了急似的低声快口说：“你去好了，你去好了。绝对不要为我担心就好了。”

“我并不是想去才这么说，——因为这是今后常常要遇到的事情……”

刚说开头，进来了五六个学生，在空着的前前后后的大桌子旁，各自坐下了，弄得伸子不能不闭口无言了。

就这样到了午后两点钟，伸子到普拉特小姐那里去了。

普拉特小姐是个身材高大的、不知什么地方有些象荷兰人那种笨重样子的人。她连说个“是的”，都不象纽约女人那样忙忙叨叨地带着鼻音，而总要地地道道、一个字一个字拉长了声音，说得很慢。伸子在这个跟着母亲和房客一起生活的女教师家的安详气氛里，经常感到一种家庭的情趣。

上星期二，提到宿舍的话。伸子对于宿舍的生活，老有一些气味不能投合的地方。第一是人太多。她半带玩笑地说：“简直象个蜂窝。而且一个个都是蜂王……”

普拉特小姐歪着她那有着浓厚的栗色头发的脑袋，想了一

想，說：“星期四下午請到我家來吧！也許能換換心境。咱們來聊聊天吧！”

因為有這麼個約會，伸子就把和佃的心情上的糾葛暫且擱在一邊，走出去了。

剛一敲弄里的宅門，普拉特小姐的母親就迎出來了。

“你好！”

“啊！你好！歡迎。”

老太太很和藹地將伸子領到了穿厅。在她誠實的藍眼睛里流露出疑異的表情，用天生的囉嗦子問道：“現在偏巧有別人來，在學習哪，你有什麼事情？”

伸子感到有些意外，她滿以為普拉特小姐是午後空閑才邀自己來的。

“今天是星期四吧？”

“對，不錯……”

“那麼，請你告訴普拉特小姐一下，就說我來了。要是有的妨礙的話，我改天再來也沒關係。”

老太太剛進去，披着日本外褂的普拉特小姐就匆匆地走出來了。她沒等伸子說話，就寒暄了一句，把伸子請到了自己的房間里。

“只要三十分鐘就完的，對不起，請你等一等！”她望了一下書架，抽出一本普及版的奧斯丁^①的作品來遞給伸子。“請先看看這本書吧。那麼，失陪一會兒。”

從普拉特小姐房里的兩個大窗戶，可以望見大學的校園的一部分空地和大學校長住宅的側面。長沙發上和床上都鋪着雅

^① 奧斯丁(1775—1817)是英國女作家。

致的花紗和小靠墊，構成了這間清靜屋子的裝飾。伸子坐在搖椅上讀起剛才遞給她的那本書來。

不久，聽到走廊里有送客的說話聲和普拉特小姐向這邊走來的衣服悉索聲。

兩個人剛剛愉快地談起心來，又來了學生。普拉特小姐倒象本來就安排好了似的，對伸子說了三兩句話就到客廳里去了。——又得足足等一個鐘頭。——

伸子在屋子里躊躇起來。前面空地上有一棵冬枯的樹，好象沖着天空倒插着的掃帚似的，在那樹梢上不知怎地只留下了一片緋紅的橢圓形枯葉在飄動。在碧藍透明的二月的天空下好象滴了一滴鮮血似的美麗。

在望望那個，看看這個之間，伸子忽然覺得自己陷入了一個進退維谷的境界。普拉特小姐只顧那麼教她的課。而自己却待在這間並不想待的臥房里，摘了帽子，脫了大衣，好象接受了必需在這裡從容盤桓的命令似的呆呆地等着。為什麼自己要待在這裡呢？伸子不自覺地微笑了。——可是，真的自己是到這裡作什麼來的呢？

雖然伸子是她的學生，既然把人叫了來，怎麼能把人家一再孤零零地撇在這兒不管，不是很奇怪嗎？如果她是好意給伸子另外找一間屋子待，那麼她為什麼不預先說明自己很忙，伸子可以一個人在屋子干點什麼？平素普拉特小姐是個周到的人。想到這裡，伸子忽然神經過敏地坐不住了。她交抱着兩只胳膊，直挺挺地站着，象質問似的向下看着自己脫下來的大衣和帽子……

這麼看來，倒也不是沒有影子的事。

有個十天了吧。那天學習完了之後，普拉特小姐也不知是誰那裡聽來的，問伸子道：“聽說你這些時候總是和佃先生在一

起，是嗎？”

伸子回答說是的。

“佃先生从前对高崎小姐很亲切的，好象时常和她在一起呢！”

伸子觉得普拉特小姐的口吻里好象有所暗示，她单纯地回答道：“据說是的——他告訴了我。”

“原先——他在西部的大学里的时候，听说也是为了女人，有过什么不大好看的事——說起来嘛，似乎就是有失紳士的体面的事——新近偶然听到这么說呢。”

“啊，是了，就是那一回吧？說是夜間在什么地方把个和他談着話的女人，叫警察誤解了，出过点什么岔子……”

普拉特小姐好象有些意外似的說：

“是佃先生說的嗎？”

“是，是他說的。——可是，人家为什么必需把別人的风传拿来告訴你呢？”伸子略微露出不愉快的神色說，“风传什么的，我想不能就当事实来相信，因为有一种人喜欢添枝加叶，說不負責任的話。”

“可不是嗎！我也絕不想完全相信啊。”

普拉特小姐无形中就改換了話題。可是，今天这种奇妙的接待法——簡直象是要說：“你應該还有对我說的話哩，你一个人在屋子里仔細想想看吧。”似的，这么一种接待法——本来的意思不就是要那么提起个話头来嗎？

伸子理会到这一点，就对普拉特小姐的巧妙办法感到不愉快起来，她簡直看得自己的性格象小孩子，經不起暗示。其实不必这样做，伸子原沒有把她和佃的始末根由对普拉特小姐隱瞞的意思。到了必要的时候，她一定首先要向她所敬愛的普拉特

小姐一五一十坦白說明的。可是，絕不能在这样一个被强迫的情况之下。而且这些話，須是作为平等的人互相談心來談的，不是普拉特小姐心里所期待的那樣，得征求过她的意見來怎么作的一种性質的事。——

伸子下了决心：“今天不管怎样也絕不自己來談关于他的事。”哪怕明天早晨再趕來，把一切都談出來。——今天可決不——決不！

伸子总算好歹等到了普拉特小姐教完課。于是她們一起到晨岸去散步。普拉特小姐象是洞察到伸子的感情，沒有談出她心里也許已經有了的計劃來。只是一兩次在偶然的機會里提到了他的名字。

2

这一天，說起來是心情上无端又添上了一重阴影。然而，絕對沒有不愉快的日子，又几时有呢？

自己虽然以一个学生身分住进了宿舍，可是和他的牽連已經深入在心里，伸子的精神生活，不能象女学生那樣的單純。学生里面可也有不少有着情人或未婚夫而住在宿舍里的。宿舍对过的那个“春草之家”，不仅是对爱睡早觉的学生方便，晚上还靠这样一些人照顧，生意特別兴隆。她們和來訪的情人們在一起很愉快地閑談，一到星期六就跳舞什么的在一起娱乐。有的朋友們和彼此的情人又交上了朋友，大伙兒一起兴高采烈地去赴晚会什么的。

有一次安川說：“日本人在社会生活方面的訓練实在是不足，所以不行。这边的学生們連自己喜欢的人，都要征求朋友的

意見來選擇。——朋友們看不起的男人連跟他交交朋友都覺得是羞耻的。”

安川非常崇拜外國。因此，伸子時常起反感，這時候也回了她一句：“什麼都是共和啊！”說着笑了一笑：“我的方法可不同，自己喜歡，所以就喜歡。這就行了。”

然而伸子覺得和佃的戀愛，比起她周圍所有的戀愛來，有一種不能比較的特別的暗淡和悲哀。到醫院去的那天晚上，佃和半昏迷的伸子接了吻。伸子感到這是他的熱情的告白，也吻了他。從這以後，在他已是不可能再將感情收回，在伸子也辦不到了，逐漸地彼此相戀，感到難舍難離。……不過，戀愛是這樣一種經常帶有動搖、不安和悲傷感情的東西嗎？

最初，自己相信得到了個相愛的人這樣一種信心，充分給予了伸子以精神上的安定和希望。而佃這方面却並不是這樣。他隨着感情的熱度高漲，內心中不斷地增加了不安。這在伸子也不能不受到感染。那種由於相互的愛，而互相越發感到生活力，互相提携下去的，和平而同時又崇高的光輝，卻不容易得到。

佃是一個沒有多大自信的情人。

二十多天前的一个晚上，伸子被好幾個朋友邀請去吃晚餐。這些是佃不認識的公司和官場方面的人們。伸子之外，也有很多婦女出席。第二天佃變得非常神經質了。

“你——不高興我昨晚去赴了宴會嗎？”

於是佃從眉毛底下瞥了伸子一眼，說：“難道還有什麼讓我不高興的事嗎？”

“你瞧！你瞧！怪就怪在這裡！”伸子點着指頭，裝作吓唬佃的樣子。接着又說：“這是以後也會有的事情，所以請你要好好了解……好不好？我實在是關懷你，愛你啊！所以相反地和誰

在一起也觉得放心，觉得没关系，我有这么一种信心。——你懂得我的心情吧？我是已经有了守护神的。一个人只要是有了真正心爱的人，就不会自甘堕落。并且，要是连这种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都不能够平静地来对待，那简直就是彼此的不名誉……”

佃一面躲避着伸子的视线，一面不让步地嘟囔道：“我绝不是说你怎样啦。我知道你对我是一片真心。可是——你很快地就会相信人。世上的人绝不是从表面上看得出来的。你怎么能那么放心地和人交往呢？……我不放心的就是这个。”

“要是人都相信不得，我怎么能够这样相信你呢？”

佃既然是相信她不会变心，那他怕的又是什么呢？正如珠子所说是因为嫉妒吗？要是了解自己的心情的话，就连嫉妒也用不着啊，伸子心中感到痛苦。和佃不认识的人见面都不行，交际也不行。——那也太拘束了。伸子对于气量狭窄的佃，觉得可气，有时候就想，索性不去——忖度他的心情什么的，自己就是自己，按照自己所相信的自由地做去好了。也尽量让他去痛苦，让他痛苦到能够知道怎样处理他自己的这种心情才好。她激动得几乎就要决心这样做去。可是她一方面这样想，心里忽然又燃起了热情，想抱紧了他的头来乱吻一气，说句，“哦，是呀，我知道！”

伸子是懂得佃的痛苦的。他痛苦的是，三十五岁了，并且极其贫穷，又没有地位，也没有很好的名气。他一面为这些事情烦恼，一面对于被伸子年纪轻轻的热情吸引着的自己感到苦恼，对于自己没有自信感到苦恼，他准有着重重的痛苦心事。伸子在想怎样把自己燃烧着的心情传到他的心情里，一同走上光明正大的生活中去。在他们来说，分明只有往前走的一条路——可是怎样才能使佃安下心去，和她在一起把已经发展到这个阶段的感情健康地继续培育下去呢？

伸子想到这里，眼中噙着泪水。他也是不結婚就不能罢休的吧？

3

人人都結婚。男人也結婚，女人也結婚。結婚這件事，和是人都有眼睛鼻子一樣，好象是履行人生當然的一個約束似的。人人都這樣遵行。伸子對這事却抱著一種莫名其妙的心情，也可以說是一個疑問。人們要求有家庭，相愛的男女要求在一起生活，願意讓人家看作是一對兒，她也懂得這種心情有多么強烈。伸子對佃的感情，並不單單是中世紀所謂純粹的精神上的愛。他和自己終究是要在肉體上合而為一的吧。讓人家以一對兒相待，有多么方便，這一點就是現在也能够充分了解的。可是伸子一想到結婚這個階段，就有一種說不出的沉重、狹窄、庸俗、不安的感覺壓到她心上來。人一結了婚，怎麼就都象達到了人生的目的似的安定了下來，和世俗妥協起來了呢？許多男女，都象被一種自己以外的東西來領導着，在不知不覺之間就度過了一生。伸子不願意自己也結了婚，度過這樣的一生。她既沒有結婚要孩子的意思，也沒有要依靠丈夫的所謂發迹，來讓人家稱一聲某夫人的欲望。佃有佃的事業。自己有自己的事業。並且，在經濟上，伸子也沒有靠他來掙錢的必要。所以要和他生活在一起，互相協助，一道過日子，只是為的要兩個人處在能夠充分培植相互愛情的地位上來使自己成長得更豐富、更廣闊、更壯實而已。對於相愛的男女，結婚是唯一的出路嗎？男女的愛，莫非本來就是使人感到狹窄、不自由的這麼一種性質的東西嗎？在伸子的心中，最後總是很頑強地產生出這麼一種心情：人生似乎應該還可

以再有一些什么不同形式的東西。

個呢，連結婚兩個字都沒從自己的嘴里說出來過。可是他是多麼苦惱呀！伸子一看到他那種痛苦的样子，就不能不感到他真正在追求着的是什麼。他因為不允許自己有主動說出口的权利，所以他內心在鬥爭着，這種心情使伸子更痛苦地感到自己的責任重大。

那是再過四五天就到三月的一個晚上的事。

伸子一個人在屋子裡。自習時間是宿舍裡最清靜的時間。只有洋灰地的走廊裡有時候走過穿着高跟鞋的腳步聲。伸子對着桌子坐着。有着綠色罩子的讀書用的台燈，幽靜地照着本子的白紙面和書的皮書脊。伸子為了拿給普拉特小姐看，在翻譯《竹取物語》^①中的一部分。

這部《物語》本來是她所喜歡的。這是自己選定的功課，所以她一向充滿着興趣，有些日子為興之所驅，也不管文法的錯誤，用字的奇怪，一心埋頭來做。可是，今天晚上呢，怎麼也不見進展。不僅是因為在她的貧乏的詞彙里找不出必要的表現方法；而好象是心胸里缺乏了熱情，不能集中精力到興趣橫生的境界的這麼一種感覺。伸子不管是在思索，還是在寫字，內心裡都深深感到自己的存在就好象連影子都忽然淡薄了似的，沒有着落。每當寂寞的時候，她就會有這樣的感覺。

個正在旅行；他是為了基督教男青年會的事，到紐約北方的一個都市去的。

當初伸子聽到這話，倒是很高興地贊成了。

“很好。你去吧！偶爾分手一下也好。換換心境——”

① 第十世紀末年日本的一部古典作品。

为了重新考虑一下自己的心情，使动辄兴奋的神經得以休息一下，也觉得很好。第一天晚上，晚飯后，因为知道不会有人到楼下大厅来找我，心里感到很踏实，老早就舒舒服服地换上了便衣。随意收拾收拾衣櫥，看看書，享一享很久沒有过的独坐之乐，十分魅人。九点多鐘洗过澡，快要就寝的时候，伸子感到平素忘怀的无所事事、从容不迫的欢喜，象上升的月亮一样照彻了全身。

第二天，就是今天，是整天空閑的日子。然而，由于习惯，还是十点多鐘就到阿威勒樓去了。伸子对着一向坐慣了的桌子坐下一看，感到四下里有一种說不出来的沒意思。清彻的空气里竟出一种冷清，听不見脚步声的整个大厅里那种过分寬敞的、空洞洞的感觉，所謂空虛就是这么个感觉吧？伸子对周围的一切，都觉得异样的新奇和深刻。

門一开，或是有个人走过来的声息，都会使她的神經感到极度的紧张。

佢現在在离这里数百哩的地方，两天之內是回不来的。这事实是明明知道的，可是幻想万一的心情，使她的心一下子跳得更厉害了。一个上午就有一整天那么长。伸子因为自己的心太不由己了，終于感到了悲切的痛苦。

她离开圖書館，到哈德逊河边的公园去散步，又到百老汇街去买东西。这才熬到了晚上。……

伸子和自己的心情作斗争，好容易抄完了够一个鐘头用的《竹取物語》材料，就連忙把本子和字典推在一边。真好象是有好事情等待着自己似的，打起精神站起来离开書桌。可是——在宿舍的小屋子里，只有自己一个人。既沒有等待着她作完功課的人，又沒个可以告訴一声“啊！好容易作完了！”的人。梳妝

台上的鏡子，明亮地反映着屋里的白色牆壁。伸子的脸上露出好象是寂寞的小貓狗似的表情。她无聊地将两手在头上交叉着，站在窗前。

透过暮色深沉的寒夜，可以看到同一宿舍楼房由尺形突出的翼楼。有着很多的窗戶，内部灯火輝煌，好象一个点着亮的鏤空大灯籠。从一个沒有遮着窗帘的窗戶里，隔着上了冻似的外面的空气，一晃一晃地看見年輕女人的头和穿着白上衣的肩膀，哪一个窗戶中都好象很和平温暖，降临着一种別人不知道的幸福。伸子突然感到一种冲动，想拿起不拘什么乐器来，使劲弹它一陣，来打破自己沉溺在里边的这种寂寞。她坐在床沿上，一面用鞋尖点着拍子，一面鼻子里哼起歌来。这是自己的嗓音嗎？这种凄惨、軟弱、顫抖的声音？

她一下子截断了歌声，另拿起了杂志。

可是，伸子不久就丧失了这种抵抗力。她知道想解除这种煩悶是办不到的。

伸子了解到自己沒有他是生活不下去的。她觉得整个世界好象变得空洞了似的寂寞，無論做什么——走路也罢，讀書也罢——一切无非是一种手段，来摸过見到他以前的时光，連空气都好象变稀薄了似的，呼吸怪憋悶的。除去他之外，有誰来救她呢！他知道她在这里这样恋慕他，这样痛苦嗎？

在伸子的眼前，浮現出来了他的脸。他的脸渐渐变大了。他举着他那頂眼熟的旧圓礼帽，在看伸子，在走过来，流露着和善的微笑。伸子闭着眼睛，觉得热一陣，冷一陣，全身都在顫动着，抱紧了幻想中的他。他的面頰的感触……他的嘴唇——手心里感到撫摩他柔軟头发时的触觉，伸子呻吟似的喃喃地叫着他的名字。

头靠在墙壁上，精神恍惚的伸子，由于敲门的声音清醒了过来。

她急忙用两只手背擦了擦泪湿的眼睛。

“请进来！”

可是门没开，传达的少女从外面叫道：“您的电话，请您到大厅来接。”

“噢！谢谢你！”

是谁打来的呢？伸子心里诧异着，心不在焉地整了整衣衫，到楼下去了。大厅里，东一群、西一群满脸喜色的男男女女。三个穿着夜礼服的姑娘，象一束花似的挤在一起，带着又欢喜又害羞的神情，穿过人群走了出去。穿着黑衣服的舍监老姑娘坐在厅角的大理石柱跟前，望着活泼泼的愉快动态，脸上充满了装出来的微笑。

伸子走进电话阁子。她一面在想：要是有人来约我到什么地方去，我就拒绝吧！一面拿起电话耳机。

“喂！喂！”

“是佐佐小姐吗？我就给你和那边接上。”

卡！卡！卡！响起了接线的响声。

“喂！喂！”

“喂！喂！……你是……”

非常不清楚，很远地断断续续地刚听见一声，伸子就不知不觉地凑过身去，手扶着闪银光的电话机台座。

“佃先生？”

“佐佐小姐吗？你现在做什么哪？”

伸子由于心中涌上来的喜悦和怀恋，说不出话来了，她一面

面把乱得发热的额头一个劲儿地往话筒上贴过去。

他的声音也非常和蔼。

“纽约的天气怎样？这边的风雪非常大呀！——我讲的话你听得见吗？”

伸子的兴奋没能镇定下去，她发出好象憋着气似的低声。

“听得见！谢谢你给我打电话来。”

“你一个人吗？”

“是啊！”

“我一直在开会，才开完，忙来着。——因为天气太坏，我想到你在作什么呢？……”

“谢谢你。”

在伸子的胸中又一次地涌上了好象火团一样的东西。要是可能，希望一下子飞过去，滚到他的身边，让他用同样热烈燃烧着的手来紧抓住这个奔放着的热情——由于语言所不能表达的感情，伸子把额头贴在话筒上，就那么沉默着。

“喂！喂！”

“——什么？”

“你怎么啦？”

“……”

对方也来了个情意深长的沉默。伸子感到通过夜晚的电缆传过来的、清清楚楚迫近来的他的心情。这种感觉越逼越近，简直地将两个人相隔的距离缩短到了极点，感到就象他在隔壁似的。一会儿，对方说：“也许时间快到了。——挂上吧？”

“是吗？”

“你一直在房间里吗？好好休息吧！我按着预定的日子后天回去。”

“几点钟？”

“大概明天晚車从这里动身，后天傍晚就可以到了！晚上見面吧。”

她說了再見。于是迷迷糊糊地乘上电梯，回到了房間。

4

伸子那夜几乎沒有能合上一眼。第二天下着阴郁的細雨。从普拉特小姐那里回来，正在大門口甩着雨伞上的水滴，穿着出門穿的衣服的安川从电梯里走出来了。她看見伸子，招呼道：“佐佐小姐，你現在有工夫嗎？”

伸子的內心还沉湎在昨夜以来不断的思考里，她抬头看着安川发怔。

“为什么？”

“要是沒有什么事，我想請你陪我到一百二十五号街去一趟。”

“买东西嗎？”

“嗯，买点兒。”

伸子心想：走走也好。該決定的，夜里都已經決定好了。

“那么你等我一会儿。我把这些柒七杂八的东西存了起来。”

伸子将書和筆記本都存在传达室了。

也就为的是买点零碎东西近便，其实这一百二十五号街原不是什么上等街。一路上尽是尘埃，香蕉皮，苹果皮，还充滿着卡車的恶劣的汽油臭味。修理皮鞋的，收买旧衣服的，做假首飾的，在窗戶上的玻璃已經破了的、发黄的半地下室，开着象耗子窩似的小鋪子。这个地方使人覺得，在宝石商人的櫥窗里裝飾着的，

挂着几百美金、几千美金价牌的鑽石，都不象是真貨。

安川买了一双鞋。伸子买了一卷緞帶、一块縷空花紋的白桌布和两只小鴨子玩具。安川看伸子象小孩子买东西似的，她笑道：“你这人真可笑，干什么呀？那种玩意見还买两个呢。”

“不是很可愛嗎？神气真可愛啊！也送佢一个。”

伸子很小心地抱着輕飄飄、沒分量的紙包，打着傘，在湿淋淋的人行道上往回走。

沒睡好的伸子，心情倒很清爽。煩悶了好久的問題，自然而然地得到了解决的門徑。心里也踏实下来了。可是前途并不見得乐观。自己得开始女性的操勞了。只要有協助佢的热誠，伸子覺得自己是并不怕操勞的。只要他說声好，自己是早就有了決心的。伸子心中怀着希望，而同时也預料到一种說不出的悲哀和不幸。那就是父母方面的問題。她愛她的父母，可又差不多猜得出他們心目中的伸子的伴侶大概是个怎样的青年。平心說来，佢离他們理想中的哪种人物分明都是有距离的。他們要是知道了自己的决心，也許感到驚訝，不愉快，还許会生气的。不，一定免不了是要生气的。可是自己不打算后退。哪怕到了最不好的情况，成了終生感情上不和的原因。昨天夜里伸子也考虑到这一点，哽咽过的。并且心里祈祷过：但願双亲能够理解自己的心情。万一运气好，能够这样，但願佢也能够作个他們的好女婿。

第二天午后五点多鐘，佢打电話来了。伸子告訴他自己要去，請他七点多鐘到圖書館。

伸子带着好象参加什么典礼似的严肃心情食而不知其味地吃了晚飯。她回到房里，在小鴨子的脖子上結上細緞帶的蝴蝶結，用薄紙包好。她用刷子刷了头发，戴上帽子，走出門去，脸上显着比平时来得蒼白。

昨天的雨已經住了，也沒有風，是個潮滋滋的晚上。在濕潤而漆黑的天空中，閃耀着很多星星，由於遠處路灯光亮的照耀，可以模糊地看見大學校園里那沒有葉子的樹梢和大圖書館的圓房頂。她穿過校園，到了阿威勒樓。不見佃的影子。伸子又到大圖書館去，開開三樓角上特別室的門。在明亮的光綫下，書架好像樹林似的排列着，伸子的腳步聲高高反映到屋頂。在讀書室中有人從坐位上站起來的聲音。伸子加快了腳步。佃在那里。一個人。他衝着門口，好像是在迎接進來的伸子，左手扶着椅背站在那里。伸子看到他臉上象是瘦了一點，就在這當兒，她感到直到現在支持着自己的軸心，轟的一聲，崩潰了似的。

伸子最初的感動稍一鎮定，她就挨着佃并坐了下來，用簡單的話問了旅行的情況。她拿出了一個白的薄紙包來。

“送給你的禮物，你打開看看。”

佃很珍奇地仔仔細細打開了紙包，一看到包里出來的小鵬子，當下滿臉都閃着微笑。

“這真可愛！謝謝你。怎麼來的？”

“昨天看到這個，買回來的，和安川小姐一起去的。”

佃用粗笨的扁平手指撫摩着輕飄飄的柔毛，又讓它在皮包上走，他天真地和小鵬子戲耍起來。伸子用痛苦的心情望着他那和平的面孔。他還完全不知道自己馬上要說出什麼話來呢。兩個人的命運就要在這幾分鐘之內決定下來了！

伸子為了提出這種重大的問題，苦於不好開口。她低着頭，把自己的手放在佃的手上，她話沒出口，感情就劇烈地動搖起來，舌頭笨重得發僵。伸子突然叫出他的名字。

“——佃先生！”

佃驚訝地看了看伸子。在兩個人的眼光碰到一起的當兒，

伸子的脸上露出象胸口忽然疼痛似的苦痛的样子。她伸过手去把他的头拉过来。于是把嘴紧贴了他的耳朵，悄声儿说起来。

“我呀！……我呀！”

可是，忽然伸子自己也没有预料到的眼泪，来势甚猛地涌了上来。她把自己的脸紧紧地挨着佃的侧脸，就这样哭泣起来。佃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慌张地想要把伸子从自己的胸前推开。

“你怎么啦？啊，你怎么啦？”

伸子一面用力揽紧了他，一边流着泪断断续续地嘟囔道：“我啊……考虑过了，要是结婚……我就……”

佃好象深深地激动了似的挺直了脊梁，用两手把伸子的脸捧到自己的面前来。伸子满脸淋着泪水，兴奋得发抖，象孩子忏悔似的一口气说了：“非得和你，我才……”

5

在河边快車路的尽头，有格兰特^①将军的坟墓。石阶上，形状象紀念塔似的建筑物耸立在广场中央。眼睛下面是黑暗的哈德逊河和冬天荒凉的公园。在寒夜冷风中，连散步的人都沒有。伸子和佃从图书馆出来走到这里。他们显然都很兴奋。可是，心情很庄严，毋宁說是很沉着。在听到伸子的告白时，佃呻吟道：“能够有这种事情嗎！能够有这种事情嗎？”并且把伸子紧紧拥抱得骨节都快碎了。从他的眼睛里溢出眼泪来了。哪里还有比这再真心的应允話呢？——伸子知道了自己幸而沒有錯，說出了他內心里也有着希望。

^① 格兰特将军(1822—1885)是美国第十八任总统，美国南北战争中曾参加北軍。

她逐漸地平靜了下來。

“我還有許多話要和你談哪，咱們走一走吧！”

於是他們來到了在這個季節、這個時間很少有人往來的河畔。

伸子沒有想到自己會這樣把心裏的話直說了出來。她原想再稍微冷靜地先談談自己怎樣到達這種心情的經過，再商量種種實際問題，最後才說出這一句話來，可是次序和思慮全部不知道飛到哪里去了。現在非得倒過頭來向他補說開頭里的一段意思不可。

佃挽着伸子的胳膊，他們繞着鋪石板的廣場慢慢地走，伸子一邊思考着一邊談起話來。

“我現在要說的，都是我任性的地方，不知怎麼一來，我把話說得都沒個次序了。——不過，這是件重要的事情，所以請你聽一聽。因為每天的生活有很多事情，單是說愛是不行的，……是不是？”

“那當然。”佃用很熱心的聲調說，“請你儘管說吧。仔細商量商量，我力所能及的一定做。這四五年来對於結婚這件事，我簡直沒去考慮。——真是沒想到——幾乎有些不能相信——現在。”

“我也一樣啊；沒有想到。可是，我——在你旅行去的這個期間，想定的這個主意，也就是要把在我們兩個人心裏萌芽的東西，培植起來，使它成為亭亭直上的一株東西。可真不是想只作成一對老爺太太喲。”

“那我知道。”

“彼此的心情都要安寧，去作更深奧一些、更廣闊一些的人。只要心情上沒有障礙地生活下去，我想連在一個家裡住，以及其

他种种事，都可以随便。可是，你要是不得安宁，结果我也就不得安宁了。——”

他們沉默地走了几步，伸子問道：

“——这也就是我任性的地方，尽管你自己的妻子不善于料理家务，爱好学习，你也能够满不在乎嗎？——我实在是爱你的。可是，我也爱事业，和爱你一样地爱！懂吧！这用語言說出来，好象是没有什么似的，可是如果到了咱們一起生活的时候，那可是很要紧的事情呢，我想——。”

伸子生怕失掉了勇气，使劲拉过他的胳膊来紧贴着自己的身子，努力說：“我觉得我的心情是不能再回到沒和你見面的时候那样的了。所以我下了决心，要尽可能来培育一下……可是，事业可不能放弃。只有这个办不到。也許一辈子做不出什么事情来，可是也不能死心。万一必需放弃这个的話……我……就只好告別了。”

伸子咬着嘴唇，好容易制止住了眼泪。他好象要用整个身体的姿勢来解除她的疑虑似的，竭尽誠意地断言道：“那种忧虑才是不必要的。——我了解你有認为重要的事情。但凡是爱你的人怎么会叫你放弃那个呢！我几乎在想，哪怕放弃了自己，也希望使你成功。我絕對不是想找一个管家婆——我本来就有一种希望，要帮助一个自己有着什么事业的女人成为一个出色的人物……所恨的是力量不够。”

伸子非常高兴，不自覺地就站定了。“真的嗎？你真这样想嗎？”

“是真的！請看吧。”他也站住了。他把伸子的两手，握在自己的两个手心里，脸对着她。“請你看我吧。——我不說謊。”

“——謝謝！謝謝！”伸子一面含着泪，一面用力搖晃着被握

着的两手。“真感谢你！你知道我是多么高兴吗？谢谢！啊！真是太感谢了！”

伸子在降霜的石头长凳上坐下了。她几乎想对这寒夜的大自然下跪，感谢道：“授与我这种幸福的，是谁呢？我原来是这样深深地受到宠爱的吗？”——啊！真想不到会遇见这样的事情！伸子禁不住流泪，不仅是为了他的理解而高兴。这是因为他第一次以男子的权威，把自己的心情明白地给说了出来，她才这么欢喜。啊！他第一次象个男子似的和我谈了话。

佃很担心，他频频抚摸着伸子。

“不要紧吗？太兴奋了不好啊。”

“不要紧的。哪儿会就生什么病啊。——可是咱们彼此多注意，健康地生活下去吧！咱们反正是贫穷的。咱们要彼此互助着生活下去。我什么也不想和父母要——当然也没有什么可给我的。”

伸子好象连两个人的贫穷都使她欢欣喜爱似的笑了。

他们走在人行道上，也不理会河上的尖风把凛冽的寒气吹过来。

一会儿佃想起来，看了看表。

“都过九点半了……不要紧吗？”

伸子在宿舍的出入登记簿上，写的是去图书馆。图书馆已经到了关闭的时候了。伸子想了一下。

“不要紧的，不行的话，明天向李小姐说明理由也就行了。”

伸子由于心中已经有了什么都和他在一起的信念而充满了勇气。可是一想到，再晚也只有两个钟头就必需和佃分手了，她还有一件不放心的事。那倒是件重要的事情。佃对这个也没有提到过一句话。伸子为了找机会，又重新感到不好意思。伸子带

着很不自然的样子开了口：“还有一件要紧的事情，可是——”

“什么事？”

“……”

伸子一时难以启齿。

“什么事？”

“……小孩子的事情。”

“……我了解。”

“你的意思怎么样？”

这一回是佃在躊躇了。

“无非是……”

“我想的是，在沒有适当的环境来高高兴兴地养育的时期，有孩子对双方都不是幸福。你考虑的也是这个吗？”

“对啦！还有事业呢……”

“第一，咱们准是靠两个人的力量才勉强够过日子。我可不願意作那种連足够的教育都不能讓孩子受到的母亲。再說……在我的心情里，先就有着一种不能爽爽快快去作母亲的东西——”伸子放低了声音說：“男人家不知道也懂得这一种害怕的心情不……的确是有一种害怕得不得了的事呢，是一种天性。”

不料，佃却用极其平淡的調子說：“那种事情算不了什么吧。”

伸子听他这种缺乏情意的口吻，微微感到痛伤。

“我可决不以为那种事算不了什么呢！我一方面有着这样一种心情，另一方面还有着一种很强烈的心情，不能象这里的女人那样对那种事情滿不在乎地采用純科学办法。我自己，和对那种光明正大、崇高美好的事物感到不好意思——懂吧。……在我來說，这两种都是我的实在心情——”

他們走到了往宿舍拐彎的橫胡同。佃好象用自己的心護衛着伸子似的說：“你放心吧！——我決不作使你苦惱的事情。這樣的心情，也說不定有一天會變的……我又不是……明白吧？關於這種事我想我多少也理解一些的。”

到了現在，他們才注意到他們自己都好像變成了冰棍似的，他們走進了一家對着宿舍的咖啡店。

佃把伸子送到了已經熄燈的宿舍大門口。

6

冬盡春來的三月。天氣冷熱不定起來了。早晨剛覺閃閃下小雪呢，中午豁的一下子就出了太陽，夜晚濃霧又籠罩了街道。第二天呢，刮了大風。空氣乾燥得使人喉嚨痛——晴也罷，陰也罷，冬天的景象確實在一天天消失。這是無可爭辯的。街樹的梢頭不知幾時柔軟起來了。隨便买点東西走在街上，無意中著眼到那高高的塔上飄展着的紅藍旗。並沒有什麼新鮮，只是高空里飄展着一面看慣了的星條旗。可是呢，就從這旗子的顏色，這天空，人們感到今天特別有一種閃爍的歡欣跳進自己的心裏來。一邊詫異，卻覺得順眼。……這正是委婉地預告着春天快要到了。

那天，大學的草地上，人行道的背陰處，積有夜來下的薄雪。

伸子應邀赴某實業家夫人的午宴。她因為心裏緊緊抱着盡想盡想也想不完的樂事，所以坐在不相干的客人們中間，覺得很愉快，和藹地有說有笑。

從兩點開始有普拉特小姐的課。可是昨天晚上，一直到很晚都是和佃在一起的，並且今天又被邀請，所以什麼也沒能准

备。

早来了五分鐘的样子，可是普拉特小姐已經坐在她們素常坐的外間长沙发上等待伸子了。伸子直率地說：“——今天我真太懶惰了。沒有准备就来了。你能原諒我嗎？”

普拉特小姐仰起那柔軟棕色的前发，看着伸子。

“怎么回事呢？……且請这里坐。”她一只胳膊摟着伸子的后背，讓伸子緊緊地坐在自己的旁边。“为什么沒能准备呢？”

“本来应当昨天晚上准备的，可是因为和佃先生談話談得很晚，結果沒能做。今天早晨又因为阪部夫人的邀請，就沒了時間。……今天口头說点兒，請你改正一下好不好？”

“那当然是可以的，可是……”普拉特小姐非但不放下摟着伸子后背的手，反倒更使她緊靠着自己，說：“你这陣子不是有点兒太忙了嗎？很多的事……”

伸子在普拉特小姐的声音中，感到有着真实的忧虑。

“看我心情不定嗎？”

“那倒不是，不过……”

伸子把上次就存着要說的話自然地說了出來。

“我从上回就知道你很担心关于佃先生和我的事情啦！……有一天你叫我来，也和那件事有关系吧？”

普拉特小姐說：“是的——你真是一个敏感的人……”

“是的”两个字，是用她特有的稳重口吻說的。

伸子充滿了信任的心情說：“謝謝你！我很高兴能够痛快地談一談。那时候，我的心情也还没有定……并且，在那样的气氛之下，我也不願意說出那种事情来。”

“可是，我想多嚙時間一到，如果有必要，你一定会来和我商量的。我虽然不能充分地帮忙，可是衷心期望你幸福，你是了解

的！”

伸子沉默了。她們并坐着的对面白牆壁上，映着外边的雪光。因为雪化得快，在明亮的白光里都看得到騰騰上升的水蒸气在摇曳。伸子躊躇了一陣之后，拙笨地、直截了当地說：“……我爱佃先生。”

“……我想是的。”

“……我們已經訂婚了。”

“訂婚？”

穩重的普拉特小姐，那时候不自覺地現出了几乎要使伸子躲避視綫的惊愕之色。伸子感到悲伤。自己和佃訂婚的事，竟会給予她那么不愉快的惊慌嗎？普拉特小姐一会儿就鎮靜了下来，向她道歉道：“对不起！因为过于突然……实在是沒有想到的事情！……你……”

沉默了很久。然后，普拉特小姐好象过于感动，含着眼泪似的嘟囔道：“你真是年輕！是个可爱的人。我希望怎么能看到你一辈子都很幸福。”

她将伸子抱到她的怀里，吻了吻她的脑門子。

这几句話要算是伸子受到的第一份祝詞，这几句話的性質却使伸子感到透入心灵的刺痛。这哪里是普通人訂婚所受的祝福？这竟是悲伤、怜悯、叹息的声音。伸子觉悟到有时候还必需准备受到比这更进一层的冷笑和輕蔑。

普拉特小姐問道：“你的父亲認識佃先生嗎？”

“認識。”

“这件事你告訴他了嗎？”

“我馬上就詳細地給他写了信。——并且很早以前我就把自己的心情告訴过他……”

普拉特小姐直不放心，怕他是貪圖着什么的。伸子覺得這比什么都痛苦，覺得對不起他。他要是闊人的兒子，他的名字要是上了紳士錄，誰又會說這種話呢？假使那個男人實際上只是打算欺騙，以滿足自己的，社會上怕也就不說話了吧！在這一點上，他是站在即使聲辯也難以令人相信的地位上的！

伸子感到自己被人誣蔑了似的痛苦。她很頑強似的說，“普拉特小姐啊！愛他的是我，相信他的也是我。哪怕大家怎樣抬舉的人，我不愛的還是不愛，我不能相信的還是不相信。可是，要是我愛，我相信了，至少在我有那種心情的期間，我是不會動搖的。”

伸子在普拉特小姐家一直待到將近日落才回去。她感到一種吐露了內心的輕快，同時對她和佃兩個人的結合洋溢着一種略微憂郁的感傷。

7

星期日，伸子和普拉特小姐被住在市內繁華地方的丘吉爾太太邀請去赴茶會。

“才叫妙呢，不是總說紐約的人們，老是趕着最新的生活方式和流行過日子嗎？哪知道，這麼個都市的正中心里，在丘吉爾夫人的名下，到現在還存在着維多利亞時代的遺風呢。去看一趟吧，管保不等到你悶氣，就帶你回來。”普拉特小姐這麼說着，把伸子帶去了。

伸子怀着興趣在那里過了可真够悠閑的兩個鐘頭。她從穿着羊毛襪子、往壁爐里燒着木柴的丘吉爾夫人嘴里聽了一些譜系學的稀奇故事和她的自夸家世。

过了五点钟，她们两人又来到了C大学的集会室。这里有男青年会主办的世界俱乐部星期晚餐会。从世界各国来留学的学生大多数是会员。这里有以新世界主义为理想的讨论、研究和演说。先在大厅里排着很多排的桌子上，吃了顿简单的晚餐。

伸子按规定，把在门口人家递给她的小纸条上，写上自己的名字和国籍，别在胸前。今天好象因为别处没什么有意思的集会，所以到会的人很多。各国的男男女女，不断地开门进来。伸子和普拉特小姐坐在大厅壁炉的旁边。伸子占了对着门口的一个坐位，她含而不露地注意着出入的人。从昨天黄昏以来，她就没会过他。今天晚上他也应该来的。伸子本来不大想来，可是还是来了。其实可以说就为的是希望见到他。

伸子等待得差不多疲倦了的时候，没想到在和她所期待的正相反的方向看到了他。他在靠里面的一间男子休息室前面，正对着大门那边站着，和一个菲律宾青年谈着话。他一边说着话，一边不时地在留神着外面的样子。他离开了那个青年，用他那特有的走路方式，向伸子这边走来。由于一群人挡着，他终于没有看见伸子在那个椅子上。他渐渐地走近了，在他没有看到自己，好象要从那群人的那边走过去的一刹那，伸子不自觉地用左手碰了碰普拉特小姐的膝盖。

“普拉特小姐！”

在这句话脱口而出的同时，伸子注意到了自己的失策。多么糊涂啊！普拉特小姐不是早就认识他的吗？在看到他的一瞬间，不知怎地，伸子感到强烈的冲动，想要重新明确地告诉她：“普拉特小姐，那就是他先生。”

她没有思考的时间，就叫出了普拉特小姐。可是告诉她又怎么样呢？普拉特小姐正和长时期在中国传过道的一个女子谈

話，這時候慢慢地轉过头來回答道：“什麼事，佐佐小姐？”

因為在呼喚她和她回答的中間，有了一段時間，伸子好容易才從愚蠢的混亂中得了救。

“啊！對不起，看錯人了。”

作為余興，波蘭青年彈奏了熱情的波蘭舞曲，會就結束了。

剛過九點鐘。普拉特小姐再三勸他和伸子到自己家去。她和另外一個教法文的比利時女人在一起。

“要是可以的話，請過來吧！我用很久沒喝了的日本綠茶來招待你們。好吧？”

伸子因為她勸得太殷勤，不好意思再推辭。他們四個人來到普拉特小姐的公寓里。

她的母親老太太不在家。她一個人整頓起茶具來，伸子也就到吃飯間去。

“我來幫忙吧！煨上這壺開水嗎？”

伸子揀開了電爐的開關。也許是剛從外邊回來馬上就動作起來的緣故，普拉特小姐有些慌慌忙忙的。她把點心裝在盤子里，拿到客廳去。

她剛回轉來就摸了摸水壺。

“怎麼樣？已經開了吧？”

煨上水壺還沒有三分鐘呢。

“剛煨上的，還得等一會兒吧！”

普拉特小姐一面還是用手心摸着光亮的鋼種水壺的壺身，一面說：“已經相當熱了呢！”

“只是外邊吧！”

“已經好了啊！”

伸子笑了。

“好性急呀！我弄好就拿來，請在那邊等着吧。我會弄。”

她覺得平時很懂事、不慌不忙的普拉特小姐，在這點開水小事上倒性急起來，有越得可愛。可是普拉特小姐硬主張水已經開了。

“好了呀！一定開了。——你看，已經響了呢！拿下來吧！”

她聲音和眼睛里的倔強，忽然使伸子起了戒心。那不是希望快到那邊去和大家在一起的一種孩子氣的性急，而是一種頑強地反抗什麼似的固執。

“那麼滅了火吧！”

她關上了開關，把水拿到客廳里。

水當然是半開的，泡出了非常難喝的茶，普拉特小姐畢竟也苦笑起來。

“我輸給佐佐小姐了。泡出了只適合於夏天喝的茶……”

伸子漠然感到周圍在釀成一種奇妙的气氛，心情不很寧靜。雖然普拉特小姐不斷地提供話題，可是有些不自然的地方。她本來可以不特別對着誰、泛泛地談下去的，可是她故意把伸子作為焦點，一一都要問：“伸先生，你看怎樣？”或者是：“請讓我听听你的意見。”

伸子好象很為難，他沒爽快地回答她。而普拉特小姐偏偏一而再地追逼上來，也不想換個語氣。

當她說：“伸先生，你的專門是什麼？我曾經問過的，可是又忘了……”這句話的時候，伸子也不想控制他那焦躁的神經，沖口答道：“是沒什麼意思的。”

伸子插嘴道：“他的專門是古代語言學，特別是伊朗語的……”

她想要調停調停，又說：“哪天高興，大家去看看美術館吧！”

讓佃作个解說員——我想一定很有意思。”

不想普拉特小姐还是說她的，拦住了伸子。

“我希望佃先生自己給我講講。——那么，研究的目的是什么呢？”

簡直不是座談，倒象是审問。伸子真不懂，怎么偏偏今天晚上，普拉特小姐那么奇怪。佃呢，当着伸子正替他着急的眼睛面前，交抱了两只胳膊，回答得越发别扭倔强：“为研究而研究。”

“說句失礼的話，我想，那只是个躲閃的說法。当然萎，我也知道，真正的研究不是为名为利。不过，要是为研究而研究，那你就更應該有个你自己的、清楚的、学問上的目标吧？我要請教的就是这个啊——随便一条狗在刨土吧，也都是它嗅到了什么的証据呀。”

“——很对不起，今天晚上，我不想辯論，——改日有空再从从容容地……”

“唉呀！我們一点兒也沒有辯論什么呀。只不过稍微認真地談談正經話，談談家常，不是嗎？”

普拉特小姐用足以使伸子发抖的笑容看了看旁边的两个人。誰也沒有能够回她以微笑。她和佃分明是开始了爭端。伸子这才了解普拉特小姐就是为的要談這話，才把她連佃一起邀到自己家来的。

“好吧，那么，你的專門算是我沒福气能理解——不过，光是这一点总是可以請教吧？作为一个人，对于人生，你抱着什么样的目的呢……”

（从刚才起，就一直凝望着这三个人，很为难地坐着的比利时女人，这时候說話了。

“普拉特小姐，好了吧？問題太——”

“不要紧的，你不要担心。”普拉特小姐从正面盯着佃，上半身在椅子上挺得笔直，就象申斥他似的说：“我是正正经经在说话呢。——佃先生，也分什么场面，沉默并不永远是黄金啊！”

“……………”

“佐佐小姐——”

佃子没有料想到普拉特小姐会提出自己的名字来，她瞪起了眼睛。

“已经在自己的事业和人生方面树立了目标。你没有什么可说的吗？说不出来的吗？”

佃子有点待不下去了。她对佃的态度焦急，对普拉特小姐这样故意地在别人和自己的面前暴露他，那种嘲弄人的策略，有些冒火。佃子很懂得，普拉特小姐是为了佃子而故意要暴露佃的赤裸裸的姿态的。她大概以为佃子会觉得佃这人是个“在人面前出丑的男子！”因而就会厌弃他的吧？

对着顽强地沉默着的佃，普拉特小姐好象打了他一个嘴巴似的说：“你说不出来，是你人格空虚的证据。——也没理想！也没热情！也没思想！这样你还对佃子小姐……”

“普拉特小姐！”

普拉特小姐看到脸上发青的佃子。——她神经质地动了动身子，不言语了。

8

佃子渐渐感到普拉特小姐的好意成了自己的负担。普拉特小姐的作法，有一种使佃子不能服气的地方。在下次学习的那天，关于星期日晚上事，彼此一句话也没提。可是普拉特小姐

忽然說出这样的话来：“那天晚上，在世界俱乐部里，我注意到了一件事情。”

伸子两手放在筆記本上，很为难地看着普拉特小姐。

“在入席的时候，是佃先生給你和我扶正椅子的吧？那时候他的作法，对你和我可不一样啊——你注意到了嗎？”

伸子摇了摇头。

“沒有。”

“对我很恭敬，他的态度一点毛病也挑不出来。可是对你就滿不經心地只用一只手。”

一到普拉特小姐那里去，总听到类似这样的话。以往最快乐的时间，变成了不痛快的事情。普拉特小姐对自己的偏爱甚至胜过她对佃所抱的恶感，这使伸子很苦恼。普拉特小姐用女人家刻毒透頂的话来指摘佃的微細缺点，伸子倒燃起了反抗的心情。

那天是紐約市出征法国的士兵的凱旋日。

宿舍里从早晨几乎就空了。伸子近来对这种事不太感兴趣，她一面玩味着宿舍里从不會有过的早晨的寂靜，独自留在房里。从窗口往下看，街道上也没有人，有一种象星期日早晨那样的感觉。伸子一面用手指卷着梳好的辮梢，佇立在窗边，遙望着好象在过庆祝日子似的戶外光景。忽然背后有敲門声。她立刻以为是佃来了，感到很为难。他們原約好在十一点左右到哈德逊河对岸去作长时间的散步的。她一面望門口走去，一面应道：“請进来，——哪一位？”

“你在家呀！”

开門进来的是高崎。

“唉呀！真是稀客！請进。”

高崎所研究的是家政学，住在一个美国人的家庭里，因此，她们平时不常往来。

“真难为你出来的这么早呀！”

“嗯，象这样，在我是很普通的——正从这里过，所以来看看你。”

直子解开了大衣领子的扣子，在伸子讓的椅子上坐下。

“大衣什么的，脱下来好啦。”

“嗯！可是——我不能打扰你那么久……”

直子个子虽小，却有着满头漆黑的头发，浓浓的眉毛，意志坚强的大嘴，给人印象很深，相貌长得甚至有点美。她四下里看了看屋子，又夸奖伸子的健康，聊起闲天来了，可是她的神色之间好象有一种不大自然的地方。她给人这么个印象：似乎心里有话要说，还没说出口来，先拉扯一些实际上并不怎么感到兴趣的话来做引子。彼此的心情都没有安定的状态继续了几分钟，直子这才话入本题：“其实呢；今天我来，一则是为咱们好久没见了，二则还想请你听听我的苦口婆心的话，所以特地来拜访你。”

“是吗？多谢你。——什么事情呢？”

“虽然不是什么要紧的事情……”直子这时候好象要掩饰她感情的动摇似的，一面举起手整了整帽子，一面说：“听说这阵子你和佃先生非常亲近，是吗？”

“是啊！”

“关于这件事——你也一定知道吧，在一年前我曾有很多事情麻烦过佃先生。当然并不是金钱上的事情什么的，只是求他帮助帮助功课，又求他给介绍点儿工作……”直子一说开头，就表现出她那坚强的性格，很流畅地说下去了。“说实在的，他也不过是我来到这里以后才亲近起来的朋友，因为他年长，我就把他

当作叔父似的信賴他。——尽管人家說他这个那个的，因为我們交往了很久，我了解他絕不是个下流人。在公寓的房間里，晚上只有两个人在一起，待得很晚，他也是規規矩矩的。不管在誰的面前，我也能光明正大地这么說。”

伸子听了，心里觉得很愉快，也許高兴的是，給佃来了张不求而得的信用保証之故。直子保証了佃的品行，間接地也强調了自己的清白，这使伸子不由得微笑起来。伸子欣然地肯定了对方的話。

“关于那种事情，我从来也沒有想过什么。”

直子目光炯炯地看着伸子。

“你是不会的，我知道。只是当时风传些討人厌的謠言，我虽然一点兒也于心无愧，却觉得对不起佃先生，对我自己也不好，所以姑且謝絕了往来——我想要告訴你的就是这么句話：我对佃先生，就是現在也还是抱有好感的，可是和他来往嘛，是不能超过朋友的范围的……我說你——一定不会幸福的。”

“是嗎？为什么？”

“为什么呀……我可是这样想。”

“有什么根据？”

直子很自信地回答道：“因为来往了那么久，我是了解一些的，他絕對不是坏人，可是啊——我可总是这样想。”

伸子說：“你所以这样說，我也似乎可以了解。在那个人的性格里有些地方是——对吧？那我知道得很清楚。——我也不至于兴奋得冲昏了头脑。——可是你看怎样？我可有一个信仰。——我想爱是可以使人改变的。”

直子当下用漠然不得要领的眼神看着伸子。

“……这样的事情，也許会有的，可是……”

“我想一定有。換句話說，為了環境和其他什么原因壓在下邊的好的東西，自會在順當的陽光里培育生長出來的。”

“佃先生待人也很有厚道……就是我，也希望他幸福啊！”

伸子熱心地說：“再說，只是活潑、快樂、會交際的那種玫瑰色青年，我是怎樣也不會愛的。要不是經歷過人生的痛苦的人，就沒什麼意思。這個人非得是陰暗面、淒慘面，都知道，光明面、輝煌面也都懂得才成。……佃先生現在的情形，怕是周圍陰暗，的地方太多了一些對不？我一心期待他擺脫那里，漸漸培養成堅強、崇高的明朗性情呢。”

“……………”

談到這里，直子似乎摸不清伸子的心思。她嘆了一口氣，茫然地點點頭。

伸子喃喃地說：“可是，不知為什麼，盡有人這麼來我這里，說佃是不好的……他那邊不知是不是也這樣。”

一會兒直子象是把自己要說的話都說完了，象一個很現實的人似的態度，抓起皮包和手套。

“總而言之，我把一直想要告訴你的話都說了，心里覺得輕鬆愉快。聽我的也罷，不聽我的也罷，反正沒有說出來以前總覺得……”直子戴上了一隻手套，拉了拉伸子的手。“真是太打擾你了。那麼有機會再見吧！”

“是嗎？”

伸子有點莫名其妙，作了笨拙的應對。直子卻踏着矯健的腳步走出房門。

“再見！”

“再見吧！”

直子好象是充滿了自信，認為完成了自己良心的任務的樣

子，右手抱着皮包，摇摆着左手，沿着走廊走远了。——伸子目送她的后影一直到拐了弯，在关上房门的同时，不觉地嘴角上流露了一缕无力的、撇着嘴的微笑。

还没过两个星期，伸子又遇到一位不速之客突然来访问。

一天午后，她接到一张名片，这是伸子父亲的一个朋友的儿子，叫田中寅彦。她和那个青年是初次见面。伸子下楼到客厅里。他在暖阁里等着呢。他用一本正经而稍带粗鲁的口气把初次见面的寒暄话一說完，就忽然好象恼怒了似地问道：“昨天我在一个地方听人传说你要和佃先生订婚或是已经订婚了的话，是事实吗？”

伸子本来还以为有什么事呢，她吃惊地看了看这个青年。这个皮肤稍黑、眉毛象东洋人特有的样子往上吊着的青年，莫非对这事有什么关系吗？伸子觉得很愉快，她冷淡地回答道：“对你有什么关系吗？”

“对我倒是没有什么关系，只是由于我父亲和你父亲是朋友这么点儿因緣，我才来的——我既然知道而又不提醒你注意，我觉得不对。——佃先生是伪君子呀。”

“为什么你这样想呢？”

“不是这样想，是这样的！”

比这些访问者更使伸子神经疲乏的，是佃的爱情又陷入了怀疑的境界。在格兰特将军的坟墓周围一面散步、一面谈话的夜晚，热情坚强的他，不知道消失到什么地方去了。他反而变得比过去更伤感了。伸子想要和他在对坐之间，忘却外界来的不愉快和不安，彼此鼓舞起勇气来。

“我说，真的，咱们得建立起美好的生活来，咱们只要自己不动摇地做去，遇到什么也不怕呀。对吧，咱们互相帮助，相亲相

要地生活下去吧！”

“但願如此。可是……不知道……時間會證明一切吧！在那以前是，Great big ‘If’ ①。”

“——为什么？咱們不是已經下了決心的嗎？既然下了決心，就只有去努力實現這決心，不是嗎？如今再說這樣的話，這叫懦怯喲！”

兩人的熱戀越發加深得一時一刻也離不開，一方面又時常為了熱情的糾紛，而相衝突，而相對流淚。

過了復活節，令人魂銷的北方的五月來到了。所有的樹木上都呈現了嫩綠色，晒在洋溢的日光里欣欣向榮。在早晨、中午、晚上的空氣里都充滿了襲鼻的嫩葉清香。郊外的樹林里，從去年堆積的腐爛了的落葉下面，各式各樣的野花都開起來了。一到黃昏，籠罩了朦朧的密霧，沼澤邊就響起了小動物的合奏，刷，刷，刷……象馬尾弓撥胡琴似的。吱嚙，吱嚙，吱嚙……鶯雀在歌唱。通宵聽到大自然急急忙忙的春聲。

伸子好象被初夏的波浪推動着似的，她對於他們兩個人的命運性急起來了。她經常整宵不能入睡。

時間很長的大學暑假剛一開始，伸子就和佃一起向一個湖畔避暑地出發了。她下了決心和不贊成那個計劃的普拉特小姐和宿舍的監督等斷絕了一切消息，準備她們去批評吧。

伸子她們在湖畔一直住到將近十月。一回到都市，他們就把他們兩個人已經結婚的事通知了他們所認識的人。在她說來是值得記住的那一天，秋天的細雨淋濕了街道。他們到百老匯

① 英語，大意是：“一切都不能肯定。”

街的一个飯店去吃晚飯。他們的話很少，凝視着飯桌上裝飾电灯的光亮。这时候，就在伸子背后的隔扇那边，清楚地听到不礼貌的男人的日本話。

“喂！听说佐佐伸子结婚了。”

另一个嗓子沙哑的人回答道：“啊？……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傢伙？”

“是个混混罢了！——和一个什么姓佃的美国浪人姘上了！”

——伸子听到用力吮酒的声音。

三

1

雨天的夜晚，墙上装有风灯式电灯的二門里面，显得阴沉沉的。有了年分的矮頂棚象要压到头上來，伸子只穿着薄絲袜子，踩着席子，觉得又凉又硬。不知怎地一个人也不見出來。当伸子走到放着屏風箱的狭窄的地板間的时候，迎面从毛玻璃的門里走出来一个女用人，她象滿不接头的样子，一看到父亲在前边一共走过来四个人，就显着不胜惊讶的神情。

“哎呀！”

女用人也顧不得問候誰，就一直往里跑。擦，擦，这是听慣了的母亲的踏脚走路一样的声音。伸子滿以为母亲是躺在床上，听到又輕又急的热情的脚步声，以为莫非是母亲听见自己回来，兴奋得跑出來了，心里一怔。她急忙要去开那扇厚門，刚巧对方也忽然把那把手攥得卡塔卡塔响，把門开开了。多計代紧跟在女用人后面出來了。

“哎哟，怎么样啦，阿伸呀！”

伸子看着母亲那神情紧张的面容，也就連話都說不出來了，只是紧紧拉着母亲的手。

“您起來了，身体不要紧嗎？”

“噢，不碍事了。——你可冷坏了吧？……怪难为你的，一路

上倒还平安！”

“唔，您还是去躺下吧。”伸子一只手拦着披着綢緞面大棉袄的母亲后背。“多少話这就尽可以慢慢地来談了。”

伸子輕輕推着母亲，母亲的脚底下使着劲，好象是不願意被伸子推着走似的。

“当真是不要紧了，不用多担心。——我差不多总是起来的。”

“——那也——”

伸子有点不大相信的样子，望着母亲的臉。母亲显得有点兒憔悴，头发随随便便挽着个髻。伸子悄悄地問着母亲：“娃娃呢？”

母亲微微显着有点不好意思。

“唔，告訴你听吧。”母亲开头說的时候，声音虽低，却很清楚，接着就小声說：“反正以后有时间再詳細講吧。”她馬上又敞开了清脆的嗓門叫起小女兒来：“艳兒！艳兒！在哪兒哪？你盼着的姐姐回来了啊。”

她走到前边，把伸子領到父亲和弟弟們都在的那間屋子的門口，开开了門。

“真是個怪孩子，打早晨起，那么吵吵嚷嚷等着姐姐来着，可又……偏不巧今天下雨了，到火边去好一些。”

相隔了一年之久，伸子又回到这个自己出生的家庭里来。無論她走在起居室里，或是走廊上，不知道为什么都感到不太自然，好象是到亲戚家来作客似的。伸子坐在壁爐旁的长沙发上，父亲和弟弟并排坐在对面的另一只长沙发上。彼此心中交流着久别重逢的喜悦。可是，唔，打哪兒談起呢？伸子笑着，对弟弟說：“怎么样啦？”

“嘻嘻嘻。”

才不多几时，都已经添上了青年味兒的他，倒象怕难为情似的，光是羞涩地笑笑。

父亲换衣服去了。母亲坐在桌边指挥开飯。她背后墙上挂的一个鏡框，里面一副鮎魚画，屋子角落里累着几个餅干罐子，情景宛如去年九月里那天清爽的早晨，自己临出門的时候匆匆望在眼里的光景一个样。然而，伸子感到这中間的一年岁月，經過了說不尽的許多事情。

本来伸子的回国，在她自己也都是突如其来地事，她作梦也没想到年内就要回来，她九月底才和佃結了婚。他們在大学附近一个朴素的公寓里，好容易才开始了新的生活。关于結婚的事，她和父母之間有过頻繁的書信往来，其中有一封信，象是突如其来地混在里边的，使伸子吃了一惊。父亲来信告訴她，母亲預期在十二月生产，为了一向有严重的糖尿病，医生对这次生产决不乐观，而伸子这时候又不在身边，大为遺憾等等的話。伸子为了这事很为难。她是爱父母的。他們既然对自己有所要求，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冷淡地加以推却。可是她又十分留恋和佃的生活，佃現在的情况是不可能离开C大学的，要是回去，伸子必須一个人回去。

她作了慎重的考虑之后，到底还是决定回国了。自己和佃并不是最后的別离，可是誰能預言母亲的生命呢！

伸子硬着头皮定了船位。她在橫渡十二月的风波險惡的太平洋中，不断地惦念着一定在盼望着自己的母亲和丢在外国的佃。是一次寂寞孤独的航海。越靠近了日本，就越担心，莫非有不幸在等待着自己？在进橫滨港口的前两天，伸子打了个无线电报通知进港時間，并且問候母亲的平安与否。

正好在那天夜晚，船上有舞会。十点多鐘的时候，伸子扶着

舞厅楼上的栏杆，看下面跳舞的人们。船颠簸得很厉害。在音乐中间夹杂着滔滔的浪花打击着船身的声音，同时整个船在轧轧作响，一个劲儿往右倾斜。跳舞的人穿着奢华的高跟鞋直打滑溜。吃溜吃溜地直滑，女人们不自觉地抓住了伴舞的男人，男人们用力踩住脚支持着女舞伴，都忘记了跳舞，直摇晃。没有准儿的脚底下滑溜，倒成了余兴，每次每次，人群里掀起崩雷般的哄笑声，热闹的女人叫喊声，拍手声。船里的舞厅，充满着和暖，奢华，兴奋。伸子敏锐地感到这浮嚣的欢乐，和外面的寒冬黑夜的怒海咆哮，恰成对比。

一个男侍者来到了舞厅门口。他手中拿着一张纸。从黄昏时就等待着回电的伸子，她的注意力被那边吸引去了。男侍者在跳舞的人群缝里来回穿了一会儿，又从刚才进来的地方走出去了，他的手里仍旧拿着那张纸。伸子从沿栏杆的一把矮椅子上站起身来，走到大楼梯上去看。男侍者配合着他的步调，不慌不忙地把两只胳膊在胸前摇晃着，走上楼梯来，他一见伸子站在那里，就又改用服务的态度说：“你是佐佐小姐吗？”

“——电报？”

“说是刚接到的。”

“谢谢你。”

伸子当时就打开来，在那里站着看了。“母安产勿念。”——母亲安产，放心吧。伸子马上感到空空洞洞，舞曲又鑽进耳朵里来了。这要是早两个星期来这么个电报呢！可是伸子压下了自己的感情。

在沒有见到母亲之前，伸子还以为在打来那封电报的一天，母亲生了个小弟弟或小妹妹。

可是，看母亲的神气，虽然显得消瘦一点，却决不象是前天

专刚迎接了新孩子的。而且，她又为什么这样，对于为了这事急忙赶回来，几乎还听得到气喘吁吁的声音的伸子，满不在意地轻易就把话题岔开了呢？伸子感到全家的空气里，有一种没有准备周全就来迎接一个突然回来的人的忙乱。母亲知不知道伸子是因为什么现在就回来的呢？……

伸子放下了抱在膝盖上的妹妹，她一面深深地向心中嚥了一口没有流露出来的不满的叹息，一面说：“啊！——我也该去换换衣服了吧……”

她站了起来，看了看自己身上还穿着大衣哪。她说道：“这么窸窣窣的，也不象话呀。——我的衣服在哪里？”

2

“你瞧，我一直在躺着，要提起照顾得好不好来，简直就谈不上啊！”多计代两手扶着桌子站了起来。“你的衣服，我刚才告诉她们给烘上的，不知怎么样了。”

伸子出国的时候，正在动工的一些房间，现在已经都住得惯熟的了。母亲的起坐间是一个整洁的四铺半席子的房间。两人刚走进去，伸子就背着手把茶室风味的低矮纸隔扇一关，开口说：“妈妈！到底是怎么回事呀？好象有些不大对头似的。”

多计代一面弯着腰拨弄着火盆里的炭火，一面回答道：“啊！——其实没想到你回来得这么快。”

“为什么？”伸子听到了这话觉得有点意外。“我收到那封信就打了电报的，没收到吗？”

“一直到前几天我还一点也不知道你父亲把那种情况告诉你呢。——可是，这次我心里也有了底儿。不料不到日子就生

产了，在紧要关头，連收生婆都沒有来到呢！”

“是在哪一天呀？”

“十一月二十八号——早了一个月呢。”

“.....”

那天伸子什么也不知道，已經到了旧金山了。

多計代一再打量着沉默的伸子，一面說：“也算罢了，阿伸你也居然痊愈了，听說你在那边病了的时候，我这份着急哟！那时候，这里一家人也正好都躺下了。”多計代把話稍停了一下。“还有你……以后再慢慢說，也必得听听你的意見，我可担了心啦。”

伸子脸紅了。

“也是隔得远了，很多事情都沒弄清楚的緣故。”

“那倒也是的，首先关于佢先生这个人的一切，我也不过是从你父亲嘴里听到了一点兒。况且又是那么个好好先生說的話，哪里就会靠得住哪，我听到的話可奇怪啦。——反正你回来了就会知道的，所以我真地等得你好焦心啦。”

在母亲的語气里充滿了深切的慈爱，和一面抱怨一面又原諒的溫暖。伸子这才了解，家里等待自己的意思，完全和自己所想象的不同，这才了解家中的气氛和自己的心情不吻合的理由了。同时，由于刚才多少有些神經過敏而紧张的伸子，感到父母的温情好象暖水似的圍繞着自己。多計代与其說是在对待女兒，倒还不如說是在对待一个比自己年輕的青年女子，她好象善意地对她开玩笑似的，含笑說：“——倒亏得你单身兒回得来。”

“那有什么？我还吓坏了呢……”——伸子覺得很不好意思在母亲面前說出佢的名字来，就簡略地說：“反正他現在也离不开大学。”

“一个人反倒好，很多事得商量商量，在家里也是件重大的

事啊。你父亲是那么个人，在你面前怕什么都没说吧，可了不得啊，只有我——里里外外的。”多計代把伸子脱下来的薄衬衫和釘着可爱的花边的零零碎碎的东西，一件一件地拿在手里看。“到哪里都是一样的呢，女人家的东西总是好看的，这个叫什么呀？”她看到伸子身上穿着的、还是离家的时候她自己帮着伸子装到箱子里去的衣服，意味深长地说：“唉呀！你还有着这个呐？”

“就是这些……衣服什么的，我简直没有做。”

“我给你的短笺怎么样了？”

“有啊！”

多計代在伸子出发的那天早晨给了她一首和歌^①，作为赠别礼物，歌词是这样的：“我的爱儿，愿你有福！虽则远隔海洋，娘心总守着你！”

“太太！”这时女用人从纸隔扇外面喊母亲。“饭快开出来了。”

“咱们去吧？”

“嗯！——可是我还想先去看看娃娃哪。”

“睡着了把！”

母亲走在头里，拐过走廊，拉开了那间屋子的纸隔扇。电灯拉在一边，用一块布把灯光遮暗了，看护在灯光下叠着洗好的东西。这边围着小屏风，里面是象针垫子一样鼓起来的红被子。伸子蹑手蹑脚地走过去，曲着膝，看了看睡得香甜的婴儿的脸。很小，也说不出象父亲还是象母亲，使她不能贴切地感到这就是小妹妹。母亲在背后弯着腰在看，伸子扭过头去仰面悄悄地问着母亲：“叫什么名字？”

“起的是雪子。”

^① 日本传统的诗歌形式为“和歌”，由五句构成共三十一个字（五七五七七）。

“好娇嫩啊。”

刚一回到大家都在的那个房间，父亲就高兴地取笑道：“好不容易出来了，看来体己话很多呀。”

伸子渐渐地觉得舒适和快乐浸透了自己的身心。

3

象是用小槌子在敲着金属东西的、一连串当当当的清脆声音，使伸子渐渐地睡醒了。在这种入手的细碎动作之下发出来的响声里，有一种细致的情味，反倒衬托出早晨的清静。伸子从这响声中听出外边天晴了。

现在，不知是佃在作什么的时刻了。过了一夜的今天早晨，自己是已经回家来了的意识更加强烈起来，心中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寂寞滋味。

母亲正在餐室的桌子上写信。

“早啊！”

“怎么样，睡得好吗？”多计代放下笔，推开砚台，说：“咱们很久也没有这样在一起吃饭了。白天简直有点寂寞，不是大家都不在家嘛。——你吃什么？”

“妈妈吃什么呢？”

“这些日子，我吃面包。”

“那么，我也吃面包。”

伸子昨天晚上是和母亲挨着睡的。她们在漆黑的夜晚谈了很多话，今天早晨母亲还象有无限的话要说。伸子倒也有一肚子的话想告诉她。可是，这些事哪一件都不会是母亲意念之中的。况且象“妈妈！您猜，他这时候在作什么呢？”这一类的话，

怎么能說得出口呢！

由于控制着最想說的話，所以伸子感到悶氣。多計代却高興找回來了久別的談話對手，并不會理會伸子抱着這樣的感情，很快活地說：“你說好笑不好笑，你爸爸今天早晨一再地問：‘伸子昨天晚上都談些什麼來着？’”

“是嗎？准是因為沒和爸爸在一起的緣故。——那麼，您怎麼說的？”

“我就把咱們談的話，又談了一遍。”

“他滿意嗎？”

“你不是特意說要想跟我一起睡嗎？所以你父親說，他以為——也許你是懷孕了呢。”

多計代說着就笑了，意思仿佛是說這玩笑開得多么離奇啊。

伸子感到一種無名的苦惱。假若自己真是這樣懷了孕，那麼好象深信不會發生那種事情的母親將會是怎樣一付面孔哪！她從母親微妙的語調中，明確地了解到她們對自己的結婚是怎樣的看法。父親昨天到船上來接自己的時候，也會流露出內心的忐忑不安，好象怕別人看見似的，伸子把父親的態度聯繫起來一想，心中感到非常膩煩。

“社會上的事兒真叫麻煩，一聽到你這件事，就象津村太太吧，平常從不上門來的，也趕快跑了來，話里話外就好象說這回你可明白了似的。不出去接見她吧，那就更叫人疑心了。只得鼓着大肚皮，忍着痛苦，一一周旋，真是再也沒有這麼難受的事啦！”

“您只說那丫頭原是這麼任性的，您就泰然自若地別拿它當回事就好了。”

伸子只說了這麼一句話，多計代听了似乎很不滿意。她感到伸子對自己為她的事所受的痛苦竟沒有感謝的意思，就用很

生气的語气說：“那是呀，你是称了你的心願啦，又高得远远的，正得意嘛，自然什么都能泰然自若地不拿它当回事了。我們可不能这么簡單呀。我們既然是这么个人家，有些地方就也得講个体面吧。”

仲子并没有忽視父母对她的关怀，可是母亲这么說，在她却是意想不到的。

“很多事情使爸爸媽媽担忧，真是不應該，可是我并不是不拿媽媽当一回事才那么办的，并且又没有别的办法。”

“我可不能那么想啊。你喜欢尽管可以喜欢，就沒有顧全一些我們的脸面的方法了嗎？首先，我一次也沒見過这个人——并且——”多計代的声音里流露着深刻的怀疑說：“姓佃的这个人对我來說是个疑問。不只是我，大家都在怀疑。”

不知什么时候，在母亲心中已經决定佃这个人连称呼“先生”的价值都沒有了，口口声声只管叫佃；母亲的这种口气，使仲子觉得又难过又可笑。

“为什么？不是詳細地告訴过您嗎？”

母亲很尖銳地看了看仲子。

“是啊！你是很坦率地告訴我了。可是那不是你看到的——你自己以为看到的佃嗎？不也就是佃告訴你的話嗎？这就沒有錯兒是那个人的全部了嗎？”

仲子好象是把母亲的激烈的話挡开似的回答道：“他是不会对我撒謊的。”

“但願能够如此啊！因为这是你一生的事。——要是办得到的話，我也願意完完全全相信你所爱的人，也願意象你爱他那样地来爱他。可是，我既然有所怀疑，非到疑团完全解开，是不能相信的——我的性情就是这样。——一向也总是我一个人来討

人厌，突破了种种危难过来的。”

伸子在母亲的坚决语气里，感到一种压力。她好象是相信：连这次的事，要想破坏，就能靠自己的意志来破坏；这使得伸子感到不安。伸子反问道：“妈妈最大的疑问是什么呢？要是能明说的话，还是明说的好。因为……”——伸子感到问题果真走到自己预期的焦点上来了。“这次的事情，在我并不是游戏，万一妈妈和我的意见不同，我的决心也是不能改变的。所以还是尽可能地互相谅解吧！”

多计代倒了一杯红茶，喝了一口。

“……反正这话是早晚非谈不可的，这样也好——大家都在说你被骗了。”

“他从起初就没隐瞒过他自己是什么都没有的。”

“他就拿这个不隐瞒来买你这种小孩子般的欢心罢了。”

“未必吧！”

“那么，为什么不象堂堂的绅士，不管你怎么说，也要先回来一趟，得到了我们的允诺之后，再办事呢？——他就是盘算着你爸爸相当有体面，不管倒到哪一边都吃不了亏，才赶忙逮住你的啊！”

伸子拉过母亲的手，往自己的手心中按着。

“那可是彻头彻尾地错怪了他。而且这种事情，不单是一方面的事。我也有一半的责任呀。首先，要是象妈妈这样猜想下去，可真叫人受不了。象我这样什么也没有的人，又有什么可骗的呢？”

“……事情也分程度，比起零来，就是有个一也就算是有了。”——多计代还是不放心，也没抽回手来，来回打量着伸子的脸和头发，接着说：“那么，说他在大学里，总不见得也是撒谎吧？”

“變？”

“不是別的，因為有人說姓佃的是開洗衣房的。”

伸子一面深深感到氣忿，也沒法正經回答，就說：“說不定他還有包攬所有親戚家的衣服來洗的打算呢！”

4

伸子感到自己變成另一個人回來了。在伸子的心中和生活里都添上了佃這麼一個人。

雙親這方面呢，也不知怎地總有點不乾脆的地方，對待伸子的心情總不能完全象過去一樣。每天過的是這種日子。

日子過多了，伸子把前前後後的情形思量起來，也能感到多計代對佃的感情紊亂，游移不定，却也奇怪。伸子信里寫的和佐佐嘴里說的一些話，和從一些報紙上或其他方面傳進她耳朵來的話，性質是完全相反的。沒有親眼見過佃的多計代，不知道根據哪一方面來判斷他才對。她所知道的是：丈夫是個好好先生，伸子是個不知世故、一往直前的人；那麼，把個怎麼想象都可以的佃，不免偏向不可信任和居心不良的方面去猜想，也是勢所必然的了。

可是，在伸子看來，母親抱着這種毫無常識的警惕心情，認為但凡在女兒周圍出現的男人，都好象一定是惡棍，這種看法非常可怕。想到多計代因為佃貧窮，又沒有社會背景，而格外疑心，伸子感到忿慨。

伸子回到身邊來，母親當然是歡喜的。她們面對面地一坐下來，總要談談伸子不在家期間的寂寞和勞苦。一談起這些來，也就不能不提佃。而一提到佃的名字，多計代就失去平靜了。

父亲到公司去上班之后，漫长的白昼，对伸子来说成了沉重的负担。

“阿伸！”多計代从屋子里这么叫伸子。伸子大概总在自己的房间里，听到母亲毫无顾忌的喊声，心中茫然地感到麻烦。伸子只得马上站起来走向母亲的房间，拉开纸隔扇问：“有什么事吗？”

多計代正在膝盖上翻着看染衣服的颜色样本。她把本子挨近了明亮的纸窗，一面辨别着色彩，一面说：“喜久屋来啦。”

“要染什么呀？”

“有一匹茧绸，我想作件外褂——最近总是和过去不同，怕是染料不好，能中意的颜色总不多。”于是多計代好象想起来似的问伸子道：“说起来你带走的那件紫印花绸子的衣服，怎么样，还有吗？”

“有啊！”

“那件也不能穿了吧，花样虽还不错，可是——”她的心一半还被颜色本子吸引着。“你打算怎么样？和服也得打点打点吧。”

“行了……不要了！”

“你说不要，也作不到吧。……那么，就决定这个颜色吧。”多計代把白料子和颜色本子递给了女用人，一面关上五屉柜的抽屜，一面又越想越远了，嘟囔道：“——佃先生的家乡，不知究竟是怎样个地方？”

“噢……问它干什么呀？还没去过呢，我也不知道。”

“可是你瞧，好奇怪的乡风，就说你这么回来了，我觉得按道理他们也应该先来打一个什么招呼吧。——难道说，佃先生就没有告诉他父母吗？”

“没有不告诉的啊。”

多計代似乎以为伤了自己的面子，挖苦道：“——大概还得等娘家爹媽先去認了亲，才能賞臉来往嗎？”

“也許是不知道來說什么好，摸不着頭緒，所以沒有來話吧。本人要是回來了的話，一定要來打招呼的。”伸子沒有辦法，只好說得象事不吃緊似的。这可使得多計代很不愉快。

“在你們倆也許是那樣就行了，反正什么都和普通不一樣，”——她把五屨柜的抽屜一关，震得環子咣啷一响。“可是，這陣子我盡这么想：出乎常情之外的事，不一定就是对的。标新立异，只是給旁人添麻煩。”

“並沒有标新立异呀。只是媽媽和我的性格不同，思想方法也不一樣罷了。”

“那么你相信你自己的所作所为从一到十全都是对的嗎？”

从預料不到的話头上，每每发生这种感情上的爭論。最初，伸子也总是尽力掌握着分寸。可是多計代的激烈的、不原諒對方的性格，最后也不能不使伸子对抗起来。一对抗起来，伸子也和母亲一样显露出不屈服的激烈稟性。

这是一月下旬的一天发生的事情。

从細小的事情上，两个人的對話又激烈起来了，伸子几乎没有办法，說道：“自从我回来，好象翻來复去地尽是一样的話——不談了吧！好不好？……我很了解媽媽的好意。可是这样的話別再談了吧！”

“你也变啦——从前决不是这样的。”这一来，多計代臉都紅了，冲鋒也似地說：“本来什么事咱們都有交換意見的真心和純情來着，這还談的是你一生的大事呢。不知道你是受了誰的影響，竟然有这种新鮮的態度……”

伸子好象当胸被戳了一下，只覺往上冒火。多計代用女人特

有的本能，或是母亲对女儿特有的本能，总是这么巧妙地在伸子的致命处扎上一针毒针，就把对方激怒了。可是，那天伸子好容易控制住了自己，回答道：“我并不是狡猾，故意躲避，我只是说，咱们别来为了争论而争论吧。”

“这就叫任性——自己一意胡为，尽给父母丢脸。还叫我冷静点儿，有这种情理吗？当初为什么费尽心，把你送到外国去？你也得为我设身处地地想想呀。”

伸子看到多计代流着眼泪，用手指头气忿忿地擦眼泪，指头上显出上了年岁的憔悴。伸子深深痛心母女俩为了这种事来吵嘴，够多么凄惨！她原来坐在母亲对面的椅子上的，这时候站起身来，坐到了母亲膝下的地毯上。她想要宽解母亲的气恼，委婉求她的谅解，说：“我说，妈妈！那么姑且撇开佃这个人来看，好不好？那么在妈妈认识的人里边，究竟有没有您觉得我可以爱的？一向在我周围出现的人里边，您觉得有誰是可以和我自由来往的？没有吧。无论什么样的人，只要他好象要和我有深一点儿的交往，在妈妈的眼里他就会变成没有价值的人了。”

“……对不起，我就是这么个狠老婆子！”

母亲拂然掉过脸去，伸子抓住了她的手，说：“哎哟，并不是那样的意思啊！……公平地说，一讲到我的头上，妈妈其实太过于理想了。是不是？您对于我的事业啦，成功啦，抱着多么大的希望，您想想就会明白了，不是吗？有一些您在自己的生活中没有办得到的地方，您想要叫我办到，是不是？是这样的吧？”

“那倒也许有点这样的地方。”

听多计代回答的口气，似乎对这話她倒是不能表示生气似的。

“是有很多这样的想法啊，妈妈好象要我能超脱了恋爱，清

“靜无为，孤高自賞，才覺得有意思。”

“我並沒有叫你独身呀。只要有适当的人，有能启发你的人，什么时候我都愉快地欢迎他。”

“……結婚的心情——怕和媽媽是不一样的。”

“那不用你說，我也懂得。”多計代一面又用尖酸的語气插嘴道，“你的思想是布尔什維克的。”

“——通常总是要女兒出嫁有了归宿，能和丈夫融洽，在現在的社会里想法获得頂安定的生活，这才是目的，是不是？所以条件是要找跟自己同一个階級的，有着同样传统的人家，或者在命运所允許的範圍內，能多多少少，或是大大地发起家来。——所不同的就在这里了。……那些受过跟我自己一样的教養、只有过跟我一样的見聞的男人，有着跟我的爸爸媽媽一模一样的父母的男人，我对他們是一点也不感兴趣的。不但是这样，我还感到不安哪！所以但凡引得动我的心意的时候，单就这一点上，已經是有所不同的了，这是一定的。媽媽了解我嗎？……所以個好不好先不用提，我想就在这一点上，媽媽怎样也不会滿意的。我是野蛮人，不管是在生活上还是其他什么事情上，我的性格是非得用自己的手来抓到自己所追求的东西不可，不然我是不肯罢休的……”

仲子沉默了，多計代也沉默了。两人在黑暗之中就这样待了很久。壁爐时而閃閃地冒着低矮的火苗，朦朧地把周圍照耀得通紅。

5

一片晴空，微风吹动着茶花綠油油的叶子。

棠棣长得蓬蓬松松，断枝落叶乱积一地，从来不曾收拾过的庭院角落，燕子花已经完全出齐了嫩芽。好象单是在那出着青青嫩芽的地方特别聚集着阳光，显得明亮美丽。——很暖和。……伸子眯细了眼睛，凝视着那强烈的绿色明暗，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在伸子的全身里流转。伸子觉得满腔的兴奋直要冲到喉头上来，就使劲伸了一个懒腰。她攢着拳头，伸直了胳膊，抡了几下，胳膊抖着，显得白而发亮。

又吹过一阵微风。——竹丛里沙啦沙啦地作响。保在花厅的廊子上，热心地不知在做什么。伸子一面走拢去，一面叫他：

“你在作什么呀？”

“——你来了。”

伸子只看到保那天真的半边脸，脸上汗毛打着漩涡，保的眼睛没有离开他紧盯着的匣子。

“什么？”

伸子从弟弟的肩膀上探过脖子去。那是一个二尺来宽、三尺来长的木匣子，里面栽着花秧。筛得细细的、铺得均匀的黑土上排列着四分多长的嫩芽，软弱苗条。

“是什么花秧呀？……有点可怜相儿似的，照这样能活吗？”

“可不！一点兒也不好呢。”保这才回过头来看伸子，脸上带着为难的表情。“撒籽儿的仙客来什么的，在专家也不是很容易的事。象我，弄不好也是应该的……可是真悲观！”

伸子笑起来了。

“可也居然长出来了，不是吗？……慢慢地就会长起来吧。”

“——不知道呢！这才叫容易烂哩。一厝它，让它发芽吧，土里就长上了霉。——糟糕的是，你瞧就这样，不是怪没精神的吗？”保指着匣子角里一根枯萎的花秧。

“为什么会这样？原因不明白。泥土和其他什么的都是按着書上写的做的。”

保十四岁了，他这一冬天，就把匣子放在廊子上，有时候旁边放个火盆，有时候上面盖上一块玻璃，直盼着它发芽。

保没想到来了个談話的对手，就很热烈地講說开了培养仙客来的困难。这个东西长好了也得好几年才开花，溫度和湿度不容易調节，不下于栽培兰花。他一有时间就抱着本园艺書，一路走，一路看，亏他背得烂熟，这下把書本上看来的知識滔滔地講开了，可是究竟还是个孩子，有些地方不免胡扯。

“你瞧，又没有温室，长不好也是應該的。——前些日子，在我不知道的当兒，狗把脚踏了进去，还连根兒都刨出来了呢。”

伸子由于喜爱保，所以嘴上作了簡短的应答，可是老实說，伸子把保說的話連一半也沒听进去，她从早晨起，心中就失去了平衡。因为注意力分散和心中苦悶，所以才到屋外来走走。可是在三月下旬的庭院中生气勃勃的气氛里，反而好象增加了盘据在她心中的沉重、激烈、同时又懶散的心情。

伸子繞过花厅来到了洗澡房的后門，把煤渣子踩得喀吱喀吱地直响。

“誰呀？”

“是我。”

窗戶嘩啦一声拉开了，艳子巴着窗口，露出两只眼睛，叫：“姐姐！”旁边还露出多計代的花道兒外褂。

“阿保呢？”多計代問。

“在玻璃廊子里懊丧着哪，說是仙客来烂了——”伸子說。

伸子听到艳子在說：“您瞧！媽媽，行了吧？不要紧了，咱已經好了，啊，媽媽！”

艳子总和哥哥們在一起，所以管自己也叫“咱，咱”的。

“不行，又要請細谷先生了。”

“——在賴什么皮呀？”

“說要到外边去呢，起来还不到两天哪。一到外边馬上就又要吭呀吭的，——这个沒办法的气喘鬼。”

伸子慢步从下房外边踱过去。紙窗开得很敞亮，窗边面对面坐着两个女用人，在做針綫活。两人都低着头，正縫着浅墨綠地子黑井字小花紋綢子的男袍和外褂。一看到这个，伸子抑制着的感情动荡得直要向这衣服冲出来。这是佃的衣服。为了准备他回来穿，这样赶着縫的。伸子不讓她們觉察，悄悄地向客厅的院子里走去。——

自从去年十二月回来以后，直到三月，伸子有时候想佃想得淌眼泪。可是尽管想得怎么厉害，明知他工作不告个段落是回不来的，也就仗着这一个念头在支持着。然而佃终于决定四月初就要回国了。特别是他乘的船从西雅图开出的三月十九那天以来，伸子由于一直紧压在心里的等待，就开始觉得支持不住了。每天只等他到横滨，等待得精神都不振，过的是可怕而无聊的日子。如果手头有足够的錢，能够做好热热闹闹去迎接他的准备的話，一定会好过得多。无如，她手头一点錢也沒有了。为了佃的旅費，除去伸子自己的力量賺来的錢之外，还讓双亲拿出了相当的錢数。因此，象：“我有許多东西要买，給我点錢吧。”这样的話，是說不出口的。第一，在佐佐的家里对于佃在几天之内就要回来的事，沒有一个入觉得高兴。在晚上或什么时候，双亲在悄悄地談着什么話的当兒，伸子无心之中走了进去，他們馬上就会沉默起来，問：“有什么事嗎？”在这种时候，伸子深深感到，与其說他們是自己的双亲，还不如說人家是一对夫妻

哪。一种被人见外的、凄凉的感情侵袭着她。由于诉说无门的等待心情，在伸子独自思念他的时候，就有一种病态的狂热，使她心中非常苦闷。

好不容易到了二号。那一天是星期天。

刚一睁开眼睛，伸子就想：啊！就是今天一天了。今天一天……今天一天……这一天多么使自己疲劳啊！……见人，和人谈话，伸子都觉得厌烦。如果就在这样睡着的时候，他忽然走进来，该有多么高兴啊！

伸子怀着几乎是忧郁的心情，来到了吃饭的屋子。桌上摆着一份食具。多计代在一边切蛋糕。

“——有客？”

“就是嘛，接二连三的。休息的日子也是这样，在家里一点好处也没有……啊，对！对！”多计代忙忙叨叨地推开了自己面前的点心匣的包装纸和红白纸绳，说：“来电报啦！”

“电报？”

“从船上来的吧！刚才还在这儿来着……”

伸子突然觉得心跳，一起到处来找。要是现在发生个什么事故，那可受不了。

“有他的名字吗？”

“让我想想看……”

那种镇定神气，使伸子感到不太自然，心里不愉快。电报找出来了，是压在《时事漫画》底下来着。伸子看到发电人写着他的字，这才多少放下了心。

电报上写着：“二号午后入港。”

“二号——要是说二号的话，是今天呀。”

“是呀。”

“真奇怪……只写着二号午后入港……”

伸子看了看表，一下子心中慌张迷惑起来了。只说午后，是午后一点呢，还是午后六点，都不明白。

“我问问看吧。”

伸子打电话问邮船公司的时候，心里还在担忧。年轻的事务员草率地回答道：

“是今天进港。”

“几点钟？是傍晚吗？”

“不是，早的，可能已经在港口外了。迎接人的话，非赶快来不可。”

伸子打完电话回来，脸上带着奇怪的表情。

“——还是今天……”

“——你瞧你这副脸相。”多计代抬头看了看直挺挺地站着的伸子，苦笑道：“不要发呆了，要去就去，快去告诉你父亲，还是怎么的。”

伸子一面在屋里换着衣服，心里总觉得事情出乎意料之外。按说不管多么出乎意料之外吧，既是那么样一心等待着的他，哪怕早到个一分钟，也应当喜欢得蹦起来——然而已经事到临头了，伸子并没有感到想象的那种欢欣，而只觉得出乎意料之外。他终于回来了——可是还没有见到面以前，甚至连回来的就是她心中的他，就是他本人这事，都奇怪地总还不能相信。伸子想起了十五年前那夏天一个拂晓的情景。为了一去英国五年的父亲回国来，八岁的伸子，夜里就没有睡得着。那天早上，母亲搬过了镜台来，在吊灯底下梳着头，她在母亲背后，拿着扇子轟蚊子，母亲一声不响，和平常不一样，一边儿看着不免心里有点害怕起来了。——伸子现在懂得了作为一个妻子的母亲，那天早晨

的复杂情緒。

到櫻木町去的電車很空，同車只有对面一个象在外国公司工作的、似乎是个风流客的中年男子，一个三十二三岁的夫人和另外几个男人。温暖灿烂的阳光下，電車光当光当地摇晃着，在东京和横滨中間一連串的杂乱风景里疾馳。

佐佐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本子来看。过了一会兒，伸子問道：“几点了？”

“——我看呀，也不过刚两点鐘的光景吧。”他掏出怀表来。“喔，都过了十分了……想不到花了这么多時間。”

佐佐用食指隔开了本子的書頁，拿起来輕輕拍着裹在大衣里的膝盖，一面向窗外閑望，忽然出人意料地把身子一扭，轉向伸子这边，用深含情意的低声說：“……不要太兴奋了，人家看着呢……”——他仍旧轉回身去，略微放高了声音，又添上一句：“原不怪你，只是你兴奋起来，我没办法，是不是？”

“唔……这个爸爸！”

他們从櫻木町坐了人力車。粗魯的碼頭上的車夫，胸部向前挺着，象中国的卖苦力的似的一面喊着，一面跑起来了。

恰好高丽丸刚刚靠攏碼頭。

船上刚放下舷梯，船中的水手探着身子，正在大声吆喝，打招呼。这边鋪着方块石的碼頭上，几个人一边兒答应，一边兒推过一架带轆轤的高台楼梯去。这兒那兒已經泛起了一片等得不耐煩的、感情激动得顧不了旁人看了不好看的、性急的、互相尋找的混乱动摇。伸子拽住了父亲的胳膊，鑽进海里，尽往前挤去。她的眼睛却不断往上甲板上沿着栏杆一溜兒密层层排列着的脸孔中寻找他。

脸孔真多。都重叠着，帽子和大衣的顏色紛紜，断断不是她

这个近视眼能够一个个分辨得清的。在这中间，赶来迎接的人群和被迎接的人群好象互相找到了对方，可以看到笑容满面地“喂！喂！”喊叫着摇晃帽子的男人和穿着染有家徽的外褂、从这边鞠躬的妇女。船客的脸孔很小，好象被包围着似的。伸子悲伤起来，时常问父亲，“看见他了没有？看见他了没有？”

“——在这种混乱里面，他那边也不容易看得见，咱们到清静些的地方去吧！”

他们离开了一个劲往前推的人群，站到海关仓库的近处。一看，有一个从上甲板走下短楼梯，来到了船首中甲板的男人，他穿着黑大衣，戴着圆礼帽。伸子不自觉地挺着身子，把右手举到头上一边热心地招手，一边告诉父亲：“看见他了，爸爸！那兒，那个穿黑大衣的。”

他也摘了帽子冲着他们缓缓地摆手。伸子更用力、更专心地摆着手，由于激动，浑身一哆嗦，眼睛里噙满了眼泪。

6

汽车顺着坡角的石头矮墙拐了弯。坐在父亲和佃中间的伸子随着车摇晃，离家越近她越觉得担心。

初次相见的佃和母亲彼此会有怎么个印象呢？虽然是无关重要的事，佃的脸色不大好看，伸子也有些担心。他那不会说话、不是个能从容地提出话题来的沉默性格，也使他有些担心。

母亲指派的書生^①和女用人也都郑重其事地在二门口排列着迎接他们。佐佐一边把帽子递给了女用人，一边象是为了打破这种紧张空气，很轻松地說：

^① 書生是一种半工半讀的学生，住在有錢人家帮忙，由主人負担生活費用。

“有多少年沒脫鞋了？象你是会从脚底下着凉的，在日本，这种麻煩事还免不掉呢。”

佃死板板地、也沒笑容地回答道：“不怕的，不要紧。”

先走上地板去的伸子，好象是对着他的心使劲按信号鈕似的祈望着：“隨便点兒吧！自然点兒吧！”換了一身衣服的多計代，站在离客厅門口很近的椅子前面迎接他們。

伸子搶先招呼：“我們回来啦！”于是給母亲介紹了佃。

佐佐从旁边幫助說：“这是內人。——佃先生，——剛才还說过佃先生照应过我們很多事情。”

“說的是呢！”多計代的高大身材保持着庄重威严的态度，应答道：“想不到这次攀上了亲戚来和您見面。”

佃不能适应多計代的这种郑重对答的态度，象是很窘，文不对題、詞不达意地回答道：“給父亲添过很多麻煩。……請多关照。”

佐佐說：“請坐吧。……啊！够劳累了吧？”——接着又向妻子說：“佃先生大概是晕船，听說多一半時間都是躺着来的。”

“哎呀！那可真是！”

多計代看了看佃，好象等着他接話似的。佃將胳膊架在椅子两边的扶手上，两手交抱在胸前，对着多計代似乎点了点头，說：“已經好了。”

伸子手扶着父亲的椅背，站在背后看着这两人会見的心理活动。一进来的时候，从母亲站着的姿勢里就看得出来她在犹疑着对佃采取什么态度好，还是恭敬佃，保持一定距离和他談話好呢？还是把他当作伸子的配偶，随便轻松地对待他好呢？她好象在这两次簡短的对答中，都已經試探过了。莫非她已經从佃身上感到了一种不对勁的什么东西，在味覺上来說，就是不合她

的口味吧——要不然，为什么不时时要焦躁地点动她那洁白的分趾袜子的脚尖呢？那简直象是雪白的活东西在撮耳朵。伸子看得提心吊胆，她避过眼睛来对父亲说：“爸爸，您要不要去换换衣服？今天真是多謝您啦。”为了要打破这种沉闷空气，她又向佃解释道：“电报来的时候，我还在睡早觉呢。所以慌张得什么似的。父亲也象是收到了一个临时召集令，对吧！”

“嗯！好在是个星期天。——旁的日子就忙得一塌糊涂。你也得好好留点兒神啊，要不然，会闹神经衰弱症的呢！在外国一般生活都有规律，可是这边的生活，既没条理，也没原则，只是胡来，乱忙一气。你只当回到了自己家里，且舒舒服服地休息几时吧。”

“謝謝您，給您添很多麻煩……”

伸子領佃到洗澡房去，回来的当兒，多計代站在客厅門口在和丈夫低声說着什么話，脸色显得很兴奋。

佐佐和伸子擦身而过，到書房里去了。多計代当下抓住了伸子，警告她似的說：“佃先生这个人什么时候都是那种顏色嗎？——那可不是寻常的脸色呀。”

伸子由于自己预料得太准确了，不自觉地天真地笑起来了。

“因为一直景船来着，可怜見地——当然什么时候也沒有那种‘象苹果似的脸蛋兒’。”

“——在外国住久了的人都这样嗎？……有点兒奇怪——好象一般的应酬都不会似的。”

“因为媽媽太正經八百地說客气話，他就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在佃洗完手和臉回来，水果、紅茶摆到桌上来的时候，伸子喊弟弟妹妹們：“大家都来呀！喝茶来！”一下子三个人都来了。

伸子按着次序给佃介绍道：“这是和一郎，这是保，这是阿艳。”

佃对留着童发的、怕羞的艳子和藹地笑着，伸出两手说：“来！来！”

“去呀，过去叫他抱抱。”

因为大家一边笑着一边看，艳子越发地不好意思了，她并不往佃那边去，紧纏着伸子叫道：“姐姐！”

她觉得大家都又象玩笑又認真地留神看着小艳子肯不肯到佃的身边去。她一心盼望艳子对佃不怕生。

“怎么啦？阿艳，叫他抱抱看。——你瞧，姐姐也一块兒过去啦……”

伸子用膝盖拖着象小猴兒一般纏住自己的艳子，一起挪向佃去。艳子忽然用两手紧紧樓着伸子的脖子，也不出气兒，全身发僵，使劲踩着席子，賴着不肯。因为她的脸伏在伸子的肩上，看是看不见，一定是脸憋得通红，混身在出着汗，差一点兒哇的一声哭出来了。伸子就不再挪动了。

“——那么，好啦！今天且不吧！”

“这个孩子真是個怪孩子哩，就在去年还害怕豆腐，害怕絲棉，連我这个作爸爸的她都討厭，真没办法。”

于是艳子背朝着大家，讓伸子就那么抱着她，当回事兒似的小声补充了一句：“神虫兒也怕。”

大家这才从心里笑出来了，艳子老把神主^①說成“神虫兒，神虫兒”的。

十点多鐘女用人走来問道：“床怎么鋪好？”

“是呀……”多計代看了看伸子。“在你屋里好不好？”

“好啊！”

① 神主是日本神社里的神官、祭官。

“哎，那么和平时一样——”

“喏，盖的被子什么的，不知该用哪一份儿好？”

多計代一动也不动，她的态度表示着那当然是伸子份内该做的事，回答道：“嗯——有吧！——阿伸你不给看看去，她是不知道的。”

伸子不作声，带领女用人到放东西的屋子去了。她让女用人开开柜子门。

“那个……那床条纹的和那床花绸子的。”

让女用人搬出卧具，伸子到盥洗室去了。她开开电灯，一面凝视着照在镜子里的自己的面孔，一面用手掌往上掠着头发，怀着一种说不出是寂寞还是消沉的心情。这是迎接那么焦急地等待着的他的心情吗？周围的人太多，自己精神也疲倦了，伸子感到的与其说是欢天喜地，勿宁说是忧郁。她关了电灯，然后走出盥洗室来。这时候那边发出了大声开房门的声音。从伸子这里可以看得见佃的姿态，他半个身子探到走廊上，正在穿拖鞋。

“和一郎，陪佃先生一起去去。”这是多計代的声音。

“不用，我自己认识的——刚才也去过了……啊？行了……”

佃在漆黑的廊子里笔直地向这边走来，简直象是看见伸子站在这里，并且看出她心中的期待似的。伸子忘却了刚刚还是精神不振的自己。她象是欢喜得了不得的淘气孩子似的憋着笑，悄悄地躲藏在角落里的书橱旁边，心里直跳，觉得连周围的黑暗都好像在一起搏动似的。

7

过了个把星期之后，伸子和佃回到他的家乡，在那里住了

十来天。这在伸子是一次愉快而又掺杂着生疏心情的旅行。佃的老父、兄嫂、弟弟，都是亲骨肉，他们对离别了多年，并且经历过他们所完全没有见过的生活的佃，以及伸子，都分明很殷勤。正当菜花盛开，开得金花遍地，遮满了高坡，映照到远远的白山山脉。古老的村落里，夹着狭窄的街道，毗连着黑板围堵的人家。净土真宗^①极其兴旺，村里的町字就是俱乐部或集会所。家家供着讲究的佛龕，佛龕的大小意味着家世的高低。

“这一带人家都讲究这种东西。”佃的老父说。

伸子觉得新奇，细看佛龕，两扇龕门的四角上都贴着金，龕里楣间浮雕着亲鸞上人的一代记^②，上着红蓝彩漆。屋里围爐^③中烧着树枝细柴，在爐边烤火的老人，每晚临睡以前，一定去佛龕前，点上明灯，披上肩袈裟^④，唱诵《叹异钞》^⑤一类的东西。然后口中喃喃地，“南无，南无，南无”念着佛号走回来。柴烟熏黑了顶棚，椽子上悬挂着谷种籽的草包。爐里柴火爆着的火焰，照出默默望着爐中柴火的人们的黑影，交错重叠作一大团，延过地板，到那边的板门上摇摇曳曳，高一阵，低一阵。全部的生活就象这佛龕似的充满着古老的传统。

当她们回来的时候，东京的樱花和白玉兰都已经凋谢，枫树的嫩叶大起来了。

有一天，伸子一只手撩起衣服的底摆，一只手拿着喷壶在屋

① 净土真宗是日本净土僧亲鸞所开的一个宗派。净土宗是佛教中信奉“净土论”的一宗，唐时传到日本，亲鸞开宗是在中国南宋时。

② 亲鸞一生修道受难的事迹。真宗尊称和尚为上人。

③ 日本农家的堂屋里，挖开一方地板，安嵌着大火灶，梁上挂下钩子来，钩了锅灶在火上煮东西。

④ 跪坐诵佛时披的短袈裟，没有下摆。

⑤ 亲鸞的语录，由他的弟子钞辑出来，奉为一宗的教条。

子前面撒水。

不但是連晴天，而且由于蓋新房的時候把地皮刨松了的緣故，所以她的屋子周圍乾得非常厲害。沒經過雨打的屋檐底下等處，土乾得象豆面似的撲哧撲哧的，有多少水都能吸進去。她很快地搖着噴壺，水珠兒飛濺開來，灑到土上，發出柔和、清脆而均勻的聲音。有一種清爽的土香。伸子一邊慢慢地往後退着，一邊專心地灑着水。

佃拉開紙門，探出頭來，默默地看了一會兒伸子的動作，他問她道：“你一會兒就灑完嗎？”

“就完。——不過——先不灑也行的。

“——我想喝茶。”

“那麼等一等，我就來。”

“我想在這裡喝。”

伸子甩了甩噴壺里的水，仰面望了望站在屋門口的佃。

“到那邊去喝，好不好？”

“……………”佃沉默着表示不肯。

“午飯後咱們還沒到那邊去過呢，聊聊去吧！那邊一定也是要喝茶的時候了。”

“去也行——不過又得待很大工夫。”

“你真討厭，這個那個的總要鬧脾氣。”伸子半開玩笑地責備他。“也沒什麼作的，偏要借口說忙，不給你通過。”

佃還沒有一定的職業，自從旅行回來之後，伸子在兩間相連的屋子當中六鋪席的那間里放了两張桌子。他对着桌子拘窘地跪坐着，有時候寫履歷表，有時候又無目的地整理他帶回來的筆記。起初作為伸子一個人的書房蓋的這兩間屋子，雖然和廳沿相連，却象個獨院兒似的。倉庫前面的寬廊沿和二樓的後樓梯

把它和别的房間遮斷开了。象口袋似的只有一个門，如果把這個門一关，只能望見前面的院子，可以整天不和人家見面。所以为了伸子和佃面对面坐着談些体己話兒，倒是盖得非常合适的。可是，实际上和他在那里生活起来一看，伸子对这个特典觉得啼笑皆非。佃是本来就喜欢关在屋子里不出去的。再加上伸子伺候得他周周到到了，他就只有在不得已的时候才出去——比如三頓飯的时候呀，到廁所去的时候呀，打電話呀，父亲回来的时候呀。——

在到农村去以前，有过这样的事情。那一次他也是說想在屋子里喝茶。伸子无意地說：“那么我給你拿来吧。”就到吃飯的屋子里去了。

母亲和女用人正在商量着准备晚飯的事情，她一看到伸子就問道：“什么事？”

“茶！”

“——不知道水开了沒有？”多計代伸手一摸了摸鉄壶。“啊！水倒正好。”

在伸子拿茶碗的时候，她亲手打点着茶壶。

“咱們有很好的豆沙羊羹，要不湖点那个吧！”

在母亲从容倒茶的态度里，明显地可以看出她在高高兴兴地想和伸子一起喝茶。伸子摆好三个茶碗就到房間里去接佃去了。

“去吧！母亲是那样的意思，别叫我为难。”伸子再三再四地劝他，可是佃到底沒有动。伸子不得已走回来对母亲說謊道：“現在他有些放不开手的事情。我只拿这个去吧……我就来，您等我一会儿。”

母亲倒也沒有恶意地取笑道：“唉呀！唉呀！倒象住旅館似

的，多不方便啊。”

伸子把背冲着母亲，正在往小茶盘里放茶杯，她觉得他俩好象是鸞鸞扭扭地縮在大家庭的一个角落里，又难为情，又不是味兒。她把茶送到屋里去，走过两三丈长的走廊，一路上感情很复杂。

——曾經有过那样的經驗。她当下把噴壺放回原处，一面拿起洋鈔水桶，一面对佃說：“我脚脏了，得去洗澡房弯一下，你先去吧。”

伸子从后院走进洗澡房，她在洋灰地上洗着脚，时常尖起耳朵注意着他們自己房間的紙隔扇开沒开，但一点响动也沒有。伸子擦完脚，来到仓库前边，叫道：“你怎么样？”

“在屋里呢。”

因为他这样回答，伸子自己拉开了紙隔扇。

“——去吧！已經好了。”

佃还是照旧对着院子佇立在屋門口，只把脸掉过来朝着伸子这边。在他的額头上显出阴郁的橫皺紋，表现出为难的神气，意思是說：你不是應該了解我的嗎？伸子走到他面前，誠意地低声說：“我說，在一起住，只是在吃飯的时候才見面，这种态度总觉得不太好。既然在一起过活，要是不打成一片，就有些……所以去一去吧——在O村家里的时候沒有这样的事吧？”

他用对伸子表示尽义务的声調回答道：“那么我就去。”

8

一种极微妙的神經上的不調和，漸漸地在全家里蔓延开来了。伸子自己在精神上也感覺到了这个。

晚飯的時候，她和從前一樣幫助作菜。這時候佃在房裏。桌子一擺好，伸子就喊：“大家都來呀！”

她的清脆聲音傳得很遠。在后院的保、和一郎——苞子更不用說了——嘴里叫着：“吃飯了！吃飯了！”都咚咚地跑來。伸子也洗好手在飯桌前坐好。父親和母親都拿起筷子來了，就是佃一個人還沒來。苞子問：“媽媽！可以吃了吧？”

伸子很焦急。直到這個時候，佃才開開正面的門走進來，一邊走，一邊朝着大家輕輕地點點頭。——在時間上來說，只不過一兩分鐘的等待。可是，就象最想引人注目的貴婦人，總要等大家到齊之後，才走進舞場那樣，當場造成一種突出的氣氛。只有他一個人象是和別人不同，顯得很特別，好象是客人一樣。伸子覺得大家在這時候雖不是分明地，卻又一次感到：啊，還有他呢！伸子就說：“——你作什麼來着？來得很晚。”她想讓他說聲：讓大家受等了。“大家都在等你呢。”

佃雙膝端端正正地坐到坐墊上來，低頭看着桌面的一角，含糊不清地說：“是嗎？……有一點……”然後只向父母打招呼：“失禮了。”

“沒什麼——怎麼樣？你和山崎約好了沒有？今天偶然在俱樂部遇見他，所以又托了他一番。”佐佐說。

……逐漸地飯吃得熱鬧起來了。到飯快吃完的時候，當初那一點兒彆扭心情，除了伸子之外誰都忘掉了。不過，這樣的事情並不是一次就完了的。第二天，隔一天的又一天，跟着又是一天，不知怎麼個巧勁兒，屢次發生同樣的事情。哪怕當時就會消失的輕淡感覺，次數一多，也就明顯起來，這對伸子成了一種苦惱的預感。到了吃飯的時候，多計代按捺住自己的焦躁，說：“你早點兒告訴佃先生吧！別總象客人似的叫大家等着他。”

“好吧。”

“——不是說外國的大學生什么的，都非常直爽磊落，有青年氣嗎？他到這里來幫幫你的忙，也應該可以的吧！——兩個人的時候也總是這樣嗎？”

伸子一面解開圍裙帶子，一面抿着嘴唇苦笑道：“倒也不見得總是這樣。”

“那麼，就算不錯……”

多計代不再說下去，整起桌上的花來了。她摘去快要乾的藍芙蓉的葉子，上半身稍稍往後一閃，看了看花枝的枝容。伸子覺得母親整花，也是心不在手上，內心悶着一肚子要說的話。多計代可只說了這麼一句，就什麼也不再說了。

差幾天就到五月了，有一天，伸子和表妹們应邀到一個朋友家里去。這一天是陰天，灰色的天空發亮，襯托得地上的濃綠樹葉粘滋滋地，很美。四點多鐘，伸子到盥洗室去化妝，偕和她一同走出屋來，整理起寬廊角上釘死的書櫥來了。這個書櫥是全家公用的東西，要說書，連一本象樣的也沒有，只是放些舊雜誌的地方。好幾年的婦女雜誌亂堆着，都塌下來了，壓得一邊的玻璃門都拉不開了；多計代曾經偶然提到過的。伸子沒有想到他這時候要來整理這個，攔住他說：“並不是要叫你來整理才那麼說的呀。……這種事，隨它去吧！如果真需要作的話，隨便叫個人去作就成了。”

“——作作也沒關係吧！為大家作一點事不也很好嗎？”

“——要是為了解解悶兒，倒沒有什麼……”

伸子一手攢着正梳開的頭髮，從胳膊底下看了看他。他正對着書櫥，盤腿坐在地板上，已經打開了門，拿出滿是塵土的舊雜誌，分起類來了。猜慣他心理的伸子，在他背後看着他，眼睛

被他的一种什么东西紧紧抓住，再也离不开他了，几乎要問他：“不高兴嗎？”——可是又把話嚥回去了。如果他不高興的話，自己就不到友冢的朋友家去了嗎？不。伸子一面回过头来对着鏡子，一面反省着：几时自己的感情变成这样了呢？她惘然一笑。——伸子将脸靠近鏡面，扑了扑粉，脑中在靜默而沉重地思考着。于是，伸子感到不仅是自己，多数的已婚妇女，都是被这种一眼看去似乎没有什么价值的、简单的心中煩惱，弄得心情沉重，变得很不活泼了。

伸子打扮好，自己振作起精神来，轻松地对他招呼道：“我去去就回来。”

伸子弯下腰去，和服和腰带磨擦得悉索有声，她把自己的脸，貼到盘腿坐着的佃的脸頰边。

“今天晚上爸爸也不在家，所以好好地去陪媽媽說說話兒吧！”

到了晚上，下起小雨来了。大約九点鐘的时候，伸子想起家里的事情，有些不放心，讓人家給雇了輛洋車回家去。由于晚春的纖帘細雨，車中潮滋滋的，有一种温吞吞的悶熱的氣味和車篷子的氣味。并且一路上有很多高坡，花費了很長時間才到了家。回来一看，在二門里还没有看見皮鞋。

“爸爸呢？”

“还没回来。”

伸子一面往里走，心中希望看到母亲和佃和睦地在談心的情景。在開門的同时，如果两个人把愉快的脸掉过来冲着她說：“哦，回来啦！現在我們正在說你的坏話呢。”那該有多么愉快呀！真的，該有多么愉快呀！在黑暗的走廊里，伸子独自微笑起来了。可是这种温暖的想象立刻冻僵了。——兽类本能地嗅得

出巢窩安全不安全，是不是有危險臨近了，人對於自己居住的家裏的空氣就和獸類有着同樣的直覺。各個屋子裏靜寂無聲的氣氛，不知從什麼地方流出來的、連在走廊裏都感覺得到的一股子冷意，使伸子起了戒心。伸子輕輕地開開了門。

“我回來了。”

佃沒在這裏，弟弟們也沒在這裏。在這寂靜的夜晚，這裏只有母親一個人。伸子不知不覺地象是找尋什麼似的，四下里看了看。

“下雨，把你給困着了吧？”

多計代把手中的雜誌翻過來伏下，看了看鐘。

“沒有，請他們給我雇車回來的。……說是爸爸還沒回來哪。”

“今天晚上一定會晚的，都是幾位愛喝酒的嘛……”——她用鎮靜的、觀察般的眼光，看了看解開外衣紐帶坐着的伸子。“你去換衣服去吧！”

伸子順從地站了起來。她邁着快步，拉開了自已房間的紙隔扇。佃對着桌子坐着呢。

“我回來了。”

“你回來了。”

他背着臉回答進來的伸子，仍舊那麼坐着，並不回頭。——這個也不自然。大概是發生了什麼事。——伸子覺察到在母親和佃之間發生了不愉快的事。她覺得左右為難，好像是被夾在堅硬的、冰冷的、用自己的力量推拉不動的山崖裏似的。

伸子換好衣服又回到母親這裏來看看。多計代象是很焦急地在等待着她的來，馬上抑制不住地直爽地說：“佃先生這個人可真叫奇怪呀。”

母亲一直存在心里的話，终于憋不住了。

“是嗎？——有了什么事嗎？”

多計代紧盯着伸子。

“在那边听来了吧？”

“沒有。”

“……是这样的……”多計代一面开始这么說，一面滿面帶着厌恶的神气。“——反复地說这种話，也显得气量怪狭窄似的，真是不愉快呀……可是不从头來說，你是不了解的。——你出去以后不久，我想他一个人怪寂寞的，就叫他过来喝茶。正好阿保和艳子都不在，我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可以两个人面对面談談对于种种事情的看法。你也知道的，我心里还没完全懂得他，过去也沒有細談的机会——我心里想不見外地和他交換一下对于你的意見。单听他口头上‘媽媽，媽媽’的叫着，双方抱着怪不象一家人的心情，真受不了啊！”

“是呀！”

“我是个实心眼兒的人，想個先生一定也会这么覺得，肯真心实意地来跟我談的——哪知道这就錯了。”多計代的脸上又生起气来了。她忽的一下子連耳朵都紅了。“——不行啊！这个人。”

“为什么？”

“你說为什么……他簡直是冷淡……他是一点兒也不知道感动的人。無論怎么无学无識的人吧，这边真情实意地說心里話，誰也不会毫无誠意的，可是他那个人呀，怎么說好呢？——只是往后退。口口声声坚持着一点：自己为你是無論如何都願意尽心的，自己是准备着牺牲的。我哪里有什么意思，平白要他来牺牲自己呢。我又不是疯子。无非是希望你也能脚踏实地，

他也能舒舒服服地过生活，为了这个，想和他好好地談一談，——哪知簡直就是談不上嘛。”

对于母亲的脾气和倔的性格，双方都知道得很清楚的伸子，很能理解她这种不滿。在母亲，覺得自己是如此真心誠意地和他談的，而滿腔热情却落了个空，她那种懊恼情緒，的确是值得同情的。可是嘛，伸子也决不能就以为全都是倔的不是。她采取了中立的态度說：“他嘴笨，所以……并且，說的是关于我的事……不是誰都会有些为难嗎？又不是馬上有个什么要怎么处理的具体問題……”

当时的倔，大概是叫母亲的雄辯一句不放松地追逼不过，而他又是他那一套的容易激动的性格，于是就对那种沒处抓捞的抽象追究，一味地說了什么牺牲咧，努力咧的話，伸子想到这里，不知怎地感到一种悲哀的心情。

“……唔，要这么說呢，好象也是的——事情是这样——已經是快吃晚飯的时候了，有人給他来了个电话。在电话里說了个老半天，也該別去問他就好了，偏生我是无心的，問了一句哪兒来的电话。沒想到他說是浅草的亲戚！从来也沒听說过他有这么一份兒亲戚，我心里想那一带是个商业地区，不觉顺口兒說了一句：‘哎約，怎么住在那么个地带。’好，这一下子，他可生气了，气得脸上都变了颜色，冲口就是：‘媽媽以为我在干些什么勾当嗎？’我簡直是摸不着头緒。只見他那脸色，气得真叫非同小可，我仔細一想，原来他是胡乱猜我有什么不好的意思……”

伸子听得眉心里都觉得酸疼了，背过了脸，手托着腮。

多計代接着說：“我就說：你要那么想，那是你的耻辱。”

伸子再回到屋里去的时候，他还对着桌子坐着，桌子上，左

右两边都摆着打开的书。

他那倔强的后脑勺子，好象在对她说：“我知道你都听了什么来了。你会理解我的吧？……可是愿意怎样想就怎样想吧。我不辩解。”

从母亲那里听来的话也不忍再说出口来，仍旧抱着这种心情在屋子里待着也觉得难过，她走到仓库前面的走廊上，两只胳膊交抱在胸前，一面向左右摇晃着身体，就在那里徘徊。高高的天花板上，十支的电灯照耀着下边的地板。在正面可以看见仓库的铁丝网做的门。脚底下踩着擦得光光的走廊，觉得又硬又滑。黑夜里走在地板上，滑溜得使她吃惊。伸子由于寂寞，越发地摇晃着身体走。

9

洗澡房里充满了蒙蒙的热气。伸子撩起了衣服下摆，给艳子在大木盆里洗着澡。肥皂溶化的气味，潮热的水蒸气，直透到衣服里面，浑身不舒服。艳子把大块的海绵吸足了热水，用两手一挤，从上边往自己的肚皮上浇水，又笑又闹。

“姐姐，看呀！你看呀！水溅进肚脐眼里去了。你瞧！你瞧！”

多计伐在澡盆里泡着，时常对太顽皮的艳子说：“这么吵闹可不行啊！”一面对伸子断断续续地谈话，无非是批评他。自从伸子不在家的那天晚上闹了那场不愉快的事之后，母亲好象对他不再客气了，连最后剩下的一点敬意都失去了。她对他说起话来，或是在话里谈到他的时候，一定就变成另一种语调，带有鄙薄他或是施给他恩惠的意识。现在她就是一面用着理鬃木梳往上拢着打湿了的头发，一面说：“且不说的，本来呢，人也沒

有个十全十美的，只要两相和好就行……不过，我着他，越来越觉得可疑了——都已经三十——几了？也有五、六十了吧？——总而言之，到了这个年纪，还说是纯洁的，哼，谁知道呀？”

伸子叫艳子把背朝向她：“朝那边，朝那边。”然后她很不耐烦似的说：“这种话……现在别谈了吧！”

多计代舀出净水来，用手巾洗着脸，洗一把、说一句地断续说：“——我想你呀，倒也真是个女人家，一说要好，就瞎了眼睛——就看你们两人在一起的时候吧，分明只是你太疼爱他了，疼得好可怜了……要是这样就行的话，那是再好也没有了——”待了一会儿，她又自言自语似的嘟囔道：“我又不能老跟着你——反正要是一起受苦的话，就受去吧，我也只有看穿了，原不过就是这么个货色罢了。”

本来，佐佐家的家庭生活和佃的性格之间，有着许多不能相容的地方。佐佐这一家，自从到了伸子的父亲这一代，里里外外都稍稍在物质上繁荣起来了。可以说是到了兴旺时代的家庭里的空气，洋溢着精力充沛的、排外的、征服的、不太理智的原始生命。大家都能说，能吃，能睡。只有佃一个人常闹肠胃病，不像大家那样有那么大的饭量，连这一件事，都能够明确地显出在这个家庭里，他是个跟大家不一样的人。

对作为一家的气氛的代表者而生活着、操劳着的多计代，佃也原不是可怕的敌人，可是他却总不同化，老是跟大家不一样，这似乎是使她在精神上非常不愉快的事。她渐渐焦躁起来了，把些露骨的刻毒话喷向伸子。傍晚，要是伸子还在房里，就会听到母亲这样的喊声：“大家这么忙呢，不知在干什么哪？——去叫姐姐来——阿艳。”

“姐姐，叫你哪——”

“唉，唉。”

多計代站在那里等着伸子走出房来，見到她就說：“不知道你有什么要紧事兒，这边的忙，可也得来帮一手呀！……添上了一个人，厨房里也就得添上一份兒忙，光这么作着客人，可不好办啊。”

伸子又不能象一个人的时候那样，单纯地說：“这个讨厌的媽媽，一点也沒有有什么可忙的，偏要……”

母亲总要发泄她对佃夺去伸子的憤怒和由于伸子甘心讓他夺去自己而使母亲感到的寂寞心情。多計代一面望着伸子在拾掇着桌子什么的，一面問这一类的話：“佃先生每天到底在作些什么呀？……上大学去的事情真地弄好了嗎？”

“說是从下星期开始呢……”

“那么，也还罢了——要不，人家問起来，什么工作都沒有，也不好意思，都那么个年紀了……你告訴告訴他好好地謝謝吧——为了那件事情，你爸爸在那么忙的当中，那天还特意到津村先生家里去了一趟呢……”

佃到大学工作去了。在津村博士的研究室里作一个非正式的工作人員。不久也許可能作个他专业方面的講師，反正目前所拿的薪金是不够生活的。他也在托他在美国的时候認識的朋友們介紹职业。为了找工作，他不能安心地躲在伸子的房里了，每天中午要出去訪問朋友什么的，傍晚他才和佐佐前后脚回家。和忙过一整天事务的老年的佐佐比起来，倒是佃一直喊着：“累了，累了，”使伸子感到凄凉。

晚飯后，他和大家在一起照例也坐一会儿，可是，过一会儿就一定說声：“我失陪了——还有点兒非做不可的事……”就一个人躲到倉庫前面的房間里去了。想在佐佐家里能有規律地讀

讀書，當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主人就不大看書，所以從晚飯後到就寢的這一段時間，家里邊只有談笑熱鬧。但不能和大家混在一起玩樂的心情，伸子是可以理解的。每天晚上他本來可以一聲不響地站起來走開的，可是不知怎地他一定要一板一眼地交待：“我失陪了。”這句話簡直地象是在宣言：不要看他這個樣子，唯獨他自己，可有重大的事情在等待着呢。他背朝着大家，豁拉一聲開開門，走出去，到關好門為止，使得這些閑談着的人們好象碰了個釘子似的心中感到沉重，切斷了話頭。——這微妙的幾秒鐘的間隙，使伸子覺得很難過。在這個時候，她總是“喂！”的一聲，自己首先來打破這種不愉快的沉悶。“你們听我說呀！你們知道這麼個故事嗎？

“有一天，一個警察抓住了一個小偷，帶到了派出所來，打得他落花流水，然後問他：

“‘你這小子，多虧你作得出這種不知羞耻的事來。混賬東西，良心哪兒去了？’

“‘您說什麼？老爺！’

“‘我說良心哪兒去了。你不知道人都有良心，才不能作壞事的嗎？混蛋！’

“‘唉——那個嘛……那什麼，我的兩親十年前，因為地震給砸死了。’”

“啊！什麼呀，哈，哈，哈，！”

“哈，哈，哈，！”伸子和大家一起笑着，自己覺得這個笑話也真無聊，而自己也是真無聊，她覺得自己可氣，竟操心到這樣瑣細的事情上來。伸子明知道，但雖然覺得自己不能悠閑地和大家聊天，可是擺在他屋中的書桌上的，決不是什麼大不了的工
作。頂多也就是修改修改伊朗語詩的陈旧的翻譯，要不就是鋪

下底样，在墨汁罐里来回地蘸着笔，再来影写一份履历书罢了。

10

包围着他們的感情打着复杂而强有力的漩涡，伸子一天比一天感到痛苦。她的性格单纯而热情，所以从母亲那里来的刺激和从佃那里来的刺激，都一一地在她的心里反映。那边碰一壁回来，这边又碰一壁回去——伸子只想定下心来做点什么工作。自从佃回国以来，一点也没整理的感情和經驗，直在心中胡乱翻腾。有一天，她对他说：“——我很想安安静静地用用功了。”

“很好，你就那么作好了。”

“可是，得要搬个家才成。”

“……”佃的脸上显出疑虑不安的神情，望着伸子。

“哎呀！不是呀，只是桌子搬个家。这间屋子，你出来我进去的都不方便，所以我想把桌子搬到原来那间屋子去。”

于是，佃沉默了一会儿，拉着伸子的手又问了一遍：“真的只是为用功吗？”

“当然啦！”可是，在这一刹那，伸子内心里闪过一个微小的疑问号，象牙又翻了一个跟头。——真的只是为了用功吗？……伸子把话说得越发轻松肯定：“那当然了，所以你能帮我个忙吗？”

“唉，我一定帮忙。”

两个人都已经穿上羽毛纱的衣服了。他们俩抬着伸子的祖父遗留下来的朴木桌子的两端，从院子里搬到客厅旁边的屋子里。

“不太暗些嗎？”

“——这里也行了吧？……”

就只有這間客廳和二門，還沒有改掉從前的精舍結構。房間朝向古色古香的小院子，那也是原來的一部分。蒙着多年的積塵，柱子都已經裂了縫。在剛打掃過的舊席子上擺好桌子，伸子對着桌子坐下，佯坐在紙隔扇的櫃檯上。

“那松樹下有款冬，春天的時候會窺出癩兒來的。”

“——唉呀！”

“什麼？”

“蝮虎子。”

初夏的陽光落在院子的青苔上，照耀着有一條條刷子印兒的白色板壁，他們一邊觀望着，一邊閑談。

在這間屋子裡一坐，伸子心中逐一地回憶起了幼年時代的景象來。

記得夏天，獨自在院子裡玩，地面上一步步離開着擺有方磚樣的东西做踏腳石，無意中翻起了一塊來看看，底下蓬蓬松松堆起着干土，尤其使人驚奇的是其中有着許多飯粒兒似的東西。螞蟻叨着這些小飯粒慌慌忙忙地轉悠着逃跑，好象可以聽見“刷，刷，”的腳步聲似的。

對於這種意外的情景，伸子吃了一驚。可是在觀看之間，越來越感興趣，她用竹棒又翻開另一塊磚看，那兒是空的。再翻一塊，有啦！有啦！她玩味着看到這飯粒兒似的東西的那一瞬間五官上的感受，就在暑熱中一塊換着一塊地翻過去。

伸子親切地想起了那些螞蟻子兒。她覺得當年的那種活潑的少女心情，有着一種不能再度經驗到的清澈蓬勃。

紙虽然是鋪開了，可是伸子以這樣一種精神狀態，找不出方

法来整理现在的错综复杂的感情。正如她应付不了实际生活一样，她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整理这些素材。

为了避免一说话就卷起争论的可怕漩涡，佃在仓库前面的屋里，伸子在那间小屋里，多计代在当中吃饭的屋里，分成三处过了几天。

“——在尾吗？”一天下午，多计代梳着西式发髻，拉开矮矮的纸隔扇，低着头走进伸子屋里来。“——这屋里到很通风呢……”

“许是有墙脚窗的缘故吧！”

多计代好象到了别人的家里来了似的，四下里巡视了一遍，说：“佃傍晚回来吗？”

“是吧！他什么也没说……”

“那么，倒也不忙的……”她换了语气，才慢慢说起来。“我也左思右想地考虑了好久了。”

“……”

“——哎呀！怎么啦？倒象是没你的事似的。”

伸子在这种情势下，不能不说：“什么事呀？”

“什么，要是讨厌的话，那就不说也行的。”

“别这么着，是什么事呀？”

“左不过是你们的的事——听说佃不是长子。”

伸子觉得奇怪，看了看母亲的脸色，说：“哎，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那么，就可以过继给人家了！”

“嗯……”

“不是说吗？有长子继承家业，老二以下不是可以自由的吗？——其实呀，我和你爸爸也一再商量过，反正你是离不开他

的，我們的意思，倒不如爽性把個招贅作養子吧。”

“——為什麼？……”伸子瞪着眼睛說，“——這不是奇怪嗎？家里正經有着和一郎呢，有着阿保呢……”

“那自然委，這事兒本來並不是為家里呀！——還不是為你們着想嗎？”

伸子並不十分了解母親談話的意思。雖然不了解，可是她本能地深深地起了戒心。

“要說為我們——我們自己會處理我們自己的事情。”

多計代焦躁地、狠狠地說：“所以說你不知世故呀！……第一，你想想看，學校的事情也是這樣，就是因為有你父親的介紹，津村先生不是才那樣馬上答應下來的嗎？要不是這樣，誰對那個既不知底細，也沒有背景的個，表示這樣的好意呢？”

母親要是打算給人家十分的好處，她就非要大聲地幾次三番地告訴人家說：“這是十分呀，你可得當作十分好處來接受呀。”不然是不肯給的。母親的這種性格，使伸子感到無聊。因為多計代的声音太大，伸子就不覺地心里起了反感，“哼，那算什麼呀！”現在伸子心里也是很生氣，就用沉默來回答母親。

“就是在社會上吧，一個完全無名小卒的個，一旦冠上了佐佐家的姓，就不知道要增加多麼大的分量。那麼一來的話，也多多少少顯得出點兒他的價值來了。”

伸子很氣憤，粗暴地說“那種價值，沒有也罷了。……個就姓個好了——人的價值什麼的——不是這種事情能左右得了的呀！”

“現在你的眼睛是昏的，個在你的眼里自然是很不錯的了。”多計代好象用話刺她似地慢慢地說：“要不這樣辦一辦，他這個人就有点兒拿不出來啊！”

“拿不出来就讓他拿不出来好啦！什么——招贅不招贅的……”——伸子覺得佃和自己受到了侮辱，臉都差点兒紅起来了。她稍稍鎮定了一下心情，对母亲好象解释似的說：“媽媽一点也沒有懂得我的心情。我不是来回告訴过您嗎？我們打算建立目标和媽媽們根本不同的生活——并且，如果放宽眼界来看，什么佐佐，也还不是那些不知道什么地方的何許人的姓当中的一个，媽媽只是在佐佐这个姓吃得开的范围内活动着就是了……”

“反正我是除了狹窄的生活就什么都不知道的。可是呀，事实上，这次的事情就証明着呢。”

“——要是这样的话，我就更不願意啦。”

“姑且，你和他好好談談看。”多計代奚落地笑了。“你不願意，佃倒会願意的！”

关于这件事，伸子一句話也沒有和佃提过。

过了几天的一个晚上，佃也在廊沿上的时候，突然多計代又提起这个問題来了。

“怎么样？——我前几天談的話，当然你也告訴过佃先生了。”

伸子不耐煩地回答道：“我才不告訴呢。”

“……………”

佃从旁問道：“什么？”

“……………”

于是多計代就說：“都是关于你們将来的事情，我們也不能总跟着你們，我和你爸爸也商量过了——不是沒有办法嗎？阿伸！”

母亲究竟沒有好意思一下子說了出來，使伸子对她起了好

感。她說：“所以嘛，不用提了吧！”

“不提就算完了嗎？”

明月照在院子里。金剛拳和梧桐樹的寬葉上面好象淋濕了似的發亮。對面的樹蔭里和枝葉中間，格外地顯得黑暗，院子里有一種異乎尋常的逼人的力量。伸子抱着膝蓋，一面觀望着院子裏的景色，一面熱心地在聽着母親和佃的對話。不用說，佃一定會拒絕的。一定會拒絕的——

“這是我們的想法——”過一會兒，多計代把話告個段落，征求佃的回答。“伸子的性格，你也知道，她簡直象受了什麼侮辱似的在生氣呢。”

伸子側耳集中了注意力，期待着佃的回答。

“……………”

“怎麼樣？我們覺得為你也決沒有害處啊。”

“——想想看，過幾天再答复您。”

伸子向後一轉，好象叫喊似的說：“那種事——也用不着想呀！……你不是沒有這種意思嗎？”

多計代看着一聲不響的佃，對伸子說：“你別插嘴吧——佃先生自有佃先生的意見啊！”

伸子對於母親這句拿得很穩、奚落她似的話，感到絕望的不安。多計代本來不自覺地把佃推來推去，現在似乎要把他和伸子一起，更加緊緊地囚在自己手下。伸子覺得萬一這事成了事實，就都完了。伸子感到的與其說是母親那種想辦法不放开自己的愛，勿寧說是好象要威脅自己生存根基的那樣一種恐怖。佃沒有象伸子所期待的那樣，當場一句話就把那個問題付之一笑，對伸子來說是個深深的不安。

佃站起身來走了。伸子從後面搶上去說：“我說，你，這是真

有必要考慮的問題嗎？”——她站定在高身材的他的前面，抬頭望着他的臉，告訴他：“我——可不願意啊！”

“.....”

“要是那樣辦的話，那可就絕對沒有咱們自己的生活了。”

“所以，我不是說要想想看嗎？”

“那麼是礼节上的應酬嗎？.....”

“.....”

“喂，當真的。先只讓我听听。怎麼辦？自然是不願意，對吧！”

“嗯.....可是——要是那樣作你能幸福的話，我——反正是獻身于你的。”

11

佃的這個回答，並不明確地表示自己的心意，却偏要強迫人家來感謝他，使得伸子心情陰暗起來了。

佃回答得模糊，使伸子不由得想起了母親對佃的辛辣批評，感到不安，非常痛苦。她不至於幼稚到那步田地，連佃的“反正我是獻身于你的”這句話的可厭都感不到，就照樣接受的。同時她又害怕，不敢認為這就是他的偽善的、轉彎抹角的說法。而且她的理性告訴她，那個回話的性質非常複雜，言外之意未嘗不可想到：他對於入贅並不覺得怎麼不可以——或者，甚至於覺得倒也不錯，只是因為對伸子的意見有所顧慮，所以才用這樣含糊的話來回答。——

伸子首先感到遺憾的是：佃回答得正如母親所期待的。母親心裡一定在想了：“果不其然吧！”她心裡這麼想，就等於肯定了她的推測；佃是正如她所預言的一個處世狡猾的人，為了有所

利用而把伸子拖到結婚上来的。为了两个人的爱，伸子經不起这样去想。为了他的名誉，为了自己的名誉，为了母亲，为了在人心深处潜藏着的真誠的爱的純洁，伸子下了决心，無論如何也不能使这个問題成为事实。

多計代本来就不能相信人，有时候看見自己的怀疑果然实现了，还要引以自豪呢，这样一来，就越发要加强她那种只承認黑暗面的人生觀了。他万万—(真是万万—，伸子用尽渾身力量在想)在和自己的結婚上掺有不純的打算的話，那他就應該知道这种打算在世上是不能輕易站得住脚的。伸子怎么能够相信，自己这样在努力着，以至于不惜和父母冲突，对周围反抗，要来达成其真純的爱，仅仅是由于他的趁着自己愚昧而操縱自己，使得自己去爱他的結果呢！

那天晚上，伸子心里异常地憋悶，只恨他不肯拿出个干脆的态度来，她哭了。

以后多計代就常常要問：“怎么样了？”

“不行的——只当沒說过这回事吧！”

于是伸子催促着他：“早点兒作出明确的回答才好。真是拒絕了才好，这不是很明显的嗎？”

不論伸子在不在跟前，有个什么机会，多計代都抓着他在求他的回答。

“你那么样再三說过，为了伸子是什么都不辞的，总不会說了不算話吧！——真憑实据，这里还有你从国外寄来的信呢……”

他的脸色、眼神，都象是气得根根汗毛都竖起来了似的，說：“我的真心，不久您一定会了解的。”——他說話的声音差不多在

顫抖着。“我什么都能忍耐。”

可是他並沒有明說作或是不作，答应或是不答应作佐佐的养子，不知为什么，一到这一点上，他就非常小心，非常固执，不表明自己的意图。渐渐地多計代焦急起来了，只要一看到伸子就提起这回事。有一天，伸子痛苦得忍耐不下去了，终于这样宣言道：“您怎么说也是不行……即便他答应了，我还是不愿意，不论他从什么动机出发，答应答应看，您以后一定会感到不愉快的。这种，搅混大家的生活的清白的事兒，我可决不願意做。”

果然这样实现的话，的确象伸子所说，多計代的感情会动摇的，然而多計代激动得好象被人打了似的，一面流泪，一面说：“真是——真是孩兒不知父母心。——那么叫父母痛苦又有什么好处呢？女兒出了門子就是人家的人了，我一死也就完了。也别来个倒路堯，叫我再来更加丢脸呀！”

伸子也一边哭，一边说：“媽媽，您想，杉树苗兒大起来不是还得分开来另长嗎？人的生活也是一样的呀——对吧！过了几年之后，媽媽一定会了解我这样固执己见的好处。我也不是平白无故地固执。”

在屋里的弟弟、妹妹們，一个一个的都溜走了。

这期间，母亲一直在作法律上使佃轉籍的准备工作，伸子却一点也不知道。她正靠書桌坐着，女用人来叫她：“請您哪！”

“什么事呀？”

多計代坐在那兒，气得好象什么事都作不下去的样子，说：“他这个人，真叫厉害呀！”

“为什么？”

“还为什么呢，你瞧，他不是明明知道自己不能入贅，故意耍人嗎？”

伸子莫名其妙，沉默着。

“前几天，你父亲说是在会上遇见了井田先生，于是就和他商量了好久关于佃籍的事，哪知昨天的回话说，按照法律，户主是不能结入赘姻缘的。”

原来佃是岡本家的次子，继承了远亲的佃家的。

“真是呀，不觉地把这件事忘记了呢！”

“好吧好吧，这你该放心了吧，我们可好丢脸啦，佃先生肚子里一定在好笑了。”

“未必吧，他也一定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不会吧？——哼，靠不住。可也是呀，到底是在美国流浪了十五年来，娶得真巧妙，他是明明知道的，假如干脆说了一句不愿意的话，就不好再在这里充少爷了。”

“啊！啊！”伸子故意大声叹息。“可怜见的，他象是生来就为让人家说坏话的。”她这才笑着说：“这叫：‘人生莫作伸子夫’吧！”

为了户籍的事情，多计代的感情乍然变了。她说，要是佃没有可耻的打算，那就叫他赶快从佐佐家搬出去，来证明这一点。

“我看你也不见得乐意，一直到今天，我也够忍耐的了。明天马上就给我离开吧。”

女儿终于被人从身边夺了去的绝望，多计代除了用哭泣和谩骂来发泄之外，好象再也找不到发泄的地方了。她那逞强的性格是不肯示弱于人的，自己的悲伤，是不能让人家来怜悯，来同情的。她要狠狠地用热情来把自己烧尽似的，只管谩骂。

“那自然了，有着我这么个妈妈，在你也许是觉得讨厌，可是艳子还小呢，还是让我再多活几年吧。象这样眼看着我的寿命

縮短下去，倒許是挺有意思的呢。”

“啊！啊！”伸子不知用什麼話來表達自己內心里的這份親愛才好，就哭了。從她的少女時代起，她和母親之間就用一種和普通的母女不同的熱烈的感情相結合着。彼此之間，一直抱有強烈的愛和憎。母親這個女性，對於伸子來說，有時候徹頭徹尾是個母親，有時候是個朋友，有時候又是一個競爭者。母親一向是把自己生存的各個方面，都要原原本本，強烈地灌注給伸子的。在伸子來說，為了自己的生存，母親是一個需要拿出全付精力來對付的對象。她覺察到自己和母親在性格上的差別，批評了母親的生活態度，一言以蔽之，伸子為了把自己塑成不是母親的模型的一個女性，所用的力量着實不是馬虎的。在兩人中間，有着一種和普通女兒對母親所抱着的依戀和安慰恰恰相反的生活烈火的昇輝閃光。現在正當要通過這一道關口而進入下一段生活的時候，充滿在伸子靈魂里的這一種痛苦的、這一種放着光彩的、一大堆的回憶，怎麼樣來向母親訴說呢？伸子在流淚的間歇之中，並且還想到，她們母女之間的愛情，真叫特別。要分離嘛，就非得這樣地互相傷害，互相扑打不可，也就是說，她們是這樣深深地相親相愛，要不是趁着這麼一股子勢頭來分離，根本就分離不開。——

比較不熱情而和平的佐佐，對於妻子和女兒這種內心的格鬥，無從插手。他一方面解勸、撫慰妻子，一方面從心裡嘆息，告訴伸子：“哪一回引起家庭吵嘴來的都是你，為什麼你不能心軟一些呢，乖乖地接受人家的愛——和和平平地過日子……不好嗎？使自己、使別人都痛苦的主義什麼的，快都扔了去吧！”

伸子用難言的悲傷，勉強只回答了一句：“並不是主義呀什麼的，爸爸！”

佐佐也由于痛心，终于以单纯的事务家般的愤怒，喊道：“好，滚出去！你舍弃得了父母的话，我也就算丢了一个孩子。好，永远给我滚出去！”

四

1

他們迁居了。房子坐落在吉祥寺前面的一个小巷子尽头。一边是个医生家的砖墙，一边是个茶叶铺的板墙。穿过吉祥寺到父母家去，只要走十五分鐘。

他們是在八月里正热的时候迁移的。伸子为了去找房子，每天要走很多的路，因而累得身上发烧，躺在床鋪上了。搬家的那天，伸子也是躺在床鋪上望着車夫穿过院子往外搬書箱的。

搬完东西之后，伸子从床鋪上站起来，有点晃晃悠悠地整了一下身上的衣服。母亲呢，在房檐外梧桐树的茂密綠蔭中，独自郁郁不乐地躺在楼上走廊里的长沙发上。扇子靜靜地放在她的胸脯上。伸子从后楼走过来，默默地佇立在她的身边。母亲也默不作声。过了好半天，多計代也不看女兒一眼，只問道：“都办好了嗎？”

“似乎差不离了。”

两人就又沒話說了。这样下去，可沒个完，伸子于是說了一声：“——那么……”

当时多計代脸上似乎抽劲了一下，露出了痛苦的表情。伸子看到了这种情况，也感到自己痛苦得胸膛都象要破裂了似的。

“……我去啦。”

再也說不出別的辭別話來了。伸子不忍心再看一眼分明馬上就抑制不住要流出眼淚的母親，咚咚地走下樓去，背後還聽見母親那又象要咳嗽，又象要說什麼話似的哽咽的聲音。當她腳下使着勁兒，一步一步走下樓來，自己的眼裡也忍不住流淚了。下完了樓梯，她心裡也忍受不下去了，終於把頭貼住了扶手的柱子，哭了好一會兒。分居另過，原是當然的事，而且還都是大家所希望的，而一旦離開自己生長起來的家，就有了這樣的一種悲哀、痛苦，真實的离别之情刺穿了自己的靈魂，這真叫人不可思議啊！伸子覺得，甚至於這古老的房子的柱子等物，都好像忽然醒過來，驚訝地看着她即將離去。她感到，以這個時刻為界限，自己在这里所度過的童年和少女時代的一切回憶，都將和這所房子一起，留在後面了。自己將一個人離別而去，而記憶呢，卻將以當年的鮮明與豐富多彩，永遠和這所房子一道生存下去、居住下去的吧。再見吧！不可思議的、光明而又暗淡的、孩提時代的生活啊！一切都再見吧！

新租的房子正蓋在臨崖的盡頭，是朝西的。就象小匣子的口一樣，只有一面有廊沿，一到下午，太陽就從西邊穿過廊沿直射進來。雖然太陽拚命地一直晒到房裡的牆邊，空氣好像倒很流通，伸子並不覺得很熱。這樣小不點兒的房子，又是這樣的西晒，而伸子卻帶着新奇的心情，坐在那晒得並不太炎熱的夏天的燦爛的斜陽里。那一年，房荒鬧得很厲害。他們從貧乏的口袋裡付出他們所能付的最高代價，好容易才租到這麼一所不衛生的房子。

搬家的忙亂也定下來了。他每天早晨不是到大學去，就是到那剛剛就職不久的私立大學去。從早上八點多鐘他走的時候起，一直到傍晚四點半或五點鐘，伸子只是一個人過着。這漫長

而明亮的夏日白昼，过得多么慢呀！

有一天午后，伸子靠着八铺席和六铺席的房間交界处的敞开着紙隔扇，在弹四弦琴。

照例太阳光已經在席子的三分之一的地方亮晃晃地跳跃着。伸子盘着腿，在膝前放着打开了的印刷粗糙的乐譜，眼睛紧盯着乐譜，練習着尽是变曲的民謠。

Hao, Hae, Haac……哈噢，哈也，哈啊也……卜郎，卜郎，卜郎，伸子在調配着三重音的迭句，可是她的手指怎么也不能象乐譜插图上那位脖子上挂着大花环、弹着四弦琴的夏威夷青年那样灵活，弹着弹着总有一两处走了板。或是指力不均，弹不出准确的音調来。伸子一边在脑子里打着拍子，一二三，一二三，不知来回弹了多少遍。伸子每天过着說句話的对手也沒有的日子，就只想这样弄弄乐器，也好跟着发出一点自己的声音。

哈噢，哈也，哈啊也……

弹得多么糟哟！会弹三弦的人，一定长进得很快。伸子热心地弹着，心里想着的是这样的事。此外，邻家的响动不知不觉地全部灌注到她的耳朵里来了。两所連在一起的房子，伸子的住处和邻家仅隔着一道板墙。虽然互相还没见过面，那边住着的是和日本人家族共同生活的一家中国人。他們象在給一个男孩子（中国人的）洗澡，只听到嘩啦嘩啦的水响。

“小少爷！喏，好孩子，喏。”

她听到管理家务的日本女人的声音，表面上很和气，内心却焦躁得可怜。也听到母亲用有所顧虑的中国話，在教訓兒子。伸子意識到自己弹乐器的声音單調，那中国話也太温和——西晒越来越灿烂炎热，伸子越发被一种莫明所以的忧愁困住了。——說困住是不恰当的，可以說是西晒太厉害，把伸子的忧

愁从心里蒸发出来了。

既經另立了門戶，佃也有了工作，大致說來，他倆的生活已經按照預定的計劃開始了——可是，不知怎地，伸子總還不能習慣這種生活。這就好比在一個晚宴上，酒菜是不用說的，有穿着燕尾服的侍者接着印有金邊的菜單一道一道地進菜。也並沒有不速之客，也不是缺少了主賓。從干杯直到席上致詞，都毫無遺漏地接着節目單在進行。可是，自始至終列席，親眼看着一切都按節目單進行的當兒，有時會覺得自己對整個宴會不感覺什麼興趣和意義，突然被一種奇怪的不安促使得觀望周圍。難道發現了周圍的人誰也沒感到象自己所感到的這種膩煩，自己就會得到安慰嗎？相反的，也許會越發感到自己不適于這種場合吧！

伸子的心境就是這樣。主婦的席位，對她並不熨貼。怎麼樣不熨貼的原因，却難以用一句話來說明，也是無法說明的。因為這是個藏在心底里的、而且是微妙的情調問題。伸子所知道的只是：生活的旋轉範圍狹窄，滯笨，缺乏生動的彈性。剛說過：“從現在起才是兩個人自己的生活，來吧，我的愛人呀！”抱着很多幻想走上了生活，卻感到不知從什麼時候起，生活倒象是牧場的柵欄似的，把兩個人給圈了起來，伸子覺得在這裏面和那個占了不少地方、却連動也不動的丈夫的鼻子抵着了鼻子似的。

佃却好像一點也沒有這樣的感覺。他每天拿着頭天晚上在床鋪上躬着背所預習的“敵軍敗績，我們獲勝，俘虜了敵將五人云云”的初等拉丁文讀本去上課，然後又回來。明天早晨又毫不遲疑地再去上課。伸子找不到和他傾訴自己感情的機會。然而她時常回憶她們兩人所過過來的感情生活。他們之間，從互相認識的時候起到今天為止，有過太多的波瀾。伸子的精神，一向為了使兩個人的愛情不至于相失而專心一意地和周圍作鬥爭，努

力捍卫他、捍卫自己，为了这一些而不断地紧张着，不断地受着刺激。现在莫非因为这一切都没有了，所以觉得反而没劲了？自己成了个忘却过太平日子的巾帼英雄了？伸子有时候这么想。可是，这种想法，并不能帮助她解除自己不能适应目前这种生活的感觉……

伸子把四弦琴收在布袋里，站起来。

2

伸子锁了厨房的门走了出来。外面大街上的电车正在飞尘中疾驶，轱辘得声音很响。在吉祥寺山门前的石板上三个少女正配合着歌曲在拍球，用腿在球上一绕一绕地拍。伸子从钟楼旁边，穿出后街，再斜跨过一条杂乱的大街，走到了寂静的住宅区。她打算出来散散步，顺便去看看母亲和艳子。

正在修理大门，家里来了瓦匠。少年学徒工怪不带劲地在大木盘里撮合着泥灰。艳子拉着书生的手，正聚精会神地在那里观看。伸子远远地看见了这情景，不觉笑了。书生看见了伸子，就对艳子说了句什么。艳子忽然一扬脸，刚一看到在路上慢慢走过来的伸子就飞奔过去了。

“唉呀！姐姐！”

“妈妈呢？”

“在家哪。姐姐你为什么早不来？上次你不是说就来的吗？”

“唔……”

伸子挽着艳子，跨过稻草包和木板片儿走着。艳子一面把伸子的和服袖子扛在肩上走，一面盯着她的手头笑。

“啊！給你看見了，小滑頭。”

“哼，咱早就知道了，不是上次你說過的嗎？”

“——這可不是啊。”伸子騙她，“平常的舊報紙。”

“得啦！我知道，早就看見了，《兒童樂園》啊。”

二門洞里整整齐齐地摆着女人穿的木屐，所以伸子繞了柵欄門走到院子里。在西式房間的窗台上摆着的、栽在花盆里的天門冬的背后，看得見客人那梳着小巧的西式发髻的头的后影。記得七月里，为了讓佃改不改佐佐姓而和父母冲突的时候，伸子曾站在那个窗口流过汗和眼泪。伸子清清楚楚地想起了那时候自己所說的激烈語言。那已經是过去的事了，生活現在是带着另外一种面貌在流逝着，这种感觉强烈地打动着伸子。

她正和搥子藏东西玩，母亲送客回来，从窗口探出头来叫伸子：“上楼来吧！”

到了楼上一看，两間相連的屋子紙隔扇全打开了，大的那間里鋪着緋紅的毡子。大盃里放着些画笔、洗笔缸、顏色碟子。多計代在毡子上裁着宣紙。伸子一看到这光景，就說：“唉哟！学画哪？泉先生到底还是来了嗎？”

“噯！照例是这个那个的，老是拖着，好容易才算是来了。今天是第二次。这么大年岁才学起来，反正成不了行家了，拿起笔多少能画个小张的，也就算是很成功了。”

母亲想起来学画的这种心情，伸子覺得可喜。

“那就很好嘛！能够专心学，就是大喜的事，——給我看看，上次画的呢……最初的那一张……”

“你說吧，几年也不拿什么画笔了，簡直不行。如果打小萃①

① 巖口小萃(1847—1917)是日本女画家。

先生那时候起一直干下来的話，我現在最起码也成了个小什么了。”

多計代說得自己得意起来，响响亮亮地笑开了。是一种暢快的笑。学画能这样影响心情嗎？这打动了伸子。以前伸子就曾劝过母亲，認為認真鑽研和歌也是好的。哪知与和歌倒沒緣，改为学画了。她在学生时代年輕的时候，曾受过野口小萃的善意的指导，这成了她学画的原因。多計代讓她看一幅四方形宣紙上画的竹子。

“怎么样？”于是她自己也从旁觀望着。“脑子里知道怎样下笔，临到动手画，笔就一点也不听话了。”

“哈哈。真象画了十年二十年的哩，哈哈，您以为笔不听话，那也太什么点了吧！”

“又来嘲笑人了！反正你行吧。——那是說玩笑話罢了。”

多計代拿出泉先生的画来給她看，批評了两三处，說：“你觉得怎样？太沒气魄了吧。我不喜欢太匠气的、呆板板的画。”

伸子看見在錯花榻子底下放着一个新奇的中國螺鈿小櫥。大胆設計的柘榴圖案，鑲嵌的貝壳色彩，又有深趣，又有厚味，非常出色。

“真好，几时买的？”

多計代象要描繪竹子，一只手按着毡子，用笔蘸着墨，心不在焉地回答：

“嗯？……哪个？啊！那个，好看吧？照例是你爸爸的嗜好。他給我的，說是讓我作画具櫥用的。”

伸子好象亲眼看見，一天晚上，父亲特地装不知道的样子，叫人把那个大包裹抬进屋里来的情景。

“父亲始終是个忠实的丈夫呀……不体贴着他点兒可有报

应啊！”

“……近来我也这么想。”多計代歪着头望着自己画的細竹枝，一面慢吞吞地說：“最近真是个好爸爸，我觉得我也很同情他……虽然脾气还是很大……”

“本来不就是个好丈夫嗎？”

“年輕的时候可难伺候啦！阿伸，你不知道。……不过，也就因为你爸爸是个非常純洁的人，所以支持了过来。要不是那样的話，你瞧吧……如今見过的男人也多了，我倒真是这样想呢……你爸爸的这种純洁，佃什么的是比不上的，的确是这樣。”

伸子一边望着逐渐成形的画，一边听着母亲这种女人家贊揚自己丈夫的开朗的口調，感到愉快。可是也未免感到有一点——真正是一点点寂寞。伸子倒象是自己作了姐姐，在听妹妹天真地夸贊丈夫似的，不觉起了撫慰的意思。

“……也是什么啊，爸爸爱媽媽爱得那么真心，所以媽媽什么事都能理直气壮地做去。就是因为地基坚固，所以能够放心地在地基上跳动……是不是这样？”

“嗯……你是那么看嗎？”

两个人在楼下喝茶。談着空也上人^①的事，不知怎么一来伸子的喉嚨噙着了，她皱着眉头直咳嗽。于是正往嘴边端茶碗的多計代，住了手，盯了伸子一眼。

“唉呀，完全一样！”

伸子心中很天真地問道：

“什么呀？”

^① 空也上人(？—972)是日本高僧。

“你的咳嗽声。倒也是那样怪装腔作势地咳嗽。”

伸子抿嘴勉强苦笑了一下。

“……您真是，是偶然的。”

“不是，简直一模一样，你瞧吧……”

伸子听得不高兴，可是很和藹地說：“您别一样样神經過敏地检查吧，我是无心地那样咳嗽了一下。”

和一郎最近一心在照相，伸子要了他照的一张静物照片，回了家。

晚饭的时候，伸子对佃說：

“我今天吃过午饭，到劲坂去了一趟，并且有了个新的发现。”

“唔！”佃不感兴趣似的回答。“是什么？”

“我对媽媽的看法有些改变了。原来也是我从小习惯，可能把母亲的一言一行，都看得太严重了。”伸子說了今天得来的印象，母亲的心情原是单纯、率直的。“所以媽媽說出话来，不管是好話还是坏話，一定都是随便顺口溜，前不靠后，后不靠前的，又率直，又没有技巧。并不是打算好，存心要这么說，或是那么說的，你說对不对？”

伸子从劲坂回来一路上这么想，觉得找到了走向和平的道路了。和母亲的爭辯，在她一直是个沉重的負担，这一下似乎找到了一个見解：应该单纯地去理解問題。伸子因此还感到心情爽快。心想：佃要是也明白了这一点，他的心情也自然会改变的，伸子抱着快乐的期待，談起这話。可是他还是无动于衷的样子。他一面剔牙，額上皺起橫紋，斜起眼睛仰望着伸子，回答道：“我不批評人的。”

“并不是批評呀，是看法。咱們和媽媽反正不能一輩子沒有關係，所以我覺得尽可能要對她抱高明的理解才好。為了我們大家……要抱着善意的、可是更高出一步的看法……”

“——哎！到了該理解的時候就會理解的！”

他這樣說着，臉上露出一種特別的——不太高尚的表情，把手指骨節一根一根地握得嘎嘎地响。伸子避開眼光，臉上顯出苦惱的樣子。大凡帶着人情味的、生動活潑的話，個總不大愛聽，伸子感到不滿意；尤其是，他每每覺得無聊，或是有點不高興的時候，就把他那平扁粗笨的指節握得嘎嘎地响，伸子更加討厭。近來他常如此，伸子每次聽到這骨節响声，就覺得意氣消沉。

真可怕。他又握手指骨。卡列寧^①也是一付冷淡、可厭的樣子，靠着桌子握手指骨。那麼，難道他竟是個卡列寧一流的人物嗎？

伸子沖勁地想馬上來制止他說：“別來這個，”一只手都已經伸了出來。可是，有一種莫名其妙的東西抑制住了她，就沒有出聲。且看他還再來一下不？——伸子心裏象在等待着不理睬自己的陰暗的痛苦似的，盯着他的手邊。可是他並沒有注意到伸子的情緒，他站了起來，然後在桌上解開了從學校帶回來的包袱。

伸子想起在母親那里看到的中國小櫥，說：

“貝殼也有很好看的顏色的哪，今天我看見了個做面具箱用的櫥，真象鑲嵌着一大塊霞光石似的。”

“噫！很貴吧。”

“——總是吧。……哦，常見的那種，左不過是月白色的或

① 卡列寧是列夫·托爾斯泰的小說《安娜·卡列尼娜》里的人物，是安娜的丈夫。

是浅桃紅的吧？这可完全不同，亮得很复杂。……竟象火焰一样。”

可是他只顾整理桌上的铅笔、钢笔，和这话题毫无关系而且稍稍唐突地说：“那个，你给看过了吗？”

“嗯！”

“怎么样？”

“是啊。”伸子说，“我先去拿来再说。”

他写了一些有关他专业的小册子的底稿。是一种通俗的波斯文学概论，觉得伸子正合适，就选了她来作个外行读者的代表。伸子从自己的书桌抽屉里，取出二寸来厚的原稿，拿了过来。他随手翻着篇页，手势里流露着对自己工作的热爱。

“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吗？”

伸子不想让他灰心。他能挥动他那沉重的笔，把工作做到这一步田地，她也觉得很高兴。

“若说不满意呢，话也未免过分些，不过我觉得有的地方还要稍加考虑才好。”

“哪些地方呢？”

“不是都夹着纸条儿吗？有些地方说明得不大够。叫一个完全没有基本知识的人读起来，是不够味的。再说，该怎么说呀，我总觉得有些地方，象是写得还不能透彻到材料的深处的……”

他辩解般地说：“那是呀，这和小説不一样。读起来肯定是沒有意思的。——究竟是抽空搞的工作，所以……仅就整理材料这一点，也就不容易啊。”

“是的！所以更必需得象个样儿才好。”伸子一边安慰着他，一边感到自己内心里有一种东西闪过去，就说：“从工作说来，比

起教書，這還是你的正經本行，所以必需完成到不用辯解的程度才好哪。”

關於稿子，他們談了好一會兒。伸子知道，其實在昨天下午以及今天早晨讀着稿子的时候，也就感到的，自己一點兒也沒有為了這是自己丈夫寫的，就能夠作一個寬容的批評者。大概是欲望反而加強了的緣故，她變得格外地敏感起來，過於挑剔了。每遇到一些平庸的小冊子作家的通病：滿不在乎地濫用常套語，繞圈子說話，沒有明確的思想感情的地方，就覺得悲憤交加了。

“不行，不行，這都是些什麼呀？”伸子為了使得她的火氣不至於把什麼禮貌都一脚踢開了地爆發出來，心頭必得始終惦記着：這還是個草稿底兒，這還是丈夫的初次嘗試。同時，她對自己也起了懷疑。但凡是個心地柔和的人，對於這種事情，該不會有這樣的心情吧。是不是因為自己過於自負，器量狹窄的緣故，所以看到這種可以說是缺乏特殊的文學感覺的東西，就這麼氣忿呢？

在佃也有他的種種道理，因而他們好幾次陷於沉悶的靜默。看完了了一個段落，伸子才舒展了一口氣，說：“啊，好容易完了！咱們倆都夠固執的，好費勁兒啦。”她伸手蓋上了紅墨水瓶的蓋子。“來！閑談一會兒歇歇氣好不好？”

“閑談一會兒也可以——你在動坂，談得挺高興吧？”

“也沒什麼特別高興的。跟你談和跟別人談不是不一樣嗎？——你有什么新鮮事兒沒有呢？”

“唔……那麼，這麼辦吧！”佃好像想到了好主意似的說：“反正咱們也是閑扯，一邊閑扯，一邊記這個好不好？……也不費腦筋，好吧？”

他從桌子上把壓在別的東西底下的棕色小賬本抽了出來。

伸子一看见这个就开玩笑似的“哎哟！”的一声，为难住了。“閻王賬？”伸子表面上是在开玩笑，实际上流露着真情地说：“想点娱乐，好，来个賬本兒——連俏皮話都算不上呢。”

佃不动声色地一面在零用賬上記上日子，一面教訓不起勁兒的伸子似的說：“过了几年再看起来，就能了解这个时期的生活，会很有意思的。今天哪，——咳，面包一毛五……多賀先生的送别会費三元。你的呢？”

伸子很扫兴地回答道：“……只給艳子买了本《兒童乐园》。”

伸子的房間是朝北的三鋪席的房間，有兩扇毛玻璃拉門。只是上边那块玻璃是透明的，老在同样的光綫中看見茶叶鋪的倉庫和脏污了的鉛鉄板牆的頂边以及自己家里的旧式房檐。从这里看不见天空。在毛玻璃上有从前在这里居住的孩子用粗鉛笔淘气地胡乱写的、越到后头写得越大的字， $5 \times 82 \div 1.1 + 000$ 。

3

他們家里是沒有客人来的。

也許是因为佃沒有在日本受过高等教育的緣故吧，他几乎沒有可以称得起朋友的人。

佃晚上常到附近去散步，伸子也跟着去。他們一棵两棵地买了些松柏之类的树，栽在西晒的崖边，临街格子門的左右。这一帶只能远远望見小石川平台的树梢，密密的人家，也沒有空地可以生长象样的树木。柏树在小巷里，綠油油的，很引孩子們法意。每到午后小学校放学的时候，男孩子們总是聚集在那两棵不到四尺高的柏树周圍。

“喂，这是什么树呀？”

“松树呀。”

“不对，不是松树。松树的叶子一摸要扎手的。”

刚竟没有声音了，忽然一个人喊：“嘿！嘿！干坏事呢！”

于是另一个悄悄的声音，好象胆怯似地说：“要挨骂的。”

佃在家，伸子就感到心烦。他一听到孩子们的这种声音，就象对付大人那样，露出一付凶相。他悄悄地提起木屐转到院子里，蹑手蹑脚地走向板墙上的小门，偷偷地打开吊钩，猛然出现，闷声不响地朝孩子们走去。偷偷摸摸的一伙孩子就四散逃去，在狭小的巷子里乱响起了一阵脚步声，这说明孩子们真恐怖极了。他屡次三番地吓唬孩子们，伸子就觉得超过了一般的滑稽而感到怪寒心、怪卑鄙的。

“真没办法。他们看得新鲜嘛。——移植在院子里好了。”

佃生着气，神经急躁地说：“好容易栽的，就给折了去，真是岂有此理。我可不挪进来，决不。”

伸子觉得他有一种顽强的占有欲。

出外散步，比起花木来，伸子更想买的是书。她们常去旧书铺里踅跚。看到有什么值得看的，她就抽出来给丈夫看。“这个！”

佃把书拿在手里，随便一翻，问道：“非有不可的吗？”

这口吻就使得伸子扫兴。她断了念头，把书归还原处。

“那么再说吧！”

伸子知道买不买都一样，怎么也不会有个痛快的。过起夫妻生活来，她觉得佃尽管原来就过过不富裕的生活，可是出人意外地对生活不会适应，也不知道放情愉快地去支配生活。

伸子差不多总是在家里。每天也无非是看看书，或者听听连檐房里的妇女们在那崖下的一口井边谈长论短。一天的日子

过得很慢。她一心盼着佃早点回家来。她要象开开水閘似的向他暢談一番，也希望能听到他的一番暢談。可是，他对于伸子所感到兴趣的事情，似乎并不大感到兴趣，听起来也并不大起劲兒。他所談得起劲的，大半是自己工作地方的新聞，关于同事們的瑣事。佃放低了声音，表示这話只是和你來談談的意思，說：“今兒呀，我因为有点兒事情，到干事那兒去了兩三趟，老堤就小聲兒來問我：找干事有什么事吧？”

“哼，于是呢？”

“我只說了声：哎，有点事兒商量——他們都神經過敏得怪可怜的。我可不管是干事还是什么人，大大方方地找他去談話，他們准是对这事都觉得驚訝了。”

佃也不无得意之色。——

伸子笑道：“真是果戈理^①啊。”可是內心里，她却感觉到丈夫分明也在其中担任着一个小職員的角色，而他对这一点却并不觉得不滿意，她感到一陣悲哀。

秋深了。夜晚院子里照射着月光。月光照遍了崖下密排着的人家的房頂；彻夜听到从地板底下发出来的虫声。等到开始下霜以后，早晨六点钟光景天还没亮，往工場去的人們，在上冻的寒冷的街上走着，木屐的响声一直传到伸子躺着的枕头边。

伸子渐渐感到在自己心里堆积起无味的渣滓来了。她每天不断地感到精神上的飢餓。这种飢餓的程度，虽然没有严重到值得郑重其事地提出来，而年輕的伸子正当內心发育方盛的时候，缺乏了跟食物一样不可缺少的艺术气氛，这使得她深深苦恼。佃多年来看惯了美国女人的生活，所以总讓伸子睡个够，日

^① 果戈理的小說里常常描述沙皇时代小官員的悲惨命运。

常自己去买东西也不嫌麻煩，甚至于厨房里的活兒，伸子都用不着一个人孤零零地去做。可是，睡够了的、象海綿般的輕松头脑，即便讀了很多書，有所感想，而可以和她共同來談論的又有誰呢？佃嘛，如今他的生活一旦安定下來，他好象把過去零零碎碎地累積下來的精神上的財物，都不知放到哪里去了。——他的文學，還是好幾年前的舊貨，并未超出莎士比亞、培根問題的範圍，連雜誌都怕沒有翻閱到一種以上的。然而他有一種學校教師的本能，對於伸子的襲擊，倒有善于躲閃的本領。——這是多么異樣的孤獨啊！伸子有時候深痛地感到絕望的孤寂，以至于獨自痛哭。

“啊！為什麼這樣寂寞呢？為什麼寂寞呢？……怎麼來想點兒辦法吧！”——佃發起愁來了，緊皺着眉頭，他一面抱住伸子，撫摸着她的脊背，一面勸慰她似的將臉貼着她，反反復復地囁嚅着：“別這麼哭吧，我說呀，不久就會習慣的。——習慣了也就好了。”

伸子比什么都害怕的，就是這習慣成自然的事。人也和家畜一樣，不久就會對任何境遇都習慣下來，這正是可悲、可怕的事。莫非自己也就要對這樣的生活習慣下來了？而在幾年之間，就變成了這樣一個興趣、熱情全都喪失殆盡，和當初的志願絲毫也不相象的一個人，甚至于自己都沒覺得自己改變了，而就這樣送掉一生嗎？伸子舍不得自己的生活象這樣在無形之中消逝而去，而感到一種恐怖的襲擊。——

到了三月，有一天伸子到勁坂去。正好親戚家的孩子也來了，非常熱鬧。和一郎叫大家聚攏，給他們照了一張象。照完后，和一郎又來單獨邀伸子。

“今天光綫好，姐姐不單獨再照一張嗎？”

“好吧。”

伸子本来不喜欢穿着出门的衣服到照象馆去照象的。被弟弟一劝让，引起了她的好奇心，真不知自己最近变成个什么样子了。

“那么，给我照一张吧！……如果照得模模糊糊，象个鬼魂似的，我可不要。”

“放心吧！这样好的天气，绝对不会照不好。”

伸子和弟弟一起绕到了客厅的前院。她站在桂花树前。

过了几天伸子再去的时候，相片已经洗好了。

“正晾着呢，快好了吧。”

伸子也一起去看和一郎的工作室。那是洗衣服房里隔出来的一角，在摆着许多药品的小窗下，晾着相片。

“嗨！不少张哪，都是那一次照的吗？”

“嗯！也有后来和艳子一起去大学逛御殿^①时候又照的。——因为单是上一次照了，胶卷还有富余。”

“哪一张呀？……给我看看。”

“这一张是在大学照的。”

这一张，看来正好抓到了艳子和哥哥淘气，笑着走过这边来的时候，出其不意照下来的，手脚都挺灵活，显得很美。

“这张是上次的。阿元有点晃动了，模糊了些。——姐姐一个人的那张比较好。”

“是吗？”

伸子接过来一张暗褐色的。相片倒是洗得很好。不过，乍一眼看去，伸子觉得奇怪，分明是自己的相片，却使她感到一下

^① 东京帝大是藩主前田氏的旧邸，邸中的正厅没有改变，沿称“御殿”。

子难以承認那就是自己。两手攢在胸前，朝前面看着的脸上，充滿了一种和自己心目中的相貌不大一样的地方。眉毛上的这两条粗粗的縱紋是原来就有的嗎？脸上的表情显得老气、复杂，有点怕人。然而光在嘴角边，却有着一縷假装出来般的微笑，好象是要竭力作得和和气气的似的。好难看的脸，伸子差一点要这样問：“我的脸，当真就是这样嗎？”

和一郎見伸子总不作声，以为她对相片不滿意。他解釋道：“全部再浓一些就好啦，下次我再重新給你洗一张。”

“这就很好嘛！謝謝你。”伸子又重新看了一遍相片，然后說：“好——照得滿清楚！”

4

高台上来到了美丽的季节，新綠蔭浓，从中透过阳光。在崖边的他們家里，生活却依然是那么单調。生活只在狹小的范围里毫无情意地盘旋着。伸子尽管被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卷进了这个单調的漩涡里，却从来没有违背过自己的心意，沒有丧失过反抗的心情。只有在他們俩不說什么話，連笑都不笑，茫然并坐在廊沿上看着树木之类的时候，伸子的心情才暫得平靜。真好比两条狗，在太阳地里伸开前腿，托着下巴颏兒，迷迷糊糊地在打盹的样子。可是这打着盹似的平靜，终究还是不能持久的。經常是伸子首先对他俩的景况感到一种說不出的不滿足。这哪象是两年前以那股子热情生活起来的男女的景象呢？

那时候的目标是美好的結婚生活，当然这目标也并不是完全沒有了。每逢伸子向他說起自己感到的不安，他就立刻又搬出这个目标来，想要用这一套来安慰她的心。可是呢，就是这一

套，近来也变得多么难于置信了啊。丈夫的这种想法，以为用爱的誓言，只说着爱呀爱的，就能解决一切，在伸子却真觉得没有意思。好比是，就是爱着，也还需要食物一样；爱是爱着，伸子也还需要有活泼的生存。在日常的生活细节里，还有这无端的心情的地方，完全照于一旁不去理会，伸子是受不了的。伸子一流眼泪，他马上就热烈地向她诉说着：“这样爱着你的心还打不动你吗？”——伸子没办法，只有说，“我说啊，这种事情并不能在言语上来表达，是从每天每天的感觉而来的……你的爱，简直就象是一旦认定了自己在爱着，就硬把自己认为爱着的强度，错认为，是爱的强度了似的。”

“哎，这么挖苦人呀！也罢，你就这样去想吧！”

因此，有时候她觉得他俩象狗那样只是并排坐着，怪寂寞的，就“喂！”的一声招呼他，可是底下的话差不多总是没有能说出来。他也不觉得奇怪。——这就叫作和平的家庭生活吗？

伸子已经难于忍受这种好象陷在泥塘里似的生活了。

外面的世界已经是五月了。是明朗活泼的五月。自己往日的心情曾经不也是这样的吗？

随着初夏空气的洋溢，越发加重了她想出去旅行的渴望。要说出去哪儿，伸子所想到的地方也只有一处。那就是祖母一个人居住着的东北的乡下。要是那里，他一定会允许的。她以想写作为理由，得到了他的允许。

因为是在农忙期，所以去东北的快车很空。

伸子在背阴的一边选到了一个舒适的坐位。在刚乘上火车的混乱心情之中，穿出了灰尘蒙蒙的、不清洁的大都会的近郊。车窗外渐渐展开了农村的景色，伸子的心中就浸透了一种难以形容的心曠神怡和平静。电线杆子、人和树木从田野上颯颯地

迎來，就飛過去了。伸子對於這個也感到一種孩子般的愉快。適度的搖動和有規律的車輪响声鎮定了她的神經，可是在伸子的心中有比這個還更愉快的感覺。快活，喜悅。不單是觀望着不同景色的旅行的快活。好象是一種剛剛解除了壓在自己身上的東西，得以從從容容觀望着周圍的心神一爽的快活。伸子貪婪地玩味着這種心情。這種無拘無束！這種豐富的自由！這種精力充沛、暢快起來的心情。——

沿綫的风景對伸子來說，從童年時期起，她就非常熟悉。列車正走在那須野的平原上。火車穿過一片挂着嫩葉的矮樹林疾馳着。樹林好象在列車的左右激起一層層的綠波似的。日光的山巒那閃爍着雪光的山峰在空氣清澄的地平綫那邊聳立着。要是四周無人，她感動得想要一心一意地朝着這些峰巒伸出雙臂。她感到自己又重新回到自己的生活中來了。她朝着窗外，好象是勇敢地跨在疾馳的快馬上那樣，兩腳使勁，站得筆直，觀望着遠處的山峰，車身的動搖和大自然的印象錯綜成一片交響樂，在伸子全身里激起了一種音樂的旋律。

嗤嗤，嗒嗒，嗤嗤，嗒嗒。

忽然從記憶深處浮現出這樣的迭句：“可是那邊的山巒啊——”跟這聲音聯起來了。

嗤嗤，嗒嗒，——可是那邊的山巒啊——

嗤嗤，嗒嗒，——可是那邊的山巒啊——

——可是那邊的山巒啊——

伸子對於自己的興奮有些驚訝。自己是這樣地得了思念原野和山巒的病了嗎？並且自己又是多么貪婪地在享受着自己的自由啊！伸子沒有要帶丈夫來，和丈夫同享這種快活和鮮明的自

然印象的心情。她的心情正相反。她觉得只是因为自己能够一个人来观赏这些山巒和这个矮树林才愉快呢。誰也不从旁妨碍她，她用全付精神来观赏、玩味、感觉的这种快活才真正使她感到恢复了她久已失去的自由。

5

全家只有一面鏡子。这是一面水銀都裂了縫的旧挂鏡，挂在水槽旁边的柱子上。伸子自从来到乡間，每天早晨洗脸的时候，总不忘記向这面鏡子里望一望。因天气的关系或許因为光綫的关系而看到刚起来不久的額角上显得清爽开朗，伸子就当作这一天能过得順当的好兆而觉得高兴。有时候不知怎地，阴影显得浓，就发一陣子愁。她尽揉搓这一处，心想这皺紋不要一起来之后，就一辈子也下不去了。

祖母带着女用人和一个本来不相識、如今却象远亲一般的叫丰姐的妇人，三口子一起过活。伸子天天到院子里来，和祖母两个人一起修树。冬青树呢，綠树篱笆的杉枝咧，春天的芽兒都胡乱地长得七长八短了。好比給野馬剪蓬松的冬毛似的，加以修剪整理。伸子和祖母一面用树剪子剪着，一面随便聊着天。

“往后要忙得很哪。茶不摘也不行……也不知怎地，做茶的男工一年少一年，花錢也沒有人肯来，所以明年也許就不再做茶了。”

“没有什么意思的話，还是算了吧，反正，不是收的还不如花的工夫大嗎？”

趴在廊沿上剥着核桃的丰姐插嘴道：“老太太嘛，那才叫肯操心理，一边兒瞧着都怪罪过的。”

“随便些吧！象奶奶这么大年纪了，只当作消遣作作好了。”

祖母正把剪子比着稍粗的树杈，翻腾的胳膊使着大劲儿，好不容易才剪了下来，回答道：“也不能把房子扔得象没人住的喂。”

“索性到东京去住好了，您什么都不用操心就行了。……房子紧紧凑凑的，倒适合于老年人养老用。这回就和我一起去吧。”

“……喂。”

祖母一面思索着，一面叫丰姐给拿出木纸做的宽沿笠帽来。

“晒得这秃头好热。——你们俩住好了。”

伸子稍稍走开几步，看着自己剪的枫树杈柄的技容。

“住哪儿？住您养老的房子？”

“是呀，那么也省得你们拿房租费，不划算啊。我住，还不如你们住，来得方便些呢。”

“那不成呀，是为奶奶盖的嘛……”

“我的主意，叫给你住，好吧？”

伸子快活地笑着说：“好是好，我可不敢，怕会挨骂哟。”

“……象我这么个乡下老太婆要是去了，准叫人笑话死了。——真是，象我这么土里土气的，光学的是种庄稼，字也不会写，到如今来，真叫懊悔呢！”

祖母回到起居室会客去了。丰姐对搭拉着腿儿坐在廊沿上的伸子说：“的确老太太也和您一起去那边好。……她老人家可是老不肯那么办呢。您好好劝说劝说吧。您说的话她倒怪肯听的。”

“……这次原也有话，让我陪了去……”

“您务必这么办吧！”丰姐加强语气这样说了。

“喏，但凡我在这兒打扰一天，虽没什么能谢，自然什么事都

願意伺候她老人家的……就怕我也……”她說着，神氣有點兩樣起來，往簋子裏看了看。“不知道能不能就這樣長久打擾下去。”

她當了半輩子小學教員。以後就結婚了，在兩年前，丈夫去世了。

“是不是有人來提說了？”

“嗯……倒是有……關於將來的，我也得仔細想想——”

停了一會兒，丰姐問伸子道：“您還打算住幾天呢？”

“說的是呢！”——伸子晃動着兩條腿，露出無精打采的笑容。“沒准兒，一直住到想回去的那天。”

丰姐用女人家偷看人的眼神對伸子閃了一眼，說：“……佃先生什麼都理解，您好福氣啊！”

“……”

“……可難為他一個人在家呢，一個男人家。有信來嗎？”

大約五天前他來信說，叫伸子儘管住個暢快，他期待他的愛情將得到理解，多久他也願意等待的。伸子接到這封信並不喜歡，倒是氣得心酸。他當然知道伸子在遙遠的地方心中牽挂着他，也寫不出什麼作品來，徒然過着日子，可是關於這件事，他一句也不提，倒把自己的堅忍表示得冠冕堂皇。伸子從此也就不再詳細寫信給他了。

又過了兩三天的一个晚上，從低矮的綠樹籬笆外邊聽到一個女人尖聲叫道：“伸子姐姐！伸子姐姐！……伸子姐姐不是住在這兒嗎？”

伸子那時候正在給大家讀着從東京寄來的報紙。因為外面黑，頭頂上有電燈，從伸子這裡也看不出是誰。

“是哪一位？”

“是誰呀？天都這麼晚了……”祖母往外張看，小聲兒嘀咕。

“我是飞田。轉过那边去可以嗎？”

“——請吧！”

飞田的名字叫三保，是这村里的人，和东京的一个公司的職員結了婚。伸子和她并不亲近，而且还不大喜欢她。她是什么时候到此地来的呢？为什么来訪問呢？伸子本来以为就是三保一个人，可是又听到三保一边在門道里脫着木屐，一边和什么人說話的声音。

“来吧！你也进来。为什么？沒关系！”

伸子站起来看了看。在正要登上木台阶的三保身后有两个朴素的女人佇立在黑暗之中；而且非常客气，說是已經夜深了，要就此告辞分手。然而終于三个人都上来了。两个女人当中，一个是三保的妹妹，一个是她妹妹的朋友，都是将近三十岁的人。三保穿着花稍的大鳥綢子衣服，噉噉喳喳地說了間候的話。

“告訴你吧，我是昨天夜里很晚才到的呢。今天就和她們胡聊了一整天，刚才往大神宮那边散步去，阿玉这才傻里傻气地对我說起伸子姐姐在这兒呢。您說她多傻，要是能早点兒告訴我，什么事都攔下来也要先来看您的。我就說，那么，怎么也得馬上就来看您，这才找来的。真是乡下人，不机灵，沒有这么沒头脑的。喏，您是多嚒来的？多嚒来的？”

“我看，怕有个十天了吧？”

伸子对于三保的談鋒觉得有点兒招架不了。

“你一定在写什么文章了吧？”

“沒有，哪里呀？只是虛度光阴罢了。”

“我平时也很忙，謝天謝地，有他爸爸說在头里的，我干什么他都由着我，所以这陣子又練字，又学插花，又干家务，間或还得

养孩子，哈哈哈哈哈，真叫忙呢，哈哈哈哈哈！”

那位梳着鬈髻，态度很沉静，默默不語的三保的妹妹苦笑了一下，說：“唉呀！”

“可不是这样嗎？你瞧，飞田死不放手我嘛。”

誰都看得出来三保有些疯疯癲癲的。她好象着了什么魔似的，擦了厚厚的粉的脸上，瞪着亮晶晶的眼睛，一个人耍贫嘴。这就明白两个同伴为什么不肯进来，很为难地坐在那兒，时常看看伸子，看看三保的理由了。三保正在那里快要发疯了吧？伸子感到有些不安起来。

“——近来一直都很健康嗎？”

“不，告訴你，我可吃了苦头了。”三保說她得了妇女病，动了手术，刚一出院就到这边来的。“和他爸爸住在一起，你瞧，可不，怎么也总是——”

伸子不作声了。因为三保的心情不正常，無論談什么，总拉到性的方面来。两个同伴对这一点好象也很担心，几次三番地劝道：“——咱們也該告辞了吧！”

“赶明兒白天再来慢慢談吧，老太太也已經到了休息的时间了吧。”

“就这样吧……伸子姐姐在这里住多久呢？”

伸子把回答丰姐一样的話，又重复了一遍。

“唉呀！这叫什么話呀！”三保叫喊道：“哪有太太把丈夫扔下，說这样話的道理？……留他一个人在家里，先不先就很危險不是嗎？你那位倒真能够忍耐啊，要是我們那位呀……”

“唉！回去吧！姐姐。”

一直到她們走出門去，还听到三保滔滔不絕的說話声。过了一会兒，祖母象是真討厌透了似的說：“是什么东西呀，那个女

人！”

伸子被那种滑稽的声调引得笑起来了。——可是，在伸子的心中，却发生了这样的疑问：普通的夫妇，当真是象三保所说的那样吗？她对自己夫妻两人各自出门旅行，丝毫也没有感到会有象三保所说的那种危险呀。

伸子入床之后，还在思索这问题，对于佃的性格，不使她感到不安或嫉妒，反倒觉得不够满足。只觉得佃的品行端正，正由于他对人生的乐趣、可爱，缺乏迷恋而来的。

6

丰姐常到六七里路外的镇上去买东西，她每次都问伸子有没有事。伸子曾托她买过男人的单衣料，叫人缝好给佃寄去了。丰姐一出门，祖母就对那个带了针线活来做、陪她说说话的街坊人家的老婆子悄声地说：“——不光是买东西吧，又想到新镇去就是了。”

“可不是嘛。——不过呢，丰姐看上去倒真年轻，也就象个三十刚出头的人……马上又会找到个好爷们的。”

祖母老了，手指头发着颤，一边儿穿针，一边儿说话，流露着上了年纪的女人的苛刻：“要是俺们作了丰姐，都过了四十再嫁人，那可不干，如今的人，莫非上了年纪还不能自个儿过嘴？……”

“真是的……哈哈哈哈哈。”

伸子觉得丰姐对自己的前途，感到忧虑，象要保个养老险那样急着要结婚，真是又笨拙又可怜。她对于丰姐被包围在这些无知的老太太们挤眉弄眼的境遇里，引起了同情。她对祖母说：“奶奶，您怎么替她打算，也担保不了她享一辈子的福，还是

不用去絮叨她这个那个的好吧，誰不自己找福享呢？”

这一下，祖母倒犯了跨扭，訴起她自己的苦来了。

“——象俺嘛，真就叫生来命苦。年輕的时候有年輕时候的苦，你爷爷光知道办事业，老是闊穷；上了年紀又有上了年紀的苦，連自己的兒子都討厭我……就只是見到你嘛，算是我的快活事兒啊。”

說着，她落泪了。

丰姐曾經一边兒和仲子摆着不甚高明的五子棋，一边兒訴說过自己身世的哀愁。沒多久，她不再去新鎮了，也不到鎮上去买东西了。后来听她說，她和提着亲事的牙科医师已經見过了面，当面拒絕了他。——仲子仿佛感到是在观察女性生活的标本，虽則人人都不一样，却一律都是不如意的。祖母也罢，丰姐也罢，都过的是不如意的日子。然而还是要这么过下去。胡里胡塗、窩窩囊囊地混日子。仲子覺得自己不肯屈服于这种不滿意的生活还是有出息的。仲子一看到她們就从心里涌现出一股毅力——不願意过这样的生活，要勇敢地站起来鏟除障碍，去和生活作斗争，开辟出一条理想的生活道路来。在多少代的家族之中，哪怕只有一个能够愉快地回忆一生的女人，不是也很好嗎？

在六月中旬，和一郎到了服兵役的年齡，所以前来检查身体。她們俩是很少見的感情融洽的姐弟。許久也沒有能够和弟弟在故乡一起住上几天了，仲子覺得非常高兴。由于和一郎近年来患了肋膜炎，可能是乙种，也許还是丙种。因此，这个逗留更覺得轻松。在祖母的五屉柜抽屉里有一个旧的风月堂点心匣子，匣子裡面收藏着从前的相片。有仲子生下来一百天照的，还有仲子长大了一点，象个姐姐似的，一本正經地站在戴着天鵝絨海軍帽、被乳母扶着的和一郎旁边照的。祖母笑迷迷地把这些

相片拿給現在已經長大成人的她們看。

“哎呀！真忘了还有这样的相片。……不是照相的这个时候……不是还有过这样的事嗎？咱們害怕会有拍花子的来，在送阿吉回来的路上，从上坡的拐角上，姐姐背着你一个劲兒地往家里跑。”

“真是的，好滑稽呀。可是在那个时候可真害怕来着，姐姐簡直是在拚命跑嘛。”

“这回和一郎得背着姐姐啦。”

“这么大个子嗎？那可办不了。”

“哈哈哈哈哈！”

当祖母不在他們面前的时候，他們談的更是些心里的話。和一郎正在对恋爱进行探索的时期。他的精神似乎常常被一种憧憬、不安和热情在激烈地摆弄着。他以一种充滿信賴的平靜和青年人的直爽，詳細告訴她自己的心理状态和一些在預科學校的同学們之間所有的一种特殊的、完全不合他自己的兴趣的相思病的气氛。在伸子，因为話題屬於跟她自己和仰不同的另一个世界，而深感兴趣。但比这还使她更加感动的倒是和一郎的真心誠意。他現在也还没有失去他从小亲昵自己的心情。他这样的話似乎是只有对自己才肯这么坦白訴說的，并且还有着些信賴自己的意思。伸子倒怕自己对他的这种信賴有点担当不起来。

和一郎吐出櫻桃核来，一边作着往海里抛小石子的姿勢，把它拋向院子里去，一边說：“……姐姐，你們一定不会象是我这样的吧。”

“在这些問題上嗎？你的意思是說，我們已經完全了解了，心情很踏实了嗎？”

“嗯？”

“——是不是因为已经结了婚的缘故？”

“倒也并不仅限于这一点。”

“你如果以为结了婚就是这样的话，那可错了……结婚并不是结论啊，这是个考题，还是个很不容易回答的……”

伸子不自觉地浮现了有所暗示的微笑。和一郎流露出不好意思似的复杂表情。

“——真叫奇怪。班上的那些家伙，只要让她们说一两句话，差不多我就能了解她们的心情——对小姐们简直是没办法，怪没反应，浮飘飘的，一来就眼里出泪……”

伸子觉得和一郎的表情挺可爱的。

“象五颜六色的空气？”

“哎，就是这样吧——再说，我在一旁听着那些同学们彼此之间的谈话，简直没法儿说……她们那种无忧无虑的信口开河……真替她们担心。”

隔了一会儿伸子问道：“那位小姐——你常给她照相什么的——她怎样了？你们还常在一起玩吗？”

“啊！那个人不大好。”和一郎以坦白的语气很明确地回答道：“——过去不是常来打秋千吗？我觉得她的性格有点儿不太好似的——姐姐觉得怎么样？老翻着眼睛看人什么的，象是挺阴沉的样子，我不喜欢。”

伸子觉得他本来是很容易动感情的，不知什么时候却这样会踏稳脚步，象个能够适应生存的人了。

“……你倒很有主意呀，比我强。”

“哪里的话？”

“真的！可是象我这样，也叫天性没办法吧，一来就爱空想，

这也好也不好啊。”伸子一点一点地象是自言自语似的补充道：“我倒也不是看不见，只是碰上一种偶然的巧合，爱上了就觉得，这个人‘虽然有’讨厌的地方。可是相信这些地方一定会消除的……不过实际上是消除不了的，因而感到失望；还不如象你这种性情，一开始就不去架什么空中楼阁倒好。”

鑽进被窝之后，和一郎提起了另一个姑娘，也是伸子認識的，来征求她的意見。不知怎地，伸子馬上觉察到他的兴趣现在是在这个少女身上，她有点难于回答。根据伸子的印象，这位小姐虽不象刚才和一郎所說的，只象是五顏六色的空气似的少女，可是也沒有鮮明的、可愛的地方，換句話說，也只是个极其平凡的性格。隔壁房間开着电灯，淡薄的灯光只从隔扇摺間射过来，照在頂棚上。

“要叫我說嘛……她不过是个极其普普通通的女孩子……可是我自己就在这上头吃到相当的苦楚，不願意再来說长論短。”

这一个问题，伸子也想了。自己自从和佃交上朋友之后，听到多少对佃有反感的話！說这話的人，目的无非要自己放弃佃，可是沒有成为事实，倒起了反作用。她想万一和一郎发生了恋爱問題，非等他真正来征求意见的时候，至少自己是應該保持很好的沉默。这个弟弟会怎样去恋爱，怎样去結婚呢？成年了的他，不但对于姐姐的恋爱和結婚生活是怎样个想法，怎样个看法？伸子忽然起了好奇心，一半兒笑着試問他道：“要是你結婚，你說什么样的人好呢？”

“这个嘛——說不上来。我們的心情还没达到这种实际問題上来哪！”

“好的！也是着急不得的。”

“嗯！”和一郎認真地回答道，“我也这样想。”

过一会儿，他象有些不好意思，却似乎深感兴趣似地说：“不知道姐夫那时候是怎样一种心情来结婚的。”

“正是呢！”

由于一种微妙复杂的情感，伸子没有再往下说，其实这才是伸子心中怀疑的一个部分。究竟他是怎样一种心情来结婚的？打算怎样来过这结婚生活的？这一点伸子正摸不着头脑。就如这一次，他肯这样放自己来乡下住的心情，究竟是出于溺爱，但伸子要怎样都听从而肯的呢？还是由于明知道让她去了，不久就会住腻了回来的，胸有成竹才肯的呢？

伸子觉得他这两种心情都有，是混合在一起的。可是他用这样一种态度来对待伸子，究竟想两个人来达成怎样的一种生活呢？想到最后，伸子总是搞不通。她嘴里虽不能明确地说出来，心中却感到自己想要达成的生活有个核心般的东西。假如他也有着这样个东西的话，那就再也没有比感觉敏捷的，不一定从什么上头，必然会直接达到伸子的心中来，她的失望就不会是没有救的了。

证据不就在（伸子左想右想），一声也不用等到他说爱自己，她不是早就感觉到他爱着自己了吗？——

伸子近来象嘲笑自己和佃似地，有时候还这么想——这只是自己一个人瞎想，独自苦恼而已；他是什么复杂的心思也没有的人。真是——象他自己所说，他是什么也没有的。

伸子还想到了更多更多的话来诽谤自己和他，象是越发要使自己深深尝到幻灭的苦痛似的。可是，她知道得很清楚，自己内心里却并不是認真在诽谤，万一有人向自己耳朵里来说他的坏话，哪怕说了她自己所想的一半，她都会和那家伙绝交的。打

也哭，踢也哭，他已經是她的一部分了。即使是輕輕地捅他一下，她自己也不會不感到痛和苦的。

稍过了一会兒，伸子忽然似乎听到和一郎的声音。还以为他早就睡着了哪。——伸子悄声問他：“沒睡着嗎？”——和一郎並沒有回答，咂咂嘴，嘟囔着听不明白的話。是說夢話呢。伸子在黑暗里自己失笑。他一向有一种毛病，睡着觉会发出用舌头裹奶似的声音来。她用一种温和的心情来細听着，和一郎忽然很清楚地“唉！——”的一声，拉长声音叹了一口气。伸子不覺地立即支起胳膊肘，欠起半边身子，来窺探他的脸。要說是夢里的叹息呢，又太有实感了。睡倒确是睡着的。他又“唉！”的一声，輕輕地叹了一口气，接着就用低微而着急的声調說：“哎哟！我难过哟——我难过哟。”一面說着，一面微微顫动着放在胸口上的两只手的手指头。伸子好象見到了他年輕的靈魂的偶然泄露，感到又疼又爱。她輕輕地不去惊醒他，把他的两只手一只一只地从胸口上拿了下來。那是又大又暖又重的手。他还是毫无知覺地在睡着。

和一郎一回去，伸子又回到寂寞的生活里。她浮起了想家的念头来。傍晚，带着柴火气味的烟霧，低低地籠罩了村庄。站在廊沿上，隔着大片的庄稼地，望見那边山角下的鎮上，电灯閃着点点的光亮。伸子想到東京的光景，大概一条条的街上，都充滿着熱鬧、拥挤，車輛都在喧囂地来来往往，那里有着人类的溫暖的生活气息和为了生活的奔波，她恨不得馬上就讓人給雇輛車來，回東京去。直到廊沿上的挡雨板都拉上，天色完全黑下来的时候，她一直是六神无主地沒个着落，心里感到很痛苦。等到起居室里十支光的电灯，照得黑黝黝的板門都閃着亮，乡下那使人发困的长夜就使她鎮定了下來。祖母、丰姐、女用人，誰也不回

头看一看自己的影子，都埋头在静悄悄地纏綫和磨針綉。只听得她們头上的簾“的答，的答，的答”地响。

伸子感觉到生命在默默而充实地奔流，时常兴奋。想到自己的丈夫在这样的夜晚，一个人对着他的桌子在作什么呢？他那里也一定是这样地寂静。

经过多少次大大小小的波折之后，伸子渐渐地觉得倒是有闲的生活境界的。世界上有着无数平平常常的男人。他作为其中的一个又有什么不好呢！要說不能从他身上得到自己所期待的东西，那不是怪自己不好嗎！伸子在自己那小小的灯亮之下思索着。如果他自身满足于現在的生活，难道自己有权利来妨碍他嗎？倘对于自己缺乏独创性也并不感到苦恼，而作为一个媒介，在給日本搜集研究波斯的書籍，他的存在或許也不見得就没有什么意义。他如果不被伸子推动，就这样生活在他那种处世的希望、日常的习惯以及坚忍的美德里面，也是很幸福的吧！——

一想到在劲坂的家里，曾被多計代的激情和伸子激烈地摇晃他的深情包围起来的佃，她就觉得怪过意不去的。他簡直为难透了吧！好象一只胆小的狗，忽然跑到了另一群狗里面，前后被吠声包围起来了似的。

可是今后伸子怎样处理自己，怎样生活下去才好呢？他的种种幸福都不是伸子所要求的。自己应该在旁看着丈夫满足地享受他的幸福，自己不去享受而微笑着嗎？伸子是一个要求幸福的人，是一个对幸福感到非常飢餓的人，是一个沒有幸福就生活不下去的人。伸子知道自己是站在这么个立場上的女子，她必需自己用自己的力量来在他之外发现自己的境界，或是必需創造出自己的境界。要是向丈夫討呢，他是会將他那一份分給自己的。可是伸子却不能享受那一份。她需要更清浩的东西。

伸子想到自己心中一向抱着的种种錯誤想头，象小孩子一般的梦想，年輕、幼稚得几乎不能相信那只是两年前的自己所热中的信賴，哭出来了。可是，就在哭泣之中，虽則模糊地，却感覺到了人生終究的真实性，伸子由此获得了新的勇气。該消灭的东西尽管消灭去吧，該存留的东西自会存留的。No sentimentalism.①不过，和自己一向勉强要描繪起来的那个丈夫，却只好告別了。

她想要来建立起一个把丈夫当作客人摆着也不觉拘窘的寬闊而爽朗的心殿。自己要是真有生命力的話，又怎能断言不能把这个建立起来呢！于是伸子一面自己嘲笑着自己的矛盾，一面也重新抱起了希望——两个人这样过下去，佃也不是木石，說不定也未必不会一点一点地改变的。伸子不否認自己想要勇敢地站起来的决心和認为这个决心不是徒劳的信心，結果还是靠最后这点芥子一般的微末希望而全部实现起来。

伸子給佃寄了信去。她告訴他，她想回去的事，即使他不能在家，也希望他能安排好讓她能进到家里去。佃回信說，伸子要回去的那天，他晚上要出去，叫她迟两天回来。伸子在厨房門口接到回信，馬上就看了，刚一讀完这些字句，就从身体內部涌上一股抑制不住的势头一般的東西来，把明信片撕毀了。她不願意把已經定好要回去的日子再推迟两天。

7

很久沒动笔了。这个夏天，伸子写了一个短篇小說。从春

① 英語，意思是：‘不用感傷。’

夫以来就计划着写的长篇，因为内心总有一些不如意，终于没有写成。结婚以来，不能写作，经常使得她心情沉闷。在乡下待了一个时期，这种心情多少有了些转变，总算也集中了精神，写成了四五十张稿纸的东西。倒不在乎写得好不好，好歹写得成，在伸子就是一件可喜的事。自己能够写作，这不就足以证明，对自己和自己周围的生活，虽然有些勉强，但精神上还是可以有个支持吗？只要能有这个支持，那么自己在乡下，在悲叹和勇气纠缠一团的奋激之中所想象的今后的生活方式——在心情上决不依靠丈夫而自己站起来，这件事也不见得就完全没有希望。——伸子描述了自己的内心达到这一地步的混乱和动摇的心情。这篇文章是在一个不把文学作为重点的政治杂志的附录上发表的。

刊载这篇文章的杂志刚寄到的那天，伸子一面重读着刊印出来的自己的作品，一面在桌前沉思。正在这时候，外面的格子门开了。白天里只是一个人在家的伸子，听到格子门这一响，觉得周围的空气都受了冲击似的，感到不安。这种来势，一定是发出叫化子一样的声音，硬要卖东西给人家的货郎之流了。她刚要拉开纸门，看到站在门洞里的人，当场连声音都变了：“原来是你呀？”伸子高兴得站起身来。“淘气的东西，我还当是谁呢。”

是和一郎。

“你好！——假装了一下真的客人。”

“请进来吧！”

“……谢谢……”

他这种好象是犹豫不决的态度使伸子觉得诧异。

“为什么？忙吗？还是担心摩托车？”

“那倒不要紧，今天是来接你的。”

“……进来一会儿不好吗？”

和一郎进来了，可是显得心里怪不踏实的样子。他问道：“忙吗？去不了吗？”

“——倒不是不能去……什么事情呢？”

她不願意別人來叫自己。即使这天正打算去，忽然派个人来接自己，而且是讓馬上就去，就覺得不痛快。

“媽媽說對你有話說。”

“有話說”這句話是多計代慣用的手段，說的和一郎和听的伸子，都不覺感到可笑，兩人都笑了。

“那自然了，一定是有話說。”

“今天可真是有些生氣啦。”

“是什麼呀？”

和一郎象是很難說似的拙笨地說：“聽是看了姐姐這次寫的文章，有不合適的地方。”

“嗯。”

伸子心中思索了一遍，這文章只有一個地方不合適，她猜想一定就是那個地方吧！那就是女主人公的母親對於女主人公的丈夫好象是懷着一種反感或敵意的這麼一小部分。要是母親有意見的話，恐怕除去這點之外就沒有什麼了。

“那麼我就去吧。”

伸子站起身來換了衣服。她心裡想，要緊的是，趁早在不至於弄僵以前，搞個彼此心情爽快。還怕在心情上頭，連父親、和一郎都不免要受累，覺得抱歉。伸子寫了一個短短的字條，和鑰匙一起托付了鄰居，就出門去。

多計代看到輕鬆愉快、和平時一樣的伸子就用香芥蒂的口吻來迎接她：“你來了！”

“媽媽好！”

母亲自己沒动手，叫女用人給她倒了一杯茶。

“那兒好象有点兒长崎的蛋糕……要不，你就吃那个吧。”

伸子感到母亲并不是怀有深思以后的那种不愉快，而是感情上的懊恼，她自己不肯丢开这种懊恼，而板着脸作出很严肃的样子。

“听说您有话說？”

“……都已經知道了吧？”

“……和一部稍微提了一下，詳細情节不知道……什么都还没听说哪。”

“——你自己写的东西，你当然該知道，这次的文章，究竟是怎么个意思写的呢？”

伸子忍着不愉快，仔細說明了主题的意思。可是多計代不能把这些話都听进心里去，就說：“那自然，你的道理随便你說。”

“不是說道理，只是說我真誠的心情呀。”

“告訴你吧，昨天晚上，澤谷先生来吃晚飯，問起我看了你这次写的作品沒有，我說一点兒也不知道呀，他說是作品里写的还有太太呢。我心里想着反正不会有好話，馬上叫人去买一本来看了。……我真想不出做的什么事，非得讓你写成文章，刊印出来，丢我的丑不可呀。”

伸子不愉快起来了，失去了对母亲同情的意思。她本来是認为母亲沒有客觀地来观察自己心理的习惯，母亲觉得人家把自己的心理状态描写得不大体面。哪怕問題只不过是两个字的形容詞，要是事实的話，就越发觉得不高兴，这也原是难怪的。因此她想，尽管母亲不高兴，如果能了解到伸子写这个作品的真意，也許就可以得到諒解，所以她費了很多的唇舌。可是母亲所說的話，使伸子的心冷了半截。澤谷的这种态度，不象个知識分

子的青年，真无聊。母亲为他的态度所动摇，也真无聊。伸子默默地啜饮着凉茶。

“……那是呀，我既然是你的妈，果真只要拿我来作你的垫脚凳儿，你就能得到好处的话，那我就什么样的苦头都甘心忍受。哪怕拿泥脚来踩我，我也高兴。只不过，就怕未必有那样的好事吧！——就不这么着，外面的人都已经睁起两眼在注意咱们究竟处得好不好了，你更用不着自己再来写，写得叫外人看了，心里就会想：‘哼，叫我说着了吧！’她用女性素有的刻毒，又添上一句：“莫非是你还能从这里面占得到便宜不成？”

伸子气势汹汹地拦住了母亲的话说：“别说了吧！”对方要不是她母亲，她更不知要说出什么话来了。“象这样吵起嘴来，不是没什么意思吗？”

多计代看了看伸子的脸，多少有些气馁地继续道：“……可是事情本身不就是这样的吗？”

这样，她任着激奋波动的心情，长篇大论地数落了伸子很久，说是伸子应该知道为了伸子和佃的关系，使她操了多少苦心，又说伸子的艺术眼看着就要开始堕落。这些争论辩驳的话，一点儿也没有打到伸子心的深处，伸子抱着话不投机的心情回了家。

六天之后，劲坂方面又来接她。这天是星期六。说是今天晚上一定要她和佃两个同来。头几天单叫了伸子去的时候，多计代就说过迟早总要叫佃来当面谈谈才是。所谓有事，就是这件事。伸子真不愿意把佃扯进到为了自己写的东西而引起来的争论里面去。一方面对佃有些抱歉，另一方面，她原以为只有这个心，总还是自己的世界，哪知道这里都有很多人毫不客气地闯了进来，她觉得很痛苦。佃一定是读过那个作品的，可是他对她

却一句也不會提起过关于那个作品的話。

兩人一到了劲坂，馬上就被讓到了樓上。学画用的紅毡子什么的完全都收拾起来了；只有角落里的螺鈿小櫥被远远的灯火照得閃着亮。母亲上楼来，就在壁龕前面，跟别的坐墊隔开一点、单独摆着的一个坐墊上坐下了。伸子对于这种好象从周围加上压力来的待遇，不能不引起反感。說过一两句家常話之后，多計代就这样开起腔来了，“特意連你也請了来，并不是为别的。……”接着說：“那天，胡胡塗塗地就讓伸子回去了，可是以后我就一直地在想，几乎連夜里也不能好好地睡。反正你也听伸子說了吧，我想也听听你的意見。”

“因为这次是叫两个人来，所以佃也来了，可是我想这只是媽媽和我談談就能解决的事，似乎和佃沒有关系吧！”

“我可不这样想……佃先生，你也看了那个作品吧！……你是怎么个想法？”

伸子怕看到丈夫回話的时候脸上的表情，眼望着黑黯的走廊的葦子隔扇那边。

“……我是，您也知道的，对于她写的东西，我認为她应该有绝对自由的……”

这原是有利于自己的辯解。然而伸子不知为什么从这种寬大的回答里，感觉不到真实，只感到丈夫在耍滑头。她觉得这种浮滑的、似明白不明白的回答法，是他支吾人，甚至有时候还向她用的推托的話。她感到自己坐的这块地方好象在向下沉。要写什么，这是她的自由——我承認这种自由。所以她写的东西终究是她写的东西。在她写的东西里面，不管有着怎样的痛苦，淌着何等样的眼泪，那对自己和两个人相互間的生活是完全沒有关系的——啊！这种寬大的度量是多么沁透心地冷啊！

伸子这样想下去的当兒，多計代仍然进行着她的談話。

“——那也許是的吧……我可想过好久了，总觉得伸子这次写那个作品，其中一定是有个什么原因——就算没有什么原因吧，至少是受了什么影响——說句公道話，是不是呢？”

佃好象很詫异地又問了一遍，“在什么意义上講呢？”

多計代并不回答佃，只冲着伸子說：“噯！不是这样嗎？伸子，你擱着良心好好地反省一下看——你既是写文章的人，这一点总会懂得吧！”

伸子对于这种来回来去的問話，感到难以描述的厌烦。把这种令人不愉快的、不能打动人心的、差不多是廢話的詞句，一句句地堆砌起来，結果又打算怎么办呢？

“您說的究竟是指的什么事情呢？”

多計代用激烈的眼光看了看伸子。

“一定讓我說，說也行的——就是怕佃先生听来有点刺耳。”

“什么呀？”

“总而言之是这样，你写的那个作品，即或不是全部，至少有关我的部分，不管怎样也使人觉得是暗地里受了佃先生的慫恿而写的。”

“……………”

“怎么样？”

“……………”

多計代改了改坐的姿勢。

“本来这也不只是我一个人的意見——大家也都在这样说……”

“……………”

夜晚的寬敞的鋪席上，充滿了明亮的光綫和大家閉口无言

的沉默。伸子的心中也是这样。她不悲伤，也不生气。是一种充满在她心里的超过了悲伤和气愤的程度，伤透到骨髓里的感情。

多計代說：“不言語倒是什麼意思？”

伸子好象僵硬了似的嘴里說不出話來。

“要是我想錯了的話，我可以道歉的，可是……”

过了一会兒，伸子咳了一下嗓子，声音有点沙哑，对丈夫說：“請你先到那边去。”

伸子觉得母亲沒有叫佃賠不是的道理。佃也不能只为作了自己丈夫的这点因緣就来忍受这种侮辱。

“你去吧！”

佃仍然那么把两只胳膊交抱在胸前，点了点头：“嗯！”

他还没有下决心的当兒，多計代說：“話还没有談完呢，不能随你的便，讓他这么办！”

“——可是媽媽是不会讓步的人吧？”

“沒有讓步的道理，所以不讓步，沒有象你这种不知認錯的人！”

多計代激情地硬主张叫伸子道歉，强迫着她发誓今后不写任何有关家庭的事情。这在伸子來說是不可能的事情。假使现在为了讓她消消气来道歉或发誓，迟早也一定是会食言背約的。再說，在母亲所強調的意义里，伸子也沒觉得是自己不对。她認為“过意不去”和“过失”是應該有所区别的。并且对于多計代粗暴地責备她的許多話，伸子也沒有因为是自己的母亲說的就屈服的度量。

“那么你是說怎么也不收回自己的話的啦。”

“当面說敷衍您的話也沒用……”

“那么，没办法，你和我根本是不能相容的了。——要是这样的话，”多計代郑重其事地果断地宣告道：“从此我們不用来往了。这样倒大家得便，在佃先生也好……”

她好不容易才說出了末了的这几句話，顫抖着下巴頰兒和嘴唇，掉过了脸去。伸子看着她那沮丧着的側脸，起了怜惜母亲的念头。伸子只能想象母亲說出这样的话，决不是出于长時間的思索，在她本人也許以为是考虑的結果，其实只是出于她容易激动的性格，好弄强烈的情感刺激，乘着一步一步推上来的自然之势，恐怕連自己都沒有預料到，就說出这么斬釘截鉄的話来。母亲是真正意識到她所說的話的意义了嗎？伸子的感到难过，与其說是因为自己被母亲撵了出来（这事倒不知怎地并不打入心坎），还不如說是不忍看到母亲这种不能压制自己兴奋的姿态。她甚至于觉得母亲是不幸的。伸子和藹地說：“啊，也不要这样一下子就想得那么极端吧！”

多計代觉得这句话象是侮辱了自己似的，扑簌簌地直流眼泪。

“你拿我这话不当一回事，以为反正是办不到的吧——我已經下了决心。你也不用这样小看我。我一旦把話說出口之后……就是想見你，想得要死，也决不說一句求你来的話。”

展开了一种象空虚似的寂靜。于是佃忽然規規矩矩地手扶着鋪席向母亲鞠着躬。

“——那么，也是不得已的事……請您多保重身体吧……”

伸子觉得一切都奇怪得不能置信，象在故作姿态。本来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却順勢兒小題大做，象在表演着激昂的悲痛似的，浮而不实。同时有一种莫可名状的空洞，好象是火灭无明的情境。——伸子坐定不动，沉沒在这样奇妙的心情里。母亲

呢，两只胳膊紧紧抱在自己胸前，直着眼睛盯着前方，一动也不动。——

佃站起身来，催促着伸子。

“那么……咱们告辞吧！……夜都很深了。”

伸子有点讨厌佃那种故意压得低低的声音和真是把她当作属于自己的人那样看她的眼神。在形式上，是被母亲赶出来了，可是反而发生了一种和母亲的心情相通似的感情。

将要下楼，伸子在楼梯口上打了个趔趄。佃搀扶着她的胳膊，搀得生疼。

8

她醒来的时候，佃已经起床，在廊沿上待着。富于秋意的早晨，梧桐树上的乾叶子在天空的高处作响。伸子全身非常疲倦，失去了从床铺上抬起身来的气力。她就那么躺着眺望着高坡那边的秋空，实在是蔚蓝澄清。以往也曾看到过这样的天空吗？爽利有力的九月秋风，从那蔚蓝的高天吹来，直穿过她躺在里面的寝室。伸子感到空寂无碍的、因此尤其渗入心灵的哀思，不觉地闭上了眼睛。

从昨天晚上一点多钟回来，直到今天早晨，伸子差不多没有说过一句话。在临睡的时候，佃一面换衣服，一面说：“咳！——没有办法，人是不能同时信奉两个神的。”

“你也不是我的神呀。”

她躺在床上也不能入睡，感到异样的寂寞。要是母亲知道了伸子和佃作了夫妻后，对于两个人的生活所抱的心情，就不会说那种话了吧。伸子自己不高兴这么做，就没有打开这一层

内幕，可也并没有任何一点值得母亲那么嫉妒，那么生气的地方。……夜里想着想着不知什么时候睡去的寂寞心情，睁眼醒来了也没有消去。在阳光射入眼帘的同时，这种寂寞更加浸透到心灵的深处。

“——醒啦？”佃走来摸了摸躺着的伸子的额头。“不舒服吗？”

“不要紧。”

“请个医生吧？”

“没什么，真的。……只是有点疲倦。”

伸子躺了一天。

两天三天过去，伸子复原了。在心情上添加了一种新的东西而复原了。这是一种以往没有过的爽快的心情，轻松的心情，再加上了平时的寂寞，这和从农村回来之后她一直抱着的、自己要堂堂地建立生活的欲望认真地结合起来。伸子开始着手写第二个小小的作品。她觉得，在使自己能够振作起精神来的这一点上，甚至应该感谢这桩从表面上看来是不幸的事情。她有了一种饱满的精神。从那天晚上以来，他们谁也不再提动坂一个字。

进入下月不久的一天，伸子忽然听见门口有和一郎的声音。伸子看到他那生气勃勃的脸，不由得自己也象个男孩子似的高兴地喊道：“呀！怎样啦？”

“姐姐怎样了？”

“你瞧吧，就是这个样。”

和一郎打量了一下伸子的脸和为了用功而摊得零乱的周围的光景，说：“那很好。”这才坐下。

两个人没结没完地、愉快地闲谈了三个小时之久。和一郎谈到他这才想明年春天投考某专门学校的话。

“我覺得不管是誰，都不該中學一畢業就起勁去考上級學校。第一，差不多自己还不知道喜欢的是什麼，心情也還不能適應。……”

和一郎臨回去，朝向門口在穿鞋，好象漫不經心的樣子，說：“昨天晚上，媽媽對我說，這陣子你好象不大去姐姐那里呢！”

中旬的時候，沒想到丰姐忽然來拜訪了仲子，祖母還是來家養老了，丰姐是陪着祖母上京來的。

“老太太也說一定要來，可是今天，一則呢還沒有歇過乏來，所以……”——丰姐一邊說話，一邊定睛看着仲子，忽然說：“看到您健健康康的，我反倒覺得怪可憐的。”她那有着許多小皺紋的善良的臉上一紅，蒙了袖頭哭起來了。“大家都是什麼都很明白的人，真是的，為什麼哪？——我聽說之後，覺得這是從哪兒說起哪。”

仲子看到丰姐打心里感到難過，覺得有些過意不去。她特地浮起笑容來安慰丰姐道：“不要緊的，連你都這樣淌起眼淚來，叫我怎麼辦呢？請你放心吧，總會好起來的。”

“但願這樣，你們是親娘兒倆，哪會有那種事情呢？”丰姐真誠地說。“那是，從太太的眼里看起來，佃先生也有種種欠缺吧，可是就為了這，連您都……太太是個個性很強的人，也許也難怪……”

似乎母親對丰姐等人說明的衝突的原因是和實際情況不一樣的。

“佃本來是沒有關係的，他是受的連累。”仲子解釋。“是我寫的東西觸犯了媽媽。”

中間隔了一天，書生陪着芭子來玩來了。保給她拿了花坛里的花來。弟弟妹妹們象是比過去來的頻繁得多了。透過這后

箇伸子感到了母亲的心情。他們回去之后，她一定是这样問他們的：“怎么样？姐姐在家嗎？玩得好嗎？”

一定是保有保的答法，艳子有艳子那一套女孩子的答法。母亲听了，一定还要再問：“姐姐在作什么哪？”

最后也許是偶然想起似的，其实却特別关心地問，“佃先生在家嗎？”或是：“他在作什么哪？”

对方是什么都不知道的，所以她也不能往詳細里問，一定是怎么問也問不够的了。弟弟妹妹回去之后，伸子常常揣想着这样的情景。

佃好象是討厌艳子和保他們来。艳子纏繞着他的脖子，和他撒着娇，說：“来，一块兒玩吧！我和姐姐两个人沒意思啊！”

他就那么把身体挺得硬硬地拒絕她：“現在我忙，不行。”

他在外面跟人打交道打膩了，下班回来又看見他們在这里，原也难怪他覺得討厌。可是伸子看到孩子們脸上帶着害怕的神色从他身边走开，就有些不忍，于是对丈夫說：“固然你对很多事情都很气憤，可是孩子們知道什么，他們还以为和过去一样呢。——那时候光明正大地說出来就好啦，比在小不点兒身上撒气强。”

于是佃很惊异，好象自己被人家冤枉了似的反問道：“我儿时那样来看？”

“我說，我覺得如果你說明不讓动坂的人进家門，那也沒办法，可是既然允許——”

佃是个連正当的感情也不公然坦露的人。比方問他：你生气了吧？他一定說：沒有。伸子把那時候的情形，仔細給他分析了，使丈夫不能不正面来承認他自己的心情。佃既不表示同意，也不表示否定，讓伸子說完之后，就抱怨似的說：“那都是你这样

想的。这和我真心不一样，我只说明这点。”

“你的心情是怎样的哪？喂！怎么不同哪？”

“——你知道我不会说话吧！总有一天你会懂得我的。真正爱我的人一定不会不懂得我的。”

每当这种时候，伸子就不自觉地使劲搓自己的额头。“啊！可怜的家伙！又要添皱纹啦！”

这种时候，她想吹哨，可是吹不响。

9

刚进入十一月，伸子由于种种原因，心中时常失去平静。

和动坂的那种僵局，就是这样，没有一点变化。只是弟弟妹妹们常来，偶而祖母也来。因为从九月以来，才过了整整两个月，勿宁说那种僵局是当然的。而使伸子感到苦闷的，是眼看着十二月就要到了。按照日本家族的习惯，十二月的除夕那天，家家都是一年中最热闹的一天，伸子的娘家当然也不例外。伸子也记不清是从哪一年开始的，她在这个节日担任主妇的角色。在大家正忙着的工夫，伸子用花、点着了的蜡烛和礼物把桌子装饰起来。

“好啦！请进来吧！”

把那关好了的门打开的时候有多么快乐啊！那种孩子般的天真，总是使她非常得意。全家和她一起高兴。今年全家都不能有这种单纯的欢乐了。大年三十要沉闷了吧！伸子觉得索性父母和弟弟妹妹们都不在东京就好了，要不然他们俩就别在东京吧！

这样的一天，伸子在院子的角落里摆弄着一棵菊花，虽然是夜摊上买的瓦盆菊花，可是纯白的花朵，正放着十一月的芳香。

剛用剪子在剪裁零的花朵，聽到巷子里有車鈴响。伸子開開板
墙的便門看了看。祖母從車上下來了。伸子招着手說：“奶奶！
這兒，這兒。”然後向車夫說：“回去的時候，我們這兒送去，你先
回去好了。”

祖母很稀奇地四下里看了看，說：“啊……這兒還有個便門
哪？”她穿着草履，進了院子。“本來今天俺想出來买点東西的，
可是俺也不懂得買啥好，就沒去，轉到你這兒喝茶來了。”

伸子笑了。祖母坐上車的時候，一定沒有說要到伸子這兒
來，大概是說要到本鄉大街去看看綢緞之類的東西。她到了伸
子這兒來，還在作着這種不必要的辯解。

“茶算什麼，您要喝多少有多少。——今天我們假裝來個賞
菊吧！”

伸子讓女用人把坐墊和茶拿到廊沿上。

於是她請祖母坐下，自己也坐在旁邊，裝作觀賞大規模的花
壇似的樣子，說：“——啊！真是好菊花呀！一眼望去，數不清的
白菊花在盛开着呢。”

祖母很香甜地深深吸了一口烟，一面磕烟灰，一面笑嘻嘻地
戲弄她道：“俺的眼睛怎麼啦？只看見一棵菊花呀！”

“不行，這個奶奶，您就算看見很多吧！您就算看見很多吧！”

清姐咬着她那一口大白瓷假牙，從旁作着殷勤的笑容，說：
“太太倒真說得有意思哩，呵呵呵呵。”

伸子每當被她口口聲聲叫着“太太、太太”的時候，就覺得好
象有人用手指在輕輕地揪着她身體的什麼地方似的不舒服。祖
母非常高兴，談起了國技館^①的菊花人兒。不久，她說腳底下冷，

① 國技指摔跤，國技館設在日本東京的體操場。

就进了屋。說道：“俺在年輕的時候，比啥样的女人都不弱，可是象現在这样只有等死的份兒啦——穿个針就得和作活用一样大的工夫。”

她又說，大家都說明年一進正月就給她慶祝八十整壽，可是她說白費錢。

“这么点兒事情，就讓他們去办好了，大家也都高兴，一定这么样办吧！我也要送点什么东西給您祝寿的。”

“好是好啊，可是……”祖母眼顧着四周围，生怕叫刚过那边去了的清姐听见，放低了她带顫的声音說：“……你們如今这么鬧着，啥好处也沒有，就是給俺做那样的事，也一点意思都沒有——你也来不了唄。”

伸子很为难，她含糊地点了点头：“嗯……”

“不知道为的啥，鬧得可沒好处啊。”

清姐因为平常沒有人和她談話，祖母一来，就陪着祖母聊个沒完。說什么自己沒有男孩子，尽是女孩子，因此“一点也沒用，都給了人啦，”等等。祖母回答她說，自己有三个兒子，然而只剩下了伸子的父亲一个人了，連別的女兒的孩子也算上，一共有几个孙兒孙女啦。她又看了看伸子，說：“孙兒孙女倒有不少，可是这个大概是从从小就亲热的緣故，俺最疼她。”又說：“虽說俺也到了年紀了，还許不久就要見重孙子呢……”

祖母很高兴地一边吃着細点心，一边在想着什么，脸上露出一本正經的神色嚙嚙道：“……俺說你啊，別看外面強壯，怕是身子不大壯实吧……”

“为什么？結实呀。”

“怎么沒有孩子哪？”

一种老人家的不客气，祖母繼續說：“現在的年輕人，不是一

出嫁就生孩子嗎？”

“这个奶奶，怎样都好，那种事情……”

“因为俺怕是你身体不好……这么一說俺倒也觉得佃先生的脸色总是不好的，不知是不是佃先生命中无子。”

伸子認真地拦住了祖母的話：“不要說那种話了。”

她討厭得都快流泪了。什么时候人家和她談起孩子的話，她都厌恶。何况象祖母那样簡直地把人說得象条牛或什么似的，真叫人受不了。伸子刚想赶快轉換話題，清姐带着一种笑容，从旁一直地伸长脖子，湊到祖母那边，象对耳背的人說話似的大声道：“老太太，您不用担心，不久您就要抱重孙子了——沒有錯兒”。說了就向伸子这边斜送过含笑的眼色来，偏要表示她可知道似的。多討厭的女人！她明明知道伸子不喜欢这种事。——清姐这样显示她先見之明似的耳語，伸子很懂得其中的意思。她在隱隱地透露着她以女人家的敏感，知道伸子的月經已經过了半个多月还没有来。祖母却只是漫然回答了一句：“是嗎？”

祖母围上头巾坐洋車回去之后，伸子也沒能消除不愉快的心情。用不着清姐來說，伸子对于自己身体的小小变化已經十分神經过敏了。几天以来，时常有一种象动物所感到似的不安在侵袭着她。伸子对于将要作母亲的事情感到非常恐惧，在这种生活滿都是疑問的时候，要是生个可能束縛自己生活的孩子又怎么办呢。

伸子靠着柱子作着种种的沉思，直到暮色渐浓。她往自己的心的深处挖挖根，只觉得在結婚的那个时候，对佃一再叮囑的話——自己絕對不願意作母亲——这里边就有一种女人对性的微妙的直感在作怪。伸子用理智来加上的理由是因为自己的工作。可是現在使得自己的心情不能安靜的这种厌恶和不安并不

是那种理智的东西，而着实是出于本能的。乃是本能在喊叫着一种不安。如果真正把佃作为丈夫而敬爱着他的话，是不是也会有这样一种阴暗的恐惧呢？恐怕是在把佃作为丈夫的那一刹那，自己内心里的女性已经看穿了不能承认他作个爸爸而拒绝的也说不定，所以预先作了那样的警惕的吧！不愿意怀上他的孩子。然而把他作丈夫。……

由于这种复杂的感情，那天晚上只是两个人的时候，伸子悄莫声地问丈夫道：“喂！你希望有个孩子吗？”

佃把手指当作梳子似的搔了搔头，一边望着掉下来的头发，一边大声回答道：“孩子什么的，真讨厌死了。”然后，用两手搔着头，让浮皮落在自己盘腿坐着的衣襟上，说道：“头发掉得很多！”

五

1

上野^①举办博览会，英国皇太子访日，真是一个非常热闹
的三月下旬。

令人心身爽快的晴朗的阳光，穿过廊沿一直照射到屋子里
来。

佃的老父，已经快到七十岁了，望着这刺眼的阳光说：“同在
一个日本国就差这么多……我起身的那天晚上，家乡是暴风雪，
东京这里却已经是春天了！”

“……今天，天气特别好。”伸子俯着脸避开从正面照射的阳
光，回头望着身旁的老人说：“哟，您的胡子多么亮啊！”

老人俯视着自己的胸前，伸开手指从里面捋着白花花的胡
子。雪白的长髯在春天的阳光里象中国粉条似地发出了清爽的
光泽。

“您用什么洗？”

“都说用鸡蛋清洗好，我刚留胡子也觉得新鲜，总是耐心地
用这个方法洗，不过，象我这样好进山的人就不太合适——胡子
也怕晒，一晒就又发黑了。……”

^① 东京市内的一个地区，区内有上野公园。

……真是心曠神怡。伸子仿佛是和自己的祖父在一起晒太阳似地感到心情愉快。

佃拉开紙隔扇走进來說：“我去打一个电话。”

“哦。”

“您有没有什么事？”

“这个——没什么事，横竖待一会儿我也得出去一趟……”

伸子看到佃穿着黑色厚斗篷，围着毛线围巾，就笑着說：“穿得那么厚，到外边去該多么热呀！”

“热不了。——那么我去啦。”

伸子从阳光充足的房間，来到阴晦的四鋪半席的屋子，有一会儿工夫，觉得昏暗得什么也看不清楚。伸子正在这屋里整理着洗完的衣服的时候，在外面耽誤了好久的佃回来了。老人一个人在八鋪席的屋里看报，佃回来沒有去打招呼，一直来到这个四鋪半席的屋子，向伸子說了一声“我回来了”，就站在伸子的身后。

“怎么才回来，是到邮局去了嗎？”

“这些年輕人，賬算得太慢，天天办的业务都不熟悉。”

“原来你不是光打电话去了呀！”伸子說着回头看了一下丈夫，看到他脸上好象带着一种无精打采的表情，就問道：“怎么啦？……到父亲那兒打个招呼去吧。”

佃一面轉着头从脖子上解着围巾，一面說：“……我向公司打了一个电话。”

这是指着伸子父亲的公司說的。

“有什么事兒？”

“……我想星期五晚上和父亲去一趟，問一問他們方便不方便。”

伸子覺得很突然，帶着驚異的神情問道：“結果呢？”

“我想沒什麼問題。他叫我明天再打一次電話，听回信。”

“……………”

伸子了解父親的性格，他只能這樣回答。

不過，她想，為什麼不先和自己商量一下再打電話呢？伸子也很理解丈夫的心情，成家以後老父頭一次到這里來住，他不願意讓老父知道自己和佐佐家從去年秋天以來的不愉快的情形。按一般人情來說，他想叫父親和岳父岳母見一面再回去，這也是理所當然的。可是自從去年和岳父岳母斷絕來往以後，一直到今天還沒有互相諒解。只是伸子在祖母不論是非、費盡心機推動之下，從春天起才偶爾去一兩次，關係仍然是很不正常。在沒有和解的情形下，突然用電話打个招呼，就要帶領老人前去，這豈不令人感到有些強迫的意思，但這種作法，是有些欠考慮的地方。

老人在廊沿拐角上晒背取暖，會無心地听到兩個人的談話。伸子想要說的話，連一半也沒說出口。

“先告訴我一声就好了……不會這麼簡單吧！”

但默不作聲地和伸子對看了一下，過了一會兒，說：“沒什麼！”彷彿是斷了這個念頭似地接着說：“……明天再打一次電話就知道了。”說完就走進了起居室，父子談起話來了。

“今天到上野去逛逛吧？”

“恐怕人太多吧！也罷，什麼時候人也少不了……”老人干嗽了一聲，接着說：“伸子去過了嗎？”

“沒去過……大概不怎麼願意去吧！”

“一塊兒去吧。又是這麼好的天兒……”

伸子和他們一起去參觀博覽會。青山萬宮的土堤上盛开着

蒲公英，御河边的櫻花已經綻开八分，正是游賞的最好时节。电
車上坐了很多头戴同样的花簪和纏着手巾来参观的乡下人。

老人进了会场，对各县的木材和农产品似乎感到很大的兴
趣。他說：“都是同样的农业，和我年輕的时候比較起来，現在一
切都完全不同了。稻子的种类現在也这么多了。目的都是要早
点收成，多打点粮食。不过……早收和多收的稻子，味道却不
好，真是有点……”

能和这样头戴旧式皮帽、身穿和服外套的白胡子老人一同
悠然漫步着，参观木材和装在系着紅緞带的玻璃瓶子里的麦粒
的样品，伸子觉得既新奇又愉快。可是，佃却急躁地在老父和
伸子的前面走着，有时候一个人离得很远。他們两个人怕走散
了，自然地跟着加紧了脚步。佃則刚要站下来就說：“这儿还看
嗎？……和那边差不了多少吧。”

老父也就客气地說：“那就算了吧，看多少，也不过是大同小
异罢了。”說着也就走过去不看了。

“可能的話，我还想今天把第二会场也看完呢。”佃說。

伸子看到老人紧张地加快着脚步，明明想要看的也硬說成
沒有着头，連一眼也不瞧就走过去，这种情形使她实在覺得过意
不去。她想叫老人仔細地而且滿意地看看，回乡后也好有些談
話材料。老人重新拿好当拐棍用的阳伞，跟在佃的后边，穿过拥
挤的人群向前紧走，伸子就向老人說：“咱們慢点走吧！走散了
也不要紧……走那么快就要累了。”

他們从池子边走进了万国街。舞台上的布景是长着椰子的
海岸，布景前有两个腰纏草裙的裸体女人。令人有一种剝悍之
感的黑色鬚发上戴着花环，胸前也佩戴着同样的花卉。旁边坐
着黑人男乐师，穿着白裤子，一只脚拍打着地板发出咚咚的响

声，用五弦琴和烏克列利^①奏着肉感的南洋音乐。两个女人一齐合着节奏，一面拍着手，跺着脚，摆动着手腕，一面哆哆嗦嗦颤动着全身的肌肉。尤其是那个三十多岁的胖女人颤动得奇妙无比，离得老远还可以清楚地看出她那在草裙上边肥实实鼓出来的肚子，随着音乐的节奏，上下左右不停地颤动着。在舞台角上立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埃及筋肉颤动舞”。

“真是个奇怪的舞蹈！”老人说。

伸子笑了起来。虽然觉得它是野蛮鄙俗的，但她瞧见那种得意忘形地颤动肚皮的怪样子，就象孩子似的觉得非常可笑。

他默默地看了一会儿，讨厌地说：“……太下流啦！”

舞台上裸体的女人，在数百个观众面前，如同在故国的海滨一样，是那样大方而自然。唱过两三句歌词，就互相嬉戏一阵，接着仿佛突然想起了自己的本分似的，又认真地、热烈地扭摆起肚子和腰肢来。

他们三个人在七点钟左右才疲惫地回到了家。

2

伸子只把外褂换下来，就到厨房干起活来。

她正在洗刷碗盘的时候，听到开门的声音，好象有人走到厨房侧面的窗前。

“在家吗？”

伸子拉开毛玻璃窗户外向看了一下，借着屋里射出的灯光看见了一个女人的半边脸，就回答道：“在家。”

^① 夏威夷的四弦乐器。

“唔，我是对門山下家的人……佐佐先生刚才給您来过电话。我說您沒在家，他說，您回来立刻給回一个电话。”

这个少女原来就是山下家的女用人。

“是嗎，謝謝你！屢次麻煩你，勞駕勞駕！”

这个通知，对伸子來說，既突然又不突然。自从早晨佃告訴她向公司打过电话以后，她已經預料到，不是今天准是明天，动坂家里一定会有什么回信。她怀着郁闷的心情，一面逛着博覽会，一面思索着这个问题。

伸子一面說着：“动坂那兒来电话啦。”一面走进了八鋪席的屋里。老父和丈夫的面前攤着一张东京地图。佃挨着父亲的头，似乎在講解郊外某一部分的情况，这时候他用手指按着一个地方，抬起头来：“……？”

“刚才打来的。……叫回来的时候立刻回一个电话……”

佃淡然地，仿佛不在意似地說：“那么，你就回一个电话唄！”

伸子听到这个回答的口气，心里有些不痛快。老父摘下眼鏡，向两个人打量了一下說：“发生了什么事了吧！天都这么晚了……”

“会有什么事兒呢……”

伸子穿着木屐，听見佃好象很不耐烦地解釋了一句什么，立刻又談起地图来了。

多計代接的电话，果然是伸子預料的事。

“你爸爸回来告訴我，我才知道，必須先談一談，能不能馬上來一趟？”

伸子站在电话前面实在为难，說：“太晚了，今天又陪着看了一天博覽会，累极了，明天去可以不可以？”

在那边，父亲似乎也在电话旁边，伸子听到了母亲在重述着

自己的話。

“可以倒是可以，不過，明天我得到一家去吊喪，分不開身。不是說星期五要來嗎？……也沒有幾天了，來以前不把應該談的問題談好，我想你也要為難，所以……”

“……那麼我就去……不過，要稍微晚一點。”

仲子急急忙忙地穿過了僻靜黑暗的小巷子回到家里。剛一拉開紙隔扇，老人就用認真的口氣，擔心地問道：“什麼事兒？是誰病了嗎？”

仲子一時想不出應對的話，只說：“不是，不是病人，……爸爸……”她向老人輕輕地行了一个禮，不知是向佢還是向老人說：“……我現在就得到勁坂那兒去一趟……”

佢擺出一切都曉得的不自然的神態，極其冷淡地說：“噢……那麼就去吧！多穿點，別涼着。”

“……太辛苦了，天都這麼晚了……”

仲子覺得老人心里已經有了很大的懷疑，只是不好意思說出口來罷了。仲子覺得自己假裝若无其事的样子走出去，心里實在有點難過。

“回來一定要晚，請您先歇着吧！”

仲子走進自己的屋里，重新穿上掛在衣架上的外褂。隨後又從衣櫥里拿出一件呢絨外衣穿起來，戴上手套，故意磨蹭時間，等待着丈夫過來。不論是蒙混老人而出去也好，不得不拖着疲憊的身子孤零零地去乘電車也好，再想想到那兒以後的問題也好，這些都使仲子打不起精神來。她期待着在她出門以前，佢一定會到這屋里來鼓勵她，哪怕是說上一句話，或是看望一眼也罷。只剩下沒有圍上圍巾的仲子，在屋子中央猶豫不決地站着等着丈夫。也許丈夫是怕老父猜疑他倆談什麼私房話吧，等了

好久也没有来。伸子高声向丈夫喊道，“喂！……电车票在哪儿放着哪？”

可是，丈夫却没有照她所希望的那样过来，他在八铺席的屋里回答说：“就在那个大衣兜里吧！”

大衣挂在二门里的衣服钩上。伸子无可奈何地走出屋子到二门去，说了一声：“……那么我去了。”

“几点钟回来？”

“天这么晚才去……不过，不论怎么晚，我准回来。”

3

伸子从动坂家里起身已经是午夜十二点钟了，他们叫自用洋车把她送回来的。这时候商店早已关上了门，洋车在深夜里缓缓地在电车路上跑着，伸子觉得街道两旁的房子好象忽然都矮下来了似的。她偶尔和车夫说上几句话。

从动坂到赤坂，坐洋车走，是一个很远的路程。她在车中颠簸得觉出了白天的疲劳，困得眼睛有些睁不开了。等她再一睁开眼睛，车子好象已经走到牛込见附的附近了。路旁的松树一棵接着一棵，它们生长得又粗又大；灯笼的光一闪一闪的，洋车的胶皮轮带，轧得小砂石子噗哧、噗哧轻微地飞溅着。……

伸子一面被车子颠簸着，一面回忆着父母的话，还想着另外一些问题。

不错，父母说得很对。但为了不願意使行将就木的父亲沮丧失望，虽然也情有可原，可是，从前的一切问题怎样处理呢？既然连门都不上，总得想一个办法解决解决。只願自己合适，一个电话就想不了了之，这怎么能成呢。这一点，伸子也有同感。

佃如果不偷着打电话，她本来可以设法叫他采取不伤害他自尊心的行动。为什么丈夫不先和自己商量就这样做了呢？伸子到现在仍然摸不透他的心情，心里很不痛快。

母亲说：“不仅是这次，佃先生作的事儿，一向就不是光明正大的。……似乎又提起旧事来了，就拿搬家的事来说，为什么总利用你当挡箭牌呢？……那时候，我们就很不痛快。佃先生自己连门也不登，可是，一旦有事，不是总把你摆在头里利用我们吗？……今天晚上也是这样，老远的道儿，把你这个老好人打发来，我们总不能说不愿意的话吧！”

所谓搬家，事情是这样。原来他们在小巷的那所西晒的房子里一直住到二月间，有一天在报上的广告栏里，看见赤坂有一所地点方便、房租便宜的合适的房子出租，距离佃的工作地点也近，伸子他们马上去看了一下。离电车站只有一百多公尺远，在一个安静的小巷里，篱笆上长满了爬山虎，是一所陈旧的房子。可是，在窄小的空地上长着枫树和玫瑰花，令人有悠闲安静的感觉，所以他们就决定租这所房子。既然决定搬到这儿，马上就需要帮着搬家的人和木匠什么的。这天夜里，伸子向丈夫商量着说：

“怎么办哪？……得用卡车搬吧。”

“嗯……不过，不熟悉的车行，恐怕要价太贵……动坂那儿有熟悉的吧？”

“那当然有啊。”

“打个电话，托他们给找一家怎么样？”

“今天晚上就打吗？”

“越快越好吧！”

佃亲自把伸子领到附近的公用电话间，自己在外边等着。

伸子在電話里說：“喂，媽媽嗎？今天我們忽然找到了一所合適的房子。”

于是托他們給我搬運車行和其他的事。勁坂家里，总算答应了伸子的全部請求。她打完電話一出來，佃就走過來問道：“怎麼樣？”

“答应了。”

佃很滿意地說，“……所以，這個電話還是由你來打才好……”

母親就是指着這件事說的。可是，伸子清楚地回想起當時自己是怎樣用滿意的心情，回答說“答应了”的，因此她認為不能單責怪佃不對。那時候，如果伸子能拿定主意，自己想辦法，就會說：“不必求勁坂了。”這樣，佃的信用還可以挽救一些。可是，伸子也是那樣馬馬虎虎，不加考慮，雖然覺得不太合適，終於照樣作了。母親談到這件事的時候，伸子覺得既羞愧又恨自己，就說：“那件事，也怨我不好……那時候，我應該說：‘不成’就好了。”

母親說：“可不是嗎！不過，你和佃先生年令差了十五歲，他又是堂堂的男子漢。我是說，他在外面搞的那些事，你也不能把責任都攬在你身上呀！”

這時候，洋車仿佛是和伸子的遲鈍的自我反省一樣，慢慢騰騰地走上了高宮旁邊黑黯的坡道。伸子覺得很清楚地發現自己，在理想上總想要有一種爽快的生活態度，可是一遇上實際問題，却不能斬釘截鐵地去處理，對這種優柔寡斷的心情，感到了憂郁。佃沒有骨氣，自己也沒有骨氣，真是“夫唱婦隨”了。伸子對丈夫和自己感到憤恨，一路上想着這些事。

咯噔一聲，車把忽然向下一放，伸子這才從沉思中清醒過來，給了車夫幾個酒錢，打開了門鎖。只有門燈和格子門外的燈

还亮着，家里的人和邻居们都早已入了梦乡，黑暗的午夜，万籁无声。伸子悄悄地进了二门，借着门灯射进来的暗淡光亮脱下了外衣。从右手的纸隔扇空隙忽然射出了一道光线。佃似乎醒了。伸子背着手轻轻地拉上了纸隔扇，从被窝旁边转过去坐在丈夫的枕边，悄声地说：“我回来了。”

佃熟睡了一觉，脸色显得暖和和的，枕着枕头，说：“回来了吗？……怎么样啦？”

“……明天你有没有工夫？”

“怎么？”

“勃坂那儿的意见，正和我所料到的一样。光打那么一个电话，他们有些不高兴，觉得好象强迫似的。……说是，既然要请父亲一次，事前要和你见一面，想把问题都弄清楚。明天咱们俩一道儿去一趟吧！”

佃似乎受了侮辱似地低声说：“是说叫我赔罪去吗？”一边说，一边翻着上眼皮看着伸子。

怕把老人吵醒，尽量把头低垂着，小声说话的伸子，使劲摇了摇头，皱着眉说：“不是的，并没说什么赔罪呀！不过是见面谈一谈，彼此能够……也就是说，都弄得痛痛快快的！实际上，这样也自然一些呀！好象吵架似的不欢而散以来已经半年多了，突然一见面，拿你来说吧，说起话来也不能那么自然吧！”伸子把嘴贴近丈夫的耳边小声说：“他们那兒也了解你的心情。”

佃仰躺在白色的枕头上，默默地瞧着顶棚，待了一会儿，脸依然冲着上面，嘴唇动也没动地说：“要是这样办，你就能够幸福的话，我就去，我什么都可以牺牲。”

伸子好象什么东西堵塞了喉咙一般，俯视着仰卧着的丈夫，她痛苦得有些神志昏迷。佃怎么会有这样的怪脾气，怪想法呢！

前年夏天在动坂住的时候，为了当不当养子，把問題鬧得很大。那时候，不論是对伸子或是对伸子的父母，佃也只是固执地重复一句话：“我怎么都成，只要是伸子能幸福的話，怎么都可以。”这句话使伸子感到了很大的苦恼。

“你这种态度，一点也不能把問題搞好。你应该断然地加以拒絕，才能使我幸福！”

他对伸子說：“啊，你不要哭呀！我这样地爱你呀，伸子！伸子！”

他一整夜表示了不渝的爱情，撫慰着伸子。可是，他始終沒有說出第二天早晨馬上給伸子的父母以明确的回答。因此，伸子苦恼得如同发了疯一般。养子問題已經含含糊糊地不了了之了；而当时混乱到极点的内心痛苦，現在又涌上心头，伸子感到了恐怖：是不是这种折磨又要重演呢？她說：“我的幸福……真是莫名其妙！”她难过得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又說：“这个問題姑且不論，但是你也應該去一趟啊。……你想一步跳过去那怎么能行？应该从头开始，按順序办事啊！”

“……”佃不高兴地仰臥着，一声不响。

“你不願意去就不去，我当然没什么！”伸子热心地小声說：“你决没有什么道歉的必要啊！說起来，就是动坂那方面也不講理嘛。……那么，你把这些事全告訴父亲，咱們就不去算了。我觉得这样办也許反倒好一些，你說是不是？”

佃仍然默不作声，凝視着頂棚。

“喏，不要光瞧那边……你为什么不说話呀！”

“我不是說过了嗎，你願意的话，我就去！”

“那样說法，我不同意。”

“为什么？”

“只憑你那樣一個電話，你認為就能順利地解決了嗎？你認為人家就會答應了嗎？你對我說實在的吧！”

“……”

回來的路上，伸子在車上就會一個勁兒地在心里責備過自己和佃兩個人；同時又覺得佃的心情有些奇怪，總是在設法折磨着她。伸子懷着這兩重悲憤的心情說：“要是說實在的，就不是這樣吧？這些問題早晚是要解決的。不是為了我的幸福，而是事實上不能不這樣啊。這樣做，也沒什麼不好。……何必說那些為我這個，為我那個的話呢！”

“……因為你叫我去，我只不過是聽你的就是了。”

“我沒說叫你去呀。我是說，你要是不甘心向他們賠罪，你就干脆不要到勁坂去；你要是想叫父親看着體面，叫他放心，那就沒辦法，只有去。兩條路你可以隨便選一條呀！你究竟要選哪一條呢？要說真話！”

“……”

“……你這個人實在太怪了！”伸子眼睛里噙着苦汁一般的淚水，說：“你再坦率一些好不好！我就討厭這個不爽快勁兒！”

“所以，我說去呀！”

“去也好，不去也好，怎麼都行，我就是生氣你這個說法。象你這樣，做什麼事都得說成是為了別人才甘心的人真是少見。”

第二天早晨，向老父問早安的時候，伸子有些不好意思，費了很大的勁兒才保持住平常的態度。老父精通世故，和平素一樣不動聲色。不過，年老人睡覺容易驚醒，兩間屋子當中只隔着一間小儲藏室，伸子又發說又哭泣的聲音，老父是不會聽不見的。

這天，伸子絲毫也沒再提去不去勁坂的問題。過了下午一

点鐘，佃对老父說：“今天得到动坂那兒去一趟，您是不是一个人到明治神宮去逛一逛呢？”

“噢……原来还是哪一位有病了嗎？”

“岳母有点兒……不是什么大病。”

“那就好。……辨庆侨离这兒不远吧……年輕的時候我常去，还認識那地方，我到那兒去逛逛，不用惦記我，你們尽管从从容容地去多待一会兒吧！”

“那么……”佃催促着伸子說：“头发就这样，不用梳了。”

他們在动坂家里待到傍晚。佐佐也回来了，跟他們坐在一起。伸子在那兒陪坐，感到很难堪。围着一个圓桌子，佐佐坐在一个大沙发上，对面是母亲，佃坐在两个人的中間，慢条斯理地交談着，坐在旁边听着談話的伸子，却感觉这三个人的心情处处都不大融洽。佐佐生来就不喜欢絮煩的議論和冲突，他認為既然有緣分，就應該把事情弄得圓滑。所以他只是說些平穩的和一般人情上的話。多計代当然也明知道最后只有妥協，可是，她对于丈夫佐佐的这种懦弱的态度感到气愤，又嫌佃的性情不够爽快，自己又不能太認真而感到焦急，因而就差点兒和佃重新发生一些小爭端。

“多計代也說，想借着这个机会，将来能够圓滿地处下去，我也想这样才好。”佐佐說。

“母亲能这样想通，那太好了！”

“我覺得自己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这并不是什么想通想不通的問題！”多計代好象生着气說：“你說要和令尊一块兒来，我們覺得你應該有个交代，才請你来的。”

佐佐好象劝解双方似的插嘴說：“算了吧！既然是一家人，最好都不要有誤会，應該和和气气地过才好！……爭論起来什么

时候算了！”

就象看一场放映焦点不相合的镜头的电影一样令人着急。三个中心逐渐接近，好容易刚要对成一个形象，轮廓忽然开始颤抖起来，随着又分散开，变成了模糊不清的三层。

谈话并不是在愉快的谅解之下结束的，而是在车轱辘话说得倦怠以后结束的。

按照最初的预定，决定在星期五招待佃的老父吃晚饭。

去的时候，伸子就不太愉快，回来的路上心情更加沉闷了。前途的一切都不乐观的感觉，深深地压抑着伸子的心。从佃、自己和佐佐父母之间的情形来看，不论是冲突，还是和解，总觉得结果没有什么改善，究竟是什么缘故呢？问题一点也没有解决。既不能再好，也不能再坏，伸子好象是被一种无法解释的暧昧的东西给笼罩起来了似的。

老父还没有回来，佃换上了便服，好象很轻松地坐在自己桌前的椅子上。他一面伸着懒腰，一面对身后的伸子说：“啊——啊，这算了了一件事。……我谈起亡母的事儿，岳父都哭了。可是岳母却没有哭……岳父真地掉下眼泪了！”

佃悠然地回忆着，自得其乐地回味着说。那种特别的声调，最初引起伸子的注意，继而唤起伸子的恐怖。

“……………”

伸子本想开口说什么，可是立刻又把话咽回去了。心想：难道他真地竟会无动于衷地、冷静地观察自己的谈话所发生的效果，而说出那番话的吗？——佃说，自己五岁死去了生身母，所以想竭力地爱伸子的父母，并且也想取得伸子父母的爱来填补这个无限的孤苦，本来自己是快乐地期待着这个爱，可是没有能够相处得圆满，真是遗憾万分。伸子想起他当时那样痛哭流涕

地說了這番話……原來如此呀！……伸子不由得想大聲地發笑，恨不能把他打一頓。一種抑制不住的憤懣，籠罩了她的全身。其實在當時佐佐和伸子完全被他這個哀憐的述懷所吸引了。就連多計代，听了這番話以後態度也緩和下來，不由得覺得應該適可而止了。

4

伸子差不多每天陪着老人和丈夫到各處去觀光，連泉岳寺^①也去過了。有一個象博物館里用的那種大玻璃架，陳列着義士的陳舊的衣服和筆迹等等。

正在看着大石內藏之助使用過的扇子的时候，伸子對自己感到了一個很大的疑問：“這樣下去行不行？”想到這裡不禁苦惱得快要昏過去似的。佃好像沒有注意到上次從佐佐家回來後自己所說的那番話，在心靈上給了伸子多麼大的打擊。伸子從那以後，很清楚地感到了佃和自己之間在生活上有了裂痕，老是感到不安。從內心深處涌出了“這樣敷衍下去行不行？”的一個疑問，好像冥冥中有一種聲音，經常在意料不到的地方，籠罩了她的心頭。一想到這個問題，伸子的內心就緊張得好像失去了知覺，足足有喘兩三口氣的工夫，連自己在什麼地方，作着什麼事，都不知道了。

每逢她獨自一個人待着的時候，這個疑問的聲音就更加响亮起來，強逼着伸子，要求她立刻回答。在理智上伸子已經回答

^① 泉岳寺在東京芝區。寺內有赤穂四十七義士的墓地。以大石良雄（即大石內藏之助）為首的四十七個義士，為給故主淺野長矩復仇，殺死吉良義央，他們也被迫自殺。

了这个問題。可是，有一种相反的力量，迫使着她連对自己也不敢明說出这个問題。……然而，伸子重新感到了作佃的妻子是一种恐怖。甚至于想到这种情况会維持一生，她都觉得是可怕的。

那是一个刮着风沙的晚春下午。关着挡雨板的隔壁家的房檐下，晾着一块小紅布。每当温暖干燥的风刮过来的时候，細竹竿和那块紅布就被吹得动摇不定。只有那个小院子和房檐下是背阴的地方，显得悠然寂靜。伸子两肘放在桌子上支着面頰，眺望着这个情景，沉湎于无法解决的苦思之中。佃和老人都各自出門去办理自己的事，家里只剩下伸子一个人。

“在家嗎？”

沒想到是橫田来了。

“哟，真是稀客……請进！”

橫田是一个古怪的人。他妹妹和一个在伸子父亲的公司里工作的青年結了婚。那还是伸子他們在駒込住着的时节，有一次这对夫妇带着橫田来过，从此就相識了。以后，橫田偶尔就前来聊上几个鐘头。他自己說，本来想写作，可是因为学会了好几外国語，由于环境的关系就不得不从事翻譯了。他有些耳聋，一面在二門里脱着斗篷，一面側着头，弯着微駝的背向伸子問道：“您一个人在家嗎，佃先生呢？”

“今天出門了，也快回来了。”

“不是还在放假嗎？”

“是的。听說最近有皇族要到学校去，他去商量这件事情的。”

“嗯……”橫田深深地点了一下头說：“不錯！”接着他自己又肯定地点了几次头，这是他的毛病。他不住地向伸子的桌子上张望着說，“近来有什么写作？”

“什么也沒写……您呢，忙不？”

“总是那样瞎忙活，忙不出个名堂来……”

“您在翻译什么有趣的作品吗？”

“……不是什么太有趣的。……当然要光是阅读的话，还有点意思，觉得津津有味，可是一谈到翻译，那就要执笔千斤重了！”

横田体格虽然粗壮，可是笑声却那样细弱。

“现在翻译什么呢？”

“即兴诗人，我手里有第一版的原本……不过太费劲呢，和德文版对照着来译的……”

“听说著者有个自传……一定有意思吧，您读过没有？”

“嗯……不错，好象有那么一本。”他一眼看见在茶几上放着一册用丸善书店的包装纸包着的书，就问道：“那是什么书？”

伸子笑着说：“眼睛真尖哪！”

闲聊了一阵之后，他说：“怎么样？组织起一个家庭来，很难腾出工夫工作吧！”

“……男人们，怎么样？”

“我没有这个经验，不知道个中滋味……当然要增加生活负担的，这一点不太好，不过，大体上好象还能够踏踏实实地工作。”横田仍然是那个老毛病，自己一连点了好几次头。

“那还不是因为有太太来照应，比单身时代好得多吗？心情也开朗……可是女人就不同了，处境正是相反的。”

“难道你就没有工夫工作吗？那可太……”

伸子觉得该对自己的话负责。她说：“当然不能断言说，绝对不成。……可是，怎么说呢？……一个男人即使是作了丈夫，始终还是原来那个人。作妻子的就不同了，除了天性以外，好象对女人还要求一个什么作妻子的属性似的。从极端发展女人的适应性这一点来看，给人作妻子这个事儿，该多么令人危惧

呀！……消灭了‘我’还得生活下去，多么令人可怕！”伸子一面笑着，一面内心里深深感到了女性的凄凉。

“真是难以解决的问题！”

“……差不多谁都晓得这是难解决的，其实遇到实际问题来，更复杂了。所以，说起来也许是单身好，可是……为了工作，正个爱人都不找，这种不合乎情理的事，我是作不到的！……不，男女，能够自己过自然的自由生活的人，是不是太少了呢？需要勇气呀！”

“对，不错，太束缚人了，特别是在日本……说的太对了！”

正谈着这些话的时候，佃回来了。伸子到二门口去迎接他，说：“横田先生来啦。”

“是嘛。”佃一直走进了横田坐着的屋里，说了一声：“少见，少见。”

“噢，您没在家我就进来了。怎么样？挺忙吧！”

佃向椅子上深深一坐，扭着上半身，一只胳膊好象抱着椅子背似的，说：“没什么……仍然是那样穷忙，弄得越来越瘦……您多么胖呀！”

端着新沏的茶走进屋来的伸子，觉得这句话有些棱角，刺激着对方，就说：“——那样说来，您和我都是心广体胖啊……”

横田没有出声，张着嘴仰着脸装出了一付笑容。谈话接不上值就沉默起来，如果不提出正经话来似乎就无法下台。横田赧壁着面容，从怀里拿出了一叠稿纸，说：“您要有工夫，我想向您请教一下……”

“什么……希腊语吗？”

“只不过略知大概，总是弄不清楚。”

“有些象诗呀——是哪本书上引用的吗？”

横田回头看着伸子笑着说：“西洋的学者，动不动就搬出拉和希腊，真是麻烦极了。”

“急不急？”

“不，不急。”

“那么先放在这儿吧。”

谈话又中断了，横田有些坐不下去，说声：“拜托您啦！”过不多会儿就走了。

他们送走了横田又回到屋里来。佃拿过横田放下的原稿，站着看了看，一撇嘴就放在跟前的书架上。伸子好象有些不高兴地说：“放在那地方行吗？”

“不要紧。”连伸子提醒他注意这样的事儿好象都使他不高兴，他说：“什么时候来的？”

“问这个干什么？”伸子几乎是不由自主地故意这样反问道。

“干什么……因为他又打搅你来了呀！一点正经事也没有，胡讲一气！”

……伸子皱着眉耸了一下肩膀。她心里很不痛快。佃对她的朋友，可以说连一次也没愉快地接待过，他一进屋，客人就准备告辞回去，即令是女客人也是这样。现在很显然地他的心情并不是宁静的。……可是，奇怪的是，他不责怪伸子，不从正面表示，又假装亲切地说或是替伸子着想。这时候，她突然憎恶地反驳说：“一点也没有打搅我呀，倒觉得很有意思呢！”

佃以沉默的态度表示了反感，走进更衣室去换衣服。伸子跟在佃的身后，也进了更衣室。她这样紧紧跟随他并不是出于爱情，而是由于愤懑、厌恶、怨恨这些情感而离不开他。实际上伸子对横田的心情还要复杂一些。她对横田那种不停地注意她的桌子，以及他什么都想打听的态度，感到了厌烦，不过，丈夫说

話的方式却使她失去了平靜。明知伸子跟在身後，而裝作不道的個，脫下西服掛在衣櫃里。當她瞧見他那倔強粗大的耳骨的時候，一種盲目性的沖動涌上了心頭。哼，這種裝模作樣態度！應該尽情地折磨，折磨他，一直折磨到他說出真心話！那該多么痛快呀！我不希望看到的，不是這樣一個假裝一本經的人！我希望他不是個象這樣滑得令人難以捉摸的人！……即便他打倒了我，我也要頑強地待在這兒，絕不能退出去。一種猛烈的熱情，使伸子失去了辨別力。當時她覺得自己心中有兩種強烈的力量在互相搏鬥，好象要撕裂的一般。可是冥冥中仿佛有一種力量熱誠地勸告她說：不要這樣，來，到那邊去；還有一個力量是，不顧這個勸告，把手一甩，一股勁兒地要吵一場，要大鬧一場，粗暴得恨不得把自己、把他都打得粉碎，然後喊一聲痛快。……但換完了衣服，利用他的小聰明，話也沒有說，頭也沒有回，悠然地走出了更衣室。伸子驟然間感到了難以名狀的空虛。一種對自己、對丈夫的悲哀，壓制了她。伸子直挺挺地站在那裏啜泣起來。

沒有多久，他的老父也回來了。

伸子走進廚房煮着魚。在狹小的廚房里，悶熱的空氣籠罩下，心情苦悶的伸子越發增加了痛苦。

伸子現在還有另外一種悲哀。如果在一年以前這樣爭吵，自己能不能象這樣心里充滿了憎惡和黯淡，而頑強堅持自己的意志，別扭下去呢？恐怕在那時候，伸子單憑自己在心情上沒有順從地接受他的意見這一點就不能不向他道歉了。她恐怕會悄悄地走到丈夫面前，快快活活地行着舉手禮說一聲：“對不起，請原諒。”這樣，最低限度他們的心情也能比吵嘴前痛快了。

伸子現在已經充分發現自己頑強起來。并且也了解，自己那積蓄的苦惱，远比直接的原因更加嚴重地刺激了自己。

然而，她無論如何也不願意再象从前那樣向佃談出自己的心情，并且向他道歉。如果自己到他面前談出這些話，那么佃一定會認為，伸子經過反省，而有所悔悟，這是理所當然的事，他就好象對這些已經料到似的，來听取伸子的坦白。并且他一定會絲毫不責備自己，就好象自己是一個純潔的羊羔一般，而向她祝福。

一想到這兒，伸子就氣憤填胸。佃的偽善的內心，造作的姿態，使伸子感到了窒息一般的苦惱。

一邊凝視鍋下搖曳的煤氣火焰，一邊沉思着的伸子，對自己夫婦生活的前途，恐怖得好象要顫抖起來。

在自己面前逐漸展開的是什麼樣的道路呢？不就是一條消滅一個女人作人的道路嗎？即使由於她在生活上遭受這樣的痛苦、懊惱、焦躁，因而，在外形上變成一個任性妄為，或者是墮落成自甘暴棄的女人，恐怕佃仍然會繼續扮演他那看來是無可責難的、寬大的、有忍耐力的丈夫的角色。

伸子由於絕望和恐怖而痛哭流涕，這是一種悲哀的眼淚，她靜悄悄地哭了好久，狠不得鑽到地底下去。

5

英國皇太子的訪日受到了普遍的歡迎，在馬場先^①搭了一個高大的歡迎牌坊。夜里在弧光燈照耀之下，絡繹不絕的行人，濠邊松樹的枝葉，都覺得與平素不同。佃的老父瞧完了這番熱

^① 東京市千代田區的一個地名。

鬧以後，就帶着一些適合鄉村生活用的禮物回鄉去了。

一打開窗戶，春天的馨香土味、嫩葉的芬芳和夜間空氣一同飄進了明亮的屋中。

老人回鄉以後，夜晚也覺得漫長起來。一天夜里，佃盤腿坐在屋子的中央，在解着國外寄來的書籍紙包。伸子在旁邊收拾着解開的繩子和包裝紙。四周靜寂無聲，只有她手中疊着的厚包裝紙發出沙拉沙拉的響聲。

“那個桌子上有一張發貨單，請你拿給我。”

伸子把發貨單遞給了他。他把已經擺在桌子上的書又一本一本本地和發貨單對照着查對起來。伸子目不轉睛地瞧了一會兒，說了一聲：“我說……”

她是用不同尋常的心情打了這個招呼的，可是，佃只顧手裏的事，茫然地問了一聲：“什麼？”

“有話跟你商量。”

“什麼事？”

“唔……所謂夫婦生活就只有這一種方式嗎？”

“那個……不知你說的是什麼意思……大概是這樣吧。”

“能不能再自由些呢！”

佃手裏拿着書，懷着戒心似地瞧着伸子的臉色，說：“為什麼？……需要什麼不同的方式呢？”

“我……從前些日子就想，我們倆暫時分開過一過，看看怎麼樣！”

“我認為絲毫沒有這個必要！”佃用斬釘截鐵似的語氣說。

“所以才要和你商量啊！我早就想等父親回鄉以後，慢慢地和你商量商量。”

在這以前她曾不止一次地想過，分居是不是可以好些。最

近，她更觉得除了分居以外就无法展开新的生活。仲子从經驗上已經懂得，他們夫妇俩生活态度的不同，只用抽象的批評或者是單純的主张来对待，是絲毫改变不了实际生活的。并且生活的对象——佃不是这种人。他是一个以独特的消极方法强烈地維持生活的人。

既然是共同生活，要說精神上不受影响，这是不可能的。

她以前在乡下的时候曾經認為，他在这个社会上有他自己的生活方式，可是等到和他共同生活下去，就不可能繼續保持这种和平的、不冷不热的状态了。

作为一个人來說，自己認為是可耻而卑鄙的行为，如果只因为对方是自己的丈夫，自己也就也成为这种行为的共犯，这样做，在仲子是难以忍受的。为了不被他的思想和他的生活方式所誘惑，仲子就势所必然地要采取批判的态度。在采取这种态度的一瞬間，她特別露骨地发现了和自己的生活方向正相反的一个男人。

这个男人是自己的丈夫。他和自己之間也有一般夫妇之間的情欲。可是，自己渴望的不是純洁的爱情嗎？不是为了更好地生活而努力嗎？——这种理想的生活却是难以得到滿足的。仲子是不能这样生活下去的。况且連对佃的誠意都已經失去了信任的現在，丈夫，妻子的关系，那还有什么权能呢！尽管是夫妇，又何必勉强要采取一致的形式呢？如果个人能發揮各自的特点来生活的話，不論是丈夫和自己，岂不都能够順其自然了嗎？虽然仲子早已料到丈夫的反对，但她决心提出了这个談判。

“……当然这不符合一般規律。可是，如果有了病，咱們就得轉地疗养，或者去住医院吧！咱們这是婚姻生活有了病啊！”

佃每逢听到不愉快的話，額上就皺起两道很深的橫紋，說：

“我不懂！……从前我说过多少次，你是自由的。是彻底的自由，你愿意怎样就怎样好了……我不能同意！”

仲子說明了自己的想法。她說，就是分居，自己也不打算到劫坂家里去，在經濟上也不叫佃来負担。然后又說：“如果各人都能真正地按照自己的心意真正生活下去，我想总比象这样虛伪的生活方式，能够令人爽快一些。你不这样想嗎？我們实在是过着互相欺騙的、很糟糕的生活呀！”

佃好象被打了一記耳光一般凝視着仲子，說：“咱們犯了什么罪过？起碼上帝什么时候召喚我，我都不怕。我是以純潔的心在愛着你，在生活着。”

“可是……我所說的虛伪生活，就是在这一点上。举一个例子說，咱們……”仲子对自己要說的話好象感到了恐怖，不由得躊躇了一下，可是立刻就一鼓作气地說：“咱們俩，在內心里早已有了冲突，你本来也早就知道这个情形。可是，在我这样說出口来以前，你为什么假装不知道呢？我，对你这样的人……觉得討厭……可恨。可是我自己最近也彆扭起来，沒能把这些事坦率地向你談。糾纏着这些問題，还装模作样，一本正經地充作老爷太太的，我实在觉得可耻！”

佃已經顧不得整理書，交抱着两只胳膊，嘴唇微微顫动着，可是用說服的口吻說：“……我这样真心地愛你，反而使你苦恼，太对不起你。……可是，分开另过，这絕對办不到！”

仲子以怀疑的心情听着丈夫嘴里挺流利地說出什么真心和愛的話。她問道：“为什么絕對办不到？”接着又說：“夫妇还是夫妇啊，只不过是生活方式改变一下，把两个人重新改造成一个共生而已。”

“不成！想一想看，一个在講台上教育人的人，发生了这种

事，还怎么见人？……人家还觉得咱们这是理想的婚姻呢！”

“你这个話很奇怪。”伸子极力否定丈夫的話，說：“我不这样想。第一，咱们不是为了給別人看而生活的。其次，咱们两个人照这样沉淪下去，那才真叫沒脸见人呢。我想咱们的結合如果真有一点点合乎理想的东西，那就应该能够不拘泥于什么形式，而把生活的内容发展下去。……咱们实在不能象一般夫妇那样为了窝窝囊囊地过日子而活着呀！”

沉默了好久，佃以伸子感到意外的冷靜态度，好象安慰她似地問道：“……那么你认为，暂时分开过，两个人的关系一定会好，你有这个信念嗎？”

“……………”

伸子沒能回答說，有这个信念。佃所說的意思是，也許能好，也許變坏。可是，如果这样能够恢复各人的天性，岂不就是好事嗎？什么婚姻生活的习惯啦，愚昧啦，这些陋习陈俗都应该一扫而光。伸子每逢想到由于这种关系自己一生不得自由，就对佃发生反感，觉得憎恶，她認為这种局面，对双方來說都是不能忍受的。

佃的意見完全是相反的。他是說，越不調和，越有討厭的地方，就应该越在一起生活，这样彼此間可以日夜批評，互相糾正，这才是夫妇。

伸子一听到丈夫說这样話，心中就气憤起来，她变了脸色，象要吵架般地瞪着眼睛瞧着丈夫說：“那么，我要問你。当我問你什么事的时候，你有没有坦白、直爽地回答过一次呢？你自己的錯誤，哪怕是在內心里，你坦率地承認过沒有？”伸子目不轉睛地瞪着丈夫，簌簌地流下了眼泪，繼續說：“这就是咱们生活的地獄。你一直是用冷淡的态度、狡猾的手段对待我，把我逼得生了

气，說出无礼的話，或作出无礼的事来。事情过了以后，我向你道歉的时候，你不是反而觉得真正理亏的是我，好象你自己什么錯处也沒有似的。你呀，就知道耍嘴！沒有真心話。这样，你認為能够过真正的生活嗎？”伸子用衣袖擦了擦自己的脸，又說：“……我太愚蠢了。总認為以后能好，以后能好，可是，我已經不能忍受了！”

佃皺着眉头，好象很痛心似地搖晃着脑袋說：“……請你相信我这一片真心！”

“不相信。……已經不能相信了。……最近以来……”

“嗯，也許吧，要不然也不会提出……”

几分鐘的沉默仿佛过了一个鐘头，佃又提起最初的問題，他說：“那么……不論如何，你也想要分开过嗎？”

他說話的声音好象暗示着某种意思，伸子本能地心里一惊。她眼里滿含着泪水抬头看了看丈夫。他那蒼白的脸上带着疲劳的表情，背过脸去等着伸子的回答。伸子清楚地感到自己的一句話，会从丈夫心里引出决定命运的反应。

“……我覺得这样会好一些。”伸子好象在泥濘中迈动脚步一般地沉重地說。

佃听了這句話，坐在椅子上动了动身子，仿佛在表示：“好吧，”接着就說：“——沒有法子……既然不能一起生活，那就只好……分开吧！”

“……………”

伸子在藤椅的扶手上用两肘支着面頰，佃凝視着沉默不語的伸子，繼續說：“就这样办吧，除此以外有什么办法呢！……我抛弃一切隱居到乡下去。……真，真是遺憾，又有什么办法！”

伸子被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所吸引，覺得自己心里有一些

动搖，說：“这是两个不同的問題。”

“怎么？怎么是两个問題？在我是整个的，……所以才說你不明白这些事。既然要提出这个問題，为什么，为什么……”說到这里，佃突然一把抓住伸子的手，把两个人的手攥在一起去抓自己的头发，一面把头发抓挠得乱蓬蓬的，一面激动地哭泣着說：“当初还不如一直作朋友呢！”

6

两三天以后，伸子一想起丈夫那被眼泪淋湿的、歪斜着的、苍白的脸，好象溺死的人似的披散在前额上的头发以及他那哭声，就不由得要悚然战栗，心里总有些安静不下来，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她好象看見了一种可怕的现实，又好象看了一场戏——这种怀疑是應該由佃負責的。伸子本来認為男人和女人不同，只有在表示真誠的时候才能掉下眼泪。可是他上次在动坂家里的父母面前所扮演的伤感戏的眼泪，却給了伸子一个强烈的感触。

第二天早晨，伸子还没有起来，佃临出去的时候，在桌上的玻璃杯里插上了一束过了季节的樱草花。这束花也給与她相似的感觉。这个樱草花是原先住在这里的人家忘記挪走的，它的根从后院竹篱下又长出来，开了小小的淡粉紅色花朵。伸子对这个好象对自己有一种表情似的可爱的花朵，怀着既不想看，又不忍得挪开的两重心情，注視了好久。

总而言之，伸子全身都感觉到佃象一个铁箍一般束縛了自己，不管原因是什么，他不想放她走，不想解除对她的占有。

伸子也并不是不了解他的苦衷。自从两个人結婚以来，他

不但沒有一个人得其所哉，从一般人 中看来，伸子倒是个非常任性的妻子。她有时候把他一个人扔在家里出去旅行，自己又好睡早觉。既然作了人家的妻子，就連这些日常微小的自由，都要当作很大的特权一般，貼上标签才能给她，这使伸子感到难以說出口的忧郁。而丈夫呢，則認為只要给了她这些东西，她就應該滿足，別的方面就都不顧了，这使伸子在精神上有一种孤独之感。即便不談这些，关于他們結婚的事他从周围受到的批評当中，也有很多令他难以忍受的地方。有人說，他最初就不是真爱伸子而是为了創造自己的社会地位而欺騙伸子的。現在如果和伸子分居，就是向社会暴露了家庭生活的破裂，也就等于用事实証明了別人对自己所加的批評是正确的了，对这点他当然会感到痛苦的。他想，哪怕是在形式上，也要使婚姻生活获得成功。叫他們看一看，以便推翻这些冷言冷語的批評，并想在婚后来証实他們的結合本来就是基于真正的爱情。

不幸，伸子所感到的是，他想要叫別人知道自己有真誠的爱情的这种次要的意願，那不是象太阳一般难以捕捉，却又总是明朗、温暖、心心相印的、真实的爱情的流露，而是一种中年男子的講求实际的固执，不願意讓伸子和他两个人所构成的生活組織半路上破坏掉，端力想成全它。伸子感到这种固执象铁棍一样地坚硬。伸子能够不加怀疑地感到的丈夫的真情只有这一点。

伸子一遇到机会就从各方面重新提出这个沒有解决的問題，她說：“……咱們是不是在对自己的看法上有錯誤呢！你总說是为了我才活着，可是，咱們都是生活力那样薄弱的人嗎？我最初就說过，我是酷爱生活的！……如果你是懦弱的、生存力薄弱的人，我想你就不会从那样年輕的时候就历尽辛酸創造了自己

的前途。可見你是一個能堅決地保持自己的意志而生活的人。可是，你很不自然地，甚至不必要地竟說什麼‘為你打算，為你打算，’這能說是真實的嗎？拿出本來面目吧！好不好？拿出本來面目之後一定會輕鬆的！咱們倆的關係也一定會明朗起來。你應該正面地主張你自己充分地生存的權利呀！”

佃的回答始終是固定的：“你願意怎麼想就怎麼想好了。我的本性就是這樣。……我從結婚的時候已經下了決心。我在自己認為合適的時候就實行這個決心。”

所謂決心就是指著死或者拋棄一切隱居鄉下的意思而說的。對這個話，伸子真假難辨，只有沉默不語了。如果這是真話，實在令人可怕。那麼這種內心的糾葛，難道就得一直繼續下去，直到兩個人當中死去一個嗎？……可是，當她想到“這也許是威脅吧”的時候，她心裡就想要嫣然一笑，把身子一閃，行上個禮，說聲：“好，那麼您就請吧！”……

已經到了七月。

佃因公要到關西^①出差。短期旅行需要的東西，什麼都還沒有準備。雖然彼此之間已經有了不和諧的苗頭，伸子反而覺得更應該使這番旅行能體面一些。這一天，伸子帶着一些錢，和正巧來玩的保弟一起到三越百貨公司去了。天氣雖然很熱，一陣陣却吹着涼爽的风，三越的紅旗高聳天空，迎風招展。

一個多鐘頭之後，就把應用的東西都買齊全了。

“怎麼辦，你從這兒回動坂嗎？”

“我怎麼都行。”

“你到赤坂再回家就要晚了……那麼咱們遛溜銀座吧！”

^① 關西是京都大阪一帶的總稱。

保好象非常高兴，乐呵呵地点了点头。

两个人到養生堂去喝冰淇淋汽水。伸子拿过两根麦秆递给保，自己也把两根麦秆插进了玻璃杯，随后說：“你試一下，这是最近流行的喝法。——用一根吹起泡沫，同时用另一根来喝。”

保毫不在意地說了一声：“是嘛。”他刚要把两根麦秆向嘴上含去，就又說：“嘿，这哪兒行呀！”接着把手放下来說：“我不会，劳駕，姐姐先喝一下給我看看。”

“这有什么，你看！”伸子把汽水吹得滿杯都是泡沫，眼看着要流出来。

“真这样喝嗎？”年輕直率的保，当作真事似的看着，当他发现泡沫吹起来的时候，另一个麦秆里并没有升起黄色液体，就称心地笑得前仰后合地說：“你看怎么样！我就觉得不对头嘛，一呼一吸怎能同时分开用呢！”

伸子也笑了起来說：“你馬上就觉出了不对头嗎？我却实在試过呀！”

“多嚙？”

“很早了，被西洋老头兒糊弄过。”

把保送上开往上野的电車，然后，伸子从獅子牌牙粉公司前也乘上了电車。因为下午時間还早，所以电車里的人并不多。伸子把包袱放在膝上，从敞开着的车窗向外眺望着御河景色。盛夏的天空，西边晴朗无云。石牆的牆面和牆色、草皮、蒼劲浓綠的老松，一一倒映在寬闊曲折的水面上，充分表现了日本特有的美丽景色。由于刚才的这一番高兴，伸子的脸上还荡漾着兴奋的表情，但事实上她内心里仍然是忧郁的，眺望这番美景使她感到愉快。

对面坐着一个女人。是一个三十七八岁的、很有风度的夫人。她穿着一身雅素的黑色服装，从柔软的头髮一直到穿着木屐的脚尖，令人感到的是沉着純朴。膝旁放着的阳伞也是黑色的。从朴素的打扮上就看得出来这个人的修养有素和秉性的寬厚。她安詳地朝向正面，也在眺望着窗外，这时候她好象觉察到伸子在看她，就很自然地向伸子看了一下，她俩的眼光不約而同地碰在一起。伸子觉得这副眼光有說不出的明朗和温暖，連那对发着淡茶色光芒的眼睛都令人依恋不已。

伸子不停地瞧着这个夫人，逐渐产生了一种奇异的心情。伸子深深地感觉这个夫人的内心是純洁的。并且莫名其妙地觉得自己要是走到她面前去，把自己的手按在她那丰满的手上，小声說上一句：“喏，我……”仿佛就能够把近来自己整个内心的痛苦传达給对方似的。并且心里觉得能够奇迹般地打开自己苦悶的僵局。……

由于伸子不停地瞧着，这个夫人就特別对她注意起来了。茶色的清皙明朗的眼睛，不断地向伸子的額上和面頰上看。伸子的确觉得受了这个視綫的撫摸而感到了安慰。她心里跳动得很厉害，恨不得一下子站起来走过去。伸子也明知道自己不能这样办，可是眼光始終离不开这个夫人。在俄国小說里曾半信半疑地讀过：在火車上常有人抓住邻座的人談起自己的身世来。伸子想，这种人的可怜的、难过的心情，正和自己現在的心情一模一样。

到了自己下車的地点，伸子心里才平靜下来。可是当她走到人行道上，情緒仍然有些惴惴不安。她好象要回头看看自己刚刚激动过的事实，抬头向電車窗戶那边看了一眼，那个夫人却被一个穿着草綠色軍衣的人遮住，看不到了。

“……你能給我写信嗎？可以寄到勁坂那兒。”

“不知道有沒有工夫写……我的信也沒有什么意思吧！”

第三天，佃动了身，伸子就到勁坂家中去住了。

7

佃在临走时虽然是那样說，可是他經常給伸子写信，多半是在明信片上面画着自己的写生画，另外只是简单地写着当天天气的好坏。他期待在自己旅行的期間，伸子的感情能够有所转变。其实伸子現在比以前每天和佃互相争执、过着狭隘的生活，精神上是舒展的。这时候正赶上放暑假，勁坂家里房子都空起来。多計代带着孩子們到乡村避暑去了。家里只剩下父亲和伸子两个人，这也使伸子感到了轻松。

一天早晨，伸子在有穿堂风的、鋪着席子的廊沿上，往一个大籃子里装着做单衣的料子和紫菜罐頭什么的，因为書生要坐中午的火車到乡下去，伸子叫他順便把这些东西帶了去。佃寄来的明信片东一张西一张地放在伸子的身旁。今天早晨收到的是从奈良寄来的。上面画着一只楞着大眼睛的鹿和神社的牌坊，明信片上写着：

昨天利用余暇，坐車巡視了一下奈良。春田神社的森林中，真是別有天地，涼爽異常。几匹溫柔的鹿湊到我的跟前来。这样溫柔的动物，恐不会发生脚痛的病吧。

伸子念到这个詞句，不由得苦笑起来。

原来伸子和保两个人到三越去的那天，回家一看，左脚被木

屐的趾襠兒磨破了。伸子自己虽然塗藥治疗，不想越治越坏，这些日子每天都到医院去治。伸子联想到如果在纖細的鹿脚上象自己这样包上綳帶，一瘸一拐地走路的样子，就不免觉得滑稽可笑。她一面装着东西，一面又看了一遍，这时候她就觉得不能够單純地認為可笑了。信上写着“这样温柔的动物”云云，这一定是有意說伸子不温柔。伸子觉得这才是他的真实思想情况。在他看来，所謂温柔，可能和爱情同样是不能消耗的固体物吧。

伸子换上衣服預备到医院去。刚要上車，女用人慌慌张张地沿着廊子跑过来說：“請等一等，給您来的电话！”

“誰来的？”

“說是柚木先生。”

伸子急忙去接电话。所謂柚木先生一定是伸子把他当作老师来尊敬的那位老博士。她到动坂来的头一天，給他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她在这封信里，傾訴了近来在生理上不能忍受、几乎要說胡話的内心苦痛，吐露了对自由生活的憧憬。

电话是柚木夫人打来的。

“喂，您是伸子嗎？我是替外子打的电话，他說已經收到您的信了。”

伸子对夫人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她向夫人笨拙地道了謝。夫人接着說：“本来應該早給您回信，因为他正好到兴津去了，請您原諒。……明天您还住在那兒嗎？”

“是的，要在这兒住些日子。”

柚木夫人說，伸子如果在家，柚木先生要亲自到伸子这里来，和他見面談一談。伸子觉得过意不去，她謙讓着說，現在脚还没好，等过几天自己去看柚木先生。夫人說：“他要到小石川区去办事，順便就去了。”

伸子就答应着，把电话挂断了。

这天正是星期一，到医院来看病的人特别多，候诊室闷热得待不住。在走廊尽头有一个窗户，从这面窗户可以俯视后院的锅灶房和周围的空地。从这里看见手拎提盒送饭的年轻伙计出出进进，并且时常看见露着两只胳膊、精神抖擞的女护士也在来来往往。女护士穿着拖鞋一跳一跃地迈过煤渣堆，走进斜对过的另外一幢房子的门口，在肥大的白色裙子下边露着红色拖鞋尖，具有医院特有的美。伸子对这番情景眺望了好久。好不容易才有一个熟识的女护士，左手拿着一个本子，从候诊室拥挤的人群中走出来，向伸子说：“叫您受等了，请进吧。”

今天的值班医生长着稀稀落落的胡须，对待患者总是懒洋洋的，因此伸子讨厌他。伸子向他行了一个礼，他只用鼻子尖哼了一声，用食指微微一指，意思是叫解开绷带。他用指头把患处按了一两下，说：“照昨天一样。”

女护士象抹石膏模子似的用膏药给伸子粘乎乎地塗满了一脚。在抹膏药的时候，一个满脸缠着绷带，只露出眼睛、耳朵和嘴的男人被叫进了遮着白布帘的隔室。

伸子以阴郁的神情盯着这个累赘的脚尖。这时候在她心里有一种难以摆脱的错综复杂的感情。明天柚木先生就要来了——就要来了——自己觉得既感激这个盛意又有些愧不敢当。自从挂断电话以后，这件事就成了伸子的负担。

伸子在寄给柚木先生的信中，毫无保留地写出了自己和仰结婚以来，头一次向外人公开的不满和怀疑。伸子料想得到，几年来心中郁积的情绪，一定会使先生深深激动的，先生知道了这是她成败的关头，他明天来，为的是具体地帮助她商量个办法，用最适当的方法来处理这个危机。可是自己的情况又如何呢？

伸子对自己这种萎靡不振的精神，连自己都不禁有些吃惊。在接电话的时候，她不仅感到自己没有借着这个机会干脆率直地实行自己的计划的可靠勇气，反而感觉自己懦弱地退步了。由于先生的来访，情况会有个大转变，可是伸子反而感到不安；并且觉得还有所留恋似的，不愿意得出最后的决定；即便是结果相同，可是从自己的性情来看，以后会说这是听从了先生的意见而做的事，这种意识会使自己感到苦恼。从道理上来讲就难免要问，既然如此，却为什么给毫无责任的柚木先生写了这封信呢？当时一面写着信，一面哭诉自己的苦恼和前途的憧憬的心情，这是伸子自己的真实心情，是内心燃烧得无法忍受而写的。可是现在既然这样优柔寡断，明明知道不会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却又怕要丢掉什么重要的东西，这种迟疑不决的内心状态也并不是虚假的。这都是不可动摇的本心的两个极端。

第二天早晨，先生在约定的时间来了，伸子更感到踌躇不安，她觉得还不如生场病好受些。先生大概觉得伸子一只脚上裹着很厚的绷带、神情沮丧的样子显得可怜，他用老年人的略微沙哑、却是生动有力的声调，恳切地慰问了伸子的健康情形，然后说：“这个毛病很讨厌，内子也得过这种毛病，好久也没治好。……哦，你的信我已经详细看过……喏……佃先生是到哪兒……旅行去了嗎？”

伸子结结巴巴地回答了必要的问题。

“噢，是嘛。……”先生深深地倚坐在安乐椅里，一面沉思着，一面用右手轻轻地抚摸着已经变白了的胡须说：“你的信，使我意外地吃了一惊。令堂早就担心这件事，和我谈过多少次，又说你既然是个女子，作一作家庭主妇倒也很好……这个问题已经向令尊令堂谈过了嗎？”

“……还没有。”

说完这句话，伸子觉得有说不出的难为情。她在回答这句话的一瞬间，立刻直觉地感到先生会感到意外，同时在先生心里这个问题会完全失去最初的严重性。伸子想到如果由于自己这种拖拖拉拉的态度，一旦使先生认为他的一片好心都遭到了愚弄的话，那怎么能对得起先生呢！她好象赔罪似地说：“真不应该拿这些事来麻烦您，叫您跟着操心，明知道不应该这样，可是……”

“不，用不着这样客气。只要我能办到的，一定尽力帮忙……”他用一种和最初显然不同的、甚至带几分轻松的口气说：“不过，实际的计划，你还没有决定吧！”

伸子对自己懦弱的态度感到非常惭愧，只好一五一十地告诉先生：“我想照着信里所说的那样办。实在没法再维持下去了。”

“可是，也并不是说，就这样永久离开了吧！”

“……怎么说呢……”

柚木先生说了一声：“哦，”就把向伸子那边弯着的腰直起来说：“听了这句话就放心了。从信上看，你好像很苦恼，你虽然很聪明，终归还是一个女人，我原是担心你会发生什么万一的事……不过，你既然有这样考虑的余地那就好了。”

这些话，对伸子来说只有增加苦恼。她只能感觉这是委婉地指出了自己只知道在心里胡思乱想、却不能采取实际行动的优柔寡断，当时真是说不出的难过。可是，柚木先生好象丝毫没有理会到伸子这种心情，越发爽快地说：“你这个决心倒是很勇敢，不过，你还年轻，又是一个女人，要想独立生活，事实上却不是那么简单的。不管你本人怎样严谨，世俗的批评却是十分讨厌！……必须深思熟虑。幸而令尊令堂都是那样好，所以我才

很安心啊！”

伸子感到心里有一种猛烈的声音說：不願意从先生嘴里听到这样的老生常談。那么，要先生說出什么話呢？是想要先生說出：“佃那样的家伙，馬上就把他抛弃掉算了”呢，还是想要先生大喝一声：“岂有此理，要当一辈子盲目馴順的妻子”呢？自己心里明知道除了这些話以外先生沒有别的說法，可是伸子依然渴望着先生能說出一句至理明言，期待着他象晴天霹靂般地說出一句使她心境上发生一大轉变的話来。

“这个問題很复杂，是一辈子的事情，好好考虑一下，是决不会吃亏的。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决定的。……那么，以后需要我的时候，請你不必客气地告訴我，我还可能尽点微小的力量。”把罗沙外褂用力往上一擦，坐上洋車的先生，規規矩矩地行着礼說：“請代問令堂安好。”

伸子忽然感到悲痛不堪，觉得先生的感情和热望自己走入幸福生活的好意，由于自己曖昧不明的态度，毁灭到无法挽回的地步。伸子觉得这个問題再也不能麻煩先生了。

8

到了七月下旬，佃通知說最近就要回京。这一夏天因为伸子一直住在动坂，因此尽管妻子和孩子們都不在家，佐佐也沒有感到怎么寂寞。他看到佃的明信片上写着二十六日回京，就說：“……那么，我到K地去待上十来天吧，反正你也快要回赤坂去了。”

伸子在父亲的脚前，坐在一个矮凳上，手里拿着一把团扇，把蚊子香的烟，搨过来搨过去，她茫然地說，

“怎么办……是不是非回去不可呢？”

“还得上医院嗎？”

“脚已經差不多了，就要好了。”

“脚既然好了，那么，还有別的病嗎？要是穷病的话，我給治。”

“不是呀！”

父女俩一齐笑了起来。伸子突然带着凄凉的声調說：“我也跟您去吧。”

“到K地嗎？不过我几时能去还說不定呢。”

伸子实在不願意回赤坂去。一想到每个屋子的情形和不久又得一天一天地过那无聊的日常生活就觉得苦悶难堪。甚至覺得好象又重新把自己紧紧地夹在鉄箍之間一般。佃回京的那个早晨正是伸子到医院看病的日子，她决定先不回赤坂。佃因为預定从信州地方繞道回来，十点鐘以后才能到上野車站。

“这样吧。反正鈴木也沒有事，叫他到車站給接到这里来，一块吃完晚飯，以后你俩就随意好了。”

伸子按时从医院回来了，一眼看見，三門里的放鞋的石台上，整整齐齐摆着一双黑皮鞋。伸子莫名其妙地覺得这双油光閃閃的黑皮鞋好象表現了一种人格。伸子感情激动地把自己的草鞋脫在皮鞋旁边。女用人說：“您回来啦。佃先生来了。”

伸子径直进了客厅，佃却沒在这里。他坐在飯厅的窗台上。他脫了上衣，只穿着摘下活領的衬衫，把風扇开得大大的，在那兒吹着。他一看見伸子，就放下叠着的一只腿，好象刚出去不久回来的那样，說了一声：“我回来了。……脚好了嗎？”

他的脖子一带晒得黝黑，脸上显出一本正經的、探詢似的表情。伸子也同样以正正經經的态度，默默地向丈夫伸出一只手，然后說：“那边，很热吧？”

“嗯，大阪太热了。不过旅館里倒还不错。”

伸子并排地坐在他身旁。佃转过头来一个劲儿地注视着伸子，低声问道：“怎么样？”

伸子立刻领会这句话的意思是问她的情绪如何。这时候她感到一股情爱和激烈地反抗他的情感同时涌上了心头。伸子有些不知所措，就歪着头，咬着嘴唇，没有表示明确的态度。

“……今晚一块儿回家吧！”

因为伸子没有爽快地回答，佃好象要搂抱似地把脸贴近她，又说：“喏，回去吧！”

伸子因为不能立即回答，就故意装出精神抖擞的样子拽着他的手，让他站起来，并且说：“……你好歹先去洗个澡吧……洗洗也爽快呀！”

她拿出浴衣，叫佃到洗澡间去。她利用这个时间也换上了衣服，然后和洗完澡、把头发也梳得整整齐齐的丈夫、面对面坐在花瓶里插着大量白矢车菊的客厅里喝着清凉饮料。伸子简单地谈了谈他出门以后的事情。不过，在这段时间里在意识上却责备自己对佃已经和从前不同了。从前，如果他出外旅行二十来天回来，不知自己该怎样高高兴兴地来欢迎他呢。她会高兴得絮絮叨叨地说个不休，纠缠不已。用不着看见人，只听她说话的声音就能知道她那颗纯洁的心是多么兴高采烈了。而现在呢？连伸子自己都清楚地觉得已经有所不同了，的确有些令人难过。一颗心好象分裂开，不能够统一起来，每逢看到丈夫那种好象是亲人，又好象是路人的面孔，不禁就要想，是死心踏地接受他的爱呢，还是应该憎恨他呢？于是就陷入难以下决心的窘境。伸子觉察到佃也有同样的心情，也拿不定准主意。奇怪的是，不看他的脸，只瞧着窗外的绿叶，话就能平静地谈出来。如果眼光一

接触，彼此就深刻地感到，充滿着懷疑、互相對峙、互不讓步的兩顆心，仿佛電光一閃，立刻就要格鬥起來。在這一瞬之間，感到他們的話是空虛的，不免覺得可耻，兩個人自然就要沉默起來。佃嘆息般地說：“……我快樂地期待着，我去旅行一趟，你的心情在這期間能夠改變，可是……空盼望了一場！”

伸子仿佛要哭出來似地說：“喏，我自己也不願意這樣呀！……實在不願意這樣！……可是又有什麼辦法！……你自己明白不？你是多麼可愛又可恨……可恨的人哪！”

伸子竭力拉長語調說出“可——恨”這句話，隨着就掉下了眼淚。

三點多鐘，在親戚家住了好久的祖母回來了。不大工夫父親也回來了。這才好容易給他們解了圍。父親向伸子搖晃着冰淇淋的瓶子說：“看！好不好？向佃君表示歡迎之意。”

佃從椅子上站起來問了安，父親笑容可掬地繼續說：“本想一道去飯店吃晚飯，仔細一想，你旅行中一定是盡吃西餐，今天晚上就不如在家裏盤腿坐着松快些。”

吃着晚飯，父親和佃兩個人談了很多關西各城市的事兒。祖母在兒子和孫婿孫女環繞之下，好象非常高興，她突然向佃問道：“你到御影去了沒有？那兒真是個好地方。有個朋友住在那兒，俺住過五十多天，離那兒不遠，叫什麼來着……那個溫泉？那兒還有梳頭鋪呢……省三，你記得不？”

在要吃完飯的時候，佃問道：“提起溫泉來……爸爸您知道附近哪兒有好溫泉？”

“一般的地方就是箱根和伊豆。”佐佐提出兩三個真羽地方的溫泉，問道：“你要去嗎？”

佃曖昧地回答道：“是的……倒是這麼想……如果秀壽生的

腰包許可的話，倒想去一趟。”

仲子認為他們是閑聊天，坐在旁邊听着，這時候她不由得注意起來，兩眼盯着他。他總是臉朝着父親那面，只是對父親說：“反正是還要旅行，可能的話，想順便去個十來天。”

“喝！這個計劃太好了。到溫泉去對你的身體也有好處，一定去吧！溫泉好得很哩。”

父親以道聽途說的理論大談其溫泉天然療法的價值。

仲子覺得出乎意外，並且又懷疑他為什麼不直接跟自己談。可是她逐漸忘掉了這個懷疑，而高興起來。仲子平素就喜歡旅行。在結婚以前，雖然去的地方不多，却常常和阿幸去過，也知道一兩個溫泉。自從和他兩個人生活以來，由於他的性情和職業關係，所以連三四天的短期旅行也不曾有過。只是在夏天到過他的老家。那也是住在大家庭里，雖然環境不同，不過是和東京一樣的生活的反复而已。

要真到溫泉去的話，對仲子說來，不是頭一次象個樣子的旅行。只有他們兩個人到旅館里去住這件事，也使他產生了一個幻想。這倒不是學父親的說法，不過在那群山環繞之下，溫泉的空氣，以及清晨醒來精神舒暢的心情，如能起作用而發生奇蹟，隨便吵上一架就能把兩個人的苦悶忘得一干二淨，那該多好啊！那該多么幸福啊！仲子用驚異和喜悅的心情推測他也可能有這種想法。她心情舒暢地向吃着冰淇淋的丈夫問道：“……你說的

話是真的嗎？”

“你去嗎？”

“嗯，去呀！”

“那麼，就趕快拍個電報接洽一下吧。”他說完這句話就用辦理事務的聲調問道：“可是……去得了嗎？不繼續到醫院去治病

能行嗎？”

伸子怕因为这个緣故去不了，就接过来說：“当然是不打紧了。不过，为了慎重起見，明天問一声。……一定能行，啊，可別不去呀！”

9

在前方，深褐色的火山聳立在清爽的空气中，山峰上噴出来的烟笔直地升入天空。汽車駛过了烟地、矮树林，紧接着又是一片烟地。山坡越陡，青木原清爽的地平綫越显得辽阔，可以远眺到二三百里之外。伸子他們坐的汽車发出沉重的爆音，一个劲兒地向山坡上馳行。清晨五点钟，太阳虽已升起，而汽車疾馳在湿润的空气里，吹得伸子的面頰和嘴唇都有些发冷。

过了一个桥。登上了夹在两崖中間的、“之”字形的陡坡，面前出現了一条古式的温泉街。沿着坡路的两側，旅館和出售土物的商店櫛比林立。道路的中央有一条热气騰騰的流水沟，四下弥漫着浓厚的温泉气味。汽車緊貼屋檐下穿行着所有的旅館，已經再沒有一个客人睡覺了，格外显得生气勃勃。窗戶大开，栏杆上晾着单衣，晨光映照滿屋；刚到不久的客人用阳伞托着下巴頰，目送着他們的汽車；在土产店前陈列着五顏六色、刻工粗糙的工艺品，这一片温泉街的快活的清晨景色充滿着乡村的风味。伸子高兴得連找不到房間也不放在心上。这一年暑假客人特別多，伸子他們到达这里的时候，吉田旅館門前已經拥挤着二十来个新来的客人。他俩在吉田旅館掌柜的家里住了一夜。这里是吉田旅館对門的一个土物店，楼下做生意，楼上在夏季人多的时候留客人住宿。可以看到吉田旅館的伙計提着提盒，用紅

漆的方盘送着飯菜。連这个樓上也沒有空房間，他們被安置在緊靠鋪子后面的一個房間里。从这里可以看到，在阴暗的堆东西的屋子里放着粉紅色的腰帶。夜里把他們住的这間屋子的电灯熄了以后，鋪子里的灯光在紙門上映照出木雕茄子的影子。

这回好容易騰出了空房間，它原来是小造林区宿舍的一部分。

“总算不錯呀！乡間的住宅倒是很安靜……”

一共有八鋪席和六鋪席的两个房間，他們决定住在八鋪席的房間里。因为六鋪席的房間虽然做亮，但是窗外的堤下就是道路，往来不断的浴客能直接瞧見屋子里面。八鋪席的房間隔着一块細长的空地，面对着宿舍的正屋，左边一带是断崖，上边长着一片茂盛的山白竹。在那里，通着一条流水槽，确有一种乡村温泉的风光。在山霧浸潤下山白竹丛里盛开着龙胆花。

高原地带沙沙作响的綠树，清爽的空气，仲子一路上坐在汽車里，从感官上嚐到了解放的滋味。在大自然中，使人提起精神来的元素，似乎特別丰富。仲子深深地感到一种要求自己快活起来的欲望。她已經能够仔細地衡量出这种愉快增加的分量，如果这个精神能够逐渐充沛起来，那么，丈夫和自己中間存在着的种种不如意的瑣事，可能会被它冲洗罄尽。……要努一把力……再努一把力……当仲子在內心里豫感到这种快乐的尺度要降落的时候，她总是向佃說：“喂，別那么无精打采的，来，咱們玩玩这个吧！”說着拿出扑克来。有时还招呼他說：“你瞧！这个花多美呀！”

然而，尽管来到温泉，佃对仲子的这种劝誘，和在家里一样始終提不起兴趣来。他一面剪着指甲，一面並沒有正面回答仲子的話，只是嘴里叨念着：“……今年这一夏天，結果什么也沒干成。”

“你原来有什么預定計劃来着嗎？”

“除了暑假以外，就没有自己的时间，要做的事儿，当然很多啊！”

散步的时候，走到了了望台上，看到打靶场前聚集着一群小伙子，欢笑着。天然石台上坐着一对夫妇，欣悦地看着在广场上捉着玩的孩子。从伸子他们身前身后络绎不绝地走过去，顺着绿草坪中间的小径，走向离得老远的游园地的人们。看来大家都是那样悠然自得地在广阔的大自然的怀抱里，轻松愉快地欣赏着渺小的人世间的这种熙熙攘攘的场面。伸子夹在这些人当中一起走着，感到自己的心在跳动，只想单纯地高兴起来，愉快起来。实际上，她的心情已经达到要在打靶场上射击软木弹那样天真烂漫的程度了，可是，这只不过是一时的冲动而已。

伸子回到屋里和丈夫面对面一坐，马上就感到郁闷，反而不如在人群中好过。即使是在明朗的户外也好，两个人刚刚觉得心情舒畅，互相融洽，突然之间又觉得彼此是貌合神离，不禁感到寂寞痛苦起来。在这时候，有一种无法形容的焦急情绪折磨着伸子，以至使她忽而高兴，忽而又对佃故意刁难。

一天早晨，伸子从浴室出来，看见佃在廊沿上，和站在院子里的一个女用人谈着话。

“那么，当天就可以回来了？”

“是的，要是早点起身，时间很从容。”

“……从这儿，路怎么走法？……是不是从杀生石^①旁边走上去？”

“是，那兒有个小陡坡，走过那个陡坡就是大道。去的人很

^① 杀生石是栃木县那须温泉附近的一个熔岩，据说这个岩石喷出一种有毒的气体，能毒死昆虫等。

多，只要走到那兒，自然就能走上山頂。”

伸子問道：“到哪兒去？”

“好容易來一趟，想登一下那須山。”

吃着早飯的時候佃對伸子說：“反正你去不了……能待在旅館里等我嗎？”

“怎么好呢！在旅館待着也行，不過……”

伸子一想到一個人要悶等一天，就不願意待在旅館里了。

“有几里地？要能去我也想去！”

“據說上下有二十來里，完全是上坡路……能走得了嗎？”

“我去！去走一走比在這兒傻待一天強多了。”

佃好象覺得有些累贅，可是伸子已經托收拾餐具的女用人給買了草鞋和系鞋的帶子。

起床時晨霧瀰漫，可是八點鐘以後天氣變得非常好。從樹林中的山道通到大路上的登山路已經修得整齊。這條山白竹叢中的道路上不僅有攜帶女人和孩子的溫泉客人在悠然行走，沿着一丈五尺多寬的道路的一邊，還鋪設着手推車的鐵軌。

“喲！一直通到上面，是運什么呢？”

一個腳穿木屐的男人，領着個十五歲左右的少年，正在伸子他們身旁走着，听了伸子這句話就說：“修得真不錯！就用這輛手推車把硫磺送到山下工廠去的。……聽說產量很不少哩。”

越往上走，大樹越少，因為陽光晒得太熱，伸子撐起了陽傘。在山竹繁茂的山腹上，蔚藍耀眼的天空下，點綴着自己這把陽傘的唯一一點紅色，有多么鮮艷美麗呀！伸子象小孩一般感到好奇，興奮起來。坐汽車來湯本溫泉的時候，一路上所看到的風景顯然是比不上這里雄壯。長着一片矮竹的蜿蜒曲折的山峰毫無遮擋，有如波浪漣漪。遙遠的山下，被八月的熱氣籠罩着，朦朧

地呈现出略微发蓝的珍珠色地平线，一望无际。因为地势的关系，望不见前面的行人；只是不时地传来说话声，这种说话声更使人感到山路是那么明朗静寂。

他们在山麓一个叫作大丸温泉的地方吃了午饭。这里的温泉滚滚流成了河，在岩石之间形成了一个露天温泉，男男女女都脱光了衣服正在这里洗澡。看起来真是一幅美丽的图画。

从这里再向前走，周围的景色就迥然不同了，那里已经是火山道。折断了的枯木白惨惨高低不齐地东一处西一处，耸立在山白竹的竹丛里。路旁小小的一块平地上，搭着几个采硫磺工人居住的窝棚，的确有一些工业山区的气氛。在他们离开大丸的时候，一个带着女儿的亲切的绅士送给伸子一根手杖，伸子拄着这个手杖，用力地向上走。好容易望见了山顶，可是前面还得攀登一个陡坡。伸子这时候已经汗流浹背，她在陡坡前面停下了脚步说：“休息一下吧！”

佃在到达大丸以前就脱下了上衣，这时候他也是汗湿衣衫。

“没有遮阴的地方格外显得热。啊！好凉快的风！”

伸子舒服地吹着风，这时候喷火的声音逐渐使她感到不安起来。送硫磺的手推车到了山顶附近好象也顺着山腰从山那边绕下去了，登山的道路上，不论上下，看不见一个人影。在烧得发焦的土地上，一条蜿蜒着的羊肠小路孤零零地消逝在三斗小合的那边了。下面，遥远无际的群山一个峰头连着一个，它们全都被笼罩在下午两点钟的烈日之下。这里听不见石块滚动的声音，只听见火山的喷火口象一个巨大的风箱似的吼叫着。声音既不加强也不减弱，只是慢吞吞地响着，突然，这个吼声停下来了，伸子立刻感到了一阵恐怖，仿佛整个的山要爆炸似的。

“咱们往前走吧！”

“嘿！”

道路的险峻，大自然的威力。两个人默默地一股作气走上了山坡。

“可算是走到了！你真能坚持下来呀！我还以为你一定会在半路上回去呢。”

“只要站起来，怎么也能上得来！”

喷火口是在山顶上一个破穴的地方。灼热的硫磺成了燃烧着的熔岩，从火口里流出来。在那火焰照耀的周围，已经冷却的部分凝固得好象鲜艳无比的黄色的钟乳石一般。盛夏的广阔无际的蔚蓝的天空和那硫黄的颜色互相辉映，越发显出了色彩的鲜艳。荒凉漫长的山坡上有几十个采硫磺的工人，他们好象怀着一种不安的情绪默默地在那里用力地劳动着。

连登山的一半时间都没用，他们就回到山坡的坎脚茶馆这里来了。

“哟，怎么关上門了？还想在这兒歇一歇呢！”伸子说。

“可能是怕变天吧。算了，一直回去吧！”佃说。

这时候已经是浓雾瀰漫，回顾刚走下来的山巖，早已看不见影子了。

“山下多半在下雨吧！”

“誰晓得……刮起了风，我想还不至于下吧。”

因为是下坡路，两个人合着脚步噔噔地向山下走去，吧嗒，雨点落在了脸上。

“……哟，下起来了。”

“可能是暴雨。”

吧嗒，吧嗒，雨点越来越多，伸子撑起了红色阳伞。

高山上的雨，隔着一百多公尺远，上下的雨量就完全不同。

走到半山腰，已經是傾盆大雨了。紅土道路已經泥濘不堪。雷聲轟轟作響，電光一閃一閃地照射着聳立在矮竹中象幽靈一樣的白色枯木，伸子不由得毛骨悚然。

“這樣走能快點。”

佃叫伸子把手腕挎在自己的胳膊上。

“前面不遠就是大丸，到那兒避避雨吧！”伸子說。

伸子的紅色陽傘絲毫也遮不住雨，紗衣服早已濕透了。草鞋被水浸泡得又重又脹，撲哧撲哧地從伸子腳下飛濺着泥水。

“我看，雨一時停不了，……云彩連一點縫兒都沒有……真的，到大丸去避一避吧！”

“……”

佃加快了腳步。伸子一面跟着他小步跑着，又說：“我就怕打雷，真的。……你不願意到大丸去嗎？”

“不要緊，雷離着還遠呢。”

“……可是，我真想休息一下。有點不得勁兒。”

走到向大丸拐彎兒的樹林子邊上，伸子拽着佃的胳膊，站下來說：“說什麼你也不願意去嗎？”

“往前走吧，嗒，歇一會兒又有什麼用。”

“是因為人多嗎？”

佃曖昧地用鼻子吭了一聲，說：“反正……嗒，向前走吧！”

身上已經濕透到這般光景，為什麼不可以在大丸避避雨呢，伸子實在難以了解丈夫的心意。象這樣毫不分說地硬向前走，她越發感到不滿，何況又不是身上沒帶着錢。……

走過了大丸，一陣迅雷急雨，風把雨吹得白茫茫地看不清前方。暴風驟雨把山中的矮竹吹得橫躺豎臥，陽傘被風吹得象降落傘一般地鼓脹着，這股勁兒似乎能把伸子的身體吊起來。走

到一个拐弯儿的地方，冷不防脚尖被石头一拌，身子往前一冲，她突然被拌得两膝跪地，摔倒下来。扶着胳膊的佃也被拽得失掉了中心向前打个趔趄。他一只脚往上一抬，从伸子身上跳过去，才算站住，没被摔倒。

伸子被雨淋得象个落汤鸡，一直走下了十来里的山路。

山区里，秋天到来得早些，夏末的暴雨从这一天起就常常下着。

“喝！这真受不了！”掌柜的穿着雨衣，跑进屋里说，“……几年来也没有过这样的坏天气，简直地是和我过不去！”

下面河里的水涨起来了，发出巨大的响声滚滚而流。从中午就听见有人不断地冒着雨在来回来去地走着，从廊沿的挡雨板缝隙向外一看，原来是穿着蓑衣的一些工人正在搬挪着从上流被水冲下来的石头。

暴雨下得天昏地暗，对伸子说来却别有一番趣味。从隔着一层挡雨板的后面的山崖上，传来了雨打山白竹的响声。涨了水的温泉在流水槽里发出咕嘟咕嘟的奔流的声音，泉水的气味在雨水中比平素分外强烈地荡漾着芬芳。伸子回忆起孩提的时候，在夏季自己站在板凳上隔着窗户专心凝视着暴风雨的情景，真是回味无穷。

佃在这样阴雨连绵的日子里，不是无精打采地拿出钱包在桌上算账，就是闷头睡午觉。伸子催着丈夫说：“我什么玩玩吧！既然特意到这里来快乐的，就应该尽量愉快起来。”

可是，佃却用责备的眼神凝视着伸子，回问道，“……只是为了快乐才来的吗？”

两个人的眼光偶然一接触，伸子心里感到了一种漠然不清的恐怖。

“怎么？……不对吗？”

“我是为了对你的脚好才来的！”

伸子觉得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好象勉强还燃烧着的蜡烛突然被吹灭了一般，感到了一种凄凉之感。

“那么，你是说上次不应该到大丸去也是为了我的脚吗？”

可是佃一声不响，没有回答这句话。

直到要动身回家，两个人在感情上的齟齬始终没有消失，住了七天，他们俩好象因吵架分开似地各自走各自的路，佃回东京，伸子到K地去。

火车开动了，窗户外露着身穿黑制服的佃的肩膀，伸子自己坐的火车也开动起来，它们朝向相反的方向驶去。……伸子心里觉得这一去就不可能再返回来了。

六

1

在乡間，一个凉爽的夏夜里，伸子睡在大蚊帳中，和母亲慢慢地談着話。

“……所以說，夫妇这个事兒，就是不好办啊……”多計代緩慢的声調，听起来好象是从頂棚高处落下来的一般。“性格太不一样也不成，两个人都刚强，当然也弄不到一起。……从旁边来看，总觉得你有这种傾向，就是要选择比自己軟弱些或者是没什么志气的人。”

伸子在枕头上仰臥着，睜着眼睛，两手交叉地放在头下，說：“……也許是，不过……我覺得自己太軟弱。比方說就拿和佃的問題來說吧，我要是能够下定更頑强的决心控制住他的話，情况就会不同的。……他有一股非常坚毅的力量……我好象有敌不住他的地方。”

“那当然，他是有社会經驗的，……怎样来摆布你这点事兒，那还不是易如反掌。”

“表面上硬要把誰都知道的事情，煞有其事地粉飾起来，骨子里却一死兒地欺压人，这是我作不到的。我更不願意勾心斗角，那么說能不能一刀两断呢，也作不到，……我怎么还能算刚强呢！”

“这真是一个人一个样。”多計代突然用力地說：“如果是我
的話，就能断然下定决心。怎么能叫个不真心爱自己的人拖拉着
走呢！就憑想象也忍受不了！”

伸子并不認为佃对自己絲毫沒有爱情。他对自己的关心，
最低限度也怀有一般男人对自己妻子的心情。……明明了解这
个心情，而自己却又不安于这个人情，所以伸子才感到悲哀和苦
恼。她說：“可是，……那么自己的心情应该怎么样呢，难道因为
对方沒有真正的爱，自己的爱就能驟然消灭嗎？正因为不能这
样斬釘截鉄，我才感到苦恼啊。也就是說，不論是誰，并不是苦
恼于对方的爱，而大多数是苦恼于自己心里的爱呀！”

“那么說，你——还爱佃哪？”

一股寂寞，仿佛从門縫吹进来的凉风般地穿过伸子的心。在
母亲这个單純的質問的話里，含着一种凡是結过婚，而因为关系
破裂又回到娘家的女兒，都可能感受到的忧愁的根源。

伸子待了好久才說：“我总觉得不能因为沒法維持一般的結
婚生活，就把已經存在过的好意和爱情都一笔抹煞。也不必因
为一般夫妇都是这样，就照样学。在一起也好，分开也好，各人
可以有各人的方法。”

“佃这个人就不懂这些事，因为从最初……你想……他的目
的就不同嘛！”

“那倒沒有什么，如果和我一起生活能够給他带来什么好
处，我就能够滿意。只要不說那些什么分开过就这个那个的自
暴自弃的話就成。我最討厭一个人自甘暴弃。我一想到，是由
我自己給社会上造成了一个乖僻的人，就感到恐惧，勇气啦什么
啦的都沒有了。”

“.....”

在黑暗之中微微聽見多計代起來的聲息。伸子臉朝着母親問道：“干什么？”

“沒什麼，覺得有點兒涼，想蓋上鴉絨被……你怎麼樣，够蓋的嗎？”

伸子拍拍身上蓋着的麻布棉被說：“够了。”

多計代象老年人似地叨念着：“鄉下的確涼快得多呀！”

這時候她似乎又躺下了，好象想起什麼似地突然高聲說：“沒什麼，不管怎樣，也用不着擔心！”

“什麼事？”

“他說的話呀！”

“您這是什麼意思？”

“明擺着的事嘛。他不會去尋死的！不是那樣幼稚糊塗的人。”

“……也不能太樂觀啊。”

“不信，你試試看！”多計代又象高興又象挑戰似地說：“如果他真是那樣的人，我就會高看他一眼。我情願深深向他道歉。”

……伸子心裡有些不痛快，再沒搭話。她對自己肤淺到竟會認真地談起這些話來感到不滿。這樣談論着一個人的生死問題的確有些可怕。伸子把被子拉到下巴頰底下，翻過身去。多計代認為伸子已經困了。

“……也該睡了吧。”她打着呵欠喃喃地說：“可見得鄉下的空氣好，到這裡以後，就沒有睡不着覺的時候。”

“……………”

“那麼，睡吧！”

“……您也睡吧。”

不到十分鐘的光景，母親就發出了無憂無慮的、平穩的、睡

熟了的呼吸。多計代好久沒有和伸子这样在一起生活了，因而覺得非常痛快，她沒有考慮到伸子的心情究竟怎样。伸子睜着眼睛，只是靜靜地听着这个睡熟了的呼吸声。四周一片黑暗，自己刚才的沉重的心情，被这个呼吸的声音所吸引，好象也跟着有規律地一进一退。伸子輕輕地离开了被窝。蚊帳的底边落在涼爽的藤席上发出了很重的声音。

来到廊沿上，皎洁的月光映照在关着的紙門上。伸子把脸貼在鑲在挡雨板上的玻璃窗上向外一看，月光射滿了院子，如果在月光底下漫步的話，就会被那宛如一种晶瑩的液体粘到头发上一般的光波籠罩住。圓圓的杜鵑花和柏树靜謐地照出了清楚的黑影。她覺得树木和草皮象梦幻般地有了生命。人的灵魂在这样的月夜里似乎也能很容易地漂到遙远的地方。离开一两千里地的妻子和岳母的談話，如果佃的灵魂今夜能够听到，他該有如何的感想呢！

伸子焦急得用手把照滿了月光的玻璃用力地擦了两三下。好象是要把穿过窗戶飄然走出到月光之中的灵魂的波动，赶忙拭乱来拦住它前往的一般。

2

伸子在十月里回了东京。比起一个半月以前同佃两个人乘坐火車向北到那須去的时节，风景已然大不相同，已經是一片秋色了。

火車进入上野站內，伸子为了招呼脚夫，老早打开窗，向月台上看望。将要开走的火車已經进了月台的对面，在送行和装貨的拥挤的人群之中，有几个到車站迎接人的人等在那里，他們

注視着将要停下来的这面的每一节客車。在这个人群里，伸子看見一个意想不到的旁脸，长得和佃一禰一样，穿着大衣，戴着圓礼帽，站在那里好象等待什么人。伸子在信上曾經通知过到站的时间。这时候她感情冲动得全身都觉得热烘烘的。“他真地来接我来了嗎？是他嗎？真想不到他能来！”伸子把身子更向窗外探了探，她想打个招呼，就向那个人揮起手来。可是，沒有引起那个人的注意，脚夫却跑到还在滑行着的火車窗下来問道：“有几个？就这一个嗎？”

那个人站的地方相隔很远，呼喚声显然是传达不到的，伸子唯恐在人群中看不到这个人了，她一面注意地看着那边，一面把皮箱递给脚夫，問道：“几号？”

“二十八号。”

伸子匆忙地走到那个人站着的柱子跟前。她一想到那就是丈夫的时候，就激动得非常厉害，連嘴都閉不紧了。她勉强地仰制住嘴里的寒暄話，一直走到相隔将近三几多远的地方，重新又看了一下那个人的面孔，随后她嘴边上仿佛带着一种哭中带笑的皺紋，突然就从那人身旁走过去了。

那个人并不是佃。……

伸子一面在混凝土的月台上緩緩地向剪票口走着，一面打心底里捉摸着，象那样被人迎接着归来的人，該有多么幸福啊！仔細一想，盼望丈夫会来迎接自己的这种空想，本来就是個錯誤。伸子从东京不論到哪兒去或是回来的时候，他从来就沒到車站来过。不仅如此，从他的心情上来講，怎么能够要求他高高兴兴地前来迎接呢！？去年初夏，伸子也是从这个乡下这样回来的，而在感情上这次却迥然不同了。伸子很明白这一点。她認為这次回来的目的，与其說是为了怎样重新建立夫妇关系，还不如說

是为了如何才能把夫妇的关系搞得最合理。伸子深深地担心着彼此的命运，特别是佃的命运。不管走到多么难以挽救的地步，伸子和丈夫之间仍然存在着难以割断的爱情。她坚决不想找外人来处理这件事。她的心情是，不论如何也要按照他们两个人的意志采取无所遗憾的办法，如果不能求全，那就只有破裂。尽管是明知佃不会前来迎接，可是，坐上洋车的伸子，在车夫抄起车把的时候，又向撒着水、太阳晒不着的洋灰地的车站门前那些正在躲闪着搬运小件行李的手推车的三三两两的人群中巡视了一番，和佃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已经不知到哪里去了。

伸子回来不久，连着有两天休假的日子。

这是秋天里的一个天高气爽的日子。伸子拿出座垫坐在廊沿上。洗手石鉢的旁边，原先的住戶留下了一株蔷薇，开着两朵粉红色的小花。蔷薇树后是一面旧竹篱，竹篱后面是隔壁人家的非常陈旧的高木板墙，木板墙原来的黑色，由于长年的风吹雨打，已呈现了模模糊糊的淡墨色，上面斑斑点点地渗出了仿佛撒着蛾子翅膀上的粉一般的绿霉。在这种颜色的背景前边，两朵将要发黄的蔷薇花，格外显得鲜艳美丽。浓胭脂色发亮的纤细树枝，开始被夜露浸蚀的叶子的颜色。她觉得，对那褪了色的黑木板墙来说，再没有比这更优美的装饰了，对秋天的蔷薇花来说，再没有比这个环境更调和的了。

伸子愉快地嚐到了一点诗情。她想：世界上美丽的人们，为什么想不到穿这样的花衣裳呢！最好的衣裳，是不是应该采用能如此不期而然地留给人们深刻印象的自然的完整的美呢？

伸子正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脸朝外在一棵松树下扫地的佃，回头向她问道：“怎么样，有趣吗？”

“你问这本书吗？”伸子的眼光离开了蔷薇，举起一直在手里

拿着的书说：“是一个冒险故事……笔法有点象春浪①。”

“作者是个古人吧！”

“古倒是很古……”仲子翻阅着序言说：“是四世纪前后的。”

“嗯……”

话说到这里，就停了下来，佃站在六十平方公尺大小的院子里的踏脚石中央环视着周围。他好象发现了什么，带着不高兴的表情走到了洗手石鉢旁边。

“真没有办法——又踩了这么些脚印！”他用穿着旧拖鞋的一只脚吧嗒吧嗒地在一处踩着。

“阿丰，阿丰！”

阿丰从栅栏门里探出头来问道：“您叫我了嗎？”

“今天早晨，是不是你穿着木屐踩了这儿？”

“……这个……”

阿丰向坐在廊沿上的仲子溜了一眼，好象挺为难似地眼睛瞅着佃踩着的地方。

“再别这样胡走乱踩！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这样拚命地打扫嗎？”

“是！”

“……把绞花的剪子拿来！”

佃一面接过剪子，一面又唠叨地说了一遍脚印的事。仲子坐在一旁，觉得怪不好意思的。好象是自己夫妇两个人闹别扭，竟发泄到女用人身上似的。

佃用剪子把枯折下来的松树枝剪下来以后，又走到蔷薇花下。他从金刚拳下鑽过去，从旁边修剪起那些未待开放已然枯

① 即柳川春浪(1877—1914)，明治时代的冒险小说作家。

萎的花骨朵。伸子默默地看着。佃剪着剪着就要把刚才伸子心神贯注地看着的两朵半开的花也剪掉。

“啊！你别剪那个！多好看。”

“这样放着马上就会败的。剪下来插到瓶子里好了。”

“可是，一剪下来，周围的风景就该变样了……别动它，可以吧？”

佃依然用手把着花枝说：“我就是怕花长得日子太久会伤害树干才要剪掉啊！”

伸子似乎不愿意说明这两朵开始发黄的粉红色蔷薇，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才是那么富有情趣的话，只说：“真的，叫它这样开着该多好啊！”

“那就不剪了……Do as you please.①”佃气哼哼地一面从金刚拳下鑽出来，一面嘟囔着说：“……这花算什么！最美丽的时候，连看的人也没有！”

蔷薇花满开枝头的时候，是在三十来天以前，那时候，伸子正住在乡下，夜夜听着刺耳的虫声，每天看着院子里渐渐发黄的草地。那时候的情绪，和现在两个人在秋阳晶滢地照耀着的院子里，为了剪不剪蔷薇花而发生齟齬的心情。本来是热烈相爱的两颗心，早已失掉了联系，只不过是和被一种难以分离的消极力量所牵扯着；这样互相牵扯的情形，使伸子感到莫大的苦恼。如果几年以后，再有一个这样晴朗的秋日，偶然从记忆之中想起今天的这个琐碎的情景；那时候，在廊沿上这样坐着的自己，在院子里的佃的姿勢，美丽的两朵蔷薇花，会向自己说什么呢！

第二天的黎明，伸子隔着玻璃窗眺望着院子。蔷薇花宿露

① 英語，意思是：“隨你便吧。”

欲滴，花朵低垂着，鮮美清新，和昨天一樣開放着。這個無心的鮮美和純潔，異樣地刺激了伸子的心。她把眼光向旁一閃，走过去了。

3

晚上八點鐘。斯密爾諾夫朗誦着哈費斯^①的詩。佃隨在後面注意着抑揚的聲調，一字一句地讀着。……尽是喉音的、單調的兩個男人的聲音使人感到周圍的空氣都有些沉悶。

斯密爾諾夫低聲說着什麼話，可以聽見佃連忙反復地回答：“Yes, yes.”^②的聲音。——所有這一切都令人煩惱，伸子就在屋裏踱過來踱過去。

回來還不久，可是幾天以來伸子一直陷在一種缺乏熱情的、自己討厭自己的境地。

這次回來以後，伸子發現丈夫已經不能把自己當作普通的女人來看待了。她覺得，他認為她難纏，抓不住要點，不知道是怕她好呢，還是可憐她好，反正是決定對她採取敬鬼神而遠之的態度。佃並不打聽關於伸子住在鄉下這個期間的事情，同時關於他自己這一期間的生活也一概不談。

“只要你回來，多麼都是歡迎的，孩子！”

然而，伸子絕沒有象真正的嬰兒那樣純潔無垢。伸子是女人，是他的妻子。在他們倆之間，夫婦關係已經失去了自然性。既沒有家族主義的希望，也缺少從原始性的熱烈的欲望中所產生的純潔力量。佃那似乎是恩惠式的、有時候連那樣的行為都

① 哈費斯(† 1390)是波斯詩人。

② 英語，意思是：“是，是。”

要表示出是为了伸子的这种感情，使伸子感到了苦惱和耻辱。在这种时候，她对于自然而然地充溢到自己身上的年轻活泼的、希望受到爱抚的欲望都觉得可恨、不甘心和悲哀。伸子恼恨丈夫使自己一去不复返的青春受到了非理的耻辱，她流下了眼泪。两个人的关系已经破坏了，已经错误到底了。伸子只得这样想：单独一个一个分开来看，还不是太坏的人，也不是残酷无情的人，可是如果放在某种关系之下，那就要形成另外的一个人。……她自己知道得很清楚，纠正这种关系，比什么都重要。

伸子决心从乡下回来的时候，以为自己是在为佃着想。要获得最好的解决办法，不愿意徒然破坏了生活——她以为自己是带着这样的美好动机回来的。可是，她回过头来看看自己不光是因为慎重，而是由于优柔寡断，徒然地消磨着每天的时间，就焦急得不能不这样在屋里踱过来踱过去。

佃以他独成一派的忍耐和狡猾，明显地是想要在形式上，把昨天的事算成过去，有着敷衍一时是一时的想法。她觉得自己不知不觉就跳进到这个圈套里去。这岂不是一面责备他，一面却把勇气不足的自己交给了他吗？

照一般的情况，是因为有了别的情人才改变环境，就“作某人的妻子”这一点来说，还是跟过去一样，只不过是从一个男人转移到另一个男人而已；伸子对这样的生活方法，是抱着怀疑的。她并不是把佃和别人作比较而厌弃婚姻生活的。由于互相的性格关系产生出种种麻烦，并且，或者可以说是结婚生活的惯例吧，一般男女间对生活内容的感受和运用，她从这些问题里发现了许多不能理解的东西。对伸子来说，佃是伸子的最初的丈夫，恐怕也许成为最后的丈夫。伸子知道，除非自己完全变成另外一个女人，或者是关于一般性生活的常识，在某一点上有所

改变，而不是太勉强才成。也就是說，对伸子來說，她和佃的夫妇生活无法維持下去，并不是因为对方是佃这样一个单纯的理由。說得再絮煩点，佃这样一个人，把伸子和他的共同生活，引进到她所不能忍受的中产阶级的精神和死气沉沉的感情的境地里去，那种浅薄的伪善，以及最终目的在于换取恩餉証的、得过且过的工作态度；她发现自己和这一切都不能調合。因此，伸子对于佃还抱有一种真挚的怜悯，这是因为世界上并不只是佃一个人缺乏批判，希望这样生活的。憑着一股不顧一切的热情，她曾相信自己所要求的东西，他也需要，所以才和他結合了；这一点，应该由自己負責。可是，作为一个人來說，伸子問心无愧，她的内心是有着实行自己主张的基础。

既然如此，却为什么这样犹豫不决呢？是因为爱嗎？只是因为几年之間夫妇生活的习惯嗎？或者是說因为人是感情脆弱的生物，只要彼此間还有一根稻秸那么一点点情义，就不能把这一点情义分成两半，留作記念，而分开来过，是这样愚昧的嗎？如果不在心理上施加一种暴力——比方說，如果不出現另外的一个男人从佃手中把自己夺去，自己就无法处理自己了嗎？

深刻地分析起来，伸子認為，她对于自己将来要独立生活这事，并不是絲毫也不担忧的。也不能認為佃沒有留心到这个微妙的弱点。不管伸子如何急躁，他心里已經看透，心里想：“什么，到时候看吧！”而嘴里却用“孩子，孩子，”这样的話来哄她。这叫什么生活啊。——想到这里，伸子好象是要防备什么难以忍受的东西，縮起了两肩。

突然发出了匙子碰在紅茶碟子上的声音。那边屋里，不知什么时候已經停止了朗誦。听到了端茶的脚步声。……已經完

了嗎？伸子覺得實在不願意繼續待在這屋裏了，和丈夫說話使她痛苦。她想趕快找一個什麼黑暗無人的角落鑽進去，一直睡到世界完全變了樣。……那邊的紙隔扇吱的一聲拉开了。發出踩地板的聲音。伸子迅速地向屋外的涼台那兒看了一眼。“想藏起來！”這個念頭使她的心脏象獸類的一樣砰砰亂跳，這個沖勁連伸子自己都覺得突然。是什麼緣故？——不容她身子轉動的工夫，紙隔扇已經拉开了。伸子用對自己都感到驚恐的面孔朝向走進來的佃。

佃用詭異的眼光看着手抓着椅子背佇立着的伸子。他手里拿着一個淺盒子。伸子用干啞的聲音先開口問道：“有什麼事？”

“這是斯密爾諾夫先生送給我們的……”佃好像嗅到了什麼不同尋常的空氣一般，上下打量着伸子。“……到那屋去一趟不？”

伸子仍然手抓着椅子背，橫坐在椅子上，說：“……今天，我有一點兒不舒服。……不過去了，請替我致意吧。”

他把盒子放在伸子的膝上就走了。這個盒子里是蜜餞波斯棗。

4

十二月裏的一個晚上。

伸子坐在女用人屋裏。

窩着三尺多遠，阿豐象利諾亞^①所畫的氣色紅潤、胸部丰满的村婦一般，不停地纏着毛絨。牆上貼着報紙副刊的美人畫，窗上挂着用揮發油擦洗的紅色衣領。伸子很愉快地轉動着手。她

^① 利諾亞(1841—1919)是法蘭西的印象派畫家，善畫丰满的女人象。

幼小的时候，曾坐在母亲前面帮着缠过线。她想起了装满缠得整整齐齐的各种颜色的线的盒子。这个盒子放在樟木小橱里，拉开抽屉的时候，就有一股扑鼻的樟木香味。那时候母亲是多大岁数呢？她心里感到了一种温暖。

“阿丰，平常你怎么办，一个人缠得了吗？”

“要是普通的线，使劲拉着缠紧点也没什么，一个人倒也缠得了。”

阿丰误认为伸子腻烦了，立刻就加紧劲兒地缠。

“不用着急，慢慢缠。我觉得挺有意思——以后只要找我，我就帮你缠。”

“谢谢您……”

阿丰脸上稍微露出一表情。伸子觉察到这个情形，就笑着岔过去，说：“……象我这样在家里待不住的人，是指望不了呀！”

套在伸子手腕上的第四支线只剩下五六根的时候，佃从屋里叫她。阿丰慌忙行着礼，向前挪了挪，把毛线弄下来。

佃坐在桌子前面。

“有什么事？”

“……有点事。”

“什么事？”

伸子站在桌子旁瞧着丈夫。佃腿上盖着毯子，身子在椅子上往后挺着，眼睛凝视着伸子。他蹙蹙着眉，额上露出皱纹，用悲痛的眼神一面看着伸子，一面拉住她垂着的手。伸子对他这种表情有些不耐烦。

“是什么事？”

“……今天晚上，有点正经话谈一谈。”

伸子把佃握着的手缩回来，说：“那么，请稍微等一下。”

伸子到隔壁屋子去取椅子。她一面走一面觉得又象高兴又象捉摸不定似地感到不安起来。他究竟要说什么呢？

“稍微往那边一点，——对，谢谢你。”

伸子照他的吩咐把椅子放在斜对着他的位置。

佃交抱着胳膊，稍微沉默了一会儿，就从旁边拿起了一张叠成四折的手纸，递给了伸子说：

“……挺讨厌的，请你看看……昨天晚上吐的。”

伸子打开一看，不禁悚然一惊。她叠起了一次，然后又重新看了一回。手纸上面有一块象大朵的牵牛花破花瓣的压花一般的、发黑的桃红色血痕。

“儿时吐的？昨天晚上吗？”

“洗完澡出来……刚进屋里，觉得心里堵得慌，想吐口唾沫，就吐出这个来了。”

“今天呢？”

“没有什么。”

伸子把纸放回桌上。

“奇怪……反正总得需要安静……为什么不告诉我？当时应该立刻喝点盐水就好些……”

佃又握住伸子的手说：“……多少年来我把身体搞得太坏了，自己一直认为一定活不长了。我想回到日本一定要出事儿，能保持到现在，还算不错。……我知道你非常苦恼，不过，我想，起码在我活着的期间——也没有多久吧——希望能够在一起生活，才向你说了许多话……不过，现在已经没有留你的权利了……请你……随意吧。我决不拦阻你了！”

伸子从所看到的东 西上，受了一些感动。不过，佃所说的话，也过于感伤了。伸子正在想着，佃越发把她拉向自己的怀里，仿

佛哀訴似地說：“決不用客氣。既然得了這個病，就是你不提出那個問題，我也不打算把你放在我的身旁啦！……明白吧？”

伸子仍然默不作聲。佃向伸子凝視了好久，然後就“唉……”的一聲嘆了一口氣，倚靠在椅子背上。他彷彿不勝感慨似地搖晃著頭，說：“終於到了時候了！……”

佃說的話，伸子覺得有些不對勁兒。她覺得，病就是病，是另外一個問題，這是非常清楚的。因為得了病就可以離開——伸子感到他這個提議，有一種矛盾，好像是受悲壯感的驅使而焦急起來似的。她說：“……不過，何必想得那樣偏激呢。首先，究竟是什麼病，還沒有一定呢……”伸子心裡反而有些沉着，安慰著他，笑着說：“如果後來不是這個病，說你大驚小怪怎麼辦？”

“決不會的，……我自己知道得很清楚。”

“仔細想一想。”不知什麼時候，伸子把手壓在佃的胳膊上說：“就是一個女用人吧，也不會扔下有病的主人而走啊。……最好不要說那些辦不到的事吧！”

“不是辦不到的事。”

“怎麼？你認為我真能高高兴兴照你說的那樣作嗎？還不到小題大做地說那些話的時候呀！……明天請津山大夫來看一看吧！”

這是一種奇怪的感情。有時候伸子恨不得想把佃殺死，想從這種關係逃出去，認為要是能逃出去該有多麼高興，在具有這種想法的伸子心裡，現在卻覺得逐漸涌起了又難過又高興的情緒。她安靜地說：“真不知什麼事會使人幸福啊！……近來，咱們太空虛了——內心裡——所以，不管是什麼事，要想叫它起作用，也許就能夠起作用呢。”

伸子忽然覺得，或者由於佃的病，能改變生活目標，因而兩

个人的心情也能发生变化，使彼此的生活得以打开新生的局面也说不定。起码两个人也有了要治好这个病的共同目标。……

伸子反而带着前途有望的心情，推开了椅子，说：“一定不会那么严重，不过，你还是躺下吧！”

佃十分消沉，照着伸子的话，躺了下来。

“打起精神来！一般的旧看法是不对的呀！真是那个病的话，就得向水野先生学习。”

水野，是在纽约认识的一个高等工业学校的教授。他是研究染色学的，得了肺病，吐血吐得很厉害，立刻就入了哈德逊河对岸的疗养院，休养一年光景，就彻底痊愈了。当水野在十月中旬回到纽约市的时候，伸子才认识了他。那时候，他因为好久没有用日语讲话，所以感到很高兴，并且带着完成了一桩事业的人所有的那种满怀愉快的心情，向他们畅谈了一夜关于自己的病症和最新疗法以及经过的情形。

伸子虽然没有特意去记，从那时候的谈话中，也记得了一些该注意的事情，就在佃的被窝里放了热水袋，从屋里把火盆搬了出来。她一面做着这些事，一面想起了当时水野所说的：“院子里长着一丛树莓，一下起雪来，知更鸟就常常到院子里来玩。”仿佛水野在那个情景中得到了很大的安慰似的。

5

伸子回到自己的桌子上，给津山写了一封信：

前晚，因痰中带血，甚为担心，请来诊察为盼。

她喊了一声：“阿丰！”然后说：“明天早晨九点钟把这封信送

到学校，一定要个回信，可别耽誤。”

津山是佃那个学校的校医。

伸子想明天得早起，这天晚上也早睡下了。佃睡得很香甜，連伸子进屋也不知道，微微地打着呼嚕。

伸子本来觉得自己非常平靜，可是躺下一想，就发现内心是兴奋的。她大概是为了不使丈夫悲观失望，而說过“究竟是什么病，还没有一定呢，”这样的话，实际上她一点也没有怀疑他是得了肺病。听说他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得过痔疮。他的腸胃老是有毛病。他出生的地方，从全国來說，是这种病人最多的县分。不过，好象不太严重，并且已經四十岁的人不会太厉害。根据零碎的知識，伸子得出了大体的結論。

可是，伸子感到奇怪：为什么自己没有感到这个病是突然的不幸呢？她躺在黑暗之中，靜听着他睡觉的呼吸声——既沒有显出大惊小怪的特殊的恐惧，也沒有感到剧烈的忧虑。同时，伸子觉得互相之間坚持着的那样深的爭执，哪怕只是今天这一夜也罢，好象是完全都消失了。这是一个中和的状态。是因为他需要——把夫妇关系放在一旁，作为一个人來說——健康的自己来帮助的緣故嗎？

Pity……pity akin to love……①

这一个詞句，仿佛一支香火头一般一明一灭。伸子想到他把吐血的事实隱藏了一天的心境，就觉得一陣恐怖。

伸子翻过身子来，佃好象也冲着这面睡着觉。伸子在寒冷的夜气中感到他呼出的气息在两个床鋪中間和自己呼出的气息交混在一起。这个感觉在伸子身上喚醒了异常尖銳的意識。伸子不由得憋住了呼吸，惊愕地在黑暗中瞪着眼睛。她把无意識

① 英語，意思是：“怜悯……怜悯近于爱……”

地憋得好久的氣息呼出去，就自然地不能再衝着那邊來吸第二口氣了。伸子盡量輕輕地在被子里仰臥起來。伸子對自己感到嘲笑的心情。

第二天早晨伸子做了一個夢。

因為他吐血，自己在給大夫打電話。不知是哪兒的電話，只覺得握着听筒的手掌的感觸，並且清清楚楚地看見閃閃發亮的鍍制話筒。那家的一個女用人穿着條紋衣服站在身旁。自己不願意叫不懂事的女用人聽見他吐血這句話，就踮着腳向話筒用力地說：“他吐 blood^①了！”

說完這句話，就醒了。醒了以後，伸子覺得自己留神說出的這個 blood 的余音，仿佛仍然還在現實中留在舌頭上似的，伸子心里覺得難過。

津山不到下午一點鐘就來了。他詳細地說明了病情。他們完全是一種大夫和病人的態度。

“您一定很擔心吧！不過，長時期以說話為職業的人——咱們彼此都一樣——常有這樣的情形。不是結核病也會有的。而且，要是用愛克斯光綫一看，十個人里有七八個是有痕迹的。也就是說，不知不覺地得了，不知不覺地就好了。人這個東西，的確是有意思啊。”

津山用他那血色很好的，可是看來有些神經質的手取出了听診器，說：“來，讓我瞧一瞧！”

他臉上一本正經地，脫下衬衣露出了胸部。又寬又厚的胸膛，哪兒也看不出象有病的。

“……骨骼多好啊。”

① 英語，意思是“血”。

这是个精神疗法，大夫一面用手指触着佃的皮肤，一面說：“你看，从你这个皮肤来看，脂肪既多，血色又好，也有弹力。要是真地得了这个病，就不会这样。”

“深呼吸。輕点呼吸。”

“再来一次深呼吸。”

这时候伸子在一旁看着，真觉得丈夫怪可怜的。他照着津山的吩咐，一心一意地揚起眉毛深深地吸气；又小心翼翼地作着輕呼吸。伸子不論在什么时候从来也沒看見过他这样認真的、聚精会神的态度。他也想活着呀！这才是实在的。伸子鼻子里有些发酸。她端着洗手盆回来的时候，佃已經穿起了衣服。

“怎么样？”

津山一面用小片酒精棉花不惹人注意地擦着听診器，一面回答說：“我沒看出有什么异样。靠左边有一点兒——好象有那么一点点兒杂音，人人都常有这样的情形，是一时性的，算不了什么。”

佃从今天早晨以来，就非常体貼自己，連句話都不敢大声說。由于津山的診察，他仿佛有些振作起来。

“……謝謝您。……因为顏色重了点，就吓坏了。”

“当然萎，外行人不懂嘛。可是这样倒好，就能够早点注意了……”

伸子正要說：請洗手，忽然想起来說：“对不起，好不好請您順便也給我看一下。”

伸子哪兒都很正常。津山說了一声，明天和K 癩院的呼吸器专家一同来看一次，就回去了。

伸子送走大夫，回来說：“你看怎么样！我說对了吧。”

“……不，不叫专家看一遍，还不一定。”

“你真是的！”伸子說着，笑了。“歇斯底里的小姐！病不重，不滿意嗎？”

可是这天晚上，要睡覺的時候，剛剛掀起被子，他又吐出了少量的血。他精神非常激動，臉色蒼白，冰冷的四肢顫抖起來。

6

星期日，伸子到勁坂去了。

門前停着汽車。伸子在二門口問道：“有客人嗎？”

“須田家的小姐們來了。”

“爸爸呢？”

“也有客人。”

“噢，另外有客人哪！”

須田家的三個孩子和伸子的弟妹三人以及母親坐在壁爐旁邊。他們一看見伸子突然進來，就異口同聲地歡呼着：“哇——！”

“你好！來的正好啊。我們來了一個多鐘頭啦。”

“真巧極了，剛才還念叨着要給你去電話呢。”多計代說。

“是啊。——好幾天沒來看您了。”伸子一面摘着手套，一面向表妹們寒暄着，說：“好久不見了。從准子結婚的時候見面以後，就一直沒見着啊！”

“誰叫你連來都不來呢！”

伸子剛在大家中間坐下，絳子穿着一件雅素的黃色毛絨上衣從門簾中走了出來。

“姐姐，今晚住下不？”

“這個——阿絳今天多漂亮啊！這件毛衣，是哪兒來的？”

“阿鈴給我織的。”

“顏色多好啊，小孩穿这样顏色的也挺好看。”多計代說。

“艳子的头发黑，配这种顏色更好看。阿艳拿什么来答謝呀？”伸子說。

艳子想了想，仿佛不好意思似的，回答說：“我也給她織一件。”

这时候，阿保却回头看着，突然地說：

“嗯？你織一件？我看見過艳子織的口袋，簡直是难看透了。又紅，又小，尽是些窟窿啊！”

大家哄堂大笑。高大的窗戶上露出挂着一层白霜的楠木树梢，的确是一个冬天的悠閑的星期日。

过了三十多分鐘，伸子向母亲問道：“我是来向爸爸打听一点事的……客人还得待一会儿才走嗎？”

“誰知道呢！”多計代看了看鐘：“哟，已經待了两个多鐘头啦。大概快走了吧，好象是公司方面的人。今天你能住在这里吧！住下吧！”

伸子一面吃着醋魚飯捲一面說：“今天可不行，家里有病人。”

“啊！”多計代感到有点突然，問道：“是佃嗎？”

“从头几天就躺下了。”

多計代觉得不怎么严重，叨咕着說：“又是肚子吧。还是那样軟弱。”

“这一次可不是肚子呀……”

正說到这兒，父亲进来了。

“噢，来了啊。”

伸子他們一齐都站了起来。

“您好。”

“您好！姨父。”

“好！好！”

父亲把眼鏡滑到鼻子尖上，开着玩笑說：“这可不得了！我們家的孩子多了一倍哪。哪一个和哪一个簡直分不清了。”

等到安定下来以后，伸子向父亲問道：“爸爸，是什么时候来着，在广告目录上看到过一个挺好的床，不知那个目录还有沒有？”

“这个——要找，当然还有……要买床嗎？”

“想买一个。”

他一面拨弄着壁爐里的火，一面問道：“买一个？……要买的话，就买两个好不好对健康有好处。……那个頑固婆子要能答应，我們这兒也都用床。”

伸子想先把今天来办的事情办妥，就沒跟着逗笑，接着說：“但有点不大合适，睡在鋪席上，別人在旁边走都得加小心，所以想买一个。……在哪兒放着哪？書桌里嗎？”

父亲跟在伸子后边，也到了書桌跟前。

“不是在那兒吧，大概在那个紙夹子里。你看看B字那个地方。”

伸子和父亲找出了目录，从玩着跳棋的孩子們的身旁走过去，两个人面对面坐在壁爐前边。父亲好象担心似地問道：“怎么了，病得厉害嗎？”

伸子来的时候就打好了主意，轻松地答道：“平常太不注意，是嗓子里边不太好，大夫說休养一个学期就行了。”

伸子感到母亲带着好象看穿了似的表情，在那边傾听着自己說的話。

“这可得当心，找沒找到可靠的大夫？”

“大概爸爸也認識。是K医院的芹澤先生。”

伸子看过目录，就给铺子打了电话，说是星期一送到。佃经过第三次的仔细诊察，正如最初所怀疑的，证明出是左肺有轻微的浸润。可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伸子不打算把他的详细病情告诉父母。她正想要回去的时候，女用人来叫她，说：“太太请您到放被炉的那间屋子去一趟。”

伸子立刻觉察到是为了什么事，心中有些不愿意去。她慢吞吞地拉开纸隔扇，多计代烤着被炉，只把头回过来，望着她说：“好象下起小雨了。……那屋里吵吵嚷嚷的没法说话，我想和你谈一谈。”

伸子把腿伸进被炉里。

“是想谈谈关于佃的病的事。——真的不要紧吗？”

“什么？”

“……不是单纯的嗓子不好吧？”

“怎么见得呢？”

“那次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气色太不好了。”

伸子感到应该叫母亲多少放下心，就说：“……不管怎样吧，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您放心吧！……您看我这样活蹦乱跳的，不就是不要紧的证据吗！不过，正是要冷的时节，得特别慎重呢！”

“你这个活蹦乱跳可靠不住——怎么说也是个麻烦事——那么说，真的一个学期就能恢复吗？”

“大概能吧。”伸子脸上阴沉沉地笑着说，“不过，会不会有变化就不知道了！”

“不过，如果佃真是结核的话，一声不响就结婚，真是造孽！”

“假定是这个病，也不是从前就有的啊！那样想也太过分了。”

“你本来可是个健康的人……不论干什么，身体可是个本钱

呀！告訴鄉下的父親沒有？”

“還沒有這個必要哪！”

“可是，這個那個的……”

伸子推測出這是說錢的問題。“真的沒什麼呀！……”伸子把被爐的被掀開說，“那麼，我這就走啦，謝謝您的關心。”

“要回去嗎？”多計代也跟着站起來，似乎心疼女兒似地說，“真的得注意呀！如果連你也背上這個病，家里可就要不讓你來了啊。”

臨走出屋子的时候，她又用譏諷的口吻叨咕着說：“……這對他來說，反倒合適了。這樣，就是趕你出去，你也不會走了……”

伸子討厭母親的話，可是覺得話實在說得對。

7

伸子端着托盤，托盤上放着沉甸甸一盤子湯，她悄悄地拉開紙隔扇。

因為沒有生着炭火，屋里的空氣清新爽快、明朗的陽光透過玻璃窗，把鐵床柵杆映照得閃閃發光。

“這兒，真舒服。——使人頭腦都清爽起來了。”

沒有回答。——伸子把頭縮了縮，心想：糟了。佃大概是睡着了。

伸子馬上躡着腳步走到他的枕前。她輕輕地把托盤放在旁邊的小桌子上，探頭向枕頭上看了看。原來他並沒有睡，仰面瞧着頂棚。他緊閉着嘴唇，翻着上眼皮，眼光凝視着一個地點。伸子不知他在看什麼，自己也抬頭看了一下頂棚，問道：“怎麼啦？”

“.....”

“正睡着覺了嗎？”

佃慢条斯理地在伸子臉上轉動着眼珠，用又象悲痛、又象哀訴的眼神看着精神飽滿地站在一旁的伸子，說：“.....我才沒有睡覺呢。”

話里含着責難的聲調，伸子這才注意到在她沒有瞧見的那邊的手里拿着一本袖珍本《聖經》。伸子一看到這本《聖經》，就感到一種難以形容的不快。自從丈夫臥床以後，她好幾次看到了這種情景。每一次伸子心里都猛烈地感到一種新的不快充滿着全身。假使佃得了慢性腎臟炎，也能一只手拿着《聖經》，帶着這樣的表情嗎？佃自從回日本以後，平常一直就沒有讀過《聖經》，臥床以來，仿佛把自己當作一個陷入到最不幸的境遇的人來看待，而憂郁地翻閱着《聖經》，伸子感到了難以忍受的可憐和可耻。伸子抑制住自己的感情，裝作沒有看見，勸他喝湯。

“來，趁熱喝吧。我這個廚師也不怎麼樣，等涼了更沒有味道了。”

佃用一種仿佛要擊退伸子的明朗態度的眼神，在床上坐起來，默默地拿起了匙子，一面仿佛盡義務似地喝着湯，一面不停地翻楞着白眼，用神經質的目光打量着身旁的伸子。

伸子好象自己受到什麼不明理由的責問一般，感到了不得勁兒。

“你怎麼啦？.....是覺得不舒服嗎？”

“不！”

“那就提起精神來喝吧，啫！你這已經是恢復期了呀。用不着那樣消沉。.....最好是不要介意。”

“.....謝謝你.....很好吃！”佃退還了盤子，用餐巾擦擦嘴

边，說：“对不起。……你是个健康的人。”

“怎么？”

“我……是这样。”

“你說的是病嗎？”

佃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代替了回答。

“当然，都願意健康，誰也不願意有病啊，不过，既然两个人里有一个得了病，这也沒有办法，那只有想办法彻底地治好它。这倒没什么……怎么說呢……”佃小心翼翼地避免刺激他似地說：“也許是精神作用吧——为什么对这种病，不象对待其他內脏病那样对待呢！……只要不到危险的程度，反而能使头脑更好起来，你要尽量这样想就好了。”

“……反正，幸福的人，不会得这个病！”

佃带着恐怖的心情緩緩地俯視着他。……这是一个暗示。佃认为丈夫的病只是一个病而已，佃却沒有单纯地这样想。他是說，那是因为佃对生活安定不下来，而折磨了他。……

佃端着盘子一动不动地佇立着，仿佛是知道了甚至走到这里，依然是无路可走，心里反而觉得沉靜下来了。这个病症并沒有力量能制止心和心互相攻击的无声的斗争。

現在因为丈夫生病，自然要安慰他，帮助他，可是，如果捫心自問的話，佃心里依然沒有寬容他。同样，佃在內心里不也是这样經常不断地責备着佃嗎？

佃怀着暗然的心情走到厨房，默默地把空盘子递給了女用人。……

佃一面若无其事地聊着閑天，一面整理着佃的枕头的当兒，突然想起了这个問題。心里敌視着，表面上却輕松地談着話，这就把两个人內心深处可怕的阴影反映出来了。——佃

突然痛苦起来，嘴唇都有些抽搐了。心想自己这样无微不至地看护佃并不是出于爱情。好象是有一种声音向伸子这样说：那是自己不愿意冷酷无情——也就是为了满足自己。如果自己是更纯真的人，会把这个假仁假义一脚踢开。

伸子对自己这种完全出于自然的单纯的行为，甚至也都怀疑似乎有伪善的地方。她怀着万分痛苦的心情，急忙把干了一半的活兒收拾起来。伸子也明明知道这样会使佃认为她没有准性兒或是缺乏耐性。伸子非常难过，心想，如果自己是佃的话也会感到憎恨——这一切都是令人难过的事。

一天夜里，伸子待在自己的屋里，忽然感到整个的家庭寂静得无声无息。她侧耳听了一听。只剩下自己这间屋子，四周好象消失了的一般寂然无声。伸子产生了一种不安。她用身子把椅子向后一推，站起来拉开了旁边的纸隔扇。屋里点着台灯，床上的被子鼓得跟躺在里面的身型一模一样，一切都毫无变化。——为什么会陷入这种不安的境地呢？伸子自己也觉得可笑起来。她一边望着映照在靠床脚那面的墙上的自己的大黑影子，一边走进屋来。当她一看见丈夫的情形，就哑口无言了。

佃正读着《圣经》——用什么心情读呢？不管是快活地读，还是怀着感伤的情绪读，伸子晓得自己没有说东道西的权利。然而，世上却有一种刺激神经这样的作法。比方说，即使是吃同样的东西，就有看着令人生气的吃法。佃借着这本《圣经》想要让伸子嚐点什么滋味呢？

伸子俯视着佃的脸。他明知道伸子在低头看他，并且可能感到在这个视线中充满了强烈的要来干涉的感情，可是，他连一根睫毛也没有动。顽固的视线并没有离开脚下的墙壁。伸子逐渐无法再忍耐下去了。她用低弱而有力的声音说：“把那个给

我——求求你……”

她一面說着，一面伸出了手。

“……”

佃用伸在被子外边，拿着《聖經》的那只手的拇指，使劲攥住那本《聖經》。伸子已經抑制不住粗暴的心情，說：“……給我！”

佃不交給她。

“給我！”

啊！自己想要做什么？这样对佃的身体不会好的。也許要鬧出可怕的事情。鬧出可怕的事就鬧出来吧。果断些！果断些！佃脸色蒼白，眼睛瞪着伸子，把手一抬一放的，不交給她。伸子認真地跟着搶。搶着搶着，伸子对自己和佃感到可怕起来，止不住簌簌掉下了眼泪。

“无论如何也得給我！只要給了我，不就什么事都沒有了嗎？”

伸子把夺过来的《聖經》摔到床下去。两个人都哭了起来。

8

不到学校上課，早晨晚起，夜里不出門，在这种情况下，佃的健康在二月下旬，几乎完全恢复得和平常一样了。

冬天的草木枯萎的院子里，不知不觉地有了春意，仔細一看，树梢上已經隱約地現出了光澤，吐出了嫩芽，令人感到溫柔的早春已經来临。

佃在井旁修理着柵栏門。身上的衣服穿得很厚，头上戴着一頂象滑雪时戴的毛綫帽子，連耳朵都遮住了，他这样打扮，看起来好象是一个五十来岁的老头子。

“那样用力行嗎？我釘吧！”

“没什么，这点活兒沒有关系。——把鉄絲給拿来！”

伸子向儲藏室走去。

“啊，你再看看几点鐘了，表在桌子上。”

伸子拿来鉄絲捆和剪鉄絲的鉗子，說：“差十分一点鐘了。”

“啊！快到一点了嗎？可得准备換衣裳了。”

佃連忙收拾起活兒。

“……是想要到哪兒去嗎？”

“是的，你也換衣裳吧。”

“真是突如其来！”伸子回头看着阿丰，笑着說：“你要早告訴，就早預备了。梳妝打扮要費上两个鐘头的話，我看怎么办！”

伸子換着衣裳，佃也洗完了手，走进屋來說：“穿和服吧！”

“哦——和服，可只有平常穿的那一件呀！……到底是上哪兒去呀？”

“可以，这地方不換衣服，就这样去都沒关系。”

“哪兒？”

“到那兒就知道了。”

“劲坂？”

“不是。”

“……不知道就跟着去，是个好地方嗎？有意思嗎？”

“这个……我想大概差不多吧。”

伸子一面吩咐女用人給丈夫打点分趾袜子什么的，一面这兒那兒地猜着去处。

“只說头一个字母，我就能猜着。”

“到那兒就知道了。”

这种情形，从他們結婚以来，还是头一次。佃并不是一个会

乘兴或是出其不意地使对方高兴的人。象他这样到别人家去，也不会忘记到了预定时间就走的人，这次倒是少见的事儿。

他们从附近坐上了电车。

“——本乡，看街。两张。”

伸子坐在佃的身旁，眨巴着眼睛想——看街。他们的交游范围并不广，两个人能一同去的地方，决不会想不到。看街——伸子不由得脱口而出地喊了出来。

“啊，知道了，”接着向佃说：“我知道了呀！”

佃朝着正面，胳膊在斗篷下边交抱着，问道：“哪儿？”

“不过，也许猜的不准……我想是阪部先生……他不是到东京来了嘛，他现在可能是住在那个——大学正门附近……”

佃模棱两可地笑着说：“先算你说对了吧。”

阪部是某地方大学的植物学教师，是他们的亲近的朋友中的一个，只要他到东京来，他们就没有不见面的时候。

果然，电车一到大学正门前，佃就站起来，说：“下车吧！”

他们沿着一个鲜果铺旁走进了一条街。在一个西餐馆门前，站着一个人身穿白衣，腰扎白围裙，头戴一顶大白帽子的厨师，呆呆地望着他们俩，相隔不远的庙前，摆着一个轻气球摊。伸子以复杂的心情，在下午安静的街道上向前走。所谓夫妇，或者说人的生活，是多么奇妙难解啊！那一天晚间那样痛哭流涕的两个人，今天却肩并肩地走起来——事前连招呼也没打，就倾着自己去访问阪部，伸子对丈夫的这种心情，有所体谅。

从本乡台通向小石川的下坡路的右边，有一个门，上边挂着一个半旧的招牌，写着“公寓”两字，佃走了进去。正好遇见一个撩起衣服下摆的女用人走过来，他顺便问道：“阪部在不在？”

“在，请进吧。”

女用人一面打量着伸子，一面摆齐了两双拖鞋。佃没等着引路，自己一直地沿着拐过中院的廊子走去。

“哟！你什么时候来过了吧！”伸子说。

话声刚落，阪部就在廊子拐角地方的柱子下出现了。

“噢！”

“欢迎，欢迎！请进屋。”

阪部的房间，从窗户里可以眺望坡下的树木和屋顶，是个安静的地方。伸子坐在那个窗台上，说：“这个房间还挺好，不太象公寓啊！”

“……以前我在学生时代就和这儿的老板认识，这个老头儿对我很不错哩！”

阪部一面沏着茶，一面向佃问道：“怎么样，病好了吧？”

“嗯，自己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过，还得忍耐到三月底吧。……可是，总惦记着上班。”

“哈哈哈哈哈！这就是一种吃粮当差的根性吧，你的意思是说在应该工作的时候休息，休息也就不成为休息吗？——能够休息的时候要好好地休息，养精蓄锐啊！”

伸子对阪部是无话不谈的。

“阪部先生，今天有什么特别的好事吗？”

“怎么？”

“唔……你们两个人不是事先约好了的吗？”

“这可糟了，哈哈哈哈哈！本来应该特别下点工夫高兴高兴，可是时间来不及了。……请你吃一顿晚饭，就饒了我吧！”阪部的双眼皮眼角上有几道小皱纹，一个劲儿地瞧着伸子说：“……您还是那样精神呀！”

伸子把眉头向下一落，撇了撇嘴唇。阪部似乎是看穿了她

的感情，紧跟着说：“对，有精神是应该的。”接着又说：“凡是有生命的东西，都应该有精神，这是自然的道理。据我的看法，真正的精神，仿佛是一种圣洁的大自然力量的反映。”

去年夏天，佃到关西地方去旅行，伸子住在劲坂家里，去医院看病。那时候，阪部来过东京。他从赤坂看家人的嘴里打听出两个人的消息，就找到劲坂这里来。伸子把他介绍给父亲，三个人一同吃了晚饭。当时他们地互相谈论的主要是在C大学时候的情形，谈得很有兴趣。

伸子一面笑着一面说：“那时候，你还不是现在这样的大专家呢。”那真是不顾一切地用功。你想想，把整个发了霉的苹果，当作珍宝一般的情形。多么可笑！”

“嘿嘿！”阪部用他那付经常看显微镜养成了习惯的又直又平的视线，向伸子的脸打量了一会，突然说：“……这样问也许是失礼——你现在幸福吗？”

伸子觉得好象一支冷箭突然射到她苦闷的心坎上来。可是，由于一种羞耻，就笑着说：“……难道细胞上表现了什么变化了吗？”

“……什么事对你都不会是徒劳无益的。——那好。尽力而为吧！”

伸子仍然笑着，可是，不由得眼里就充满了泪水。没有人这样爽快地向她说过这样的话。……

伸子今天见着阪部，又回忆起当时的心情。

“——今年怎么雪下得这么少啊！”穿着一身日本服的阪部，看来好象另外一个人似的。他弯着腰，从桌子下边取出一个厚厚的纸夹子，说：“这次来，印刷这个东西也是一件事。”

伸子把糕点盘和茶壶茶碗挪到桌子的一边。

“如果講的太專門，就要顯得羅嗦，這是用照片來說明要點的。——叫作什麼好呢？就算是序論吧！”

是一張照片，上面照着一棵樹，好像是櫻花樹一般。樹幹長得很直，向左右扎煞着的樹枝上開着花。伸子他們默默地看着。

“下一張是這個。”

“電綫也斷了，房子也倒塌了，是暴風雨以後照的嗎？”

佃和阪部說話的時候，也是談得少，問得多。他問道：“是哪兒？好像是中國東北。”

“不錯，是中國東北北部。情況很嚴重吧，每年在一定的時期刮季節風，從這張照片就可以看到形勢多麼猛。”

下一張照片里，幾棵大樹的樹梢完全擰絞在一面，另一面是光禿禿的，好象已經枯萎了。

“……明白這幾張照片的關係嗎？”

伸子覺得很有趣。她熱心地一張一張地比着看，喊道：“啊，明白了！明白了！”接着問道：“以後的呢？”

一共六張照片，是研究中國東北某一地方的樹木，由於每年季節風的關係，在發育上受到了阻礙，以一定的規律發生變化，或變了畸形的經過。

“……這是很早以前搜集的材料吧？”

“大概快有十年了吧。”

“……都是同樣的研究，不過，你的就容易搜集，我就辦不到。事實上材料得到處去挖掘。”

“在日本國內找不到嗎？”

“……所謂勞忙啊！先得顧吃飯哪！”

反復看着照片的伸子插嘴說：“……吃飯，哪一個人都得吃飯。十個人里九點九個都是這樣啊！”

“对！”

佃听了伸子突然说出的这句话，仿佛不高兴似地说：“不过，搞我这个研究，连教师也当不上啊！”

“以自己的专业来当教师，你想，对象都是水平比自己低的学生，可不那么容易。当然，真正的实验室工作是又当别论了。——倒不如担任别的课程，另外埋头研究自己的专业，这样也许会有真正的乐趣吧！”

“……实在是没有时间啊！”

“担任几小时课程？”

“十一小时。”

“那还算不错……”

“……我这个工作，为找一个词，岂止一天，花上三天四天的工夫也有找不到的时候。”

伸子是一个不管专业如何，而喜欢对工作抱有热情态度的人。她看到阪部对工作总是这样努力，要搞出个名堂的时候，就觉得丈夫对本身的工作所发的牢骚，似乎和她自己的事业心有所抵触。

“这样说法，你做不了工作，仿佛是阪部先生应该负责似的……”伸子自己事先也没有预料到在这次谈话中，竟会纠缠到夫妇间的郁积着的复杂情绪。“所以，要照我的话办就对了。按我的话办，就不会有拿教書作不能研究的借口，拿研究作不能教書的借口这些麻烦了。”

“真是麻烦啊，哈哈哈哈哈……”阪部仿佛是调停似地笑了起来，说：“所谓听你的话，是什么？”

伸子表面上用明朗快活的口吻，爽快地说：“我提出了一个好意见啊。我是说，与其老爷、太太的一事无成，反而装模作样

地硬撑着体面，过这种无味的生活，还不如重新回到書生的本来面貌。这个意見对吧？这样，两个人都能真正地發揮自己的力量，努力向前干去該多好啊！你說是不？……”

伸子本来是用輕松的口气开口談的，越談越严肃起来，她脸上露出悲痛的表情。她明知道佃并不是想叫自己說这些話才帶自己到这里来的。如果丈夫不在这里，看不見他的脸，听不見他的声音，或者看不見他嘎巴嘎巴扳着手指的骨节的动作，自己可能也不会說出这番話来。这使伸子尤其感到了苦悶，于是就綑着脸沉默起来。

佃叹着气說：“……实在是太难办。”接着又說：“我們各人又都有各人的事兒，实在是……”

这时候，屋子里逐渐暗下来了，阪部向火盆里添着炭，說：“……这点事兒，起初你們早已互相諒解了，算不了什么問題，当然，这是个本質問題。……本質可是个要紧的事兒。”阪部想了片刻，接着說：“三句話不离本行，我又拿植物来談，草或树木能够生长的地点是有一定的——它們是在最自然、最好的环境下才能生长，絕不能說只要是在地而上就能生长。有的草，只在北緯多少度才能生存，或者是，只能在赤道附近才能生长。当然，用人工方法养在温室里，或者用其他方法，也能够保持它不至于枯死。可是，不幸的是，这样生长的植物是不会結果实的——不能繁殖。——这一点是可怕的。人也是这样，不論处于什么环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保持住生理学上的这个生命，而活下去。可是，如果不是純粹的好土壤就不能結果实。虽然这是个理想論，不过，我認为，人类應該尽量能够彼此制造或者互相給与这样純粹良好的土壤才好。因为話已經談到这兒，我就坦率地說吧。……我想，你們俩……也不必勉强在那个狭小不合适的花

盆里磨擦。”

佃从牙縫里念叨着說：“理想是这样吧。——可是我不能这么办——不是那么回事兒。”

“是什么事兒——你是指着伸子說的事兒嗎？”

“是的。”

“……我認为，一个想展翅飞舞的鳥，應該叫它尽情翱翔，也是个痛快事兒！”

伸子覺得阪部明显地怀着好意来帮助自己。她的感情有些波动。好意是值得高兴的，可是对阪部那样洋洋得意的态度却感到了痛苦。她說：

“不談这个吧！这不是議論一番就能决定的。想不到把你也給牽連上了呀！”

他們談到了五点鐘。

“好容易来一趟，一块兒去吃晚飯吧。”

“夜里太晚了还不成，今天失陪了。什么时候到我們家里来吧，在家里談到多晚都成。”

来到了廊子上，阪部站住，說：“啊，稍等一等，有点东西送給你們。”

阪部叫女用人把木屐放到院子里，走进了中院。回来的时候，他手腕被水浸湿了三四寸，已經冻得通紅。

“什么？”

“这是东京很少見的东西，球藻。”

阪部站在二門里的地板上，从帐房要来一张紙，把那个宛如天鹅絨作的圓圓的球藻包起来，递給了伸子。

伸子手扶着廊沿，向一个高玻璃瓶里面观望。瓶子里装着阪部给的球藻。

“……好象颜色越来越坏了，怎么一点兒也不往上漂呢？”

“是啊！……”

“它的内部能够老有营养吗？”

“这个……”

待了一会儿，伸子问道：“阪部先生几时到南洋去？”

“还得一两个月吧，还没正式决定呢。”

伸子把玻璃瓶里的水换完以后，放在向阳的地方。

“……你觉得阪部这个人怎样？”

佃脸上带着提防的神色，揣摩着伸子的用意。伸子又问了一声：“你对他有什么看法？”

“嗯，他还是那样呗！”

“你对他的心情还和以前一样吗？”

佃用好象感到意外似的、责备般的眼神看着伸子反问道：“为什么？”

伸子觉得自从两个人在前几天访问过阪部之后，在友情上好象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她为三个人都感到遗憾。伸子在感情上也觉得自己要负一部分责任。不过，她希望佃要是有什么不痛快，能坦率地吐露出来。

“真的和从前一样吗？”

“怎么会两样呢！”……

从四月起的新学期，佃开始上班了。

头一天上班的早晨，佃仍然穿上去年年底穿过的那套衣服，伸子站在他身后看他穿着鞋，送他出门，心里有所感触。不论是对佃来说，或者对伸子来说，他这场病，只不过是暂时的、而且是普通的病。仅仅是病好了，而他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恢复了穿着那套看惯了的制服的原来那个样子。伸子一看到他那姿态，她的内心深处就涌起一种悲哀和厌恶……

“回见！”

伸子行着礼把他送走以后，一时没有能够精神抖擞地站起身来。

对丈夫的爱和憎，又重新翻来复去地涌上了伸子的心头。她苦恼得坐立不安，迫切地希望得到一个休养精神的地方。

伸子经常到劲坂去，并且住在那里。

有一天，佃向劲坂家里给伸子打了一个电话，说：“明天能回来吗？——阪部说他预定在二十八日启程，我想一块儿去吃顿饭。”

第二天，他们三个人一同出去吃了晚饭。已经到了初夏，道路两旁的树上柔嫩的绿叶在夜色中摇曳着。他们已经把前几天不欢而散的别扭心情忘得一干二净，心情愉快地一面谈着天，一面散步。这天晚上，伸子回了赤坂。

这天晚上，繁星满天，不料第二天早晨却下起了毛毛雨。阿丰站在雨里，雨伞也没有打，向池子里望着。

“什么事？”

“一条金鱼有点奇怪。”

“怎么回事儿？”

“早晨起来一看，有一条游得不活泼，别的金鱼在后面使劲地追着，我只当是帮助这条没力气的游呢，原来是在欺负它！”

阿丰接着說：“看，又咬了！嘘，嘘！”随后用手拍打着水面，說：“为什么欺負它呀，怪可怜的！”

伸子也想帮着把这条有病的魚捞出来另外放着，却沒找到捞魚的小网。

“这些东西真奇怪。有一天晚上，我看見一只狗被汽車軋着了，軋得那条狗一面嗚嗚地叫，一面奔跑，却有一大群狗在后面追着咬这条伤狗。”

正在做这些事的时候，伸子忽然想起那天放在廊沿上的玻璃瓶不見了。

“啊，那个瓶子呢？”

“哪个瓶子？”

“那个装着又綠又圓的……就是那个装着
我拿剪子剪过毛的球藻的那个瓶子。”

球藻三个多月的工夫，逐渐褪失了原来那种綠油油的颜色，伸子向水里一看，球藻的周围，长了一些象水锈似的东西。上次从动坂回来的时候伸子就說过：“这可糟糕，怎么要枯萎了。把毛給剪一下試試。”

她叫阿丰帮着，仔細地把球藻表面上的、因新陈代谢长老了的废物給剪掉了。

“是不是这个？”

不大工夫阿丰好象甘心受責似地，拿来一个空瓶子，向伸子說。

“球藻怎么沒了？”

“头几天老爷說过要把它倒进沟里去……是不是給扔了呢？”

伸子向阿丰手里拿着的、在阴沉的天空下显得黯然无光的

空玻璃瓶，默默地看了一會兒，說：“那就算了！”

阿丰想要道歉，很清楚这不怪阿丰。伸子就連忙洗臉去了。……

伸子很喜愛那個球藻。不僅是因為阪部講過這個珍奇的球藻的生活狀態，並且它的形狀和顏色也很惹人愛。如果是人家給佃的東西，佃就不會這樣輕易給扔掉吧。伸子想到這裡，既覺得可惜，又覺得這個有生命的球藻十分可憐。昨晚，伸子向阪部曾談到球藻有些不好了，可是，佃竟沒有提到他給扔了的話。

兩點剛過，伸子就離開家到丸善書店去了。昨晚，阪部說今天要到丸善書店去訂購一些參考書。

“我也想到丸善去看看書。”

佃就說：“你要去的話，告訴杉君，上回送來的那些書，有幾本要退給他們，叫他來取。”

在出門以前，伸子的心裡一直拘泥著球藻的事。她很清楚知道這是佃故意扔掉的，就越發不高興了。她遲疑了一會兒。想來想去，對只拘泥在這一件事上的自己生起氣來。她向阿丰說：“他回來的時候，你告訴他，我到丸善給阪部先生買點什麼，然後我到動坂去。”說完這句話，就出門了。

到了丸善的樓上一看，阪部已經選好了幾本書，正和掌櫃的談著什麼話。伸子先把丈夫的話告訴了掌櫃的。阪部把一本寫得很通俗的植物學，遞給伸子，說：“我認為這種寫法，大有學習的必要，你看怎麼樣？”

書名是《植物的生活》，文章的寫法有些地方和法布爾^①的兒童讀物相似。伸子在另外的書架上尋找自己要看的書籍，可

^① 法布爾(1823—1915)是法國昆蟲學家。

是沒有找到。她只买了一册書送給阪部在航海的旅途中閱讀。一个多鐘头以后他們走出了丸善書店。

从早晨下起来的毛毛雨还没有停。全市好象穿了一件水淋淋的大外衣，蒙蒙的雨霧朦朧地籠罩着远方高大的樓房。阪部高举着雨傘躲避着对面走来的人，他向伸子問道：“怎么办？”

“真是討厭的天气！……这样，想散散步都散不成。”

“你回哪兒去？”

“我今天到动坂去。”

“那么，咱們到哪兒喝杯茶去吧！”

他們进了一家家庭式的咖啡店。阪部平素就是一个好說話的人，这一天更是滔滔不絕。他談了些自己迟早也想写一本象刚才那样的植物学，以及想在这次南洋旅行中研究一种人类学上有兴趣的問題作为附带的收获等等。伸子和阪部談話总觉得有兴趣的是他能發揮一种綜合性的天資来鑽研植物学这一点。如果他談起变形菌的問題，就一定在某一点上把它的关系和現在活着的人类的社会生活联系起来，而作出一个結論。他决不作显微鏡式的研究报告。所以他的話生动而有吸引力。正在談着的时候，店里的电灯突然亮了。大理石的桌子和鑲着鏡子的柱子，好象夜晚的銀座一般閃耀輝煌。

“……咱們也該活动活动了！”

“啊，今天我真是胡講一陣哪！”阪部看了看表。

“几点？四点多了吧！”

“过了二十分鐘。”

他一面付賬，一面想了想說：“怎么样，反正得吃飯，在附近吃完晚飯再回去吧？”

“怎样好呢？”伸子說完停了一下，接着又說：“……这样吧。

明天你就要走，要是一个人吃饭觉得孤单，就到动坂去吧，正好今天是家父回家的日子。”

阪部仿佛理解了伸子的心情，就说：“……对。和佐佐先生见见面倒很愉快。那么就打扰了……是不是太突然呢？”

“没什么。……比到别的地方好多了啊！”

伸子向动坂的家里打了一个电话。

在路上，借着一句话碴，阪部似乎自言自语地说：“……今天的事儿……最好不要向佃君谈吧。”

“什么事？”

“看上次那个情形，在精神方面，佃君是一种病人。……我觉得对病人得有对病人的照料方法。也就是说，不需要叫他知道的事，就不必告诉他。”

“……………”

这句提醒的话是令人不愉快的。伸子没有想到阪部能说出这样的话。

阪部那句话，给伸子的印象很深，几天以后依然使她感到忧郁消沉。几年来，伸子对和阪部之间的亲切友谊一直是安心而高兴的，和他说话既有兴趣也使她兴奋。他对伸子的顽皮和求知欲似乎也很喜欢。本来年龄相差很多，好象叔叔侄女的关系似的，使伸子很自然地乐于接近他。可是现在就不能不有所警惕了。莫非给球藻的和扔掉球藻的两个人，出于男子的本性，以漫不经心的自己为中心，默默中在相对抗吗？伸子想到这里，就感到了一种烦闷。自己对两个人都不愿意接近！……

一连好几天都怪冷的。伸子因为肠胃不好，越发打不起精神。她什么工作也做不下去，单衣上穿着跟母亲借来的外套，只

是在家里无聊地閑蕩。

有一天，伸子想不論如何今天要打起精神来，她就振作地起了床，穿上藍井字小花紋窄袖和服，吧噠吧噠走进了飯厅。这天很难得的，看見父亲和母亲对坐在桌子前面。“……您早！”

多計代手拿着报纸，向正問早安的伸子搖晃着，惘然地喊道：“发生了一件不得了的事情！”

仔細一看，父亲也讀着另一张报纸，脸上的表情也不同尋常。伸子从父亲肩膀后头探头向报纸看了一下。当伸子看到占有三栏寬的头号大标题的时候，就激动得脖子上都起了鷄皮疙瘩。她坐下来打开了另一份报纸，一鼓作气地讀了下去。字句可以看懂，可是只觉得那只是字面上的意义，理性上的东西。报纸上报道的是，一个受到人們尊敬的文学家^①和某夫人自杀的事件。伸子又重讀了一遍，一种說不出的悲哀和恐惧使她渾身顫抖起来。父母好不容易才开口說起話来，她激动得說不出話来，就走出了飯厅。

某氏已經四十多岁了，上流家庭出身，是个有教养、有才能，同时又富于敏感性的艺术家。并且是一个理想家，自从爱妻逝世以后，自己撫养着两个孩子，坚持着独身生活。由于他的作品富有詩意，和他那特殊的境遇，在各方面获得了年輕女子的崇拜，可是，伸子却不是从这方面来崇拜他，相反地，深深吸引她的倒是他想把自己造就成一个更伟大的人、和艺术家而进行激烈的内心斗争这一点。从他最近所写的长篇小说里，在这一点上，伸子得到了很多体会。她所理解的某氏，在这一两年之内，已經到了在艺术上和生活上必須采取决定性轉变的时期了。在这一

① 影射日本小說家有島武郎(1878—1923)。

点上，再努一把力，那么他就可以从第二层天上升到第一层天。伸子衷心等待着这个时期的到来。伸子认为艺术家的命运——特殊的性格和环境之间的调和，不是和自己无关的，她已经到了理解这个问题的年龄了。所以她期待着，并且注视着。……

正当伸子期待着的时候，今天报纸上突然登出了这样的消息，这完全是梦想不到的。他离开了人间，是超升呢，还是沉沦呢？伸子整个心里所能感觉到的，并不是从理智上来回答了这个问题，而是证实了这样可怕的事实：他采取了实际行动；他不是说谎的人。这一个事件具有使人沉默的真诚的威力，有一种超出人力的东西。它使伸子苦恼，苦恼到万分，一直渗入到自己这个正在摇摆不定的弱小存在的内心深处。

伸子吃不下饭。她无限感慨地一个人呆呆地坐了一天。这一夜里，尽管她努力想睡，却没有睡着。精神上比恸哭一场还要紧张。

伸子和父亲去参加了第二天上午举行的追悼会。她走到铺着白布的祭坛前面，在许多白花中间挂着一张相片，伸子重睹故人的温容，这时候心里又象昨天看报的时候一样。难过起来，新的痛苦的程度甚至远远超过了昨天。“他离开了人间，是超升呢，还是沉沦呢？”她不由得涌出了泪水。从旁人看来，她和故人的关系并没有亲密到能哭成这个样子。在参加追悼会的亲属面前，伸子虽然觉得难为情，可是却抑制不住眼泪。

七

1

電車在九段坂和御河之間狹窄的軌道上，扳着開緩緩向下駛行。在這個坡道上剛走上三分之一的路程，一個手拿紅旗的人，從前面跑過來，向司機喊了一句什麼話，司機就連忙用兩手更加使勁地拉緊了制動器。電車發出了刺耳的吱吱聲，停在陡坡路的不安定的位置上。

“什麼事，怎麼啦？”

售票員下了車。有幾個男乘客，亂哄哄地從車窗使勁兒探頭向前方看。

司機報告說：“因為前面有爆破作業，停車三十分鐘！”

“……原來是這麼回事！”

興奮地站立起來的幾個人，好像是撲了空，坐回到原坐位上去。

車廂里忽然沉靜起來。不一會兒，又一點一點地有了談話的聲音。在關東大地震之後已經過了一個多月，不過東京人還沒有完全從當時的刺激中恢復過來，人們一聚到一起，自然就談起火勢和逃難的情形，所以一遇到什麼事，就要講個不休。

互不相識的乘客之間，開始了語無倫次的雜談。其中有一個嗓門特別高的沙啞聲音，引起了伸子的注意。這個人極力頌

揚明天即將开庭被公审的甘柏^①，說他的行为是日本男子的模範。他用一种极端的挑战般的令人憎恨的口气，不断地叫嚷着什么“應該把社会主义者都給杀掉”的話。对这种显而易見的、故意的态度感到不快的，似乎不仅是伸子一个人。在她前面有一个青年人，对这些不願意听但还是灌到耳朵里来的話感到很气愤，用鞋尖拍打着地板，后来他把身子一轉，索性面冲車窗，向外俯視着御河，口里还吹起《游吟武士》^②的曲子来。那是十月里一个晴朗的下午，灿烂的阳光照射着神田区一带火灾后的废墟。

“……嘖！”过一会儿，站着的伸子身后，有一个人唾了一下舌头，随着說：“真叫人着急，等到多嚙是头兒。”

伸子看了一下表，三十分鐘已經过了十分。

那个人又說：“听到响声以前，就是等多少分鐘也动不了地方，下車吧，算不了什么，也就是三百多公尺的路。”

那个人下車以后，伸子就坐在那个空位上。秋天的阳光从后边高大的砖墙反射进来，靠那边的窗戶已經放下了遮阳，車厢里异常悶热。伸子身旁坐着一个半秃頂的男人，穿着一身肮脏的夏服，露出沒有系領带的白衬衫領子，左手拿着筆記本，不住地舔着鉛笔尖，推敲着文章。他用講武俠小說一般的口調，反复地朗讀着自己所写的文章。

肉体既死，其灵魂則悠悠然——悠悠然……

讀到这里，接不上下文，又从头“肉体既死”地反复不厌地讀起来。那个反动主义的人，因为沒有人理睬，早已不声不响了。

① 1923年9月关东大地震时，宪兵大尉甘柏正乘機逮捕了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夫妇，并加以杀害。

② 意大利歌劇作家魏尔第(1813—1901)的作品。

突然轟隆一声发生了震撼大地的爆破声，震得電車車窗玻璃都嘩拉嘩拉地响。

“响了呀！”

等得不耐煩的乘客，頓時提起精神，向窗外探視。从烧剩下一半、孤零零矗立着的用砖修筑的大樓房的残骸旁边，蒙蒙升起了一大股黄色的烟尘。紧接着又是一声爆音，悠悠升起的烟尘和刚才飞升着的烟尘重重地合在了一起。等到烟尘消散以后，刚刚看到的那座高樓，已經无影无踪了。广阔的天空，灿烂的太阳都給人一种异样的感觉，呈現出一片雄壮荒涼的景色。

突然，听到一个女人抽抽搭搭哭着說話的声音，使伸子吃了一惊。她注意一看，原来是一个三十五六岁的、形容憔悴的女人，手里抱着包袱，坐在自己身旁。轟隆一声发出爆音的一瞬间，这个女人吓得惊慌失色，自己叨念着說：“在这兒不要紧嗎？啊，不要紧嗎？”这个声音，仿佛是一面哭着一面抽搐着嘴唇而說出口的。“……是不是有这么多人在这兒，就不要紧了昵……”

可是，当又一次轟隆一声在那边升起烟尘的时候，她又吓得失去了自制力，說：“啊！真的不要紧嗎？”

伸子連自己都有些难过而凄惨起来，就說：“不要紧哪！那是工兵干的——放心吧！”

又等了二十多分鐘，電車才开出去。

这是伸子到劝坂要旧杂志和衣服去的路上所見到的事。她沒有直接遇到这次地震。可是，这个大城市变成了废墟般的情景，强烈地刺激了她的心。对付灾难的一种生存力量占据了市民的全身心。伸子感到自己在这以前一直消失掉的生存感集中起来了，她随同几个妇女参加了慰问受灾难民的工作。

結婚以來四年之間，她的生活，在精神上一直是和丈夫毫無間斷地作鬥爭。一個在到處都是嘈雜的機器聲音的工場里勞動過四年的人，耳鼓膜一定會發生變化的，一般的聲音可能就會聽不見了。同樣地，伸子的精神狀態完全處於危機之中。她緊張得內心逐漸充滿了苦惱，這使她快要變成一種偏執狂者了。當她一個人安安靜靜待着，想到這種生活究竟要繼續到什麼時候呢，她就全身充滿了恐怖。她已經不再流淚了，可以說是沉着到冷靜的程度，心里轉着這樣的念頭，究竟怎樣從這個環境里逃脫出去呢？他真的能象他自己所說的那樣，很快就死嗎？如果真要死去，倒是很自然地結束了一切。她執拗地、終日不厭其煩地思索着這些問題。可是，既然要逃出這個環境，是不是對逃脫的實際方法有所計劃了呢，從伸子的精神狀態來看，健全的意志仿佛已經消磨殆盡了。她幾乎連一個決心都下不了，只是一味地思索，思索。甚至在睡夢之中她都能看見象這樣煩惱苦悶着的自己。

這年夏天，佃帶着伸子到他的故鄉去了。他把伸子安置在二樓上，這裡雖然叫作樓房，其實並不是一個正式房間，可以說是閣樓里存放東西的地方。伸子在寬敞的地板上並排鋪了五張鋪席，把一張桌子放在一個角落裡。有一個三尺寬六尺高的窗戶，從窗戶里可以看見一棵大櫟樹的樹梢。夏蟬在那棵櫟樹上終日嘍鳴不已。前面是一片綠油油的稻田，白天沒有一點微風，在溽暑蒸人的八月的天氣里這個夏蟬的鳴聲，更使人心中焦躁。伸子用濕手巾擦拭着汗水，拿出病態的耐性一天天地忍受下去。

想不到大震災的威力會把伸子從意氣消沉的境地中推了出來。首先，這一下震驚完全使她興奮起來，接着，普遍的重新建立生活的意志，在她的內心里變成了吹起火焰的風箱。——九

月七日，她从劫坂徒步轉回赤坂。走到九段附近，回头看看走过的道路，只見东京的一片荒涼的廢墟，整个地压住了伸子的心头。这一个感受，她永远也不能忘却。

这年秋天，伸子以实际的感受，重新認識了生命的能力。

2

十月里的一个早晨，吃完了早飯，佃說：“你到附近去給买些糊牆紙来好不好？”

赤坂的房子，在地震的时候牆上的紙一块块地剝落下来，一个多月来也沒有收拾。

“外行糊不了吧。用不了多久，就会来修理的！”

“自己糊吧——誰知道多嚙能来。”

伸子按着佃的吩咐到街上买来了花紙和浆糊。这位难以信任的裱糊匠开始了工作。报纸摊在鋪席上，伸子在紙上刷好了浆糊，提着递过去，佃站在椅子上接过来糊在牆上。干了整个上午，然后又从中午一直干下去。按伸子的性情，象这样的活兒，她是干一会儿就会膩煩的。

“今天糊到这兒就算了吧？”

有一两次，遇到糊完一部分的时候，她这样問道。佃前些日子在院子里修洋灰池子的时候，也是这样，他是个干起活兒来，从来也不会适可而止的人。只要干起来，总是坚持到把自己和旁人都弄得膩煩透了才放手。这一次也不例外。正在这时候，石子路上传来了穿着皮鞋走路的声音。伸子手拿着浆糊刷子，注意地傾听。

“……在家嗎？”

伸子一听到这个声音，立刻跳过浆糊盆，跑到二門口。

“姐姐在家嗎？”

“在家！”

“噢，你好！”

原来是和一郎来了。和一郎在九月一日，从小田原到鎌仓去，直到五号，他一直是生死不明。到了中旬才搭乘軍艦回京的。回来以后，这是头一次到赤坂来。

“……可真不得了啊！可以上去嗎？”

“太可以了，快請快請。——和一郎来了啊！”

伸子向干着活的丈夫喊了一声。和一郎跟在伸子后边，躲閃着扔得到处都是的报纸，踮着脚尖走进了里面的起居室。

“您好！”

“你来啦。”

佃仍旧站在椅子上，背冲着和一郎，只打了这么一句招呼。——伸子觉得不对劲兒，就把和一郎带进了隔壁的屋子里。

伸子三番五次来找丈夫說：“湖上茶了，来喝点吧！”

“我不喝。”

伸子好久沒有見到和一郎，很高兴他来，不由得就东拉西扯，談个不休。她想，佃要是放下糊牆的活兒，哪怕是在一块兒喝上一杯茶，和一郎和自己的心情該是多么愉快呢！伸子实在觉得遺憾。意識到佃正在干活兒，冲淡了她的快乐。过一会儿，佃腋下夹着一卷紙，手里端着上面放着浆糊盆的板凳，走进了他們坐着的六鋪席的房間来。

“請躲一躲，我想順便把这兒也糊一糊。”

“……真的，先別糊了，先歇一歇吧，好不好？和一郎好容易来一趟。”

按照伸子的意思，哪怕今天一整天从墙缝往里吹风她也不会注意的。可是，佃却亲自把茶盘这些东西挪在一旁，摊开了报纸。

他们没办法，嘴里说着：“呀，赶快躲开，赶快躲开。”这次就走进了饭厅。

和一郎坐在椅子上，伸子拉开中间的纸门，在厨房里操作起来。伸子心里盘算着，弟弟平安归来，一定要庆祝一番。

“你想吃什么？今天给你做点好吃的！”

“好极了——什么都可以。”

“吃糙米吃腻了吧！”

“嗯，已经习惯了。——只要一块儿吃顿饭，我就高兴，姐姐不要太麻烦了。一个人多累呀！”

“做什么吃呢，这一带一点好吃的都没有。”

正谈着，佃走进屋里，这回索性连个招呼也没有打，不管三七二十一就飞快地往下剥落黄色的墙皮。和一郎站起来，默默地走进了八铺席的屋里，这屋里的铺席上也到处铺着报纸，他不得已好象把椅子搬到廊沿上去了。伸子佇立在厨房和饭厅之间的门槛上，抬头看着佃那副要吵架的神情，实在难以理解丈夫究竟是什么心意。佃有什么理由对和一郎也撒起气来了呢？伸子很不以为然。

“这地方等我自己糊，今天别糊了好不好？闹得家里连吃饭的地方都没有了。”

“吃饭，还早着呢！”

伸子不由得怒上心头，可是，她不愿意叫和一郎听见，就用力在站在板凳上的佃的裤兜上拽了一把。

“什么事？”

伸子仰着脸冲着丈夫的耳朵，小声说：“嗒，我今天想叫和一郎好好吃一顿饭。这是他回来后，头一次到这兒来呀。——求求你，好不好？”

佃犹豫了一下，可是一转身又面向了墙。伸子说话的声音很小，他却提高了嗓音，故意叫别人听到似地，自言自语地说：“——总是来了就吃饭，有什么用！”

伸子极力地抑制住自己，憎恶和泪水已经充满了心头。她不能不感到，他是在怀着反感——是由于伸子对弟弟比对他好而反感呢，还是由于对和一郎那种不客气的亲密态度有所曲解而反感呢——他这样故意把每间屋子弄得凌乱不堪，使和一郎和她连下脚的地方都找不到。为什么连对待和一郎也要这样呢？伸子眼睛瞪着佃的后背，站在那兒，这当兒，和一郎迈着稍重的脚步，从八铺席的屋子里走出来，说：“我回去！”

“……”伸子仿佛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喉嚨，沒有說出话来。

“我才不要吃饭呢！”

和一郎从帽架上摘下帽子戴在头上，在伸子的面前弯着腰穿鞋。佃在左边柱子旁叉开两条腿站在板凳上。怎么办？一阵激动，伸子恨不得过去把那两条腿猛然一拽摔他一跤。和一郎穿完了鞋，瞧着伸子说了一声：“再见！”

这时候，已经快到七点钟了。她实在忍受不住了，好容易才说出：“再来呀！——对不起你。”

送走和一郎，关上了格子门，伸子的眼泪真象泉涌般地流了出来。和一郎如果没带钱怎么办，想到这里，伸子越发难过。她生拉活扯地把佃从板凳上拽了下来，不顧一切地和他争吵起来。一闹到这种地步，佃又拿出他的惯技，说：“我不是那个意

思。”

直到伸子累得筋疲力尽，他还是坚持着这句话，来保卫自己。

……事过之后，回忆起当时的情形，伸子对佃的内心寂寥，自己的抑郁，都感到了无限痛苦。伸子不认为自己的悲痛和愤怒是个错误。自己难过的只是从自己的内心深处流露出来的感情。也就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自己又重新把血缘关系的父亲和弟弟看得比自己的丈夫佃来得亲爱和重要。

追忆四年以前，恋爱的初期，结婚前的时节，自己是怎样反抗双亲他们的呢，当时的情景如今仍然是历历在目。那时候，她从形式上和精神上反抗着一切血缘关系的传统，自己曾怀着莫大的希望，企图建立一个特别的、更自由的、最明确的生活方式。现在逐渐证明了，以前对结婚所抱的幻想已经破灭了，是不是由于血缘的关系，自己又被拉进了血缘这个圈子里了呢？这是一个本能的、不可思议的力量。然而，伸子却有一个坚固的决心，绝不再绕回到曾经努力逃脱出来的地方去。一条蛇，不论遭受多大的创伤，绝不可能再回到去年的蛇蜕中去。……

3

过了年。

四月里，有一天，伸子在榑崎的书斋里谈天。从书斋的窗后，向外了望田端的高地。接连刮了几天大风，今天是一个难得的风和日丽的天气。

“跟上次来的时候比起来，风景真是不同了。”

“可不是嘛，现在完全是春天啦！”

佐保子^①从正面的椅子上站起来，旁脸朝着伸子向玻璃窗外眺望着，说：“木兰花也不知怎么样了……头几天，坐在那间屋里看，真美丽极了，你要早来就看见了。”

佐保子头上梳着一个髻儿，鬓角上却垂着一缕头发；在那古典式的面庞上，平添了一番美丽的风韵。过了一会，伸子说道：“——你真具有一种特殊的力量。”

“嗨，嗨嗨！……”佐保子发出了一种带有特征的笑声，走回到原来坐的地方，说：“你说得未免太过啦！”

“真的，我认为就是这样啊。总而言之，思想上松懈的时候，就有点不敢到你家来呀。”

“觉得拘束吧，是我不懂世故。我在这一点上太笨了。”

佐保子比伸子年长十几岁，是文学上的前辈。从女学校四五年级的时候，伸子就喜欢看她的作品。自己今后想要走的道路，这位前辈已经走在前面了，因此，几年来对她既感到尊敬又受到刺激。由于一个偶然的会两个人开始交往起来，彼此间互相鼓舞着优点，在工作上相互勉励而结成了朋友。佐保子多少年来，默默地同各种困难和痛苦搏斗着，不屈不挠地钻研着艺术，她这种努力的情形，对伸子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帮助。自己结婚以来，在生活上总是摇摆不定，在这一事无成的时候，内心充满了牢骚，尽管如此，伸子始终没有对佐保子谈过。她想，佐保子可能比她更了解辛酸的滋味，事实上她不是那样坚强地生活着吗？

在言谈话语之中，伸子把这种心情，吐露了一部分，佐保子说：“你这是看得过重了啊！”她亲密地笑了笑，继续说，“……说

^① 影射日本女作家和翻译家野上弥生子（生于1885年）。

起来我现在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客观地观察生活这个东西了，所以好象是有些安定下来了，不过，从前的一些优点也失去不少啦！——一个人为了取得某种东西，也就要牺牲另外的某一种东西！”

佐保子近来正翻译着十九世纪末欧洲最受尊敬的、俄国贵族出身的一位女数学家兼作家^①的传记。

“怎么样，译完了没有？”

“啊，就要出版了，出版后一定请你读一读。我懂得我不能不爱索菲亚的道理了。我觉得她是我们的真正的女性。”

这时候传来敲门的声音。

“请进。”

年轻的女用人，向伸子问候了以后，说：“吉见^②先生来了。”

“哟！”佐保子坐在椅子上把身子摇动了一下，回头看着伸子说：“真是个稀客，今天是个好日子，尽来些好客人。……伸子，见一见没关系吧？”

伸子弄不清吉见这个人是不是男是女，茫然地说了声：“请进来吧！”

“那么请到这里来！好好地沏壶茶来！”

女用人走出去关上門以后，佐保子苍白的脸上带着欢欣的表情，向伸子说：“是我一个很老的朋友，性情有点古怪，不过确是一个心地纯洁而又率直的人。——一年到头也来不了几次，我想一定会成为你的好朋友。”

楼梯上响起了脚步声，接着就是敲门声。屋門一开，在听到佐保子的话以后，怀着一颗好奇心在期待着的伸子面前，出现了

① 即索菲亚·柯瓦列夫斯卡雅(1850—1891)。

② 影射日本翻译家福泽芳子。

一个女人。

“现在正在骂你呢，说你总也不来。”

“你比我还厉害呢，上回你到我那兒去，还是头一次呢！”

两个人说话的态度跟伸子和佐保子之间的情形有所不同，伸子不由得微笑地看着她们俩的一问一答。

“给你介绍介绍，这位是佐佐伸子；这位是吉见素子，是一个依靠爸爸生活，环境优越的人。”

素子说：“真是一个奇妙的介绍！”随后又苦笑着说：“不过自己还能够想法吃上饭哪！”

“……她在××××当编辑呢。”

伸子不由得抬头瞧了瞧素子的面容。她对素子的第一个印象是：素子好象是一个任性、富于情感而豪爽的人，和自己曾经看过一次的那本落后于时代的某团体的机关杂志，是有些不相称的。素子仿佛有些难为情似地红着脸笑道：“讨厌死啦！”

伸子也跟着笑了。素子那张小麦色的、皮肤细润的枣形脸，令人感到有一种非常纯洁的吸引力。

“……这个杂志，简直是一个无聊透顶的杂志。”

“可不，总舍不得花钱，决办不好，还不如叫它停刊呢……”

佐保子一面吃着大阪醋鱼饭团，一面说：“我就是懒，不愿意出门，好象是对朋友不热诚，可是头些日子我到吉见家瞧了瞧，嗨！堂堂的大桌子上堆积如山，可是她本人呢，却占这么大的一个地方……”说着用两手比划着五六寸大小的宽窄，接着说：“在写什么东西呢。——多么可笑的人！我要是在那个安静的楼上有那么些好家具的话，就要好好地用功给你们看看。”

“你是租的二楼吗？”

“……………”

沒等素子開口，佐保子告訴她說：“不是，她是占了一所房子呀！自己住在二樓上，樓下租給了一對夫婦。”

“多好啊，真叫人羨慕！”

“你瞧怎麼樣，連伸子都這麼說。不管怎麼辯解，也是個環境很好的人呀！”

從素子對衣服、腰帶以至纖細的腰帶繩等的選擇上來看，一眼就可以看出她的嗜好了。能有這樣的打扮，並且專門從事於研究俄國文學，自己當家作主，自由自在地過日子的女人的生活——在伸子的想像里，這是多么悠然自主的生活啊。

五點鐘，佐保子問道：“伸子，你不着急吧？”

“噫，今天我就打算要好好地玩一玩哪。”

“那麼，咱們都到自笑軒去吧，問問孩子的爸爸去不去。”

結果決定她們先走一步，三個人於日暮黃昏的時節沿着還殘存着舊式花匠鋪子的田端的大道，蹣跚地走向了自笑軒。半路上有一座廟宇，素子向周圍環視了一下，說：“一個雪天的早晨，我打這裡走過，就是在那兒住的第二天清晨。”

“對，對。你說過看了一回好雪景。……是五點多鐘吧？那天我吃了一驚，你那麼早就要回去！”

到了自笑軒，她們被引進了里邊的雅座。地震後，伸子還是頭一次來。牆上有些地方都一塊塊地剝落了，不過角落上放着一個貼着書畫的小屏風，房間里還算雅致。三十多分鐘以後，檀崎^①也來了。他說：“天黑了大概看不見，聽說在這個院子後邊還有一個名勝呢……”

^① 影射野上彌生子的丈夫野上半一郎（1883—1950），日本的英国文学研究者。

据说有一个月色晶莹的夜晚，大观^①在这里吃醉了酒，乘兴在那边院子里矮小的白灰墙上画了一幅墨竹。

因为没有人喝酒，这顿饭不大工夫就吃完了。

“只这样闷头大吃，真有点干燥无味呀！”

“菜上的也真够快了呵！”

大家都笑了。

临回去的时候，女用人走在前头打着灯笼，在从二门到大门口黑暗的路上，给他们照着脚下的踏脚石。

四个人并肩顺着田端的大道向电车站走去。路上已经没有人，微风吹得绸缎店的广告旗帜嘩啦啦地作响。伸子和素子一同坐电车来到万世桥，伸子回赤坂，素子回牛込去了。

4

在大好春光的季节里，伸子十多天没有出门，只是闷居在家中。她到榎崎家去玩的头一天，初步写好了一篇小说，现在在进行修改，可是，伸子从这个工作里并没有嚐到多大的愉快。自己觉得写的还不够深刻，整个精神流露得不够彻底——因而，在完稿以后深深感到这部作品，对自己真正的精神生活的发展上并没有多大意义。伸子在这篇小说里，很巧妙地微微透露了自己婚姻生活内部的一点端倪。写完以后，伸子发现了自己的虚荣心和浩癖的脆弱根性。自己作为一个妻子，实际上还在泥沼里拼命挣扎的期间，由于女人的这种倔强就不能够坦率地承认自己陷在里面的这个泥沼有多么肮脏，自己有多么愚蠢。

一脚使劲蹬开陆地，跳入大海，象这样跳进工作里去，从头到

^① 即横山大观(1868—1958)，日本画家。

脚冲洗个干净，使自己焕然一新，这种欲望反而在伸子的内心深处剧烈地增长起来了。伸子现在已经清楚地感到，她和佃的两颗心已经完全分开了，在形式上所以能维持夫妇的关系，归根结底是由于自己的怯懦。从前她曾经认为，自己这样犹豫不决的原因，不外是想要找出还值得留恋的爱，以及怀有几分好意，想要找出使他受到最小限度打击的方法。可是，现在仔细一想，反而觉得这里面含有利己的成分。也就是说，自己尽量从容地提出最合适的理由，使对方或者使周围的人感觉自己还不算坏，自己是不是想借着这种利己方法来达到目的呢？与其解释说，佃是一个多么不能使自己满意的丈夫，伸子本身倒是需要拿出勇气来宣布说，我已经不爱他了，无论如何也不愿意作他的妻子。不管他怎样百般哄她，她也不能作他忠实的妻子过一辈子，而这又是经过自己分析而确信无疑的事情；既然如此，那么，难道就因为怕人憎恨、怕被人叫作利己主义者而就不能有处之泰然的决心吗？——伸子一想到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对于佃可能博得的同情（明知道是一种世俗的、没有真正价值的同情），有些嫉妒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太卑鄙了。

伸子正在思索这些问题的时候，忽然素子来了。伸子感到格外的高兴。那天晚上，彼此分手的时候，她们虽然说过，过两天要去拜访的话，可是没料到她能这么快就前来践约。

“……还是叫你走到头里来啦！”

“你也够懒的了……”

“懒得厉害呀。”

素子一边向屋走，一边问道：“忙不忙？”

“已经闲下来啦！”

“到外边走走吧。我来是想找你出去散散步，如果你愿意的

話。”

伸子叫素子等着，自己換好了衣服，兩個人一同走出了家門。天氣晴朗，不打陽傘，就覺得陽光晃眼睛。這時候兩個人都還沒有吃午飯，就先去銀座吃了些便飯，素子到K報社辦完了事，然後就從帝國飯店旁邊走進了日比谷公園。

“日比谷公園可真少見，有幾年沒來了……”

素子彷彿吃了一驚似地問道：“——怎麼，總不出門嗎？”

“一個人到這兒來蹣跚，有多麼無聊啊！”

從內幸町到公園門的附近一帶，大道旁邊的樹蔭下依舊搭着一排木板房子，都是些飲食零售店，門前立着“請喝一杯，酒果俱全”的招牌。小豆湯煮年糕、餛飩鋪、脏水溝，以及從簡陋的廚房里發散出來的潮熱發霉的難聞的氣味，漂溢在滿是發白的塵埃的春天的林蔭道上。她們走到了伸子小時候扎着大蝴蝶結常來的葫蘆池畔。長着青青綠葉的麻葉綉球下面，有一個面向池子的長椅。她們倆已經步行了好久，就在這個長椅上坐了下來。

“不打傘不行了。熱吧！”素子用手里拿着的雜誌當扇子似的搧着。

“可是，很舒服啊！……你看，鴨子該多麼愉快！”

可能是因為有賣吃食的木板房子的緣故，雖然不是星期天，附近的遊人卻不少。穿着藍色工服和短褂的男人最多。他們有的吸煙，有的看報，坐在池子周圍的長椅上或鐵柵欄上休息着。據說地震的時候，水禽都被人們吃光了的池子，今天卻是一泓春水，微波漣漪，陽光閃爍。兩隻鴨子，活潑潑地在水面上游着，它們時時突然高高地躍出水面，連蛋黃色的鴨掌都差點兒露出來了，雄壯地扑打着翅膀，水點四下飛濺着。飛濺的水沫上，在一瞬間朦朧地出現了又低又小的彩虹。真是一個天真爛漫、熱情、

美丽的景色。尽管有一个穿着染有店铺字号的短褂的男人离得很近，仲子仍然心情舒畅地和素子这个那个地谈论着。多半是由仲子先开口谈起，然后再接着谈下去。她们谈到契呵夫，谈到西鹤^①，又谈到《金槐集》^②。仲子是最近才读的《金槐集》，这时候她更加兴奋了，热烈地讲述起这部作品来，忽然，她脸上一怔，打住了话头，问道：“那个……我刚才是不是说错了？”

“名字吗？”

“是不是我说过一两次‘为朝’^③啊？”

素子哈哈地笑起来，说：“我听着有点怪嘛！”

“你真坏呀，只管不言不语地嗤嗤笑着，也不提一声。”

仲子自己也笑起来，觉得不好意思，脸上有点发红。

“……真的，当你说出这个名字的时候，我还觉得对呢！名字有什么关系，话说明白就得了呗！”

两个人想想，觉得这样马虎实在好笑。仲子和素子在这条长椅上谈了有两个罐头。她们在通向樱田门方向的路上走着的时候，素子说：“你怎么样？我在散步的时候，不愿意来回总走一条路，要是不走另外一条路就觉得有些不痛快。”

仲子认为在兴趣上她都这样明确，的确表现了素子的性格，觉得很有意思。

她们在樱田门前等电车，好久也没有来。后来知道电车在日比谷交叉点发生了故障。夕阳照耀着宽阔人稀的广场，电车站上等车的人，格外显得渺小。她们两个人顺着御河边，在柳树

① 即井原西鹤(1642—1694)，江戸前期的作家，作品有《好色一代男》、《好色一代女》等。

② 《金槐集》是日本鎌仓幕府第三代将军，诗人源实朝(1192—1219)的作品，又名《金槐和歌集》，笔调仿效《万叶集》。

③ 即源为朝(1139—1170)，日本平安朝末期的武将，精骑射。

下一直走到三宅坂，从日比谷方面連一輛電車也沒过来。

伸子覺得自己从这次散步中，精神振作了不少。

5

有一天，伸子到动坂去。她知道了母亲沒有在家，就从院子里的栅栏門繞到祖母房前的廊沿那兒去。廊沿上放着針綫盒，祖母却沒有在。

“奶奶，奶奶！”她喊了两声。

祖母一面問着：“誰呀？艳子嗎？进来！”一面从厨房里走出来。当她看到伸子已經坐在針綫盒旁边，就有些兴奋地說：“原来是你呀！”随后又笑着說：“啥时候来的？正赶上你媽出去了。”

“今天我找奶奶有事。”

“来，鋪上这个！”祖母把庆喜寿^①时别人送的緞子做的厚座垫放在火盒那边兒，接着說：“俺昨兒个才从須田家回来。……他們那兒，赶明兒怎么办呢，真沒有办法，俺昨兒晚上想了一夜，也沒睡着觉！”

祖母的二女兒，也就是伸子的姑母，嫁給了須田家，在地震的时候，被房子压死了。以后就由刚从女子中学毕业的大女兒照料着家务。

“……真是沒有办法，那就得找个管家婆了。”

祖母沒有回答，两只手捧着聚乐磁^②的茶碗喝了一口茶，

① 日本的风俗，在七十七岁时庆寿，因“喜”字草体字形同七十七。因此七十七岁寿辰叫作喜寿。

② 用手捏土成坯，低溫烧成的一种素陶。

說：“俺本来就够老的了，自从地震以后，俺越发觉得老了。阿静也死了，保科也死了……为啥俺这个老废物总不死呢！”

去年九月，祖母在东京，亲身赶上了自己的亲骨肉——女兒和弟弟的死。伸子以悲哀的心情听着祖母的述怀。

“气候也快好了，奶奶您好不好到K地去休养一下？”

“怎么好呢，不去看一下，房子也要变成草房子了！”

“我想最近到那兒去住几天，您能不能一块兒去？”

祖母仿佛感到意外似地打量着伸子，說：“真的嗎？你要是去的話，俺也願意去。”

“您去我也有个伴兒呀！奶奶您說什么时候去好？”

“只要不是今天，俺多嚙走都行……”祖母忽然以老年人担忧的样子，在火盆上敲打着烟袋，問道：“……你家里的事怎么办？……你問过佃沒有？”

“那没什么！”伸子为了不叫祖母有顧慮，簡單而輕鬆地回答說：“我想下月初就去，奶奶，您就准备着吧。”

祖母很滿意似地用力把头向下一点，回答了一声：“好！”

伸子沒等母亲回来就走了。在电車站旁边有一个卖細洋布的鋪子里挂着标着价錢的友禪綢^①，里面有一种花样是伸子所喜爱的，价錢也比較便宜。伸子从远处看着这种华美的深紅色花样，就想起乡下家里的被头和座垫，差不多都是茶色和黑色的，于是她就买了一丈。

佃比伸子回来得早一些，他一看到伸子，就問道：“听說你上劲坂去了？”

“嗯。”

① 宮崎友禪(1681—1768)发明的染有花鳥、草木、山水等花紋的一种綢子。

“是來電話找去的嗎？”

“不是……我找奶奶去了。”

“哦……”

“我還想到K地去，是邀奶奶一道去。”

佃臉上現出不高興的樣子，一聲不響，轉過臉去朝向桌子那面。伸子感到丈夫是在等待着自己說出：“讓不讓去？”或者“我可以去吧？”這句話，可是伸子却故意保持着沉默。因為下了最後的決心，所以伸子的心里是從容不迫的。

待了一會兒，佃露骨地用吵架的聲調質問說：“……你是去改換心情呢，還是就此分手而走呢？……請你說清楚，我還有我的打算。”

語氣似乎很激昂，可是，伸子立刻感到佃說的並不是真心話。過去自己太笨，總是盡量接受佃的話，想當場就解決問題，所以始終是失敗的。伸子想到這裡，帶着奇妙的笑容，反問道：“你認為是哪一個？”

佃沒敢冒昧地自己決定是哪一個，他用滿含憎恨的眼神，斜眼瞪着伸子。看到這副面貌，她並沒有恐怖，反而斷斷續續地發出了不懷好意的輕輕的 laugh，使自己吃了一驚。她用一種溫和而又有些惡狠狠的聲音緩緩地說：“你覺得我可恨吧？……”

佃彷彿身上被刺傷了一般，臉上的表情非常可怕。丈夫的苦惱感染了伸子的心灵，啊，他痛苦，非常地痛苦！可是，伸子彷彿陶醉在折磨自己和丈夫的苦痛中，嘴角上帶着冷酷的微笑，象告訴他什麼好事一般，一字一字清清楚楚地小聲說：“我也恨，恨得不得了啊！我覺得……有什麼東西在啃嚙着你似的。”

對佃的憎惡和憎恨自己的心情一起涌上了心頭。伸子覺得眼前一片漆黑，她離開了這間屋子。

伸子預定在七、八号动身到K地去。佃每天照旧去学校，傍晚回家以后，他表面上虽不显露，却暗自留心察看着屋中的情形。他每天回来的时候，心里大概总是想着，伸子今天是不是准备了行装呢？准备得怎样了呢？預定的日期已經迫近了，可是她絲毫也沒有做什么准备，佃有些焦急了，有一天，他好象不好意思地問道：“真要去的話，也應該准备了。”

原来伸子早已体会到佃在表面上故作鎮靜，实际上他每天回家的时候都在关心着是不是已經收拾了行李。她有些受不了，打不起精神来郑重其事地准备行装。这时候，伸子仿佛不耐煩似地、粗暴地回答說：“象我这样的人，没有什么要大惊小怪地准备的东西。”

女用人隱隱約約知道女主人要离开家庭，她虽然是一个受过教育、懂得道理的女人，也总有些沉不住气，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在干活兒，伸子看到这种情形也非常难受。整个的家庭充滿了将要崩溃的气氛。……

终于到了明天就要动身的头一天，伸子在十点半鐘睡醒了。她坐在被窝上面，朝着另外一个空被窝、窗外的狭小的院子，以及院中的竹篱眺望了許久。传来了隔壁人家的主妇的說話声，只听她說：“最近又时兴起小花紋布了。”

这句话的声音十分清楚。这个粗野的高声和清晨独坐在鋪席上的凄凉感触，格外鮮明地反映在伸子沉痛的心头。这一切都是日常看惯了的东西。她觉得，自己是最后一次看这一切东西了。伸子每当早晨在这鋪席上醒来的时候，也不知有多少次感受到这种难言的苦恼：“啊，还在这兒嗎！”伸子觉得生活是一个不可思議的东西。正因为这是曾經折磨过自己的地方，所以才使人难以离开这个家。竹篱下本来不足以留恋的万年青，这

时候也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伸子打算趁丈夫不在家的时候，一个人安安静静地走出家门。的确，她曾经把自己生来的优点和缺点，把自己的整个身心都倾注到佃身上，又是爱他，又是恨他，所以，哪怕是偶然想起一小块石头，也难免联想起他某一次说话的声音，看着自己的眼神；同样地，佃也一定能回忆出自己那些细小的事情，伸子一想到这些地方，就觉得五年来的生活，在一瞬间整个地压在自己身上，使她感到很憋闷。

吃过了红茶和烤面包，伸子站在桌边，叫过女用人来说：“喂，把储藏室的皮箱拿出来给打扫一下。”

“您要走吗？”

“嗯。今天得先到动坂去，好一块儿走。”

女用人把旅行用的皮箱搬到廊沿上去，用抹布擦拭着。伸子在一旁从桌上收拾起日记和其他需用的文具。她只把几件替换的衬衣和嗶嘰服装装在手提皮箱里，然后又在上面放了些稿纸。

“您就带这点东西够用吗？”

“……再用什么，给你写信，能给我寄来不？”

“那当然……”女用人有些不好意思地问道：“您大概几时能回来？”

“要是不回来，有什么困难吗？”伸子仿佛开玩笑似地说着，稍微笑了一笑。

随后她吩咐叫来了一辆洋车，为的是把行李拉到动坂去。因为皮箱太小，就捆了很多道绳子，把皮箱捆在车上，看来绳子反而比皮箱更醒目了。

不等佃回来自己就走，的确有些使她犹豫不决。伸子怀着悲痛而又动摇的心情磨蹭到三点钟。可是，当她想到，不久他又

要带着那种声音和眼神，跟每天一样拉开格子門进来的情形，立刻就想赶快走开。她向女用人說了声：“再見，請多保重！”

穿过两旁全是綠树篱笆的二百多公尺长的橫街，才能走到大馬路上。伸子手里抱着綢包袱在这条路上一面走着，一面担心着身后，不由得就加快了脚步，她尝到了一种說不出的不愉快的滋味。这条街笔直地通到前面的大馬路。伸子她們的房子坐落在一个长方形的地区里，周围是一条凹形的道路。佃下班回来总走一个固定的路綫，是順着凹型右边的道一直走到香烟鋪的拐角，然后向左拐弯而走現在伸子所走的橫街。这条街是一个行人稀少的小路，他拐过拐角，从远处就能看見伸子的后影。她想，如果有什么事他早回来三十分鐘，拐过那个拐角，是不是会看見自己？是不是会从后边跑步追来，或是吹个口哨呢？——佃已經知道伸子無論如何今天是要走的。既然知道，自己却为什么怀着逃跑一般沉重的感情呢？伸子极力抵抗着自己的心情，几乎使自己苦恼地，竭力慢慢地在鋪着砂石的道上向前走去。她觉得这是难以告人的感情，眼中噙滿了辛酸的泪水。

6

伸子到乡下的那天，正赶上这个地方是五月狂风的天气。坐着洋車，走上从市区到村庄唯一的冷清的道路上，狂风从二三十里前方的山脉一直順着这条道路吹来。車篷突然被一陣风吹得鼓涨起来，車夫把整个身子的重量压在車把上，掙扎着站住。在这一瞬間，伸子清清楚楚地看見了黄昏的前方有一条朦朦朧朧的白色道路，和那山边附近的天空，翻騰飞揚的黑云里，閃閃发出凄然的蓝色光芒。激烈的、阴暗不測的天空，似乎反映了她的

内心状态。

祖母每天拾掇着竹丛，或者到堆房里去干点什么活兒。时常由于找不到什么东西，就引起全家的騷扰。

“到地里去把与次郎給找来！”

与次郎来到廊沿前，祖母在火盆边上叩打着烟袋，說：“你知不知道茶筒在哪兒？在島根住的时候，有一个熟識的木匠，是个懂茶的人，他說这个筒装茶叶不发潮，是俺一件要紧的东西，怎么沒有了呢！”

“老太太，您不是把它卖給古田家了嗎？”

祖母吃惊地高声說：“俺嗎？”好象出于意外似地接着說：“俺怎么会办出这种事兒！”

“……这可怎么办！”与次郎为难地向伸子笑了笑，說：“实在是老太太卖的。古田老太太說，这是个好茶筒，您說也不能帶到东京去，就讓給人家了。……我給送去的，换回了五块钱，绝对沒錯。”

“是嘛——俺老糊塗到这步田地了嗎？——俺真想不起是卖了……”

与次郎觉得自己受到了嫌疑，有些焦急，說：“是我去的，那么，給我五块钱，我去要回来！”

“……这个……”

与次郎糊里糊塗地回到地里以后，祖母赶到桌子跟前向伸子說：“真叫俺不痛快！……抓俺年老糊塗，真想不到他們会干出啥来。头几天找銅鍋，也說俺卖給了山本家啦。”

“奶奶，人老糊塗是年岁的关系，沒有办法不老的，最好您平心靜气地服老吧。可是，年老糊塗的人，有时候硬充明白，这倒反而麻煩了。”

“哼……伸子，你認為怎么样，真是倦了嗎？”

在心情平靜的時候，伸子就會哈哈地笑着說：“我怎么能知道呀！最好到對方去對証一下吧。”

自己心里煩悶的時候，祖母要是這樣嘵嘵不休，伸子就會生氣地說：“奶奶，您最好研究一下怎樣仰臉朝天，不管閑事的方法吧！”

伸子用一個舊書箱當腿，上面放一張紫檀木桌子，在六鋪席的屋裏的一角，搭了一張書桌。廊沿外邊是院子，院子後邊是莊稼地。打開紙門上的小紙窗，可以眺望院子和莊稼地中間的矮矮的草堤和一部分茂盛的两行梅樹。下午，在西斜的陽光照耀下，狹窄的路旁的两行梅樹和草叢的風景，同荒廢的庭園和初夏生氣勃勃的一片綠色互相交輝，十分幽美。

伸子的心情，是陰郁而敏感的，打心里感到寂寞空虛。上一次來到這兒住的時節，因為懷着一種焦急情緒，心里惡恨着佃，責備自己，所以周圍的大自然，並沒能深刻地浸透到自己的內心。現在，伸子的心在病態的安定下已經鎮靜下來。她把日夜不息地推動着鄉村的天地前進的大自然的力量和支配自己和佃的生存力結合在一起，有了深刻的體會。當初自己已經是一個二十歲的人，懷着女性所具有的種種欲望和本能，以及把一切都燃燒成玫瑰色的火焰、連一個陰影也不使它存留的熱情——這個熱情在當時是一個快活的動力。那時候，佃三十五歲，在長期流浪以後，帶着疲勞和安息的欲望出現了。在伸子這樣一個對一切事都要惊奇、獻身、流淚，總想熱中于什麼事情的朝氣勃勃的人來說，甚至他疲憊的面貌也都是個刺激。伸子陶醉于自己的熱情，盡了一切力量，把佃攬為自己所有。要是伸子生命深處的熱情，能夠就此燃盡，在兩個人的生活保持微溫程度的余燄，也

許就不安无事了。也可能以佃教授及夫人的身分——以勤儉、儲蓄和恩俸維持夫婦的快樂，和和睦睦地過到四十歲，過到五十歲，或者一直走到墳墓里的。可是，伸子的情熱，在佃一個人身上却沒有消耗罄盡。她的生命如同用北海道牛的奶水滋養的細胞那樣豐富、旺盛、貪婪。在生活上，她所企求的不是佃所企求的那種既不怎麼消耗，又不大吸收，以“我們的平穩”當作生存的座右銘的態度。她認為落在地上的影子，如果是兩個人，就是兩個影子，所以，她相信一男一女，只要兩個人結合在一起，從道理上講，就不會沒有更多、更廣泛、更深刻的日新月異的生活。……

歸根結底，也就是一種表現為愛和憎的情熱——極其活潑而又可怕的情感；同時在自己的本質上，具有酷愛自由和獨立的本能。在和人打交道中，自己實在容易深深受到影響，容易信賴人，被人所左右，而這種情熱和本能是大自然所給與的唯一有深刻意義的依靠。伸子在鄉村過了一段漫長而安靜的日子，一天天地思索着這些問題，就逐漸得到了理解。儘管結果是破裂的，作為一個使自己的整個心靈飽嘗到戀愛和結婚生活的光明和黑暗的、種種複雜情感的人，佃絕不是一個萍水相逢的過路人。凡是一個女性，都不能不有一次陷進結婚生活的夢想里，單憑使自己能夠比較徹底地從這個夢想中解放出來這一點，也許還可以把它看作值得慶幸的事哩，這完全在自己怎麼看了。……

伸子這樣翻來復去地思索着，對於佃，心情就比較平和了。而且有時候甚至產生了這樣的心情：想共同回憶一起度過的過去那些痛苦的日子，並且共同來憑弔那些痛苦的日子。最後，她想好好寫一封信，作為將來互相的回憶。一天晚上，伸子追懷往事，感觸滿懷，她坐在桌前，攤開信紙，拿起了鋼筆。可是，提起筆來要寫第一個字的時候，不知什麼緣故，仿佛感情的門，不知

不觉間已經緊閉起來了。從何寫起？不論寫什麼，聽來都覺得只是一種無聊、索然空虛的言詞。對於佃的微小的感謝，出於至誠的別離的言詞，如果用文字來表現，覺得可能會叫對方感到完全是一片假意，矯揉造作。至於自己曾向佃說過的那許多憎惡的言詞，狠毒的語句，這時候却一句跟着一句，帶着使人驚奇的現實性重新復活起來。而他所報復的那種冷嘲，丑陋的自暴自棄的話，以及當時的面貌，眼神，仿佛現在一同在鼓膜里響着，聽得清清楚楚。——伸子在深夜的燈下，怀着恐怖的心情，感到了語言的作用。從人的嘴里說出來的話，說出多少就會發揮多少作用。在氣憤的時候，在怨恨的時候，互相信口所說的話，現在不是已經表現出它分裂兩個人的威力了嗎？

……伸子一面沉思着，一面把一個字也沒有寫的信紙，仔仔細細地撕得粉碎。她推開椅子，把這些白色碎紙片紛紛地扔在紙籠里，就走出了院子。巨大的月亮周圍出現了更大的暈輪，結縷草散發着夜里濕漉漉的氣味。從遠處黑黝黝的伏松旁邊，走過來一個到祖母家洗澡回去的老太婆。

“多麼好的月亮！”

“……”

“——該歇着了吧！”

“晚安！”

這個象老母象似的老太婆，看到伸子無精打采的樣子，一面從身傍走過去，一面故意眯縫着眼睛，說：“有一個好歌：遠離欲相會，最好月當鏡。”

她用攥着一條濕手巾的手，象貓撓爪兒似地向伸子一擺，作出了一個怪樣。

伸子最高兴的是素子的来信。原来在来乡村以前，伸子有事要到镰仓，素子曾陪她一起前去。那时候伸子需要看一场电影，素子也陪着看了。和祖母共同生活，只能说些锅碗瓢盆的家常话，同素子无所不谈的书信来往，逐渐成为伸子在生活上必不可缺的东西了。伸子常常把充满在心头的各种感情和思想，不管是关于佃的还是另外的事情，随随便便地写在大大小小的信纸上寄给素子，素子也一一提出她自己的意见寄来。正如伸子最初所感到的那样，素子是个富于感情的人，可是，由于思想稳重，或者由于懂得世故，是个实事求是，而能保持一种均衡的女性。她对伸子过早的感动或思索，感到关心和好笑，而以友善的讽刺回信说：

我觉得你这个人丝毫不谙世故。今天的信里，你就是如此，我认为你过去对佃也是象这样怀过幻想的。钦佩我，那才是愚蠢呢！抬得高高的，结果一下子都幻灭了，谁也不干。

又写道：

我也够愚蠢的，而你也够愚蠢的啦。而且愚蠢得妙不可言，却有本事光明正大地说明自己的愚蠢。

伸子翻过来复过去地读着素子的信，觉得说得很对，就愉快地笑了。素子随着当天的心情，有时候整整齐齐地把小字写得滚圆；有时候象调皮的孩子，信里的字越写越大，胡乱地写上一阵就寄来了。伸子怀着爱情看透素子在表面上似乎很有经验，而骨子里却是个富于同情心的、亲切的、正直的人。——伸子偶

然認識了素子，使她衷心感到高興。由於和素子的新的接觸，在伸子的茫然空虛而容易消沉的心灵里，注進了一股生氣。

一天傍晚，伸子和祖母兩個人待在廊沿上，祖母躺在長椅上，伸子拿出腳踏子坐在祖母旁邊。吃過午飯以後，她倆為了最近雇的女用人的工資，吵過一回嘴，剛剛和好。原來吃過午飯的時候，一個女用人因為有急需，想要用一下工資。這天是二十五號。向介紹人約好十五元錢雇用的，可是，祖母忽然吝嗇起來，說是雖然這樣約好的，可是因為家里人口少，要給女用人十三元。伸子反對這樣辦，於是就為了這樁不值得的小事生起氣來。事後祖母倒反和氣起來，輕鬆愉快地講些老話給伸子聽。她談起從前的事兒，在高山家有一個老太太，在談話中說起祖父當了參事司補，因為耳聾聽錯了，就詫異地問道：“是三里四方^①這樣的官兒嗎？”自己家里的老太太也是個聾子，一本正經地回答了一聲：“是的！”七十九歲的祖母講着這些事，覺得比自己年紀還高的兩個老太太的一問一答非常可笑，就乘興學起當兵的聲調說：“是的！”逗得伸子也笑起來了。正在這時候女用人來叫吃晚飯，同時交給伸子兩封信。伸子看看下面那封信是日本信封，和素子往常用的一模一樣。不過，早晨已經接到了一封，心想不會是她來的吧，她疑疑惑惑地翻過來看了看。結果還是素子的信。郵戳的日期和早晨的信是同一天，時間却是傍晚的。

我的工作二十八日可以告個段落，能有幾天余暇，很想去看望你。惟恐打擾你，要是不方便，請立即回信。如果無礙，大約在二十八日下午一點起身前往。

“您好！”

^① 參事司補日語讀作sanjishiho，三里四方日語讀作sanrishiho。

伸子一面走着一面讀着信，意外的高兴，激动得心里有些难过。她兴奋得想拍一个电报叫素子即刻就来，好歹总算按捺住自己的激动，才坐下来吃飯。伸子兴奋地告訴祖母說：“奶奶，多好啊！吉見女士說她二十八号到这儿来。”

“哦。……什么吃的也沒有，这怎么办！”

“那没什么关系呀！她知道这儿不方便。”

伸子很快活地拿起了筷子，可是觉得情緒激动得連飯都咽不下去。現在自己能喜悅到这个地步，就联想到五年以来，自己是多么渴望着这个喜悅，回忆起来真是可怜到极点。一个朋友都能够給带来这样温暖的喜悅，他却为什么連一次也不能给自己带来一种在回忆中值得高兴而得意的快乐呢？固然动坂那兒拒絕他到这个乡下家里来，可是，如果他是个有心的人，在这五年之中，也会找到一个机会，或在什么地方，給容易高兴而且如飢如渴地盼望快乐的自己，留下一点点难忘的快乐的呀！——回想起来真令人觉得莫名其妙了。究竟有沒有从心里高兴过，切身感到过他的温暖的心呢？决不会一点也沒有吧。要說一点也沒有，那就太可怕了，伸子匆忙地从記憶中寻找起来。在回忆中，只有她自己在热心劝說丈夫，使他相信自己的真誠，只看到倔强地竭力掩飾着絕望的自己，或者是象暗淡的火焰一般的男女关系而已。留在記憶中的每一个情景，沒有一个不是滿面泪痕，或者是在火焚般的内心里流着眼泪的苦痛。尽管如此，而始終以生活为中心拚命掙扎的也是自己。……

伸子回到書桌前，用明信片給素子写了回信，叫女用人給寄出去。以后，仍然繼續思索着这些問題，觉得悲痛得心里有些顫抖。伸子自从决意不和佃共同生活以来，就决心不讓自己的精神和肉体所得的經驗空自放过，不使它成为一个单纯的不幸和

失敗，決心要從這個不幸和失敗之中產生出什麼來。因此，可以說是內心里有一種理智的作用，想要以時代和性的問題為背景，全面觀察和分析自己所經歷的道路。然而從素子坦率的心洋溢出來的溫暖，使伸子的感情象開了閘門的水一樣地沖出來。她深刻地感到，自己空空地毫無意義地度過了二十歲到二十五歲之間的青春時代——對一切熱情和歡喜，都能單純地，象火焰一般接受的時代。這些年華是一生不會再有的了。一股惋惜生活的心情充滿了全身。伸子一面咒罵着佃和自己兩個人的懦弱，一面冷靜地吞聲啜泣了好久。由於這番啜泣，多少沖淡了一些痛苦，伸子邊哭邊想：具有自己這樣心情的女人，在世界上是不是只有自己一個人呢？自己所企求的生活樂趣是在這個世界上不應懷抱的奢望嗎？——上帝呀，上帝！自己難道是個人人都嫌惡的、與眾不同的女人嗎？

8

素子來的那天，伸子迫不及待地到車站去迎接。下午雷聲隆隆，下起傾盆大雨來。伸子在出門的時候，雨稍微下得小了一些，但她想如果從市區回來的時節再趕上大雨，連洋車也不會有，那就只好在市區里住一夜。於是她在臨走的時候帶上了一些小梳子什么的。去年夏天，村里一個車夫的房子遭到了雷殛，車夫當時吓得生了一場病。從那以後，一遇上大雷雨的天，這個車夫就吓得縮腳不動了。在這樣的壞天氣，沒有一個車夫願意從市區頂着出名的大風順這條公路到這個村子來。

回來的路上，幸而雨停了，只刮着風。漆黑的夜晚的道路上，四面八方吹來的大風，嗚嗚地吼叫着，素子多少懷着不安的心

情，从前边的洋车上问道：“……真够呛！……还很远吗？”

“还有三分之一的道儿！”伸子一字一字用力大声地清清楚楚回答着，可是话声却被风吹散，素子没有听清，回问了一声：“啊？”

伸子虽然听见了，可是在车里颠簸着，没有回答。

第二天早晨，一打开东边廊沿的挡雨板，素子喊了一声：“啊！原来这里的景致这样好啊！”她重新感到了惊异，说：“这是我第二次吃惊，昨晚真有些害怕了，心想这是到了什么地方。”

雷雨过后的清爽宽阔的北国天空，引人入胜的遥远的远峰，左边可以展望着丘陵上的可爱的森林，这一切生动活泼的美景，连伸子也觉得怡然神往。

“空气有点不同吧？觉得非常清爽而有劲吧！”

“想不到下县还有这样的好地方！”

“我只到过关西——京都附近，不过，我喜欢这儿，觉得比那儿的风景好多了。你呢？”

“那儿没有什么出奇——是一个平凡的美景。”

祖母走过来，不断地唠叨着说：“太欢迎您了，在乡下什么款待也没有，实在不好意思。”

伸子向素子悄声地说：“八十岁的人了，还没忘说客气话的技巧。”

说着两个人就大笑起来了。

橱柜里放着一床酱紫色地、带绿色和茶色粗方格纹的旧式围毯。伸子把这个围毯铺在院子里的草地上，两个人就伏在上面。素子把围毯中间露出的草拔下来，插在自己的细烟嘴上，发明了一种吹箭的游戏。

“来，给我试试。我比你吹得更远。”

草太輕，反而吹不遠。

“啊，这样弄得肩膀都有点疼。”

待了一会儿，素子仰臥起来，两只手交叉着搭在額上，目不轉睛地眺望着地平綫。周围弥漫着香噴噴的青草和阳光的气味……在伸子心里充滿了一种和平、快乐、信賴的感情。她回忆起前些日子到鎌仓去的时候，在旅館旁边一个小砂丘上两个人也是这样晒着太阳的心情。她待在素子的身旁，就仿佛有所依靠似地感到心情舒暢，精神安定，摆脱了由于女性的温柔（从不好的意义來說）而来的拘謹，心里很痛快，这对伸子來說，完全是新的感情。

伸子拿出去世的祖父用过的老花鏡，她們一会儿看看云彩，一会儿看看山巒。用这个老花鏡看那綠油油的美丽的山腰，树木仿佛象野猪的皮肤那样斑斑点点的。——她們暢談起来，正經話，不着边际的話，回忆往事的話，无尽无休地談論着，素子毫无掩飾地把自己过去的的生活講給伸子听。檜崎寄来一张明信片，回复她俩共同写的信。上面写着：

我已經料到吉見現在在那里了。怎么样，我这个千里眼有两手吧！

两个人一同讀着，就笑起来了。素子住了三天就回东京去了。

素子临走以前所躺过的长椅，仍旧放着鵝絨被，擱在屋里的一角。夜里，伸子拉开中間的紙隔扇，有桌子的房間点着灯，另一間屋子黑暗无光，她在这兩間屋子里来回踱着步，感到不知不觉地又有一种旺盛的生活欲貫穿着自己而洋溢出来了。仿佛是在不自觉地时候整个的身体都順着这股生活欲的水流冲向前

去。一星期前，接到素子来信的那天晚上，自己曾被折磨得失眠，那种宛如肉体疼痛一般的悲哀，倒象是成了促使生活欲觉醒的前兆了。当她一心想着要过崭新的生活，要寻找不同的生活，并且去追求的时候，连这些东西在什么地方都没能发现。在不知不觉中，这个时期却到来了。就好比一天早晨，忽然醒来，突然深深感到大地回春一般，如今留神一看，自己周围所流的早已不是过去的潮水了。——这种心情深深地打动了伸子。

第二天，伸子进一步下定了决心，怀着坚决的心情，开始给伸子写信。她本来想写一封富有友情的信，可是，象那天晚上一样，柔和的情绪，竟没能痛痛快快地流露出来，反而写出了词句格外郑重的信。她不满意地撕了好几次重新写，终于决定只简单地写出问题的要点。信上写着，这次到乡下来，是想以此作一个段落，各自选择另外的生活道路；以及如果住在东京，就无法实行这种办法，并且也不能向他说明出口来，希望他原谅这个苦衷等等的話。

这个问题，从最初起就是我一个人所需要的，您认为丝毫没有必要，恐怕就是在目前也是如此吧。不过，这次务必请您允许。同时我衷心希望我们之间的关系不至于弄到互相憎恨。

她把信写完以后，仍然向两张信纸看了一会儿。是有所感动呢，还是无动于衷呢，连自己也弄不清自己的内心状态。伸子仔细地吧信纸弄齐，折好，装进信封，亲自出去投进了邮筒。

回来的路上，抬头看了看，天空布满了晚霞。片片绚烂的采云高悬在空中。天边时时闪烁着闪电，辉煌地照耀着苍茫的桑田、杉树防风林以及遥远的山脉。清爽的空气，连一点风丝都没有。把身心完全放在大自然里，仰视着天空，深深地觉得：啊！

好容易才算放下了一付重担。伸子心里真想把这个靜謐、广闊、美丽的风景和离得老远的素子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讓她来跟自己一起高兴高兴。想到东京去！……她向前迈步走着。想到东京去……想去，想去！迫不及待地想去，伸子逐渐抑制不住自己的情感。在素子回去的时候，伸子恨不得一块兒走，可是，她想到自己对佃的态度还没有明确决定，于是就忍耐下来。现在总算告了个段落，即使到东京去两三天，这一个月的忍耐也不会化为烏有的。——伸子計算着日子，想知道素子现在是不是正忙的时候。即使到东京去，她也不願意到那出入的人多、佃随时可以去的动坂家里。她打算到素子那兒去，不見任何人，只是到那兒去吸收一些都市的熱鬧和素子的帶有諷刺的味道、然而令人愉快的鼓舞。

伸子精神抖擻地向前走，忽然想起自己連一件单衣也沒有带来。六月里在东京是不能穿袂衣服的。她想起一个好办法。她急忙回到家，从衣柜里拿出一件蓝条纹的袂衣，送到住在庄稼地对面的、曾向她唱过“最好月当鏡”俗謠的那个老婆子家里。她焦急地托老婆子道：“請你把这个里子都拆下去，再把衣裙和領襟給縫上，要在四号早上給做好。——是要改成单衣啊。”

这件衣服本来是重染的，里子是白色的，虽然有些不受看，可是伸子認為上面套上外褂穿还不怎么难看。

9

伸子本来不打算告訴动坂家里，可是在开往东京的火车中遇見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因而就改变了計劃。伸子在素子家附近的公用电话閣子打了一个电话告訴母亲說：昨晚回东京来

了。母亲“啊”了一声，好象是怀疑而不快，兴奋地說：“有一桩怪事。……佃現在不在赤坂呢！”

伸子判断不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說：“我沒到赤坂去，不知道啊。”

“你在哪兒呢？”

“在吉田小姐家里。”

“……总而言之，佃沒有在赤坂。”多計代仿佛威胁似的又把这句话重复了一遍，接着說：“从K地来了一个电报，問你几时回去呢！”

母亲那种拐弯抹角的口吻仿佛有什么用意似的，所以伸子就直捷了当地抓住要点說：“……我在火車上遇見了約翰斯頓先生，他說有事見您，明天就到劲坂去。我也去，明天再詳細告訴我吧。”

母亲考虑了一下，然后斬釘截鉄地說：“你馬上就来！”

两个人在电话里都沉默了一会兒。伸子說：“那么我就去，”就挂上了电话。

伸子坐在出租汽車里，一面顛簸着一面想道，那么佃是到K地去了。他可能是在接到信以后，在昨天——伸子走后的第二天——去的。当然，伸子并沒想，单是那一封信就能解决一切問題。佃把信反复看了两三遍，知道伸子这一次是当真的了，所以才决心到乡下去找她，伸子非常了解他这时候的心情。他可能是怀着七分的不安和三分的自信而去的。这是有緣故的，因为早在两年以前伸子就已經提出了分手的問題。她曾經在鎌仓单独住过一个时期，結果由于他的眼泪和當場的热情，伸子就沒能坚持到底。可能他認為縱然这一次伸子会有些頑强，如果自己针对这种情况，强硬地憑着一股毅力还能挽回。伸子很明显地看出

佃的这种作丈夫的老一套的态度，伸子感到非常厌恶而愤懑，甚至觉得对他所怀的某种程度的公平也都好象要消逝无遗了。并且有一种冷淡的、反抗的心情也抬起头来说，现在已经不是过去的自己了。

伸子走进了屋里，父亲和母亲满脸不高兴地坐在那里。本来不许佃到K地去，可是他竟擅自去了。他拍来“伸子几时回来”这样一个不得要领的电报，可是又不知道他本人在哪儿。一大堆复杂的纠纷，究竟骨子里包藏着些什么问题也无从猜测，父母左右为难，所以感到非常不快。伸子虽然理解这种感情，可是，他俩那种好象是站在佃那方面，来教训自己或是叫自己认错的心情，使伸子很不愉快。夫妻间的纠葛，未能停止在夫妻之间，竟波及到周围，连内心里厌烦的阴影也要随着暴露出来。伸子虽然觉得应该由自己负责，可是，对于父母那种仿佛说，对丈夫爱也不成，不爱也不成的心理的微妙作用，感到又滑稽又可怜。

伸子说出寄给佃的信的内容，父母听了都没有作声。待了一会，多计代才安详地说：“……这是一辈子的大事，必须要深刻地考虑好才成。……你是个富于感情的人，恐怕你过不了一辈子的孤独生活……”

“这一点我自己也知道。……我已经考虑了不止一年两年，考虑好久了。无论如何我已经忍受不了啦。没有水的地方，鱼就活不了——不会有人说这是因为鱼不好吧？我想，人也有这样的时侯。”

“不管怎样，明天总会见面吧，还是好好考虑一番才好……结果呢，或者这样办会更好一些也说不定……”

真正有勇气的人是温和的。希望自己能有百分之一的这个温和，跟佃作最后的会面。伸子这样思索着就睡下了。

第二天大清早佃打电话来把伸子叫醒了。当她一听到“赤坂打电话来了”这句话，眼睛还没有完全睁开，就觉得一阵厌烦的感情掠过了心头。为了使心情能够从容一下，伸子理了理衣裳，然后才走进地板间。

“喂，喂。”

突然佃的急躁、干哑的声音刺着鼓膜：“喂，喂，什么时候回来？”

“……今天约翰斯顿先生到这兒来喝茶。他走了以后再……”

“你忙吗？”

“……………”

“要是那么忙，那就请你愿意什么时候回来就什么时候回来吧！”

啵嚓一声，耳机挂上了。

伸子既然起来了，也就不能再去睡了。还没有过一个钟头，赤坂又打来了电话。

“喂，喂，您是伸子吗？”

这一回不是佃来的电话，是佃的至友織田，声音低而沉着。伸子不知道怎样说好，没有回答。

“什么时候回家呀？”

“大概得八点来钟……您——在那兒吗？”

“嗯，昨晚住在这兒的……那么……”

话还没有说完，啵嚓一声就把电话挂上了。伸子揣摩着佃和織田两个男人，心神不安地站在屋里说：“这回我去给打一个电话，”等等的情景，觉得这是小题大做，她感到有些不好意思。

伸子到赤坂的时候已經九点多了。

轉过大街的拐角，走进橫街，各家早已安歇了，黑暗的胡同里連一个行人都沒有，但屋里的灯光穿过竹篾的空隙輝煌地一直照到街上。伸子穿着单衣，覺得肩膀那兒有一点凉意，望着灯光，伸手拉开了黑洞洞的格子門。佢好象离弦的箭一般从屋里一直奔跑出来，問道：“伸子嗎？”

“……您好。”

他好象等不及伸子脫下木屐似的握住了她的两只手，一直地把她拉到了廊沿尽头的一間沒有点灯的屋里去。伸子在漆黑的屋子里徬徨失措，偶然碰着一把椅子，就順手抓住了它。佢仍然沒有松手，一只胳膊撲抱着她，拖过一把椅子坐下来，仿佛疯了似地使劲撲抱着她。他說了一句：“Do you still love me?”^①随着就象小孩子一般放声哭了起来。他一边哭着，一边用自己的面頰在伸子的脸上蹭着。他用顫抖着的大手掌撫摩着伸子的手，撫摩着肩膀，撫摩着头发，象要把她压碎般地来回撫摩她整个的身子。——伸子一动也不动地任憑他撫摩着。他那顆沉重的脑袋紧紧地依靠在她的前胸上。伸子覺得他滂沱的眼泪温呼呼地渗透过她的衣裳，她撲起他的头，怀着一股悲哀的心情，靜靜地撫摩着他的头发。她的眼睛逐渐对黑暗习惯下来，她看到丈夫的肩膀随着嗚咽抽搖着。她茫然地、目不轉睛地看着；对自己感到了惊駭，心里暗說：“啊，我沒有哭……沒有哭……”

① 英語，意思是：“你还爱我嗎？”

伸子对沒有和丈夫一同哇的一声哭了出来^的自己，一面感到惊駭，一面象作梦的一般撫摩着他的头。她突然感到一陣寒栗和噁心，难过、苦恼、悲哀得渾身顫抖起来。可是，始終沒有流出眼泪。两个人不得不遭受这样痛苦的折磨，然而已經死去的爱情不能再活了，所有这一切将不可挽回了，这种絕望的意識使伸子苦恼得透不过气来。

“嘻……”伸子把他的头紧紧拉到胸前，把自己的臉頰放在他的头发上，心里說：“……我爱过的人！那样可爱，那样依恋过的人——两人之間流过了多少眼泪呀……”

伸子沒有說一句話，也沒有流一滴眼泪，难过得心都僵硬了，覺得快要暈过去了，她閉上了眼睛，打了个趔趄。他慌忙地扶她躺下了。

他想以肉欲的风暴攫取伸子的心，把她重新拉回自己的怀抱里。伸子最初拒絕了。可是，后来終於一面劇烈地哭泣着，一面怀着莫大的悲痛，投进了他的拥抱之下。她在戕害着自己，感到在无限的痛苦和激烈的肉欲之間动荡着，可是她已經知道，在他們这两个可悲的男女的身上写出了“最后”这两个大字。

第二天，他没去上班。“我去K地的时候，已經递了假条，这个星期可以不上班。我想有三天的時間，总会决定出个头緒来。”

伸子感到丈夫这一回是要使出全部力量来。他坚决相信拿出全力来就有把握使她回心轉意。

这是一种监禁。是一个悶热的阴天，窗戶关得严严的，他們在狭窄的書箱前面的鋪席上促膝对坐了一整天。只在吃飯的时候他才站起来。伸子不得已只好等着，坐在那經常一个人考虑問題的屋角里，来回寻思着最后的一个回答；这个期間他一个人把飯作得了。吃完了飯，他有时候用温柔的、有时候用可怕的口

吻又开始談起来了。

“……我这样恳求你，还不回心轉意嗎？——我呢，可能有些缺点，我已經說过今后一定要改正缺点，你还說不一块兒过嗎？”

伸子悄然地抬头看着他，問道：“……要改正缺点——那么你哪兒不好？”

“……誰知道啊！”他毅然地耸起了肩膀回答道：“我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因为你那样說，我才說，要是有缺点就改正呀！”

伸子叹了一口气，說：“再不要这样无味地爭論了，好不好？要說不好，两个人都不好，一个巴掌拍不响啊。——不过，起碼要作一个懂得些事理的人，別再互相伤害啦。”

沉默了片刻以后，佃好像含意很深似地說：“搞工作的妇女，象檜崎太太那样，一面搞工作，家庭也搞得很好。——你也能作到那样啊。連織田也說过，这些苦恼，我們在十五年前都已走过来了。”

伸子苦笑得撇着嘴唇，說：“……你是檜崎先生嗎？——首先，你为什么老認为我要有工作就能活着呢。真奇怪！——我在写那微不足道的小說以前就是一个女人呀，并且生来就是个女人……”

“既然如此，那就对了。”他象哄孩子似地撫摩着伸子的手背，企图說服她道：“为什么要离开这样爱你的人呢？啊？我这个身子已經活不了多久了。起碼也希望你在我死以前，能留在我的身旁，別离开我，好不好？”

佃用噙滿了泪水的眼睛注視着伸子，伸子一言不发，佃的脸上就露出凶狠的表情，并且用威胁的口气說：“——我在K地把你的日記都看了。”

——他可能在伸子走后怀着激动的感情在桌子周围这儿那儿地翻腾寻找。他怀着焦急的心情，认为总可以找出什么憎恨的或安慰的根据来证实或解除自己那没有着落的不安。伸子临来东京的时候，把日记放在桌上没有收藏起来，日记里详细地写着自己对素子倾倒的感情。

“.....”

佃愤怒得又射出来一颗炮弹：“——打开橱柜一看，在杂乱不堪的一堆东西里发现了你从那须给劲坂写的信。——没想到你是个能写那样信的人。真出意料之外。”

闷热，痛苦，伸子觉得有些头晕。夜又来临了。他如同垂死的飞蛾一般又向伸子身上展开了两只胳膊。

“啊：你要怎么的！你要把我怎么的？”

伸子呜呜地哭了起来，哭个不停，抽搐着就失去了知觉。

同样可怕的第二天，伸子的神经已经疲惫到极点。到了傍晚，她哀求着说：“我说，彼此弄的疲劳得发了疯也是一样。——与其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再来这一套，为什么你不早听我的真心话呢！你只当我痛苦到什么地步也不会离开你.....”

“女人的情形我不知道，可是男人一旦结婚，就不能一个人单独地过下去——这不是指肉体上说的——”

“这倒说的对，.....你真正所需要的只是老婆这样一个女人。因为我是老婆你才不想离开呀！不见得因为我是伸子呀！决不是因为我是伸子才不愿意离开.....”

佃怒目瞪着伸子，叮咛着问道：“那么，你是说无论如何也不答应吗？”

伸子使劲点了一下头。

“无论如何也不成吗？”

“——嗯！無論如何也不……”

“好了！就是要听这句话！”

他猛然站了起来，从桌子上拿过来紙和鋼笔。

“来吧，一切都决定了，那就写分东西的记录吧。”

說着就在信紙的中央划了一道橫綫，上面写了一个T字，下面写了一个N字^①，說：

“那么，——桌子——你需要吧？我不客气，椅子我得要三把。其次是衣柜……”

佃，脸色蒼白，兩頰已經憔悴。伸子茫然若失地瞧着他握着鋼笔的食指用可怕的力量在写着字。分东西……領东西……心已經破碎，东西还在……多么丑恶討厭的手續！伸子恨不得这些家具一瞬間消失无踪，觉得这是卑鄙可耻！

“請你不要写了，我什么也不要。——只要書和磁器……”

佃把鋼笔往下一扔：“啊！父亲要是知道了这事，該多么……”

說着就挠着头发哭了起来。伸子多少觉得这是有点作戏。父母的力量在两个人之間能起什么作用？——尽管如此，从她眼里流出了冰冷的眼泪，順着面頰扑簌簌地落在膝上。

佃脚步踉蹌地从儲藏室里拿出鉸鉄絲的剪子。他走到廊沿上，蹲在釘在廊沿尽头的鳥籠前面，紅雀和十姊妹向他煽动着翅膀。他看了一会兒，嘴里念叨着：“啊，这些东西也沒有用了！”

接着就用剪子咯噔咯噔地鉸开了鉄絲网。伸子坐在屋里眼瞧着鉄絲网从一边鉸开了。小鳥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动吓得聚在一角悲鳴起来。鉸开一个大洞，佃从网后拍打着，一只十姊妹象

① T 是 Tsukuda (佃) 的首字，N 是 Nobuko (伸子) 的首字。

抛出一块石头一般从破孔飞到院子里，紧跟着红雀和另一只十姊妹也飞出去了。有的马上就落在廊沿下丁香花茂密的枝头上，有的飞到稍远的梅树梢头，突然解放到广阔的天空和自由之中，仿佛难以置信似地吱吱地叫着。可是，不知什么缘故，一只十姊妹又飞回到廊沿上，一个劲地歪着头，打量着破网口，向前一跳又进了原来的笼子里。佃和伸子不由得被这个鸟的动作所吸引，一直地瞧着。他看到十姊妹意外地飞回来，就突然用力握起伸子的手，说：“啊——啊！连鸟儿都能回来……你……你……”

一阵痛苦涌上了伸子的心头，她把眼睛调过去看着别处。心想，当笼中鸟可受不了！伸子的视线一直凝望着黄昏的天空。在都市混浊的黄色天空下面，看见了院子里黑黢黢的松树，一根一根的松叶，显得分外黑。